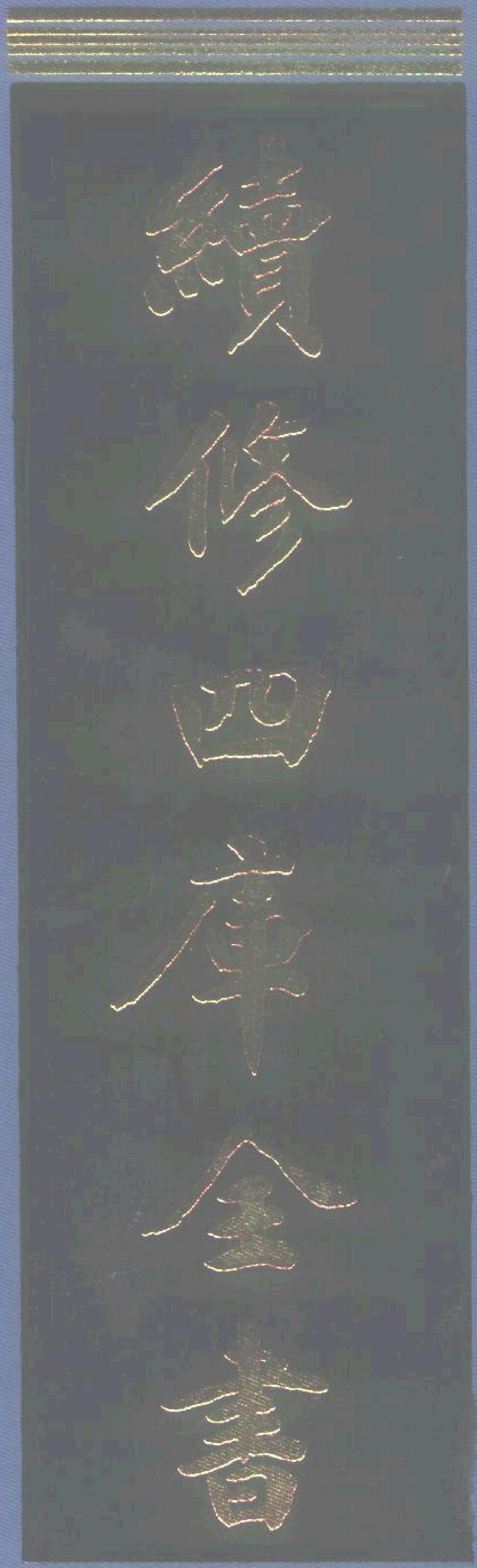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子部・雜家類

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刊誤二卷續刊誤二卷（卷四至卷三十二）〔清〕黄汝成撰……一
日知錄之餘四卷〔清〕顧炎武撰……五八五
修潔齋閑筆八卷〔清〕劉　堅撰……六三九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原注）左傳昭公二年汪氏云韓子觀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於隱是因筆削之義豈聖人之心哉憂天閔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春秋綴禮義以致太平用坤乾之義以遡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道等之不著義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

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莊侍郎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闕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忍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是也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書其所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忍辟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于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又曰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前後凡例不過一年之策書者有屬于一公之行狀莫不著也辭有屢于志者有曠而一志者之述行天子之事如我罪我其唯春秋乎春秋繼王者之制既以告成周公之道皆不足觀也周之顛而列之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辭有屢于志者有曠而一志者之述行天子之事如我罪我其唯春秋乎春秋爲邦而兼夏殷周

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楊氏曰）朱氏大主春秋論大約言不以日月爲褒貶不以闕疑爲予奪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著名實三曰正幾微而已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莊存與曰）春秋博列國之載因魯史以約文于所不審則義不可斷皆削之而不書書則斷之者斷則審之者故曰春秋之信史也存闕文而不益實其所不削也不審其事則去之不審其文則存之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　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原注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闕也傳文獨存也劉氏曰春秋說曰孔子作春秋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蓋魯史記之文本錄內而略外聖人取百二十國寶書而損益之其大致

則略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也非述魯也魯史記之例常事不能不悉書備載春秋盡削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譏爲萬世法故曰非記事之書也或筆一而削百或筆十而削一削者以筆見筆者以削見屈伸變化以著其義使人深思而自省悟應問以窮其奧故曰知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唯游夏能知之故不能贊一詞也　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原注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大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原注邵氏曰赴以弒則弒弒而赴以卒其弒也傳聞云爾也赴以卒則卒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比之疑獄）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爲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爲諱是以

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曾爲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原注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曰二之曰已用建子爲紀管之用寅其亦承唐人之舊與　舜典協時月正日即協此不齊之時月統民以云汲冢周書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敝授民時巡狩盍享稽自夏禹且周禮有正月之有正歲周時之吳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正寶兼行之吳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柵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

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郤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原注）據晉史經則周魯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沈氏曰）毛云秦正建亥而漢初因之非誤也　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沈氏曰）毛云三正遞建諸事可通而爲此推測占驗之事多用夏正何則以氣候以氣候分至有準驗晨昏旦此非用夏正不可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

夫不告文公之入（原注）傳曰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而告惠公之薨以上之事多用夏正何則以氣候以氣候分至有準驗晨昏旦此非用夏正不可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卽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沈氏曰）毛云春秋例但得書全經盡然至于踰年之亂多故並從經起非錯簡也　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周之冬也（原注）蓋懷公遣人來告

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魯司歷過也並是魯歷春秋時各國之歷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歷書之耳（原注）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閏月此各國歷法不同之一證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原注）上有冬十二月　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衞衞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原注）上皆魯有冬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曰傳所據者以夏正紀時也失閏之證杜以爲從告非也（錢氏曰）文公元年傳注杜預曰步閏之始以爲衞之端首春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故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

言歸餘于終孔穎達曰日月轉運于天猶加八之行步故推閏謂以日月之端首謂閏之上元必故朕正十十二十七四整百四餘月只十有行日言以推閏謂以日月之端首謂閏之始以爲衛之端首謂閏之上元必故言一取日九月則分分分有少有行及三百日之一于全數步閏孔穎達餘日中餘日則少分惟十之三餘弱四十是六必一月始數爲始日行于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衛之端首故餘有氣每餘每一惟有五爲百分三餘日百日四少十四百過也日始行于月行速凡二十九日爲衛之半月行及于餘以月前月百一八一當二百十百日所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百五歲終孔穎達曰閏月者歸餘于終以正朔也時雖不正于中也月朔之日及漢志六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閏小不得其度

王正月

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原注集古錄博古圖載此鼎並作王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九月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

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原注博古圖載周仲傳父鼎銘曰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鎛鐘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敢敦銘曰維王十月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

未爲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原注傳一月周之正月猶豳詩言一之日已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前古不其解預其年月公之漢之穎之秋是會人
屢曰應說此應公末後閏閏十十月取日其前不前城餘八傳文閏所日左月傳蓋若文以穎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
書文有意有年而三在五二不告城傳傳文閏所日左月傳蓋若文以穎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
後說當謂志謂年月十年月閏與月信傳上惟載則傳所秦以穎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
說非九取經傳昭二失誤在三非月閏與月信傳上惟載則傳所秦以穎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
九月也左傳蓋有後取左日所傳則歸所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于歲末杜覩用杜
月也若文以穎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師
古所注甚明矣

春秋時月並書

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尙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原注朱文公答林擇之亦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其他鍾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原注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爲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於夫子者非也

日釋四

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爲元

楊龜山荅胡康侯書曰蒙錄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原注此本之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汝成案謂一爲元固不自作春秋始然不曰一月而曰正月不曰一年而曰元年元日義必有取董氏發明元義亦未嘗繫入孔子也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代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

紀五星起其初曰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原注熊朋來亦云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汝則成案左氏于隱元年大書春王周正月所以明春秋所書春爲時王之春而正月亦時王之正月也孔子之作春秋使人信不使人疑若以夏時冠周秋八月于午大閱實夏之六月以不時書如謂夏時冠周月則謂之何而桓六年以不時書秋大閱實夏之七月農事方盛不可以黷武故月者何不書夏八月耶

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原注元吳萊本此作改元

論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幽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閒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祀以元商訓也原注雒元祀有二月乙丑十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原注正正卽正月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爲矣殷以十二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原注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卽正月也沈氏曰朱氏尚書埤傳亦曰十有二月孔氏以爲商王之建子月是也左傳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的證也蔡傳正朔改而月朔不改其說非是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爲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原注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曰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曰湯以元年十一月朔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未當以十二月爲歲首楊氏曰秦以十月爲正史家皆如此書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爲正不改時月爲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朔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楊氏曰師古之論亦未見其必然大抵三代有改月有不改月有改月漢儒所謂有質家文家之別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原注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曰按曆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按此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誤爲十月正足以爲秦人改月之證胡氏失之沈氏曰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子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曆改年爲孟夏四月此魏人之改月者也又曰改大和曆曰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曆數之序

天王

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稱氏曰吳楚之王不通于天下顧氏之言非是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楊氏曰不因諸國之僭王者自宜法天耳

邾儀父

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邾國之君也故字之原注杜氏曰春秋未得褒命無謚可稱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介葛盧書名與蕭叔朝公叔名非也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原注此亦史家常例非褒貶也孔氏曰左及穀梁皆以邾爲附庸國未確公羊傳邾婁顏得罪于天子殺顏而立其弟衛天子崩衛侯又曰改大和曆曰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曆數之序

天王

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稱氏曰吳楚之王不通于天下顧氏之言非是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楊氏曰不因諸國之僭王者自宜法天耳

邾儀父

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邾國之君也故字之原注杜氏曰春秋未得褒命無謚可稱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介葛盧書名與蕭叔朝公叔名非也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原注此亦史家常例非褒貶也孔氏曰左及穀梁皆以邾爲附庸國未確公羊傳邾婁顏得罪于天子殺顏而立其弟衛天子崩衛侯又曰改大和曆曰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曆數之序

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邾犁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

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曰僖公之母成風也（原注猶晉侯會諸侯于太妃鄭氏之稱文宣太后周學明教文希母會稽藏盖所謂繫子爲桓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原注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按妾不得體君儀禮傳文）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未薨而賵皆遠於人情不可信（原注公羊以爲桓公之妾繫妾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原注左氏哀公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曰桓以下娶于齊）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

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賵之其母惠公仲子之妾也（原注左氏以爲桓公之妾繫妾亦以爲桓公之妾繫妾於君故之繫母於子其則短矣）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原注左氏哀公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曰桓以下娶于齊）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

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舊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姚際恒曰魯仲子之宮二也前後異爲春秋以爲一書歸賵于桓母未亡之時必不疑于桓母矣一書考其宮于君夫人子氏薨喪終之歲必不疑于惠母矣是以不嫌同稱也而猶有如左氏見之餘也聖人所不及料矣）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如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繫於夫人故成風繫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不書薨不書葬隱公成公不書生　文夫人出姜不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稱夫人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原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並非）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弒賊不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

成風敬嬴定姒（原注襄公四年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羊氏漢薄氏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原注定公十五年魯有兩定姒）書葬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原注劉原父曰姒氏爲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耳）孟子則并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原注公羊穀梁二傳陽尹氏陽氏曰卒亦

有不舉名者又何如或則名書尹氏崔杼之奔其
例也惡傳說曰天子之外諸侯嗣也故卒稱爵內諸侯錄
也故卒稱氏其王子弟則以字外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卒
爲氏皆不稱爵春秋志外諸侯之卒也略外諸侯之卒書日不名者凡
男莊三十一年薛伯卒是也以其小國微之故不名不名者三十二年杞子卒而不名者九年秦伯卒
不名其卒也以氏卒一也以爵之諸侯卒內外諸侯之卒皆隱之以葬不葬之以天下而不名者秦伯
或曰譏世卿也此說非是蓋見周尹氏齊崔氏皆世卿而不名故以爲譏然則外諸侯稱爵而不名
秋皆稱氏而不名者又何說宿男滕子薛伯秦伯杞子皆稱名微國不子故春秋志內外諸侯之卒
之尹氏亦不名其卒也以氏卒一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外諸侯稱爵而不名者如宿杞如薛如滕
情見乎辭矣朔奔楚四書作君氏何也始終貶之而不名則聖人之心故春秋三傳皆可信擇其尤善者從之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
傳作君氏何也傳寫訛也而不名則聖人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師見夫
說者謂人去其夫人即爲君氏矣原注戰國齊有君王后
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遠嫡妾之分尚嚴故仲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

君之母氏故稱君氏而不稱姓其說雖合於左氏然左氏謂卽僖二十四年秦伯納之
莊元年傳曰夫人孫於邾齊人以爲討而不稱姓是絕不爲親也可乎於齊者公羊傳曰
文元年來會葬者經書王正月公孫敖會葬公羊傳曰會葬者何內不書葬外不書葬
九年盟于扈冬十月葬我小君文姜傳曰其不稱姜氏絕不爲親也然則是
本師傳其說就是左氏謂卽僖二十四年秦伯納之而不稱姓其說雖合於左氏然左氏
夫非有王命之使不與外諸侯通春秋主會主盟不獨無王室之重臣矣何以書葬
卷者以其實有王命之使與外諸侯通春秋主會主盟不獨無王室之重臣矣何以書葬
故聽而不名莊侍郎曰天王崩諸侯奔喪而不書諱他年之錄之也以吾君主尹氏而
以書公羊子曰天王崩諸侯奔喪而不書諱他年之錄之也以吾君主尹氏而
則恩錄之乎公羊子曰天王崩諸侯奔喪而不書諱他年之錄之也以吾君主尹氏而
爲常事而不書諱他年之錄之也以吾君主尹氏而
其卒則齊喪見矣何以氏之而不名公羊子曰譏世卿也其聖人之志乎
非禮也其聖人之志乎
卿生士是說近儒皆如是公母則隱二年之內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卒
何人若爲桓母則隱二年之內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卒
正君之禮然不應預書於夫人書於八年前也左氏無傳穀梁以爲譏喪娶
隱之妻若然則妻尚書夫人書姓書薨而母則不書又去

其姓不解甚矣定公十五年書姒氏卒公羊傳曰定姒者
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曰妾辭
也哀公之母也卽隱以攝故謙不爲君從妾辭而書亦不
當貶去其姓明矣然則莫善於公羊說也隱二年夫人子
氏薨公羊以爲隱母此春秋達例也子氏爲隱母則君氏
爲尹氏決矣若以君氏爲隱夫人之氏而冠以君則
孟子比也亦何緣絕去其姓且以夫人隱夫人子氏非昭夫人
言不順而名不正也若毛西河解爲魯臣不爲大
鑒外大夫不書卒卽隱與俱歸爲大夫人子氏斯更穿
夫也曷知之隱不爲大夫穀梁氏已著其說矣
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
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
去其夫人卽爲君氏矣原注戰國齊有君王后
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
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遠嫡妾之分尚嚴故仲
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子也杞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
也貶之乎原注滕子來朝無垢胡康侯謂貶其朝桓寬迂貶之者人之
可也名之可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尊非情也古之天下
猶今也崔杼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
之名之者惡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
爲太子少師降其尚書而爲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
其不可矣然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爲是三國者
皆微困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原注孫明復已有此說伊川春秋傳略同

三年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鄫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子服景伯曰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於吳而加鄫以事晉皆其證也　春秋之世衞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貶而君原注衞如小侯屬之成侯十六年衞更貶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　此著於史記而後人尚有不知者高誘解呂氏春秋衞嗣君曰秦貶其號爲君夫滕薛杞猶是也原注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滕宋仲幾曰滕薛鄫吾役也則滕薛鄫皆不與盟定公元年城成周惟自貶且爲大國之私屬矣則不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彊則齊世子光八會諸侯其五於莒鄫滕薛杞小鄫之上原注齊世子光會諸侯其五伐鄭之會在滕薛杞小鄫上會並序諸侯之下至襄公十年十一年再會又進在莒鄫上時爲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

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原注公羊成公十年闕冬十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原注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首月杜氏釋例以爲闕謬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卽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邪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原注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原注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原注文公十五年五等之爵

闕文

范介儒原注守己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爲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原注授甲戌己丑似是魯史頓司業曰春秋文多闕誤三傳類之文故左傳已有再起之說大者如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木闕文多附會而公穀尤甚其紀本子爵後因天子將娶於紀進爵爲侯加討百里以廣孝敬漢世因之先立后先封其父實大司馬大將軍封爵之蓋自此始蓋嘗撰而論之日食闕書日朔者凡十本史失之而穀梁則曰言日不言朔日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朔食既也案自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日朔者豈自此至獲麟近百年遽無食於前食於後而獨參差不定於襄以前千則穀梁之說非也外諸侯卒闕書名者凡十亦史失之而左氏則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案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而左氏則曰不書名成十三年杞伯來朝而僖二十三年杞子卒不名成十六年滕子卒不名昭元年及秦伯嫚盟而僖二十三年杞子來朝而不名則左氏之說非也夫人不書姜氏及去姜存氏去氏存姜既不成詞況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遠又云哀姜薨故但貶去氏存姜公薨又以出姜不宜成禮于喜穆姜殺子赤輕故但貶去氏夫喪娶故俱貶去氏夫去姜存氏而去氏存姜既不成詞況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朔至夫甥舅之合事由父母而必責其問合禮與否無乃

陷刑戮移曰之譏乎亦拘囿不通甚矣王不稱天者凡六其三史脫之其三從省文而胡氏于錫桓公命歸成風之襚及會葬則云聖人去天以示貶夫歸仲子之賵王已稱天矣豈於前獨罪幸而於天王無貶於此數事又獨責於天王而於榮召無譏乎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此自省文爾與公朝於王所同義而胡氏以爲桓王失天討豈朝於王不書王不責諸侯而反責王乎必以桓十四年不書王爲責王則宣亦篡弒何以書王必以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爲責王失刑則昭十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又何以說秦伐晉之罪莫大於秦且無論晉之罪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又何以說秦伐晉伐鄭伐許晉伐鮮虞皆是偶闕人字而公穀皆以爲秦且無論晉之罪莫大於助亂臣立君裹十四年春秋稍明於唐以後者有微詞示貶而沾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之所同義而胡氏復創爲此論如孔氏頴達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排之矣而未嘗有微詞示貶而沾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之所同義而胡氏復創爲此論如孔氏頴達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排之矣而未嘗有微詞示貶而沾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之所同義而胡氏復創爲此論如孔氏頴達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排之矣而未嘗有微詞示貶而沾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之所同義而胡氏復創爲此論如孔氏頴達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排之矣而未嘗有微詞示貶而沾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之所同義而胡氏復創爲此論如孔氏頴達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排之矣而未嘗有微詞示貶而沾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之所同義而胡氏復創爲此論如孔氏頴達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排之矣而未嘗有微詞示貶而沾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之所同義而胡氏復創爲此論如孔氏頴達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排之矣而

凡百有餘條傳學者於此不復強求其可通則於諸儒支離穿鑿之論亦掃除過半矣汝成案顧氏論辨頗通闕然不達二家義例殊失微言惠侍讀定宇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來未師心武斷說矣惠侍讀曰諸侯或日卒或月卒或時卒公穀二傳皆有說其以二日卒者惟桓五年陳侯鮑而已是時陳亂故再赴再赴者一告亂一告喪也春秋惟一朝一夕之事故惟弒君日以亂非一朝一夕之事故雖與王室同日書亂則不日以亂非一朝一夕之事故雖書王室亂列國來告亂則直書其事而不書亂書亂則嫌君日餘不日兩書日則非亂明矣或曰兩日之間有閏文吾未之前聞也公羊謂以甲戌之日卒之城也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攷死即屍屍漢書讀爲尸謂有狂易之病己丑而死己丑日乃得其屍也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書之蓋言君死不得其日所以辱其臣也汝成案穀梁傳云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即此義

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復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先儒謂會其閒復歸於魯而春秋

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冬公及齊人狩

于禮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文而曰齊人人之者衛之也杜氏以爲微者失之矣

楚吳書君書大夫

春秋之於吳楚斥斥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荆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原注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又謂衰狄不氏非也）屈完（原注二年）固已書氏二十一年會于孟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原注二十一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原注二十七年）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原注二十八年）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

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原注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中國則從四夷之例亦宜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原注春秋降其爵亦不然吳既不通昭公十三年）戰長岸（原注十七年）敗雞父（原注二十三年）滅巢（原注十四年）滅徐（原注三十年）伐越（原注十二年）入郢（原注三公四年）敗橋李（原注四年）伐陳（原注哀公六年）會柤（原注同上）會鄫（原注七年）伐我（原注八年）伐齊（原注十一年）救陳（原注十年）戰艾陵（原注一年）會黃池（原注二年）會蠆舉（原注二年）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原注二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君稱帝稱王而書法不改者因其舊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與弑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躋僖公也皆魯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爲成風成風何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惠侍讀曰吉禘於莊公不於大廟何也禘於大廟而致莊公之妻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禘於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於莊公之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新宮也則在大廟何疑在大廟曷爲不書曰吉禘於大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不應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用禘猶可用郊也秋九月不可以用郊致夫人不可以用禘

大禘則終王王者喪終乃用之祫禘而致夫人悖矣國之大事惟郊禘春秋屢書郊不屢書禘惟書此二禘皆譏也昭公十有五年禘於武宮時禘也不書禘而書有事者四之常事云爾常事不書非常然後書或曰禘惟一安得有三吉禘時禘皆春秋壞法亂紀者爲之也春秋凡壞法亂紀之事如吳楚之君葬以臣召君與臣出其君皆不書於冊曷爲而獨書此壞法亂紀之祭哉江氏曰不言夙氏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哀姜則哀姜有證號何得止言夫人且以主附廟亦不可謂之用致沈學博曰僖公非哀姜所生齊桓誅之僖必不夫人之旦必不待八年之久則夫人者淌成風也妾賤無助祭之事尊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姜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呂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原注古人重父命伯夷以父命之故不立而逃叔齊是也是故荀息之

忠同於孔父仇牧楊氏曰子荀息王子明罪侍郎曰春秋責賢者備孔父仇牧荀息克以一節應先王之法春秋責備也春秋尚此三人亂不自斯人出斯人一心于所事前定者終不變孔父荀息也猶然不顧其身者仇牧也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原注莊公二十三年荊人來聘趙氏鵬飛曰稱人非進之也若但書荊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荊伐鄭何以不書人乎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爲之說曰善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原注與諸侯列序皆稱人以便文但君臣同辭

王入于王城不書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爲襄王未嘗復國而王子虎爲之居守此鑿空之論原注其說曰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書人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此畿內地而其人也猶且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也亦既遠而戒矣況有人不書哉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動而不書於經又何以春秋爲然則襄王未嘗入也且惠王嘗適鄭而處于櫟矣原注莊公二十年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

未嘗出未嘗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原注趙氏曰春秋王崩三不書見王室不告魯亦不赴也愚謂此特因舊史之不書而二者之義自見　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

叔仲惠伯從君而死義矣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闇幽及之者蓋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全氏曰惠伯其所傳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弒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書之故而不得乃詆之則非也苟息在晉非能導其君以正者及其老而耄以身殉國聖人書之以爲猶愈于里克卒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眞忠也然則聖人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附見也錢氏曰惠伯之死不見於經闕文也不當貶）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泄冶君弒不能死從楚子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讎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爲楚縣矣二子者楚之臣僕矣尙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爲之曲說使後世詐諉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嗚呼其亦愈於已爲他人郡縣而猶言報讎者與（沈學博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立國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遊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身不絕其世蓋積貴之繫人望久矣楚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歸之耳後儒責楚者固是而未悉彼時之情也）

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之納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陳悕矣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原注宣公元年夫人至自齊即穆姜穆氏曰不如錄賢之說爲允）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錫氏曰書子同生榮之有禮名之有義得殊異于適之法焉經克享其國傳謂子孫此不易得之于夫者聖人敬而喜之故以書于策不以父母之惡累其子書曰賜乃邁述自身榮仲所以爲忠臣孝子也方將覩其後必先正其始誰而志之

衛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汝成案古者擇配必適所出故曼平仲致女於晉曰先君之適是知嫡庶之分必先嚴自女子始矣所以端其本也）

殺戍不稱大夫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嘉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原注杜氏曰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而已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闔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闔弒其君也（原注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遊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闔不得君其君也非也楊氏曰闔非名故不言君）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于大蒐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

葬用柔日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非用剛日也（原注）經文所書葬例國之君無葬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雨不克葬遲而至於明日者與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原注）高帝以丙寅茂陵（原注）武帝以甲申平陵（原注）昭帝以壬申渭陵（原注）元帝以丙戌義陵（原注）哀帝以壬寅皆用剛日（楊氏曰）不特雨也日食之類皆是但庚辰之葬無日食耳穆天子傳盛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書為後人僞作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為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子卒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原注）共公定公三年邾子（原注）隱公是也（原注）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踰年稱公者繇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繇終始之義踰年稱公者繇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原注）白虎通曰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梁氏曰）案史記衛戴公無元年而稱元年者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而其身已不及待其臣子憫其經營而造於艱難危苦之會而不忍使從未成君之例即以懿公九年為戴公之元年此朱子從目之例而不謂古之人已有行之者改可見人情不甚相遠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桓公十三年宋公（原注）共公衛侯（原注）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原注）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公美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原注）世子下侯以援鄰國非禮也蓋不達此義（陳氏曰）案史記衛惠公稱君薨稱子朝君之初（原注）世子猶稱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原注）襄公定公四年陳子（原注）懷公是也所以從同也（原注）經異辭於敬子以王孤居于皇劉氏亦在喪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原注）王王子朝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卓者踰年已即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

未踰年書爵

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原注）頃公成公四年鄭伯伐許（原注）悼公稱爵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姒氏卒

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葬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公卽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原注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卽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皇太后原注續漢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蔡陌皆出古服入會如儀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溝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喬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婼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顧原注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原注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衛則曰疾之故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而去族善之而又去族語之豈有公族者乎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尙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爲之請族毓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至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子公曾孫如無駭之辈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于父之字爲族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之季友仲遂叔肸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　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原注穀梁傳不解大夫之說近之而未得其實莊閔以下則不賜氏者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原注韓宣子稱晉士起　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强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開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僖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僞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或曰羣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原注宣元年注羣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原注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焉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爲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弒其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爲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

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爲稱原注詩云叔兮伯兮此大夫之稱也　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氏注夷伯魯大夫公羊傳字閻氏曰案春秋自莊十二年衛大夫已稱子石祁子是也大夫稱子莫先于此櫟氏曰伯叔大夫士之通字　三相之先曰其仲曰僖

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原注文公十五年閻氏曰案國語有孟文子即左傳文伯也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原注文公十五年閻氏曰案國語有孟文子又先于慶之稱子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原注襄公七年閻氏曰案國語定王八年有叔孫宣子即左傳叔孫宣伯也又先于豹之稱子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原注文公十三年閻氏曰公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不書十三年也閻氏曰特筆亦未然據史舊文耳觀公羊傳自見）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擊也（原注僖公二十三年欒氏之稱子也自黡也（原注文公二年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原注文公十三年）知氏之稱子也自罃也（原注宣公二年）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原注宣公十二年閻氏曰案范氏稱子亦自渥洽也見十二年）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原注宣公十二年）

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原注惟襄公十四年有子臧氏曰案于叔齊子論語有卜莊子閻氏曰案于叔老有敬子即叔弓一見襄十四年一見昭二年誰謂不敢與三家並也）其生君之死而謚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閻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于也（原注左傳韓厥言於晉侯亦云成季宣孟閻氏曰君前臣名禮也孟子稱莊暴于齊宣王前曰莊子誠所未解左暄曰按杜賛對晉平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知悼子晉大夫矣知悼子亦是孔悝鼎銘述其君莊公前曰叔舅之辭非稱之於君前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原注陸淳曰侯伯子男之臣皆得稱其君亦曰公子而謚不得云公者謚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而謚不得稱子者謚是君所賜也左暄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君曰謂夫子貞惠文子是春秋時大夫稱子實出自君之命矣）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爲君矣

洛誥子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原注宣公二年）唐孔氏以爲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閻氏曰案孔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原注孔子弟子惟有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貢氏曰案于叔齊子論語有卜莊子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爲政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謂子貢凡兩稱子貢弟子也若夫子于季子然一稱子于季康子四稱子于陳亢子伯魚亦稱子于榮黃子路亦稱子于丈人亦稱子于路子貢亦稱子于師乎豈皆弟子之于師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齊人也子之類閻氏曰孟子來見我不勝淳于髡告子愼子白圭宋句踐滕之更畢戰陳相景春戴不豈皆弟子乎至曹交集注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爲子其說尤不可通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矣之夫子喟然歎曰夫子不荅夫子莞爾而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子不成辭也（原注凡對君卿大夫皆稱孔子乃記者之異春秋書法又季氏一揣皆稱孔子乃記者之異此可悟

有謚則不稱字

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謚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之（閻氏曰子產謚成子矣何左傳止稱爲子產公孫僑子產之子參字子思謚桓子是亦有謚矣何左傳不稱爲國桓子而必連其字曰桓子思）內大夫若羽父若眾仲若子家無謚也而後字之公子亦然（原注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謚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無謚而後字之子干子皙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臺子儀是也衛州吁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

人君稱大夫字

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原注鄭厲公謂原繁叔父原注魯隱公謂羽父叔父）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三年晉侯使韓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韓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原注伯氏謂荀躒）又曰叔氏而忘諸乎（原注叔氏籍談字）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原注春秋凡命卿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貳於虢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顧氏曰此以後世之書法議古人宋儒多有此病貳心上下皆可用之叛與背聲相近晉之背先蔑而立靈公與此叛義同楚詞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亦此意也）

星隕如雨

星隕如雨言多也（原注唉氏曰奔流者眾如雨之多）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爲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皆其類也（原注唐書天文志太和七年六月戊午日暮及昏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正統四年八月癸卯日夜達旦有流星大小二百六十餘余於甲申年不閏六月丙申望見月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時有此異不言石隕不至地也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爲異乎（汝成案此下當別立一條無麥苗災不書使不害嘉穀焉用書之於經乎（楊氏曰已無麥苗矣雖不害嘉穀亦書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據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爲災不題諸本皆然當是傳寫初誤脫）

築郿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此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

漆是邾邑正義亦知其不可通而曲爲之說汲古閣本陸氏新舊義爲當

城小穀

城小穀爲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卽此地杜氏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公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

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尙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孫氏曰案春秋之言穀者尙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圍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者多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後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與穀與昭十一年申無宇言正合故杜注以爲齊邑今經傳及注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也汲古閣本案第三十一卷尙有小穀一條似失刪并

齊人殺哀姜

哀姜通慶父弒閔公爲國論所不容而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義也而傳謂之已甚非也胡氏曰齊強魯弱齊女有又黨庇之則人倫絕天理滅矣此舉使魯失臣子之義齊失父母家也或如陳執州叩而請殺殺于齊當兩得之

微子啟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子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楊氏曰金仁山曰武王伐紂非計微子也縱微子未遯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又曰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未及微子以其遯野未之獲也又曰銜璧面縛者必武庚也紂已自焚故武庚請罪焉

徐孚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旣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迹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

經書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冬卽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月而猶在二十五月之內惡得謂之禮乎

子叔姬卒

據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原注成公

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其本事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叔姬卒何以知其爲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爲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爲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原注孝公）今此昭公卽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疑左氏之誤（原注經書卒傳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原注史記則）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弒其君

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巽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

孔子之言以爲越境乃免討賊之辭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可逃之境外乎（楊氏曰司馬昭卻朱賈免弒君之號）

臨于周廟（汝成案哀公二年傳文敬昭告皇祖文王此衍於字）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爲文王廟也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氏以爲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原注宣公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徼福於厲宣桓武而哀公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楊氏曰支子不祭義又云何公廟之設于私家自三桓始也孰謂祖則不得廟則得乎）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爲文王之孫鄭桓爲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

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其亦倣古而爲之歟（原注漢高帝令諸侯王鄢皆立太上皇廟蓋亦以天下不可有無廟之諸侯王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陛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太王之手明白（全氏曰愚謂周制散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諸侯各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之入五廟蓋周禮之別廟以義考之自屬多有假如周公之會于東都則別有祏在鄭國而況天子巡狩屬車所過丹後自皆有廟則谷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國皆立高皇廟其遺意也（王氏曰漢人郊祀濆亂無理元帝好儒貢禹韋元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元成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愚謂韋匡庸相也貢谷順儒也然郊祀賴其駁正占劃獲存是其所長）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原注公字衍）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說

欒懷子

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謚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爲之謚而遂傳於史策邪（陽氏曰荀寅士吉射又云何懷此也又稱武子（汝成案卻至謚昭子見國語）

子大叔之廟

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

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爲葬或以爲蒐傳兩存之而失刪其一耳

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衞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干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

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卽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

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原注顏師古注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爲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阿注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爲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原注淮南子至於昆吾夏后之世高誘注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原注據此則時但有二伯及二伯左傳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六王二公亦但指齊桓晉文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

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原注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又言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聒賀號稱霸王淮南子亦言越王句踐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伯原注江都易王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斯得之矣以五伯是當時以句踐爲五伯之數云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惟宋襄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之伯不出仲尼後世汝成案顧氏謂孟子所稱五伯蓋合夏商言之不列句踐亦不必定屬宋襄也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記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是也以時占事者越絕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爲占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占愈鑿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迕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亦謂皐唐甘石書傳凌雜米鹽在人自得之於象占之外耳

干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己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羣物爻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眾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然

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圈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

以日同爲占

褚先生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葬囡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爲占又是一法

天道遠

春秋時鄭裨竈晉梓慎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一事兩占皆驗

春秋言天之學

天文五行之學愈疏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原注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若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與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原注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黃哀公十六年有箴尹固疑即箴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原注陳有芋尹蓋藍尹沈尹清尹莠尹囂尹宮廄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原注邵氏曰凡此諸尹有掌其事有官其地者

地名

左傳成公元年戰于鞌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阬氏葬諸丘輿注云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輿爲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鄫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戰于鄢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鄢陵爲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注云秦地十六年次于棫林注云許地是二棫林爲二國地也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爲二國地也定公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注云成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蔑二名魯國十縣南有姑蔑城即此姑蔑也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是二姑蔑爲二國地也地名孟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宋之孟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周之孟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孟于齊衛之孟也而晉則有二孟昭公二十八年孟丙爲孟大夫今太原孟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郤逆畤陰人孟壺口此孟當在那洛之間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任城陽淳于縣十

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歜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注曰昌歜昌蒲菹而釋文歜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鄑歜魯有公父歜（原注文公十七年同甘歜攻戎子帥師）其音爲觸說文歜盛氣怒也從犬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與彼爲同爲異今攷顧氏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昌蒲菹也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歜（原注廣韻亦誤作歜）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殺之今本作殺廣韻注曰說文從口蓋經典之誤文不自天

實開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繇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眞後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攷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

徐邈而非許愼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文字不同

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葚見於衞詩而魯則爲黮鼓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彫左氏一書其錄楚也還氏或爲蔿氏箴尹或爲鍼尹況於鍾鼎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原注已下公羊傳）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難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攷矣桓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爲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閻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原注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

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原注鄒氏夾氏無傳）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

紀履綸來逆女（汝成案履綸左傳作裂繻惠侍讀曰裂古音厲與履音相近）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

兄（原注左氏宜公十七年傳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梁氏曰史記高祖之同母少弟也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趙太常云言同母以別于異母則可言同父以明異母則不可）何休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為親疏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鴟鳩均愛七子豈有於父母則望之以均乎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為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為加親也若以同母弟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汝成案母弟稱弟重適妻而黜父統也此義不明而以妾為妻廢嫡立庶之禍起矣母弟加親非為母也乃為

父也

子沈子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原注隱公十一年莊公五年）而又有子沈子曰（原注隱公十一年莊公十年）曰（原注莊公三十年）子女子曰（原注女音汝元年）子北宮子曰（原注哀公四年）何後師之多歟（原注又有魯子曰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四年莊公三年二十八年有高子曰文公四年皆不冠子穀梁傳有穀梁子曰隱公元年皆不冠）子司馬子（原注哀公元年）子沈子曰（原注隱公十一年莊公元年定公元年）子公羊子曰（原注隱公十一年桓公六年宣

鄭忽書名

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原注見初刻六羽簒）是則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朱子衛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爲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爲韓姞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嬀將歸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爲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爲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今將曰逆季姜于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原注隱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

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爭門汲成案襄公二十三年傳文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此脫以字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關按說文作爭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爭（原注廣韻作埩）後人以瀞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原注禮記絜靜精微只作靜字注絜淨也）

莊氏曰案淨水發于故魯城東北之五泉流經夫子墓前西南入泝俗誤以爲洙水又呼泥河此水甚小自春秋至今不涸猶洛陽城中之狄泉也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原注杜氏注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則子叔聲伯也季孫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即以父字爲氏（原注劉炫曰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孔氏曰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季孫仲遂亦同此例中唐以後賜功臣之號亦此意也）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原注公于季孫卒亦同此義惟季孫之于不見於經）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

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輩（原注成公二年）如晉（原注六年）如莒（原注八年）已屢見於經矣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原注猶之叔孫豹以爲爲兄後則非也傳拘於奔而立豹）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爲之立後亂昭穆之倫矣（原注戰國衛有文子者子商子猶仲嬰齊仲遂子不必至孫始氏王父字公羊創孫禰祖兄爲父說殊悖哉（惠侍讀曰戰國衛有文子者子商子猶仲嬰齊仲遂子不必至孫始氏王父字公羊創孫禰祖兄爲父說殊悖原注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

穀梁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鑒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莊侍郎曰五始大教也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即位可關乎踐其位行其禮創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然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爲讓所由與伯夷叔齊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難行即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即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且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即位又焉在矣）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鵒六而夫子改之六鵒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鵒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鵒（原注左氏公羊作鶂）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

石無知故曰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鵒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鸜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月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爲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爲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原注胡氏仍穀梁之誤）

穀梁曰誤作曰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以天下而始布矣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鵒（原注）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

左氏公羊作鶂

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鵒六而夫子改之六鵒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鵒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

閽人寺人

閽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誨之齊家者也（錢氏曰此亦冢宰得其人耳後世以嬖倖居補衮之地欲其爲天子齊家得乎故曰爲治不在多言）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原注譙周傳董允傳）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後之人君以爲此吾家事而爲之大臣者亦

以爲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執而問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魏楊阜爲少府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然後知閽寺嬪御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漢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然則奄寺之官猶隸於外廷也

正月之吉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原注）大宰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原注）凌人注同州長既

以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讀法
如初注云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即此是古人三正竝用
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
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原注如左氏桓公
五年傳云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也沈氏旧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王與之訂
義鄭鍔曰周以建子爲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
用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事有用建子者如正歲則
讀法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之類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太史正歲與
年而次序其事頒于官府都鄙吏以次舉先後不失其序
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倂與歲而皆正也與之案
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說極是爾雅云周曰年夏曰歲
經所謂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讀法朝會等事用之
歲則便于事功然有合用周時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
不可不正之以序其事也豳風七月一詩隔一之日二之
日與七月入月即此義孔子作春秋亦雨存之書四時而
日釋五
兼月用時王之正則建子之月亦有合用夏正之時而不
建寅如書二月無冰以夏正說之周曰歲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
之乃兼用二正也恐不若是偏反至於戴氏曰後儒或
說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謂十二月余謂周正月亦爲夏之正月余謂
斬冰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也不直曰
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公穀咸發其凡矣戴氏曰後儒或
說是孔子作春秋乃書有不書則公穀咸發其凡矣戴氏曰後儒或
之之說是孔子作春秋乃書有不書則公穀咸發其凡矣戴氏曰後儒或
時月日自書有不書亦夏時其說公穀咸發其凡矣戴氏曰後儒或
二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
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
日于邦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
月
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
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

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
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
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
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
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
當如此原注近有楚人掚爲堯建子舜建
丑之說者據此闕之遂無以難
木鐸
金鐸所以令軍中木鐸所以令國中此先王仁義之用也
一器之微而剛柔別焉其可以誠治民之道也歟
鼓吹軍中之樂也非統軍之官不用原注陳蔡復爲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
日釋五
三
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今則文官用之原注王世貞厭不厭錄
列營始舉礮奏鼓吹嘉犒後巡撫乃放而行之士庶人用之僭道用之金革之器
偏於國中而兵由此起矣原注晉書司馬恬爲御史中丞
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不敬請科罪今
制雖授鉞遣將亦不舉鼓吹而士庶吉凶之禮及迎神
賽會反有用鼓吹者景泰六年華陽王友堉遣干戶齎
奏赴京并買喇吧號笛銅鑼等物奉敕切責以爲此行師
之具於王何用當時遵守祖訓如
此以後法禁日弛庶民皆得用矣
後魏孝武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尋而高歡舉兵魏分
爲二唐自安史之亂邊戍皆得用之故杜甫詩云萬方聲
一概吾道竟何之粗鬲之音形爲亂象先王之制所以軍
容不入國也
詩有瞽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寶傳原注俗作簰者所吹也原注

周禮小師注同漢時賣餳止是吹竹今則鳴金

稽其功緒

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六牲

古之爲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于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矣宣王也至於郷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虛于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

魚鼈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路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貪求終於暴殄於是范鑫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牲而澤中千足冕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泰德公用三百牢於鄰時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注成案古者六牲之用尊卑有差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修肥索以事神辨等威以愛物禮也不備則晏子豚肩梁武不殺雖曰儉慈何殊淫暴宴享之度準于此矣

邦饗者老孤子

春饗孤子以冢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冢物之既成然而

國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徧饗也故國老庶老則饗之而其他則養於國養於鄉而已原注王制死事之孤則饗之而其他則養幼少存諸孤而已原注月令一以教孝一以勸忠先王一舉事而天道人倫備焉此禮之所以爲大也與

醫師

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

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寧于意之對孝文尚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柰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鳴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原注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所論四君子湯其意亦略似此

唐書許[元]宗言古之上醫惟是別鮥鮥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楊氏曰許[元]宗之言固良醫也然李明之朱彥修諸公則又不盡然其用藥或至數十種又醫有四術而切脈別鮥之說果如何今人不能別鮥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

有一人獲之術亦疏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後漢書華佗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夫師之六五任九二則吉象以三四則凶是故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

造言之刑

舜之命龍也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於訛言莫懲而宗周滅矣（汝成案野曠難諳而民愚易惑故造言必始於鄉惟鄉刑得而治之）

國子

世子齒於學白后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師氏以三德教

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官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是故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烏能得其用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其職秩於是有內外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死政之老

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後漢書獨行傳小吏所輔扞賊代縣令死除父奉為郎中蜀志龐統傳統為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是也若父子並為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於伏隆先朝之於張五典（原注）天啓初張鉉以御史死遼加其父五典至兵部尚書又不可以

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闔敗之服也（原注呂氏春秋公孫龍對趙惠王曰今閻為石人秦而王縞素出總是戰國時猶行此禮）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靴屨素簚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絰衛侯之念子鮮稅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國哭而趙孟降于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原注）漢書高帝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喪人之服）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蓄萬邦（原注）竹氏通典以災勞問諸王疾苦編於凶禮之首）

不入兆域

常格論矣

凶禮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哉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注曰大裁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裁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于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

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原注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崔本作翣棨也）若敵無存死而齊侯三謎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概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與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之

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注引兵死不入兆域楊氏曰戰陳無勇曾子謂之不孝檀弓曰畏即其義也與致命遂志者自不同）

樂章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與樂判然爲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原注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閒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卽已不必盡諧（原注文心雕龍言楚辭辭訛韻實繁）降及魏晉羌戎雜擾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爲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原注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錢收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本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絃也）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爲之也

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樂府中如淸商淸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

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學遂爲當今之絕藝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陰陽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爲武皿蟲爲蠱書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數也古之時人人知之而今日遂爲絕學且曰藝而已矣不知之無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斗與辰合

周禮大司樂注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以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原注今五行家言于與丑合）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蔟歌姑洗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元]枵故奏姑洗歌應鍾以祀地祇（原注寅與亥合南齊書禮志太常丞何胤之議禮孟春之月擇元辰躬耕帝藉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原注辰與酉合）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原注林鍾也）林鍾以祭山川（原注午與未合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原注仲呂也）以享先妣（原注巳與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原注卯與戌合）太[元]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凶聲

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原注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閻氏曰師延寫對作靡靡之樂此以琴寫之者師消延當作消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琴之所由與也）言詩者大率以聲音爲末藝不知古人入學自六藝始孔子以游藝爲學之成後人之學好高以此爲瞽師樂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於兩京兩京之音不存於六代而聲音之學遂爲當今之絕藝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閒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八音

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鼜氏爲鍾火之至也淵濱浮磬水之精也原注石生於土而得夫水火之氣火石多水石少淵濱磬石得水之精者也故浮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矣

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原注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今之笙竽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宋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元史匏以斑竹爲之而八音但有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吾有感於其言原注元熊朋來五經說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古者造笙必以曲沃之匏於汝陽之竹漢太學槐市各持方物列聲懸匏八音之匏於卦爲艮於風爲融於氣爲立春匏音啾以立清闕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之宮者尚中請而改正之

用火

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原注司烜氏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原注詳見第二十五卷介子推條司烜大司寇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宮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楊氏曰社之義陳子我僅得其一端故夫子責之惠侍讀之所以多患也

泣戮于社

大司寇大軍旅泣戮于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古人以社爲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國之社則士師爲之尸而王莽之將亡赦城中囚徒授兵殺豨飲其血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亡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宮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楊氏曰社之義陳子我僅得其一端故夫子責之惠侍讀

曰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案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蕃位蕃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柏者以柏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許叔重云周禮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棗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而公羊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等皆以爲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想其容貌主人正柏猶迫覩而不違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視主天正杜預亦以注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皆謂用其木以爲社主然則所宜木爲南說如前說植木如後說主木南說相兼乃備又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似石主始於夫社木而塗之鼠因白託也燻故忠社鼠是古樹木爲社肆師師田加于甸祭社宗社用上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加于甸祭社宗社用上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加于甸祭社宗社主與遷主皆載于齊車者也秦漢以後或用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載末之則以示服若載未主用命奔北者戮于社主多用木矣孔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前則宰我戰栗之義於師行合矣然則孔何以責也甘誓是夏后氏則以栗代阿姓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爲松宜柏者爲柏宜栗者爲栗主乎汝成案羅惠氏所疏則古社主多用木矣孔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未聞春秋鄭人陳人戴主以示服若陳侯鮑卒社擯社者抱主以葬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葬祭法

孔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以爲論語臯陶氏以殷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爲松宜柏者爲柏宜栗者爲栗主乎汝成案羅惠氏所疏則古社主多用木矣孔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未聞春秋鄭人陳人戴主以示服若陳侯鮑卒社擯社者抱主以葬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葬祭法

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冀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憲侍讀曰邦偏偏作朋注云故書

朋作倗鄭司農讀爲朋友之朋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倗宗蘇林曰倗音朋蓋本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倗讀若倍晉音倍晉音倍是則倗非朋審矣古有朋無黨同道爲朋阿黨爲倗八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訊士成之立氣勢結私交作威福君于犯禮小人犯法無守職奉上之義有背公死黨之名故曰邦倗謂之亂獄晉子幼官篇所謂散羣倗署也強者爲罔弱者爲屬罔屬羣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訊士以成之者散之焉鄙從邑地名漢功臣表鄙成侯師古曰鄙音陪又音得聲司農破爲朋或作堋說文引虞書曰堋淫于家堋與倗通虞雅否弗倗批皆非佳語亦猶姦宄竊盜云爾

王公六職之一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王亦爲六職之一也未有無事而爲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

冀摯見于君

士冠士之嫡子繼父者也故得冀摯見于君原注庶子不得見君左傳昭公四年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叔孫怒而逐之是也汝成案傳云遂逐之注云牛不食叔孫怒此誤合爲一

主人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主人筵于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則壻當爲賓故曰賓東面荅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

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爲大而義之由內矣

辭無不腆無辱

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尙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原注賓不稱幣不腆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爲主而不尙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某子受酬

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禮注爲得如

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原注士昏禮皇舅之稱與聘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爲若張子某子李子婦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爲張子李子者哉惠氏曰張穉若儀禮節解云疏之意或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春秋傳云男女辨姓其此之謂）

辯

鄉飲酒禮鄉射禮其於旅酬皆言辯注云辯眾賓之在下者此辯非辯察之辯古字辯與徧通經文言辯者非一燕禮注今文辯皆作徧是也曲禮主人延客食敲然後辯殽內則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宰辯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原注注辯徧也）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原注注辯周徧也）史記禮書瑞應辯至（汲成案戴記士死辯鄭氏云通於變矣）

須臾

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筵之規三爵之制而後不得醉哉（朱氏曰古人祭祀燕賓養老外無飲酒者論語記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即鄉飲酒禮所謂無算爵也飲無算爵而不及亂惟聖人爲然小宛之次章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此遭亂相戒免禍之詩也未聞終日酣酣而能脫然于亂世者矣自曠達之說起一時輕薄之徒爭相趨效而學士大夫又美之以文章風雅之目而淑慝混爾儀之君子反詆爲鄙吝蓋至是而酒之俗甚矣獄訟繁興猶其後焉者先王知斯人飲食之欲不可以濫禁而思所以遏其流於是制爲飲酒之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飧不致

聘禮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即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恐勞賓也

三年之喪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原注荀子同）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

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原注）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淮南子飭喪紀高誘注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閔鄭元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原注）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禫爲大祥太常孔羨博士趙怡等以四月祫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祫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荷贊成王肅駁鄭禫在其年二月祫祭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徵解三驗以二十七月爲得並見魏書禮志

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原注）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閻氏曰按從鄭氏說儀依鄭（元）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於古人一也（閻氏曰）按古人王肅乃故與鄭反朱子所謂王肅者正合於古人王肅乃故與鄭反朱子所謂王肅議禮必反鄭（元）是也王肅且以此護短喪之談　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

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原注）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徐師曾集注曰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也期之喪母喪也賈公彥喪服疏云案注曰三年之喪二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必父服既除而遭母喪乃得伸三年也父卒則爲母三年不待父服終也案注曰三年之喪二年之內而父未殯而祖亡不爲祖持重服賈殆由此而誤　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原注）自唐以前禮制父在爲母一周除靈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元）宗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服齊衰周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爲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七年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戒翟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中書令蕭嵩改修五禮復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起自開元禮然其時盧懷慎以

母憂起復爲其部侍郎張九齡以母憂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嗣鄂王邕以母憂起復衛尉卿而得終禮制者惟張說韓休二人則明皇固已崇其文而廢其實矣今制父在爲母斬衰三年按太祖實錄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薨命吳王楠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朔書成此則當時別有所爲而未可爲萬世常行之道也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弓上篇曰南宮紹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爲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爲舅姑亦服三年（原注）宋史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爲舅姑服期近

代時俗多爲重服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浦等奏曰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竊以三年之內凡厄塊之中婦被綺繒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況婦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朞年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孝明皇后爲昭憲太后萬世法望自今婦爲舅姑服並如後唐服喪三年足以爲萬世法從其夫詔從之　何孟春餘冬序錄引唐李涪論曰喪服傳婦爲舅姑齊衰五月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縗衣以侯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縗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爲舅姑服三年恐爲非禮請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議曰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蓋以爲婦之道專一不得自達必從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篇曰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天也嫡人不貳斬者猶日不貳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

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以成俗開元禮元宗所修定在令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李岩之論可謂正矣宋朝詔課錄乾德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爲定制宋人蓋未講服青縗之制故也汝成案古人行禮以誠喪則之內無虛假喪期之外無曼延所謂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子自有喪婦自吉服亦復何嫌況十五月而禫則大小祥之間已小祥其過於古人三也皆後儒之見也

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則不如古人遠矣

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故喪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檀弓言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又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自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言踰月則其善而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於是自禫而後乃謂之終喪（汝成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不必自孔子之言乃禫後爲終也祥之日示有終非謂已終也又檀弓文踰月則其善也此脫也字）

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七月（原注注云中月問一月也正義引喪服小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問）二說各有所據古人祭當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則或於大祥之月（原注是月或於大祥之後問一月中月自禮記之時而行之已不同矣汝成案祥禫之數杜氏通典頗爲持平不審先生何以不引杜氏曰邊鄭乃過禮而重情遷王則輕情而反制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禫服二十七月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

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故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堂邑令費鳳碑曰菲五五綅杖其未除原注洪氏曰菲五五者居喪菲飲食宇隋書姚察傳所謂蔬菲巴郡太守樊敏碑曰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也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之也家無二尊而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審此可以破學者之疑而息紛紜之說矣

父在爲母雖降爲期（楊氏曰爲母期者尊一也從父二也）而心喪之實未

嘗不三年也（原注）如後魏彭城王勰毀瘠三年參吉慶乃謂之心喪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原注）正義曰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言三年一祔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據太子與并謂之三年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有云妻喪達志之後者卽用此傳文　假令娶於三年之內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檀弓上篇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趙氏曰禮出妻之子則於出母無服是并無期之喪矣伯魚固爲父後者也不服干期之內而反哭於期之外乎卽此可見孔氏出妻之說之妄也）

喪服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山陰陸氏曰在父之室爲未娶者也并禮祭不舉樂也唐時武韋二后皆以婦乘夫欲除三綱變五服以申尊母之義故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母服齊衰三年中宗神龍元年五月丙申皇后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三年服其意一也彼且欲匹二聖於天皇陪南郊以亞獻而況區區之服制乎（原注）虞氷表言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加請升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宴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出行聖母之儀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漢豐孝和非意繫崩韋氏旋卽稱制易日所反正韋氏復政最爲孝和非意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元宗開元七年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禮歷代不刊子夏爲傳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原注）指天后所定）此有爲而爲非尊厥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舊文可謂簡而當矣奈何信道不篤朝令夕更至二十四年又從葬縮之言加舅母堂姨舅之服天寶六載又令出母終三年之服（原注）書禮儀志而太和開成之世遂使駙馬爲公主服斬衰三年（原注）原注文宗紀杜悰傳禮敎之渝有由來矣（楊氏曰宋制尚主者升其等與父行輩同可謂無禮之尤矣）自古以來姦人欲蔑先王之禮法而自爲者必有其漸天后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請其意在乎臨朝也故中宗景龍二年二月庚寅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其女而安樂公主求立爲皇太女遂進鴆於中宗矣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朔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之制而孝慈皇后之喪次洪武七年雖定爲母嫡孫衰三年之制而考服則尊厭之禮未嘗行焉正旦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淺色常服則尊厭之禮未嘗行焉二月壬寅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母服齊衰三年中宗神龍元年五月丙申皇后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三年服其意一也彼且欲匹二聖於天皇陪南郊以亞獻而況區區之服制乎（原注）虞氷表言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加請升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宴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出行聖母之儀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漢豐孝和非意繫崩韋氏旋卽稱制易日所反正韋氏復政最爲孝和非意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元宗開元七年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禮歷代不

未嘗不三年矣故曰與其易也寧戚與更三年喪不去

吳幼清服制攷詳序曰儿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

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己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鄭氏注曰雖外親亦無二統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非聖人莫能制之此類是矣（原注出喪服小記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因爲人後而推言之所後者有七等之親皆當如禮而爲之服也所後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連言之取便文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

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正義謂妻之昆弟之子者非原注鄭以若子爲如親子但篇末又有兄弟之子若子之文當同一解

女子子在室爲父

鄭氏注言在室者關已許嫁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之喪亦當爲之布總箭笄髽三年也丙則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

慈母如母

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於父妾父卒爲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原注文曰庶母則知其爲嫡妻之子矣

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爲慈母後則未可信也原注汝成案爲慈母後也慈母既無子而養育之非立爲後也恩隆斬然無記非禮意矣

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原注此與喪服所言慈母不同汝成案妾爲生母者慈母以妾爲慈母者而皆不世祭有不同於母者安在耶經文慈母如母謂如妾母耳非謂如適母也繼母如母則如適母矣如之云者視子之素所爲母者何如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

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荅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元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曰恩所不及故也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然則雖云如母有不得盡同於母者矣

出妻之子爲母

出妻之子爲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爲一條今本乃誤連之（次成案連之不誤經文之例如是也）

父卒繼母嫁

父卒繼母嫁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絕於父（原注下章云妻不敢與焉是也）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原注繼母本非屬毛離裏之親以其配父而服之如母爾故王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報者母報之也兩相爲服也

日釋五　毛

有適子者無適孫

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而復立太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隋書劉子翊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後儒謂以所後爲父母而所生爲伯叔父母於經未有所攷亦自尊無二上之義而推之也宋歐陽氏據此文以爲聖人未嘗沒其父母之名辨之至數千言然不若趙贄之言辭窮直書爲簡而當也（原注宋史趙贄傳中書請濮安懿王稱親贄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或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則知禮無兩父貳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于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加悼考以皇稱又晉宣帝加悼考爲皇稱姚爲后謂之考姚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于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考姚之父母謂之考姚之私考姚謂之本親稱父叔父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謂世父之親者則不得謂考爲皇考立廟奉祀是不一于正統嫌貳於所後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加考以皇號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

者乃詞窮而無可易故道其實以成文不當舉以爲據也又引宣帝光武稱父爲皇考其說近是然宣帝不及所繼之嫌故得遂其尊稱濮議之時太后固在也進濮王爲皇考置太后何地惜此論未決而罷使後生不見禮議之準則也愚謂人情降於所生未爲大失然不可謂非私也爲臣子者必欲求其據於典禮以明其非私故其說多穿鑿附會適私之名而有失禮之實非愛君也若俟太后崩然後以所生皇考爲定名明示天下以不容已之情則於禮無嫌也若明之睿宗納唐之讓帝元之裕宗未嘗一日爲君自不能亂正統禮之秩序固在也兩統之說毋乃太激

黃氏日鈔曰歐公被陰私之謗皆激於當日主濮議之力公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後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後則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追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況帝王正統相傳有自非可常人比邪

觀先朝嘉靖之事至於入廟稱宗而後知聖人制禮別嫌明微之至也永叔博問之儒而未見及此學者所以貴乎格物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謂所生之父母報之亦爲之服期也重其繼大宗也故不以出降

繼父同居者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前後家東西家而爲喪主者矣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爲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爲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爲之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正義謂母年未七十尚與祭非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沒則姑老原注內則明其不與祭矣亞祿母不可以弘子故老而傳事雖老固嘗爲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爲宗子之母服則不爲妻服

杜氏通典有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婦從服議一條云孔瑚問虞喜曰假使元孫爲後元孫之婦從服期曾孫之婦尚存纚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喜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之若元孫爲後而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朱庾蔚之原注晉志庾蔚之注禮服要記五卷謂舅歿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嫡與此條之意互相發明

君之母妻
與民同者爲其君齊衰三月也不與民同者君之母妻民不服而嘗仕者獨爲之服也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原注如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是也而妻之爲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元孫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是不然曾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

禮記祭法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亦曰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原注僖公二十八年元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原注史記孟嘗君傳孫之孫爲何曰爲元孫然宗廟之中並無此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某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原注信南山正義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左傳哀公二年衞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聵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父母原注後人謂之高祖非經文之脫漏也蓋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於五世者鮮矣壽至八九十而後可以見曾孫之子百有餘年而曾孫之子亦可見矣人之壽以百年爲限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經

於曾祖已上不言者以是而推之也原注晉徐農人問殷仲堪謂假如園孫持高祖重來孫都無服及賀循傳謂高祖已上五世六世無服之祖者並非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汝成案諸侯祭四親曾高二代可並稱曾孫歟有繼高祖之宗高祖之名非起後代也喪服本士禮而間及于大夫大夫祭三世或就大夫言之歟

兄弟之妻無服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原注記大傳文同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閼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原注曲禮嫂叔不通問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未及也汝成案傳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婦道也言外見昆弟之妻非母非婦其名不正則嫌生舉彼見此從容不迫此其所以爲聖門之文耳非未及也存其恩於嫂姒而斷其義於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原注大傳疏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嫂叔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姒婦是也

嫂叔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爲位原注奔喪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原注檀弓何也曰是制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原注正義曰兄公於弟妻不爲位者尊卑絕之遠之弟妻於兄公不爲位者尊卑絕之此又足以

補禮記之不及原注檀弓言嫂叔之無服雜記言嫂叔不撫叔叔不撫嫂是兼兄公與弟妻之卒也贈鄭國夫人而晟爲之服總之所厭

先君餘尊之尊尊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之主既沒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庶子於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恩爲之大功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也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後魏廣陵侯衍爲徐州刺史所生母甯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饒陽男遙官左衛將軍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

晉哀帝欲爲皇太妃服三年僕射江虨啓於禮應服總麻又欲降服期虨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總麻原注胡三省曰以帝入後大宗則太妃乃琅琊國母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

貴臣貴妾

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爲之服總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古者大夫亦有姪娣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也備六禮之制合二姓之好從其女君而歸焉故謂之貴妾原注雷次宗曰姪娣貴而大夫尊輕故服至於餘妾出自凡庶故不服　士無妾有子而爲之總然則大夫之妾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猶不得總也惟夫有死於官中者則爲之三月不

舉祭近之矣

唐李晟夫人王氏無子妾杜氏生子愿詔以爲嫡子及杜之卒也贈鄭國夫人而晟爲之服總議者以爲準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總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頗爲當時所誚原注冊府元龜今之士大夫緣飾禮文而行此服者比比也汝成案詔爲嫡子則杜氏乃無子之妾矣李晟之服朝廷之贈皆非也然朝廷既以杜生子而贈之夫人則李亦宜服何也以士則有子者也以大夫則貴妾也

外親之服

外親之服皆總

外親之服皆總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從母以名加故小功原注大傳服術有六一曰名異名母之姊妹同德同名之在室與其姊妹有同居共爨之禮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　唐元宗開元二十三年制

令禮官議加服制太常卿韋縚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周服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至祖免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尊母以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特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開元道之後唐元之間原注韋氏式中宗立溫王重茂改元唐隆今避睿宗御名上字故稱唐元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見於斯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

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歿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

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原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原注今伯叔父母期是加服汲古閣本喪服篇世父母叔父母皆服期韋述云本服大功已誤先生釋云今服期是加服尤失經義]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沈氏曰會祖舊服齊衰三月今言小功五月者唐太宗所增也]族祖祖父母族祖昆弟緦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

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紋庸可止乎

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按儀禮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原注詳見下條]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徑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本宗服大功則

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時[元]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爲小功舅母緦麻堂姨堂舅祖免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疎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可以探本而尊經由崔沔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非能言之士深識先王之禮而亦目見武

韋之禍思永監於將來者哉

宗廟之制始變於漢明帝服紀之制始變於唐太宗皆率一時之情而更三代之禮後世不學之主踵而行之

唐人增改服制

唐人所議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眾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總增爲小功〔原注〕新唐書初太宗乃無服舅與從母親等而異服詔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議舅爲母族姨乃外戚絶姓舅服一時姨乃五月古人未達者也於是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者增以齊衰五月適子婦大功增以期眾子婦小功增以大功嫂叔服以小功五月報弟妻及夫兄同舅服總增以小功然律疏舅報甥服猶總緦麻慶忠中長孫無忌以爲甥爲舅服同從母則舅宜進同從母報又古庶母總今無服且庶母之于昆弟也爲之杖齊是同氣而吉凶異自是亦改服總父

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總麻堂姨舅袒免而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言曾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不探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廟有二主之非則叔孫通之以益廣宗廟爲大孝者紕矣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紕矣知親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紕矣唐書禮樂志言禮之失也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夫賢者率情之偏猶爲悖禮而況欲以私意求過乎三王者哉〔原注〕記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

宋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議不祧僖祖祕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爲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必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

禮爲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爲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於節文之意者哉〔楊氏曰王介甫欲以僖祖爲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而朱子亦如其議此最不可解〕貞觀之喪服開元之廟謚與始皇之狹小先王之宮廷而作爲阿房者同一意也

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汲成案報字當上讀〕所後者謂所後之親〔原注上斬章言先生屬下句非是也鄭注衍一爲字〕而爲後之人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爲大功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者兄弟之孫報之亦降一等自小功降爲總也（按成案昆弟兄弟經記義所云兄弟小功下也是以康成注曰族親於兄弟降一等自小功降爲緦非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之義與斬衰章同康成前注云如親子是也先生解若作及因於此條遂增出兄弟之孫益乖記義矣）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與尊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而廢祖考之祭故緦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

考降

考父也既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也降者骨肉歸復於土也記曰體魄則降人死則魂升於天陟降在下落言降也然而曰文王陟降何也神無方也可以兩在而兼言之

噫歌

士虞禮聲三注聲者噫歌也將啓戶警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注聲噫歌警神也蓋歎息而言神其歌我乎猶詩顧予烝嘗之意也喪之舉某復祭之噫歌皆古人命鬼之辭原注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歌今作聲欲令神歌享故云歌警神也

既夕禮聲三注舊說以爲噫興也噫興者歎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歌者歎息而欲神之歌也

毋不敬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儼若思安定辭何以安民子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女子子

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也原注猶左氏言女公子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

引此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嬀之後將育於姜文曰姬姞耦其生必蕃而後世五音族姓之說自此始矣晉稽康論曰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原注舊唐書呂才序宅經謂五姓之說本無所出惟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今攷漢書王莽傳卜者李平者徵徵火也後漢酈炎與劉龔書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與焉李賢上書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五姓之說始見于此蓋以李推律歷傳本姓李推律定姓以記其族爾雅曰古者聖人吹律定姓論衡言孔子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則古人以律推姓亦必有法潛夫論言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出也大嶂木精承歲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炎敦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填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昊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變音形不易此則五姓所以分屬五音之說與春秋稱竈史趙史伯諸人之論大抵相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原注兒語句踐諸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時見姓於王宮而郊特牲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原注呂刑官百族姓傳族同族姓異姓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

古人以異姓爲昏姻之稱大戴禮南宮縚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氏注

同不可謂其無本　宋時猶倣五音之說雲龍殺鈔言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如此楊氏曰人必出于五帝則五帝時其民人都無後乎五姓之說良不可信汝成案易緯名是類謀注誤」春秋時最重族姓至七國時則絕無一語及之者正猶唐人最重譜諜而五代以後則蕩然無存人亦不復問此百餘年間世變風移可爲長歎也已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夤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別是一條說者乃崇上餕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殆似山東人作不徹薑食不多食薑同一謬也原注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汝成案特牲少牢之禮主祭者一人無代之者孫祔食于祖婦祔食于姑不容別有人執事似以鄉說爲安

日釋六　三

檀弓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原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原注舊唐書李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軍賓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之裴守眞傳爲太常博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眞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補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爲之制奏之朱史章衡傳熙寧初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篇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據據墜殘牴無所據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原注君前臣名上議以紘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原注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原注喪服篇不杖章爲君之祖父母下疏亦引此趙商問荅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

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原注）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不敢輕議漢儒以此嗚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爲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尚不足以闕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愃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臥異矣

此者十有九語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原注）爾雅曰終斯此也今放尚書多言茲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復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啁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人周之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以其爲大賢

春秋傳曰公薨於小寢卽安也魏中山王袞疾病令官屬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其得禮之意者與

夫人相爲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爲服也舅之妻者相爲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聞一知二吾於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言之

同母異父之昆弟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狄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以其爲大賢

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汝成案子夏謂未之前聞是未聞其服之輕重非謂竟無服也爲父三年則爲昆弟期爲繼父期則爲子宜大功也晉淳于壽曰游夏文學之俊曰大功曰齊衰二者推之明非無服與緦可知繼父非親立廟祭祀尚爲之期以比同胞豈有絕道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二代之末沿禮之失而爲之者不喪出母古禮家爲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爲非禮之正也（汝成案喪服經出妻之子爲母期此周公所爲非末失也游氏殊失考）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爲之大功衰人爲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

在則爲母服齊衰期出母則不爲服後世既爲出母制服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偏給也母統於父嚴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子卯不樂

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亡國之社以爲廟屏（原注梁傳）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原注檀弓下）稷食菜羹（原注玉藻）而太史奉之以爲諱惡（原注王制鄭氏注諱先王名惡子卯日）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義也漢以下人主莫有行之者（原注惟崔圜諫魏世子田獵曾引此義）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襄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爲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又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蓋（汝成案）表昆吾之稔杜賛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謁頖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

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原注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羊傳作大省何休注謂子卯日也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白省敢得無子卯日也先王常以有此行乎）

負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君有饋焉曰獻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示不純臣之道也（原注長樂陳氏曰省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注以君有饋爲饋於君者非）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萊子之於楚王自稱曰僕（原注荀子周公所執贄而見者十人）蓋古之人君

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也至若武王之訪于箕子變年稱祀不敢以維新之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又不可以尋常論矣

邾婁考公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因國

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之原注文公十三年十五年是也原注左傳哀公元年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原注昭二十年是也原注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遷實沈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其勤也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寔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寧三日晏起自訟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楊氏曰雞初鳴咸盥漱早起是古人一件事

武王帥而行之

文王之孝可謂至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有過於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後人之立意欲以過於前人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用日干支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原注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而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

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原注）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二月不必皆有丁亥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行此禮之日値丁亥而用之也猶郊適値辛日謂以支取亥者非

社日用甲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正義曰名詰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卯周代祀社疑不可信（原注）禮外事用剛日丁卯非也漢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爲社元宗開

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不齒之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人乎凶情游之士縞冠垂綏不齒之人元冠縞武以其爲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爲父母妻長子禫

禫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固已妻與長子何居夫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爲妻父爲長子喪之主也服除而禫非夫非父其誰主之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則各有主之者矣故不禫

父在爲母則從乎父而禫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無爲人父之道而有爲殤後者之兄弟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若兄之子以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爲之後是已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言之而亦烏有爲殤後者哉（注）處士而死庶子記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服之陳氏集說曰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爲人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竟舉不爲殤者言之其族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也不可以殤禮處之其

人爲之後者即爲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徐氏集注據鄭注駁之曰後謂喪主非後嗣也既冠既笄不則雖未婚嫁亦成人矣故兄弟之爲其主後者以齊衰不杖期之服服之不復殤服也若殤未婚無父道陳氏之長殤中服則昆弟之長殤大功下殤小功古者小宗不立後未有事于太廟豈有爲人父之道然亦有爲殤後者以其服小功之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既冠既笄不爲殤後也喪主非後嗣也既冠既笄不爲殤後也喪主非後嗣也既冠既笄不爲殤後也喪主非後嗣

安帝宜爲殤後者也不後殤而後嗣後和漢人之失禮也然則天子諸侯兄弟可相爲後乎曰豈持天子諸侯而已有家者皆可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氏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也此有家者兄弟之相爲後著於春秋者也然則昭穆可紊乎曰義重於此也是以敎梁氏譏僖公之薨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僖兄弟而相爲後則亦相爲昭穆者春秋之義也若不重所爲後而重所生則春秋之昭穆舛矣朱子太廟圖分太祖太宗爲二世亦緣以春秋之義以相爲後爲昭穆也雖然此皆權于禮之變以爲禮也故雖大宗之殤必己繼統爲宗子而後後之若宗子之子未繼統而殤無昆弟則庶兄之子亦不必爲殤子後而不之後而不必爲殤子後是以世子殤而君以族人爲之後古之變也汝成案此處土與先生書也後先生不繼殤而立孫蓋從其議惟先生與惠侍讀皆不主公羊仲叔帝以族孫後族祖斯固得其義窒矣閔其然則僖公後歸父說若然則僖公後閔其義窒矣

庶子不以杖卽位

古之爲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卽位

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杖矣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子不杖其曰一人明無二杖也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

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子爲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

庶姓別於上

庶姓者子姓也沈氏曰以庶姓爲子姓恐不若注疏之言爲的特牲饋食禮言子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不必高祖始有以父字爲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氏者國僑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不必高祖始有以父字爲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氏者國僑之類是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項喪亂之餘姓學已棄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議之若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

日繫之弗別曰小胥掌定繫世非云以氏爲姓也以二桓七穆爲庶姓者此孔疏誤合姓氏爲一全氏以此駁康成遍矣且經文庶姓別于上繫之以姓而弗別義甚明白全氏亦知其說之不可通欲申其辨乃云別姓非卽下文繫姓之姓而言已失經義轉指所受之姓而言已失經義轉姓之姓下文所云繫姓始指孔注曰非周之同姓孔疏亦引康成司儀注云無親者全氏始曰薛因弱小降爲庶姓議或當也復云姓有貴賤不以親疏則多窒閡矣

愛百姓故刑罰中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

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友於君道也

庶民安故財用足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各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婣不待王政之施而於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興角弓之斌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斁毋交恥泉池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詳矣原注宋范文正公諫舊守其法范氏無窮人

術有序

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禮遂人之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原注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

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又按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

周禮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陳氏禮書曰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師也者所以學爲君

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

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肅肅敬也

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詩本肅雝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潰毛公傳之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即其例也（臧氏曰）毛詩傳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赫兮咺傳赫赫然咺兮傳有明德赫赫

然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將其來施傳施施難進之貌鄘其歡矣傳鄘鄘然歡也惱惱其栗傳栗栗懼也（攷成案）臧氏又引顏氏家訓書證云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恐有少誤然顏嘗云河北本往往爲人所改不得據以爲疑且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

以其綏復

男子以車爲居以弓矢爲器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其死也設決麗于擘比葬則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以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原注）（注改綏爲綏謂旌旗之旄也以復魂既在車當是執綏之綏以車者男子之居也（原注）（注改復死不切於事廣陵胡氏曰此復升車必正立執綏（原注）（晉書祖逖傳論棄星告釁笠轂徒招用此者所執轡之總）以其綏復者象其行所以達其志也於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矣（原注）（左氏哀公十五年傳衛孔悝立莊公使太子蒯聵資死以棺造朝介將命宋史章頻傳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敛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卒士衛送至白溝邨妻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意焉此亡於禮者之禮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親喪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弟之喪內除者如其日月而止（攷成案親喪外除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也不以禫而止惟待禫乃外除也）

十五月而禫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孔氏曰此言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蓋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

周踰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原注）（必言十一月十三月者親喪外除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故曰十五月而禫

父在爲母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禫矣晉孫楚除婦服詩但以一周而畢蓋不數禫月

其他期喪祥禫之祭皆不在己則亦以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可知故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

妻之黨雖親弗主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

也夫寧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爲之主聖人之意蓋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爲之坊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惡知禮意哉

吉祭而復寢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卽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如欲色然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原注）正義云正肅解欲色爲如欲女色焉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先古

祭義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祖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亦謂其先人也近日先遠日古故周人謂其先公曰古公

博愛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

以養父母曰嚴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孩提之童知愛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衣燠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敬之終也日嚴者與日而俱進之謂

致知

致知者知止也（原注）鄭注董文清挑以知止二節合聽訟章爲格物傳知止者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荅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惟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

聽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顧諟天之明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曰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

作元命苞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姻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

予迻續乃命于天人事也理之所至氣亦至焉是以含章中正而有慶自天匪正之行而天命不祐

桀紂帥天下以暴

仲虺之誥篇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篇曰罔丕惟進之恭洪舒恭之剛制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商罔有循此紂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然則人君爲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財者末也

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二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大農原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九少府原注應劭曰少者小也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爲六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尚書爲二品非重教化後財貨之義矣錢氏曰唐末始重財用而宰相判之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耰鉏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蓄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君子而時中

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義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原注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皆所謂時中也

子路問強

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注愚懦不毅爲弱故子路問強

鬼神

王道之大始於閨門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修之爲經布之爲政本於天徵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之有父母也雖鳴問寢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

然後愾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憑工祝之傳而致賚於孝孫生而爲父母歿而爲鬼神子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此之謂也（原注）論語非飲食而敬孝乎鬼神

右由順父母而推之也

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

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夫惟文王生而事親如此之孝故歿而祭如此之忠而如親之或見也苟其生無養志之誠則其歿也自必無感通之理故曰惟孝子爲能饗親而夫子之告子路亦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故庸德之行莫先於父母之順而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緣之以起則此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事天享帝在下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獲上治民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用以解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一章斯

爲切當如二子之說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鬼神也其可見可聞者亦鬼神也今夫子但言弗見弗聞知其爲祭祀之鬼神也（錢氏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謂天神地示人鬼也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示人死爲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傳多言鬼神情氣爲物生而爲人也游魂爲變死而爲狀而祭祀之禮興焉橫渠張氏以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人一呼一吸人自爲之豈轉有鬼神爲我呼吸乎）

質諸鬼神而無疑猶易乾文言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原注）謙豐二彖亦以鬼神與天地人並言

期之喪達乎大夫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說者以爲期已下之喪

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爲貴貴而已原注正義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謂旁親所降在大功之喪則不服也爲出氏曰本是貴貴之義故云無貴賤一也又曰諸侯絕旁親然會同則又爲之服可以見之矣沈氏曰毛西河經問詳駁之大略仍從貴貴之說而以有喪不祭爲無出且誤解汝成案貴貴則重祭之義已包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訓特舉其大概言之爾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卽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句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與太子王后謂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達孝

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原注與達道達德之達同義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無豐于昵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衆仲之所以對魯隱也以客爲臣子游之所以規文子也親親之道賴賢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聽冷褒段猶之言而尊定陶共

皇唐高宗聽李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禍且至於斁倫亂紀而不顧可不愼哉

人倫之大莫過乎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男女之別非師不明教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

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脗脗其仁

五品之人倫莫不本於中心之仁愛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曰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愾焉惚焉心絕志悲而已矣此於喪而觀其仁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

人心獨無恢乎此於葬而觀其仁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於祭而觀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射鄉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日知錄集釋卷七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孝弟爲仁之本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引論語佚云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爲人長也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識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奧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原注詩子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李氏曰戶東而牖西戶不常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仲尼燕居以奧作並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時乃奉神於此）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原注楊氏曰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楊氏曰奧本非神此義甚好）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原注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原注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

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原注劉汝佳曰揚雄征誅自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從入之異及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劣其與以追鑿者何異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答問（原注門人朱熹元晦編）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荅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荅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

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原注本程子）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原注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亦以敬恕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日釋七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原注古人語辭云爾　違道不遠即道也違禽獸不遠即禽獸也孟子已曰申之）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為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原注今人謂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非也盡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焉為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玄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焉知非瞽史乎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不諂國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合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為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

日釋七

侃闇闇無一而非天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為堯舜性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為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為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

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

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論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

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原注鄭康成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太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爲嗣是言）楊氏曰衍之言非其實也懼後世之責而姑爲是言

錄科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元）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勠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

變齊變魯

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

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論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

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孚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吳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孚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日釋七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曾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原注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有婦人焉

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原注漢博士孔衍言臣祖安國得壁中古文論語爲改今文闕疑可也原注書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爲亂臣十人

季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原注文信公正氣歌可以謂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原注帶贊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迹

日釋七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己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曾點浴

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畜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耰鉏白梃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糠藜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拳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

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原注左氏僖公十八年傳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原注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原注定公十三年

昇盪舟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說羿氏問謂滅斟鄩氏斟鄩氏陸氏釋文於丹朱傲云字又作昇蓋古傲昇通用宋吳斗南因悟卽此盪舟之昇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何又曰丹朱與昇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然則南宮适所引正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敖可議矣

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陳盪孔頴傳每戰以刀楯直盪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原注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晃徐宣等後周書侯莫陳崇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原注左傳僖公三年

管仲不死子糾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夏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夏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楊氏曰夫子於管仲不曾說仲之無罪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

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
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原注）漢晉以下太子諸
分盡自古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
相傳如此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
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強爲之說
楊氏曰此程子之言實不然
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
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子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
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
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

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
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子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
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
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
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
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
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
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盜跖曰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
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萬乎
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
有不憐者嗥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
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
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
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即
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
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虞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原注史記趙世家吳

廣內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詩不吳不敖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驁衛尉衡方碑辭引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汧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揚川修日吳古虞字省文如虐之省爲乎虩之省爲相也今崑山有浦名大虞俗謂之大吳小吳　虞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原注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三年伐魏取吳城　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原注吳祖太伯故曰太伯後是爲虞公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原注水經注亦作虞城之書爲吳城猶吳仲之書爲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聽其言也厲

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埽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以禮又曰知崇禮卑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

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原注通鑑改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原注作書時未卒故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梁氏玉繩云觀孟子本書當是哀必在惠王改元之十五六年間以哀猶十二侯表以秦哀公陳哀公爲襄公也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據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

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原注史記及孟子序說謂梁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其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者非衛尚曰孟子遊歷先後雖不可攷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而後之梁之齊）

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爲陳氏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敬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鞿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動心

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錢氏曰正安石主持新法至於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信可謂加卿相而不動心者矣較之告子其稱人家國尤烈故曰是不難）

市朝

若撻之於市朝（閻氏云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弼稼本機而亦稱禹古文體則有然者卽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慤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兵器非可入朝之物

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眾整如此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節（原注）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襲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襲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者禮記祭義見問以俠無鄭氏曰見問當爲覞覞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原注）未克商以前無滅國者但皆屬而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原注）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東臨上黨（原注）黎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廛無夫里之布

沈氏曰稼堂云元本中此條前人已有刪之今仍存

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原注）昭公二十六年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紿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原注）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江氏曰廛無夫里之布集注用舊說皆未安凡民居區域謂市郊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

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一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見地官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獨力役之征而已種桑麻有繈縷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集注以廛布之名宅以里爲二十五家又舍閭師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以夫家爲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當時雖橫取民當不至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贏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

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救
滕世子哉閻氏曰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師橈而
魯則知母卽殁於齊也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

其實皆什一也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旣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
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
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
遺法也原注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孔氏信南山正義引此別此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則曰王制之法禹之所爲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
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

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
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
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
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原注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澮澮
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三百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澮千夫有洫洫上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三
言亦曰濬畎澮距川矣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
知其制不始於周矣

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沈氏
鑑外紀云夏十寸爲尺商十六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
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
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卽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
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

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
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
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
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
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
紛無益於民之事哉龔氏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校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
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注洫野人也言別野則野人
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野人爲郊外也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故繫國言之亦可
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國中故也

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
說始于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解穀梁宋
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莊嶽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
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軨
之道原注昭十年又敗諸莊袁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

古者不爲臣不見

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踰垣閉門爲賢者之過未合
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道託
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見諸侯而懷其

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旨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
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爲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
曰上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干
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
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錢氏曰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
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世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
夫門子皆從鄰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
使人弔鄭大夫咸往會焉周禮鄭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
之喪禮治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即職喪
之禁令也汲冢瑣語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喪燕楊倧注
引此文以子之爲公行子之先或疑即燕子之惡皆非是
爲不順於父母

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
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
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
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
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
而後爲大孝耳原注與荅楛同

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庫

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原注水經沚王隱曰應陽
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
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
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
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
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圖氏曰孟子欲常常而見
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往返萬里親愛弟者固如
是乎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零陵之傳有
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得之
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
故也又攷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
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
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爲尚父親爲后父
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
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原注周時滅一國乃封一國左
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是也

竹書紀年武王十六年秋王師滅蒲姑或曰禹封在陽翟穆封在武功何與

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罔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
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原注漢高祖封劉仲爲代王乃是棄其兄於邊陲近
寇之地與舜之封象異矣

周室班爵祿

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
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
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原注黃氏曰鈔讀王制曰
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
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雷氏曰周之班爵加禮孟子於侯國舉本制而不言加禮所以抑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申王朝也

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原注)莊公十六年滑伯注同(昭公二十六年王次于滑注滑鄭邑)襄公十八年楚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原注)女叔侯對平公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大是以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叉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原注)漢梁相費汎碑云其先季叉爲魯大夫有功封費因以爲姓按隱公元年已有費伯卽費庚父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卽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猶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鄒邳殆

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魯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衛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荅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眞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原注)義字從我兼聲與意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紓爲兄之子

以紓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紓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

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原注下章言天之降才)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

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

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勢原注馬融圍棊賦亦必不能從事於奕

所去三

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欿然

人之爲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爲小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原注穀梁成公元年傳末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因千百

日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歷山川但抔吟咏而不考其形勢閱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騁人才但肆清談徒浮華而不揆其德之所宜才之所堪若而人者掩抑弗彰無失爲善士倘或司民之牧秉國之鈞俾之因革委以調劑興創不知孰利改革不知孰害蔑畢不識其賢愚黜陟不知其不肖徇運弊跲毒已滋忽然倡建自申論議非隔辰人情犯時之好卽膠固成迹滯古之法爲患豈可勝道哉夫士欲知用舍必自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無事之日始

飯糗茹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烦縛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原注于豳詩論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

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爲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原注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辭也有若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古人所不辭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

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原注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之說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矣原注陸璣詩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孫氏曰近刻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正殷拾子書中所引孟子逸篇以成文詞旨淺陋即其篇題之謬可直斷爲僞也王充論衡云孟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是篇名性善非性善辨也且孟子道性善性惡當辨性善又何辨乎孝經一書孔子以授曾子豈有孟子著書亦以孝經名篇之理蓋孟子外書趙邠卿已譏其不能閎深似後人所依託今因其僞而僞之則益淺陋矣

孟子引論語

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原注厭而欲不倦里仁爲美君爲君小子鳴鼓而攻之吾黨之士狂簡大哉堯之則鄉原德之賊而非者惡似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子字樣

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爲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原注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彊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強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

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使已爲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朱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皆以孟子弟子爵之是則謬之又謬也又曰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晏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嘗爲孔子門人尤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誤

茶

茶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茶有三誰謂荼苦荼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薄荼蓼陸草也陸清獻曰王肅云荼陸機蓼水草田有原有隰故也舉水陸機草依此則荼與蓼是二物朱子詩傳謂一物而有水陸之異前後儒者所見似不同晁氏謂荼一物而有二種一而臭味別者故荼與蓼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郡風土所宜今不傳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譔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夫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君之弟子其爲孟子也以貴故也公都子非賢其爲弟子而學於孟子也以貴故也孟子曰有貴有賤有長幼有德相與以貴則非弟子矣告子亦恐非弟子矣告子疑以爲告子之弟子而告子亦不以爲弟子趙注又謬也今按趙岐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圃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藁荂注云似紅草而冬不凋又曰藁茶秀也藁也其別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藁虎杖注云似苦荬而

之荼與周頌之荼一物而有苦菜穢草之異正義以其分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非牴牾也陳氏曰爾雅荼者委葉也藝者蔬蓼也王肅皆以爲穢草分水陸當矣但未詳荼之性狀爾雅藻委葉郭注引詩而外亦不著其形案古今注云荼蓼也紫色者爲香荼青色者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葉者爲苦荼也其味辛紫者爲紫蓼青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水陸二穢意同朱子所謂幹蓼或即斯草但不當以苦荼之耳今按爾雅荼蔎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荼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圃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藁荂注云似紅草而冬不凋又曰藁茶秀也藁也其別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藁虎杖注云似苦荬而

龍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葉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葉委葉注引詩以荼葉蓼疏云葉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葉陸穢草然則葉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本荼作薿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釋木曰櫃苦荼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攷之邶谷風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縣之荼也（原注詩采苦采之荼也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荼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悟肥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又借而爲茶毒之荼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蓼周禮地官掌荼儀禮既夕禮苞荼著用荼實綏澤焉詩鴟鴞捋荼

茶傳曰荼荍苕也正義曰謂亂之秀穗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蓼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荼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考工記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葉之荼也唯虎杖之荼與檟之苦荼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武都買荼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荼冠六清孫楚詩云蠶桂荼蘞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云包魚鼈烹荼後云武都買荼注以前爲苦荼後爲茗

九經

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爲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

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原注晉書荀崧傳時簡省博士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原注易詩書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氏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卻親受孔子歿丘明誄其所聞爲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

可采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三傳雖同日春秋而發端異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同原注晉書荀崧傳時簡省博士儀禮公羊博士明年正月王敦反是雖置而旋不行也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璀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成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璀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成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邪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

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奬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爲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爲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爲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原注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朱文公乞修三禮劄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原注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忘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原注語類言儀禮舊與五經並行王介甫始罷去祖宗朝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至於明代此學遂絕沈氏曰康熙九年二月順天學政蔣超題請課士之法增定鄉禮儀禮與

禮記並立又請春秋傳題及脫母等題全悖經旨不能將傳合畫去亦當除去脫母等題禮部議則禮儀禮增入禮記之處無容議春秋脫母等題原係扭合與士子學業無益相應則去以後考試止將單題合題酌出　旨依」

朱子又作謝監嶽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問問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爲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先生儀禮鄭注句讀序曰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以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也者一也南渡以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

者便其簡易翕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未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皋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篇爲今攷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錢氏曰說文衾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衣之非齊服明矣不宜移易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日曆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

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穆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治經術者之責也

考次經文

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

篇爲今攷定武成最爲得體

其他攷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錢氏曰說文衾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衣之非齊服明矣不宜移易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日曆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原注名柏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甘

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篇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日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日弱之下使鄒曾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繁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於天元而地黃之後（原注依錢氏曰此等謬說徒啟學者師心蔑古之咎）然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日知錄集釋卷七終

州縣賦稅

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創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眞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即其底輸之數眞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眞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組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組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爲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眞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

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路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爲一郡厥次建言皆爲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爲府天下初定日者名數且不能悉矣豈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過四百里邑數十爲長制統轄度輻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閻氏曰宋紹興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奏曰清江縣有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並在高安經界既定兩縣隨產認稅于是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于原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而清江受偏重之害矣（又曰懷慶府知府紀誠疏曰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一百三十頃有奇嘉靖十七年新丈出二萬六千七百頃有奇可知是土地實增倍于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顧以一縣分攤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河內縣原編戶一百二十餘里今併爲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併爲二十九里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

生此條說詳十卷地畝大小州縣界域閻氏注附下尤合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爲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

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原注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阯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原注庭縣庭也）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原注望字伯門太山人見風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

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迹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爲二郡其後遂爲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荅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巒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楊氏曰幹郡守所食于郡者）子悅荅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

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計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屬縣

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爲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鎭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郡蓋資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將慾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荆爲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

漢時縣制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按咸案唐制自畿縣外有雄望緊輔等及別勅同上州都督及畿內州並同上州緣邊三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戶已上爲中州其餘皆以戶口多寡分爲上中下而刺史之秩正四品上下州刺史一人從三品中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是也唐會要開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勅太平時久戶口日繁宜以四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五千戶爲中州不滿二萬戶爲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輔等及別勅同上州都督及畿內州並同上州緣邊三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戶已上爲中州其上州王去任後仍舊是以刺史者亦爲上州王去任中州下州刺史一人從三品中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是也唐會要開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勅太平時久戶口日繁宜以四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五千戶爲中州不滿二萬戶爲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輔等及別勅同上州都督及畿內州並同上州緣邊三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戶已上爲中州其上州王去任後仍舊是以刺史者亦爲上州王去任中州下州刺史一人從三品中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是也唐會要開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勅太平時久戶口日繁宜以四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五千戶爲中州不滿二萬戶爲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輔等及別勅同上州都督及畿內州並同上州緣邊三萬戶已上爲上州二萬戶已上爲中州其上州王去任後仍舊是以刺史之尊暫升其州非通制也第六典成于是時則云中中下下六典云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台一人正五品上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諸州上縣令一人從六品上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諸州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諸州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是唐時縣之等有十而秩則六也又萬年長安修下注云開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晉陽太原爲京縣十七年巡陵又以奉先同京縣又丞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置京縣丞三員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京縣置二人則唐時有京縣明矣先生所云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無云京縣故著其說云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爲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爲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已下爲下縣知縣從七品丞簿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原注不知何年始改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劾法府以田糧十五萬石已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親臨王府上司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者爲繁不及此者爲簡）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

府

漢曰郡唐曰州州卽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爲太原府元宗以蒲州爲河中府益州爲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爲鳳翔府荆州爲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爲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原注舊唐書田悅傳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以鄆州爲東平府鄆州爲大名府恆州爲眞定府魏州爲范陽府李希烈傳僭號以汴州爲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者僭也）

後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原注冊府元龜載長興三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爲上今都雒陽請以河南府爲上其五府舊以鳳翔府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博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宜升在五府之上合爲七府）至宋而大郡多升爲府王明清揮麈錄曰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錢氏曰景德三年）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爲太原府（錢氏曰大觀元年）眞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錢氏曰政和六年）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潁王升儲升汝陰（錢氏曰潁州）爲順昌府（錢氏曰政和六年）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錢氏曰元祐四年）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爲肇慶府（錢氏曰重和元年）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爲中山府（錢氏曰政和三年）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錢氏曰紹興元年）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錢氏曰紹興二年）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勰進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眞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升慶州爲慶陽府英宗嘗爲宜州刺史以安州爲德安府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徽宗嘗爲安國公以宣州爲寧國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徽宗

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又嘗爲平江鎮江軍節度使並升爲府又以太宗嘗爲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爲遂昌軍今上卽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潛藩擁麾之地也（原注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幽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壇懷德思止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代升郡故事然以先皇淹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宋則但列空銜便加恩數矣）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爲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陋小之州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原注凡唐宋舊設之州並有附郭縣而州不視民事元初省宮令州官兼領洪武初并附郭縣而州浦士衡曰國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異者則以入

州統縣而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謂名存實異與宋以前不同者也錢氏曰攷宋時州升府名濟南本齊州政和六年襲慶本兗州政和八年興仁本曹州崇寧三年興元本漢中本許州元豐三年淮寧本陳州宣和元年開德本濮州崇寧五年河間本瀛州大觀二年紀在元年慶源本潭州崇寧三年平陽本晉州政和三年鎮江本潤州建炎三年杭州建炎三年京兆本永興軍宣和二年臨安本越州紹興元年平江本蘇州政和三年鎮江本潤州紹興本越州紹興元年建德本嚴州咸淳元年嘉興本秀州建炎三年舒州慶元元年江寧本昇州建炎三年宣州乾道二年隆興本洪州隆興元年寶慶本邵州乾道元年荆南府淳熙元年復常德本鼎州乾道元年寶慶本紹興三十二年四年寶慶元年建寧本建州紹興三十二年嘉定本嘉州慶元元年淳川本梓州紹興十六年本蓬州政和五年順慶本果州寶慶三年隆慶本劍州紹定元年咸淳本忠州咸淳元年重慶本恭州淳熙十六年英德本英州慶元元年志失年德慶本康州紹興元年靜江本桂州紹興三年慶遠本宜州咸淳元年燕山本幽州宣和四年改雲中本雲州宣和三年成都本益州嘉祐四年復太原本并州嘉祐五年復陽氏曰後尚有眞定鳳翔二府汝成

案宋史地理志眞定府本州慶曆八年初置眞定府路安撫使統眞定府及唐元和十五年始改曰鎭州漢仍之尋復爲府周又改爲鎭州今云慶曆八年初置眞定府路統眞定府及唐至德初升宋仍之非由州而升故顧氏錢氏皆不數楊氏云後尚有此二府者誤也志云江南復爲昇州節度天祿元年升江寧府開寶八年平江南復爲昇州節度天祿元年升江寧府宋平江南復爲昇州節度天祿元年升江寧府改江寧軍額曰建康此志殊未分曉是江寧升府在建康府蓋數宋高宗時也又天祿元年今云建炎三年改建康府誤也志云太原府河東節度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爲并州嘉祐五年復爲太原府與州軍事攷異云當云降爲并州嘉祐五年復爲太原府與此所疏今第嘉祐五年上距太宗元年且八十五年則與王明清所云太宗以晉王卽位升并州爲太原府者異矣錢氏此條下注云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大觀元年既與後所疏異攷志云元豐八年升大都督府亦誤矣

縣之隸於州者則旣帶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原注惟到任繳憑必由州轉府尚有體統乖而名實殺矣竊以爲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盡一而易遵乎楊氏曰此卽唐制也

鄉亭之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原注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原注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日少吏犯禁甯成傳爲少吏必陵其長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原注宋書五家爲伍伍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章父爲長安亭長亦稱官也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原注張敞傳注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嗇夫游徼原注宋書又有鄉佐三老掌教化嗇夫主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原注宋書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原注三老爲鄉官故壺關三老茂得上書言太子黃霸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爲敎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原注管子書曰擇其賢民使爲里君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鄰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叅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敎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旣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

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閱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

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原注）文獻通考言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　唐書代宗紀大曆八年九月癸未晉州男子鄒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請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其言練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沈氏曰）通志載唐六典開元十道圖曰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爲坊郊外爲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爲鄰五鄰爲保有長以相禁約注曰里正兼課植農桑催調賦役　興亡之塗罔不由此（楊氏曰）此論爲得但恐不得其人耳

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爲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原注）後漢書本傳　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原注）舒縣之鄉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原注）師古曰嘗謂烝嘗之祭　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原注）漢書循吏傳　二君者皆其縣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錢氏曰）漢之三老嗇夫治行尤著者可累擢至大官故賢才恒出其中郡縣掾吏亦然今雖欲重其選而若輩本無出身之路地方官又數凌辱之其願充者不過姦猾無恥之徒而已安能佐縣令之治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牓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官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原注）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鬬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景泰四年詔書猶曰民有怠惰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牓例懲治　天順八年三月詔軍民之家有爲盜賊會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即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里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異章服之遺意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不擾唐至大歷以後干戈興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雪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

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僖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并州縣官皆寘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原注）英宗實錄言松江知府趙豫和

易近民凡有訟屬老人之公正者剖斷有忿爭不已者則己爲之和解故民以老人目之當時稱爲良吏　正統以後里老往往保留令丞朝廷因而許之尤爲弊政見於景泰三年十月庚戌太僕寺少卿黃仕揚所奏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爲萬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爲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爲此而願爲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禁飭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實亡矣原注今州縣或謂之耆民或謂之公正或謂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

巡檢即古之游徼也原注元史成宗大德十年正月升巡檢爲九品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原注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見御製文集第七卷　又定爲考課之法原注二十五年閏十二月辛卯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原注二十四年四月自囡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原注崇禎年至薊州保定各設總督唐自乾元以後節度觀察防禦使之設正與明代累添總督巡撫兵備相類何者巡檢治之於已亂楊氏曰巡檢裁而總督添此一大升降也

里甲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原注或謂之都以保治甲視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圓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沈氏曰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眾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于州縣平其治今之州縣官不得其人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也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長甲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保之人而後可保長甲長之人未善也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長甲

自專必也奏其事於考績黜陟之法而後可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倣而行之周官鄉遂之制自雨漢後又莫不稱爲治致之初必共議其不便者行之久而利則相與安之矣而撓劫之風不息則捕之可勝捕哉今大令曰漳泉素稱多盜頻年誅捕不爲少矣而撓劫之風甚大又不僅在西北行之或有效者然行之不善民間已多病之東南非阻江湖則濱大海闔廣之間山深林密往往兵役所不能至惟羣兒亡命者匿焉驅之急則奔聚日衆其爲隱憂豈但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强悍素著藏匿兇黠之患而已漳泉一帶兵役數千不能得一罪人今欲比大其戶籍察之又日更月易使注其出入生死遷徙具報于官恐愚頑之民未能若是紛紛不憚煩也營保甲之法宜審時度地變通而行之但師其意可

掾屬

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放漢

世用人之法今放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爲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卽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倘爲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原注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爲州郡佐官其時劉炫對牛弘以爲往者州惟置綱紀

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是知自辟掾屬卽齊魏之世猶然　宋史選舉志宋初內外小職任長吏得自奏辟照寧間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如沿邊兵官防河捕盜重課額務場之類尋又立專法聽舉於是全廢也　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改爲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矣

京房傳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原注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他郡人而本史獨二百百所謂尤異者也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鄉人沈氏日陳諫直云隋氏罷總官易盡以私弊防天下之人三代之法未盡泯于秦者至此而無餘卒等于秦之速亡信乎治天下者在彼不在此也唐高宗時魏元同爲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傳說曰明王

奉若天道建那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卽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

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亦將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賊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疏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比屋可封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

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愼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者當則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日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觀其孝爻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

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采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

元宗時張九齡爲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藏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愼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今日之繁矣原注柳渾傳德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效召渾嘗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點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都令史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

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原注續漢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爲也）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眾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爲二百石之秩而間用士流爲之然南齊陸慧曉爲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語悉舊實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爲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爲卑冗不參官品（原注令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年二月甲寅復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閏月戊午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鄙至於爲官性不能改政迹興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御史臺令中外舉人充李完傳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統取進士天下以爲當今之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者乎　以令史官至宰執者移刺道魏子平孟浩梁肅張萬公粘割斡特勒蘆師中王蔚馬惠迪馬謀楊伯通賈益謙孫鐸孫卽康孫賈益謙皆有傳）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有令史縁直（原注新舊書並作句直句音勾是宋人減筆字今據册府元龜正之）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臥語縁直云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縁直爲當官以平配爲著令也

背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爲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儀貨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汚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原注唐書木傳韋處厚傳）處厚爲相有湯銖者爲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牛醫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原注冊府元龜）夫身爲大臣而有廿臨之憂係逐之疾則今之君子有媿於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

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縄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蹙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爲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爲姦也然弊孔盡實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先生郡縣論八曰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子兄以是傳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于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于此又隨筆曰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省事則

無所售其嚇射郎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又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

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天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楊氏曰與任吏胥同病別發歸于不振而已）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問言以蕞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爲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

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原注宣公十二年傳解）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眡而不行（原注語出漢書董仲舒傳師古曰眡不明也）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之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又曰萬里之遠頫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

陵而莫禦讎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卽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管氏曰明之時大臣專擅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宣職業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明俗弊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弊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

省官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郡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緣於少事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爲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爲矣（沈氏曰嘉靖元年十二月甲午詔革冗官各司府州縣添設員除錢糧重繁者照舊存留外其餘參政參議同知通判縣丞不係額設者悉令回籍待缺取補（汝成案）宋太祖詔曰吏員猥雜難以求治俸祿鮮薄難以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此言眞達治體）

晉荀勗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

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
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
此探本之言爲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

題補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
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原注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
湊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
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
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
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
者十不一二而羸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
之材而以探籌投鉤爲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闔

日釋八

茸不材之人既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
爲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
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
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于慎行筆麈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
違大選外官立爲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爲至公下
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楊氏曰富平之爲此
亮之停年或且以爲聖人復起非深識之士烏知其極哉）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
以爲一吏足矣奈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
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
所便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

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例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
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
涉數千里風土不諳語音不曉而赴任寧家之費復不可
量是率天下而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

日釋八

公邪夫人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
無不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
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
里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
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選也黔中嶺南
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上元（原注高宗）三年
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已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
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原注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嶺南
嶺使者歷三湘儒學博仲子陵男人
興黔中選補秉傳過家西人以爲榮）大曆十四年十二月
己亥詔專委南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下各一掌
選也（原注新書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
按察選補使而九齡又郎嶺南之人）李峴傳曰代

宗卽位徵峴爲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相爲吏部尙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興元旱蝗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謝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原注建炎南渡始詔福建二廣關通歸吏部唯四川仍舊）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門而啟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淸廉而今人皆貪濁邪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軍前除吏而并其所爲尺寸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原注元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洗氏曰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于罷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賜之有明正統元年十一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愼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

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時之敝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語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汝成案曾子固曰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則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超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波急流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籃輿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乘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宮廬器械被服飮食之具土風語言習尙之務其變難遍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默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藏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其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必勤舟車與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與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儀倦凌冒之虞無有接于其家形動于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貢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游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得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闇于曾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曾氏所云蓋在政和未定制以前與先生論明代互選之得失正合後人論議大率祖此其他弊端亦可類推第淳侯既滴嫌怨易隕近郡則敢法重輕害亦匪細今定令敎授等官不遷本郡典史以上不遷同省任滿方許詳私恩亦遂鄉省則風土人情不甚殊異固易設施遠省則敝月既遒揣量委曲興利除害奚慮艱鉅廉明盡心民事迨遷何殊若昏庸貪黷者卽除本郡亦有何益之有哉

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語熟土風卽難搜求人獠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

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原注唐書韓伾元和中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事不肯北宦此固昔人以爲敝法而改絃者矣處台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楊氏曰今所以無言及者避嫌之法勝也

擧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爲注闕雖多有爲人擇地亦尙能爲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礙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

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爲嘗試昔唐皎爲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卽唱之隴右史書以爲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爲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與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錢氏曰今州縣既分選調爲二等而督撫又請陳發人員到省試用于是部選之缺扣留者十之八九銓選之權盡移於督撫而墨吏日甚一日此不信銓部而信督撫之弊也督撫之權愈重而州縣之包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鑽營得之者輒不惜盈千累萬之賄安望其中有良吏哉顧氏但知擧籤之不得人而不知外有擧缺之病國秩民其弊更深且毒也然則孫丕揚籤擧之法未可厚非督撫既有舉劾之權不宜更假以銓選之法內輕而外重恐非杜漸防微之計也

萬歷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倣毛穎傳爲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取士壹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厘厘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原注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詞辨正三曰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宋白曰長名牓注長安志曰尙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選人引集之所其牓列於院外楊國忠傳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是也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勝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原注長名牓宋白曰長名牓謂之吏部南院選人引集之所其牓列於院外楊國忠傳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是也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

少景雲中以宋璟爲吏部尙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尙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旣少應選者多前尙書李韶循常擢人眾情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

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爲吏部尚書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咋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尊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

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久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而敦不宜使武人久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原注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簡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然觀其荅書之指攷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爲此例今也上無陵壓之勳人下無譟呼之叛黨何疑何憚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爲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咸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

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四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盡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爲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歟

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眾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爲侍中兼

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原注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褒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懷眾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名牓乃爲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躐級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

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抏敝百吏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賞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抏敝百吏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賞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

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抏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憃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賞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

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

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

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

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何長貳之遺忘而盡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詗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

者而申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窮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者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亦不異於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掛俸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

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眞賢實能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且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揣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啟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

徐義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義之荅云黃散以下皆委廊猶以爲失職遂不拜盖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遷是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邪原注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流內銓則古之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唐之五品皆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精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熟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有例監有役誠有府史雜流此一時不可偏廢然其中豈無冒濫此一時朝廷核者宜所以嚴其例使人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道得則躡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問有壅滯之患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問官職之閑劇他鼓舞之道得焉耳鼓舞之道莫若于銓選法之常而英流間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凡今在簿候選者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衆共較者一人上送吏部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分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亦將勉自滌瑕于選法之常而英流間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凡今在簿候選者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衆共較者一人上送吏部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選者一人無礙于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川中才者亦將自滌瑕而不至于委廢自棄選授之期雖遥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則不見其遥升轉之途雖難而皆有旦夕可選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何壅滯之有流品之處此所謂以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仕有例監有役誠有府史雜流此一時朝廷核者宜所以嚴其例使人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道得則躡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問官職之閑劇他鼓舞之道得焉耳鼓舞之道莫若于銓選法之常而英流間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凡今在簿候選者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衆共較者一人上送吏部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分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亦將勉自滌瑕而不至于委廢自棄選授之期雖遥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則不見其遥升轉之途雖難而皆有旦夕可選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何壅滯之有流品之處此所謂以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仕有例監有役誠有府史雜流此一時朝廷核者宜所以嚴其例使人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道得則躡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問官職之閑劇他鼓舞之道得焉耳鼓舞之道莫若于銓選法之常而英流間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凡今在簿候選者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衆共較者一人上送吏部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分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亦將勉自滌瑕于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川中才者亦將自滌瑕而不至于委廢自棄選授之期雖遥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則不見其遥升轉之途雖難而皆有旦夕可選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何壅滯之有流品之處此所謂以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仕進之法甚多而常有無人之途一時科舉文學才後之士人爲掾屬其才皆今日疏通選政之風而士之未就職官得自辟曹掾既可息奸猶之制令天下長官得自辟掾屬

紹興三十二年吏部侍郎淩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

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卽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

原注古無例字只作列隸問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釋文徐邈音例卽後人例字至漢書何武傳曰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曰不爲陛下廣持平例王莽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作例

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尙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原注世說注引山濤啟云吏部郎史曜出缺處當選沈氏曰史記儒林傳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是漢時已有缺名錢氏曰韓安國傳梁內史缺漢書杜業言方進雖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驟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循吏傳公卿缺則選諸有所表以次用之酷吏傳後左馮翊缺侯幸傳其後御史大夫缺薛宣傳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又云會可隸缺況恐咸爲之則西漢已有缺稱不始于晉也魏書元修義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原注缺字同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湜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令狐垣在吏部楊炎爲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相傳至今不改矣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嘗歎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

大唐新語劉思立爲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吝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爲眾目所視眾口所詈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人材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歷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歷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纓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劉蕡所云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實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

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爲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保舉

宋史元祐初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

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原注舉有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原注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原注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原注舉知州以上有官人）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原注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原注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原注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原注同上）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原注同上）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愼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沈氏曰前明薦舉二十七年十月癸未南京國子監祭酒郭正域條議申飭監規內一條云時文不足以

盡才科目不足以得士請下禮官訪求州縣九流異學之士稽如宋司馬光十科例或善推步或諳鍾律或通陳法或工六書各爲一科府州縣貢入禮部校考分別等第選入兩京國子監得照選貢事例次者與之仝桌一體發選如異日太常諸屬之選則取諸樂律科欽天諸屬之選則取之圖象科緻閣中書之選則取之六書科幕府參贊之選則取之兵法科則平日養之有素而一旦求之如探囊取物矣

呂氏春秋　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爲作任登

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何緣得其實帝以爲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原注李絳傳德宗問多公親舊何邪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正統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職任專而事體一頃者令朝臣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絶一歸銓部事下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等覆奏曰往時朝廷慮典銓者未盡知人故勅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脫有徇私

矣或曰開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哲異撰亦何必于功名哉（姜氏曰）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雖行間族黨不學面牆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授之以政即欲不以文墨試之得乎蓋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爲首尾而一切關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繁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然其勢顧有不得不極于此者魏黃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爰其學業從此而廢至唐貞觀時汴鄭諸州所舉孝廉問以皐王政術皆參孝經並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薦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問于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試以騎射則顛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田諸科一槩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巍科厚秩皆取決于方寸之紙而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未流之弊愈趨而愈遠以至于無可如何者也

關防

隋書酷吏傳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爲異事豈非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習澆訛防閑日甚少不禁飭則姦宄之徒間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爲第一義然愚以爲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爾世說晉文王親愛阮嗣宗阮從容言嘗游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一郡清肅十餘日復騎驢去唐姚合爲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爲之而況於大賢也

字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服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尚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逵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奸僞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爲自今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

封駁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

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原注晏子春秋此畜君之詩所爲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原注通鑑三省曰後世給舍封駁本此後漢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駁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爲專職也唐制凡詔勅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原注唐書給事中在漢爲加官至唐屬之門下省使之駁正奏抄塗窜詔勅之不便如袁高崔植韋貫之韋弘景狄兼謇鄭肅韓佽韋温鄭公輿之輩並以封還勅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

給事有封還詔書之例其於宰相建白何得駁正不於門下議事而於中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駁正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甘塞默者多矣此宰執巧於持權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輩所爲明代雖寵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原注若日抄出駁之抄出寢之是也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歷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之力原注正許志吉以請旌母節事爲禮科右給事中張惟一抄參具疏申辯奉旨參駁係科臣執掌許志吉險辭飾辯著罰俸三箇月今人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原注清波雜志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富鄭

公知制誥日封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公乃徽還詞頭後人遂踵而行之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自此始罷之矣

直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

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

部刺史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原注元城語錄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最重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王氏曰刺史權重而內綵于御史中丞陳咸爲御史中丞執法殷中外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是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原注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原注後漢書劉焉傳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輕建議改爲牧伯請選重臣以居其任從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劉昭之論以爲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原注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原注新唐書李景伯爲太子右庶子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按非其人則權重費生非強幹弱枝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縣是停都督然後知刺史六條爲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爲得古人之意矣原注唐書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原注唐李嶠請十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此法正明代所行州遣御史一人以賊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濫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

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已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元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尚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繇始也

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

言念蒼生心必偏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諭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冗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任賢庶鋤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乃萬人脫所設官以俟能者原注唐開元中或諸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使皆稱其職

于文定筆麈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

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繇朝命其體輕矣

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原注唐中宗神龍二年遣十道巡察使詔二周年一替韋忠謙言御史一出當動搖山嶽震憾州縣本朝多有其人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閒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原注迭此即今按察使

六條之外不察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原注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

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故朱博為冀州刺史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飽宣為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為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酷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隋以後刺史

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爲刺史持節都督（原注魏志言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任而已　漢時止十三州至梁時南方一偏之地遂置一百七州）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原注通典曰以州治民職同郡守無復刺舉之任　杜氏）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原注有時改郡爲州則謂之刺史州爲郡則謂之太守一也非有時改州爲郡則謂之太守一也）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原注新唐書地理志曰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

宋眞宗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部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爲州

以太守爲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爲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爲連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

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覩唐制內外官奉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閤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內其二以他物給之謫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餉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

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雜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觀此則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楊氏曰俸之薄自宋已然天下所以少循吏也）

知縣

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原注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尚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原注唐制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唐時傳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俟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　調租勉農政不可

鈐前鎮國軍判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本朝事實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擢擬無能以至耆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猥迹萬狀至優譚之言多以令長爲笑（原注）魏泰東軒筆錄同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爲知縣其閥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翺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

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原注）山堂考索藝祖開基召諸鎮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　于慎行筆麈曰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　如建隆三年令則直云冤句令侯陟以清幹聞擢左拾遺知縣事是也今則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文複而義舛矣

下多爲清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爲知縣自此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知州

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原注）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團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爲知隔品爲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　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原注）即刺史　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仲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爲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爲相病方鎮彊恣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宋祖之以京官臨制州縣蓋趙公開其端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潛藩之地皆升爲府宋初太宗眞宗皆嘗爲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原注）皇朝政略儿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陸游渭南集楊權知府事李符始）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是權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則直命之爲知府非也（楊氏曰朝廷之制代不相襲即謂之知府何害）

守令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原注）沈約宋書論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坐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維理難偏通　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爲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

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史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尙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汝成案法令不修德教矣附自古循良莫盛兩漢宣仁布化除害興利摧擊豪强追逋盜賊惠威胥達邊徼皆安此誠法簡權專得自措施故也然其間貪暴殘酷牧險奸卑污依倚中涓結納外戚隱恃重援恣行不法賓客子弟廣納賄賂黜陟死生任己恩怨前史所傳幾半良吏抑何嘗不由權勢重乎特漢時騎士隸于太守得自徵發不失機宜姦宄珍除郡國綏謐此爲高出唐宋耳攷前明初無攷察密治後始定條目日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能軟冠帶閥仕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其初非不綜覈以與治理厥後法存弊出亦其勢然也至于吏胥執苛細之條爲出入之資伺吏短長何代蔑有此也在仁明因事決舍必盡削考功繁叶轉恐行法未通法外或奇意輕重也）

元吳淵穎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今之世每以三歲爲

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兄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爲姦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塡塞辭欵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汝成案守令胥吏與六部長官之胥吏相緣爲姦而治以大壞猶之交易之家不自理而託其事於奴隸之手有權之家不自綰而任其職於左右之人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

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廩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留贏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賊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涖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爲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礙例而皆不足以有爲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

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週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那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流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涖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

宋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

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允]傳元和十三年爲橫海節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滌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哮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繇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允]

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勅然無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那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喉襟交阯近爲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猶弊特請賜勅從之沈氏（旦況鎮知蘇州府亦賜勅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强宗豪右詞訟繁興亦請賜勅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刺史守相得召見

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

常得召見或賜璽書堂陛之閒不甚闊絕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賜吾丘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十石之重（原注師古曰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今壽王爲都尉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也）在前時何也光武勞郭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原注伋爲潁川太守）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天下之大不過數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達以視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疏繁簡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元）宗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於御前賦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溧陽縣令除海州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宋之民言擢以御筆入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矣

日釋九

冊府元龜憲宗元和三年二月勑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於宣政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並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原注唐諱民字改曰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宰相李吉甫之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今日則名爲陛辭而不得一見裴復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

日釋九　三

則勝人如此事在今日卽同列所難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

宋史司馬池傳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

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郡縣選舉繇來共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楊氏曰刺史當云太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

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寖消頃頗清塗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爲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

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綸扉之地必取詞林名任而科始分銅墨於是字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原注風俗通而宋神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坐右乎

貞觀初馬周上言古者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繇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臣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繇於

五從弟雒陽尉週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朋五從姪鄭縣尉贍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及光膺是選諒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閣將觀志於法官京縣官詔曰至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于德常縣右職以勸其從先委宗卿精爲內舉量能考行歷在蹤時名數則多升聞益寡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淳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寶三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學政理委

宗正寺揀擇聞薦（原注憲宗元和二年詔略同）德宗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爲左金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奬拔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度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戚績僉曰叔父膺予簡求睚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原注鄭王房有程石福小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恆山王房有振乎蓋自永王璘舉兵而人主疑忌其兄弟矣）使得自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爲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游手逐

食靡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原注宋時凡宗室之不仕者俗呼爲潑撒太尉）曹冏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原注代論六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敎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並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可不監乎（原注正統十四年也）

先犯京師詔諸王率兵勤王已而寇退詔止之大理寺丞薛瑄奏宜擇諸王最賢者二三人召來參預大議匡輔聖明帝曰不必召

光武中興實賴諸劉之力乃即位已後但有續封之典而無舉賢之詔明章已下恩澤敎訓徒先於四姓小侯（原注明帝紀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四姓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其子弟號曰小侯）而不聞加意於宗屬者然而親疏並用猶法西京故靈獻之世荆表益焉各專方鎮而昭烈乘之以稱帝于蜀若顯木之有由蘖其與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敗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維城錄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原注史言自國宗以後諸王不出閤不分房蓋自永王璘舉兵而人主疑忌其兄弟矣）使得自

惟宋統鉢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選時尚有以宗生爲疑吏部尚書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撰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

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祖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原注五雜俎宋時宗室散處各郡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寄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宦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陽氏曰）相止有汝愚一人　然未有爲侍從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渥亦除八年又除子櫟乃靖康之變已不旋踵有明之事與宋一轍

昔後魏元志爲雒陽令不避彊禦孝文帝謂邢巒曰此兒

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樞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屬豈必無才能優於庶姓者哉（楊氏曰能用宗室者莫如元魏儀虔澄觀自是至親其任順羅又皆有權力閫望屈指其餘不可盡也）

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原注宋沈懷文諫孝武曰陛下既富辰諫王之指）夫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國公璹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璹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

欲何言璹奏曰聞訛可（原注曹王名）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原注宣宗遷汴）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自古帝王爲治之道莫先於親親而有明之待親王及其宗屬也則位重而愈疏祿多而愈貧誠有如漢哀帝時杜業上言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者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炯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子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其請名請昏無不有費而不副其意卽部中爲之沈閣

宋史趙希躍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祖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及取怪僻字樣以爲戲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鮮修飭而朝臣視之若非其同類者唐書言德宗初政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閤就班岳陽等一十縣主

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來無有以建中故事爲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閤老于文定之言曰唐元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賂韓虢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閤亦必厚賂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貧緣況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託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製也今之懇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又曰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嗚呼余繼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爲虧今且窮閭蔀屋猶得被雲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恩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杕杜作而晉徵角

弓剌而周替可以爲後王之殷鑒矣 按宋王司農明史葉云日制月削雖支于代有封立而恩澤遞降規制無加其舊封遠者宗派蕃昌祿秩難給末胄疏庸不免飢寒即號稱雄藩而幸于文法長吏得以束縛之所謂維城之寄無有也又曰明太祖建藩東宮親王各錫嘉名以示傳世久遠當萬厦中葉僅及祖訓之半而不僅之厲宗祿庶宮滕且限支子之請由是支屬承祧者親王無多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厲禁本折亙支無常期啟禎時軍餉告絀大農嵩日憂難支安能顧瞻藩維親王或可自存郡王以至中尉仰給不贍一旦溢起無力禦侮徒手就斃宗社爲墟惜哉其言前明藩封窮蹙之狀正與先生所述唐王之言無殊然明之諸王在位勤恪行誼考友才藝通美者固不乏人其他親覩非分自取誅戮者無論而淫昏殘酷瀆亂縱恣尤眾豈皆恩澤之不逮歟則封祿之厚適爲驕橫之資此困辱之所由及而法網之所由密矣

藩鎮

明代之患大略與宋同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焉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境內爲四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卻也嗚呼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楊氏曰九公唯武仙庶幾餘都無足言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爾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

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

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宋史劉平爲鄜延路副總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

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内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饋糧兵民竝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爲後人之鑑也貫昌朝爲御史中丞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勢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以爲藩籬之固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柱未足以害理而矯柱之柱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爲之以一簣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是俾其世襲每謂邊

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客分外爲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濾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爲封建之不可復愚竊以爲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

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贇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琪成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利貿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直擣梁師鬱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一水之冰齒鳴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子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

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黃氏日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於廟堂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

藩鎮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眞宗咸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於是知黃州王禹偁上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

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彊幹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楊氏曰天下本無百年不敝之法而貴有扶危救敝之人方正學深處之矣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紓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劒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見藝祖能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

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原注元史太祖八年分兵三道伐金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眞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游州十一城不下此臣）

太祖將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原注赫連勃勃稱帝諸將勸先取關中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攻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并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東盡爲我有待費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此）夫踰山絕河深

入二三千里至於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後之爲國者盍鑒於斯

邊縣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晁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劒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

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强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藉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曰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報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於閒暇之時而爲此寓兵於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

宦官

漢和熹鄧后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宮不許識字永樂

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原注實錄宣德元年七月以劉翀爲行在翰林院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四年十月命行在禮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東爲人寡學急利而昧大體上薄之其敝仕歸言山爲人寡學急利而昧大體上薄之其敝仕歸恩禮一無所及則其授小內使書亦賤者之事也昔隋蔡允恭爲起居舍人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宋賈昌朝爲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爲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致秉筆之奄其尊侔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原注英廟升遐典型局丞王綸以老事東宮希圖柄用而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以嘗奉命教內書館綸受學焉入閣已而敗露得罪綸逆溥家執弟子禮坐溥上坐飲而去）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當時猶不

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
廷內埽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
千員元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官官黃衣以上三千員原注
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藝爲之是知官官之盛繇於宮嬪之
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遠色爲本唐氏曰凡閹人
君以荒游導君以侈御導君以惡見正人權臣因之上隱
無不聞下巧無不達閉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進之門
邪曲進賢正道矣金人則死罪生求拂則有功死刑不中
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
制無可加誡訓無所益雖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兒
蓄公卿天子孤矣逐屠忠良朝廷空矣挾制天子干戈起
矣是三患者其患大必滅宗社而後已然絕之甚易也請
雖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于道見而下焉
過而上焉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
者死小臣不言者黜

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
首惟謹原注宋濂大明日序言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
惟給事掃除之役見遣諸命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
其家法之嚴五也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馬上之績
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等以
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
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
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
者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詐傳
詔旨擅役軍民此卽弄權之漸仁宗卽位凡差出內臣限

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採寶石採金珠香貨
採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原注實錄有十九年
楊寶二十年十月發巳遣內官韋喬同十一月辛酉遣內官
御史察勘兩京及天下庫藏出納二事至洪熙元年六月
宣宗卽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
官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當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
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
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事袁琦假
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遍取金銀等物
以至碟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于涼其敝猶
貪至於萬曆中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
成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

泄邇寒氏曰有明一代如王王劉魏其害固不容言矣其
見遣諸命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奄人者端皇親

宣二宗亦但加之譴責而已王振之專土木之難此非其漸乎

交阯一事中官之惡實錄不盡書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盧祥言臣思永樂年間克平交阯設置郡縣夷人服從後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議不已卽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邊密未幾遂棄交阯齊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春秋已志之矣故姤之初六一陰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

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勦兀良哈三衛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信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而後遂以爲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制師無紀律而宋謙朱冕全軍覆沒矣

景泰元年閏正月乙卯工部辦事吏徐鎮言刑餘之人不侍君側太祖高皇帝懲漢唐之弊不令預政不令典兵但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使以爲不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大縱聖明固不爲惑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論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怨歸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

一人無事之時似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臣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陛下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恥者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之婢膝奴顏者內官使以爲賢朝夕在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使以爲不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大縱聖明固不爲惑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論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怨歸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

官有參預朝政及監軍鎮守者悉令還內各守本職如此

爲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貨賄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三人於既往行此三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害自然不生倘或不然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異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舉朝廷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爲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卽臣等雖死而無悔矣上責徵等安害要譽命吏部俱調州判官（原注）原注疏草曾改吏員爲之見斜卯愛實傳也中都之變宦官僨事之前車也不一年而監守之遣四出

以外廷無人甚也平險之役夙沙衛殿殖綿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天子以此恥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爲恥且羣然攻之廷論雖譁上心弗信及暫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於是乎再任宦者而國事已不可爲昔者唐德宗卽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故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嗚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於宦官乎內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無人而國事又將誰屬乎至於昭王歎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吞嗟慮名臣之欲盡而燎原糜撲過涉終亡可爲痛哭者矣是以人

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於多難之時而得賢臣之助者以其養之豫而儲之廣也傳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爲子孫之慮者則必在於人才矣

金史完顏訛可傳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卽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應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夫以智御治軍旣製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原注）原注金時近侍非宦豎也以世胄或吏員爲之見斜卯愛實傳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諭禮部并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獨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鳩工筦篇或司膳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不許逾越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卽以亂政參拏處斬仍詳察舊典開列職掌具奏禮部右侍郎蔣德璟疏言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將來蓋其慎也（原注）原注天啟元年四月御史張捷疏言請令中官受考察於禮部定爲五年一舉如京察例太祖高皇帝實詳監於往代而取衷焉其設內官也監

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
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
尚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哉天訓亘古不易矣雖二
十五年曾遣太監聶慶童往論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
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論屬番於軍民無與且不假事柄
亦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
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纘承宮府之大防
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間間永樂中始有遣使外
國及遣往甘肅巡視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
始有率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
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

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
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鎗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榷稅開
礦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設旋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
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釐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
獨斷於先我皇上翦除逆瑾媲美於後總之稟成於高皇
帝訓論內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
亂之源矣臣等伏讀寶訓深遡詒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
之患嘗令畏法寘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
目則羅織啟邊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
實鑒古酌今可以無敝而神孫聖祖於焉一揆者也謹纂
聖諭備察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爲令甲可考見者臚列

上呈恭候聖明裁奪得旨申飭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賜王振始也至魏忠賢則生而
賜祠且徧于天下矣故聖人戒乎作俑

禁自宮

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
宮以求進命執送錦衣衛獄罪之發南海子種菜祖宗以
來凡閹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
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
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罪之而終收以爲用故
近畿之民畏避繇役希覬富貴者倣效成風往往自戕其
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積月累千百成

羣其爲國之蠹害甚矣（原注史臣劉吉等之辭唐氏曰不重奄人）
惡務本之道也至奄人則無自宮以幸進者此除
烈而後禁之則無及矣
餘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
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原注實錄永樂十九年七
月丁卯嚴自宮之禁犯者皆發充軍）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
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
囹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
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
殘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三年（原注仁宗即位興州左屯衛軍徐
翼有子自宮入爲內豎翼奏乞除軍籍上曰爲父當教子
爲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自殘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

壞風化皆原於爾尙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代軍役宣
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元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
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
小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正統元年閏六月時軍民多自
宮希進間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
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
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衞軍
妻及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衞督
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錦衣衞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
點閘知在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
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

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璫滿朝金玉塞塗至今日而
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絕人
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勤絕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
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天死者夫有疾而天治世所矜況無
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
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今以
祖宗時較之當日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爲胎卵
剖傷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繇於此伏願濬發德音詳爲
條禁權罷宦官進獻有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
必應繼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異其言

權罷內臣進養子

日知錄集釋卷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間之涂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爲之商鞅決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閘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原注宋史劉韐傳鑑湖蔵二萬餉政和間湖以爲民佃耕官田收其租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秦檜相繼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於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原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較勘斛斗稱尺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爲一斗者一閭之市兩斗並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一步爲畝者有以五尺爲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趙氏曰晉書荀勗傳勗以古尺校今尺長丁古尺幾及半寸樂府用之故律呂不合將作大匠陳勰掘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是晉時尺度已長于古亦尚不至三寸程大昌演繁露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十五分當今一寸八分阮祕名義考謂周尺才得今六寸六分稗史謂宋司馬前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鄒漪山謂周尺比今鈔尺大寸四分王棠謂明鈔尺與今裁尺相近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

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煚爲冀州刺史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問令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

地畝大小

以近郭爲上地遠之爲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洊下輸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爲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數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

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未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原注解縉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肯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是則洪武之時卽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時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敝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

沙苇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尺準步以步準畝以畝準賦倣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烟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閻氏曰丁都之田徵銀五萬餘兩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七千餘頃額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萬八千餘兩非寶應僅興化十分之一賦重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畝而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而賦重賦役全書內皆未經注明也錢糧數頃不可不明

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唯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僞未嘗考按原注王洙傳洙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沈氏曰宋食貨志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爲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旣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悉均諸他州原注宦者傳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來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州縣界域

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卽爲鄰屬者則

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併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併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原注屬眞定威縣原注屬廣平之間有新河縣原注屬眞定威縣之間有冠縣原注屬東昌地鄰城原注屬充州范縣原注屬東昌之間有鄆縣原注屬充州地青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丘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藪奸誨逋恒必繇之而甚則有如沈丘原注屬開封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原注屬汝寧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衞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淩久而迷其版

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卽以補朝邑之坍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鬬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與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原注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改爲縣改者凡三十七州以州之民戶不及三千者皆

後魏田制汝成案周禮閭師任工以飭材事今作餘材改魏書同恐誤脫又貢其材周禮作貢其物

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爲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工以飭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游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旣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與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

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爲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卽爲己業永不起科原注是時方孝儒有因其曠土復古井田之議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并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卽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經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廩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原注見實錄成化四年三月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楊侍郎已勘民開墾務等密或係砂鹵開闢既艱旱潦賦缺故民鮮盡土第或山溪各州縣除原報可墾地畝外凡有磽瘠難墾之地俱準照斥鹵輕則起科則民必鼓舞地利可以廣收民人承墾卽給執照爲業照例十年起科如其地本係沃土則不在

此例胡御史曰陝省督臣每年酌動官銀借民開墾台于秋收照時價還糧先後動項發借銀六萬餘兩共收過糧約十餘萬石此已試之成效以爲此法凡西北近邊之地如直隸之永平宣化山西之大同朔平寧武甘肅之寧夏西寧等府隙地曠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奉天錦州二府壞地沃衍水泉豐溢一經開墾即爲膏腴苦令榮照陝省之法領銀交糧之時不得勒措需索則民情踴躍矣胥給事曰開墾原以利民然所在奉行不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縣承望上司意旨遮未勘奪預報畝數以邀急公之名逮知不足即責之見在熟田以符所報之數一曰以荒作熟河塘坍漲不常山灘難負灌溉既州縣不查履勘悉入報墾之數赤貧之民止貪目下官給牛種官與草舍以棚且夕而不顧其地之不可得而墾也十年之後民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歉歲卒歲無資而逃亡失業矣故凡經報過開墾地畝無論已未升科俱令州縣官按冊踏勘內有向係遠糧熟田混報開墾者即行舉首除額免其處分至新墾田應行升科之日亦必親勘果係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與升科如其疏礦瘠薄不能成熟者即與開除免賦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原注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原注）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沈氏曰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也　十分之一弱即八十八分之八十八分之八強）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原注）錢氏自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炎軍興隨時增益然則宋初之額尚未至一斗也　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原注）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沒蔡京等莊以爲官田減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　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同而已後變私租爲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溢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英疏亦言輸之官倉道路亂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白糜於輸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時已然矣）愚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

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

定中買似道買民田以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圖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原注卽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終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敕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開豁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不許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幸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

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淡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勘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賑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各處巡撫侍郎并同府縣官用心覈實其官田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以上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原注按嘉靖十七年冊長洲縣田猶有七斗以上者今與民田均而猶三斗七升是此旨當日未盡奉行也王上舍曰糧

日釋一　十二

昌以浮名也蘇州府見額二百五十萬石松江府見額一百二十萬石然在宋時蘇州不過三十餘萬也松江不過二十餘萬也今蘇州亦八十餘萬而止松江亦至七十餘萬而止是今之賦額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廣省額徵二百萬而松江一府之數浮之福建省額徵一百萬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數浮之豈天下田皆生粟而二郡獨產金敷抑亦近世撫臣之請減浮糧者相繼而事寢不行大抵以蘇松財賦重地爲國家之根本難議遷輸米即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之說者或曰明時徵折色銀二錢五分周文襄巡撫江南如此加耗可知今則加耗一石正額如此加耗一石五斗以外盡屬浮糧難豁耗贈不可減乎或曰減之租不能辦一歲之租不可減乎或曰減之租有五米十銀復有浮數不貲或致一歲之租加耗之害非淺也故之說此明折色于次年二月分十折翻作青苗未插水旱未卜豐歉未知間定遂以監司督之有司有司非操券于債家入衣下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徵之患苟至小民受一浮糧之難豁催科不可緩乎或又曰徵輸減一分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者每平米一石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一石減五升以下地瀉鹵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則遞減可甦民困非淺也但減遞之得其道者也減耗徵可救一時非所以垂萬世科則之變通之起色矣全浙之病疫有起死回生之功矣

日釋十　十一

戶三分查二府恩免額徵係條折銀兩租田之人交納皆係米石所減三分應以米算照條折米一斗折銀一錢之例如有田之人恩免額徵銀一錢則於此一錢銀之內納米三升以此爲準　聖恩蠲免二府額徵租人名下減免米四石輸布一匹準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石正錢有奇而加耗猶在外既蒙減一歲之租不能辦一歲之租或致一歲之租加耗之害非淺也故之說此加耗于次年二月分十折翻作青苗未插水旱未卜豐歉未知間定遂以監司督之有司有司非操券于債家入衣下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徵之患苟至小民受一浮糧之難豁催科不可緩乎或又曰徵輸減一分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者每平米一石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一石減五升以下地瀉鹵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則遞減可甦民困非淺也但減遞之得其道者也減耗徵可救一時非所以垂萬世科則之變通之起色矣全浙之病疫有起死回生之功矣

日釋十一　十二

戶三分查二府恩免額徵係條折銀兩租田之人交納皆係米石所減三分應以米算照條折米一斗折銀一錢之例如有田之人恩免額徵銀一錢則於此一錢銀之內納米三升以此爲準　聖恩蠲免二府額徵租人名下減免米四石輸布一匹準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石正錢有奇而加耗猶在外既蒙減一歲之租不能辦一歲之租或致一歲之租加耗之害非淺也故之說此明折色于次年二月分十折翻作青苗未插水旱未卜豐歉未知間定遂以監司督之有司有司非操券于債家入衣下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徵之患苟至小民受一浮糧之難豁催科不可緩乎或又曰徵輸減一分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者每平米一石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一石減五升以下地瀉鹵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則遞減可甦民困非淺也但減遞之得其道者也減耗徵可救一時非所以垂萬世科則之變通之起色矣全浙之病疫有起死回生之功矣

日釋十　十三

戶三分查二府恩免額徵係條折銀兩租田之人交納皆係米石所減三分應以米算照條折米一斗折銀一錢之例如有田之人恩免額徵銀一錢則於此一錢銀之內納米三升以此爲準　聖恩蠲免二府額徵租人名下減免米四石輸布一匹準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石正錢有奇而加耗猶在外既蒙減一歲之租不能辦一歲之租或致一歲之租加耗之害非淺也故之說此明折色于次年二月分十折翻作青苗未插水旱未卜豐歉未知間定遂以監司督之有司有司非操券于債家入衣下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徵之患苟至小民受一浮糧之難豁催科不可緩乎或又曰徵輸減一分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者每平米一石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一石減五升以下地瀉鹵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則遞減可甦民困非淺也但減遞之得其道者也減耗徵可救一時非所以垂萬世科則之變通之起色矣全浙之病疫有起死回生之功矣

為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官田自漢開禧三年誅韓侂胄明年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處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

於浙西六郡凡山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爲功皆謬以七八斗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原注）理宗紀言平江常州江陰安吉嘉興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原注）似道傳包佞知平江獨多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　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府領籍沒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原注）元史天曆二年十月清　張（原注）田以供中宮（原注）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賜脫脫提領所領籍沒朱（原注）在上海十九保元珍　管（原注）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錢氏旦撥賜莊似非賜脫者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原注）又有汪關關滿經歷

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原注）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罷江南白雲宗總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仁宗紀至大四年二月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所受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琱阿不剌郯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

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三而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而爲十四畝矣（原注）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奏直隸松江府沒官田宜準民田例起科上從之命各處沒官田糧俱準此例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覓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

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爲一冊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原注）先是正統中戶部會官議令江南民田爲官田以備其數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官田量帶官田遊糧以貧困俱行巡撫侍郎

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豪占據莫能究竟其弊仍舊至是郁復以爲言而戶部請從其議命畝均定搭派敢有恃强阻滯者執治其罪從之　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揶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爲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原注惟唐太常鴻徵作歎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

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爲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贏絀率數十年而一變奈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原注宋史買公田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之不可以求之固已不可行原注隋書李德林傳高祖以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爲食邑德林上表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則是以當代之君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古人已有之矣　又考後漢書譙定子瑛奉宋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及述平天下平定園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敕所在還匿家錢則知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人主以天下爲心固當如此

當有意於此矣實錄載其五年詔減官田額糙七年又申命減免不許有司故違但上歷於祖制之不遵下復有行在戶部之蔑蔑焉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誦其詩百世而下猶令人感激涕零也趙氏所引當是林亭初刻之本宜宗實錄及詩今已引見前條　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穀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況他日

大有爲之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原注）宋紹興二十
（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爲宋齊王
食邑故輸三斗後遂爲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科米二分
今存者惟衙所屯田學田動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
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塲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異民田
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爲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
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
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請
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
今隸總所（原注）宋史建康府永豐圩王弼（原注）成化十一
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年進士溧水知
縣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

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卽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
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
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
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
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
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
之苦卽已如此（原注）元史閻復傳言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而以官作民亦
不始於近日矣
元徵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
合草四分地頭椎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
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腳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

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其
公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
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
詔書令民閒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
獨蘇松常三府爲然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
溝渠道路皆并其稅於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
不能至三石（原注）几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
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
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
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卽當禁限私租上

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
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原注）時成宗卽位江浙行省
臣言陛下卽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
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
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
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原注）明朝宣德十
給事中年富亦有此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
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前一事爲特恩之蠲後
一事爲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
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

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贅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并之徒（原注）食貨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如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宋已下則公然號爲田主矣

豫借

唐元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爲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原注）田一畝稅錢十五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爲青苗使（原注）此與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錢之法不同彼則當青黃未接之時貸錢於貧民而取其息此則青苗之制唐宋本不同何以宋史趙本謂之常平錢民間名爲青苗錢耳遂爲後代豫借之始張大令曰按此則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似謂安石祖唐啓贍討神宗言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常平錢正與此同故趙鼎等舉唐爲言其亦曰青苗者依當時爲稱也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綿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游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遞而下之其尤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舊初卽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也（孫宇和仲處州縉雲人咸淳四年以兼發運使先是郡庚赤立率以夏初十月納禾豫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年不然將有乏興之憂首以條入及抑浮費以繼之羅幾二十萬緡迄免預徵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徵民租順孫謂古者僉曰此例行之三十例卷所供助羅本而沈氏曰盧熊脩州府志云趙順

百頃又不輸賦稅用以饒富白雲宗總攝復廣侵占遂至連阡累陌跨越州郡後雖屢勅令視民戶出租尋廢不行明初猶存其風故虞氏有是言至明中葉以後已日衰耗即有寺田亦準科則非復疇之豪富矣

紡織之利

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宏譔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陳文恭曰陝西爲自古蠶桑之地今日久廢弛綢帛食以製衣宜其家鮮蓋藏也　非盡其民之情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

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爲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褐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紡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褲眞所謂傑蟲者也　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原注後漢書宋均本傳　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爲公子裳幽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強之效惇龐之化豈難致哉唐氏曰吳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于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物勝于他所此富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竭力靡他無閑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淮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棍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陝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上不宜一畔之間目覩其利利而弗效焉民之情也吾欲使桑徧海內有天下之土必有桑焉其在于今當責之守令于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移桑有違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騶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人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之多者獎之寡者戒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吾行于長子略著于篇可以取法焉

吳華褒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勠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

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鑒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雕爲樸意亦可行之會乎楊氏曰空言禁教無用也必實有滿心寡欲之學者乃能收還淳返樸之效

馬政

析因夷隩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原注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先王之所以處慶馬也

漢罷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原注師古曰其三人不爲卒者當爲卒者免其錢　木傳　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衆庶街巷有馬仟伯原注阡陌字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原注漢書食貨

志若乃塞之斥也檥桃致馬千匹原注貨殖傳　班壹避隆原注占地字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原注匈奴傳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臺之悔乃修馬復令原注李三人之令　西域傳唐元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原注唐志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牧馬原注魏書本紀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楊氏曰色目人謂女直畏吾欽察契丹等漢民悉入官放匿與互市者罪之原注元史本紀實錄言永

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論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卽國家之有其協論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論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爲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驛傳

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是也唐制亦然原注唐書百官志凡三十里有

前史乎原注且如通州潞河驛四十里至臨津驛五十里至薊州漁陽驛今以夏店驛五十里二驛併於三河則一驛七十里矣豈不勞乎又如定州永定驛五十里至西樂驛四十五里至伏城驛四十里至眞定府恒山驛猶仍舊貫使併爲三驛亦必不堪其敝矣

古人以三十里爲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爲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原注史記晉世家注引賈逵曰司馬法從邇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商關驛有儲糧臣不及待報借給貧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稱職卽此一事而當時儲蓄之裕法令之寬賢尹益下

之權明主啓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艱阨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時十里一鋪原注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遞鋪腰鈴傳遞日行三百里大名府志唐有銀牌宋熙寧有金字牌急腳遞岳飛奉詔班師一日中十二金字牌是也

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注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漕程

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

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弊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汉成案漕運始于秦漢而轉輸之法則始在當時弊已如此則云轉般可濟直達恐不然矣

行鹽

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

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臣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稍覺非俗作梗稻來東吳爲證余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烟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加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沈氏曰明史食貨志明之鹽法莫善于開

中開中者召商輸糧于邊而與之鹽也後其法亦行于內地

唐劉晏爲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煑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權量

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
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
原注今謂開皇時錢氏曰六典所謂大斗大兩大尺也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斗
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隋書律歷志
言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
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大業初依
復古斗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沈氏曰案通典
梁武帝五銖錢實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
兩齊文襄五銖錢實重五銖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

銖較其多寡重輕兩相符合則齊與梁並依古稱也而或
以爲于古二而爲一或以爲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豈
稱他物之稱多異于錢稱耶　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
三斤爲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稱今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
百鈞爲有力人三十斤爲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
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金
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爲石千石則十二
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
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曰爵一升觚三升
原注儀禮特牲饋食禮注觚二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豆
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
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凡觴一升

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瓦甒五斗
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
四簋正義簋瓦器容斗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
紀其飯米注飯所以實口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
升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
嬰兒二升少半史記蕭何頗傳一飯斗米漢書食貨志食人
月一石半楊氏曰十六國春秋前秦紀有三人食一石穀者明江國公後吳鐵舍食麪六十斤趙充
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匈
奴傳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
河渠書可令畝十石稻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
之良田晉書傳元傳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

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
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
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
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
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
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
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當
一之驗益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
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
下原注魏書張普惠傳神龜中上疏言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所以愛萬姓從薄賦故海內之人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大子信於上德光樂於下自茲以降漸長闊百姓嗟怨間於朝野隋煬帝大業

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竝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
復古至唐時猶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
復言矣沈氏曰齊民要術注云其言一石當今二斗七升本草注李杲曰古云三兩卽今之一兩云二兩卽
今之六錢半也時珍曰古
一升卽今之二合半也
山堂考索斛之爲制方尺而深尺積千六百二十寸容
蓋古用之斗小
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
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
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時
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
一斤又曰軹家釜三斗弱軹家甑三斗一升當漢之一石

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
十枚當今之一兩弱沈氏曰依後五銖錢一條此一兩弱當作七錢弱傳寫誤也　又漢
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
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
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頃富平民掊地得
貨布一枚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
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
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原注俗云四錢二分沈氏曰貨布亦有重至四錢八分者
用行等稱行等卽米平比布改同等每兩輕二分三釐又曰唐會要云開元通寶錢徑八分杜氏通典云開通元寶
錢每十錢重一兩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爲最權次之度又次

之矣

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繇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繫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

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乖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

秬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律文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太史詳定衆議僉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又云宋晚平定圖方凡新邦悉頒度量于其境其僞俗尺度之制盡復古焉又云太祖受禪詔有司詳考古式作爲嘉量之器悉復升斗之制焉）

大斗大兩

漢書貨殖傳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麤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錢氏曰據隋書律歷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大兩始于隋開皇間唐古制三斤爲一斤則大斗大兩始于隋）

初沿而不改耳十斗爲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原注應劭曰十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原注杜氏通典云貞觀中張文收纂鋼斛稱尺以今常用稱州府依樣製造而行從之）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並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原注杜氏通典云貞觀中張文收纂鋼斛稱尺以今常用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十年八月太常寺奏諸州府所用斗斛稱當寺給銅斗斛上黨郡上貢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斤鹿角膠三十小斤臨封郡貢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貢石斛二十小斤此則貢物中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

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

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於唐也（沈氏曰）閻百詩云古量甚小其數可攷者大約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銖當今之一也（又曰）漢權有重四斤者實當今十三兩弱形以司等親較之（趙氏曰）筆談又云漢之一斛當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于古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須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

漢祿言石

古時制祿之數皆用斗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論語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鍾皆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爲名（原注）韓非子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子之是時卽以石

制祿史記燕世家同趙氏曰）石本權衡之數也漢律嚴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乃權之極數至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則斛乃量之極數乃俗以五斗爲斛兩斛爲石是以權之極數爲量之極數殊岐譌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一石則人有三十石國策燕噲讓國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漢書食貨志李悝之論曰一夫田百畝每歲收一石半云云則斗斛之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又案古時十斗爲斛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一斛之數不甚相遠古時斗卽是一石後世一石宋時已然　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號萬石百二十斤爲石是以權代量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嘗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

七斗或六斗而酬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穀百二十斤爲斛（沈氏曰）左傳襄十七年疏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一升十九兩二分酒從其權名則當爲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原注）謝肇淛謂古者爵容一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考工記一獻三酬之說準之良然昔人未詳此義至於麪言斛石麪亦未必正爲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爲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碾以斤爲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

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變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細而輕者則以皮計麤而重者則以石計

以錢代銖

古算法二十四銖爲兩漢斛家釜銘重十斤九銖斛家飯
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
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沈氏曰）通典選
米者不言升但言碗也（又曰）今北方買
舉三注云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錢　簿領用之可耳今人
以入文字可笑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
銖四絫（原注）絫或作參（沈存中曰）今蜀部
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絫字積十錢重一兩
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二銖四絫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
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沈氏曰）今一錢之
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兩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
重當古七銖二絫
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今人改銖

爲錢而自兩以上則絫百絫千以至於萬而權之數亦以
十起矣漢制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古（攷成）（案度量起算
揣丈尺可知（白）（皆）以秬黍由寸遞
重輕其數難齊是以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趙宋改銖
爲錢十錢爲兩而斤與鈞石如初則起算踰殊積兩何
異亦猶日法萬分衆限九十通其率約盈虛自合云爾
宋史律歷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貢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
差毫釐錘鈞爲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事
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

志子穀秬黍爲則廣十黍以爲寸從其大樂之尺（原注）舊黑黍
也樂尺自黃鍾之管而生也謂
以秬黍中者爲分寸輕重之制就成二術（原注）二術謂以
因度尺而求毫（原注）度者丈尺之總名謂因樂尺之原起
爲毫析毫爲絲析絲爲忽則十黍爲絫十絫
爲銖二十四銖爲兩絫銖皆以銅爲之以毫絫造一錢半
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
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
分初毫星準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毫
（原注）第一毫下等半錢當十五毫若十五斤
稱等五斤也（沈氏曰）十五毫當作百五十毫中毫至梢一
錢析成十分分列十毫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
毫等一兩者亦爲一稱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

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
一星星等五絫（原注）每銖之下復出一星等五絫則四十
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計二千四百絫爲一
兩（沈氏曰）四百中毫至梢五錢之下復出一星等五絫則四十
絫之絫當作黍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列五星星等
二絫（原注）布十二銖爲五錢之數則一
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每星等
銖列十星星等一絫（原注）每星等六十絫爲半兩　銖
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絫爲一錢者以二千四百末毫至梢六銖
得十有五斤爲一稱之則其法初以積黍爲準然後以分
而推忽爲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氂黍絫銖各定一錢之
輕重無準外府藏受黃金必自（原注）以一萬忽爲一分
則（原注）謂皆定一錢之則以十萬忽定爲一
錢之則忽者吐絲爲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別也絲則千（原注）一千絲爲一分以
毫則百（原注）一百毫爲一分以一千毫定爲一錢之則
毫者氂毛也自忽絲毫氂黍絫銖皆以類驗尾爲之　氂

則十（原注一十氂爲一分以一百氂定爲一錢之也轉以十倍之也）則氂者氂牛尾毛也（赤金成絲以爲之）倍倍之則爲一錢（原注轉以十倍倍之謂自一萬忽之類定爲之則也）黍以二千四百枚爲一兩（原注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以二百四十黍定爲一兩之則）二千四百黍定爲一兩之則兩者以二龠爲兩（原注謂以二百四十黍定爲一兩之則）二百四十銖以二十四銖（原注轉相因成十絫爲銖則以二百四十絫定成二十四銖爲一兩之則銖者言殊異也）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爲五分（沈氏曰五分上當有十字）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爲一十氂則每氂計二黍十分黍之四（原注以一氂分二十四黍則每氂先得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爲一黍則氂絫之是每氂得二黍（孫子算經所云是也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崇儀使劉承珪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于權衡中有忽絲毫氂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氂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朱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

錢二絫四黍爲分一絫二黍重五氂六黍重二氂五毫三黍重一氂二毫五絲則黍絫之數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大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爲姦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衆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爲便（原注度量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內外官司及民間之用凡遇改元即令更造各以年號即而識之其即有古方即長即八角即莠頭即之別所以明制度而防僞濫也）是則今日之以十分爲錢十錢爲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

十分爲錢

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歷志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爲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原注孫子算術籌所吐絲爲子注同）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氂十氂爲分十分爲寸漢書律歷志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粟而當一黍（原注宋書律志作穗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石此則權之名（原注史記大宛傳善市賈爭分銖）然以十二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則小於今之爲分者多矣趙氏曰分氂毫絲忽本亦度之名（孫子算經所云是也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崇儀使劉蒙劉承珪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于權衡中有忽絲毫氂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氂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朱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是也元豐後乃有等子之名

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李杲曰六銖爲一分即今之二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爲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

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黃金萬斤（原注漢書作十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原注賞賜之數莫侈於元狩中外官位賜賜馬蠻子帶銀七萬六千五百兩闕里吉思一萬五千四百兩共定諸王朝會賜與有三萬兩高麗王王昛至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者）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

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賀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穎胄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

於史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曰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畧可考會典鈔法卷內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準米十石銀每兩準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準米二十石銀每兩準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

十一年令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阯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沈氏日周安期雜稿云金貶繒編中有紹興四年朝省行下事件省劄內一項于行在權貨務支銀一十萬兩每兩二貫五百文金五千兩每兩三十貫二項計準錢四十萬貫可見當時每錢一貫止值銀四錢每金一兩卻值銀十二兩）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勳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原注）遼張孝傑爲北府宰相貪貨無厭當日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幼時見萬歷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原注）子獻媚天啟中權奄用事百官獻媚者皆進金卮金價漸江左至十三換（汝成案元本十三換下有以後賤至六換而今又十三換十二字）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也（原注）方勺泊宅編云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六百朱提銀一兩才直錢二百是金價是金價十倍於銀也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原注）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直萬錢（原注）孟康曰二十兩爲一斤百金注李曰金方寸百金注百萬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一鎰爲一金（原注）孟康曰二十四兩曰鎰漢以一斤爲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萬錢萬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原注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公羊隱公五年傳百金之魚注百金猶百萬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

孫皓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原注即箔字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眞宗作玉清昭應宮甍棋欒楹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原注吳澄傳言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　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泰定帝紀泰藏經　時於雲南立造賣金箔規措所　此皆耗金之餘也杜鎬之言頗爲不妄草木子云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原注宋史眞宗年二月丙午申明不許以金銀爲箔之制仁宗紀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祐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李璋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　金史世宗紀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　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而太祖

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銀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幷天下幣爲二等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雜鑄銀錫爲之此漢銀八兩直錢一千當時銀賤而錢貴今銀一兩即直千錢矣師古曰按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雜鑄銀錫爲之此即漢書食貨志所謂以銀爲錢之制竟認作銀非其文有龍有馬有龜所直各不同王莽即眞始直用銀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舊銀貨二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原注李德

裕爲浙西觀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盞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備都無二三百兩然考之通典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鄧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朱砂綿綵市幅以相市原注杜氏通典載唐度支歲計之數粟則二千七百餘萬石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匹錢則二百餘萬貫未嘗有銀其土貢則貴州貢銀百兩鄂新黨則二百餘萬貫未嘗有銀其貢銀三十兩鄂端昭潘辨高藤溪三州各貢銀五十兩賀州藤平琴廉義柳勤康恩崖萬安是唐人以銀爲貢而不以爲賦也張籍詩海國職駢象鎮州市用銀嚴持春羅牢竇橫象瀧詔諸路歲輸緡錢編建二廣易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

貫（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敎接是知前代銀皆是鑄成）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謝氏曰按紹興歲二十萬匹又糜費銀一千三百餘兩非上下用銀之事乎何必金大抵北宋所著書上下用銀已不計其數矣趙氏曰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餘皆用錢其珠玉龜貝銀錫祇爲器飾不用爲幣漢初因之然龜錯言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寒之患則是時雖不用銀而銀與金珠同貴可知漢武元狩四年造白金爲幣白金乃銀錫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兩其文龍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馬直五百次曰

復小其文龜直三百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則已有用之者然歲餘終廢不行王莽又制爲銀貨與錢貨並行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魏文帝時并罷錢令民以穀帛相易六朝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此歷代未用銀之證也文獻通考蕭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後周時西河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此益用銀之始然但行于邊而中土尚未行唐則并禁用銀矣五代史後唐莊宗將敗諭軍士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又李繼韜既反復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宦伶人井賂劉皇后繼韜由是得釋慕容彥超至作僞銀以射利則其時民間皆已用銀可知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

歲辦視此爲率（原注按宋蘇轍元祐會計錄歲入銀止五萬七千兩元史成宗紀右丞相完澤言歲入銀止六萬兩而宣德五年奏温處二府平陽麗水等五縣銀額至八萬七千八百兩比舊多當日蓋所開坑冶漸廢而稅法興焉）當日自庸調而兩稅法興民力之輸納無復本色之供國家固不恃銀以爲用也（羅氏曰）用之微求惟以金錢爲急上下相尋惟乏金是患然銀之所由生一則礦礫之銀一則番舶之銀本朝順治六年間海禁未設見市井貿易七八分皆用銀錢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後絶跡不見是塞財源之明驗也程方伯曰天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諸番所產之貨皆非中國所必需每歲約值千萬金若以貨易貨不必以實銀交易於中國尚無所妨惟鴉片一物傷吾民命耗吾財源每歲不下數百萬金皆潛以銀交易有去無來中國之土地所產歲有幾何不數十年中國之白金將見數十年之內之財源竭矣流弊之極不可不爲之禁也故吳繭修曰凡夷船出口止準帶光面洋銀其內地戳印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夫法制峻立煩擾空滋規避豈易津邏竊意因勢惠威隨俗閉縱柔遠不傷闔出自絶必有宋此說而善爲高下者矣）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復開福建浙江銀場（原注是年採納已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兩）乃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爲常貨蓋市舶之來多矣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原注會典言浙江江西湖

廣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　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奏行在各衙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爲便利（原注是時京官俸糧竝於南京支給）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歲齎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於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準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復申前議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濙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爲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原注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原注已上實錄全文）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松常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賣銀準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民無輓運之勞而困庾免陳紅之患誠一時之便計也

白折銀之後不二三年頻有水旱之災而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復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尋至今而國家所收之銀不復知其爲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有類於此踵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崇禎十三年郡國大祲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爲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三年八月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繇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行在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爲一代能臣也

以錢爲賦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原注古錢字 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原注方回古今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考不無此說 而漢律有口算原注孝惠紀注漢律人算百二十錢 此則以錢爲賦自古有之而不出於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綿布未嘗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爲惟正之供矣原注氏曰行錢之法惟田錢權納錢自明季以來盡數納銀錢於是鑄而不行順治中有錢糧納錢之議又有銀七錢三之令而錢準存留不準起運則終不納錢也是故錢之行必自錢糧始錢糧必自起運始除金花外可盡數納錢即或銀三錢七或中半銀錢皆以起運爲率則有司不得不納錢有司納錢則民自樂輸錢小民輸錢則民間錢價自平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爲商賈不爲官不爲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歎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仕士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

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汗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繇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羅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羅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微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丈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迹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亟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頹額畝畝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翺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

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原注景祐初詔戶照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竝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原注司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蘇軾亦言免役之害緡錢民財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

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糴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糴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糴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眞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楊氏曰凡積穀者皆富人有穀而賤糴者皆貧人也賤糴者必貴糴富益富貧益貧不至低昂之懸絕其法之良乎或曰如此只須停一年解京之銀便得無窮之利　愚以爲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

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畧倣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糴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

先生錢糧論畧曰古天下之所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于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船利也至金章

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原注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權酌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貨通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四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　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于是諸

稅悉收穀帛絺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于銀乎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鑄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倚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于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徵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

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于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于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惏于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汝成案貴州提督楊天縱疏正雜至四五錢不等且布政司每兩明加火耗二錢實有加輕平銀五兩若收錢則無羨餘是以不行收納　蓋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于兩而厚于銖其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

薄于正賦而厚于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于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謢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者矣愚嘗久于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頞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

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竇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尊于上民力殫于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翺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葉者矣（原注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宜故所入者惟布帛餘雜與百穀而已先王權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施張必由于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綿絹布

曷嘗有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役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斂非所業所業非所斂遂成增價以買其所無減耗損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尚有李氏踢蹄改稅法白氏居易贈友詩二條已見前故未錄又前注引舊唐書穆宗紀云云攷新舊唐書楊於陵傳穆宗即位遷戶部尚書舊紀作兵部注承未改云云曰子以火耗爲病于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于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益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爲饗馬者亦當倍甚于唐宋之時矣汝成案先生之時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今則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三百先生與薊門當事書云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今則藏偶不登每米一石值銀四兩潛米折收每本米一石

納錢五千數百文以銀核之則每石得銀四兩以外也昔時銀貴而穀賤則農民困而資用幸饒今且銀穀俱貴則貧民無以爲生而奔亦細矣附識之以權羸縮資用

五銖錢

今世所傳五銖錢皆云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原注）通典注按此則一陳書世祖紀天嘉三年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時大小稱之差耳沈氏曰漢與南北朝及隋五銖錢皆相去不遠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中十一當作十三二兩當作五兩以上此益依時稱也自餘皆準此爲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

鉛鐵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沈氏曰）通鑑陳宣帝太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胡三省注云五代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女錢太平百錢雜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私用益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大同以後所在鐵錢如邱山錢陌所在不等至于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爲陌陳初承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有兩柱錢及鷰眼錢兩柱重而鷰眼輕雜而用之其價同私家多鎔錢又開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當鷰眼之十至是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十後還當一人皆不以爲便未幾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沈氏曰）當作五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

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沈氏曰）當作五兩是六十六兩（沈氏曰）九兩以上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沈氏曰）六釐當作九釐以上其中有重至八分餘者亦有重至九分者錢有輕重等有大小耳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沈氏曰）漢五銖與隋五銖同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沈氏曰）銖之輕重隋尚如古至唐則并改之矣六典仍用古法

開元錢

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楊氏曰）今有乾符錢則唐之僖宗時有年號而後有錢文不必自宋以後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沈氏曰）此一絫當古三絫一絫當古二絫積十錢重一兩（原注）通典云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每

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稱比今稱三之一也則今錢爲古稱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沈氏曰開元錢一錢完好者每一枚或重至一錢一分或一錢一分有奇或八九分不等總十枚重一兩咨三分或云卻當今布政司等一兩　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焉氏曰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后揑一甲故錢上有甲痕唐錄改要云寶皇后溫公曰是時寶后已崩文德未立也　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雖幷州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

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

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原注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詔通用鈔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收以便民　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視五城御史閻鄰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如洪武永樂嘉靖等通寶是也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沈氏曰明史食貨志云太祖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式即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　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爲精工隆慶萬歷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顧司業曰乾隆四年於鄱陽湖得朱時所覆運錢舟錢皆宋物雜出唐開通錢一二文余取其輕重較之唐開通元寶重一錢又有唐國通寶重一

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綖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爲歷代通行之貨原注金志謂之自古流行之寶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幷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

年聽爐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陸氏曰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幣白金錢鈔古之爲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械器耳粟與械器移量算有所不便於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與械器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則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頓不如零也千里齎持盜賊阻則金與錢俱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今之會票又所以通金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法矣錢之價值斷當以每一文準銀一釐爲本至金元之時令商賈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楮不敵銀銅不敵銅銀則多費錢太重則銀不敵銅銀不敵銅則難用今之薄小低錢固非法矣至京師黃錢每六文準銀一分亦未爲得也今朝廷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收每便于下不便于上此由純用錢而非即以楮爲錢宋張詠鎮蜀患蜀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謂之曰交子高宗時又有會子始以楮爲錢然猶用官錢爲本所費之值不過三五錢而售人千錢之物民難久仍廢則楮幣之無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然後可今人多有移重資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遺意宜于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立銀券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間舉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邱氏曰竊謂鈔法之廢也久矣苟欲其神明變通而爲可久之計固不必襲楮幣之名亦不當用虛薄易壞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銷鑄爲鈔如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錢以文字面曰康熙寶鈔背曰準五準十之類以至準百而止而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要使內中孔則別之以圓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要使內方外圓自鑄定爲一式輕重纖毫不容增減以杜僞造彼成案以銅爲錢尚多盜鑄易錢爲鈔則詐僞愈增錢愈壅不行必

個數竟用當十大錢出入瞭然無耗損兌折之弊亦一法也自古三幣皆兩金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遺意宜于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立銀券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間舉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邱氏曰竊謂鈔法之廢也久矣苟欲其神明變通而爲可久之計固不必襲楮幣之名亦不當用虛薄易壞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銷鑄爲鈔如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錢以文字面曰康熙寶鈔背曰準五準十之類以至準百而止而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要使內中孔則別之以圓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要使內方外圓自鑄定爲一式輕重纖毫不容增減以杜僞造彼成案以銅爲錢尚多盜鑄易錢爲鈔則詐僞愈增錢愈壅不行必

生苛法先生論之詳矣陸氏議易會票會原于飛錢飛錢即鈔法權輿名異實同曾云善政官司出入百弊繁興即防制嚴明亦與平準均輸何異邱氏所議工損利益盜作尤彰其害更倍通變莫善二家既附其言并疏得失

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沈氏曰錢載年號始于此一邊爲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爲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鹽鐵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僞亮哉斯言矣喬氏曰當今定制每錢一文重一錢四分一錢二分不等專管理錢法侍郎佛倫等奏改鑄重一錢至四錢四分見行如重一錢者常居十之三四考古徵今唯錢質止重一錢可以行之久遠而無弊耳今應倣康熙二十三年之例每文重一錢七斤四兩較見行制錢每千重七斤八兩計減用銅錢價每銀一兩二錢五分易錢一千文止得黃銅四斤四兩即改造器皿所得價值不過在一兩以內奸商照見行制錢一千文止得黃銅四斤四兩即改造器皿所得價值不過在一兩以內奸

先生錢法論畧曰莫善于明之錢法莫不善于明之行錢考之史景王鑄大錢周益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爲莢錢爲四銖爲三銖爲五銖爲赤仄爲三官爲四出爲小

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棱凡四變宋仿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當十嘉定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明自洪武至正德十帝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圜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有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其後物日重錢日輕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于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不特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入以錢管子鹽筴萬乘之國爲錢三千萬是鹽鐵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是關市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四錢是榷酤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爲子贖死是罰鍰入以錢晉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券每直萬稅四百是契稅入以錢張方平言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賚予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道也明之錢下而不上爲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所以日壅請倣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皆以錢代則錢重錢重則上之權亦重

銅

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劒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銅爲兵　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爲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劒銅錘放效尚方事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后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原注三輔舊事曰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云董卓壞以鑄小錢吳門楊氏曰不下漢王之誤　閭閻家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爲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七百一十二斤原注

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爲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韓滉爲鎮海軍節度以佛寺銅鍾鑄弩牙兵器　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已存於今者如眞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楊氏曰元史英宗至治元年三月造壽安山寺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又曰宋徽宗鑄九鼎不言銅鐵大約是銅也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賒者在乎銅貴銅貴則採用者眾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原注舊唐書食貨志文宗御紫宸殿謂宰臣曰物輕錢

重如何楊嗣復對以當禁銅器原注文宗紀考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原注南史唐元宗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代宗大歷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劒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造鑄憲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銅器原注本紀各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銅器原注通鑑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原注宋史本紀然今日行之不免更爲罔民之事惟有銷錢鑄錢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矣王氏曰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鐵代之凡銅器皆獻之官價其價而以鑄錢此

法正貢誼所陳行之則官銅日裕而私鑄私銷之弊亦絶乃法之最善者汝咸案雍正間李侍郎敍疏言錢文入爐即化爲銅不可得而捕惟禁斷打造銅器之鋪則銷燬亦無所用而銷燬之弊不禁自除乾隆間尚書海望力陳其不便又疏言銅器散布已久交納不盡吏胥刁民需索訛詐又當交納或有侵蝕扣剋僅得半價或有除去使費空手而歸名爲收銅實爲勒取云云若然則王氏所述似未盡哀益之宜矣

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井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地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畧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鶯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菟獨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迹既有冶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書韓洄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紅崖冶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鑪鑄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宋史食貨志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爲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

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採之迹原注實錄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黃塘上黃塘下絞者舊產銀鑛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銅閉已久民之賦也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脫聞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物產有時而窮歲額則終不可減有司貪爲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憧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王方伯曰雲南之銅政有已見成效於昔而可試用于今者曰多籌息錢以谷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厥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雇值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其爲用也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足而後賦取集厥衆集而後開采廣采則銅多多則用裕前巡撫愛必達疏云湯丹大水等厰開采之初所銅無多迨後歲辦六七百萬

及礦砂漸薄高路日遠近廠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聚集人多年
今幾三十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百倍增民工本不敷十
外經奏鼓鑄何所取資前巡撫洋銅需柴薪伐盡炭價
餘歷歲辦銅之價廠民允加多無逾數撫劉藻既難一
二萬年所云礦砂日貴每年京外鼓鑄銅斤今年辦湯丹辦
發常十年東川增設新局五而下益下者日遠近年
之餘請不可數嘗者何也損上有采此之難者去昔近者
八有鑄息之故日有鑄銅之人多半每錢采銅
年鉛工本之外歲贏銀十座加工本卯公貯三鑄錢千錢不本斯有講也息
年東川息四十萬白雲南息始有半工本卯之

采銅礦盈絀不齊不能絕無逃欠若概令經放之員依數完償恐預留餘地挪于給發轉妨銅政信哉斯言可謂過慮大計者矣今誠寬廠官之考成俾得以時貸借油米而達廣西之鉛斤無虧鉄之誅又仿二十三年預借之法多其數而寬以歲時則廠官無迫挾畏阻之心廠民有日月舒長之適上下相樂以畢力于礦廠而銅政不振起者未之有也所謂寬一之整齊之者不可不亟也竊見乾隆二十五年前巡撫劉藻奏言中外鼓鑄取給湯丹大碌者十八九至餘諸小廠民竭奇零湊集不過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礦衰盛靡常自須開採新礦預爲之計今各小廠民近十百爲輩通力合作借惟以開挖大礦類須經年累月多方引苗惟無墊本斷難竭蹶從事又奏銅斤腳價甚微不惟無墊利且至耗

色並如遷錢之舊即遞京之銅亦加速一舉而三善備矣

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採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磬鈸鐸之類聽百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原注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乏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供鼓鑄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矣姑停之）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楊氏曰唐武宋徽皆阻道而攻釋與元魏太武同其持平而兩廢者唯周武帝耳惜其降年不永盛績不究則天道之難忱耳）

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

錢面

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為陰無字處為陽古者鑄金為貨其陰則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為背（原注漫音謾見漢書西域傳　舊唐書柳仲郢傳作模）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啟大錢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未幾武宗崩宣宗立遂廢之

無字謂之陽有字謂之陰儀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原注凡言多少者皆歸餘之數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今人以錢筮者猶如此（原注今人用錢以筮所云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之意）錢以有字處為陰是知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為陰

短陌

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汝成案隋書原文云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推論貿商巨姦詐因之求利自破嶺以東十為百容齋三筆稍更其文曰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奸詐自破嶺以東云云王氏云交易者以車載句寧人乃讀作自破嶺以東豈傳寫倒誤耶愚核兩書文義自破二字無屬上為句之理王氏所言非也而破嶺無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訛）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原注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詔曰朝四暮三眾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間外閭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有犯男子論遷女子賈作坐三年　沈存中曰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仕與伍耳仟伯字皆从人今俗書作阡陌而皆从阜非也陌阡从阜漢志或从人益古字通用）詔下而人不從

商賈浸以奸詐自破嶺以東云云王氏云容齋以自破為句寧人乃讀作自破嶺以東豈傳寫倒誤耶愚核兩書文義自破二字無屬上為句之理王氏所言非也而破嶺無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訛）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原注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詔曰朝四暮三眾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間外閭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有犯男子論遷女子賈作坐三年　沈存中曰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仕與伍耳仟伯字皆从人今俗書作阡陌而皆从阜非也陌阡从阜漢志或从人益古字通用）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勅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

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爲貫每陌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陌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四月丙辰勅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有改移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原注薛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使八十陌錢日知錄攷舊五代史事甚詳獨無後唐莊宗事宰人未見薛史也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爲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爲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爲陌亦宜禁止趙氏云高江邨天祿議凡貿易議錢一百實則用五十續通考記嘉靖三年詔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低錢一百四十文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當一之令矣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爲百之數不甚懸絕也

鈔

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爲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原注元史劉宣言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齎擎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寖弊趙孟頫亦言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告出於不得已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原注周必大二老堂雜志近歲用會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爲楮幣遂入殿試御題若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爲文何邪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姦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璐掌戶部必欲行之原注行鈔之議始於天啟初禮科惠世揚及崇禎末有蔣臣者復申其說擢爲戶部司務終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

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沈氏曰案明史食貨志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橫文花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中圖錢貫十串爲一貫云云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則畫錢文爲四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四曰一貫曰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則畫錢文爲三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三曰一貫曰二百文一百文則畫錢文爲二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二曰一貫曰一百文則畫錢文爲一串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原注其時即有以錢百文折鈔一貫者故詔禁之大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令軍民商賈有銅錢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正統十三年始以銅錢與鈔兼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爲言請出榜禁約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掠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請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原注其時即有以錢百文折鈔一貫者故詔禁之大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令軍民商賈有銅錢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久不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爲言請出榜禁約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掠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請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爲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姦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原注永樂元年四月丙寅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準姦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其兩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正月戊午詔自今有犯交易銀二兩之禁者免死謫家與州屯戍蓋晉爛倒換出入之弊必

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幷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輭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於滯閼（原注正統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庫貯鈔貫朽爛不堪用者五十九萬三千錠有奇勅令焚燬）後世興利之臣愼無言此可矣

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爻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徙邊者矣有給事中丁璟奉使至四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原注並永樂二年三月）舍烹鮮之理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温用秋茶之密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而爲之戒飭然其不達於天聽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若鈔法者其不爲罔民之一事乎

日知錄集釋十一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於是陳萬祖之請通計戶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賦罰等物悉輸鈔（原注永樂五年三月甲申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原注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虧欠馬駝等畜並輸鈔又令各欠羊皮魚鱘翎毛等物並輸鈔原注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塌坊果園舟車裝載並納鈔原注四年六月壬寅今之鈔關始此）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是制爲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罰納千貫親鄰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閉鋪店潛自貿易及擡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原注正統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犯人

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原注正統十三年五月辛丑）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委官選揀堪用者備賞資不堪者燒燬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夫（原注正統元年黃福疏言洪武間銀一兩當鈔千餘貫今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原注如果國衆國之征未久而罷）乃猶以爲利國之一孔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

日知錄集釋十一

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贓枉法八十貫律絞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銀米爲準未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僞銀

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紿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僞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謂爲盜不操矛弧者也律凡僞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既輕而又不必行

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敝何如爾漢時用黃金
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造僞黃金與
私鑄錢者同棄市原注劉更生以典尚方作黃金不成劾以鑄僞黃金繫當死　武帝元
鼎五年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
淳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
祖開寶四年十月已詔僞作黃金者棄市而唐文宗太
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
上所在集衆決殺今僞銀之罪不下於僞黃金而重於以
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實之重辟原注實錄正統十一年三月癸未從
順天府大興縣知縣馬聰言造僞銀者發邊衛充軍而景
泰元年十一月實北蕃有假金三兩致也先遣使來言是
則法之不行遂有以此欺朝廷者矣庶可以革弊而反樸也楊氏曰五代史慕容彥超傳有

昆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
布之上下非以爲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
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
繼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繼百萬原注孟康曰繼錢貫也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
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
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原注南齊豫章王嶷鎮荊州以穀過賤糶民以米當

口錢優評解一百優評者增價而取之　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
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
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
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
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
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
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
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
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
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自
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

不知錢幣之本爲上下通其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洪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臣附合而一之遂爲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時得有以官斂之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貨之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匱皆非以爲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商賈爭利是其隱喪而禁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籠于諸路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粟非官莫售非官莫貿又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朘下之名不廉爭利之壑矣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姚刑部曰世言司馬子長見己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分其生財之路開其侈靡之門使民有所趨而不知其弊也故曰貨賢士困于窮約素封僭于上僭于上則下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爲棅其事至重官莫省而不能少竭之方是爲負國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服北狄開邊外之屯田以養戰士且羞之行事之貴乎鳴呼蔽于物者必溺于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貿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乂讐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注原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

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又次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安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爲棅其事至重官莫省而不能少竭之方是爲負國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服北狄開邊外之屯田以養戰士且羞之行事之貴乎鳴呼蔽于物者必溺于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貿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乂讐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注原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

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爲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楊氏曰崇禎之末有云見銀尚有數十庫者有云其說不一者蓋御史曰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墜于足故百志成而量入爲出之規制備矣千賦恤災厚下之大政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三代以上理財之法隨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節浮費而已未聞加賦增稅以益之也漢文帝時賈誼言今淮南地制擬天子黃屋鑄錢煮鹽吳王專山海利以故能使其國富民眾今賜吳丹徒銅山得鑄錢煮鹽則吳王之富與朝廷侔矣文帝從之吳以故益驕遂謀反七國之亂起焉景帝時晁錯復說削諸侯地諸侯皆以錯爲口遂誅錯而兵罷錯雖誅而其說卒用武帝時桑弘羊推而行之於是有鹽鐵酒酤均輸之事而民困矣宣帝時蕭望之等以爲宜減鹽鐵之利以寬民力而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以爲不可改遂不改元帝時貢禹復言鹽鐵之利願罷以歸于民而丞相匡衡奏以爲不可罷遂不罷成帝時劉向復極言鹽鐵之害而丞相薛宣御史大夫張忠以爲不可罷遂不罷哀帝時師丹復言鹽鐵之害而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以爲不可罷遂不罷平帝時王莽秉政盡收鹽鐵之利入於少府而民困益甚矣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復言鹽鐵之利宜歸于民而尚書僕射江漢以爲不可遂不改和帝時鄧騭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安帝時羌寇方興軍費日廣鹽鐵之利增於舊入而尚書陳忠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順帝時尚書僕射虞詡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桓帝時天下空竭而鹽鐵之利增於永初之間者數倍矣靈帝時盜賊並興而鹽鐵之利增於桓帝之間者數倍矣獻帝時四方兵爭而鹽鐵之利增於靈帝之間者數倍矣魏文帝時桓範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晉武帝時劉毅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元帝時刁協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成帝時蘇峻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孝武帝時桓溫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安帝時孫恩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宋文帝時何承天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孝武帝時顏竣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明帝時沈攸之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齊高帝時崔祖思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武帝時虞悰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明帝時江斅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梁武帝時何敬容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陳文帝時周迪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後魏孝文帝時李沖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宣武帝時崔亮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孝明帝時元義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北齊文宣帝時高德政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後周武帝時王軌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隋文帝時蘇威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煬帝時王弘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唐高祖時蕭瑀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太宗時魏徵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高宗時許敬宗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中宗時韋嗣立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睿宗時姚崇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玄宗時宋璟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肅宗時第五琦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代宗時劉晏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德宗時楊炎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順宗時杜佑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憲宗時李絳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穆宗時王播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文宗時王涯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武宗時李德裕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宣宗時裴休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懿宗時劉瞻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僖宗時王鐸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昭宗時崔胤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哀帝時柳璨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後梁太祖時趙光逢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莊宗時郭崇韜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明宗時安重誨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晉高祖時桑維翰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出帝時景延廣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漢高祖時楊邠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隱帝時王章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周太祖時王峻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世宗時王朴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恭帝時范質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宋太祖時趙普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太宗時王禹偁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真宗時王旦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仁宗時范仲淹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英宗時韓琦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神宗時王安石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哲宗時呂大防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徽宗時蔡京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欽宗時李綱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高宗時趙鼎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孝宗時虞允文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光宗時趙汝愚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寧宗時韓侂胄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理宗時史彌遠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度宗時賈似道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恭帝時文天祥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端宗時陸秀夫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帝昺時張世傑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元世祖時許衡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成宗時王約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武宗時張養浩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仁宗時李孟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英宗時張珪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泰定帝時趙世延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文宗時虞集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順帝時賀惟一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我太祖高皇帝時葉伯巨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太宗文皇帝時楊榮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仁宗昭皇帝時楊士奇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宣宗章皇帝時楊溥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英宗睿皇帝時王直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景皇帝時于謙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憲宗純皇帝時商輅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孝宗敬皇帝時丘濬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武宗毅皇帝時楊一清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世宗肅皇帝時夏言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穆宗莊皇帝時高拱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神宗顯皇帝時張居正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光宗貞皇帝時方從哲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熹宗悊皇帝時葉向高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今上即位之初李汝華復言鹽鐵之利宜還于民而公卿以爲不可遂不還

爲之建堡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爲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洲之力恐出旗後無以爲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贍蒙古徙者靡費莫若令其分地捐資散之法也至漢軍入旗已奉有聽其出旗者多無力之人拘有力願出者爲例所格倒許出者多無家之俸銀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銀其家產許之隨帶家產彼在旗百年勢難徙手而去若許帶家產則與留何異又有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既許出旗其家見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餉銀其家產許之隨帶家產則與留何異又有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既許出旗其家見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餉銀其家產許之隨帶家產則與留何異

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之恤將此一項經營亦可歇每年省無數千萬兩矣一勞永逸莫此爲甚

窮鄙之人得此一項不致通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開稅廳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常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矣

寬略州縣于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遊揚染指則與爲游揚染指則與交通關說致貪風滋而清之源塞矣

提鎮將弁此安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綠旗缺出者天下之大利也往者康熙年間法制簡明人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公費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開稅廳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常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風俗正矣

總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綠旗缺出者天下之大利也往者康熙年間法制簡明人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公費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開稅廳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常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風俗正矣

一切弊竇悉滌而清之

是爲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亦不問其興利除弊也州縣止料理一項留充各省之公費撫恤孤貧之當養驛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壑之當借給工本塘房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于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之權屬之司道其修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日疏闢兩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爲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賤也且捐監一項或餉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黠之夫雖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以局枕之耗米歸爲正項致通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開稅廳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常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風俗正

是爲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亦不問其興利除弊也州縣止料理一項留充各省之公費撫恤孤貧之當養驛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壑之當借給工本塘房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于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之權屬之司道其修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日疏闢兩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爲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賤也且捐監一項或餉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黠之夫雖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以局枕之耗米歸爲正項致通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開稅廳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常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風俗正

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費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孤貧之當養驛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壑之當借給工本塘房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于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之權屬之司道其修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日疏闢兩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爲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賤也且捐監一項或餉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黠之夫雖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以局枕之耗米歸爲正項致通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開稅廳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常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風俗正

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羣臣固監長之業猶泰山而四海之大利興矣

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爲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原注舊唐書裴垍傳新唐書食貨志同元稹狀言臣伏準前後制敕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杆法計贓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原注宋史食貨志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之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多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

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爲戶部侍郎則言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原注猶今之布政司）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楊氏曰兩司者轉運戶部）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徙單克寧以爲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

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原注銀兩之數）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爲方伯止四十萬今爲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已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啟每歲以入爲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

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哮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歷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救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狥上之誠足爲

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南工部都察院卽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

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巫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骫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爲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閣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

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繇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原注）崇禎元年六月奉旨范濟世阿逢逆瑞妄報採銀貽害地方著冠帶閒住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

胡氏曰唐以諸州之賦折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窒貪墨而養其廉也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勾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泊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供頗益而不加賦當時以爲善政其實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豐州支益敝徒知財利之權宜筦于上不復分別備力之錢議當于下也且又

先生讀隋書篇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人以爲關于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于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

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于賞賜有功竝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于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

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禍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錢氏曰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誤似爲顧作乃以讀書記題跋入集中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爲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

物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 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年五月 聖祖不肯厚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國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爲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爲意與

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譎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蠲蠲加所賞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誡人臣以喪其軀

人主以亡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爲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之以爲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權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爲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先生讀宋史陳遘篇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于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

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原注宋人諱高宗嫌以名稱其字曰亨伯）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于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于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其初特一

時權宜而遺禍及于無窮是上得罪于藝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于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于忠義哉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原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

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原注謂分祿以贍宗族昏姻故人）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元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祿穀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原注唐時官名有員外置者故分別言之）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閤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爲常式而白居易爲盩厔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

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蓮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原注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爲廉如陶潛之種秫（原注晉書本傳）阮長之芒種（原注宋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原注品如正二品從二品）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原注實錄會典皆不載）其數復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不能漢制官最卑者食祿百石名爲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實歲百八十餘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職田在冬衣使身人役等以優其力而縣令主租有至九百斛者法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已薄兵興以來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與從衣裘常苦不給頃奉朝廷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準給全俸即見僧寮臣之厚意更頒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祿餼臣下見優卹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興廉敎忠之一道哉（汝成案）國朝常俸外倍給養廉銀顧名思義臣下宜何如感奮）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爲率七分折與官綿布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折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濙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卽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原注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軍力士校尉人等米各五斗雜職及吏并各衙總小旗軍力自家屬者米各四斗無家屬者各斗五升竝準俸糧之支鈔者濙初欲每石減作十貫閒義等言乃作十五貫）原注按洪熙元年閏七月尹崧言官員俸祿以鈔折米四方米價貴賤不同每石四五十貫者有之六七十貫者有之則是時折鈔猶準米價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原注已上實錄文）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原注正統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給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糧一石給鈔十五貫今增十貫爲二十五貫十二年四月丙辰仍減爲十五貫景泰七年二月甲辰令折俸鈔每七百貫與白金一兩天順元年正月壬辰詔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鈔俱準給銀從戶部奏請以官庫鈔少故也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減在京文武官員折俸鈔先是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至是尙書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戶部議省定爲十五貫至是尙書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貫從之時鈔法久不行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鈔折俸一石則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戶部請以布一匹準折文武官俸糧二十石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糧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至是戶部尙書楊鼎奏京庫椒木不足甲字庫多

積綿布以時估計之凡白布一匹可準鈔二百貫請以布折米仍視折鈔例每十貫一石先是折俸鈔米一石鈔二十五貫漸減至十貫是時鈔法不行鈔一貫直二三錢是米一石僅直錢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則是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也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後遂爲常例

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原注）崇禎中糧一石至折銀二兩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二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

需滿罷閒居之月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爲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誠宰家本寒微其舅爲太湖縣伍伯（原注）伍伯即今號雜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原注）蓋如今之工食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皁之徵皆知自重

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殘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眞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敎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

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斃宰相之言不受伯強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

漢武算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

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爲南京兵部尚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尚有崇

韜出塞本徼幸之圖漢武尙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原注實錄天啟初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爲敎採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疏請靈鷲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倒籍爲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變佃爲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爲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搆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原注說苑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偏於郊關汚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宮道之旁必

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芟道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宜美風謠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候旬之芘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原注）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後周書韋孝寬傳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當令天下同之於

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原注）唐王維詩云槐陰陰到潼關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原注）鄭審有奉使巡簡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奏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原注）中朝故事曰天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爲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韋應物詩云垂楊十二衢隱映金張室　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原注）淮南子注同　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橋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原注）河則蒲津太陽河陽維則孝義石柱之梁

所媿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原注）史記律書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隴畝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原注）後漢書循吏傳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內升平元稹詩云戍烟生不見村墅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歷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鄣此唐之所以衰也（原注）宋熙寧中行新法蘇軾在杭州作詩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衰敝之政自古一轍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

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洎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原注）見曹縣志已而山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坰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爲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卽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原注）鹽鐵論彼其時豈無山人游客干請公卿而各挾一藝未至多人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旣興廣行召募雜流之士哆口談兵九門之中填溢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貂璫上窺嘽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與言及此每輒爲之流涕

欲清輦轂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

尹翁歸爲右扶風縣縣收取賊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卽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爲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鹽鐵論曰水有鯈魴池魚勞國有強禦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爲盜賊課而爲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敞爲山陽太守勃海膠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原注）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爲郡內清治（原注）紀云敞爲太守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遣繡衣

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爲殿最（原注）殿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

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攢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隋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槌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原注）陳天祥傳與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爲長殫兵器以從民便境內遂平其後代者務更舊政治益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郡郡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　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鞞嗚呼予覩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爲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爲善保家之道

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原注）舊唐書鄭惟忠傳引吳都賦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爲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

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爲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陳同知曰三代者民自爲也其大者官所爲也溝洫之利其小者道路所通之水自以備旱潦故溝洫之土即以爲道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地約百有八十丈其爲溝洫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爲涂與涂而弱也今更新爲之必有處其事之難成者則更非甚難必爲溝洫之意一過水無所在低者即耕而即成之事也斌觀畊田之法一尺之畊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爲田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鱗接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遂遂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宜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則台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田首之步之爲百畝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百畝深三尺溝其長十畝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治千畝廣深三溝其長百畝日而畢矣三旬之功分責三歲畢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畢矣即以畊田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眾治其溝洫官督民而民能爲之必欲以三旬而半三旬而成民不知其勞也一旬而半三旬而成民不知其勞也一旬而半三旬而成民不知其勞也一

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欵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

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奬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籍來椽棘之所徧爲杭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敎誘功旣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原注〕冊府元龜　本傳師度旣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本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原注〕淮南子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原注〕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原注〕史記　按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爲西門豹所開　爲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慮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原注〕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修召信臣遺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

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永平日久率視爲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卽位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

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封進朕親閱焉（原注今大明會典具載雨澤奏本式）嗚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爲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衆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闕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

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及千年（閻氏曰按此說大非復禹舊跡無水災此史記河渠書之文若溝洫志則續之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館陶下注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也雖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嘗謂禹之時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從鄡縣東北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元封後宣帝地節前河又從勃海鄡章武縣入海此又一變也古今大事未易以人力彊塞顧塞之未必應天此老成謀國之言事未易以人力彊塞顧塞之未必應天此老成謀國之言當時惡紛者謂（原注錢氏曰田蚡言江河之決皆天邑在河北故沮塞河之役其實非公論也）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沛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原注）宋史河渠志序曰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汴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臣竢議必欲回之俾復故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沛徐州以下奪泗淸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覩其奪者以爲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爲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四瀆

王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覩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

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患（淮是爲妄行）況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淸口又合汴（原注元本作沁誤）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原注實錄載天順七年金景輝言黃河不循故道并汴入淮是爲妄行）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

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

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況(方輿紀要一段云若謂何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口卽大開蓋何不肯決正流自深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淮于河矣與邱郡諸公之論絶異)錄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爲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菑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按二文莊之言自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爲九河是也夫一而疏之以節其溢也大野旣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爲暴然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錄是而興矣(錢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無已遂爲國家之大患矣河爲北隄之川由隄水之故迫今之運道清河以入海者禹之舊也自臨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千乘入海河漸南決始合汴泗以入于海與金皆由此道之企口相去間二十里而北隄之外高于民田廬舍且欲其北岸之隄歲增月益而使出地上高于隄歲由地中行幾二千里而其兩岸之隄歲下不已夫非古有是言而導之使入海何言也蓄固不可分治河言異不可防者以黃河宜合則九河宜合則一川宜一其流疏爲二渠以殺其勢而已清水之法不過曰清水之性就下而引其效如此而已清水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治河者以潘季馴無決溢之說爲主而下以所使徑迫大執執必將治河入于海而後爲逆順之分而修隄增卑以不塞爲功激盡大山盡山地浸蓄山地根平淫者但此力以土歸墜實虛易流所以敗而其要歸其謹之而已矣)

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其去執當益遠也若入海能不使數十里四面皆驟高無異高地之下而地慎用之大地若水性高而者所同也下而主之以徑攻大執執後爲逆河入于海無可奈何也)

載謂載之高地知河務吾不信也周濟曰禹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況(方輿紀要一段云若謂何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口卽大開蓋何不肯決正流自深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淮于河矣與邱郡諸公之論絶異)錄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爲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菑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按二文莊之言自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

全河之水計其所容廣必淺狹必深深則損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處下分數益減淺則其高全入海猶建瓴也狹則深深則怒怒則挾沙是陝中國之土入海爲尖淤也廣則淺淺則澄澄則挾沙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國之下地也此疏爲九河之指也善乎賈讓通其詞曰毋與水爭地又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說而引齊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隄以證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隄視今日所謂遙矣大陸以上河水不濁與使入海孰若留培兗州于是因孰疏之其數適九占地既廣淤益澄流益清歷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入海將益暢九河墜爲平陸後人歎禹不可復覩而不知此固禹所疇祀而求計日而待者也

今也不然堤之隘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匡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宮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

閘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鱉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竝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汙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汗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子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云梁山濼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原注）五代史晉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漫數百里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　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　沙灣未築以前徐有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濼可以爲泄　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做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卽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爪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眾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因河以爲漕者禹也塞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今曰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於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恃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責哉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爲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

鯀也非其人之願爲鯀乃國家教之使爲鯀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斁也原注崔瑗河隄謁者箴導非其導壅非其壅八野填淤水高民居

二代河勢益趨于南遂會淮于不能馭因湍于洪澤湖爲害益甚明潘季馴始用束淮刷沙法導洪澤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清口刷黃分三分由運河以達之江外修築高家堰使東淮有力內設船疏濬運河深通自是數十年無水患亦所謂因勢利導故奏功神速者自國初防海寇有過之者自弘治間于黃陵岡口分列悔花格而海口漸淤自設葦荡以束淮流之決者日甚勢有必然無足怪者通年河水漲溢即注黃淮二瀆之水湖身既不能容又黃水挾沙淤墊洪澤益加淺狹非東溢高寶即西注微山淮揚徐海郡縣歲被其害又曰禹之治河也播九河以殺其勢導河北行其所入之水猶少自是以後漢有屯氏及東郡渠唐元和中開黃河于滎陽以決舊河水勢而滑州遂無水患由宋及元有三派明于濮汜之間分爲二派元有一道今河流既已合泗清口以下合淮口諸大水以助其勢奔騰迅激自數倍于禹時乃專恃一海口以爲尾閭之洩而海口又僅存昔日之二三如是而欲河不爲患是必今之治水者愈于禹而後可也故欲除河患必先採其原悉其委其歸也有所開引河以殺其滿其流夫自大伾東走平地二千餘里始達于海合則暢其流分則力弱而安流其勢然也爲今之計當先導其流引淮悍者疏爲大澤疏其淤而浚其漲則上流有所分而衝決之患自減至安東海口多淤塞然今漕標六營如東海之鷺游門側湖之灌湖口廟灣之窈港小闕之野潮洋陰城之新洋斗二港凡諸海口並去河不遠引而分注流入海之地今已淤塞數十里之地開之難以施功聽之貽害無已當盡率此數十里之地委而捐之聽之兵民任河流之壅塞之撤之患亦除然此猶其小者夫河性無常南流已

六百餘年今南河日淤高于北岸矣水性就下當順其勢而利導之河南封邱北岸與直隸山東大牙相錯當先以水平測量定其高下其封邱險口金龍口最昔時北流舊蹟尚有存者若決金龍口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滹沱河患自減矣雲交達曰河非可治也亦順其自然導之而已今諸水借以刷沙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南北分流河道大名開支河以殺其勢而已何者河之使由其應歸之道而達之海其勢最順者則歸頭圖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復入湖河之歸海猶人之有口也口不開則水不出矣或曰自劉家渦陽低村經集大口門至泳陽歷年議走蓮大久淤河身自清之後不用之役於水利不必復故道乎曰不然水之趨下猶人之趨利也故今日之河自然以導之而順其性惟在順其自然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決而不可得也

日釋十二

河北股二河者開挑爲一將六塘河之使者不多於清口之身則自九龍廟之河以治老鴉灣三股河北之劉家渦入中河濟運之外別開支河以達海其最北者經蘆伊山北由黃家

三水合不容復益以河也由張秋而東阿禹城以至濱州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漢千乘故道也明帝永平中問德棣之間河播爲八王景因之以成功歷漢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可慶安瀾矣但八河多埤重加疏濬厥功匪易較之由六塘河歸海費帑爲多耳至欲無凝於運此尤未易言運河由南而北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北張秋南北建石閘南旺如濟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則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皆當引黃水濟運每年不無疏濬淺淤之工黃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此庶可南旺運而南旺至張秋僅百三十餘里不必汶水之永無淺涸之虞南建石閘不可更令黃水臨清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原注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詐之僞成於七國剔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鬻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歷元祐之間爲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原注正義曰豭牡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定尔婁豬盍歸我艾豭寄豭者謂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原注邵氏曰母母也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饔內傳子二人公與之饔內傳子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

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卽以爲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汲成案先生頗取秦法其言政事急于綜核名實稍雜申韓之學）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楊氏曰時有翟義諸人則歲寒之松柏也）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擧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粗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

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原注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原注范左雄傳論）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旣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

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原注宋袁淑弔古文伯喈衛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當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原注齊王）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維下乃其棄經典而尙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顚危若路人然卽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

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元]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元]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原注]玄[原注]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原注]弼[原注]何[原注]晏[原注]爲開晉之始[原注]干寶晉紀總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誌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濶爲通而俟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

上敎淪於下羌戎互偪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錢氏曰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州陸沈其禍與晉等]昔者稽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敎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

貲不敢妄參乎時彥雖有董卓之寵不能奪志于清流而朝議之所不及鄉評巷議猶足倚以爲輕重故雖居偏安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未必非此數者補救之功維持之效也自此意寖失而綱目愈密名義之防愈疏禮法日峻廉恥之途日榻祖諱不復嚴而後生輕薄蔑視前人于是鬻販宗曾冒亂族姓對子罵父無元方之責言數典忘祖多籍談之流失爲可歎也門地不復尚而名德後人降爲皁隸菜傭市儈之子一朝得志可以陵轢士流而清門舊族式微不振至不復婚姻不復愼而優儷失倫涇渭莫辨則譚那之族或不如抱布貿絲之氓矣子南之左右超乘必不如子晳之出入有與立未必非此數者品不復辨而士氣不伸直節多迍遂有寡廉鮮恥之輩望塵下拜于閹豎之門屈節奔走權侍之室乾兒義孫靦顏不顧氣節之喪自此始矣清議不復重而小人無忌憚君子無所執持鄉里之所不齒而忝司民社名敎之所不容而出入化權背父母棄桮之義而以爲祇節奉公甘嘻笑怒罵之來而惟知固寵干進心術之壞于斯極矣使六朝諸賢遺風未泯猶足以振末流之弊也世有化民成俗之委靡迴狂瀾于既倒移風易俗之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以表衛融以示意鄉眞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楊氏曰金人云宋之亡唯李侍郎一人蓋據二帝蒙塵之初而言）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剏上九之言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於下矣

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鉏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姦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原注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荅賓戲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鄉人曰鞅掊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用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

敎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歷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非荆公敎猱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故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遽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模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原注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經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較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爲崇文院較書胡右丞宿知諫院猶以爲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衛知縣近歲

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爲禁從矣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朞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爲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蠹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原注蘇轍疏呂惠卿之罪布告中外）克有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盧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爲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爲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案氏曰歎之至）厚俗移人唯在上者力挽之吾嘗覽北齊書有近俗（案氏曰奢儉之弊自古而然今爲尤甚習俗流蕩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之華動竭歲貲以營日富又加有禁浮華一詔等差今運屬維新思鋤往弊反樸還醇納民軌物可量事立條式使儉而獲中此詔倘施之于今殊覺曲盡曉切若讀書有用爲救時之賢當期中流一柱墜清獻曰風俗承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思以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爲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泛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

今民間冠皆喪祭之禮宮室衣服飲食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爲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廉恥日消誠宜量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朴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于淫蕩安其朴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朴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也今惟所以教民禮義也惟州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學校者亦止掌其冊籍校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偷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偷其一則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甚嚴矣而衿于奢儉淳澆之際未有賞罰焉爲雖有司不問子弟庶兄徒爲笑于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偷乎宜勅有司以時訪于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淳瘝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勸而莠民知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以恭儉之德端化原于上公卿大臣以身率之而

樹惇守素宣德意于下寖淳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日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汙迂闊愚恐風俗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旣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卞壼傳）至宋武帝簒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

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原注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尙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子閔在下有饑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淡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會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時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尙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

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聚性賦謂傑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嚙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

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而史有云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敎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涔之俗矣（穆氏曰）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爲此也

舊唐書薛謙光爲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攷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千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

或明制原注避武后嫌名詔改爲制　纔出試遣搜驅驅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欵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閫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臼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

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程編修曰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于東京論者謂明章尚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派開自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爲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眞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僞耳光武明章遠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所謂設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由武帝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深哲之君相臣椓人迭遷用事清議在下黨錮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才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應也且或眞少而僞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合麥莪而取糠稗及其積之既久眞行著而風俗成矣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于人國也哉今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爲西漢之所歐而成明士氣之盛而發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人元不足尚四凶不足

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爲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豈待莆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原注公孫弘優孟陳言始錄貢薪之允原注公孫敖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原注尹翁歸涿郡之賢常頒羊酒原注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

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若蘧德巨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謚曰先生原注先生號殁播隱居不仕至德中賜號園靖先生是也宋史同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爲翰林院待詔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囚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故竊以爲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善平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顧氏曰今人實廉易而恥難如公孫宏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學阿世何恥也馬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不事四姓十君何恥之甚也蓋廉乃立身之一節而恥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僞）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兎罝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泆姦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倓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塢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倓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爲患由倓之黷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平（原注見韓非子）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設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興宗傳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囧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原注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囧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牖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日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日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

就席詶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赴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眞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汪敬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敬登榻坐定敬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兗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閣人所坐自萬圍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原注如汪文言一人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爲東林諸公大玷詩字頗於輿皁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縈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芃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原注雅蕩大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原注文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

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沈氏曰唐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間之皆悲泣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間之皆悲泣錢氏曰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穿鑿形津津樂道以發人爲好漢以漁色爲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于禽獸乎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爲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楊子法言曰言輕則招羞貌輕則招

辱好輕則招注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傷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除之[楊氏曰]顯達之燒塵尾別是一意非教子弟厚重也不當引入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坦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爲莽大夫與[梁氏曰]揚雄作太[元]準易作法言準論語未免妄矣依倣體例摹合詞意與王莽之學大詁金縢何異東坡譏其以艱深文淺陋亦不喜之然有不可解者蜀秦宓與王商書謂子雲行參聖師比之孔子吳陸績釋[元]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孔子不能過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馬溫公以爲大儒孟荀猶不足擬曾子固以雄合箕子之明夷其餘譽之者甚眾而且力爲蒲洗或謂法言安漢公之言乃怨家所益或謂大[元]疾莽而作或辨其無美新之事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汪琬跋雄傳引楊莊簡公子雲祠堂記言雄不仕莽而王介甫諸人說上符命段閻皆谷子雲事不知何以得此千後人宋祁與中陳公輔疏論王安石曰王莽之篡漢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

秦美新之文安石乃云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言出王安石無足論已孝廉翁承贛高嘗云漢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方入涼州爲十二雄作州箴十二獨缺朔方亦可證其爲莽大夫也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脩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歷]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宰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卽日減損惟留十

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甄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脩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議其詐則所以攻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楊氏曰說在陸放翁之溫公布被銘）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職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腴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閻氏曰史稱呂正獻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凡當世名賢無不汲引余所尤異者濂洛諸賢皆爲所薦周茂叔傳熙寧初知郴州用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程伯淳傳用呂公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程正叔之薦則與司馬公允能察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爲專宰相之權猶故也宰相之職於人主之敬大臣與不敬大臣則疑則閒則左右得以竊其柄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日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還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爲言謂屈法惠姦非正

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賊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劾殺及官吏受賕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原注）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然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于文定（原注）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

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爲運甎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原注）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正統初遂多特旨曲宥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慼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

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舍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欵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搉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卽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舉（閻氏曰）按桓卽位于閏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喬爲大尉在次年之六月詔乃卽位後四十四日丙戌下於李杜皆不相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原注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贓罪之法原注師古曰無以立太平之本

禹入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

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原注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不得復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騐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再入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

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歷以後天下水利礙磴埸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爲常事矣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原注貞觀七年正月戊子詔文見舊唐書）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原注新唐書）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原注新唐書）宋高宗卽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原注宋史）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原注宋史明章惇傳）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夔夤

之象周鼎檮杌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姦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爲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鴆宏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睹覩典策問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原注虔通歸國授滄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啟大唐有勳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歲餘而死　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元禮以宇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徙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爲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爲弒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干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爲懲戒制可（原注大唐新語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所司埋之昉判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敢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窺惟掘墓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瞞之釁生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允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撫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原注史言元禧作張易之密奏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晟之畫是時壽晟

伴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虎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爲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欵於唆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歲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勿戚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原注泉州府志）嗚呼今之身爲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

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

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李文貞曰夫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夷之運興衰激極存乎其人吾所聞鄉邦舊家朝著顯籍多矣榮華枯隕曾不須臾天孚其可徵乎祖澤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衝寒犯之則根可護譬之楚炎不當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燄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鞫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霍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攻之儘約乎（案氏曰觀有家者之興發當從薄荒淫者必廢故高車駟馬列鼎鳴鐘良田美宅歌兒舞女非興也興而極與廢相倚短布蔬不厭形容枯槁非廢也廢而極與興相伏但居室有軌範敎子能成立不必災炎之勢將來堂構定自可興又曰閨家之道必以正身爲先身正而家化之每見士大夫勢處可爲不自檢括惟日事聲色貨利以鳴得志於是門客借舊舍人登壟漁利及子市廛舞文行乎鄉曲珍玩充盈倡樂呼擁夜飲朝眠縱恣萬方致使風節無餘子孫不肖故

家喬木一旦頹地可不哀哉乃知清白吏所遺正自無涯而蕭相國日令後世賢師吾儉甚有味乎言之耳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餓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元宗造寬裘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即以教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敗

章典籍曰夫敎坊曲里非先王法制乃前代相沿往往士大夫閒情有寄著于簡編禁網所施不以爲罪我朝禮敎精嚴嫌疑慎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盛者也自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敎坊則天下明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娼都妓逸色舊好並于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罣爰書而君子懷

刑豈可自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中亦諱其名謂之家人則豪橫一淸而四鄰之民得以安枕其爲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善訟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方侍郎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淮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于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貿人掌民人之貨利秦士大夫之家治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備僕賃媼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娶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鑿燕游惟便綵紈補綴皆取辦于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逸焉馬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屨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慮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鬻也難盜賊對兒不能不留農夫野婦耕織以供戰士而劫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搢紳家室之子女也人事之咸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汝成案今日此風不特金陵爲然蓋力作之致微惰游之風熾其積習相沿已幾于不可改也

閭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敎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

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爲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其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鍾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餓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殫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忤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原注白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秋來古巷無人掃樹滿空牆閉戟門通鑑作奉誠園又以爲馬燧之第並誤按馬燧傳天寶中貴戚動家已務奢靡而垣屋循存制度然爾公李靖家廟已爲發臣楊氏焉矣及安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燧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阼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燧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燧之家園進屬宮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燧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於廷康里故馬燧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則二馬身後事略同然謂之故馬燧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王鎡家雍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鎡之

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穆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裴度諫而止穆後爲德州刺史廣齋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穆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鬬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汎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闕很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安成案疆域既殊材質斯異自魯吳越劉詭凡有譌述視彼情性南北異學自古然矣然止喻惰機警見黜上聖尚屬齊民其于學者不爲增損自養理明而訓詁廢次證精而氣節衰染翰操觚詞皆掊擊汗牛充棟書或破碎難云浩博爲至于智慧自矜劉慤是用許鄭程朱不足當其一哄揚雲甫白奚能敵彼徵言說既飾義復抓規或以土羨木藏託爲淳古或以諸葉棘猴目爲精確欲合漢宋先失師承欲正風雅已蹈病詆撏才碩盡橋之氣

王鎡家雍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鎡之中于心術莫斯甚矣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鄧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庭白髮蒼顏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跕跕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原注王惲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阮嗣宗詠懷詩豈愛京師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

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脩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原注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守亳時迎潁州僧正圓館於書室親接弟子禮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黷頼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元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倓舟投匭獻詩救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原注今江南尚有門徒之稱或詭託禪觀安陳禍福爭涉左道溪斁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

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

爨一門數窻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餧分炊飯同錙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錮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倣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漢桓帝之世更相監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原注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壻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漢桓帝之世更相監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原注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啟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

爨一門數窻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餧分炊飯同錙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錮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倣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壻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

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漢桓帝之世更相監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原注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

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寖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

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

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汝成案顏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又曰婦姑者多爭之地使骨肉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又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爾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北雞晨鳴以致禍也此郎鄭氏不聽婦言意也然陰教性成倘張百出女誡雖陳潛臺逾甚郎婦言不聽何益哉嘗姚刑部以爲出妻之事後重于古私聽之情益多治家之嚴正益衰女德有所怙而益放是論亦齊家道也惟俗併脫輻事託蒸梨或虐威姑或移寵戮貧富生嫌資餘益慨不特出無所歸爲可矜耳再適爲難曲容足尚善乎王伯厚言曰言行可以

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性質中人變化斯易噫嘻嘻賢者當反身矣

唐元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其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原注）謂應賦之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後周太祖所制若雖內禮則不徵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入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歷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原注）余昔年流寓薊門生日有致餽者荅書云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鄧之放臣乃言初度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制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原注）魏晉間人以父亡爲孤露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拘其天放超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謝平生早偏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原注）元帝所生母蔿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

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楊氏曰以生日宴百官始於唐明皇帝之開元十七年錢氏曰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盧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是賀生子非賀生日也唐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賜府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于花萼樓下終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醪不啻千金宋王明清揮麈錄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遺使命周世宗春遇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但宗親而已上壽之始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寮檀

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後有生日賜宴之例也東坡內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注以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大寧郡王俁生日詔物口宣賜皇弟成寧郡王侯生日禮物口宣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恩平郡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遂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賜清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原注魏志司馬順原注宋忠蘇則傳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亭侯原注魏志杜恕傳原注引晉書作龍陽侯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祿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原注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漢魏而馬日磾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靦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圍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於人類者矣原注今浙江紹興府有一慟人謂之將是宋將焦光贊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原注〕見史記鄭當時傳失其名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原注〕謂不稱項〔原注〕謂斥其名　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賢於少事僞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爲逆賊所汚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與刺史周浚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原注〕之推父協梁湘東王府記室參軍承聖末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塼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爲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爲嫌者矣〔楊氏曰〕漢時稱史亦謂都治爲本朝

舊唐書劉昫譔昫爲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楊氏曰〕昫于廢帝時監修國史所謂國史者唐書也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爲宋臣乃其作誄直云有晉徵士眞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譔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裘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

日知錄集釋卷十四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兄弟不相爲後

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原注徐邈亦云若兄弟昭穆者設及祖禰莊侍郎日親親尊尊教之大者周非天朝典祀豐于禰知自仁率親而不知自義率祖以親親害尊尊也王爲下士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倣哉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此知古以此察今明世宗實稱高宗彤日周非天朝典祀無豐于昵昵謂禰廟也天囚猶言天之子言陽甲已來先王有不永年者既嗣天位即爲天朝殷自祖丁之後陽甲至小乙繼世又值殷乙皆兄弟相及盤庚既不爲陽甲立廟小辛繼世又值殷

衰未能修復廟祀高宗繼父小乙居喪盡禮其于父廟祀亦必豐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之失故于祭成湯之明日有雉雊之祥既咸祖己之言乃修建寢廟喪服四制云武丁思先王之政繼絕世是三禮義通而復起尚書大傳云高宗肜日亦有雉雊之事也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原注舊史禮儀使不載其名曰昔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原注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潁川府君宣帝之元帝即位汪太后又遷潁川而惠帝前遷豫章府君之曾祖也蓋即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耳後皆復祔原注元帝時已遷復故明帝崩又遷故　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原注開元初奉中宗別升睿宗爲第七室　禮官曰晉

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爲後王之式矣

立叔父

左傳昭十九年鄭嘉父卒生絰弱其父兄立子瑕原注子游叔父鬻子產對晉人謂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于故事載

唐宣宗之爲皇太叔蓋助於此矣楊氏曰宣宗之立宦官爲之耳彼小人何所考

繼兄子爲君

晉元帝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爵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

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爲生號而後代並因之矣

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或舉武王爲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繇之王迹興焉不可以一概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據此則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不謚乃爲得禮其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當亦號而非謚也

皇伯考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臨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祫禘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會奉贊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

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是古人罷祖宗之廟而不以爲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政事多豐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

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準不納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莊之故事蓋并非張桂諸臣之初意矣沈氏曰通鑑晉元帝太興二年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　此前漢師丹引禮以爲言而哀帝不聽者

除去祖宗廟謚

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爲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玄成等議以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卽位追尊爲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后廟於鄴高

高宗太子囷追謚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爲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元宗末奄臣竊命列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列聖謚號太廣行跲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眞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眞卿議楊氏曰其本文曰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眞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臣愚謹擇其美稱而正之云云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言二聖者謂元肅也

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自此宗廟之廣謚號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議矣

稱宗之濫始於王莽之三宗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唐王彥威所謂叔世亂冢不可以訓者也

漢人追尊之禮

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原注師古曰皇君也天子之言帝也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　而不帝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子皇考而不帝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戾太子悼皇考宣之祖若父也太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

帝此皆漢人近古而作偏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謚法

孝宣卽位思戾悼之名不爲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復之報中於國家者多矣楊氏曰戾園之事去孝宣卽位已十七八年又其一時大臣皆已坐死反復之報將於何施此非知倩勢之言

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然謚之曰昭亦但取其習於威儀爾謚法容儀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復晉昭侯鄭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見弒於其臣是昭非饗國克終之謚也此外齊晉曹許皆有昭公亦無可

漢孝昭帝始以爲美謚而唐之昭宗亦見弒雷氏曰謚法本周書篇名自周公制謚作此一篇垂憲于後漢魏以來悉損益而遵用之兩晉以前言謚法者十一家世本竹書大戴禮今文尚書白虎通廣謚獨斷劉熙乘輿春秋帝王世紀是也實皆本于周書沈約謚例序謂大戴禮及世本謚法約時已亡其篇唯取周書及劉熙謚法廣謚舊文以乘輿世紀之異者爲書是隱侯所采者止及五家通考謂賀琛謚法四卷取周公舊謚及沈約所廣曰新謚者琛所增也則賀氏又止取二家蘇氏承詔編定謚法于晉以前取周公春秋廣謚三家益以沈約賀琛屈蒙爲六家謚法于古法蓋多所損益矣今案周公謚法雖見周書以爲後人所亂故困學紀聞所載與今本之文迥殊蘇氏亦謂周公之書反取賀琛新法而載之戴記春秋此篇雖佚自法六條通鑑唐紀注引禮記謚法一條在書注亦稱之馬注又云俗儒以湯爲謚以禹爲名然皆不在謚法蓋漢時戴記列于學官故經傳可取以爲訓湯與桀紂三謚乃廣謚所增不見于戴記故斥曰俗儒也後周書謚法納之釋斷取桀紂釋例取湯故路史云杜預取周例增之以湯世謂之春秋謚法卽今史記正義所載者是

已史記集解引西爲說其乘輿世紀之說歟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賜謚爲竫公唐代宗追謚其弟故齊王侯爲承天皇帝

內禪

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

竹書紀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元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謁原注見避府元龜門郎獨孤妻奏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廟之禮人臣不敢輕議然竊以爲兩廟二主非嚴敬之義蓋唐書所謂王璵緣生事亡原注韋彤傳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國

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愼趙府有高淳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清伯張輗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羅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清伯將輪封玉田伯此皆赤縣縣名而以爲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昭秀封臨海郡王邁直常侍庾曇隆啟曰周定徙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祉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荷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爲巴陵王當時臨海郡屬揚州王畿故也豈有以神皋赤縣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時封國大小之名皆有準式而陸務觀謂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此二縣以爲司封之失職有明則草略殊甚卽郡王封號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縣或以古縣或但取美名初無一定之例名之不正莫甚於此

乳母

舊唐書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內出宣旨妤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妤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妤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準楊氏例改封中書門下奏曰臣聞周制宮職夫人只列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於列妾縱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鄧徵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爲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

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非爵邑但擇美名至高齊陸令萱以乾阿妹授封郡君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年封乳母于氏爲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尚食高氏爲蔣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後睿宗下詔封乳母爲燕國夫人歷載以來寖爲訛弊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闢不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賢君故事今則宣授乳母爲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有功勞安社稷者得不對室家而慙於所命之爵乎臣等參詳妳婆楊氏王氏雖居濕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分茅且異疏封之例況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亞列妃嬪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揆之

典禮良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原注實錄永樂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聖賢順夫人馮氏　列宗權臣問鼎之日而執議若此有明自永樂中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賢順夫人（原注參用册府元龜）當國命贊旒因之遂爲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聖節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

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

書置節

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原注史不注年月）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力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自後相沿以爲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德宗貞元十二年復命以儒士參之此齋醮之所起也（原注册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節命諸學士及僧道講論三教同異則開宗時先行之）

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誕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名馬計二十餘萬自是歲以爲常後增至百餘萬此進獻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勅以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后於宮中上壽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原注韋綬傳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

帝壽從之宰臣奏古無生日備賀之儀其事遂寢　元稹長慶集有賀降誕日德音狀考冊府元龜次年長慶元年七月庚子仍行此禮而史遺之也又云敬宗寶曆元年六月勅停此禮　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雖置齋會惟對王源中等暫入殿原注源中為翰林學士　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臣路隨等奏誕日齋會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七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為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吕期頗為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從之開成二年九月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會宴蔬食任陳記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游清秋高興百穀方熟萬

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其延英奉餙權停原注太和九年沒曲江作紫雲樓仍請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自是武宗為慶陽節宜宗為壽昌節懿宗為延慶節僖宗為應天節昭宗為嘉會節哀帝為乾和節原注並冊府元龜　然則此禮掛於令甲傳之百代矣　陽氏曰宋遼金無帝

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羣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為嘉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日綵線七夕粉筵豈

同年而語也臣等不勝大願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之令甲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綵結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為賽白帝報田神上明元天光啟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記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詩宣付所司原注路隨奏不錄　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罷天下進賀聖節冬至表箋上曰正旦為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進表稱賀禮亦宜之生辰冬至於文繁矣昔唐太宗謂生辰是父母劬勞之日況朕皇考皇妣早逝每於是日不勝悲悼忍受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十三年七月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表上請然後許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賀宴羣臣於謹身殿歲以為常然而不受獻不賜酺不齋醮則聖諭所云勉從中制者也

君喪

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概之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嘗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緻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緦以示變除之漸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原注）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日者未葬則服不除葬後則服漸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葬後則服漸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易月又不遍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而已葬之後變爲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亦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於臣庶之喪不爲制禮而聽其自行或厚或薄（原注）魏其武安傳言欲以禮爲服制以興大平是知漢初未立服制然三年之喪其能行者鮮矣（原注）孟子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是喪紀之廢已久久矣莫之三年（原注）史記本傳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原注）漢書本紀原涉父死行喪家廬三年縣是顯名京師（原注）游俠傳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贏瘠骨立（原注）後漢書本傳鮑昱處喪毀瘠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原注）鮑永傳薛包爲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遇乎哀（原注）劉趙淳于傳此從其厚者矣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原注）漢書本傳此從其薄者矣東海王臻及弟蒸鄉侯儉母卒皆吐血

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至唐元宗肅宗之喪遂改爲初崩之後二十七日（原注）唐書崔祐甫傳載常袞之議云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崩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元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蓋變而逾短而亦不無追咎夫漢文之作俑矣

晉書羊祜傳文帝崩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加禮且使人主遂服不猶善乎元曰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廢矣祜乃止傳元之言所謂禦人以口給者也不能緣人主之孝思

善推其所爲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幾而賈后殺姑劉石更帝豈非詒謀之不裕哉

後秦姚興母虵氏卒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尙書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興從之若傅元羊祜(沈氏曰元本作杜預)之見其不及姚興之臣遠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

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原注拔此唐制非漢制范說)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旣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竊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眞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

始除侇胄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鞮不以紅佩不以魚鞾轎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止

然迄未有能酌三代聖王之遺意而立爲中制者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有爲君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

朱子作君臣服議曰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視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

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當參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倉陸道威(原注世儀嘗刱爲君喪五服之圖其略謂嗣君及

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

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悍格難行蓋本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所云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說然三代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爲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爲天子卿大夫爲其國君家臣爲其主若庶人之爲其國君但齊衰三月（原注）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三月而已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注曰不服與畿外之民同稱民曰此亦如九族服制諸侯爲天子之子則大夫乃其孫也餘以此推之而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原注）此言國君之喪正義以爲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則未嘗有異於古者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原注）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其本分四海通當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也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則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禮爲君父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天子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卿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　問後世不封諸侯天下一統其長杖其下者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閭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濟陽張爾岐言今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卽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卽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牀東爲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

南史孔秀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縗喪主不能停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張氏曰聞京者用僕隸代哭清南城中人聞有用之有名曰號喪蓋誤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鄰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不絕聲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居喪不弔人

禮父母之喪不弔人情有所專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

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弔魯人不弔天子之喪猶可以不弔而況朋友故人之喪乎（原注孔氏曰若有服者則往哭）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喪之人不能不出獨廢此禮有所難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設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祔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廟廡嬰爲尸孟子亦曰弟爲尸而舂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原注漢文翁成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跣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

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綵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尙書胡濙以爲國初更定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準行今按鳳陽縣志言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剝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千載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

木像漢以前皆有之若孔聖之有畫像其來已久漢孝景時太守文翁作石室刻石像韓勅修孔廟後碑立于桓帝永壽三年而碑中有改畫聖像語後漢書蔡邕傳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此見于史書及金石之文可考者至塑像則不知其所始或疑肇自魏克州刺史李仲璇修孔子廟碑第云修建容像則固不自仲璇始矣明張璁令天下學宮盡撤舉像論者韙之而國朝邵長蘅又有復孔子像議恐非

從祀

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原注宋史贊言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臣道輔翼之功實自帝始）

十哲（汝成案度宗咸淳三年官祭酒是陳宜中黃氏所云祭酒當指宜中第攷宜中傳不紀此事）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慈谿黃氏震原注曰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而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眾議必有若也祭酒爲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原注宋史禮志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原注按理宗作顓孫子賛其未語云亦不足之辭據孟子此章則色取行違作戒後人似未之深考也

者不察而掷攻之於千載之下邪當時之論如此愚按論語首篇即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焉爲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若之喪悼公弔焉爲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釐正原注孟子不曰有若似聖人史記乃云有若狀似孔子謬甚況氏曰張能鱗玉甲親學江南諸總督巡撫具題崇祀先賢先儒詳文謂先賢如有子有宓子賤南宮子容原子思或以孝弟著論或以君子成德或以君子尚德或懷獨行君子之德皆孔門高弟不讓于宰我冉有當躋之十哲之列蓋十哲之名第因從遊陳蔡而追思之不必限定十人之數也若孟夫子高弟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陳子七篇內書法悉以子稱亦如孔門之有顏曾閔子諸人也至萬子公孫子宋范文正公手授中庸于張橫渠閻閻周風氣之先舉胡安定爲教長教化大行當與歐陽子並祀兩廡若謂無傳注之功可援江都昌黎之例也否祖筆記載鄭端簡之言曰有若之言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爲邦之才不遠優于宰我冉求孟子稱其言行不必遠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矣其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廡中此論亦公平也

嘉靖更定從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等二十二人原注太宗紀無賈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禮儀志增又按唐六典祠部省有賈逵然貞觀時未祀從祀則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國子七十二弟子則爲二十二人開元八年勅七十二子並許祭酒司業係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賢則亦誤也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原注宋史禮志神宗熙寧七年從管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以孟子同顏子配享殿上封荀況揚雄成都伯鄒魯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子雱臨川伯從祀諸石舒王同顏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賢之末此封三人爲增入從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順元年方進仲舒從祀沈氏曰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上納行人司副楊砥言歷舉進董仲舒揚雄進董仲舒先時未與祀典不知何故國朝康熙五十二年特諡去驚字避光廟諱張載程顥程頤原注避宋子正公手授中庸于張橫渠閻閻周風氣之先舉胡安定爲教長教化大行當與歐陽子並祀兩廡若謂無傳注之功可援江都昌黎之例也否祖筆記載鄭端簡之言曰有若之言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爲邦之才不遠優于宰我冉求孟子稱其言行不必遠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矣其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廡中此論亦公平也

嘉靖更定從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等二十二人原注太宗紀無賈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禮儀志增又按唐六典祠部省有賈逵然貞觀時未祀從祀則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國子七十二弟子則爲二十二人開元八年勅七十二子並許祭酒司業係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賢則亦誤也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

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原注宋史禮志神宗熙寧七年從管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以孟子同顏子配享殿上封荀況揚雄成都伯鄒魯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子雱臨川伯從祀諸石舒王同顏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賢之末此封三人爲增入從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順元年方進仲舒從祀沈氏曰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上納行人司副楊砥言歷舉進董仲舒揚雄進董仲舒先時未與祀典不知何故國朝康熙五十二年特諡去驚字避光廟諱張載程顥程頤原注避宋子正公手授中庸于張橫渠閻閻周風氣之先舉胡安定爲教長教化大行當與歐陽子並祀兩廡若謂無傳注之功可援江都昌黎之例也否祖筆記載鄭端簡之言曰有若之言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爲邦之才不遠優于宰我冉求孟子稱其言行不必遠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矣其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廡中此論亦公平也

嘉靖更定從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等二十二人原注太宗紀無賈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禮儀志增又按唐六典祠部省有賈逵然貞觀時未祀從祀則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國子七十二弟子則爲二十二人開元八年勅七十二子並許祭酒司業係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賢則亦誤也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

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原注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劉定之請以元儒陳澔以胡安國蔡沈例從祀勅下江西考其行事以聞　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沈氏曰元史祭祀志至正十九年胡瑞陳請宋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五先生名儒從祀二十二年俱追贈太師封國公未之從祀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爲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原注士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祀於其鄉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　成化初劉定之議以爲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雖其中不無可議然當世衰道微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注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亦猶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牒以閥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當宥之況小失乎　又曰愚竊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也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楊氏曰戴聖治九江多不法子及賓客爲羣盜馬融爲梁冀草奏害李固王肅三反王弼爲清言之倡杜預賂權要如何可因其傳注之功遂列聖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　沈氏曰萬曆四十六年八月丁卯山西提學副使呂維祺請從祀萬曆四十二年正月曹端從祀其言云云　請曹端從祀萬曆四十二年正月已有御史董定策一疏矣又曰　國朝康熙五十四年江南學院余正健題奏先儒范仲淹從祀孔廟亦舉延胡瑗入太學勸生徒誦其教讀中庸二件且謂會通于大易皆褒貶于春秋又請于朝俾所在州縣立學校以祀先聖先師等事皆大有功于聖道者也當援橫渠明復冰水諸賢之例以補數百年祀典之闕從之胡氏曰從祀之賢七十子無不爲過也張氏曰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竊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楊雄之事莽戴聖之賊吏馬融之黷貨吳澄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況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並以學術有疵罷非如林放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于鄉雄則可也方東樹曰孔庭從祀自唐以來代有更正明徐溥道不可善矣然在宋以前義理之學經與人分之不可況秦火以後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有功聖道矣從來漢學諸人祔此廡宜亦舉延胡瑗入太學勸生徒誦其教讀中庸二件且謂會通于大易皆褒貶于春秋又請于朝俾所在州縣立學校以祀先聖先師等事皆大有功于聖道者也當援橫渠明復冰水諸賢之例以補數百年祀典之闕從之胡氏曰從祀之賢七十子無不爲過也張氏曰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竊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楊雄之事莽戴聖之賊吏馬融之黷貨吳澄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況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並以學術有疵罷非如林放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于鄉雄則可也方東樹曰孔庭從祀自唐以來代有更正明徐溥道不可善矣然在宋以前義理之學經與人分之不可況秦火以後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有功聖道矣從來漢學諸人祔此廡宜亦舉延胡瑗入太學勸生徒誦其教讀中庸二件且謂會通于大易皆褒貶于春秋又請于朝俾所在州縣立學校以祀先聖先師等事皆大有功于聖道者也當援橫渠明復冰水諸賢之例以補數百年祀典之闕從之胡氏曰從祀之賢七十子無不爲過也張氏曰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竊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楊雄之事莽戴聖之賊吏馬融之黷貨吳澄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況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並以學術有疵罷非如林放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于鄉雄則可也方東樹曰孔庭從祀自唐以來代有更正明徐溥道不可善矣然在宋以前義理之學經與人分之不可況秦火以後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有功聖道矣從來漢學諸人祔此廡宜亦舉延胡瑗入太學勸生徒誦其教讀中庸二件且謂會通于大易皆褒貶于春秋又請于朝俾所在州縣立學校以祀先聖先師等事皆大有功于聖道者也當援橫渠明復冰水諸賢之例以補數百年祀典之闕從之胡氏曰從祀之賢七十子無不爲過也張氏曰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竊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楊雄之事莽戴聖之賊吏馬融之黷貨吳澄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況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並以學術有疵罷非如林放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于鄉雄則可也方東樹曰孔庭從祀自唐以來代有更正明徐溥道不可善矣然在宋以前義理之學經與人分之不可況秦火以後諸儒實有訓詁名物之益有功聖道矣從來漢學諸人祔此廡宜亦舉延胡瑗入太學勸生徒誦其教讀中庸二件且謂會通于大易皆褒貶于春秋又請于朝俾所在州縣立學校以祀先聖先師等事皆大有功于聖道者也當援橫渠明復冰水諸賢之例以

遂歐陽文忠以議濮園爲世訾毀然實非傳會經義迎合
人主胡氏議之欲黜其從祀過也劉子政躡進方術而忠
誠端亮言合儒先胡氏以爲其失可原直諫可法不宜黜
退信矣戴聖氓法雖傳禮經實述其過第其贓罪惲子居
曾博考殊之林放秦冉顏何三賢我朝久爲升復嘉靖
所黜亦間有復者從祀名儒先止有陸清獻一人近復進
孫夏峯湯文正唐陸宣公明黃忠端劉忠介呂省吾尊儒
翼義既異徒語性天亦非專務訓詁如先生及方氏議云
嘉靖之從祀歐陽修者爲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與宋人之
進陸九淵者爲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

進荀揚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
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甯諸人
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祭禮

陸道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謂古人
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眾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
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
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眾繁重難舉無差等隆
殺之別愚意欲倣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爲宗祭法歲
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
以高祖爲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眾繼
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爲主祖考則分昭穆
居左右合同曾祖之眾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
祖爲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眾繼祖之宗主之仲冬
則祭一代以考爲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皆宗子

廟而不及禰惟大祫乃合羣廟毀而並祭于太廟然其
制則或以三年或以五年公羊謂之大祫一年一祫而
已法乎中庸上祀之禮朱子謂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無
窮而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句不言推士庶人祖考之
意以及無窮在朱子蓋幾斟酌而出之而不圖今日之
又有別解也我故曰雖祭始祖上設高祖一士而嫡長子孫尸其
禮若族兄弟同堂共居此設廟而並祭于太廟然其
祭祀亦猶宗法之意使其分異之後爲支子者越在百里
數十里之外甚而播遷轉徙遠至隔府隔省其始止奉禰
主以行其既將終不祭其高曾祖及四親主者少矣若設虛位以祭而不
爲立主則人之得爲四親主者又何有高曾以上所
祧之主其得奉始祖祧祖及四親主者必大宗之子孫之
可也支子奉禰以行尚不得爲高祖祧之主宗子既奉四
親又得上與始祖羣祧奉祀然而所謂宗子者不知其果
爲大宗與否固一再傳又遂其統如是則又必人以伊川
自任曰不得當吾世而以非大宗之後爲支子者越在百里
世而不盡祭之說仁孝之念人人有之仍歸于家有始祖之祀而不
當祭之大小而皆祭始祖何如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四親
使人各盡其誠于有眾之尊而不至于越禮犯分乎我
故又推家禮之所未詳而曰人各祭其高曾祖考祭則
或曰高曾祖考

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加損答之曰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旁殺下殺中庸言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況喪禮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原注）今律文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不可行乎此雖舉恐不無補於風敎也

程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高祖皆有服

王士一廟亦祭四主其言原本禮制確不可易儀禮喪服小宗之法此大夫士之法也大宗繼高祖之小宗繼曾祖之小宗推之繼禰者庶子之適子主祭庶子之是爲繼禰之小宗繼祖之小宗繼曾祖之小宗繼高祖之小宗皆以主祭此庶子而從兄弟再從兄弟三從兄弟宗之也故曰宗以其所祭者庶子又五世則遷祭必有尸有主士喪禮一廟者也其文曰設盥於祖廟門外又曰遷於祖廟注曰士祖禰共廟此一廟二主之見經者也以例大夫昭穆一廟則四主可知愚謂士祭四親士一廟共四主者也天子廟制同堂異室始於漢明帝其實周家大夫士一廟制已具之何云先王未有而待義起耶陸氏以廟制通衢隨地建立祠門不知其協禮也占者廟寢相連各有正寢之東一世自爲一廟各有門有堂有室之制而其世數必視官爵之尊卑高爲大夫得立三廟士得立一廟庶人祭於寢其制度繁重難以遵行經程朱大儒準酌理創而已祭於寢者祠堂得祀高曾祖考四代而其地必仍在正寢之東正爲祭者今之廳堂也或一間或三間中爲四龕龕中道櫝櫝中藏主之位以西爲上如是而已此吾先世所未嘗行今宜行之東盛之其外垂簾以一間爲一龕亦不能行因思古者宅制三間向南屋西一架爲四代古人或只始祖與高祖同堂一架爲二代或高祖與曾祖同堂一架爲二代或曾祖與祢同堂一架爲一代或祢祖各一架爲二代或祢祖同堂一架爲一代或祢祖各一架爲二代或祢祖同堂一架爲一代或祢祖各一架爲二代或祢祖

女巫

周禮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時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陰也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證也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禮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請拜杜岐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爲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多是謀猷之士少有通儒碩學所以郊祀上帝六宮及女巫預焉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歌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大金國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頹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覡淫祀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唐書黎幹傳代宗時爲京兆尹時大旱幹捉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王之禱久矣使毀土龍

日知錄集釋卷十四終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家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原注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已之興始自彊秦　通典襄陵有晉襄公之陵）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雷氏曰桐涉桐亭東之邑即續漢郡國志所云桐門皆以所向之邑名之北曰桐門即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也韓詩外傳曰湯葬於偃台今北風偃陌是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祭者各向其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原注）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文王墓地名也此緯書之言不可信　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爲壇禮之權也秦興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起寢殿於墓側（原注見漢官儀　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

士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沈氏曰)宋書禮志一節已見續漢書祭祀志　漢之西京已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原注)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韋元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原注此皆承秦之制故黷於祭祀如此　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原注蔡邕記曰背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八月飲酎禮亦如之雒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

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原注)禹奏言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今杜陵有宮人數百外戚傳許后上疏有杜陵梁美人又云成帝崩班倢仔充奉園陵婕妤閉門葬園中而張敞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婕妤但良人無官名干謁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不當罷奏奉亦言諸侯王園宜出其過制者是諸侯王園亦有之矣是以安帝尊母孝德皇元姬耿氏爲甘陵大貴人桓帝尊母匽氏爲博園貴人靈帝尊母董氏爲慎園貴人皆以陵園爲名　程氏演繁露曰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陸機爲文誄之不知其來有自矣　而十七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圖明旦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傳之以爲盛節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之衰也(原注)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七廟之制遂廢蔡邕以爲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殆曲爲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宜王遺令子弟羣官並不得謁陵猶爲近古(原注)宋書禮志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雒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　晉書王導傳自漢魏已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惕於氏旦王導始謁元帝陵所謂眷同友執也　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宗元宗亦並行之(原注)唐書彭景直傳景龍末爲太常博士開元二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請罷不從　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原注)胡三省曰唐開元敎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宜許上墓但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晉高祖亦有衣冠嬪御之制(原注)杜子美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日晨是也　而陵寢行日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詩書墓藏崇祭不可亂欲言非識知何如蓋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馬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

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曾昭公之孫于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嵩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旣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家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

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也而慤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旣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曾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原注史言上冢者自孔子留侯二世家始）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教出於聖人之門並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閒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旣歿弟子卽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楊氏曰史記此處說有誤文字）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爲之供具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是也有賻謚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卽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寮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

東征賦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原注文選作此作饗）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原注陳藩傳）至乃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大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原注高帝母起兵時死於小黃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爲石勒所焚如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

於宗廟寢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楊氏曰招魂而葬是謂埋神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馘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元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

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爲心彼耕象與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即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禋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宣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原注）今俗乃用十月一日（徐司寇曰）武王將東觀兵上祭於畢則墓祭固有行之者今必廢千徐乍通行之事以求合古經豈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所可異者末俗流失或假上墓之便召客宴會歌舞歡暢非墟墓生哀之情耳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原注）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原注）霸杜謂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原注）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爲後王之則然攷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梁氏曰）霸陵凡三被發張湯傳一也（顧炎武曰）霸陵薄葬亦被發掘二也晉書所云三也蓋金玉珍寶必景帝爲之不依遺詔瓦器之制事祕莫知史不得錄耳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爲實錄也（楊氏曰）非孝文之不能盡除或景帝之陷親于不義耳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

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愼也愼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拘之（原注拘讀曰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湮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杜也避杜而疾觸朴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朴之

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陷白刃涉血盭肝以求之（原注盭古捕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國乎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原注施讀曰施施玉於死者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鍾鼎壺濫（原注以冰置水漿於口實也濫取其冷也）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原注室椁也題湊復累）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

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爲上聖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寶貨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原注瞚古瞬字）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誄之辭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扣之

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原注齊潛王楚平王燕王噲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原注作書之時并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原注上猶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銜（原注銜高同史記蔡澤傳入韓魏遏奪銜高於塗）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新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

不變人徒（原注）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發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扣（原注）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扣（原注）莊公名購僖公之父在位六十四年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璠璵（原注）璠璵收也斂也收斂之喪也主人桓子斯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

中原也（原注）言必發扣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原注）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原注）師古曰即信陵君也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罷格其名賢先哲見侵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

民墳墓未遠並宜灑埽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負扆宸居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而塋欑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衛梁武帝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寖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原注）文選載任昉爲卞彬謝修墓啓卞忠貞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

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歷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靄鞠爲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原注）唐太宗詔見下唐元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曰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頹毀者宜令管內量事修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采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爲之修護若此（原注）陳書淳于量傳坐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原注宋史鄧潤甫傳小民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楊氏曰宋太祖亦有修祭前代陵墓之詔又曰宋人言利之害至於賣祠廢則耕陵寢其輕事也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原注金史斡魯古李菫傳乾州後爲閭閻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眞伽發宋會稽攢宮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原注元史楊璉眞伽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家墓凡一百一所）

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潤等三十一人分

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燹而剏搆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撝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

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柝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追武雖復旂服色猶行杞宋之封每車駕巡游眇瞻河雒之路故橋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薶未周樵牧猶眾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家被發絕無後者可簡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册英

聲茂實志深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紀歷選列辟遣使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修飾訪求自上古洎於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纔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若有毀壞即宜修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陵即土大夫之丘墓並爲封禁亦興王之一事可爲後法者矣

停喪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不得

已而停者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原注晉書慕容儁載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輒求仕進所由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原注並本傳）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搢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張稷若爾岐采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楊氏曰據公羊傳當是渴葬得字之訛也）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可以告慶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須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搢紳人士當體茲

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即於墓不猶之容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原注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日蓍龜死者不得葬命之日蓍哀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原注父及持重皆爲喪主不得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原注劉世明曰眾子雖非喪主亦不得除張憑謂已嫁之女猶不得除天性難可盡奪疑則從重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原注司馬溫公葬論亦云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

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卽吉矣何也喪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原注喪服小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而禫今此虞又練祥之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　服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未葬之遠風舉百王之隆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

陳可大曰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喪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喪期已下至緦之親且不得變葛而爲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

魏劉仲武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母丘儉敗仲武出其妻原注司馬師夷儉三族皆仲武出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正舒不

釋服訟於上下沈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原注孝武帝作號未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重爲營家壙原注朱子采入小學善行篇　梁殷不佞爲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婺令至是四兄不齊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唐歐陽通爲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

居廬不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爲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袞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袞麻則其悲哀之心

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矣爲其必去之也（原注）今吳人喪除服則取冠葬之服以履杖焚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柩旁待葬而服鮮服以謝弔客而後除且焚此亦餼羊之猶存者矣詩曰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哀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原注）家語後之議禮者必有能擇於斯者矣

又攷實錄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以丗喪未葬禮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原注）十一年二月葬長陵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庶人乎

改殯

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即遠之制齊莊公以襄

之閻三月而婚喪俱畢

假葬

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郤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原注）魏志曹休傳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擔將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見於此三年卽吉詔用爲征東參軍論者以爲不合禮鄭志曰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今人違離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閒矣可得除否荅曰葬者送親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

改殯

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即遠之制齊莊公以襄

公二十五年爲崔杼所弒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崔慶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夫自郭外之葬歷三年之久出而遷之路寢爲之改殯不以宮廷爲忌不以兵死爲嫌古人送往愼終之禮如此（原注景公莊公之弟震生洲曰）世有違其鄉死柩歸不入門夫喪事有進無退示民即遠今行者豈即遠之謂乎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道喪車至於廟門不毀牆入適所殯大夫士死於道載以輴車入自門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此禮經之明文也左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惠叔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注殯於孟氏之寢哀二十六年宋景公游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奉喪殯於公宮公羊定元年公薨於小寢是又改殯而反殯者也且又不止此左襄二十八年齊慶氏亡齊人遷莊公殯於大敛之閒然後即位此二傳之明文也左文十二年宋公鮑卒於位以其夫人之命召公子成與司城蕩意諸而立之是又改殯於大寢而反殯於小寢者也喪服記改葬緦注其奠如初葬禮宜同則改葬亦從墓之所至而盡其禮此亦情之可反殯而今俗乃如此亦可見禮可義起者與夫改葬且可於避忌大惑不解雖有孝子慈孫亦多圄於俗而不得自致者爲可哀矣或曰然則曾子問謂柩不可反何也曰此有進無退也謂出不可反非歸不可入也然則又謂入自闕何也曰闕者兩觀也而鄭氏以爲毀宗而入異於生洵如其說則尸未大斂載尸入門如下所云者何獨不異於生邪且即異於生固入於家矣曷嘗有避凶之說邪今人不避載尸入門而獨忌於柩何愚邪古者大夫出聘而死既斂於柩造於朝介將命夫柩可入鄰國之朝而不可入己之寢抑何謬之甚邪至於禁止入城之令則雖欲歸殯於家而不得其傷孝子之心抑又甚矣禁令限之既無如之何其無所限者願又自從而禁之以爲避凶則古人所無以爲即遠則非此之謂古人死而實大悖乎古也雖然古人死而蒙故曰事有義託於古而實大悖乎古也雖然古人死而蒙殯於廟於寢今則尸骨未寒置之荒煙蔓草閒者多矣又何怪乎柩歸不入門哉

漢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追服喪制蓋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椁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千古之罪人

火葬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即舉

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其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嘱行下本司勘令監造震竊謂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嘱行下本司勘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畀之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

必有殃既葬焚煙徹於上或者天實焚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尸猶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殆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卽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尸爲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冢陸賈明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齊爲淮揚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飛去夫欲

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其殺幸姬王昭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燒爲灰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亦遂誅滅（原注）魏文帝終制略曰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爲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園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家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原注）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

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陽氏曰元暉之事非實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乃全忠誣何太后耳）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宋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邪戒火邪人之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台慈

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簡栴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愼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冢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於服器之微猶不敢投之於火故於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況敢焚及於尸柩乎荼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辛有之適伊川其亦預見之矣爲國以禮後王其念之哉原注列子言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荀子言氐羌之俗其親戚死不焚也蓋西羌之俗有之汝成案火葬之事杭城至今猶沿其俗至爲慘傷而長官不爲禁止士大夫不知動色誡諭習爲故常而今杭城火災日月相告往往一家火發連及數家或數十家甚至有通巷破焚者當火起時官民并力救莫之能止安知非此火化之魂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又有所謂洗骨葬者既葬二三年往往後輒啓棺洗骨使淨別貯瓦瓶內埋之是以爭占壞者往往多盜骨之弊發而成訟輒貯官廊夫古人親死三寸之棺五寸之椁附身附棺之具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葬沒之事尤爲嚴重蓋以葬埋爲兢兢乃今至于火葬洗骨葬火葬則棄其親洗骨葬則與受傷身死當官檢驗者何異安有仁人孝子乃忍爲之不知禁絕哉

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亡也乃有楊璉眞伽之事

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趙氏曰按掩骼埋胔後漢桓帝紀京師死者相枕若無親屬者可于官墻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則後漢已有此制而宋初又已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見于范同奏疏中于京城外四禪院買地瘞無主骸骨每具官給六

百文幼者半之見韓魏公君臣相遇傳又仁宗嘉祐七年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貧民之不能葬者神宗亦詔給地葬畿內寄瘞之喪是漏澤之設不自蔡京始也特其名或起于京耳

期功喪去官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攷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謝元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郎日輕舉圖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原注古人凡喪母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庶傳王純碑云拜郎失妹竟歸遂釋印紱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諱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斐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

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悵悵期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喪旣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

晉書傅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詔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墜風教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隗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閤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

盧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爲重是以上挂彈文下干鄉議原注史記魏其武安傳丞相語灌夫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不肯往灌夫曰將軍乃以服辭索隱曰服謂期功之服是則漢時有服不預宴會之證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

死唐季五代之時其法猶重

册府元龜唐薛廳爲左補闕弟齊臨陳爲飛矢所中卒廳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衰庳處喪如禮廳去左補闕庳去河南縣尉直圖文館與衰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

闕名敎者推之

宋史王嚴叟爲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然史之所書亦寥寥矣

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原注後漢書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並原注蜀志劉焉

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之遺意也與

緦喪不得赴舉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崇政殿時稹冒緦喪赴舉為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今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昔人遠矣

喪娶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幣猶譏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衛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元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原注漢文帝詔曰天下吏民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衰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湯禹宏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晉書載記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原注時勒號所部為國人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僭國閏朝猶然今人反不講此楊氏曰今人有乘新喪而娶者謂之拔親或云白親世俗澆漓喪婚敗禮莫斯

寶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埱奏弟大冶王季埱擇武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為妃昏期在邇不意叔崇陽王孟煒薨逝季埱應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册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服滿成昏從之原注正月乙未遣永康侯徐安等持節册封王妃

天順三年十月庚戌潘王佶焞奏父康王存日擇潞州民李剛女為弟永年王妃李磐為妹長平郡主儀賓已受封册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為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娶禮部侍郎鄒幹言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今潘王與郡王俱父喪未終乃慼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

長史司啓王俾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十月癸丑廣靈王遜烜薨癸酉敕靈丘王遜烜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鎮國將軍并女臨城縣主俱已奏報欲於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爾兄初喪正哀戚不暇之時乃欲爲男女成婚以廢大禮是豈所忍爲哉不允所奏

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託之遺詔而士大夫多以爲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入見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麤難入禁中令戎服虢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

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謁官長輒易青黑與常人無異是又李訓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夜成案以上禮例之妻道子喪宜去官伯叔父兄弟可不去官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

守制爲禮法之當然而倍死忘哀多見於搢紳之士矣(顧氏曰)其敝總由于遠官若近在三五百里即少曠廢之患矣

實錄又言二十七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德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德文四歲喪父家貧隨母嫁陳氏後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德文懇請甚至上特憐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仍通於人子之情固未嘗執一也

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以來浸已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之國典(沈氏曰沈世泊云案起復者喪制未終使之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陽公妻薛氏封魏國夫人薨公作薛夫人墓誌銘明年遷參知政事又明年遷樞密副使作告卹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攷例以服

閔爲起復誤矣宋制衙上亦帶書如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並依洪武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原注)姊妹妻子雖期喪不必解官(原注)唐制爲嫡子斬衰三年而不去官及大功以下喪無有不奔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原注)唐書王方慶傳見上二十五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夜成案以上禮例之妻道子喪宜去官伯叔父兄弟可不去官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

官無得謁選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庶人之家不許嫁娶宴會作樂者官員罷職士

干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以母喪去官上思之特遣人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七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名秩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丁憂交代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糧為重倫紀既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

課掌於大使（原注余家有嘉靖年間地文契皆用稅課司印萬歷後用縣印）為令者稽其要而無所與焉文移又皆俾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庫藏故閒計邀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中錐刀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即勒令交代亦不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也嗚呼若人者亦知養廉為致孝之源乎

武官丁憂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非一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歸葬鄉里廷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之子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聚實庶人子得盡送終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憂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非一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歸葬鄉里廷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居喪飲酒

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愼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愼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原注册府元龜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爵各四十忠州安置師服各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以不能訓子削階（原注舊唐書本紀）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

匿喪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奉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貶罰

國恤宴飲

鍾聲焉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原注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原注獻公卒未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漢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后傳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聽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殿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以根當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其兄子成都侯況免爲庶人歸故郡魏書甄琛傳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喪未期而宴飲者晉書鍾雅傳拜尚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尚未期月聖主縞素百寮慘愴尚書梅陶無大臣侯況免爲庶人歸故郡魏書甄琛傳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喪未期而宴飲者晉書鍾雅傳拜尚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尚未期月聖主縞素百寮慘愴尚書梅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修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是也（原注時穆后臨朝特有國忌而宴飲原不問然百僚懼之）

者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駙馬都尉郭暧王士平及曖弟晛暄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頹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于棁二也未及末命卽立族子爲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

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後之爲國者並
當取以爲戒楊氏曰不殺大臣是美事然如蔡
京秦檜丁大全諸人則失刑也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
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原注大唐新語
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爲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
士原注金史移剌履傳進士之科隋大業中始試以策以
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詩原注葉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
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今罷詩賦而用經
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閻氏曰金有經義進士詞賦進士中亦分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
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

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注疏猶可以質驗不
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
矣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
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
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
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
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原注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有
則爲九異之科不常舉大約終唐已來無其人王氏曰唐時秀才
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之世爲
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中上下中上凡

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原注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髮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原注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宏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元宗御讌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强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

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原注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貼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奬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年舉送者並停冊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爲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岡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原注文選任昉爲蕭揚州作薦士表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原注容齋三筆

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原注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爲秀才舉人爲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原注太祖實錄許元璦之樂平人至

正中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會試不第鄉舉在宋爲漕試謂之發解第一階之解送南宮會試耳試不第者須再試未階以人仕也及累舉不第然後有推恩不第吳筠舉進士不第皇甫鎛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五代史亦然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鄉邀唐昭宗時中連不中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司空頲唐傳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玉少舉進士不中李鐸少舉進士累上不中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賈緯少舉進士不中顏州府志曰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第八百五人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進士自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

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原注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中開元中應進士累年不第唐衢進士久而不第温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

之謂之舉人（原注）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勅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進士舉人者謂舉進士之人也　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趙氏曰）今會試中式者禮部放榜賜進士及第出身始謂之進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試者尚是中式舉人但云會試中式舉人必俟殿試後方得稱進士蓋猶沿唐宋遺制」

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譽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設法清理是明初纔開舉人之塗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

入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游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游說干謁廩所不為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屬舉人問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沈氏曰）田間文集崇禎間疑上興學取士書有云國初特重國子監設為六堂積分之法詔勳戚公卿大臣子弟讀書其中舉人下第者入監郡邑生員每歲選其俊彥者貢入國子監充太學生則是歲貢者每歲一貢蓋選士也故國初由監生起家者多致大官蓋舉人與歲貢皆稱監生也自朝廷不重太學積分法廢舉人貢生罕入其中而所為歲貢又皆郡邑諸生之久于資格益下又皆暮齒頹齡非俊秀之選也丁是歲貢者非俊秀之選而不必廩膳其足為國家用者少矣

進士

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

士（原注）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雍錄引唐人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　通鑑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試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游過之於逵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謂然遂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　試舉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禧進士出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原注）唐書選舉志　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原注）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有八十有六　故謂之科曰（原注）宋王安石始罷科　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賈氏曰）今特設一科以待士是有科而無目愚意宜倣其意而行之略取今之試士者稍變其法而分為數科其一曰精通經術科法在取十三經之義疏比附其異同而質以所疑如古典故科法在取史書所載或專舉一事或兼數事使之論列其得失是即古者史學之科也其三曰洞達時務科此即今對策之法必使之昌言無諱直陳所見庶有以見其抱負其四曰富有才華科試以詩賦而兼之以表可也其五曰明習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與部案之疑難者設為甲乙之語使之剖決明物聲律對偶若是各條為五事而試以一場務精其選而不必廣其額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職而勿使濫列於滿委若

宜設拔萃一科隨時定制使凡中已上諸條無問於已仕未仕者皆得就試焉取之以至嚴而待之以不次則尤足以鼓舞其才矣至於董子之試則不妨仍以八股從事蓋初學之士惟以明理爲急也

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倣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雖有他材亦無繇進用矣趙氏曰有明一代最重進士凡京朝官淸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即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遙遠簡小之缺其升調之法亦各不同即科沈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卽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再調長安尉殿践猷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之類是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增爲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之大科（原注葉祖洽傳太宗崇儒設大科取人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大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制科

宋徐度卻埽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楊氏曰武足安邊四字美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憲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埋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

是以爲舉人者非頭銜重蓋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

制科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爲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楊氏曰武足安邊四字美）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憲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埋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

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卽御試策一道又晉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卽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卽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卽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爲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內科一道亦是略倣此意而苟簡濫劣至於全無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孫氏曰沈作喆寓簡云子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卞山子時欲求試博學宏詞石林曰宏詞不足爲也宜留心制科工夫據此則宋世所謂博學宏詞非制科也近人稱博學宏詞爲制科者蓋制舉無常科以待天下之才傑以天子親策之故謂之制科宋高宗創舉此名三歲一試與制舉無常科者異然亦必召試定等而後授官則亦可謂之制科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閻氏曰按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所讀一大經經策全得爲甲第以上爲乙第）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勅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原注一冊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闢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趙氏曰今世謂進士爲甲榜以其曾經殿試列名於一二三甲也舉人謂之一榜後以進士有甲榜之稱遂以一爲乙而以舉人爲乙榜非也又曰宋時進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朱子乃紹興十八年王佐榜下五甲九十名（汪氏曰朱子同年錄在杭州孤山朱子祠內錄云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歲外祝氏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一舉娶劉氏曾祖衛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父爲戶）

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愼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是則北齊之世卽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原注褚先生補史記）

十八房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原注宋史各房分經始於理宗紹定二年嘉靖末年詩五房易

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曆庚辰癸未二
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
卷竝多仍復書爲四房始爲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
一房爲二十房（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四十四年會試同考凡二十員詞臣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視癸未以前十七房時各衙門俱增一人云）天啟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
秋禮記各一房爲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爲二十房辛未易
詩仍各五房爲十八房癸未復爲二十房今人概稱爲十
八房云

戒庵漫筆曰（原注）江陰李詡著余少時學舉子業竝無刻本窗稿
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
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三文或

三文憶荆川（原注唐順之）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
一姻家同刻方山（原注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爲從臾其
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閒板
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原注愚按國治六年會試同考官斬文僖批已有自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爲事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但不多耳）楊子常
（原注）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鈞元錄始旁有批點自
王房仲（原注士驌）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
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
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
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
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

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王文莊當天順成化
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
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
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
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原注宋史理宗朝姦弊愈滋有司命題尚簡或截偏見臆說或發策用事訛舛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是非顛倒遞甚時謂之謬種流傳）嗟乎八股盛
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甘一史廢（閻氏曰按歸太僕送童子鳴序謂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始出余蓋深數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于路之侵而孔子之所惡其議論與顧氏正同）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
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
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爲必不得顓業於帖括而將爲坎軻
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慮失而惑者與（原注陸氏曰大人權違眾而失
位心志惑亂故衛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
知也已

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
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
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
爲之（原注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
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
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

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卽以經義爲在外準備之文矣原注宋史徐藩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曰藩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窃聽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陳後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荆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魏鶴山曰四書五經命題以得盡其材適於實用以救其敝請言其法凡童子試小學論一道科經書白文三四傳一令自某處起默書至某處止兼唐人考字朱人帖括之意弟子員試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策一道鄉試策一

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會試策二道判六道凡小學四書經爲論無定體無短長格及稱引秦漢以下得失當代時務諸禁凡命題毋割裂章句以巧文毋繁而不經凡判必依律去對偶加讞獄之語或設事造題使議其罪凡試策試州縣者策以其州縣之利害鄉試策以天下之利害會試之策繼論國勢治道或古人當國事業者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職命題者自爲弟子員各使占其所能專才者對一科通才者對一科所兒而考難之以定其官

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爲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譔無根之語原注前輩時文無字不有出處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處無根之語不得入文自當臨指而退矣金史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故事可自注出處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爲白徒而一舉於鄉卽以嘗

求闕說爲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原注元制有四書疑本經疑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卽宋時之法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

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眞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沈氏曰四書義限二百字以上經義論策俱三百字以上亦見太祖實錄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原注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儒學生員兼習射與書算俟其科貢考之後廢不行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習改入國監歷事諸司字畫麤拙算數不通何以居官涖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算上從之沈氏曰元史選舉志科目廢仁宗皇慶二年定科場事宜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爲中選第二場明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

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古賦詔誥章表四六參用古體不拘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鄉會試同例

十六日會試用次年二月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每三歲一次開試不用子午卯酉年御試三月初七日漢人南人試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時務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元統中復稍變程式減蒙古色目人明經二條增本經義一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疑一道爲本經疑二條增第二場古賦外詔誥章表一道趙氏曰宋時秋試在八月春試在二月元明因之萬曆戊戌御史喬璧星以畢子重裘而進使于懷挾誥改期于三月用單袷衣則弊可清李九我駁之張幼于亦有會試移期議一篇然終明之世未嘗改也本朝始改三月遠方士子既免勿遽而天暖無呵凍之苦衣單無懷挾之弊最爲善政至殿試之期元時在三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一日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後遂爲例然二月會試而三月朔即殿試則禮闈中閱文爲日無幾豈不太促本朝殿試在四月二十五日傳臚在五月朔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爲疑事問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蕡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爲難而有併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禎七年之顏茂猷者原注奉旨特賜中式及殿試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亦何裨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賜羅綺襲衣巾靴禮遇甚厚原注後來庶吉士制實本於此是則聖祖所望於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額

俊之典但止於斯可歎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繇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士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託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沈氏曰萬曆二十二年七月己卯禮部覆御史薛繼茂敷陳科場事宜八條而以正文體爲第一義謂純正典雅之詞不出傾邪側媚之口怪誕險詖之說必非坦夷平易之衷近日士習敝壞皆由主司不務崇雅斥浮而奇說獲售宜其從風而靡也今後會試主考宜申飭分房務取純雅合式不得雜收奇僻爲海內標其兩京各有試錄殊墨卷解到禮部逐一看詳如仍踵弊風者士子除名試官有參處上是其議

事宜其申文禁云文必閎雅純粹平正通達一一合先民典型者收如否則雖才情奇麗者不錄怪僻者貼出示戒甚則仍議罰科其限字以五百爲率揭曉後本部會同禮科細閱

三場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遍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爲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爲率請寬其日限

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難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錢氏但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鑑別不過四書文而已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鈔錄舊作幸而得雋者蓋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阻之以爲

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雖以騰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請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雖以預擬均爲八股之文不得該爲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幾稍息乎

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問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誤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搆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爲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子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泟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

盈尺（原注）隋書崔頠傳　因陋就寡赴速邀時（原注）舊唐書薛謙光傳　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勦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爲何書者故愚以爲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原注）漢人所謂發策決科者正是如此　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原注）宋史劉爚傳衆進士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爚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方引先儒異說未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

限盛衰治亂（原注宋文鑑載張庭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一篇）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原注如王梅溪集中所載）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為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扈言日出賦至相率抑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已此而不習何名為士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宋檢討曰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衛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於人則經義書庶幾並治矣）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人所習為貴經自稱為敝經尤可笑也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為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孔坦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原注胡三省注緩為之期曰申古之人舉得人視所尊尚進士明經充選則一昔人論停年長名尚壅銓政豈有科目可使沈滯此非攝本言也）

題切時事

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子逢汝弼之遺意也宋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盡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塗廣矣

天啟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奕之爲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燝也七年江西鄉試題嗡嗡乎不可尚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原注萬齡疏以忠賢及除舒黨爲誅少正卯定三朝要典爲作春秋請上特製碑文并祠其父於後室以比於啟聖崇禎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持國是者時當季葉而河水鶴鳴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彊比

陳啟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啟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沈氏日趙維寰盧焕餘稿云瑞一切竊之如陳子壯去人前後俱削奪自是丁卯科各鄉試錄語多觸忌魏甲子科獻媚其不爲弼忌亦不爲獻媚者獨江西福建二三條耳方逢年顧錫疇章允儁諸典試者其出題屬辭皆極意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爲重之說然當時朝論郎有以奉迎之綴爲議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

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囿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注謂題本兩句爲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注謂題本兩句爲對亦有聯屬二句四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文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爲時文者豈必裂規偭矩矣乎

發端

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原注本之虞人賦格發氏曰宋季有魏天應論學繩尺一書皆當時應舉文字有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是論亦有破題出夫子原注曾子思孟子皆然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歷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數演聖人言畢自撼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衒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歷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

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原注）須知自古以來書籍文字首行無不頂格寫者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爲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爲題萬歷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乏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爲絕倒

程文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謂之墨卷（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鄉試例刪原卷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布學宮以爲準則時禮部尚書爲沈鯉兼官翰林學士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爲穴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曰趨而下韙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牓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赦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窠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原注）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八月丁酉夫以五代泗州推官侯濟坐試判假手杖除名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爲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楊氏曰如文苑英華所載黃門判之類）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

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荅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是亦非難但分爲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雙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爲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掾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述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僭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涸渴之中以是爲順人情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爲習所勝遂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史學

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穴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其爲一史（原注：朱子亦嘗議分年試士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令地理爲一科）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爲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宮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爲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史言薛昂爲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汝成案昂元豐進士始主王氏學後又依附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昂嘗誤及卽自批其頰詔鄙至是矣止俗佞其請罷史學宜矣

生員額數

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以十爲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倣之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一丁（原注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未以直隸保安州臨邊民少減儒學訓導一員生員併爲兩齋歲貢依縣學例）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爲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名（原注）大明會典正統十二年奏準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考試後秀待補增廣員缺一體收送應試 按實錄此從鳳陽府知府楊瓚之言先是增額外之生止謂之入學寄名此則準其待缺補充增廣矣）

久之乃號曰附學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異時每學生員不過數十人故考試易精程課易密（沈氏曰元史選舉志學校篇仁宗延祐二年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議國子學貢試之法有私試規矩一條漢人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一道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試明經一道辭理俱優者爲上等理優辭平者爲中等每歲終通計其多積者升充高等生員以四十人爲額是時蓋增置生員百人陪堂生二十人也）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

其廩食五年者罰爲吏不及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成化初禮部奏準革去附學生員（原注）四年九月庚申旨下已而不果行（原注）成化元年大藤峽用兵始令兩廣攻試不中生員廩膳納米五十石增廣納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回寧家其年保定等府水災復依此例廩膳納米六十石增廣四十石以後節軍賑饑準依此例至五年二月提調直隸學校監察御史陳璋奏請免其充吏竟發爲民奉旨準行仍追其所食廩米　而教官提調官亦各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惰者乎今人於取進士用三場動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爲姑息之政俾倖之人是可歎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

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考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所給廩米黜爲民（原注）至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員三萬有奇其時即已病生員之濫而尚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會多官也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每處添按察司官一員南北御史各一員（原注）十年四月廣東左參議楊信民奏自設提調學校官以來監臨巡按御史科舉提學官之不職者十三上司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江隔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而已雖曰職掌徒爲文具乞罷之便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改調正官每月朔望宜照例請學政其勤惰分彼此推該是非設官之過乃曠職之咎也得旨申飭仍令巡按御史糾舉提學官之不職者十三年七月丙戌山西終縣儒學署訓導事舉人張幹請罷提督學校御史愈事等官部議從之上不允　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謨請裁革各處提學官其條例曰

其中之劣惡者一爲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壞百姓聚黨成羣投牒呼譟（原注）正統十四年六月丙辰詔生員事犯盜竊逃者輕罪充吏免追廩米若犯受贓姦淫居喪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充鄰近儒學廩夫膳夫各布政司發充南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雜泛差役滿日原籍爲民示不精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監武民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并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

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權政遂
循之二百年趙氏曰湯懷小品云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
解元會元益既有此途可以就試則
人才亦即出其中固未可一概論也
五月庚申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三百石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鑾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
有之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後世作
俑之議部議倉廩稍實即爲停罷
八月癸巳禮部奏遵因濟寧徐州饑權宜拯濟令生員輸
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生
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正統以後京官多爲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太學

之始壞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尚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
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
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
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
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宏仁義之道著則忠臣
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搖矣觀三代
之選士任賢皆效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
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

衛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
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
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異術苟濟
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
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
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
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
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躁競而躁競之歸馴至
於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人才
之本而以教化爲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秦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
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員論略曰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
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
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
治者也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
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
養之于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
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
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國家之所以取
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

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于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紓究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于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員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仿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儒皆得就試于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縻于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于郡守此諸生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不由科第出身者亦得主

中式額數

今人論科舉多以廣額爲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爲美談著之於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始改用禮部侍郎（原注貢舉舊以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間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趙氏曰）開元中考功下考功第（趙氏曰）開元間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後世禮部知貢舉者但理雜務而主試則別命大臣按唐制後世則知貢舉者自此始然其時知貢舉者即主司知貢舉亦有不專用禮部侍郎而別命他官者德宗時蕭昕以禮部尚書知貢舉則不必侍郎也又以國子祭酒包佶知貢舉憲宗時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知貢舉穆宗時以中書舍人李宗閔知貢舉武宗時以太常卿王起知貢舉宣宗時以中書舍人杜審權知貢舉尚書侍郎爲之此又近代別命大臣主試之始也又唐時亦或以他部入仕不由科第出身者薛放自太常卿貶虔州司戶參軍後爲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又李德裕有文才而不由科第出身者亦得主若使之知貢舉必喜矣是唐制非科第出身者亦得主試也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原注

此通計諸科之數上一切褒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爲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巨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人稱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陸贄傳知貢舉一歲選士纔十四五原注此進士登第之數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此皆因減而精昔人之所稱善今人爲此不但獲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愚者不爲矣

高錯傳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開成三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歲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文宗之識豈不優於宋太宗乎原注曹錄傳太和中三典禮闈所選士共止七

十五人

齊王融爲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宋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遠令釋褐而二年進士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原注見會肇文集於是一代風流無不趨於科第葉適作制科論謂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此雖足以困文教之盛而士習之偷亦自此始矣原注呂氏家塾記言今士人所以多處風俗使不好尚哀公用莊子之言號於國中曰無其道而爲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記曰垂綏五寸惰遊之士也今將求儒者之

降弓旌於屢辟是以三紀於茲羣材輻湊或一言可紀必適輪轅一善可經每加奬進庶士六合之內靡然同風四科之門咸能一貫何茲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溪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經史劉伯莊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獨鑒未周必資僉議爰命朝賢三事精加詳擇咸以爲罔於聚學莫可登科其懷材抱器舉人並放更習學其有不對策羅嘉茂既是白丁宜於劒南效力全不答所問崔愼感劉灣等勒爲本郡充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誡是通場皆下第也錢氏曰其時李林甫當國非善政也然元宗不因是而廢此科且黜落之舉人猶稱爲卿等既無峻切之文亦不爲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試黜落

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原注此仁宗末年姑息之政詒謀錄曰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棄於殿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爲中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爲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阮漢聞言以張元而罷殿試之黜落則懲黃巢之亂將天下士子無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舉

宋初約周顯德之制定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紕繆殿五舉原注今謂之罰科諸科初場十否原注不通者謂之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場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今之科場有去取而無勸懲故不才之人得以旅進而言此者世必以爲刻薄矣

英宗實錄宣德十年九月令天下歲貢生員從行在翰林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發原籍住廩肄業以待復試再不中者發充吏提調教官如例責狀今歲貢廷試亦無黜落設科取士大抵爲恩澤之塗矣

進士得人

唐書選舉志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文宗好學嘗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原注公主下嫁王士平得罪貶賀州司戶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唐語林雪散雪辭帝閽恕補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唐語林進士舉人各樹名甲開成會昌中語曰鄭楊段薛衆手可熱

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繇是塗則自以爲慊原注苦簟反此繇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趨向然也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餘姚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覽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覽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覽也王制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

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原注詳下條）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即其點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巨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

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爲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原注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明初薦辟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乃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爲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爲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繇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檢而眾口交譁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誚（原注唐斌鳴儒衛語）呼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爲變通之計乎（汝成案科第莫重於明黨俊亦莫過於明永樂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修

纂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羣目爲儲相然吾邑徐尚書學謨卻以外曹累遷似不盡由翰林第畸重日久壞宗雖欲更變難矣

大臣子弟

人主設取士之科以待寒畯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間以示寵遇之私而大臣亦不當使其弟子與寒士競進魏孝文時于烈爲光祿勳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黜落孝文以爲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唐之中葉朝政漸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議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閔子壻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殷士皆及第爲段文昌所奏指摘牓內鄭朗等十四人謂之子弟穆宗乃內出題目重試落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

史宗閔劒州刺史汝士開江令（原注舊唐書）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朴東都留守牛僧儒女壻源重故相寶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敕遣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原注舊唐書楊嚴傳又有楊知至其五人）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爲時所稱皆以父兄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考覆收放及第（原注舊唐書）大中末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妝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論滈干撓主司侮弄文法請下御史臺推

勘疏留中不出（原注舊唐書令狐綯罷相爲河中節度使爲其子滈乞應進士舉許之登第三十人有鄭義者故戶部尚書滁之孫裴宏餘故相休之子魏簡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大臣子弟諫議大夫崔瑄論滈懼在一門勢傾天下及綯罷相作鎮之日便令滈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偏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奏疏不下　冊府元龜載起居郎張雲疏言綯方出鎮滈便策名放榜宣麻相去二十三日）後梁開平三年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附穀子郎名在第六翌日殺入謝上謂侍臣曰聞殺不能訓子郎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郎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國食祿之家禮部具聞覆試（原注山堂攷索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驟而上下斤斤猶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三年宰

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世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也（原注山堂攷索）有人臣守法而自罷者唐義問用舉者名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是也（原注宋史）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搢紳奔競詢近臣曰恬靜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名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是也（原注山堂攷索舊唐書言王羲苦學善屬文以季父鐸作相避嫌不就科試）而趙抃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

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繇是循習爲常今宜杜絕其源（原注宋史）以此爲防猶有若秦檜子熺孫塤試進士皆爲第一者（原注清波雜志紹聖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有詩云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言何以展愁眉）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入仕之塗雖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躐於貴顯於是宦遊子弟讓臂而就功名三百年來惟聞一山陰王文端（原注名家屏萬歷中輔臣）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者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覓入仕之塗而厲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寶二年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命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考之遙與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舍偷濫

甚爲當時所醜有張商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麥假手爲判特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爲薊令以其事白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謁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奚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遂貶遙爲武當太守晉卿爲安康太守復貶倚爲淮陽太守詔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士子皆以爲戲笑或託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官嶺外

石林燕語曰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托也范景仁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肉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爲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慶歷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謝在杭五雜俎曰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歷中王伯庸爲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請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修作狀頭天下不以爲私與江陵諸子異矣萬歷癸未蘇王部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文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嘗可頒謂北無其人侃等所言不允四年會試分南北中卷注氏曰宜德正統間會試分南北中卷注氏曰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則順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南則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則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南北直隸而有南與中之異蘆州二府隸徐和三州是即一南直隸而有南北卷例分邊方腹裏邊六腹四此俱文闈亦倣文闈南北卷例分邊方腹裏邊六腹四此俱武闈亦倣文闈南北卷例分省而南北中卷乃行之順天會試已分省而南北中卷乃行之於會試耳今鄉試南北中指外省言北則直隸之貢監合北五省皆南直隸之貢監合北五省皆增其額於順天本省正額之外考之例亦多有中試者益在唐時文吏或求武選武夫或求文選通官自亡用耳宋則武舉人多求試廢文資而武舉是五考宋已開其端矣　此謂夫北人門宋時即云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原注王氏揮麈錄曰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文德尚作魁日九人而已益天下未混一也五太宗朝凌之此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較五路舉人別策取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甲賞賜優渥取照寧二年廷試罷故優取照寧二年廷試罷然五路舉人尤爲疏略策奏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

銀過省知舉行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
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　況又更金元之亂
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矣（楊氏曰金以儒亡其文學最盛
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
全不爲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
人而入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時四書本經俱
讀全注後見庸師竊生欲速其成多爲刪抹而北方則有
全不讀者（原注王槐野與鄭少潭提學書言關中士不讀
朱注不看大全性理通鑑諸書嘗嘉靖之時已
如此）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數
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經注疏爲何物也間有一二
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善本絕
不至於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

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大有
爲之君作而新之不免於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之歎也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
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
西河東士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
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
之路其亦漢人之意也與

糊名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奸爲主如
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攷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

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爲非委任之方罷之（原注此則糊名
未嘗用之貢舉）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於翰林學
士梁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原注
元龜　唐書本傳贄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
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羣之才一歲選士纔十四五
數年之內居臺省　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吳
清近者十餘人　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原注武陵傳此
知其賢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
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
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
然之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
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

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裹誠令狐滈之徒相與觴飲酣
醉終日絲是累年不第（原注羅隱本傳羅隱有詩名尤長於詠史然
多譏諷以故不中第原注劉府元龜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
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
定考試條式眞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
閑其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
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原注文獻通考畧同）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
進士輕俊喜謗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
焉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原注山堂肆考略同）
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
鄉評士論一皆達於朝廷（原注李諤傳舉進士眞宗問其
至孝擢第二人常時尚未糊名

陸游老學菴筆記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
眞廟時周安惠公起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留故
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
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原注
晝漫錄言彭年子彥博守汀州以蠟敗杖脊流
海島其孫逵兄弟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而范仲淹
蘇頌之議竝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
漸復兩漢選舉之舊原注本傳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爲
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
非有重門洞開之心胷不能起而更張之矣冠氏曰唐惟
選舉志云淳化三年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起貢院仍糊名宋
名考校遂爲例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例試卷付編排官
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
用御書印付考官定第畢復封送簽考官再定等編排
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八年始置謄錄院官封試卷
付之集書吏錄本宋之謄寫即封彌官其後置院乃分二

事封彌凡再者因送覆考官所定之第也志又
言舉人之弊凡五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
謄錄滅裂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防戢之策端
平元年侍御史李鳴復等請嚴懲挾之禁懇懇賞募人告
捉告允行元選舉志舉人各自備三場文卷并草卷各一
十二幅於卷首書三代籍貫年甲前銜并於印卷所投
納用印鈐縫各還舉人又云舉人就試無故不冠及擅移
坐次者有倘與親朋鄰坐而不自陳者懷挾代筆傳義者
並扶出又云舉人場屋黃昏納卷受卷送鎖封所用印
記寫二不成字爲號每名別
宋書謄錄送對讀所以元卷與朱卷對讀無差舛解貢院
考校用墨筆批點畢取元卷對號開拆分爲二榜揭于省
門之左右進士二榜揭于內前紅門之左右省原注拆紙書揭于內前紅門之左右
凡此制度益自宋元已詳施行並非始自前明惟彌封舊
用避國姓故耳若所云草卷與今殿試同所云二榜亦倒左右榜一是蒙古及色目人一
彌元之朱卷則改硃卷或用
是漢人與南人明選舉志鄉試會試世給敢掌試卷彌封
謄錄對讀受卷及巡綽監門搜檢懷挾倶有定員各執其
事又云試日天曉講問代言者有禁晚未納卷給燭二枝
彌封編號作三合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錄用硃謂之
硃卷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簾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
內簾官簾內簾外亦白元有此名面明謂之外簾內簾耳

其晴買鎖營懷拔倩代制卷傳遞頂名冒籍弊端百出而
關節爲甚至丁科場之例有不合式而貼出者考全完顏
匡章宗時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元選舉志犯
御名廟諱及文理紕繆塗注乙五注字不取上者不考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
送進士如迹涉疏狂兼虧禮敎或曾爲官司科罰或曾任
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藻有詞藝竝不得申送
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
官及司功官竝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
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繇知其人也是教
天下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爲之遮其罪也

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
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
高下固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
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之所
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
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俟
吾侯雲長劉述古韋蟾王原注述作緯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
而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芾原注芾登科記作閎尉
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蔡之才與之足以收大望而
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
愈時幸在得中原注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貢
棲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牓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牓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攷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牓其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宏皆與摭言合

搜索

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攷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亦不能摛辭深昧求賢之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舒元輿傳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緑此出而有司只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爲姦非所以求忠直也原注李戡傳年二十四舉進士試吏唱名乃入戡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　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探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槧而出者然狡僞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衆桁楊之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原注移刺履傳初舉進士惡搜簡煩瑣去之益世宗初年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爲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處鼓譟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倣而行之者乎

座主門生

貢舉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原注座主字見令狐楚傳君詩登第早年同座主楊嗣復傳領貢舉時文於陵白雒入朝乃作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廡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湖東觀察使李鄘

程及第時亦即爲人謂楊氏上下門生　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眞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爲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原注按韓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則元和長慶之間士風猶不至此）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原注新唐書初第人飢及第級行通名謁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堦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堦下西向謁主司答拜乃敘齒酬恩遂升階與公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則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　李案則史霍韜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及議大禮不合遂不以澄爲座主及韜總裁己丑會試亦不以唐順之爲門生）

亭子謂之曲江會　奉敕宜依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舉官爲恩門及以登第爲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游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卽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得呼春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門爲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趙氏甌北曰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又權德輿傳云掌相李宗閔乃文門生也通傳通爲主舉所取士及與舉同爲相常奏帝曰臣門生之門生此座主門生之門生乃舉主門生之門生也門生謁座師房師將出師送至二門外不出大門及門生爲主考同考官則見辛丑會試亦有故事五代史裴皞以文學在朝久宰相馬胤孫系維翰皆皞鄉部所放進士後馬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爲相嘗過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于私第門生何迎送之有）

唐崔祐甫議以爲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原注後漢書黨錮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卽有此說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原注朱陳瑩中言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其言可戚）夫參佐之於舉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獎陶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若科場取士祇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於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柢磐互官方爲之濁亂士習爲之頹靡其與漢人篤交念

故之誼抑何遠哉國民以明之士夫積習師弟重於父子之有也門戶重于師弟以師之門戶爲門戶者亦不少也富貴又重于門戶有始主那說既窺正人既而與之爲敵者有始主那說既窺其黨將敗遂反攻之者皆或于富貴也

風俗通記囚農太守吳匡爲司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於滹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猥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黃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原注漢書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郎竇議之曰師喪以心而舉主服三年可乎）若此類者非一然荀黃通儒於義足責（原注魏默元元年傳元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諮時賢光祿鄭小同云宜準

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宋庾蔚之以此論爲允）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然則隆情殺乎顯閥薄報在乎衰門此又私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止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原注魏武故事載公令曰顧視吏命婦祖宴勞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是二公者在人情雖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私之別矣

記言趙文子所舉於晉國晉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屬子而已

舉主制服

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此雖前仕管氏亦以舉主而服之然孔子以爲有君命則可蓋亦有所不盡然之辭

同年

今人以同舉爲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

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鎛而宰相令狐楚蕭俛以同年進士保護之矣按漢人已有之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原注魏武故事載公令曰顧視吏命婦祖宴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閒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犍爲國趙寧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共云同歲益即今之同年也（原注惟吳志周瑜傳言堅子策與瑜同年齒之年私恩結隽傳言與瑜同年此當是年齒之年而公義衰非一世之故矣通氏曰近世又有序先後同年者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昇太

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寧九年丙辰凡一年爲乙卯及見登科新進士此先後同年之所由昉也

先輩

先輩乃同試而先得第者之稱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雒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能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隨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故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繇此也（原注）韋莊集有題云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北夢瑣言王凝知貢舉謂人曰某明年文柄全爲司空先輩而已今放吳志闞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修身積學辭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復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果起於三國之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矣（原注）演繁露又謂唐人已第者其自曰前進士亦倣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　滹水燕談錄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

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末人語

出身授官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文獻通攷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原注）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五月敕自今已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加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賜及第四十人年正月禮部奏請每年進士以三十人爲限從之二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原注）呂氏曰唐時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爲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　冊府元龜唐文宗語宰臣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皆作州縣官即第二任依奏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

科出身者五百餘人（原注）石林燕語是年進士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皆先賜綠袍鞾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原注陸游南唐書言馮延魯子僎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僎价仇人宋繼取名第盛南唐及第止於三人五人而宋及第至百餘人也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冊（原注）宋史王禹偁上疏言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宰有資廕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太宗繼德上藩觀其如此隨御之後不求備於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多容易而得而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效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緊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

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原注宋史進士明經入望州判司次畿簿尉止授泰州司理參軍太平興國以後始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今代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原注謝肇淛曰國朝當時以爲異數至今代進士一入史館即與六卿抗禮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職莫敢望焉唐宋之代出爲郡守入爲兩制未嘗有此也二甲之除猶爲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後盡棄其學而以營升納賄爲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貴之驟也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

儒林公議言太宗臨軒放牓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還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紱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爲當歟爾後狀元登第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

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翰林之授權輿於是矣原注言潘陽人尹洙豪士也嘗曰狀元及第雖使將兵數十萬叛復幽薊逐出塞北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焉宋之務虛文而忘實事郎太宗有以開之矣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釋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旨名試除官二也今銜文之塗已革而入官之選尚輕二者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

用人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眾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楊氏曰人股之才無一可用只儒學一選是其本色然而溺職者比比也師生不相議而徵索贄禮比于田禮吾不知何取于此

恩科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三年三月庚戌詔禮部閱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謂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餘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學故天聖之詔曰狃于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而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別無所望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爲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

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原注金史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今後凡五次御簾進士可一試而不點落止以文之高下定其次謂之恩榜楊氏曰大定是世宗章宗以是年即位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有杖鄉之制以尊高年致仕之節以養廉恥若以賓王謁帝之榮爲閔老酬勞之具恐所益於儒林者小而所傷於風俗者多養陋識於泥塗快羶情於升斗豈有趙孟之禮終人穆公之思責髮足以裨君德而持國是者乎況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豈可使斷於閭里之旁攘攘於橋門之下宜著爲令凡中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再上不但減百千贖貨之人亦可

以勸二三有恥之士原注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庚辰詔特奏名年六十人毋注縣尉元史至正三年三月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趙氏曰宋時特奏名例年老者或得賜同進士出身其後有不必年老而亦賜者神宗紀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是也又有他途出身已爲達官而特賜進士出身者神宗紀賜知縣王輔同進士出身理宗紀以史宅之爲太府少監並賜同進士出身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賜同進士出身德祐中謝堂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是也金制已爲顯官特賜進士者又必定爲某科進士如移剌履明昌初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特賜進士及第韓錫天德中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特賜胡礪榜下進士及第是也又有武職賜文進士者宋史曹勛傳勛以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此尤累朝所無也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結同髫皓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較書此皆前代季朝之政當喪亂之後以此慰羣心與也

同監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爲民上從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國子監生亦準此例原注次年即奉旨澄汰天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生員別見後廣額條下吏部尚書鞏議奏揀擇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語文移者皆罷爲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兩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爲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攷試其中者入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罷歸爲民宣廟精勤吏治一時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

記曰四十曰彊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原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朱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厠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壞士習宜定爲中制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原注實錄洪武十三年二月戊辰命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皆聽致仕給以誥敕無官之人一切勒停是雖益於古記之十年竟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三年大憂及期喪不得選補之日則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劉明經曰終身出處之事而旦

夕圖之賢者不能寬以歲月以深其積古之功恩者無所勞其心思而皆有緊獲之意(又曰)古之人以其身爲仁義道德之身年彌高則讓彌進而令聞日隆故天下皆以齒爲貴後之人以其身爲聲色貨利之身年愈衰則力愈耗而不能有爲故天下遂以齒爲賤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駐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原注未李伯玉請此狂氏曰後漢之法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若黃琬袁滿洪司馬朗皆拜爲郎而任延張堪俱號聖童杜安號奇童黃香號黃童其尤異也唐設童子科劉晏最著張蒐童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十一歲耳宋亦設童子科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其最奇者孝宗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非十二歲惟曹芬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高宗時李伯玉請試所誦非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賜緋孝宗即位初設經童科經童之制凡十歲以下所貴在以成人材厚風俗奏龍(又曰)金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幼而誦多者若干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爲最文藝博雅九歲能草書作大字數尺者章宗召見明昌以來稱神畸七歲能自樹立賜進士第選應奉者五人後皆無稱獨九畸能自樹立賜進士第選應奉者五人後皆無稱獨九畸能自樹立賜進士第選應奉者五人後皆無稱獨九畸

中亦往往玩愒歲年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侵尋老耋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鴉而飲啖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儇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卽欲束修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

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原注松江府志言洪武初楊孟載爲松江府學教授與巨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竝至大官而朱子亦云須是罷掌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

學自殊始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帝所謂驅迫廉撝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王給事曰欲端士習當嚴教官之考核考核嚴則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風自正）

武學

山堂攷索言武學置於慶曆三年阮逸爲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舉侮者（注氏曰宋史忠義傳有武學生華岳字子西嘗上書劾韓侂胄下大理配建寧侂胄誅放還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又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被死東市武學有人亦何忝于陳東也哉）實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

多勳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原注）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備寧遠侯任禮請革武學不允　景泰間廢武學天順八年十一月丙辰復設京衛武學已而武生漸多常至欺公撓法正德中錢寧已嗾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爲二塗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是勳戚子孫襲爵者習禮肄業於國子監被選尚主者用儀制主事一人教習（原注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踞關選儒士十人教故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　成化中太監汪直遂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不果行）文事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接劍而疾趕者此所謂匹夫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衛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爲其容乎爲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若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甚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楊氏曰今之州縣最患苦者莫如武生物窮則變當思所以善其後矣）

因動衛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宜以孔子爲先師如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爲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學而況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廟必有學受成獻馘於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見有空堂數楹乞敕所司改爲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雜流

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並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原注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凡七學　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講河張公講禮記束修既行簟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席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

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麟差撰家書家算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麟差撰弁如星連襟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修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於是道器兩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通經爲吏

漢武帝從公孫弘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放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

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欒巴爲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仡昉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原注宋文恪謂言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爲吏者）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歐陽公集古錄晉南鄉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爾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其時朝綱已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是以太祖實錄言科舉初設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原注洪武四年七月丁卯）又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原注二十三年八月壬申）唐書選舉志言嘗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劉晏傳言士有資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英宗實錄大理寺少卿張固言元初嘗建論吏員鮮有不急於利者不宜用爲郡守朝廷是其言著爲令然而嘗與羣臣言元初

有憲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爲屬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原注五年壬午）是則此輩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鎔成就之者何如爾（錢氏云元時由吏出身者可致宰執臺諫故士人皆樂爲吏而吏亦知自重自明中葉以後士大夫之於胥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吏員遂無可用者矣）

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能於分別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錢大昕曰用人之途莫有如吏胥與科目吏胥明習吏事科目學於聖賢故漢收用吏之效而自唐以來一出於科目但當參之以吏胥令縱不專任科目但當參之以吏胥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

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門掾史典吏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塗竝用薦舉一塗也（原注天順二年十二月庚辰詔罷舉保經明行修及賢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競冗濫無裨實用也）進士監生一塗也吏員一塗也或以科與貢爲二塗非也（原注從考試而得者總謂之一塗）

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尚書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繇進士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塗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爲庶班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慎吏員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概錄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

蘇州況鍾松江黃子威二郡守竝有賢名而徐晞萬祺皆累官至尚書（楊氏曰江陰又有劉本道以吏員至侍郎淮成案明初馮堅由典史擢僉都御史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陝西參議皆吏員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祕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原注）揚雄答劉歆書自言爲郎之歲詔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班游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爲蘭臺令史並典校書曹褒於東觀譔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原注）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黃香傳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祕書載之史傳（原注）晉左思爲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中　南齊王儉遷祕書丞依七略譔七志四十卷永明三年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　梁張纘爲祕書郎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日便遷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　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爲祕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元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沖通譔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爲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原注）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中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　竇威爲秘書郎秩滿當遷固守不調十餘歲其學業該廣及成式爲祕書省校書郎秘閣書籍披閱皆徧宋有史

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沈氏曰）神宗實錄載鴻臚卿掌禮事府事陳于陛請敕纂輯本朝正史疏在萬厤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年三月敕翰大學士王錫爵等纂修正史後卽報罷　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冢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悕矣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

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元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元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詳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譔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

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閒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錢氏曰南雍志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準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歎亦裕行文使逐一校對修補以備傳布又曰北監板十三經注疏初於萬曆十四年至廿一年畢工二十一史開彫于萬曆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竣事板式與十三經同）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閒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不能無謬穴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

謂崔挺曰北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原注）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融與羣交更爲紀拜（原注）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邵向與邛父子彰交及見邛機悟博學乃謂子彰曰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非紀非爲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爲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爲名而改紀爲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原注）南北板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原注）南北板同齊王冏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原注）北板無者唐書李敬元傳末附敬元弟元素今

以敬元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姍笑乎（原注）惟馮夢禎爲南祭酒手校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婿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原注）監本脫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鄭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克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原注）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雠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助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開或刻之然祇以供傴賤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原注）昔時入觀之官其餽遺一書一帙而已謂之書帕自萬厯以後改用白金謂之折帕（原注）今書院者謂之山長宋史理宗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原注）主書院者謂主紀何基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璣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雠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爲劣生刋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澁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原注）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鍾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刋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原注）今西安府學向無

并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汎博之訓寻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沈氏曰崇禎十一年用閣臣言以查字本無察義而誤爲察今人乃復用查字係古槎字悉改爲察而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元黓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原注）八月爲壯而改爲牡丹凡萬歷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汝成案此條諸本竝誤録張參五經文字後今從原寫本）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謗宗廟睥睨兩宮觀事攷言實狀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閒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慙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興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竝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自萬歷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啓以來證憑宏多

嘖言爾甚子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爲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章奏之冗濫至萬[圈]天啓之閒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爲貼黃之式(源注)崇禎元年三月卽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沈氏曰)嘉宗實錄天啓元年二月癸亥禮科給事中王志道言今日時事多故中外實封日不下數萬言嘗考宋時封事有貼

黃之例數陳不妨廣肆而約略止有數言省覽甚易納約殊便皇上宜責成政府舉而行之至于臣等所以愛陛下之精神作陛下之耳目更願與同官諸臣約一疏單題一事一事直陳本末期深要領之句隱語猜謎之習悉行禁絕先臣韓文之論曰諫草毋太多多則上弗竟也可爲立言之法矣報聞(趙氏曰)今刑部本及督撫題刊名本例有貼黃以簡幅繁多節其略別爲一幅貼于本後所以便觀覽也王敬哉冬夜箋記謂明崇禎中輔臣李國楨奏仿古人撮黃之法以定此式遂沿至今按唐本有貼黃之制乃詔敕所用宋奏劄意有未盡別以黃紙貼于後亦謂之貼黃是宋之貼黃已與唐異然宋制貼黃乃奏劄所不能盡者別開條件書以黃紙附于正文之後如司馬溫公蘇東坡諸集皆有之或一疏後至十數條今貼黃則但摘取奏中緊要語貼于後是宋貼黃主于詳今貼黃主于簡今之貼黃又與宋異且今奏疏用白紙貼黃亦用白紙按汪鄉宸雜志云宋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王阮亭謂不知撮白爲何語抑今之貼黃正宋之撮白耳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尙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卽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爲畢備及高宗朝會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武后臨朝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機務因爲故事(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二年二月丙申大學士張居正申明史職議云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治道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卽如遇者纂修世宗及皇考實錄臣等祗事纔及數月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據成編至于仗前杜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碑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眞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云云一分管撰成一史臣侍直一記注言動一纂輯章奏一紀錄體例一開設館局一收藏處所一謄錄掌管一補修記注凡九條

舊唐書姚璹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宜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譔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譔時政記自璹

始也〔沈氏曰〕王楙漢論左右史四事一曰進史不當二曰職廢壞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皆當時史時政記之法亦未為善宰相可以容私史官近於失職惟太宗之法其古者柱下史之意乎〔沈氏又曰〕萬歷二十六年八月丙辰大學士趙志皐等恭進累朝寶訓及實錄大祖高皇帝寶訓十五卷實錄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寶訓十二卷實錄百二十一卷憲宗純皇帝寶訓十卷實錄二百九十三卷孝宗敬皇帝寶訓十卷實錄二百四十四卷武宗毅皇帝寶訓十卷實錄百九十七卷世宗肅皇帝寶訓八卷實錄七十卷通共二十二百四十五卷裝為五百九十六冊穆宗莊皇帝實錄二十卷成祖文皇帝實錄二百五十七卷仁宗昭皇帝寶訓六卷實錄三百六十一卷英宗睿皇帝寶訓十卷實錄百九十七卷世宗肅皇帝寶訓十卷實錄五百六十六卷穆宗莊皇帝實錄二十卷通共二十四卷裝為八十六冊恭進朝寶訓及實錄大百套上嘉悅命奉安御前恭備詳覽神宗顯皇帝實錄五百九十六卷光宗貞皇帝實錄八卷熹宗悊皇帝實錄十七卷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

〔原注〕榦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眞氏〔原注〕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原注〕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氏〔原注〕模字仲覽號覺軒先生四書集疏趙氏〔原注〕順孫字格庵先生四書纂疏吳氏〔原注〕眞子字克齋先生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原注〕櫟字壽翁號定宇先生作四書發明胡氏〔原注〕炳文字仲虎號雲峰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原注〕士毅字仲弘號道川先生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原注〕有汪克寬序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

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原注〕刻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

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閒有舛誤〔原注〕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亦有此二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書但云出家語後序則失其本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臣之請爾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辨語氣不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原注〕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為此書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原注〕此書與胡傳纂疏于今並有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賚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

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儉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儉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

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請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遶天而右轉（原注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原注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原注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原注張氏）陳氏櫟皆不易之論（原注）又如禹貢厥賦貞（王蘇氏軾謂賦洒太甲自周有終（王金氏履祥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王葉氏）陳氏櫟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爲麗）皆可從然所采眾博亦或失當如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沈氏日）此等乃（金）襲取鄒季友音釋非（三吾輩）所爲（蓋已爲永樂中大全作俑矣亭林乃亦爲所欺乎）蓋宋元以

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秀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閒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埽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原注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並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入于涅槃則楊氏之爲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眾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氏乃兼之矣（汝成案自由清淨起其傳寖盛後之學者遂至此從沈氏校本增其傳寖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爲內典（原注內典字見册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準敕索內典目錄十二卷）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錢氏曰）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

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奉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疑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宗佐諫爲之備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郗愔事天師道世傳五斗米道當時士大夫好尚怪迂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卉說載其非陽州刺史過湖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導之孫珣珉以法護俗彌爲小字珣又捨宅爲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黃氏日鈔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

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眞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諸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原注）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爲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民傳博通內外圖典　魏志管寧傳張琦學兼內外遂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原注）後漢書桓譚傳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天道性命聖人所難可得聞指謂讖記　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

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方東樹曰案黃氏截講執中一語因似得理而慮後人以言心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爲說則失其本矣卽如二典所載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叔宅西土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羲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我其試哉女往欽哉三載有成朕其遜位讓于虞舜曰嗟予有鰥在下曰虞舜曰俞予聞如何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俞欽哉此堯之命舜也舜之命禹曰來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帝曰俞咨禹汝亦昌言禹拜昌言曰俞帝曰何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禹曰俞如何皐陶曰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帝曰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亮天功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在養民禹拜昌言曰俞帝曰來汝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與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禹曰吁皐陶惟帝時舉直錯諸枉則衆服皐陶曰能哲而惠何憂何遷乎有苗何帝曰分北三苗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帝曰俞往欽哉此舜之命禹也堯舜之命禹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方東樹曰案黃氏截講執中一語因似得理而慮後人以言心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爲說則失其本矣卽如二典所載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叔宅西土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羲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我其試哉女往欽哉三載有成朕其遜位讓于虞舜曰嗟予有鰥在下曰虞舜曰俞予聞如何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俞欽哉此堯之命舜也舜之命禹曰來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帝曰俞咨禹汝亦昌言禹拜昌言曰俞帝曰何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禹曰俞如何皐陶曰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帝曰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亮天功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在養民禹拜昌言曰俞帝曰來汝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與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禹曰吁皐陶惟帝時舉直錯諸枉則衆服皐陶曰能哲而惠何憂何遷乎有苗何帝曰分北三苗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帝曰俞往欽哉此舜之命禹也

聖人之心之所寄哉聖人之心都俞吁咈該于微危精一要于執中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所在而執之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孔子之時中子思之作中庸卽傳堯舜禹執中之旨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古今神聖一切智人之道而拔本塞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耶以爲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道經騶與佛氏明心之說相近黃氏所闢其論甚當夫所惡于禪學卽心是道者謂其專事明心斷知見絕義理用心如牆壁以徼佛于一旦之灑然證悟若夫聖人之教兢業以持心又精擇明善以要于執中尚有何病蓋單提危微二語雖有警惕提撕意蘊引而不發至台下精一執中則所以區處下手功夫至密或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試詰所謂心一而已者果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爲皆道心與則斷不可謂古今天下古今皆邪慝皆聖賢若以爲皆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不屬道亦不屬人相則如告子之知覺運動與禽獸同焉者是精則正應向禪學卽心是道反陽明本心良知之說也或又謂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爲欲心此語更誤夫孟子此言採其本始言之卽性善之旨所謂道心也然固不可謂一切人之心皆全于仁而無欲也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卽欲心

人心也使人心皆仁而無欲古今聖人爲學與教又何憂乎有不仁也惟夫人心木仁而易墮于人欲之危是以聖人既自精擇而守之以執其中又推以爲教于天下萬世千言萬語欲使同歸于仁而已然則豈有此四言之教歷代帝王兢兢守之不敢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嘗試論之以爲禪家即心是道論之以爲陽明木心良知大略亦皆是道心一邊但不能如聖人文理密察偏門德有品節所以差失作病痛政爲少精以執中耳精以執中則所爲盡精微無以行權而時中也然則聖人之道所以異于禪學者其峻違偏全之事政在此處初發明分別疑似者亦政在此處朱程所謂緊爲人講切發明心之士欲審善惡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幾慧修之儒欲救誤認道心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日知錄引黃氏日鈔庶仁卿諸說以爲闢陸王心學則可以爲六經孔孟不言心學則不可

恩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閒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閒而相

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即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且晝之所爲有悖亡之者矣

唐仁卿原注名伯元登海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答人書曰自新學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爲心障與原注衛嵩曰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時方敢以此自信而今之學者未可與立而欲語從心率天下之人而禮仁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楊氏曰上蔡之說緣不習無不利無思無不通而之）

舉業

林文恪（原注）材　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爲余言林尚默（原注）名誌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試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　方游鄉序爲弟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攷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

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舉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啻弁髦矣由是學者倀倀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己不能自必況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眞士附其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

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爲舉業之備者自斯人始（原注）萬曆丁丑科楊起元　嗚呼降而爲傳燈於彼教初設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目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

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原注破題見下是年主此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汪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

坊刻中有僞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原注李春芳輿化縣人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人作破亦無此體（原注舊題意嘉靖八年主司變體掄爲輕佻之格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者立大中者也試錄一出士論譁然）以其爲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

五經無眞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

眞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原注荀子眞積力久亦是此意黃庭經曰積精累氣以爲眞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說文曰眞僊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眞者仙也化也從匕匕即化也反人爲亡從目從匕匕（原注匕即古文化字）八其所乘也（原注人老則近於死故老字從匕既死則反其眞故眞字亦從匕）以生爲寄以死爲歸於是有眞人眞君眞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眞君而唐開元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眞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爲對李斯上秦王書夫

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韓信請爲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又更東垣曰眞定實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眞亦微異其指矣（原注今謂眞古曰實今謂假古曰僞左傳襄十八年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飾先輿曳柴而從之　假王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借職是也今人之所謂假亦非）宋諱玄以眞代之故廟號曰眞宗玄武玄宿改爲眞武玄冥改爲眞冥玄梜改爲眞梜崇文總目謂太玄經爲太眞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爲主攷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眞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原注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　始

明以莊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掃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爲赤血矣崇禎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鄭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爲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眞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原注羅氏困知記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與陰陽五行非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無極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眞知

科場禁約

萬歷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寶爲空以空爲寶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

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旣爲蹖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閒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原注二十八年禮科摘溯廣舉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原注如陳白沙王陽明汝成案從沈校補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原注加李贄之徒汝成案從沈校補非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日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沈氏曰神宗實錄于萬曆三十年三月己丑下書云納禮部尚書馮琦之言詔云云而馮疏一語不載何也自此稍爲釐正然而舊染旣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爲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於末年詭僻彌甚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詔諭禮臣曰文體敝壞至今日而極

非獨士習之陋亦由閱卷官自由此軌而進相師相尚莫知其非以此取士士安得不靡然從之今後房考官見有離經畔注穿鑿揣摩及摭拾佛書俗書隱諱怪誕者必棄不取甚者參詞仍刊布諭旨豫使聞知新學之興人皆土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三年浙江鄉試題又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爲圈家一日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爲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誥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徂莒注曰莒詩作旅眾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爲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開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楊氏曰試官旣是眯目禮科亦復失睛天下之人未可盡誣袁之上而得之下吾恐有竊笑者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大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王文成（原注）守仁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原注）欽順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眞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攷得

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攷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悟挨之於理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有是那他說固未敢詆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

者安知不有豪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開以成牴悟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眞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豪釐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開鑽研文義之效始所謂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曰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原注出莊子蹄古蹏字通兎音也）可也

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原注黃氏日鈔曰朱子答陸子壽書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美書辯詰再而明而不能盡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斥其空疎杜讒原注按子靜卒後朱子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且云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原注此特朱子謙己誨人之辭未嘗教人爲陸氏之學也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弊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原注攷攷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顚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誣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顚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

之相牙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顚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誣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顚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

好異之士已復別營勞壑則源遠而末益分無惑乎後此岐途之百出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原注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攷之極爲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梁文康儲之弟億所作而託名於淸瀾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日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教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

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眞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原注文成與胡端敏世寧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公曰公人傑也第少講學編修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原注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楊氏曰盡發先儒之發當是廢字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

州原注王艮龍溪原注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原注均再傳而爲羅近溪原注汝芳趙大洲原注貞吉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原注梁汝元名再傳而爲李卓吾原注贄陶石簣原注望齡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因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原注廣孝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原注實錄本傳言廣孝著道餘錄訾先儒爲君子所鄙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

於榮對本朝靖康禍亂攻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

神宗實錄萬歷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

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贊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勑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厥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

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于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原注）謝在杭五雜俎言李贄先仕官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遊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肩輿張蓋前後呵殿郡縣有司莫敢與均茵伏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于人妖者矣閻人持論之公如此

天啓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奏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毀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鍾惺

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歷庚戌進士天啓初任福建提學

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尚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踰閑五經掃地化子衿爲錢樹桃李堪羞登壇僧於皐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甚至承親諱而冶游疑爲病狂喪心詆止文人無行（原注）辛酉福建提學僉事癸亥丁憂甲子京察坐是沈廢于家乃選歷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汚之罪且列之爲文人矣（原注）錢氏謂古人之于經傳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誰敢僭而加之評隲評隲之多自汲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于大禹謨則譏其文之排偶其選徒語則譏其選徒路之刪遠彼將操金椎以控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童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姜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

凡四句其所賦之詩也鍾悏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爲序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不析文理之不通儼然丹黃甲乙衡加于經傳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爲金科玉條遵相師述學術孫氏名鑛今世所傳孫月峯者是也　余聞閩人言學臣之陸鴻漸奉爲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爲風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舉業至于扑佛書講學至于會男女考試至于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于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爲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衞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譔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班乃譔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宏]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

先生鈔書篇曰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又曰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于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

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倘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珮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雖勘豈不爲大害乎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復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原注水經注同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爲椎輪唐閻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侮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傉檀今誤作耨檀而又改爲褥檀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楊氏曰]石古石碩通用不宜作所其作所者安石也[錢氏曰]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漏錯毛詩往往以釋文溷入注者禮記則禮器一篇皆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缺宋史孝宗紀缺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諡子傳各缺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不見笑于大方者鮮矣又曰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錯誤卻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

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懷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也

改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子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罰懶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譔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原注）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其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按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沈氏曰）後漢崔駰傳載其祖父篆著周易林六

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原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曰）其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餘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原）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鴆殺之以雍王賢爲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稀三摘猶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爲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爲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晉李石續博物志曰纂著易林或曰卦林或曰象林王荊公許氏世譜曰後漢汝南許峻者爲易林傳于世梁氏曰）許周生言東觀漢記永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乃周易卦林獻王在永平時已用爲占則亦非東漢人所爲或後來有所羼入耳）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稱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左暄曰按許曼傳曼祖父峻亦著易林崔篆易林不可考峻所著易林范氏以爲至今行于世則後世所傳易林當即峻書而人誤以爲焦延壽也又曰易林

中加劉季發怒等語論者謂非漢人所宜言似漢以後人所著則不然史記高祖本紀言劉季者非一則固漢人所常言也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閒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錢氏曰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爲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誣道之言評人物勿爲黨同醜正之言

先生與友人書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

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益彌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楊氏曰今之文集與今之時藝若不拉雜摧燒將伊于何底

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皐賦百二十篇而于枚皐傳云皐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運故所作少而善于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訑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沈氏曰按文格論于此下有北海王睦臨邑侯子駒駿馮衍曹褒鄭元賈逵班彪班固朱

穆胡廣應奉應劭崔駰崔瑗崔寔崔烈楊修劉陶張衡馬融蔡邕荀爽荀悅李固延篤盧植皇甫規張奐孔融杜篤王隆夏恭夏牙傅毅黃香劉毅李尤李朕蘇順曹朔劉珍葛龔王逸崔琦邊韶張升趙壹侯瑾張超班昭共凡一百十字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駰崔烈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元傳云元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原注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原注陸游文辭博士書）驢券戰事參軍判馬（曹）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

晉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卷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半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頌雜錄二十卷廟卓異記二十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武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

晉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卷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半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頌雜錄二十卷廟卓異記二十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武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沈氏曰按文格論于此下有北海王睦臨邑侯子駒駿馮衍曹褒鄭元賈逵班彪班固朱

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矣（原注加惠施五車其書竟無一篇傳者）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楊氏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必皆其自作）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趙氏曰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今書三十卷制旨孝經周易毛詩尚書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帝謚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玉韜金樓子十卷懷舊傳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十卷掌上華夷圖三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武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

四庫全書詞學題苑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六卷小學訓詁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高者也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尙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

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方東樹曰按如溫公書孫之翰作唐史要論其用力精勤修志如此可以砭著書欲速之膏肓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卽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蔦元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翰林盡屏爲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

列國之風聽與人之誦者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慆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愼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顒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

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
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
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
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鐵並不
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
五銖重如其文篋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
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
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三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
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
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

天下寺觀救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
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
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
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
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
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
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
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
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加之
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
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

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
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
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
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
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
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
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
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
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

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
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
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
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
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
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
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增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
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
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原注）周憲王諱有燉
所著有誠齋集憲王雖有此命及薨妃袁氏竟自經
以殉誠貞烈以一品禮葬之　益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

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先生與人書曰引古筭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又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
闕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薄畜滂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

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所謂摭我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原注）所記劉文靖（原注）告吉士之言空同（原注）李夢陽大以爲不平矣（原注）見停驂錄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陽氏曰永叔長文章故不言政事而言文章而言政事君謨長政事故屬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淺薄後生所識也）

先生與友人書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

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弒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原注）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時命人謂與訓誥同風）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爲之魁巧言者爲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爲一類甚哉其可畏也（原注）穆王作冏命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茲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

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源注）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平日所未及其間有子會子之言所以補夫子之序亦不爲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爲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爲冀草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閹茸者代爲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爲醜詆綴鵷鷺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誣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楊氏曰）希草貶子瞻制畢卿筆而起曰今

日增師名節矣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爲林泉之侶（楊氏曰）廣嘗事桓靈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眞款密維既爲宋臣又與淵明比義不可與淵明比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與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鼇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僞

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僖號（楊氏曰）唐僖宗光啟二年出奔朱玫立襄王）遁李拯爲翰林學士拯既汙僞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敢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爲詩曰紫宸朝罷曳鳴珂門外無人問若何綴鵷鷺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

論與夫名汙僞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斗量王嗣奭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眞僞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眞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眞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眞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

用餘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與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闚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錢氏曰)釋子之語錄

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魏刑部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眞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

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粱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穴長師裴乘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原注)葉水心言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緇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砆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解難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章擧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如揚雄擬易而作太元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

日拙者矣（原注）世說王隱論揚雄太元難姚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原注）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爲甲辛始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　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原注）胡緗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於賊七之下曰姓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爲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

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原注）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不獨此三校尉語史記勝漢書處正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錢氏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簡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論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有餽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啊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生乎達不生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原注）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爲甲辛始類吳人之呼庚癸者

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錢氏曰）大凡意立意尚簡遂有不當簡而簡者要之新唐書體例自佳

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史記曰毋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毋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毋爲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虯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虯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纔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原注）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且辭之繁簡以事

而文之今古以時蓋用柳虯之語(楊氏曰)宋史又太繁(帝之紀乃至九卷豈復成義例乎)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

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眾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令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氏曰神宗實錄凡四院右都御史蔡應科乞正疏體疏第二條云二戒沿襲如稱軸臣不曰王家屏沈鯉而曰山陰歸德不曰高供張居正而曰新鄭江陵又或稱官及地方不曰吏部尚書禮部侍郎而曰大冢宰少宗伯不曰戶部郎中工部員外而曰度支郎將作監屬不曰北直南直浙江雲貴而曰燕吳豫章越滇黔諸如此類沿襲已久必竟當以爲戒)

于慎行筆麈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爲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己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

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爲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宜不敢作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令之好爲古人

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坊者王承福毛穎鄂侯韋華傳是爲作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槖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蠆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謹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蝜蠆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乎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

職矣楊氏曰段太尉逸事狀此欲上之史館則用行狀之例豈可云傳乎姚刑部曰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支也作傳凡爲坊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矜矜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不紀臣下事史館凡仕非賜擢序平生賢否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

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爲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日釋十九　二十

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橋元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原注李商隱記齊魯二生日劉叉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日此諛墓中人所得爾不若與劉若爲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楙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原注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擬作然亦淺人之筆也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千鍾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原注邕本傳長

文非其人

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趙氏曰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頻爲制戲曰筆乾荅曰出典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昉宋時并州人擬作然亦淺人之筆也

日釋十九　二十一

乞文者餽者之題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已矣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蓋徐廣爲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譔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爰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絶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爲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

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爲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薨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倚據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庾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原注仲文爲桓南郡侍中桓大司馬則元之父也）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言桓元子有木猶如此之歎遂以二事湊合成文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原注長門賦乃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楊氏曰莊子見孫叔敖又云莊子見魯哀公年代闊絶古人作文多寓言便不論也）

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彊寇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鹵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皐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楊氏曰本文但云唐宰相魯公不云顏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刮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

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原注藝文志）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爲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日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賚不傳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鹵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辭未改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日知錄集釋卷十九終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非三公不得稱公

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周公�mouth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梁氏云衛世家周平王命武公爲公東遷以後諸侯於其國皆稱公從未有天子命諸侯爲公者武公益入爲王卿士耳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左暄曰）春秋時諸大國皆僭稱公其稱侯伯子男者不過諸小國耳夫子作春秋凡會盟征伐必據本爵書之不以其僭公也而稱之爲公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而於葬則凡侯伯子男皆書公惟桓十七年書癸巳葬蔡桓侯啖助曰其稱侯蓋季之賢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國史因而記之故西周諸侯紀傳皆依本爵春秋之時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也又有始而稱侯繼而稱子者如春秋隱七年書滕侯卒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有始而稱侯繼而稱伯者如桓二年薛伯卒是也有始而稱子復稱伯又稱子者如桓二年薛侯來朝昭三十一年書薛伯卒隱十一年書薛侯來朝十七年杞伯來朝僖二十三年書杞子來朝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襄二十九年又書杞子來朝二年復書杞伯來朝昭十三年書杞子卒文十二年書杞伯征南楊氏士勛劉氏敞葉氏夢得以爲或時王所黜程氏可久朱子以爲或因于大國之責賦而自貶皆不可知而謂夫子以進退予奪之則非矣意

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原注）西都原注）李善注）而郗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按後漢書獻帝謂御史大夫得稱公也郗慮曰郗公天下宰有是邪是御史大夫志太尉公一人司空公一人史家之文如光武則置三公原注）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

鄧公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弘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元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瓘張公華王公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洎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吁何其濫與何其僞與（原注）若鄭端簡名臣記至無人不稱公非史體矣錢氏日王介甫臨川集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太常博士曾公工部郎中傅公員外郎郭公郎中周公郎中葛公司封郎中孫公侍御史王公墓志

大雅古公亶父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爲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公者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班之天子不容僭差若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爲公則有不必專於本國者矣碩人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周之盛時亦有羣公之稱見於康王之誥及詩之雲漢此

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

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爲王則臣亦僭爲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原注）漢書沛公注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爲公淮南子魯陽公注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傳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鄖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竝邊人有宛公新城公）而秦有鷹公（原注）索隱曰蓋鷹邑公史失其姓名）楚漢之際有滕公戚公柘公薛公鄒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初稱沛公太上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原注）左傳齊亦有棠公襄二十五年傳正義曰楚僭號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成案）春秋時齊有棠公汝有那公棠公汝曰公傳郎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那公之稱議亦猶彼）此縣公之公也（原注）御史監郡者亦稱監公見曹相國世家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樅公侯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廖西菴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汝成案索隱曰陳留志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是二人自有姓名與字非失之也年園公姓庾字宣明居修道故號曰夏黃公）崔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遠說繁或出附會然史云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某某公以四人皆樂遊潛聲因從非失其名而公之者高尚耶又圈柳陳留耆舊傳自序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洪氏隸釋有圈公神坐圈公神祇机銘圈即圈也會稽典錄載虞仲翔云鄭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是二人又姓圈與黃第漢哀帝元壽二年始改丞相爲大司徒孝惠時未有是名圈稱所述恐不足據仲翔之言或亦因其自號誤爲姓云穰侯傳其客宋公信陵君傳毛公

而言公漢書高帝紀注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注家發其例於此餘竝不注

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泄公縣布傳故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母弟丁公鼂錯傳謁者僕射鄧公鄭當時傳下邽翟公酷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傳朱公任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公黃公毛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歆傳魯國桓公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江公王褒傳九江被公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翟方進傳方進父翟公儒林傳兒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晤星公游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鄭君盧生之比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謂之焉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原注）史記高帝紀呂公注云史失其名但舉姓

太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錢氏曰太史公官名遷父子相繼爲之非專爲尊其父也史記惟自敘前半及封禪篇中有稱其父爲太史公者其餘皆遷自稱（又曰）衛宏漢官儀言位在丞相上宏漢人其言可信而後人多疑之予謂位在丞相上者謂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職任尊于丞相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史記文帝謂馮唐公柰何眾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晉書樂志項伯語項王公吳公皆是也漢書高帝紀注應劭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爲公淮南子魯陽公注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

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漢書何武傳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宦者傳种暠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父矯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聞人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舒自知當爲公矣陸曄傳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長史傳從父太常藝嘗問光祿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

知南北朝以前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汝成案洪氏隸釋漢吳仲山碑云漢故民吳仲山碑文稱吳公仲山則無官者亦稱公也）周書姚僧垣傳宣帝嘗從容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
孔融告高密縣爲鄭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之魏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竪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謂父爲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道肓嘗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沈氏曰格論云竊以爲在今日與人書札詩辭不妨一徇俗若爲誌狀則非己之先人及官三品以上者不當稱公其無位則曰先生可也此正名之義作史者所當知也）

史記鼂錯傳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爲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爲公蓋以官稱之
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公也遠公惠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誌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原注古沙門皆稱名世說言安沃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皆名也）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則不復公之矣（張大令曰其實不盡然如支道林名遁不以字稱公豈必梁陳以下哉又魏諺曰支郎眼中黃謂高僧支謙也是僧又可呼郎矣）
宋史豐稷駁宋用臣謚議曰凡稱公者須耆宿大臣及鄉

黨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之口（原注孫升談圃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荊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即出爲監當）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原注周禮瞽蔟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歲之號注曰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年名焉（原注即閼字）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曰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賈誼鵩賦單閼之歲

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于舍許氏說文後敘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原注資治通鑑同紀一起著雍攝提格盡屠維大淵獻凡十年）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錄序曰庖犧前後逮周厲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隋書律歷志王莽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己巳歲次實沈是也趙氏曰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王癸常山以北則又分配于十二分野矣律歷志又有太歲在子太歲在丑之文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時矣月名自此後漢書張純傳加已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此皆在新莽以前不得謂自莽始也

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蜀郡造橋碑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

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原注宋書武帝紀有癸卯梓材庚子皮毛惟晉書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歲見用爲亦皆下諭之日）

鄱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爲劉聰所執愍帝以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原注李嘉上表亦云臣去乙巳歲曷當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號而稱甲子魏晉書中以甲子名歲者僅此兩見）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欠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誄龍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庾信哀江南賦粵以戊辰之年建

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眞誥亦書己卯歲至性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原注）哀後王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胄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后弒楊太后于金墉城之歲（汲冢瑣語林杜夷傳嵩作崧）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稱年號者舊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祿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祿至己丑年四月又祿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至丙戌年十月又祫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

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鍾鼎之文則不盡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原注）六經中亦有之如詩吉日庚午是也商毋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錫口貝朋用作毋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卽位之三年則鑿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是也（原注）汲冢瑣語之明年亦是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嶺意其時天下尚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原注）今續綱目書至正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晉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崇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

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虺又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婾始生子名之曰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紀也

史家月日不必畫一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爲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弒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患爲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楊氏曰有終言之者其日月本闕絕非終其事于此如既而悔之之類）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滻水於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重書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

（原注）邵國賢曰二丙戌一是即書一是追書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自春秋以下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變例也蓋二事已見於吳楚二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分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原注）長洲文待詔徵明以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卯云庚寅者日也使以歲言無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於庚寅至楚懷王被執於秦王戊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將至乎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日二十有

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原注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謝肇淛五雜俎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原注桓公六年三時不害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歷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晝日曰日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晏曰夕曰宵見於

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晏曰出曰日側曰見日曰逮日見於禮原注鄭雅毓曰入後二刻半爲晏曰雞鳴曰日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晡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曰鼈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曰中大破漢軍呂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宿見相國產計事曰餔時遂擊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

秦時已以率更名官則更之名疑不始於漢魏也又曰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曉諭武官晡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是更之有點亦由來久也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酒出王尊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白南北史以上皆然故

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原注）南齊書天文志始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卽今之所

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沈氏曰）格論考有時字　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沈氏曰）格論十二下（沈氏曰）通鑑晉安帝義熙八年冬十月己未鎮惡與城內兵門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注曰日加申爲晡中晡正申時也之史記以下無申末爲下晡　凡城內牙城才城晉宋時謂之金城亦注云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而卜楚丘以爲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旦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餔餔至下餔下餔至日入日入至黃昏黃昏至人定是謂十二時（楊氏曰）此又抑古書以從己說未免陋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曰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內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

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曰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爲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韓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原注後漢書隗囂傳檄文曰漢復一日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隋書袁充上表稱寶歷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其誕聖之時汲成案表元文還其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並下疑脫字不爾當以並同絕句

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

漢人之文有卽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守沈子琚綿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紀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口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楊氏曰朔是台朔古人有川食在晦者則古圖合朔

年號當從實書

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僞魏吳二國耳自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紜矣夫年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爲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爲鄧侯之二年矣觀左傳文楚之檮杌存則必以是年爲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卽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

我寡君於是卽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此之謂從實原注若病其難知只須別作年表一代遼金並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卷且王莽簒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一用以紀年益不得不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爲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

表頊與方陵言之錢氏曰然則卽太詡紀當以龍鳳紀年可無疑也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注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原注）楚元王傳亦云楚王延壽二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爲未讀史記漢書者矣（原注）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鍾銘惟王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失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鼎銘曰周陽侯家銅三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原注）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大火五月丙寅作甕賓鍾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書二十八年自是以下書曰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應昌是時明太祖卽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緯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公之能守古法也（原注）宋史馬廷鸞傳瀛國公卽位名不至他傳復有書至元者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不書吳元年

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泰始元年十二月壬午下書永安元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元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葬錯乃刱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卽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公未卽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卽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旣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卽稱

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温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卽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尙存卽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尙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爲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下卽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衞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温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爲無理（楊氏曰）史家已云尊帝爲太上皇矣豈有以太上皇而紀年號者乎近於言之不順故必冠以義寧也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號後人因謂之革除耳（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三年九月禮官范謙等因給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應元請改正革除建文年號終摘洪武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遺事復稱建文年號輯爲少帝本紀詔以建文事跡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號　成祖初嘗有旨稱建文爲少帝故禮官云然萬曆十六年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宜附錄並奏上從禮臣沈鯉議改正附錄一事聖安紀事云崇禎十七年七月戊子追復懿文皇太子廟謚曰興宗孝康皇帝上建文帝謚曰讓皇帝廟號惠宗追上景皇帝廟號代宗蓋從禮臣顧錫疇所擬

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没其實且如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二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爲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爲嫌（沈氏曰）禮未踰年不改元明代遵之光宗一月而崩猶在萬曆四十八年熹宗旣卽位明歲當改爲天啟之元年登極以後不稱泰昌則光宗之紀年廢矣于是用廷臣議自八月朔至十二月終俱稱泰昌元年如唐順宗永貞年號附于德宗貞元後之例（楊氏曰）正當分注遷以初號爲主如萬曆四十八年下注云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之類其光宗之紀則直稱元年八月（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廿二年八月癸酉禮科左給事中孫羽侯條奏纂修正史議本紀則建文景泰兩朝宜詳稽故實剏立二紀勿使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其德諡熙仁四祖之發祥固當列高廟紀首而廟獻皇帝廟貌雖崇神器未履宜遵前例冠于世廟本紀以體追王之心遂列傳則貴賤並列美惡皆書不得序述官而遺卑秩褒高賢而漏巨奸至如以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是非刺謬亟當改正之也

年號古今相同

水經注穀水下干金場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後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爲一稱（原注）天啟六年部二正奉旨列聖年號昭然如何說二正　疏稱正統正德爲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歷]啟禎更爲

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溫台則可如眞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爲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爲牂柯二郡魏都賦恆碣礎砾於青霄是恆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皞濟水爲皞濟（原注僖二十一年）史記以黃帝老子爲黃老（原注曹相國世家張釋之田叔魏其鄭當時列傳）以王喬赤松子爲喬松（原注蔡澤傳）以伊尹管仲爲伊管（原注鄒陽傳）以絳侯灌嬰爲絳灌（原注賈生傳）

孫氏西齋錄

唐人作書無所回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大義凜然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旣濟駁吳兢史議謂當并天后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禮兩得至於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原注其後宋范祖禹作唐鑑竟用此書法）

通鑑書改元

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十王皆不踰年而改元者也（楊氏曰內自有當年改元者如稱元者直史家不改耳）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載記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祠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已初不屑屑於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爲帝昺祥興元年非也黃溍

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蓋亦是卽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卽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興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爲元年後人追紀之爲中爲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爲後（錢氏曰吳仁傑謂後元乃承征和而言本云征和後元年耳其說可從）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爲中不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號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比得薛昌序所誤鳳翔法門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錢氏曰）茂貞於唐昭宗時已封秦王通鑑謂茂貞自稱岐王者誤也（攷成案）其說詳見四卷閏月條）自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還於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前蜀世家則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按此碑則岐人亦稱天復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譔龍泉禪院記內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祐者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爲倣春秋之文愚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爲此文（原注）徐遹曰凡書葬者據我而言葬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爲何月謂倣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閏不皆在歲餘（錢氏曰）春秋時閏不皆在歲餘詳見四卷閏月條）自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攷成案）其說詳見四卷閏月條）自太初歷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爲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加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卽位

史書人君未卽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已入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於言

爲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書進齊公爵爲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爲南兗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原注）蕭子顯南齊書亦同此例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漢書溝洫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隄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後歷官不同之法

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爲保衡至太甲時始爲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史書郡縣同名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爲別蓋本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書沛縣爲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爲小廣陽錢氏曰水經注傳馬武傳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爲小丹陽原注今順天府保定縣稱小保定寧國府太平縣稱小太平錢氏曰晉書陶回傳吳志呂範傳後人作史多混書之而無別矣沈氏曰格論于此下又云以今地理言之如大名寧國之類法當直書其縣清河永豐之類法當并載其府而朱史闕焉故有一人而兩地並祀者謝中丞曰伏見江西省吉安廣信二府所屬皆有永豐縣其印信篆文同一字樣共在一省之中而有相同之即倘奸徒假借以此縣所用印信朦混於彼縣恐一時難辨易滋弊端至此外江省州縣又有同名於各

省者如江省有寧州而陝西雲南所屬皆有寧州江省有長寧縣而奉天四川廣東所屬皆有長寧縣江省有新城縣而直隸山東浙江所屬皆有新城縣江省有龍泉縣而浙江貴州所屬皆有龍泉縣再如江省有新昌縣江省有德化縣而湖南亦有安仁縣江省有安仁縣而湖南亦有德化縣江省有石城縣而廣昌縣江省有石城縣江省有興安縣而廣東亦有興安縣江省有永寧縣而貴州亦有永寧縣與州同名縣與縣同名者併有府與府同名者如舒徒有意作弊則借此影射隔省更無從辨察皆應別改嘉名也汝成案今天下各省府州縣同名者不止此如府則有太平府安徽與廣西同州則有忠州四川與江蘇同開州直隸與廣西南寧府同通州直隸與順天府同趙州直隸與雲南大理府同縣則有會同縣湖南靖州與廣東瓊州府同寶豐縣河南汝州與山東武定府同濱溪縣四川雅州府同清溪縣四川敘州府同鳳臺縣安徽鳳陽府與山西澤州府同高平縣山西潞安府同壺關縣山西沁州與廣西桂林府同長樂縣福建福州府同建德縣安徽池州府與貴州思南府同安定縣陝西延安府與甘肅慶陽府同貴州與湖南澧州同安化縣湖南長沙府與湖北荊門州同宣化縣直隸與廣西南寧府同昌化縣浙江杭州府與廣東瓊州府同臨安府與江西建昌府同疏乃無甘肅慶陽府同而謝疏之與今異者如寧州甘肅慶陽府同名者不止此如府則有忠州四川與江蘇同開州直隸與廣西同州則有江西陝西廣昌縣直隸易州與江西吉安府與河南河南府四川敘永廳同疏乃有貴州與四川敘永廳同疏乃有奉天攸之于今皆不合相去百年沿革攸殊而今制于府州縣之同名者即文各加省名某某府與甘肅鞏昌府同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漢中府同安遠縣江西贛州府與湖北施南府同建始縣湖北宜昌府與湖南常德府同威寧縣湖北武昌府與廣東肇慶府同新寧縣湖南寶慶府與四川綏定府同新寧縣湖南郴州府與廣東嘉應州同興寧縣江西南昌府與四川夔州府同三水縣四川夔州與奉天錦州府同廣寧縣江西南康府與山西平陽府同安平縣直隸深州與貴州安順府同鎮平縣河南南陽府與廣東嘉應州同永定縣陝西延安府與甘肅慶陽府同安化縣湖南長沙府與湖南澧州同永定縣福建汀州府與廣東惠州府同海豐縣山東登州府與廣東惠州府同東鄉縣江西撫州府與陝西興安府同安康縣湖南長沙府與山西大同府同大同縣山西平定州同清平縣山東東昌府同江府與甘肅平涼府同西寧縣甘肅鞏昌府同蘇淮安府與四川龍安府同太和縣安徽潁州府同蘇淮安府與陝西興安府與四川綏定府同寧鄉縣江西撫州府同陝西商州同州府與山東青州府同永安縣福建延平府與廣東惠州府同陝西興安府與四川龍安府同安平縣安徽寧國府與浙江台州府同寧遠縣湖南永州府同

郡國改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爲章陵以別之是亦無慮之作弊矣

縣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又云乃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侯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此未當曰東垣人盧綰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爲眞定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

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亭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趙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楊氏曰每見稱建安爲魏此恐未然孝若爲妙才曾孫猶可也小顏於音注姓字文顏下亦云魏建安中則非分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

金史有二訛可曰草火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三婁室曰大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

引書用意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引書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詮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元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卽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

文章推服古人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儷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窮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

譏訶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錢氏曰譏訶古人始於宋儒曾子固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尙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以爲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史書下兩曰字

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云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辭可下兩曰字尙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原注孟子書多有兩曰字如公都子曰告子曰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公孫丑曰伊尹曰公孫丑曰詩曰

書家凡例

古人著書凡例卽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題

古人作書於一篇之中有分題則標篇題於首而列分題於下如爾雅釋天一篇下列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旗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下列正月紀本生重己貴公去私是也疏家謂之題上事謂標題上文之事若周公踐阼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今按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踐阼樂記篇有曰子貢問樂亦同此例

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一帝臨二几十九首皆著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華美芳二題傳寫之誤遂以冠後

爾雅釋親一篇石經本宗族二字在昆弟也之後母黨二字在從母姊妹之後妻黨二字在爲姒婦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謂之甥也之後今國子監刻本皆改之

作詩之旨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泊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

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觚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皐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

蕪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堯命歷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爲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原注石林詩話人之才力有限李翺皇甫湜皆一篇存者或非其所長故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爲之者也）尹師魯與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爲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

渭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崧高之詩以贈申伯山甫韓奕之詩以贈仲山甫韓奕之詩不以無和答爲侯而三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和答爲嫌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竝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原注雨無正篇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五

篇首字爲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時則以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爲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徇乎物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原注）古人但謂之音不謂之韻今姑從俗名之耳　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于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閟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末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曰長篇寔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刑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不可爲不知者言也（楊氏曰）石林此論是言詩不宜過長耳不論轉韻古詩惟焦仲卿妻一篇最長後人不敢措手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彖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無必無固于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

詩以義爲主苟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原注）杜甫石壕吏詩兩韻也至當不可易下句云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至當不可易（錢氏曰）眞文至元寒通非無韻也　古辭紫騮馬歌中有春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李太白天馬歌中有白雲在青天上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無韻行行且游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用韻、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

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沈氏曰）救文格論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思齊上有無射大事之首章七字）乃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爲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沈氏曰至東漢以下始有韻無韻爲詩文之別載然爲二而文亦日以衰

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于用韻也（錢氏曰文言繫詞亦多有韻之句）尚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元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睍睍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凡此之類在秦漢以前諸子書並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沈氏曰此下救文格論有韻爲詩文之別載然爲二而文亦日以衰）

易韻

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繁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凡震之虩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愈多用韻疑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鏤姜卿京驪姬之渝羭薁伯姬之盍脫僖相姬旗師丘孤弧姑逋家虛鄢陵之蹴目孫文子之陵雄衛侯之羊亡竇踰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猝史蘇之雄乘崩與皆韻也故孔子王光漢書元后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與皆韻也故孔子作象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人述而不作以古爲師而不苟也（原注王弼推繹訓篇本經有韻注亦用韻錢氏曰王逸注楚詞卜居漁父篇亦用韻）

象象傳猶今之箋注者析字分句以爲訓也繫辭文言以下猶今之箋注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書之義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

古詩用韻之法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卽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淸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

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有上下各自爲韻若兎罝及采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閒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先生音學五書序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于六書其人皆出于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于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于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皐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密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于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譔爲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

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錢氏曰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相承雖先後次第及同用獨用之法小有異同而部分無改元初黃公紹古今韻會始并爲一百七韻蓋循用平水韻次第後人因以并韻之名目歸之劉淵今觀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晁氏增修禮部韻略互有增字而每江北平水劉氏淵王子新刊禮部韻所增之字於毛云毛氏韻於劉云平水韻則淵不過刊是書者非著書之人矣予嘗于吳門黃孝廉丕烈家見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閒許古序乃知爲平水書籍王文郁所譔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則金人非宋人也考己丑在壬子前廿有三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亡已久矣首江北而去其序故公紹以爲劉氏書也又曰王氏平水

韻并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皆與今韻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并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論者又謂平水韻并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并上聲拯韻入通韻則亦不始于時夫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于中而旁通其說于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

還之淳古者錢氏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韋昭辯之云古者車聲尺奢反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證但劉韋皆言古音而說正相反實則劉是而韋非蓋宏閎生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瑳爲韻車之讀居斷可議矣都爲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于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野云協句乃林反所云協句即古音也陸德明釋文多爲古人韻後不頓改字之說于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諧暢明白未嘗窒也使沈重尚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即風宇不我顧釋文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于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與叶同韻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也蓋叶韻以今韻協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而得詁訓其理一貫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文字漸不相應賴有三

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具在學者讀其文可得其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毛奇齡輩萬倍而大有功于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與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正有定而轉無方正音可分別部居轉音則祇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轉又與泥相近故難從難而入歌韻難入齊韻非謂歌齊二部之字盡合于寒桓也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臨與隆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宮相近故鄘風載馳詩以臨與悒韻非謂魂侵之字盡合于東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義爲身即以義轉爲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身即人爲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人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爲協固可加以正音爲古人異讀者亂

指爲方音固失而于音之正者斟酌允當其論入聲尤一類耕清爲一人不能以此一孔之見也夫七月末章已有耳之音之音雖聖人不能以此一孔之見也夫七月末章已有耳之音之音雖聖人不能以此一孔之見也夫七月末章已有耳之音之音雖聖

韻之句獨此三卦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矣顧氏不知轉音有抑格不入者則謂之方音不然也如實神質拘方音之證民乎天淵義亦讀如儿易傳兼用之此正不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是有兩音說文命從令聲令與鳴征韻逸詩講事不令與申令與盈定韻此令可兩讀也周頌以時周之命與我徂維命與先類也詩題彼脊令挺縞定韻節南山以韻騁桑扈以韻屏楚詞大招以命與百篇中舅與咎韻亦與首阜韻舊舊从正音舊从轉音也知一字不妨數音舅舅其孰爲正舅乃與時韻亦與里哉韻舊舊也舊與時韻亦與里哉韻舊舊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三舅从正音舊从轉音也知一字不妨數音舅舅其孰爲正舅乃與時韻亦與里哉韻舊舊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三

乃拔詩自言近止與偕遲韻謂古音記改入志韻何耶凡字有正音轉音近似隱切爲正其讀如幾者轉也如頎人其頎亦從斤當以其轉音禮記頎乎其至讀如爲悫音乃正音耳倩從青而與室韻恢從灰而與室韻皆非正音禮記公韻從禺而與公韻容從谷實從貫

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爲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唯用一字者大人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荀曰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原注湯盤日儀禮祭侯辭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左傳虞叔引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曹子臧引志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晏子引諺非宅是卜惟鄰是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深而少實皆古人以本字自爲韻者也

字交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名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鬚字原注羅敷字在下句末三見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原注王摩詰故人字結髮爲夫婦一首二時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隤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蜮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譔孔子正言竟述懷詩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

三情字沈約鍾山詩二足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諸葛孔明梁父吟云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用二省字一禁之省一身之省也

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

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廬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二草字寄秋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繫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原注王摩詰故太子太師徐公挽歌重用二名字施之律詩則爲非體

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兮猶求友聲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

悲止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又若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換一字

七言之始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如靈樞經刺節眞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此皆七言之祖(楊氏曰道德經已有之如視之不見名曰希是也)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傑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

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其文絶似荀子成相篇(楊氏曰成相篇體不如是)

一言

緇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

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詩

古人未有之格

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莊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爲一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孟嘗君傳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古詩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是也(趙氏曰舊唐書席上作歌調之曰祥瑞不在鳳皇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此則通首八言又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之類則不過一二句而已有九言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然無用爲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於歌也長則意多穴字多懈其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穴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義也(原注正義引顏延之云詩體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知此義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穴也字多懈也爲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漢人所以難之也(楊氏曰漢人郊祀樂歌享五帝用成數則金天白帝九言大昊青帝八言)

詩用疊字

詩用疊字最難衞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菜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蹟而不亂矣古詩青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卽無人可繼

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濫濫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

九辯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鞃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

今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爲難以此爲巧吾謂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無他字可易名爲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順則曰牽於韻爾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爾用事遣辭小

見新巧即可擅場名爲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

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鬬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啓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驟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爲詩者或相倣數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爲戲而當時即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爲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矣

歐陽公集古錄論唐薛苹倡和詩曰原注唐書薛苹柯中實鼎人長於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苹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可謂知言

朱子答謝成之書謂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爲韻束而意不盡且或

無其意而牽入他意以足其韻者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

柏梁臺詩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棹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

有十城原注漢書言劒五縣僅有八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原注表孝景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眞書不足爲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皇朝文鑑楊氏曰呂成公宋文鑑殊多律體盧氏言之鹵莽又曰宋文選詩如人名藥名郡名詩皆入選近於村陋眞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足爲詩也今人將繇眞書以窺八分繇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於古人

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鄭人薛千仞

岡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爲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

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爲越者吳爲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弦高所

稿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太白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改黃犬爲蒼鷹改玉盌爲金盌亦同此意自漢以來作文者即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爲之豈不爲人譏笑梁氏曰余考樊酈滕灌傳論亦有附驥之尾句謂高祖也

庾子山賦誤

庾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相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

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爲離別之別又非也梁氏曰說文邑部鄀字解南陽舞陰亭似今本漢書脫亭字子山不誤

于仲文詩誤

隋于仲文詩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原注景駒注文穎曰楚放景氏駒名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爲入楚

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詳典據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原注今在河套內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

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悱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卽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魏來侵烽火告警自北而西也陽氏曰琅邪城在建康此言北

郭璞賦誤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竝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陽氏曰)括包本不言入

陸機文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攷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竝無皇媼(陽氏曰)高祖母則死矣太公能禁其無婦乎漢書項羽傳云歸漢王父母妻子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竝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爲字也以文爲字乃始於史記秦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原注)孝經援神契亦有此語　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致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後魏世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詔書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不正則事不成之語江式論書表亦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漢儒相承之訓詁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元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則通謂之文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沈)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廿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汲古閣本說文序有拘牽語闕然其詁訓精微音轉義通既從古經復多互文未達其指則抵牾生矣)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眾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原注)楊慎六書

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辠此何理也費誓改爲柲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坡訓爲雨土威爲姑也爲女陰殴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此何理也豬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勸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童爲男有辠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畋禽辰爲尨耕時臾爲東縛捽批詈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墜

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原注趙宧光曰說文無劉字倘作鎩今按漢書卯金作劉無鎩字錢氏曰說文竹部有劉字云从竹劉聲是本有劉字傳寫失之）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原注徐鉉校定說文前列斌字云是俗書）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今鉉等所校說文原本自一至亥五百四十拔顯氏所見以四聲列者特李燾所編五音韻譜耳非徐本之舊自毛氏汲古閣刊行以來更有小字宋本大字宋本部之書自毛氏汲古閣刊行以來更有小字宋本大字宋本之刻而朱竹君則以毛本重刻今不啻家有其書矣切字鉉等所加也（原注趙古則六書故許氏說文攷異鄭氏箋注但曰讀若某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翺以孫愐唐韻所加錢氏曰朱翺自造反切與唐韻反切不同趙古則非是）旁引後

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傳毅說賈逵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顯說周盛說逯安說欧陽僑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張徽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原注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汜下引詩江有汜汜下引書旁救汜下引書旁救汜功巠下引詩赤烏己己烏擊擊擊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原注鄭玄常駁許慎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壇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原注如說文無字當之無由字以學字當之無冤字以鴛字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囘互三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辠此何理也費誓改爲柲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坡訓爲雨土威爲姑也爲女陰殴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此何理也豬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勸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童爲男有辠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畋禽辰爲尨耕時臾爲東縛捽批詈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墜

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鉉等加也又云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原注）眸字下云說文直作瞳也凡參訂經傳必以本人名冠之方不混于前人耳

始字說文以爲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說文長箋

萬歷末吳中趙凡夫宦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經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青子衿爲泛泛奔之詩而謂衿卽衾字（原注）詩中元有衾字抱衾與稠此抱衾之衾也稔交錦衾爛兮錢氏曰說文衾大被衽也此子衿之衿　如此類者非一其實四書尚未能成

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于匣（原注）匣下云柙也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闚而適當喜新尚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辯恐他日習非勝是爲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又有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見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爲蜀本石經又云張參五經文字唐彥升九經字樣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經字法今此石經末有年月一行諸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指爲孟蜀邪

又云孫愐唐韻文殷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咸嚴洽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卽孫愐之遺文殷上聲之合則有之咸嚴洽業則四聲竝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爲盜竊之竊於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原注）戰國策注分其地如破瓜然　鹽鐵論隔絕羌胡瓜分其地　竄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云瓜當作爪突當作突然則鮑昭蕪城賦所謂覓瓜剖而豆分魏元同疏所謂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文字云突音義俱別張參蓋指徒兀反作窣者訛（汝成案說文窣突也音義俱別張參蓋指突非謂窣也若漢書竄竄直誤作突耳）

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虎頭（原注）虎頭將軍顧長康爲虎頭將軍　蒙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原注）乙下淵號象山先生　陸九淵　也而以爲晉（原注）蜆下梁書王筠傳沈約謂筠讀至雌霓連蹄約撫掌欣怿今引此事謂之晉王筠約既梁人安得與晉人語哉　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爲南朝（原注）此稱下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原注）扶下按晉書虞喜父傳爲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間有貢獻之獻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萬歷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

猶如此

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原注）荀悅曰詢之字曰謀非恂也旱反非衍也

衍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衍（原注）荀悅曰衍之字曰樂師古曰衍音口耎字云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耎字若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隱僻脊語欲羽先升注繫於背若今將軍負耎矣魏略劉備性好結耎吳志甘寧傳負耎帶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采耎初景麗文轅禰衡為鼓吏作漁陽摻摻乃操字（原注）操下拔後漢書衛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撾王脩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音七紺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摻後周庾信詩玉堦風轉急長城雪應閙新綾始欲縫細錦行須纂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

鵲鵲醜其飛也（原注）叕下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詞未詳然非後人語驗馬白州也（原注）驗下本之爾雅釋畜白州驪注州竅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尚矣今以為起於唐之夏州地鄰於夷故華夷對稱曰華夏（原注）夏下然則書言蠻夷猾夏語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始於唐也

邠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原注）邠下夫藍田乃今之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本無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為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原注）寸下夫古人之書豈可意為增改哉

五經古文

超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象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所出（原注）後漢儒林傳言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

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尚書而已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郡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原注）後漢書儒林傳謬以書法爲熹平所刊　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原注）注云梁有十二卷　則他經亦不存矣册府元龜唐元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與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緒寫施行其舊本仍

末書乾道庚寅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原注）今有廣信楊時喬所刻周易古文恐亦後人以意爲之不必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勑臣解急就章劉芳譔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原注）晁氏曰善小學者多書急就章故有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學其聰敏北齊書

李綰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牘之閒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
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
漸微（原注）明初武官誥勑用二十八宿編號永樂中字盡
奉旨用漢急就章字汰成案急就篇以前若趙高爰
圂篇胡毋敬博學篇司馬相如凡將篇揚雄訓纂
纂篇今其書雖皆不傳若許氏書中所引司馬相如說淮
南宋蔡舞嗤喻之類大氏出凡將篇亦急就篇之意而急
就篇唐有顏師古注宋有王伯厚注伯厚又自作姓氏急
便小學者所以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爲
光宅寺勑與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
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
興嗣爲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

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舊唐
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譔是興
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原注）陳書
沈眾傳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眾爲之注解是又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乃隋書經籍志云千
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譔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
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薳爲之注釋今以
爲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臧氏（原注）隋志小學類
一卷胡肅注則周氏所譔爲本蕭胡皆注周興嗣書千字文乃梁給事
別一本也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
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原注）山堂考索同　本傳以爲王羲
之而此又以爲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

草書則漢魏之閒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原注）晉書郗
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特氏日）案後漢北海王睦善史書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
尺牘十首尤可爲漢魏箋啓用草書之證故草書之可
遍於章奏者謂之章草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宜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
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
之章今攷之既用於檄則理容概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
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
也復以隸爲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
（原注）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
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情漸以行
之是也此又一說　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故也右
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爲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

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將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邪柳仲郢手鈔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眞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入朝元道附書與其從甥房元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

元道坐流嶲州夫草書之釁乃至是邪

金石錄

金石錄有宋公繹鍊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繹者莫知其爲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爲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爲頭曼而宋公繹卽景公也宗均之誤爲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卽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宋其誤顯然注未及正（原注黨錮傳注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祖父均自有傳）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莊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爲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于

洞渦卽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四月氏叔琮營于洞渦驛（原注五代史唐本紀同）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恩兵於洞渦河（原注唯魏書地形志晉陽下云同過水出沾嶺一出大蔑山一出原洞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西南入汾則又作同過字異）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皐印點畫之訛而已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

古人圖畫皆指事爲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原注）孔子家語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僊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原注）王逸楚辭章句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原注）霍光傳（原注）景十三王傳猶言非成慶所畫也紂醉踞妲己圖（原注）烈女傳（原注）宋戴逵畫南都賦圖（原注）世說之類未有無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閻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玉華宮圖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雞圖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

圖范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原注）貞觀尚方令檀智敏畫游春戲藝圖（原注）振武校尉殷敬韋無忝畫皇朝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輦上圖開元十八學士圖（原注）開元人董萼畫盤車圖（原注）開元宇重照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煙圖（原注）武后左尚方令楊昇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眞張萱畫伎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擲毬圖（原注）開元館畫直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伎女圖韓幹畫龍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元）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毬圖（原注）大梁人大府寺丞陳宏畫安祿山圖（元）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原注）永王府長史王象畫鹵簿圖田琦畫洪崖子橘木圖（原注）德平子汝南太守寶師綸畫內庫瑞錦對雉圖羊翔鳳游麟圖（原注）字希言太宗秦王府諮議相國錄事參軍封陵陽公韋鸎畫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圖（原注）鑒子周昉畫撲蝶按箏楊眞人降眞五星等圖（原注）字景元各一卷唐文粹有王縉記漢公卿祖二疏圖舒元輿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閻圖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無差自實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翁王稚子高貰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

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爲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謝在杭五雜俎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眞形至如石勒寶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兎貴妃

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鑿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卻不肯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倣蓋絲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郜鼎紀甗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恆成虧有數是以寶珪出河（原注）左傳昭二十四年　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原注）越紀書亦載湛盧去吳事殿前之鍾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鍾虡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爲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鍾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爲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爲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而元裕之（原注）好問作故物譜獨以爲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哄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者其可非也邪（原注）已上括元氏之文　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四海

書正義言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言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原注州古洲字）然五經無

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謂四海者亦概萬國而言之爾（原注禮記祭義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亦是概言之海至左傳齊桓公言寡人處北海則直指齊地而孟子言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唐時以雞狗相聞爲北海鄰而昌樂縣遂有伯夷廟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校人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注四海猶四方也則海非眞水之名易卦兌爲澤而不言海禮記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又以見右之無海矣（原注史記曰者傳地不滿東南以海爲池虞書禹言于決九川距四海據禹貢但有一海而南海之名猶之西河即此河爾）

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概言之海也

宋洪邁謂海一而已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曰北海南至於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緜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至于莊子所謂窮髮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謂指西海以爲期皆寓言爾程大昌謂條支之西有海先漢使固嘗見之而載諸史（原注史記大宛傳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漢書西域傳條支則臨西海）後漢班超又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而西海之商皆常往來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實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然則詩書所稱四海實環華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然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寧有青海雲南有滇海安知漢唐人所見之海非此類邪（錢氏曰北人偶海子猶南方之湖也）

九州

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原注）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此前乎禹而有九州之名　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原注）河圖括地象東南神州正南卬州西南戎州正西弇州正中冀州東北咸州正東揚州淮南子地形訓同而以西北爲台州正北爲柱州北方圜有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東北爲薄州正東爲陽州隋書北郊之制元齡與禮官議以爲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此荒誕不相及遂除迎州等八座惟祭皇地祇及神州）

九州（原注）史記孟子荀卿傳騶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　蓋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

之說固無足采然中國之大亦未有窮其涯域者尹耕兩鎮志引漢書地理志言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而疑不盡於禹九州之內且曰以今觀之涿鹿（原注）今保安州東北之極陬也而黃帝以之建都釜山（原注）在懷來城北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

北者可知也（原注）晉載記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乃杉居之通典棘城在營州柳城東南一百七十里秦漢以來匈奴他部如爾朱宇文之類往往祖黃帝稱昌意後亦一證也（原注）按魏周諸書惟云魏之先出自炎帝神農氏今舍拓跋而言爾朱氏無聞宇文氏則云其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而爾朱氏則云其先出耶律儼稱遼為軒轅後　厥後昌意降居帝摯遜位至於洪水之災天下分絕而諸侯之不朝者有矣以書考之禹別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為幽幷營者皆在冀之東北（原注）書肇十有二州傳云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幷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高誘注淮南子云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必其前閉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則舜不得而有之矣此後世幅員所以止於禹迹九州之內而天地之氣亦自西北而趨於東南曰荒曰闢而今猶未已也（原注）蔡仲默書傳亦謂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駱子之言雖不盡然亦豈可謂其無所自哉

幽幷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原注）孔安國馬融竝云虞謂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益無據幽則今天府密雲縣幷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原注）括地志云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原注）凡漢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惟碣石為右北平驪城縣山然此但島夷之貢道爾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碣之間幷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

禹畫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肇始也昔但有九州今有十二州自舜始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之文不同蓋漢人之說如此故王莽據之書肇十有二州之文不同蓋漢人之說如此故王莽據之奏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乃分九州為十二州至夏之世又并為九州故使禹治之更制九州與紀年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亦未可信然則謂禹貢九州為盡虞夏之疆域者疏矣

夏商以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原注）周書爾雅職方各與禹貢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曰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原注）周禮職方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其澤曰貕養川曰河沛浸曰菑時醫無閭在今遼東廣寧衛貕養澤注云在長廣今山陽縣長廣已無迹可考而青之菑時充之河沛雜出於一條之中殆不可據

州有二名舜典肇十有二州禹貢九州大名也周禮大司

徙五黨爲州州長注二千五百家爲州左傳僖十五年晉作州兵宣十一年楚子入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原注注州鄉屬四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國語謝西之九州何如原注注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爲州並小名也沈氏曰論語之言州里亦小名也陳祥道禮書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原注注江淮河濟謂之四瀆而易坎爲水爲溝瀆大小之極不嫌同名

六國獨燕無後

春秋之時楚最彊楚之官令尹最貴而其爲令尹者皆同姓之親至於六國已滅之後而卒能自立以亡秦者楚也

嘗考夫七國之時人主多任其貴戚如孟嘗平原信陵三公子毋論楚之昭陽昭奚恤昭睢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公子成趙豹趙奢齊之田嬰田忌田單單之功至於復齊國至秦則不用矣閻氏曰按樗里疾秦惠王異母弟亦嘗相武王而涇陽高陵之輩猶以擅國聞獨燕蔑有子之於王噲未知其親疏自昭王以降無一同姓之見於史者及陳項兵起六國後而孫心王楚僖王齊咎王魏已而歇王趙成王韓惟燕人乃立韓廣豈王喜之後無一人與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豈下於懷王而忍亡之也蓋燕宗之不振久矣嗚呼楚用其宗而立懷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韓廣者燕也然則晉無公族而六卿分秦無子弟而閻樂弒魏削藩王而陳

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原注注楚滅諸小國爲九縣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五年蕩啟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原注注成縣賦百乘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十年叔向曰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哀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侯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說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

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吳世家王餘祭三年宇慶封朱方之縣則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爲縣矣原注按昭二十九年傳蔡墨言劉累遷于魯縣則夏后氏已有縣之名周禮小司徒四甸爲縣遂人五鄙爲縣縣士注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亦作寰國語管子制齊三鄉爲寰寰有寰帥十寰爲屬屬有大夫顏師古曰古書縣邑字皆作寰以縣爲縣縣非字後人轉用爲州縣字其縣廾之縣又加心旁別之也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范蜎對楚王曰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使佝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而固已有郡矣原注哀公二年傳趙簡子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氏注引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古時縣大而郡小說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其縣今按史記吳王及春申君之事則郡之統縣固不始於秦也　吳起爲西河守馮亭爲上黨守李伯爲代郡守西門豹爲鄴令荀況爲蘭陵令城渾說楚新城令衞有蒲守韓有南陽假守魏有安邑令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原注趙封馮亭亦云而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則六國之未入於秦而固已先爲守令長矣故史言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而齊湣王遺楚懷王書曰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張儀說燕昭王曰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安得謂至始皇而始罷侯置守邪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幷而爲十二諸侯又幷而爲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秦雖欲復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謂罷侯置守之始於秦則儒生不通古今之見也楊氏曰郡縣之置不惟秦言秦者事有所止以歸之置不惟秦言秦者功歸之也姚州部曰攷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曰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始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于向月令曰卅休于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郭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故齊曾衞鄭名同于周而晉秦楚吳者乃疆以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即郡守之謂也趙簡子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縶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于秦之近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己故縣隔絕分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之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眞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則因魏之故雲中雁門代郡則趙武靈王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則燕所置史記不志地理而見之於何奴之傳孟堅志皆謂之秦置者以漢之所承者秦不言魏趙燕爾梁氏曰有上黨守馮亭則上黨郡韓置而巴蜀漢中上郡置于惠文王河東南陽黔中上黨南郡置于昭襄王三川太原置于莊襄王俱見本紀不得全屬始皇初置也但三十六郡之目史不詳載攷始皇置岡中南海桂林象郡皆在後不在三十六郡內則所謂三十六郡者據漢志一河東二太原三上黨四三川五東郡六潁川七南陽八南郡九江

十洲水十一鉅鹿十二齊郡中十六蜀郡十七巴郡十八隴西十九邪北地二十會稽上十五漢二郡東三十邯鄲三郡以續漢郡國志校之則秦有誠爲脫漏足以補郡數之缺是尚缺二郡也有以郡數之缺定言之者無徵之言置之勿聽可矣或又曰史記東越列傳秦已幷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閩中爲始皇置史公有明文而漢志不載豈非班氏之漏亡歟抑傳寫脫誤解史記封建之十六國之數是即秦郡置者或云秦郡或云漢郡秦漢郡國志校之則秦有三十六郡漢有百三郡秦三十六郡之外合之十國八武帝開一廣三邊于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謂因其名不改其地而立爲國者也稱故者也此外無稱秦者

不得爲秦郡也始皇紀集解言郡尤其非秦郡前人皆辨之甚悉中其所缺尚有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之數始皇置官吏比于內地而閩中則仍無諸君長治之如後世羈縻州之類其後閩君搖以不在三十六郡之數也或又曰漢志鄣郡故秦鄣郡則非秦置可知志凡稱故者皆據漢初封國也淮南益漢初封國也洞水郡既高帝置則鄣郡亦必漢置矣又曰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謂因其名不改其地而立爲國者也稱故者也此外無稱秦者

十六郡後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以秦三十六郡之數是即秦郡置者或云秦郡或云漢郡秦漢郡國志校之則秦有三十六郡漢有百三郡秦三十六郡之外合之十國八武帝開一廣三邊于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謂因其名不改其地而立爲國者也稱故者也此外無稱秦者

十三隴西十四北地二上郡十五漢二郡東三十邯鄲三郡以續漢郡國志校之則秦有三十六郡漢有百三郡秦三十六郡之外合之十國八武帝開一廣三邊于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謂因其名不改其地而立爲國者也稱故者也此外無稱秦者

十七巴郡十八蜀郡十九邪北地二十會稽上十五漢二郡東三十邯鄲三郡以續漢郡國志校之則秦有三十六郡漢有百三郡秦三十六郡之外合之十國八武帝開一廣三邊于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謂因其名不改其地而立爲國者也稱故者也此外無稱秦者

十六郡後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以秦三十六郡之數是即秦郡置者或云秦郡或云漢郡秦

漢王子侯

漢王子侯之盛無過哀平之間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原注後漢書城陽恭王祉傳莽篡立劉氏爲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後皆奪爵）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沒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是皆絕於莽而復封於光武之時然漢書表傳中往往言王莽簒位絕而表言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爲王莽所滅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爲侯也表言今見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時侯身已沒者其子孫亦但隨宜封拜而已（原注光武紀十三年下云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惟安衆之以故國紹封者襃崇之忠非通例也又莽傳云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子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寇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武五子傳廣陽王嘉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諸侯王表魯王閔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中山王成都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子侯表新鄉侯佟（原注莽傳作信鄉侯）元始五年上書言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若此之類光武豈得而復封之乎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際王莽攝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

錄旋踵亦絕又可見莽攝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紹封也夫惟於親親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則於安衆之封見之（原注後漢書卓茂傳云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宣或即寵之誤又李通傳云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注引謝承書曰安衆侯崇長沙定王五代孫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曉敕以屬宗室以表訃之雖正是五代孫而以紹封者爲名崇殊爲外錯當以前漢表爲正又劉隆傳曰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崇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史文雖略千載之下可以情揣也此一代之大典不可不論

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廢封爲海昏侯薨元帝復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表云賀以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與

傳至孫原侯保世嗣傳至曾孫侯會昌邑嗣免建武復封是光武之復封有此二人安衆以褒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功臣表蕭何九世孫禹王莽始建國元年更爲蕭鄉侯莽敗絕曹參十世孫宏舉兵佐軍（原注本傳云先降河北）詔封平陽侯十一世侯曠嗣今見非光武之薄於鄧侯而厚於平陽也非有功不侯高帝法也

紅陽侯王泓以與諸劉結恩父丹降爲將軍戰死（原注見元后傳）富平侯張純以先來詣闕（原注見後漢書本傳）皆得紹封（原注按功者三人恩澤侯復封者四人高昌侯董永歸德侯襲平昌侯王獲三人功狀無考而周承休侯常自以周後）而杜憲趙牧竝以先降梁王不得嗣光武命功之典如此

漢侯國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竝無侯國以在畿內故也然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寬高陵侯王虞人恩澤侯表有高陵侯翟方進竝左馮翊縣名功臣侯表平陵侯蘇建平陵侯范明友右扶風縣名而高陵下曰琅琊之高陵侯國二平陵下曰武當則知此鄉名之同於縣者而非三輔也若後漢則新豐侯段熲京兆縣夏陽侯馮異櫟陽侯景丹臨晉侯楊賜竝左馮翊縣好時侯耿弇槐里侯萬脩槐里侯竇武槐里侯皇甫嵩槐邑侯宋宏鄠侯董卓竝右扶風縣而嵩傳云食槐里美陽兩縣八千戶蓋東都之後三輔同於郡國矣

地理志侯國有注有不注殆不可曉意者班史亦仍前人之文止據其時之見在者而書之乎

都

詩毛氏傳下邑曰都都後人以爲人君所居非也（原注帝王世紀天子所宮曰都釋名都者國君所居）考之經則書之云大都小伯詩之云在浚之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原注隱公元年）又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原注莊公二十八年）故晉二五言于獻公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謂蒲也屈也士伯謂叔孫昭子曰將館子於都謂箕也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有都以衞國也謂成也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謂郈也費也成也萊章曰往

故詩云彼都人士禮記月令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而宰夫掌羣都縣鄙之治（原注注羣都諸采邑也）商子言百都之尊爵厚祿史記信陵君之諫魏王謂所亡於秦者大縣數十名都數百則皆小邑之稱也三代以上若湯居亳太王居邠竝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而項羽分立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爲都王莽下書言周有東都西都之居而以雒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原注莽改長安曰常安）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爲今代京師之號蓋習而不察矣

史記商君傳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上都國都之都下都

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語
漢書晁錯傳言憂勞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國邑爲都
後漢書安帝紀徙金城郡都襄武隴參傳燒當羌種號多
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是以郡治爲都而食貨志言長
安及五都以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爲五都而長安不與
焉此又所謂通邑大都居一方之會者也（原注）如張衡南都賦徐幹齊都賦劉劭趙都賦陳琳揚都賦若後世國都之名專於天子而諸侯王不
敢稱矣（楊氏曰）南都者南陽也先世南頓君之廟在焉而齊趙揚則故王都也
史記孝景中三年軍東都門外此時未有東都其曰東都
門猶言東郭門也（原注）程大昌以爲自此出雒陽東都者非三輔黃圖長安城
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

鄉里

以縣統鄉以鄉統里備書之者史記老子楚苦縣厲鄉曲
仁里人（閻氏曰）按楚非國乎當增一句曰以國統縣又按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是又以國統鄉以鄉統邑
樓里子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樓里是也書縣里而不
言鄉史記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原注）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聶政軹
深井里人淳于意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漢書衛太子亡
至湖泉鳩里是也亦有書鄉而不言里（閻氏曰）當作書鄉而不言里史
記陳丞相平陽武戶牖鄉人王翦頻陽東鄉人是也

都鄉

古時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
集古錄宋宗慤母夫人墓誌涅陽縣都鄉安眾里人又云

空于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按都鄉蓋
即今之坊廂也漢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成陽仲氏屬都
鄉高相里

都鄉侯

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傳中言都鄉侯者甚多
皇甫嵩封槐里侯忤中常侍趙忠張讓削戶六千更封都
鄉侯具瑗有罪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原注）上文作東武陽侯詔
貶爲都鄉侯是都鄉侯在列侯之下也趙忠以與誅梁冀
功封都鄉侯（原注）鄉侯今從本傳延熹八年貶爲關內侯（原注）本傳作關中侯今從單超傳是都鄉侯在關內侯之上也（原注）關內侯無食邑如淳以爲但爵其身見史記高后紀注吳志孫賁封都亭侯子鄰嗣進封都鄉侯是都鄉侯在都亭侯之上良賀

卒帝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是都鄉侯所食之戶數
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所封之
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鄉侯都亭侯或言地或不言
地亦同此（原注）皇后紀都亭侯注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宋書百官志縣侯第三品鄉侯第四品亭侯第五品關內侯第六品而無都鄉侯都亭侯

封君

七國雖稱王而其臣不過稱君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
申君是也秦則有稱侯者如穰侯應侯文信侯而蔡澤但
爲剛成君漢興列侯曰侯關內侯曰君孔霸以師賜爵關
內侯號褒成君其薨也謚曰烈君（原注）光傳孔

朱時登科錄必書某縣某鄉某里人蕭山縣志曰改鄉爲都改里爲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圖沈氏曰郭忠恕佩觿上篇順非節有圖吝之圖爲圖之語則是五代宋初已如此矣謝少連作歙志乃曰圖音鄙左傳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始原注趙宧光亦曰都鄙本作啚俗誤讀圖其說鑿矣浦氏曰宋史袁燮傳變爲江陰尉常平水道路悉載之合保爲圖當賑災變令每保畫一圖田疇山追背披圖可立決以此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宋也顧氏蓋亦失考

亭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原注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以今度之蓋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鄭康成周禮遺人

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廣宿亭下張禹奏請平陵肥牛亭部處上以賜禹徙亭它所而漢書注云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原注任安爲求盜亭長是也原注高時有亭子劉十爲縣小吏功曹先爲亭父後爲亭長衛之以他事補亭子錢氏曰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十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十公府掾之猶能爲亭子又必有城池如今之村堡原注今福建廣東凡巡司皆有城　韓非子吳起爲魏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漢書息夫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上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匈奴傳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後漢書公孫瓚傳卒逢鮮卑數百騎乃退入空亭是也原注誠宜怒其吏恐不然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桓帝紀封蠡吾成信亡藏上林縣侯尹勳等七人爲亭侯列傳中爲亭侯者甚多大抵皆在章和以後丁綝言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樊宏願還壽門攻亭洛殺信是上林中亦有亭也　又必有人民如今

亭下是也蔡質漢儀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人謂之旗亭亭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言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是也原注西京賦曰旗亭五重薛綜注旗亭市門樓也立旗於其上故取名焉後代則但有郵亭驛亭之名而失古者居民之義矣原注晉書載記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荷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是晉時尚有亭名錢氏曰王義之會稽之蘭亭

亭侯

通典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

張食小鄉亭則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原注）楚漢春秋高亭侯裴松之曰高祖時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未有鄉亭之爵疑爲不然蜀志中山靖王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按漢書作陸城侯志文衍一亭字

漢書王莽傳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

社

社之名起於古之國社里社故古人以鄉爲社大戴禮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遍其四疆教其書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是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原注）史記孔子世家尚有曰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爲社哀公十五年齊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晏子景公子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又曰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棠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戰國策秦王使公子他謂趙王曰大國不義以告鄙邑而賜之二社之地商子湯武之戰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呂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墨子今河南太原靑州鄉鎭猶以社爲稱古者春秋祭社一鄉之人無不會集三國志注蔣濟爲太尉嘗與桓範會社下是也漢書五行志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

今日人情相與惟年社鄉宗四者而已除卻四者便窅然喪其天下焉

歷代帝王陵寢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詔歷代帝王陵寢太昊以下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蜀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給二戶三歲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縣常禁樵采仍詔吳越國王錢俶修奉禹墓其時天下未一而首發此詔可謂盛德之事惜當日儒臣考之不審以致傳訛後世如云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竝葬京兆咸陽縣者按劉向曰文王葬于畢史記周本紀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原注續漢志鎬在上林苑東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郭璞山海經注同晉序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傳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義曰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梁氏曰畢有二在渭南者名畢郢文武周公之墓在焉所謂鎬東南杜中韓南山詩前導徑杜墅岔蔽畢原陌是也在渭北者名畢陌秦惠文悼武及漢諸陵在焉劉昭郡國志曰杜縣有杜伯冢杜伯周宣王所殺故杜郵亭也原秋草漢諸陵是也畢公高之葬亦在渭南滈成案其說更爲明析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曰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此其在渭水之南杜縣之中甚明原注雍錄曰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而今乃祭於渭北咸陽縣之北十五里蓋據顏師古劉向傳注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之誤原注地道記已明言與畢陌別矣按史記秦始皇本紀末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辯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于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亦誣乎原注雍錄言元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酆武王于鎬隋書祀周文王武王于澧渭之郊舊唐書周文王太公配祭于酆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鎬故與皇覽之言合自古所傳當在渭南又韓文公南山詩前導徑杜墅岔蔽畢原陌亦謂其在杜中韓卽元和間人或其遺跡未泯憲宗之詔言祠不言墓非一地也

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云其曰方山者代都也遷西者雒陽也孝文自代遷雒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孫名寶炬以南陽王爲宇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書出於東朝不載其事而北史爲立本紀且曰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然則今富平縣東南三十里之陵卽永陵也原注后如傳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大統六年崩葬于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當會橫橋北后梓宮先至鹿苑帝輀輬後來將就次所軌折不進上有宋碑乃謬指爲孝文之葬而歷代因之豈非五代喪亂之餘在朝罕淹通之士而率爾頒行不遑尋究以至於今日乎原注宋游師雄紹聖元年普寧寺題名亦指此爲西魏文帝陵嗟乎近事之著在史書灼然如此而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與之考橋山訂蒼梧其茫然而失據也宜矣

乾德四年詔誤以魏孝文文帝爲一人淳化閣帖誤以梁高祖武帝爲二人（原注宋史黃伯思病淳化閣帖乖謬麗雜作刊誤二卷）

堯冢靈臺

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安帝紀延光三年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皇覽云堯冢在濟陰成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水經注城陽西二里有堯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原注後漢堯母碑曰慶都德侔姜嫄莫知名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淳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廟前竝列數碑

栝柏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修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疏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家家西有石廟羊虎破碎略盡於城爲西南在靈臺之東北宋史神宗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免其租奉洒埽從之（原注成陽在縣北齊廢隋復置爲雷澤縣唐宋因之金復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也）而集古錄有漢堯祠及堯母祠碑是廟與碑宋時猶在也然開寶之詔帝堯之祠乃在鄆州（原注今在東平州東北三十里蘆泉山之陽）意者自石晉開運之初黃河決于曹濮堯陵爲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後代因之不復考正矣（原注元史泰定帝紀泰定二年四月丁酉濮州鄄城縣言城西堯冢上有佛寺請徙之不報）

舜陟方乃死見於書禹會諸侯於塗山見於傳惟堯不聞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此戰國時人之說也自此以後呂氏春秋則曰堯葬濟陰則曰堯葬濟陰成陽劉向則曰堯作游成陽劉向則曰堯葬濟陰竹書紀年則曰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九十年帝游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說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而堯之家始定于成陽矣但堯都平陽相去甚遠耄期之年禪位之後豈復有巡游之理其安能信之

事哉因堯偃朱之說並出於竹書而鄄城之跡亦復相近（原注括地志曰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此皆戰國人所造之說或人告燕王謂啟攻益而奪之天下韓非子言湯使人說務光自投于河大抵類此詩書所不載于世之遠其安能信之

山海經海外南經狄山帝堯葬于陽注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成陽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亭南皆有堯冢

臨汾縣志曰堯陵在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其廟正殿三間廡十間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稱

考舜陟方乃死其陵在九疑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而此其國都之地則此陵爲堯陵無疑也按志所論似爲近理但自漢以來皆云堯葬濟陰成陽未敢以後人之言爲信

生祠

漢書萬石君傳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父于公爲縣獄吏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漢紀欒布爲燕相有治迹民爲之立生祠此後世生祠之始

今代無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舊唐書鄭瀚傳舊唐書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則唐

時已有之矣後漢書張翁爲越巂太守有遺愛其子湍復爲太守蠻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蠻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然則魏人之因子而毀其父祠曾越巂蠻人之不若邪

生碑

西京雜記平陵曹敞其師吳章爲王莽所殺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更名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此生立碑之始（沈氏日水經注陰縣東有縣令清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學校立碑藏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天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

晉書南陽王模爲公師藩等所攻廣平太守丁紹率衆救模模感紹德勑國人爲紹生立碑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史之所書居官而生立碑者有此二事

唐武后聖歷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勑旨毋得擅立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舊唐書鄭瀚傳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德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是唐時頌官長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詔諸道長貳有異政請立碑者委參軍驗實以聞今世立碑不必請旨而華衮之權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無以風勸而植於道旁亦無過而視之者不旋踵而與他人作鎮石矣

冊府元龜宋璟爲相奏言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原注馮璟嘗爲廣州都督）夫碑所以頌德紀功臣在郡日課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勑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爲前刺史孟溫禮樹碑因是亦命

罷之

張籍送裴相公赴鎮太原詩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以晉公之動名而頌祝之辭止此當日碑祠之難得可知矣

張公素

大明一統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張仲素德宗時以列將事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詔仲素代爲節度使同平章事考之新舊唐書列傳則云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破降回鶻又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加北翟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原注一統志亦有張仲武列於仲素之後子直方多不法畏下變起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詔

賜旌節在鎮二十三年比歲豐登邊鄙無虞張公素以軍校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爲副大使公素以兵來會喪簡會出奔詔以公素爲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按盧龍節度使前後三人皆張姓曰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詳其歷官卽公素也又其逐簡會在懿宗咸通十三年距德宗時甚遠且又安取此纂奪暴戾之人而載之名宦乎今灤州乃祀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載之笑也已（有邊功李文饒以此作碑）（楊氏曰想祀仲武而誤作素非公素仲武）

又考唐時別有一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爲翰林學士有詩名舊唐書楊於陵傳所謂屯田員外郎張仲素白居易燕子樓詩序所謂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繢之（原注今本長慶集誤作繢）卽其人也然非盧龍節度使（原注張濬傳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

王亘

肇慶府志宋王亘淳熙中爲博羅令築隨龍蘇村二堤民賴其利後知南恩一統志誤作王旦今博羅名宦稱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羅令而不知文正未嘗爲此官（原注宋史王旦傳起家以大理評事知平江縣淳熙又孝宗年號也）蓋士不讀書而祀典之荒唐也久矣

姓

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嬀虞姓出顓頊封于陳姒夏姓出顓頊封于杞鄫越（原注）傳云沈姒蓐黃（原注）春秋時無考子殷姓出高辛封于宋（原注）小戎亦子姓　姬周姓出黃帝封于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吳虞虢鄭燕魏芮彤甫蒲姬尹黃徐嬴江黃葛麋贏姓也自少皞嬴姓（原注）隱十一年疏引世本謝章（原注）密須亦姞姓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皆任姓　南燕姞姓也自黃帝（原注）國語又有酉滕

箴荀僖儇依七姓其封國在周世無考　杜祁姓也自陶唐楚夔權芈姓鄀鄧曹姓鄫偪陽妘姓酈姒董姓也自祝融（原注）國語又有彭禿斟三姓在周世無考　齊申呂許紀州向姜姓也自炎帝（原注）又有姜戎　嬀六舒舒鳩偃姓也自咎繇胡歸姓鄧曼姓羅熊姓狄隗姓鄭瞞漆姓陰戎允姓六者不詳其所出（原注）國語以莒爲嬀姓越爲芈姓與此異略舉一二論之則今之孟氏季氏孫氏甯氏游氏豐氏皆姬陳氏田氏皆嬀華氏向氏樂氏魚氏皆子崔氏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芈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爲姓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原注）或曰嬴姓出于祝融邵葛穀皆嬴姓伯益大抵出于世本今其書亡不能備考

氏族

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眾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戰國時人大抵猶稱氏族（原注）戰國策甘茂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不言姓而言族可見當時未嘗以氏爲姓也漢人則通謂之姓然氏族之稱猶有存者漢書恩澤侯表褒魯節侯公子寬以魯頃公（元）孫之（元）孫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子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原注）平帝紀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當依表作公子寬後更爲姬氏公子解之然則漢人所云姓某氏者皆以庶姓言也公孫氏也姬姓也此變氏稱姓之一證（沈氏曰）大傳庶姓別于上疏以氏族水經注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邊

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
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
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據此嘉本氏子
南武帝卽以其氏命之爲舜而漢書恩澤侯表竟作姬嘉
則沒其氏而書其姓矣與褒魯之封公孫氏更爲姬氏者
正同
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爲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
趙氏於漢高祖則曰姓劉氏
先生原姓篇曰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
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

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
宋王臣莒期苟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
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彊公子益
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
所由與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
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謚若邑若官爲氏
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
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
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
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芈息嬀之類是也於大夫
則稱姓冠之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

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
晉顏懿姬酸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謚
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
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
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
者爲劉氏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爲
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
氏小宗之別爲子服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
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
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
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
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
故氏焉者所以爲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
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矣
曰三代以前有天下者皆先聖之後封爵相承遠有代
序眾皆知其得姓受氏之由虞姚夏姒殷子周姬百世
而婚姻不通小史奠繫世序昭穆實掌其事不可紊也
戰國分爭氏族之學久廢不講秦滅六雄廢封建雖公
族亦無議貴之律四夫編戶如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漢
高帝起于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無可攷況能知其族
姓所出耶故項伯婁敬賜姓劉氏娥姁爲皇后亦不
言何姓以氏爲姓遂爲一代之制而後世莫能改焉

氏族相傳之訛

氏族之書所指秦漢以上者大抵不可盡信唐書表李氏
則云紂之時有理徵字德靈爲翼隸中吳伯原注本李延
壽北史序傳

不知三代時無此名字無此官爵也表王氏則云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傳記亦無此事王氏定著三房一曰琅邪二曰太原皆出靈王太子晉三曰京兆出魏信陵君是凡王皆姬姓矣乃王莽自云舜後原注漢書元后傳莽白謂黃帝之後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以媽汭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于陳是爲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　莽敗其族尚全未必無後裔而春秋吳有王犯晉有王良范氏之臣王生戰國齊有王斗王蠋王驩費有王順魏有王錯趙有王登秦有王稽王翦王綰王戊原注遏秦論有王亦未必同出於靈王也原注野客叢書廖未知何國人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茲芳烈揚聲秦漢呂向注秦有王翦王離漢有

五侯按王榮系畢公高之後畢萬封于魏後十代文侯始列爲侯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翦離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注引爲一誤矣故新莽以姚嬀陳田王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己自取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沈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顯墓志亦有是誤韓文公作王仲舒神道碑文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此語卻有斟酌

竇氏古無所考類族者不得其本見左傳有后緡方娠逃出自竇之文卽爲之說曰帝相妃有仍氏女逃出自竇奔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次子曰龍留居有仍遂爲竇氏原注唐書宰相世系表　此與王莽引易伏戎于莽升其高陵莽皇帝名也升劉伯升也何以異哉乃韓文公作竇牟墓志后緡竇逃

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亦用此事竊意古地以竇名者甚多必是以地爲氏路史曰余嘗攷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封者也其氏於事者蓋寡矣而姓書氏譜一毋爲之曲說至有棄其祖之所自出又牽異類而屬之豈不悲哉正謂若此之類也

漢時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據如魏蔣濟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王沈魏書云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于邾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而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

[元]周則又姬姓之後以國爲氏者矣及至景初中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後少帝禪晉文亦稱我皇祖有虞氏則又不知其何所據原注宋書符瑞志載博士蘇林董巴言但云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於春秋世家　魏志蔣濟以爲舜本姓嬀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誌隆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豈不可笑況於士大夫乎

程氏出程伯休父太史公自序云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其後爲司馬氏原注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及巴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甫周宣王時以官爲氏　而左傳成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注程滑晉大夫襄三十三年程鄭斐於公注鄭亦荀氏宗此則晉之程氏乃荀氏之

別不與休甫同出今既祖休甫又祖程嬰則誤矣原注路史以荀爲文王之後趙則與吾姓之所宗氏也則程又與趙同祖朱子曰子華子之書亦言其族出于司馬而又曰于近世僞書今或引其說以證姓氏之所從出則誣其祖矣又按莊子及呂氏春秋子華子韓昭釐侯時人非孔子之程子見

沈氏宋書沈約自序昔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原注汝南去汾州甚遠春秋之時列于盟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按沈姒蓐黃四國皆在汾水之上爲晉所滅原注左氏昭公元年傳曰今晉主汾而滅之矣黃非江人黃人之黃則沈亦非沈子嘉之

之沈休文乃並列而合之爲一誤也唐宰相世系表曰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叔季食采於沈汝南平輿沈亭卽其地也此爲得之原注又按魯有沈猶氏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曾子弟子沈猶行是以地爲姓漢書景帝封楚元王子戊爲沈猶侯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狀曰出於楚太子建之子白公勝楚殺白公其子奔秦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按白乙丙見於僖之三十三年白公之死則哀之十六年後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會謂樂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原注唐宰相世系表以西乞術白乙丙爲孟明之子尤誤

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與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偏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此誤以楊侯與楊食我爲一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尙父封爲楊侯又云晉之公族食邑於羊舌原注左傳正義引世族譜云羊舌其所食邑名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楊氏三曰平陽羊舌四族叔向食采楊氏其地平陽楊氏縣是也孫氏曰案漢書雄本傳據其自敘出于晉之楊侯而廣韻楊字注又姓出姬農天水二望自周楊侯後并于晉因爲氏也其楊字注不云又姓是古人但有從木之楊姓無从才之楊姓矣或譏修家子雲一語謂德祖自紊其譜踪者蓋失于不攷杜子美壯遊詩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楊謂班固楊雄也其下又押心飛揚則子美亦以子雲之姓从木矣及晉滅羊舌氏而叔向子孫逃于華山仙谷遂居華陰用修據此以楊陽揚羊四姓爲一尤誤按楊城卽今之

洪洞縣本楊侯國左氏女叔侯所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原注襄二十九年而子雲反離騷亦云有周氏之嬋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不知其字何以爲揚及其滅於晉而爲大夫羊舌氏邑則食我始見於傳而楊朱與老子同時又非羊舌之族也陽氏則以國爲氏以邑爲氏皆不可知原注胡三省曰春秋閔公二年齊人遷陽子孫以國爲氏二年齊高傒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是邑名晉有陽處父乃在叔向之前而楚之陽匄魯之陽虎原注曾子弟子有陽膚非一陽也宋之羊斟鄭之羊羅非一羊也安得謂陽爲平陽羊爲羊舌而竝附之叔向

段氏後漢書段熲其先出鄭共叔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爲

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按段氏當出自段干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原注唐書世系表封於段爲干木大夫謬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

褚氏唐宰相世系表云出自子姓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按褚師乃官名不獨宋有此官鄭亦有之昭公二年鄭公孫黑請以印爲褚師是也衛亦有褚師聲子時譜牒爲言然湛多紙繆如以陳餘爲嬰之子尤非

賀氏晉書賀循傳曰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原注清河王慶諱改爲賀氏宋史賀鑄自言出王子慶忌居越之湖澤所

謂鏡湖乃慶湖也原注見鑄本傳然史卽疑之按古但有以王父字爲氏無以名爲氏者慶忌名也不得爲氏而鏡湖本名鑑湖慶古音羌聲不相近若齊之慶氏居吳朱方見於左傳後人以慶封有弒君之惡諱之而欲更其祖其不及宋司馬華孫遠矣原注水經注有賀臺越入吳還而成之故號曰賀臺苟欲求越國之故何不取之於鏡而爲慶耶

刀氏原注復古編云作刁非

豎刀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刀間愚按古書刀與貂通齊襄王時有貂勃錢氏曰荀子嫫母刀父朱子云刀父未詳竊疑卽齊豎刀刀有貂音後別作刀

寇氏姓譜出自武王弟康叔爲周司寇後人因以氏焉按康叔爲衛國之祖必無以王官氏其支庶之理此乃衛之

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按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聲姬注曰顏聲皆姬母姓原注云母氏則顏之爲姬姓爲魯族審矣原注姓譜曰顏姓本自晉伯禽支子有食采顏邑者因以爲族其出於邾之稱而不考之於左氏也莒之犂比公豈必爲犂彌之祖乎原注公羊傳謂邾婁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周天子詠顏而反孝公子魯非隱公所盟之儀父不知何取於若人而以之爲祖莊氏曰孔廟韓敕修禮器碑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在尼山漢爲昌平亭今猶稱其地爲魯顏魯顏者別於邾顏也漢書人表有邾顏夷字顏者世本邾顏居邾肥徙邿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邿爲附庸未得命故莊五年書邿犂來來朝犂來肥之曾孫其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始命爲小邾子故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汝成案顏氏家廟碑夷下衍甫字

春秋時以孟爲字者甚多今之孟氏皆祖子輿前代亦未之有也魏書孟表濟北蛇丘人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原注〕古時孟姓亦或與芒通史記秦本紀擊芒卯華陽索隱引譙周云孟卯也淮南子孟卯注引戰國策曰芒卯也元史孔思晦傳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眞害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爲不早辨則眞僞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與其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斥之而重刻宗譜于石然則今之以孔姓而濫通譜牒者可以戒矣

仲氏

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曰惟序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于

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成陽聖化常存慕巍巍之盛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里因氏仲焉以傳於今其陰列仲氏有名者三十餘人又廷尉仲定碑略同漢時仲氏自謂仲山甫之後託基於帝堯之陵而今則以爲孔子弟子子路之後援顏曾孟之例而求爲五經博士矣然春秋之以仲氏者不一而仲山甫未嘗封齊則漢人之祖山甫未必是而今人之祖子路亦未必非也〔楊氏曰〕以詩有仲山甫祖齊之言而云然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郠甲之類皆是也不然則亡國之遺允也

今人姓同於國者多自云以國爲氏非也夏氏出於陳之少西而非夏后氏之夏齊氏出於衛之齊惡而非齊國之齊左氏史記其最著明者矣〔原注〕秦堇父非秦國之秦狄厲非狄人之狄

姓氏書

姚寬西溪叢語曰姓氏之學莫盛於元和姓纂自南北朝以官職相高沿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鄙若以聖賢所本如嬀姓子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次其所從來以及春秋所紀用世本荀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唐虞三代列國諸侯俱可成書此似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愚嘗欲

以經傳諸書次之首列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則三代以上之得國受氏而後人因以爲姓者次則戰國以下之見於傳記而今人通謂之姓者次則三國南北朝以下之見於史者又次則代北複姓遼金元姓之見於史者而今則以爲孔子弟子無所考者別爲一帙〔原注〕略舉其目曰姓本第一封國第二氏別第三秦漢以來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遼金元姓第六雜改姓第七無徵第八此則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紛紛者皆無所用豈非反本類族之一大事哉

漢劉向譔世本二卷其書不傳今左傳注疏多本之然亦未必無誤〔趙氏曰〕南史王僧孺被命譔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宏行斜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于周代也按周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是譜學之起于周無疑漢高祖起布衣

故不寵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右姓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興焉晉太元中賈弼譔姓氏簿狀宋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劉湛又譔百家譜而弼所譔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賈氏譜學最擅名沈約謂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梁武因約言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譜學此南朝譜學之源流也

通譜

同姓通族見於史者自晉以前未有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寇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楊氏曰勒以石爲姓本無所授以其舊族而附之）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爲宗族待之甚厚此以殊族而附中國也晉書孫旂傳旂子弼及弟子髦輔劻四人竝有

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宏正傳詔附王偉與周石珍（原注建康之厥黎也）梁制局監降侯景合族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既貴之後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眾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此以名門而附小人也凡此史皆書之以志其非今人好與同姓通譜不知於史傳居何等也

北人重同姓多通譜系南人則有比隣而各自爲族者宋書王仲德傳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魏書崔宏伯傳崔寬自隴右通款見司徒浩浩與

相齒次厚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北史杜銓傳初密太后杜氏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于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名見銓以爲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南史韋鼎傳陳亡入隋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

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

近日同姓通譜最爲濫雜其實皆植黨營私爲蠹國害民之事宜嚴爲之禁欲合宗者必上之於官使諮悉古今者爲之考定歲終以達禮部而類奏行之其不請而私通者屏之四裔然後可革其弊（錢氏曰此亦遷固之論）古之姓氏有專官掌之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者爲之宗又曰司商協名姓春官宗伯其屬有都宗人而女官亦有內宗外宗今日姓氏昏姻二事似宜專設一官方得敎民之本（楊氏曰此說近迂）

氏族之亂莫甚於五代之時當日承唐餘風猶重門蔭故

史言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原注）豆盧革傳冊府元龜長興初鴻臚卿柳膺將齋郎文書兩件賣與同姓人柳居則大理寺斷罪當大辟以遇恩赦減死奪見任官罰銅終身不齒赦曰一人告身三代名諱傳於同姓利以私財上則欺罔人君下則貨鬻先祖罪莫大焉自今以後如有此弊傳者受者竝當極法今則因無蔭敘遂弛禁防五十年來通譜之俗偏於天下自非明物察倫之主亟爲澄別則淆淆之勢將不可反矣

唐朝已前最重譜牒如新唐書言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後劉庫仁柳城李氏世爲契丹酋長營州王氏本高麗之

類此同姓而不同族也又如魏書高陽王雍傳言博陵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此同族而不同望也故高士廉傳言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

異姓稱族自漢以來未有此事杜子美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則杜與唐爲兄弟矣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原注）容齋三筆引孫弟矣韓文公送何堅序亦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則杜與劉爲兄

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原注）史記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陸賈傳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漢書武五子傳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南越傳蒼梧秦王晉灼曰秦王即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淮南子亦稱秦始皇爲趙政三國志陳思王上疏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文選王融策秀才文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李善注引韓非子所載趙董閼于事而云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又左思魏都賦二嬴之所會聆李善注秦穆公趙簡子史記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故曰二嬴也崧高言生甫及申孔氏曰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今人之於同姓幾無不通譜何不更廣之於異姓而以子美退之爲例也

李華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云惟申伯翼宣王登南邦

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勳皆姜姓也

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齊太公廟建中初宰相盧杞京兆尹盧諶以盧者齊之裔乃鳩其裔孫若崔盧丁呂之族合錢以崇飾之

元吳激送何友道游萍鄉序云袁柳撫何二族各以儒官著而其初實一姬姓文之昭由魯之展而爲柳武之穆由晉之韓而爲何氏不同而姓同

宋邵伯溫聞見錄云司馬溫公一日過康節先生謁曰程秀才既見則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二字姓改一字

古時以二字姓改爲一字者如馬宮本姓馬矢改爲馬唐憲宗名純詔姓淳于者改姓于唐宰相世系表鍾離昧二子次曰接居潁川長社爲鍾氏見之史冊不過一二自洪武元年詔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并中國所自有之複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紊莫甚於此且如孫氏有二衞之良夫楚之叔敖竝見於春秋而公孫叔孫長孫士孫王孫之類今皆去而爲孫與二國之孫合而爲一而其本姓遂亡公羊公沙公乘之類則去而爲公毋丘毋將之類則去而爲毋而其本姓遂亡司徒司空之類（原注唐元宗御注孝經碑末有司徒臣源李邕婆羅樹碑末有司徒臣蕭宋開寶商中宗廟碑翰林待詔司徒臣竇儀書宋史趙逢傳有禮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司徒翊則去

而爲司司馬氏則去而或爲司或爲馬而司馬之僅存於代者惟溫公之後所以然者蓋因儒臣無學不能如魏孝文改代北之姓一一爲之修理而聽其人之所自爲也然胡姓之改不始於是時唐書阿史那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衞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韓文公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云其先姓烏石蘭從拓跋魏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劉靜修古里氏名字序云吳景初本姓古里氏以女眞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則固已先之矣（原注蕭宗上元二年詔氏姓與俗諱及隱疾同聲者宜改與本族望所出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五月戊戌禁女直人毋得混爲漢姓今完顏氏皆去完而爲顏惟撒曲不敢冒克烈之姓特稱完氏）

章丘志言洪武初翰林編修吳沈奉旨譔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术如偶倘未之錄（原注廣韻偶字下注云耆大夫名）今訪之术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术虎高琪之後（原注士人呼术爲張一反按金史术虎漢姓曰董今則但爲术姓蓋二字改爲一字者而譔姓之時尚未登於黃冊也以此知單姓之改竝在明初以後而今代山東氏族其出於金元之裔者多矣

洪武元年禁不得胡姓者禁中國人之更爲胡姓（原注元時有此俗）非禁胡人之本姓也三年四月甲子詔曰天生斯民族屬姓氏各有本原古之聖王尤重之所以別昏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羣雄爲天下主已嘗詔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

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原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可謂正大簡要至九年三月癸未以火尒赤爲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原注北音讀霍如火蓋亦倣漢武賜日磾姓金之意然漢武取義於休屠王祭天金人亦以中國本無金姓也今中國本有霍姓而賜之霍則與周霍叔之後無別矣況其時又多不奉旨而自爲姓者其年閏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學正曾秉正言臣見近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宜令復姓庶可辨識又臣前過江浦見塞外之俘累累而有江統徙戎之論不可

不防至永樂元年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尚書劉儁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之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原注按洪武中賜合賜姓賈錄不載惟十六年二月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降賜姓名李觀又宣宗實錄丑閭洪武二十一年來歸賜姓名李賢）從之三年七月賜把都帖木兒名失允誠倫都兒灰名柴秉誠保住名楊效誠自此遂以為例而華宗上姓與胡裔之種相亂惜乎當日之君子徒誦用夏變夷之言而無類族辨物之道使舉籍蕃人之來歸者賜以漢姓所無不妨加拓跋宇文之類二字為姓則既不混於古先帝王氏族神明之胄而又使百世之下知昭代遠服四裔其得姓於朝者凡若干族豈非曠代之盛舉哉

北方門族

杜氏通典言北齊之代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近將萬室北史薛允傳為河北太守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今日中原北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族姓之衰與江南相去戛絕其一登科第則為一方之雄長而同譜之人至為之僕役此又風俗之敝自金元以來凌夷至今非一日矣

冒姓

今人多有冒母家姓者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扶柳侯呂平以皇太后姊長姁子侯師古曰平既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唯記母族也按是時太后方封呂氏故平以姊子

冒呂姓而封耳唐書天后紀聖歷二年臘月賜皇太子（原注中宗）姓武氏然則有天子而令之冒母姓者與

漢書景十三王傳趙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許榮上疏言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是知冒母為姓皆人倫之所鄙賤然亦有帝子而稱母姓者如栗太子衛太子史皇孫之類則以其失位而名之也（原注外戚傳上憐許太子孫失母蓋霍后時人稱之）呂平以太后姊長姁子侯此冒母姓之始（原注夏侯嬰傳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曾孫頗尚主主孫更為孫氏此冒外祖母姓）史記灌夫傳父張孟為頗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

大宛傳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注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先生荅毛錦衛書曰異姓為後見於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為朱後惟此二人為賢而賈謐之後充則有莒人滅鄫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為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敷陳古事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為當然亦未可引以為據以

兩姓

漢書百官表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與昭二年莒展與出奔吳傳曰莒展之不立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爲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稱其一也（沈氏曰香祖筆記云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閒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也又古稱原嘗謂趙平原君齊孟嘗君也皆舉第二字言之是古人國名亦有止稱一字者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穀梁傳作蔡侯東出奔楚乃爲之說曰東者東國也（原注）東國陳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然則以前其一名爲貶也（原注）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氏注何忌不言何闕文

王莽孫宗得罪自殺復其木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是又以增其一名爲貶也

班固幽通賦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衰宏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卻非剪截古人名字之比至岳爲關中詩云紛紜齊萬亦孔之醜馬汧督誄云齊萬哮闕震驚台司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爲齊萬者邪若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而詩云桓桓梁征尤不成語（楊氏曰征或作讹）

班固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原注）音鬻逐桎繆兮讖舉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止用一百字此體後漢人已開之矣

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原注）今本呂氏春秋有段字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爲翦截名字之祖

文中竝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爲變體杞殖華還二人也而淮南子稱爲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參勃也史記孟子荀卿傳管嬰不及管仲嬰晏嬰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周魏兒幸周周勃魏其侯實嬰也揚雄長楊賦乃命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衛大將軍衛青也

杜欽傳覽宗宣之贊國葦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徐樂傳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班固幽通賦周賈盪而貢憤周莊周賈賈誼也漢庠彰長碑云喪父事母有柴頰之行柴高柴頰頰考叔也夏侯湛張平子碑云同貫宰貢宰宰我貢子貢也風俗通清擬夷叔卻正釋譏褊夷叔之高懃傳子夷叔迂武王以成名杜預遣令南覲伊雒北望夷叔陶潛詩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漢廣漢屬國候李翊碑夷史之高巴郡太守樊敏碑有夷史之直皆謂伯夷史魚陶潛讀史述九章程杵是程嬰公孫杵臼新唐書尉遲敬德傳隱巢是隱太子巢剌王一謚一爵

古人謚止稱一字

古人謚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衛之叔圉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晉趙獻文子止稱文子（原注）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注謂晉君或趙武謚獻文爾魏惠成王止稱惠王楚頃襄王止稱頃襄王秦惠文王止稱惠王悼武王止稱武王昭襄王止稱昭王莊襄王止稱莊王韓昭釐侯止稱昭侯宣惠王止稱宣王趙悼襄王止稱悼襄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稱人或字或爵

顏曾思孟三人皆氏而思獨字以嫌於夫子也樊酈滕灌三人皆姓而勃獨爵以功臣周姓者多也（原注）汾陰侯昌隆慮侯寵魏其侯定鄒成侯繚高景侯成博陽侯聚皆周姓顏師古引楚漢春秋謂別有一人名滕灌者非

史記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蓼侯孔藂也費將軍費侯陳賀也費獨以爵者以功臣陳姓者多也（原注）博陽侯潔曲逆侯平堂邑侯嬰陽夏侯稀棘蒲侯武河陽侯涓高胡侯夷龍侯吳信侯自皆陳姓

子孫稱祖父字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原注）朱子曾謂字程先生云子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字古人未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筮宅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爲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之也

已祧不諱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謹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制可

文宗開成中刻石經凡高祖太宗及肅代德順憲穆敬七宗諱並缺點畫高中睿元四宗已祧則不缺文宗見爲天

子依古卒哭乃諱（原注）鄭氏曲禮注曰生者不相辟名錢氏曰唐人避上諱如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改治爲理正在高宗御極之日孔穎達疏曰則無卒哭乃諱之例也文宗本名涵即位後改名昂故石經不避涵字亭林失記文宗改名一節乃有卒哭而諱之說疑誤後學不可不正故御名亦不缺

韓退之諱諱本爲二名嫌名立論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卻犯正諱蓋元和之元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平淮西碑曰大開明堂坐以治之韓宏神道碑銘曰無有外事朝廷之治惟諱辯篇中似不當用（楊氏曰）韓公是說漢人不諱治字耳豈謂唐諱乎

漢時祧廟之制不傳竊意亦當如此故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愼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

之內故也班固漢書律歷志盈元盈統不盈之類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餘見何休注公羊傳曰言孫于齊者盈諱文已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清酒原注載古文苑又詩盈盈一水間原注載玉臺新詠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原注李陵詩不當用盈字容齋隨筆論之甚公羊注言于齊者盈諱文此誤衍孫字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門下奏少帝冊文內有基字是元宗廟諱尋常詔敕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冊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為宗字

宋史紹興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

謝肇淛曰宋真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恒字獨不諱蓋當寧宗之世真宗已祧原注楊氏曰匡字不諱者不偏諱之義然在杭蓋未見宋板朱文公書也宗時亦未嘗祧真廟

崇禎三年禮部奉旨頒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廟諱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廟諱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須迴避蓋唐宋亦皆如此原注觀漢宣帝之詔知當時已避天子之名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與親王所同則不諱錢氏曰明季刻本書太常寺作太嘗常熟作嘗熟汲古閣十三經於由字皆作由則上一字亦有迴避者

皇太子名不諱

冊府元龜唐王紹為兵部尚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時為廣陵王順宗即位將冊為皇太子紹上言請改名議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原注晉咸寧中議除此制摯虞以為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於稱臣詔令依舊東宮之臣當請改爾柰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豈為以禮事上邪左司員外郎李藩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

三國志注言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丕原獨不往太祖微使人問之原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萬歷中年往往有借國本之名而以為題目者得無有愧其言

唐中宗自房州還復立為皇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啟事稱皇

太子而不言名朝官猶尚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啟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宏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伏望依例改換制從之史臣謂方慶欲尊太子以示中興之漸然則方慶之言蓋有為言之也

有明之制太子親王名俱令迴避蓋失之不攷古也崇禎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賀烺以避皇太子名改名世壽而光宗錢氏曰名常洛為太子河南府錢氏曰洛陽縣及商州屬縣錢氏曰洛南縣並未嘗改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請依古制

凡啟事皇太子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以見尊無二上之義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沈言太子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尊敬之體宜同從之歷代不稱臣之制自斯而變

親王之名尤不必諱而亦諱之正統十二年山西鄉試詩經題內維周之楨楨字犯楚昭王諱考試及同考官俱罰俸一月

二名不偏諱

二名不偏諱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是其證也

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

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唐書高宗紀貞觀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治禮郎爲奉禮郎以避上名上以貞觀初不諱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從之（原注）連者並通典又言太宗時二名不相連者並不諱至開元宗始諱之然永徽初已改民部爲戶部而李世勣已去世字單稱勣矣又按隋書修於太宗時而中閒多有不盡然者經籍志四民月令書此書人偏諱之始然亦有改世爲代改民爲人作四人而齊民要術仍民字是亦漢書注所云史駿文者也　韋懷太子注後漢書亦有并其本文而改之者如胡廣傳詩美先人詢于芻蕘之類閒民且改吾邑晉祠有唐太宗御製碑碑陰載當日從行諸臣姓名內有李勣已去世字是唐太宗在日已如此不待永徽初也此段可補史闕

後唐明宗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勅曰古者酌禮以制名

懼廢於物難知而易諱貴便於時況徵彼二名抑有前例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則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恥躬託於人上祇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若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務從私便庶體朕懷

嫌名

衛恒公名完楚懷王名槐古人不諱嫌名故可以爲證

韓文公諱辭言不諱湫勢秉機乃元宗御刪定禮記月令曰野雞入大水爲蜃曰野雞始雊則諱雉以與治同音也（王氏曰）嫌名之諱蓋始于隋隋文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李林甫序曰璿樞玉

衡以齊七政則諱璣德宗九月九日賜曲江宴詩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并則諱機以與基同音也南史劉秉不稱名而書其字曰彥節則諱秉以與昞同音也又如武后父諱士彠而張仁亶改名仁愿元宗諱隆基而劉知幾改名子元篤州改名儀州（原注）即今遵州德宗諱適而括州改名處州順宗諱誦而鬬訟律改爲鬬競憲宗諱純凡姓淳于者改姓于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而懿宗以南詔酋龍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冊禮則退之所言亦未爲定論也

唐自中葉以後卽士大夫亦諱嫌名故舊史以韓愈爲李

賀作諱辯爲紕繆而賀曾傳則曰拜中書舍人曾以父名
忠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
於禮無嫌曾乃就職懿宗紀則曰咸通二年八月中書舍
人衞涕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內一字與臣家
諱音同請改授閤官敕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
固難依允是又以爲不當諱也（雷氏曰後代詔諡古禮盡廢始而爲君諱後則爲后諱爲太子諱爲內咸諱且爲執政者諱矣）
册府元龜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谿進狀曰臣準西
臺牒及金部稱奉六月二十七日敕內園院郝景全事奏
狀內訟字音與廟諱同奉敕罰臣一季俸者臣官位至卑
得蒙罰俸屈與不屈不合有言而事關理體若便隱默恐

負聖時願陛下寬其罪戾使得盡言臣前奏狀稱準敕因
事告事旁訟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敕語臣狀
中具有準敕字非臣自譔辭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
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謂若禹與雨疏云謂聲
同而字異注疏重複至易分曉伏惟皇帝陛下明過帝堯
孝踰大舜豈自發制敕而不避諱哉故是審量禮律以爲
無妨耳卽引陛下敕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內園便
有此論奏也臣非敢訴此罰俸也恐自此有援引敕格者
亦須委曲迴避便成訛弊臣閱趙充國爲將不嫌伐一時
事以爲漢家後法魏徵爲相不存形迹以致貞觀太平臣
雖未及將相忝爲陛下持憲之臣豈可以論俸爲嫌而使

卦下以故爲姤作故爲遇避高宗嫌名也（原注宋板書貞字完字多是缺筆貞音同禎仁宗諱完音同桓欽宗諱以貞女樹爲正女木樹音同曙英宗諱　雍豈不聞顏氏家訓所云呂尙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者乎（原注金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初禁廟諱同音字蓋亦倣宋制也）

明代不諱嫌名如建文年號是也

以諱改年號

唐中宗諱顯元宗諱隆基唐人凡追稱高宗顯慶年號多
云明慶永隆年號多云永崇趙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
道年號爲顯道而范文正公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爲
顯宗（原注杜氏通典釋法明游天竺記明下有國諱改焉四字當是小注今本連作大文）

前代諱

孟蜀所刻石經（錢氏曰孟蜀石經今不傳）於唐高祖太宗諱皆缺書石晉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南漢劉巖尊其父謙爲代祖聖武皇帝猶以代字易世至宋益遠矣而乾德三年卜諲伏羲女媧廟碑民珉二字咸平六年孫沖序終守居園池記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其於舊君之禮何其厚與（原注子至西安見宋咸平二年夢英自書篆書目錄厚與倘易字源序立于文宣王廟者稱長安爲故都而唐字跋行益數昔人之厚其時唐之亡已九十三年矣）

楊皇魏明帝時人也其疏引書協和萬國猶避漢高祖諱堇昭吳後主時人也其解國語凡莊字皆作嚴猶避漢明帝諱唐長孫無忌等譔隋書易忠節傳以誠節稱苻堅爲苻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諱（原注後漢應劭作風俗通有諱舊君之譏自古相傳忠厚之道如此今人不知之矣

元移剌迪爲常州路總管刻其所點四書章句或問集注其凡例曰凡序注或問中題頭及空處竝存其舊以見當時忠上之意（原注如宋德隆盛之類）近歲新刊大學衍義亦然時天

歷元年也資治通鑑周太祖世宗紀太祖皇帝皆題頭至今仍之孟子見梁襄王章末注蘇氏曰子觀孟子以來自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之故有諱其名而并諱其字者三國志司馬朗傳年九歲君太祖上空一字永樂中修大全於其空處添一宋字後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傳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晉書儒林劉

金縢周公之祝辭曰惟爾元孫某左傳荀偃濟河而禱稱曾臣彪名君也（原注淮南子曰祝則名君左傳楚子圍宋申犀見王稱無畏知罃對楚王稱外臣首鄢陵之戰欒鍼曰書退名父也華耦來盟稱君之先臣督欒盈辭于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厲名祖若父也

弟子名師

論語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孟子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是弟子而名師也

同輩稱名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奭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是也

以字爲諱

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原注子貢曰仲尼曰月也山云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漢袁種字其叔父盎益曰綵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故有諱其名而并諱其字者三國志司馬朗傳年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傳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晉書儒林劉

名父名君名祖

兆傳嘗有人著帷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舊唐書韓愈傳拜中書舍人有不悅愈者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近者均子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至於山陽公載記言馬超降蜀嘗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此則面呼人主之字又不可以常儕論矣

自稱字

漢書注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南史陶[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此自稱字之始也（楊氏曰鼎是小字隱居并非字）

東觀餘論言古人或有自稱字者王右軍敬謝帖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廬循與遠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首柳少師與弟帖云誠懇呈今按唐權德輿答楊湖南書稱載之再拜柳冕答鄭衛州書稱敬叔頓首白居易與元九書稱樂天再拜宋陳摶謁高公詩稱道門弟子圖南上唐張謂長沙風土碑銘有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張洗濟瀆廟祭器幣物銘濯纓不才謬領茲邑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自書曰微之序乃是作文自稱其字

自稱其字不始於漢人家父吉甫寺人孟子之詩已先之矣（陽氏曰徐孝穆答周處士書不皆名字但曰徐君白）

人主呼人臣字

漢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原注張良字）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原注袁盎字）寧可以讓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

晉以下人主於其臣多不呼名南史梁蔡撙爲吏部尚書侍中武帝嘗設大臣麪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竟不答食麪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嗅蔡尚書撙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嗅帝有慙色（原注文選范雲表稱乃祖園平李善注引晉中興書范汪字元平魏書江式表稱臣七祖文威式祖強字文威又南朝人如王敬弘謝景仁北朝人如蕭世怡李元操之輩名犯帝諱卽以字行不復更名（原注宋褚叔度張茂度名與高祖諱同大同二年時人多以字行　通鑑大同二年胡三省注）

行舊史皆因之寬以字行　周韋叔裕字孝寬魏書多稱楊遵彥　魏王昶字玄沖王悅自稱元景北齊祖珽對長廣王湛自稱孝徵隋崔頤答豫章王啟自稱祖濬王貞答齊王暠啟自稱孝逸而唐太宗時如封倫房喬高儉尉遲恭顏籀竝以字爲名蓋因天子常稱臣下之字故爾其時堂陛之間未甚濶絕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後世所不能及矣

因話錄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錢氏曰文宗名昂而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裴不知避故柳目之）裴不覺

兩名

禮記正義公羊說春秋譏二名謂一名有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

原注公羊傳春秋以仲孫何忌爲仲孫忌魏晉多爲魏多皆謂譏二名而去之陽氏曰公羊說本無稽後人信之者惟王莽耳汲成紀曲禮二名不偏諱則古人何嘗有二名之禁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名爲居是爲二名惠氏曰左氏義是也許愼謹案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原注白虎通古人之名或兼或單春秋譏二名乃謂其無常者也是用左氏說今按古人兩名見於經傳者不止楚平王如晉文侯名仇而書云父義和楚靈王名圍而春秋書弒其君虔于乾谿趙簡子名鞅而鐵之戰白稱志父南宮敬叔名說一名紹字容又字括蜚廉石椁銘白稱處父屈原名平其作靡騷也名正則字靈均賈誼傳梁王勝注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爲有兩名

假名甲乙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韓安國傳蒙獄吏田甲張湯傳湯之客田甲漢書高五王傳齊宮者徐甲嚴助傳閩越王弟甲疑亦同此原注孟康注晉灼曰甲胡潛王當是其名　仟安傳某子甲何爲不來乎三國志注許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傳文十四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注猶言某甲原注文選爲齊明帝某官某甲奉表以聞宣德皇后令今遣某位某甲等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舜舉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湯禹爲名若有意譔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云祖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也或曰高帝時實有趙堯然非謁者

蜀漢費禕作甲乙論設爲二人之辭原注世說云黃初中有甲乙疑論晉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栩目一出則此等姓名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嘗讀通鑑至五代後漢有虢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爲謔也原注靖邊庭亦見宋史田敏薛傳　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原注唐書鏡新磨原注五代史伶官傳羅衣輕原注遼史伶官傳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以來然矣

以父名子

左傳成十六年潘尪之黨潘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筮某之某爲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原注少牢

讀食體同亦此類也〔原注〕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仲之省厥辨王吳溞乃劉仲之子稱爲厥溞

以夫名妻

左傳昭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漢書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原注〕蘇林曰字君力爲司馬氏婦南齊書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鎞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孔叢子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兼舉名字

史文有一人而兼舉名字如子玉得臣百里孟明視之類已於左傳見之〔原注〕泉陶庭堅亦一人兩稱若駢儷之文必無重出而亦有一二偶見者焦氏易林申公頗倒巫臣亂國劉琨答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皆一人而兼舉其名字也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爲二人則不通矣

排行

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謂之排行如德宗德文義符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文朱蔡興宗字興宗齊顏見遠字見遠梁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北齊慕容紹宗字紹宗魏蘭根字蘭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慶之字慶之崔彥穆字彥穆之類至唐時尤多

藩鎮傳田緒字緒劉濟字濟此起家軍伍未曾立字如李諤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竝避亂隱居光武卽帝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唐侯是後人追譔妄說東漢人二名者亦少孫氏

曰嚴九能云左傳長狄兄弟四人僑如焚如簡如此兄弟排行之始錢廣伯云蔡中郎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哀子毅達仁達亦東漢人二名而兄弟排行也

單名以偏旁爲排行始見於劉琦劉琮此後應璩應瑒應瑒衛玠之流踵之而出矣〔原注〕陳球傳二子瑀璠弟子珪若取偏旁又不當與父同也閻氏〔日〕按晉書玠乃璩之孫非弟也

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不知始自何時漢淮南厲王常謂上大兄孝文帝行非第一也

二人同名

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稱之者左傳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晉人謂之二五耦戰國策杜赫謂楚王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齊用忌鄒忌爲二忌唐高宗顯慶二年詔曰蹤二起於吳白蓋倣此稱

字同其名

名字相同起於晉宋之間史之所載晉安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文朱蔡興宗字興宗齊顏見遠字見遠梁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北齊慕容紹宗字紹宗魏蘭根字蘭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慶之字慶之崔彥穆字彥穆之類至唐時尤多

藩鎮傳田緒字緒劉濟字濟此起家軍伍未曾立字如李諤載義辭未有字之比爾史家例以爲字非也且其文不可

省乎楊氏曰楊燕奇字濟怦之子宦達數世豈可云起家單伍未曾立字乎古有兩名而一字者鄭當時字莊顏之推字介豈可謂非字子孝成案兩名而一字者如仲尼弟子顏之僕字叔仕不齊字選因不自漢人始矣

變姓名

古人變姓名多是避仇然亦有無所爲而變者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第五倫客河東自稱王伯齊梁鴻適齊姓運期名燿錢氏曰梁鴻以避禍更姓名

生而曰諱

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眾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蜀志劉豹等上言聖諱豫覩許靖

等上言名諱昭著晉書高頠言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東哲勸農賦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原注王褒洞簫賦幸得誼爲洞簫兮而曰諱者矣沈氏曰香祖筆記亦云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敏敏時尚在也

生稱謚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敬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口隱矣皆此類

原注公羊傳注證者傳家所加今按傳記中此例尚多如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戰國策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史記泰本紀晉文公夫人請曰繆公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宋世家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楚世家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隨人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齊潛王遺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鄭世家莊公曰武姜欲之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趙世家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原注趙文子名武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韓世家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吳起傳公叔之僕曰君因先與武侯言仲尼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魯仲連傳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竇太后謂景帝曰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三王一(又曰)班史本紀之例諸侯王薨書名不書謚而惠二年齊悼惠王來朝則生而謚之矣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成王之爲叔父呂氏春秋豫讓欲殺趙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繆公交諸御鞅復於簡公甚相憎也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王說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衛叔文子曰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並是生時不台稱謚又如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孔子沒時哀公康子俱存此皆後人追爲之辭也自東京

以下卽無此語文益謹而格卑矣錢氏曰此是後人勝干事生稱說者實始于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是也經典明文尚不免此病古人處梁氏曰史家紀舉耳楊氏曰闕止字子我與其他諸子雜記尚多不可枚陳恒闕止相惜乃使先儒受誣甚矣

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滕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稱王公爲君

稱周文王爲文君焦氏易林文君燎獵呂尙獲福號稱太師封建齊國漢張衡思元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淮南子晉文君大布之衣弊羊之裘又云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稱宋文公爲文君墨子昔者宋文君鮑之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之舄稱齊莊公爲莊君墨子昔者齊莊君之時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稱齊景公爲景君宋何承天上陵篇指營丘感牛山爽鳩既沒景君歎稱宋襄公爲襄君周庾信入彭城館詩襄君初建國稱宋元公爲元君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

祖孫

自父而上之皆曰祖書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孫詩閟宮之篇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高祖

漢儒以曾祖之父爲高祖考之於傳高祖者遠祖之名爾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康王之誥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爲高祖原注文武至康僅四世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原注十二年楚囊王謂右尹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亦謂其始祖之昆弟

藝祖

書歸格于藝祖孫氏曰按書之藝祖卽禮記王制尚書大傳白虎通之祖禰也藝禰聲相近釋文云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豈有歸格于禰而不及禰者乎當以馬王說爲長注以藝祖爲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唐開元十一年幸并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啟肅藝祖滔滔濟源有

雄武劍作鎮金門元王貽緒后稷謀孫此謂高祖之高祖諱熙追尊宣皇帝者也後漢高祖乾祐元年改元制曰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運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此謂前漢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此謂金太祖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討劉稹制曰頃者烈祖在藩先天啟聖是以元宗爲烈祖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太祖爲烈祖太宗爲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原注唐元稹行裴度制曰佑我憲考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今按魏泰東軒筆錄稱太祖太宗爲藝祖神宗呂氏讀詩記引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

左傳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汝克昭乃顯祖烈祖顯祖皆謂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沖帝

幼主謂之沖帝水經注漢沖帝詔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蓋屋芒竹以孺子嬰爲沖帝

考

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書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康誥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尹伯奇

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分聽讒言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爲人子者當有所諱矣

伯父叔父

古人於父之昆弟必稱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若不言父而但曰伯叔則是字之而已詩所謂叔兮伯兮伯兮揭兮叔于田之類皆字也

今之天子稱親王爲叔祖曾叔祖甚非古義禮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稱其先君亦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皆稱其先君爲伯父叔父之證也故禮有諸父無諸祖原注宋時亦有皇叔祖之稱而無高曾見容齋四筆

族兄弟

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鄭康成謂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注同族謂高祖以下是也故晉叔向言肸之宗十一族賈誼新書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是同高祖之兄弟即爲族族非疏遠之稱原注漢書張敞傳廣川王同族宗室劉調等同族言其與王近親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

俗自茲以往皆云族人河北雖二三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原注梁書夏侯亶傳宗人夏侯溢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飴人好不辨族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座高祖所以不忍言族當時雖爲敏對於理未通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原注馬融王肅以爲紂庶兄路史謂但言親戚非諸父昆弟也親指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族內戚指族外古人稱其父子兄弟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此謂其父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謂其子弟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三國志張昭謂孫權曰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此謂其父兄原注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蓋指其妻嫂

哥

唐時人稱父爲哥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元宗子棣王琰傳惟三哥辨其罪元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爲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錢氏曰唐書云云然則唐時以哥爲君父之稱矣趙氏曰唐時攷古人稱哥原有數種漢武故事西王母授武帝五嶽真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侍者四非荅哥哥此以之稱帝王者也唐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及同玉眞公主過大哥園池此稱其兄者也晉王存勗呼張承業爲七哥三司使孔謙呼進伶人景進爲八哥此亦稱兄長也王荊公謂雱曰大哥趙善湘語子范曰三哥甚有倫三哥謂第三

子葵此父之稱子也蓋古人又以子之稱亦然又朱欽宗队太后車前口宗則兄之稱弟也顧氏之議毋亦未考哥之有是異稱也楊氏曰北齊諸王稱母曰姊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原注又有同玉眞公主過大哥園池詩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梁氏曰史記淮南王傳常謂上大兄文帝行非第子之謂也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則元宗稱寧王之例

妻子

今人謂妻爲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錢氏曰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杜子美詩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牀

稱某

經傳稱某有三義書金縢惟爾元孫某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也原注史記高祖紀高祖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與此同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傳失其名也禮記曲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儀禮士冠禮某有子某論語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原注左傳襄公三十年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此又是不能悉數之辭

周人以諱事神牧誓之言今子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不諱也金縢之言惟爾元孫某追錄於武王既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互辭

易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書子恐來世以台

爲口實言子又言台汝猷黜乃心言汝又言乃子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言子又言我越予沖人不印自恤言子又
言印詩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言爾又言女論語吾不欲人
之加諸我也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我又言吾左傳
爾用而先人之治命原注今監本脫言爾又言而女喪而
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記張儀傳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
城言若言汝又言而詩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
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言公又言侯穀梁傳言君之不取
爲公也言君又言公原注范甯解上言君下言公左傳以其子更公
女而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記齊世家子我盟諸田
於陳宗言田又言陳皆互辭也

豫名

詩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爲后稷也爲韓
姞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爲韓姞也皆因其異日之名而
豫名之亦臨文之不得不然也楊氏曰其未崩薨而稱謚者與此一也

重言

古經亦有重言之者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卽
暇也詩無已太康已卽太也既安且寧安卽寧也既庶且
多庶卽多也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尚卽猶也周
其有顚王亦克能修其職克卽能也禮記人喜則斯陶則
斯詠也

后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稱妃周始立后原注晉書后妃傳序
亦云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今考帝嚳四妃帝舜二妃太姒爲后
初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皆無后名原注妃乃後人之論而詩
書所云后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於是始稱后曲禮天子有后有
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而宣王
晏起姜后脫簪見於列女之傳此周人立后之據惟左傳
哀元年后緡方娠是夏時事疑此後人追稱之辭自春秋
以下之文則有以君爲后者原注如秦姬大豪及內則稱后王有以妃爲
后者雜然於書傳矣

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后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專后
則諸侯皆得稱之原注周禮量人注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易疏儿象稱先王者唯施於天子
稱后者兼諸侯故書言肆覲東后羣后四朝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伊訓之禋先王侯甸羣后咸在周王大告武成亦曰嗚呼
羣后而后夔后羿伯明后寒之稱皆見於傳冏征之篇亦
稱冏后康王作畢命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穆王作呂刑
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然則禹之降帝而稱后是禹之不矜也

諸侯謂之羣后故天子獨稱元后

漢時郡守之於吏民亦有稱府主爲后者
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云赫赫明后柔嘉維則桂陽太
守周憬銘云懿賢后兮發聖英晉應詹爲南平太守百姓

歌之曰僥倖之運賴茲應后蘭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滂詩云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清淵

王

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稱之而禹之爲王未嘗見於書也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兖征兖后承王命徂征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見於書者始此然無稱禹爲王者經傳之文凡言夏必曰夏后氏原注唐沈旣濟議云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恐亦未然書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而五傳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囿君人者之通稱矣

周人之追王止於太王而組紺已上至后稷則謂之先公詩論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則亦可稱之爲王書武成惟先王建邦啟土周語太子晉諫靈王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錢氏曰祭公諫穆王昔我先王世后稷

王而尊之曰帝黃帝顓頊嚳堯舜禹湯文武皆帝也秦以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是也原注史記秦本紀昭王十九年王爲西帝已而復去之文王武王獨稱先帝者曲禮曰崩之廟立之主曰帝王而等之曰諸侯漢王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也陽氏曰等之非也蓋云諸侯諸王也不先王取便文有公不言而王言之王貴也春秋之吳楚則以子通于諸侯

君

古時有人臣而隆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篇中言君奭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書王若曰君陳穆王之書王若曰君之命原注漢書兒寬爲御史大夫奉詔上壽制曰敬舉爲會稽太守武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亦稱君　禮記坊記云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故春秋傳中稱君者皆國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稱爲君者莊十一年楚鬬廉語屈瑕曰君人子誓告汝兖征兖后承王命徂征而邑襄二十五年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原注文十年楚范巫爲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并二臣通謂之君至家臣則直謂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謂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晉祁盈之臣曰懲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哀十四年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是也原注猶鄭

伯有之臣稱伯有爲吾公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原注晉語三世仕家之再世以下主之喪大記大夫君孔氏曰大夫之臣稱大夫爲君周禮調人注主大夫君也此則上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原注舜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是時舜已爲諸侯故曰都君非人臣也大抵上古時有德者民便往歸之奉而爲君以主一國觀秦伯之仕荊蠻可見

漢書高帝紀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謂天子

漢時曹掾皆稱其府主爲君至蒼頭亦得稱其主人爲君

後漢書李善傳君夫人善在此是也女亦得稱其父爲君
漢書王章傳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婦亦得稱其
舅爲君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淮
南子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列女傳我無樊衛二姬之
行故君以責我是也
喪服妾爲君鄭氏注曰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
也雖士亦然

主

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原注）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
謂人主友之譬注主大夫君也　禮記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
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而大夫稱主閻氏曰按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卿大夫之妻亦稱
主也戰國策又以主君稱諸侯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力魏策魯君舉酒稱主君之尊蓋一指魏文侯一指魏惠王也
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降號江南國主亦以奉中國正朔自貶其號若劉元德帝蜀諡昭烈葬惠陵初無貶絀末帝降魏封爲安樂公自可
郎以本封爲號陳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原注）益州先主先主之名蓋始於此乃是魏人所稱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亦云吳之先主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而猶沿此稱殊爲不當況改漢爲蜀亦出壽筆（原注）黃氏日抄曰蜀者地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名之者魏人也楊氏曰魏以蜀爲漢則言不順故謂爲蜀也當時魏已篡漢改稱昭烈爲蜀使不得附漢統異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

故若杜甫詩中便稱蜀主殊非知人論世之學也昔劉知幾論後漢書劉元列傳以爲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革今之君子既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稱昭烈爲先主矣（原注）綱目亦書帝禪爲後主姚燧深以爲非見元史傳
諸葛孔明書中亦多有稱先主者本當是先帝傳之中原改爲先主耳（原注）杜微傳載孔明書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亦無稱朝廷爲主公之理是後人所改
主者次於君之號蘇林解漢書公主云婦人稱主引晉語主孟昭我

陛下

賈誼新書天子卑號稱陛下蔡邕獨斷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
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原注）記曰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後人相沿遂以爲至尊之稱（原注）許善心以陳臣入隋文述言其祭陳叔寶文稱陛下名閤是呼執事之人與尊號不同事乃得釋然後世非天子亦不敢用

足下

今人但見史記秦閻樂數二世稱足下遂以爲相輕之辭不知乃戰國時人主之稱也如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皆稱足下又如蘇秦謂燕易王范雎見秦昭王蘇代謂齊湣王齊人謂齊湣王孟嘗

君舍人謂衛君張丐謂魯君趙郝對趙孝成王鄙生說沛公張良獻項王亦皆稱足下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鄧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書西南夷傳載諸國表文訶羅陀國稱聖王足下又稱天子足下阿羅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闍婆婆達國稱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竺迦毗黎國稱大王足下梁書諸夷傳表文盤盤國稱常勝天子足下干陁利國稱天子足下狼修牙國稱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國稱聖王足下

閤下

趙璘因話錄曰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

故世俗書題有閤下之稱原注晉左思稱左記室梁何遜稱何記室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稱執事言閤下之執事人耳劉子元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稱執事即其例也若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原注晉左思稱左記室梁何遜稱何記室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閤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閤下上下無別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謚曰閤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天壤矣原注彭乘墨客揮犀同

謝在杭五雜俎言閤夾室也以板爲之禮記內則天子之

閤左達五右達五原注楊子會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閤也與沈氏曰案內則正義天子之閤于夾室左右各五諸侯于房五大夫亦于夾室三　蓋古人置此以庋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閤而後乃廣之爲樓觀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原注三輔黃圖云皆蕭何造　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游覽之所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廉四注重坐曲閤　閤者門旁小戶也原注說文董賢傳與孔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過卻入閤既下車過出　因設館於其旁即謂之閤漢書公孫弘傳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原注古人坐以東向爲尊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加今官署角門旁有延賓館是也原注朱雲傳薛宣謂雲曰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故蕭望之傳言自引出閤而倚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

閤延請是凡官府皆有閤不獨三公也韓延壽傳行縣至高陵入臥傳舍閉閤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官屬入也原注嚴延年傳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　朱博傳召見功曹閉閤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制倣之以宣政爲前殿紫宸爲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閤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閤原注唐六典宣政殿之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　蓋中門不啟而開角門也爾雅小閨謂之閤原注閨即門也故金門亦謂之金閨謝朓詩既通金閨籍　文翁傳諸生傳教令出入閨閤師古曰閨閤內中小門也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身直爲閨閤之臣　而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爲稱原注後漢書曹大家傳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閤下從昭受讀　是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

相聽事門曰黃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之謂之黃閣（原注）宋書百官志黃閣主簿省錄衆事鄧晨傳太宗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諸佐吏並書造晨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今代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蓋亦論經石渠校書天祿之遺意爾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爲官曹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詩爲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薛夏爲祕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沈氏曰移改抄本作儀）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原注）張揖字子臺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原注）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杜子美奉贈嚴八閣老詩云扈從登黃閣（黃閣省閣元日黃門省故曰黃閣閣門學紀聞曰給事中屬門下曹可接聯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寄嚴鄭公詩云生理祇憑舍人年久者爲閣老然則今之內閣實本於此而非取三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謂入此內閣爾而與唐之隨仗入閣不相蒙也閣下之稱猶云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相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

文而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原注）如魏文侯卜相不必秦國有之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李克儲子爲齊相相國丞相皆秦官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　杜氏通典曰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爲之輔相不必名官是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原注）相者在王左右之人書曰相被冕服憑玉几高宗立傳說爲相而曰王置諸其左右亦此意也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類耳左傳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于齊侯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按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原注）荀子言孫叔敖相楚傳止言爲令尹淮南子言子產爲鄭國相傳止言執政　左傳豹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史記則云君以我爲相梁氏曰羣欲求爲太宰史公易稱相太宰元天官之長然宋太宰亞於司寇楚鄭太宰又非正卿則太宰不定是相矣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寵也（原注）論語今由與求也相魯　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君子是相季氏而非相君則似眞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焉之相史記孔子世家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願爲小相焉之辭誤以儐相之相爲相國之乃云孔子爲大司寇攝相事是誤

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原注禮記正義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寇兼司空之事司空今夫子為司空者為小司空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知孔子為小司寇按左傳隱二年司空無駭杜氏注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然則臧紇為司寇亦小司寇也朱子論語集注引此亦不覺其誤梁氏曰春秋侯國多不遵三卿之制即魯三家之外有東門氏臧氏子叔氏宣成時同在卿列則亦僭然六卿矣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為司寇此豈猶是小司寇職乎昭定以後臧氏替而以孔子居之亦事理所有史云大司寇別於小司寇之下大夫也毛氏經問謂夫子由小卿司空進大司寇良是又曰誤非始史公晏子春秋外篇孔子聖相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尹文子孔子為魯相王充論衡儒說左言孔子相衛尤妄

將軍

春秋傳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已有將軍之文而未以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正義曰此以魏子將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公羊傳將軍子重諫曰穀梁傳使狐夜姑為將軍而智伯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莊子今將軍兼此三者原注盜跖篇淮南子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又曰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而國語亦曰鄭人以詹伯為將軍又曰吳王夫差黃池之會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禮記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史記司馬穰苴

傳景公以為將軍封襜書杜主者故周之右將軍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魏世家今太子申為上將軍戰國策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通典曰自戰國道大將軍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丐至漢則定以為官名矣汲成案衛將軍衛字衍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錢氏曰西漢丞相封侯東京三公不封侯者甚多曹操始以丞相封魏公相公之例自曹孟德始前此未之有也司馬文王進爵為王荀顗曰相王尊重是也晉簡文帝及會稽王道子亦稱相王原注若封王則稱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乘輕軒為四騶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司業

國子司業以為生徒所執之業非也唐踰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簴虡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祭酒為太師氏司業一為左師一為右師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按虡虡之詩曰虡業維樅即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所

以飾枸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
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
禮記檀弓大功廢業竝謂此也原注宋徐度說解此義而曰大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原注爾雅業業危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義易傳之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竝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梁劉勰文心雕龍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今周官篇有論道經邦之語蓋梅賾古文之書其時未行然卽此二字原注注業字論字亦是以察時世言語之不同矣

翰林

唐書職官志曰翰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原注雍錄曰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退北有門榜曰翰林之門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辭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之代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掌中外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繇中書每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原注亦有無官而得入者然亦未定名制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待詔爲翰林供奉原注文宗紀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矣趙

舊書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原注職官志陸贄與吳通元有隙乃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請罷其官原注通元傳其見於史者天寶初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占星韓穎劉炟貞元末奕碁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方士柳泌浮屠大通寶歷初善奕王倚與唐觀道士孫準竝待詔翰林原注小說述宗時有翰林善圖碁者王積薪又如黎幹雖官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詔翰林而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宂食者四十二人原注順宗紀寶歷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坊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宂員共一千二百七十人原注文宗紀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矣趙

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
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
重者一人爲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
貞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原注參取新舊二志而其官不
見於唐六典蓋書成於張九齡其時尚未置也陸氏曰士子登高第者入翰林不數年坐致館閣爲儲相地當卽以相業期之入院之後宜講貫歷朝經制務爲明體適用之學則得之矣銜刑部曰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同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矣異入而而爭于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矣異今獨謂御史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知其一而失其一也徙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曰翰厝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可不知近臣之職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者諫爭之人接踵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不以爲其職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以盡職爲出位就肯爲盡職者爲出位乎

璘因話錄云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以名上上日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原注）雜錄曰漢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坐法免上書願養馬黃門金日磾與弟倫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任焉故亦有畫工又武帝令黃門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則是黃門之地凡善格五者能養馬者能繪畫者皆得居之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正用此例也

成化三年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院詞臣譔詩詞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言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今張燈之舉恐非堯舜之道

應制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上伏願宋蘧堯之言於此等事一切禁止上怒命杖之謫櫜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調外用已而諫官爲之申理乃改櫜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馬

越語句踐身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爲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爲吳兵先馬走（原注）當作吳王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謵朋前馬

比部

周禮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莊子云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唐時刑部有刑比（原注）音毗都官司門四曹通典比部

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覆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贓贖調敛徒役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楊炎傳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覆中外帳籍凡場務倉庫出納在官之物皆月計季考歲會從所隸監司檢察以上比部至則審覆其多寡登耗之數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負山堂考索會計通欠斛三月一比謂之比部故昔人有刑罰與賦斂相爲表裏之說今四曹改爲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乃猶稱郎官爲比

員外

員外之官本爲冗秩舊唐書李嶠傳嶠爲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原注猶近日天啟末之添注京堂以至官繇倍多府庫減耗事在中宗神龍二年原注通鑑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一册府元龜李嶠葦嗣立同居選部多引用權勢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其員外官悉恃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紛競至有相毆擊者又有謂之員外置同正員者迨乎元宗猶不能盡革故肅宗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應州縣見任員外官並任其所適其中有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聽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二人中縣已下不得過一人今則副郎而取名員外於義何居孫氏曰副郎俗稱也不宜沿用今六部員外郎不可省去郎字單稱員外蓋外郎無員而此則有員也當緣定制之初主者以史遷兵曹主事景宛被劾

主事

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材者爲之然其職不過如掾史之等故范滂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謝之而張霸戴封戴就公沙穆竝以孝廉爲光祿主事其他府寺則不聞有此名也宋書百官志中書通事舍人下云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則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煬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時竝流外爲之尚書省主事四人竝從六人從九品上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竝從八品下而劉祥道上疏言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有釐革稍清其選事竟不行原注裴光庭傳任門下省主事過官凡轔之事闕麟之可光庭手元載傳大歷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于政事堂各賜繫木所并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能竝收禁宋史職官志主事前宜黃簿王太冲爲大理丞評事億以吏部銓主事之賤不宜任清秩封還詔書未幾太冲補外是在前代皆掾史之任也明初設六部主事意亦倣此永樂十四年永新伯許成以擅杖工部主事王景宛被劾

主簿

周禮司會注主計會之簿書疏云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漢御史臺有此官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爲主簿而魏晉以下則寺監以及州郡竝多有之杜氏通典州佐條下云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又引晉習鑿齒爲桓溫荆州主簿親遇溪密時人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在當時

爲要職（楊氏曰）三十年看儘書云云卿温語非時人語也豈郎公誤耶

郎中待詔

北人謂醫生爲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鑿工爲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爲司務其名蓋起於宋時老學菴筆記北人謂醫爲衙推（原注）舊唐書鄭注傳以藥術依李逢吉逢吉爲節度衙推北夢瑣言莊宗好俳優宮中暱日自負著戴藥篋令繼岌破梁相隨以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后方晝寢繼岌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相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巡游賣術故有此稱亦莫詳其所始也（原注）舊唐書音樂志隋末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

外郎

今人以吏員爲外郎按史記秦始皇紀近官三郎索隱曰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今以吏員乃世俗相襲之辭

門子

門子者守門之人舊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是也（原注）王智興爲徐州門子（沈氏曰）周禮左傳國語所稱門子並卿大夫適子之稱與後世門子絕異今之門子乃是南朝時所謂縣僮梁書沈瑀傳爲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唐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顧歡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

唱染干似道我輩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原注今本作僂儸鶴林玉露僂儸俗言猶也宋史張思鈞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白衣

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處士而稱之者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祗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纘傳薦白衣南安朱冲可爲太孫師傅胡奮傳宣帝之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是也有以庶人在官而稱之者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

之屬蘇伯玉妻盤中詩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坐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南史恩倖傳宋孝武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書恩倖傳趙修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茹皓充高祖白衣左右唐李泌在肅宗時不受官帝每與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不禁白清波雜志言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衛則不然史記趙世家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漢書谷永傳擢之皁衣之吏

詩廡衣如雪鄭氏曰廡衣深衣也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廡爲之記曰治其廡絲以爲布帛是也原注杜子美詩然則深衣亦用白

郎

郎者奴僕稱其主人之辭原注通鑑注門生家奴呼其主爲郎今俗猶謂之郎主唐張易之昌宗有寵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等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梁冀客謂冀爲將軍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祿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鉷謂王鉷爲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軍中呼爲十郎陳少游謁中官董秀稱七郎是也其名

起自秦漢郎官三國志周瑜至吳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江表傳孫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世說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破舉而億隸已呼爲鎮惡郎後周書獨孤信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眾軍中呼爲獨孤郎隋書滕王瓚周世以貴公子又尚公主時人號曰楊三郎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自唐以後僮僕稱主人通謂之郎今則與嘗厮養無不稱之矣原注韋堅傳看唱得寶歌匠宗行第三以天子而謂之三郎亦唐人之輕薄也

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謂之郎北史節義傳李憲爲汲郡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

門生

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曰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郅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惡外戚甫奪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乎（沒成案自門生之名官弟子之實于是贊執上官論丐國士以速援引用博聲稱賄賂顯行名曰親厚纂述徽閎詭云津逮曠廢職業忝爲經論浮薄之風莫斯爲矣至于鄉里小兒略涉文翰便自立義諱云其師祖紱下吏密通款曲偶值勢衰轉譏彼其援部原以自解幸景桓之未錄首鼠兩端出處一轍恬不知怪抑又甚焉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昌黎云聖人無常師公卿文學可弗慎歟

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其人所執者奔走僕隸之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門生斷道所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錢氏曰晉書周顗傳南史齊東昏侯紀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狠狽步走唯將二門生自隨后妃傳門生所傷免官）

府君

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三國志孫堅襲荊州刺史王叡叡華歆爲太守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錢氏曰漢時郡國守歸相稱府君亦稱明府）

官人

南人稱士人爲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多見憐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

對人稱臣

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餘習（原注）刺客傳聶政稱嚴仲子亦稱臣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自稱僕也（原注）西都賦李周翰注臣者男子之賤稱古人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稱僕等而臣之稱惟施之諸侯王故韓信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原注）陳平周勃對王陵亦曰臣不如君至天子至文景以後則此風漸衰而賈誼新書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稱臣之說王子侯表有利侯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梁氏曰）此漢表皆同中間有脫文必不因稱臣棄市也況淮南王爲釘之從祖尊卑既別名位亦殊其稱臣何罪平棘侯薛穰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原注）免侯閒皆在元狩元年而嚴助傳天子令助諭意淮南王一則曰臣助再則曰臣助史因而書之未嘗以爲罪則知釘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後延臣之於諸侯王遂不復有稱臣者爾（原注）晉時有自稱民者世說陸大尉對王丞相曰公長民短然王官之於國君屬吏之於府主其稱臣如故宋書孝武孝建元年十月己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等奏郡縣內史及封內官長於其封

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詔可齊梁以後王官仍復稱臣（原注）隋書百官志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而屬吏則不復稱矣

諸侯王有自稱臣者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是也天子有自稱臣者高祖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景帝對竇太后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是也

先卿

稱其臣爲卿則亦可稱其臣之父爲先卿宋史理宗紀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此如商書之言先正保衡蓋尊禮之辭也

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爲先臣則亦可稱母爲先妾左傳晏嬰辭齊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陳沈炯表言臣母妾劉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匡七十有五

稱臣下爲父母

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稱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是稱其臣爲父也（原注）史記文帝當時而言如此漢書以人主嫌於稱父乃添一字曰父老知之乎失之矣趙王謂趙括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是

稱其臣之母爲母也

人臣稱人君（楊氏曰）前有人臣稱君一條宜并入

人臣有稱人君者漢書高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郡縣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水經注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上下通稱

漢書霍光傳鴟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天子宮中黃霸傳丞相請與中二千石

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賢傳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開後漢書蔡茂傳夢坐大殿（原注注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三國志張遼傳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是人臣亦得稱殿也鮑宣傳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是人臣亦得稱法駕也舊唐書吳元濟傳詔以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鄜城爲行在蔡州爲節度所是人臣亦得稱行在也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原注）

三國志孫皓傳注郎嶷爲曾稽郡功曹自言位極朝右晉盧諶贈劉琨詩謂其疲隸授之朝右李善注朝右謂別駕也亦謂之郡朝後漢書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建市獄是也（原注）時刺史胡三省通鑑注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爲宋王齊高帝爲齊王時曰府朝亦有以縣令而稱朝晉潘岳爲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屬疲鈍以臨朝是也

漢丹陽太守郭旻碑有曰君之弟故太尉冀歸葬舊陵歐陽永叔以人臣爲疑蓋徒見唐盧粲駁武承訓造陵之奏以爲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原注）舊唐書德輿傳此自南北朝已後然爾按水經注言秦名天子家曰山漢曰陵又引風俗通言王公墳壠稱陵書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

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漢書明章二帝紀言祠東海恭王陵定陶太后恭王陵東平憲王陵沛獻王陵西京雜記董仲舒之墓稱下馬陵（原注）李肇國史補武帝幸宣春苑每至此陵下馬時謂之下馬陵歲也白樂天琵琶行家在蝦蟇陵下住（原注）舊唐書曹公祭橋元文北望貴土乃心陵墓三國志注陳思王上書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屋名爲宮冢名爲陵則人臣而稱陵古多有之不以爲異也呂東萊大事記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是凡民之墓亦得稱陵

人臣稱鹵簿石林燕語曰鹵簿之名始見於蔡邕獨斷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

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原注杜氏通典有羣官鹵簿車逐子竣鹵簿　王僧儒幼隨其母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　南史顏延之傳嘗乘羸牛今人以皇族稱爲宗室考之於古不盡然凡人之同宗者卽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宋華亥讒華合比而去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北齊書邢卲傳十歲便能屬文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張騭傳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後周書裴俠傳譔九世伯祖貞侯傳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薛端傳爲東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鮪傳言責讓賊延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宗爲其兄元宗臨終口授銘五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盧藏用蘇許公瓌神道碑文大漸之始遺令遵行書武成乖拱而天下治記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乖拱是垂拱之云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稱萬歲

後漢書韓棱傳竇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非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然考之戰國策言馮煖爲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原注吏記但云皆起再拜馬援傳言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鮪傳言責讓賊延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爲梁冀所忌而幸以殺之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說文曰天子崩諸民間祖宗神主稱皇字者禁之）

重黎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卽黎字異文是重黎爲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爲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原注案續漢書天文志曰司馬遷以世黎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則已覺其謬矣）

又并于黎而黎之德獨光融于天下焉蓋對少昊氏四叔之重言之則老童之子通謂之黎對共回之兄止謂之重無所對而以其兼并二職言之則回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此重黎卽謂共回其後卽羲和是也羲和本黃帝時占日之官堯取于古官之名以名之使總理授時之事又以其四子分掌四時此卽國語所謂別其分主者授之于古亦猶少昊之世分至啓閉掌于四官而統于蜀正故曰至于夏商重黎世敘天官史記天官書昔之言天術者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巫咸在商王太戊之世然則太戊以前幾百年猶是重黎之子孫敘其職也馬融書注分羲和之說謂重卽羲黎卽和亦由于此

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爲君或下而爲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爲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爲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原注孔安國傳賢咸子巫氏史記殷本紀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咸當爲賢字之誤）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

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名咸鄭元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家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原注）周禮筮人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鄭司農注此九巫皆當讀爲筮字之譌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招

曰來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原注）索隱曰孔安國尚書傳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主神蓋之類也而又或以巫咸爲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簽於巫咸是也以爲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原注）地理志曰巫咸山在安邑縣東水經注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言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是也以爲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原注）按乘七發扁鵲治內巫咸治外文選呂向注扁鵲巫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皆言鄭有神巫曰季咸而扁鵲則鄭人字形相混亦以爲鄭

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爲神天問胡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爲實以妻爲夢其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原注）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山海經中（原注）一作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原注）郭璞江賦冰夷倚浪以傲睨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注引淸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爲水仙是爲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爲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爲河伯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

爲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
主妻河鄴巫爲河伯娶婦之類耳（原注）淮南子馮夷大丙
能御陰陽者（原注）莊子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
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妻朱蒙
自稱爲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
眞誥載有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
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
故當是兩神邪

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夫人也初不言
舜之二妃（原注）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爲水神湘夫人爲二妃　記曰舜葬於蒼梧之

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梁氏曰）堯妻舜二女明載堯典檀弓
志凡所稱引皆作二妃惟有三妃歷攷漢書後漢書三國
集解之類並引禮記作二妃周禮天官目錄九嬪疏史五帝紀
成就文立義謂之三夫人二妃則知三妃乃別本之譌而康
引皇甫謐世紀以實之不可信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
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郎列仙傳江
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
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
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
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閒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
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
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
有夫人猶河雒之有虙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竝安得謂
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
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征死不從葬且
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沈氏曰昭二十九年傳本
作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禮五
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
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祀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
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
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
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
然爲二即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
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
禹崩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

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
上公妻曰女媧女媧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
水神也而有妻雒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
名夷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爲羿妻竊藥而奔
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爲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
女乃出以降霜雪（原注）高誘注天
女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
也而水經注以爲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原注）李善高唐
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
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雒水宓妃陳思王賦注引襄陽耆
淳以爲伏羲氏之女（原注）漢書晉義伏
氏之女溺雒水爲神禽山啓母天問
之雒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爲啓母之妹（原注）今少室
山有阿姨神而

武后至封之爲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爲蔣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原注）楊炯少姨廟碑曰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并州姑女爲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諶之詩（原注）小孤山之詞爲小姑也（原注）歐陽公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爲十姨也（原注）黃氏日鈔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爲後世迷惑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爲婦道而漢書有媼神之文（原注）郊祀歌媼神蕃釐張晏曰媼者老母之稱坤爲母故稱媼於是山川之主必爲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姑女祠（原注）唐書高宗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道出姑女祠其碑大歷中判官李諶譔辭旨殊謬至有

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姑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瀆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攷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宜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原注）郎如字曰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胥以誕幻虛荒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眞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嫗當時大歷十才子爭遣李諶鑱陋語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壞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壞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爲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原注）張南軒集言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眞宗所封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譔爲黃帝遺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襲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改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

母班當至泰山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壻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原注）魏書高句麗傳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壻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即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渤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奉敕遊學

今將歸損于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攷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攷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元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漠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島足怪乎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原注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閒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梁氏曰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王然時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及汾王沒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竊怪史公以共和紀年大達春秋天王出居在乾侯之義遂使逍遙共首之貶於彘共伯不以有天下爲幾疑其與羿浞莽卓等豈不誣哉）

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原注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共頭而山隧呂氏春秋武王使召公就徵于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養性之術者矣（原注畢拱辰曰按金氏通鑑前編厲王三十七年出奔彘五十一年崩於彘共紀年亦與竹書不合）

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衛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衛輝府輝縣（原注詩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別一共伯共者誤也非共國之共也）

今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簦終身不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爲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之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燔死之說始自莊子（原注

容齋三筆以爲始自劉向新序非也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原注盜跖篇東方朔七諫西古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新序因之水經注引王肅喪服要記桂樹之問亦辨以爲誣於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爲據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

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爲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原注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楢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

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爟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焚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原注司爟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尙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朝夕者乎原注子胥溺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景嘗欲遵海觀朝儛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卽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

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潮且復爲誰潮邪子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原注古人以三月上巳被禊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無定日後世既已三妄矣周舉傳云每冬中輒一月不舉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非可信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新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令溫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

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火惡陳薪惡勞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鐙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饗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原注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宋齊之閒李媼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愈媼死人爲葬之聖火號聖火家每陰雨見火出冢門今號其處爲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眾寺前直南小巷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原注漢書大鴻臚有別火令丞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闘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原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按魏惠王二十七年乃齊威王閔王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

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已入齊

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

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原注風俗通已有此說）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爲一耳

放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己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祖（原注祖君彥爲李密檄文曰燕巢幕魚遊宋池文）

莊安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諡姓爲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原注樗里子傳）莊辛（原注淮南王安傳）莊忌莊助莊青翟莊熊羆莊參莊驕莊芷（原注楚莊王子號爲嚴君疾名也）正嚴仲子嚴安（原注胡身之通鑑嚴延年注曰此嚴陽嚴仲子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揚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爲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嚴周敘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生爲嚴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殺陶朱公兒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略有莊春言琴（原注王莽傳有嚴春非此）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藝文志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忽奇下言嚴助史駿文（原注嚴助傳作嚴葱奇）

李廣射石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爲右北平太守而此地爲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攷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攷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鄧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原注呂氏春秋作養由基王充論衡同黃

民日鈔曰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安言耳卽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當之不已惑乎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羨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

梁氏曰高誘淮南子序言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著此書文選卷三十注引作蘇非李上陳由古字通用壽春八公山以八人得名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黎翻葉於大谷之中質扃吾詩黎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爲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書何兌二兄求點並棲遯求先卒至是兌又隱世號點爲大山兌爲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外婦之子也原注史記齊悼惠王肥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齊氏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名外人不知何所取義

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稍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

呂氏春秋言秦穆公與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且牛勞師是奚施爲弦高之友原注淮南子作蹇他而左氏傳不載淮南子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原注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是宋意爲高漸離之名而戰國策史記不載

戰國策東孟之會甚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猶
秦武陽按甚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
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
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攷之書曰啓呱呱而
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
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原注左傳但言
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
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

人以相類而誤

墨子文王舉閎天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
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
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
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云相必令尹子文
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
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
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
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原注呂氏春秋蹇叔
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子也按孟明視白里奚之子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

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

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
窮季氏罝虎振周王圉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怃愾子路未嘗見夏南
蓋篤南子之誤

傳記不攷世代

張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
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爲後人
僞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
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國
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
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

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欒
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爲上客椒舉
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會不與
文公咎犯同時錢氏曰左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正在晉文公時趙襄子攻翟一
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爲晉卿時孔子已
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
子世家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
傳虢君出見扁鵲於中闕其時虢亡已久詭矣傳宋元王
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
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
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

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溢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再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餘歲閻氏曰老子楚苦縣人苦縣屬陳老子時地尚未爲楚而楚自悼王初年而其子仕魏最少亦百餘歲宗復如是長年乎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闕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皐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胷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温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温公之意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卽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曾句踐語韓非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沈氏曰）格論末云近代鄭

端簡作行臣記于韓國公李善長傳未載虞部郎中王國用一疏其亦得太史公之法者歟

史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爲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梁氏曰〕漢興將相年表天漢以下皆後人所續以漢書校之大半乖違如劉屈氂爲澎侯而稱彭城侯王

章爲安平侯而兩書平安侯韋元成嗣父爲扶陽侯元帝永光二年馮奉世擊西羌入月任千秋別將並進乃此移奉世主帥斯皆誤之大者其餘年月官職駁戾頗多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歷書亦同〔梁氏曰〕史記訖太初而高祖功臣表與惠景侯表皆云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者蓋太初之見侯稱今侯且不得以太初四年爲限斷故不數之與建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十一字乃後人妄續當削之惠景表有太初已後四字亦衍文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

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洫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錢氏曰〕琅槐屬千乘廣饒屬齊郡又臨朐下云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爲正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梁氏曰〕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望審矣史於世表作太公尚於世家作呂尚以望爲號未免乖反〔又曰〕太公組紺安得預知呂尚而望之太公乃長老之稱莊子山木有太公任釋文引晉李頤云太公大夫稱則此是妄爲之說周之太王或又以呂尚爲太師三公故歟

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

之文而誤爲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爲田耳〔楊氏曰〕說文田字解田陳也蓋以音相近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楊氏曰〕弟子傳亦多不可據

商君傳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秦拔我邯鄲亦有可疑二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原注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成惠王）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複

燕王遺樂間書恐卽樂毅事（梁氏玉云史策書辭既殊而策文混爲一而傳者誤以爲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王復有留趙不報之言未可并

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懟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汲成紀遺樂間書與遺樂毅書用意迥別其不報宜也）屈原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沈氏曰此說誤）

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

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蠆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

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蠆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卽此可知矣（原注此位次高后二年所定故凡已絕奪在前者皆不與）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竝存而未及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竝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爲淮陰侯傳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攷此竝存異說以備攷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

原注史記田叔傳既云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而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此亦古人附注備攷之文　古人著書有疑則闕之以待攷如越絕書記吳地傳曰湖王湖當問之丹湖當問之是也梁氏曰案漢表梁王襄在位四十年以天漢四年薨史不得稱謚必後人因增改梁孝王世家而并改年表也

當云今王襄　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異錢氏曰以年代推之德不得有治淮南獄事又曰文可互見非乖舛也　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上云長安自高亭東爲戾后園下云後入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

原注後周書壻蠕蠕竝作茹茹惟列傳二十五卷獨作蝚蠕

天文志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潩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都縣竝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所亢氐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

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繈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原注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柘歸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杜周傳周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原注其時暴勝之爲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宏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錢氏曰史文但稱昆弟當時大臣后族犯法眾周能以法繩之故武帝嘉其盡力無私非謂周所逐捕者自指桑大夫也孫氏曰所云逐捕者即衛皇后昆弟子犯法周不避權貴而逐捕之也本文並不能不云治桑衛獄無緣以此爲班氏之謬也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原注）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爲顏氏注而并刪之

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爲大書（原注）本志司馬彪所誤其山川地名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是則前書小字爲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爲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克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全氏曰蒯伍只合附見淮陰淮南傳中要之蒯生尚可伍則下矣江則更下矣息則無賴耳原不合作特傳錢氏曰二淮兩字不成語）

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問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徵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原注）或曰進即賣字財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爲記呂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　荀紀爲長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庫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絜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爲長（原注）按漢書絜而不殊當作絜而不誅說文絜麻絜散之也從糸殺聲徐引左氏定公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絜蔡叔上蔡字亦音素葛反後言放之若散糸今左傳作蔡蔡叔有善讀者倣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之下足爲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詔書拜援伏波將軍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原注]師古曰如古附庸更名曰附城　是曾受莽封爵史爲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爲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元]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

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元]以靈帝之世三爲三公亦豈無錢者[楊氏曰]以子被劫而云有光和元年里居被劫卒於六年此五六年間雖有陸賈之橐蕩然無餘亦事理所極有[孫氏曰]橋公於貪黷稱不可以此議史文之矛盾公爲人剛急則有之未聞以

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爲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滕[允]呂據時爲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蒭以兵干人益寧寧乃夜往羽間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楊氏曰]止羽下添一

瀚字可耳

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覩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繇立昉於周之譜牒[梁]氏日史通雜說篇謂太史公之創表列行縈紆以相賜編字跋眷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大事記謂史記十表意義宏深通志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誠哉斯語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攷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畧[原注]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皆無表志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沈氏曰救文格論云作史莫難乎志紀傳一人之始末非閱覽博物者不能爲其考訂之功亦非積以歲月不能徧自東京以後典冊既闕人趨苟且陳壽三國始不立志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二史並因之不立志其他諸史雖立志而紕謬特多夫無志不得爲完史有志而不得爲良史矣

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攷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畧[原注]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皆無表志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沈氏曰救文格論云作史莫難乎志紀傳一人之始末非閱覽博物者不能爲其考訂之功亦非積以歲月不能徧自東京以後典冊既闕人趨苟且陳壽三國始不立志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二史並因之不立志其他諸史雖立志而紕謬特多夫無志不得爲完史有志而不得爲良史矣

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沈氏曰]救文格論合有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何歟數句而無上條之注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鄣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爲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字[楊氏曰]五代時衍有諱后父者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傳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

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原注）本紀建初八年詔同又下卷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原注）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賀京房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原注）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則此毛字明爲衍文也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韋貫之傳上卽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爲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諱爲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

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並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原注）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宅諱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爲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爲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爲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爲帝至蜀將姜維聞幸毗來謂亮曰幸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卽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爲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改一篇之中帝賊互見

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原注或以公羊傳冢宰上之木拱矣則冢亦可稱爲宰）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冢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十年矣（錢氏曰予作攷異攷此暗合今已刪之矣）與

顧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云封謝艾爲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孝廉入雒周顗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平太守丁邵艮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因光門馮跋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

觀門（楊氏曰以因爲洪宋人避諱改書）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國又有與肥如潞眞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鍾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爲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錢氏曰肥如故縣即謂廣陵僑立之肥如非遼西之肥如縣也志以孝武大明八年爲正其時肥如已省故不載）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廣陵分之沛郡乎（沈氏曰周救寧云宋書列傳六卷宋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魏稱魏良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帝稱帝號而魏稱魏良與南史異故特存焉靖案六卷有張暢傳十九卷又有張暢傳傳中稱廟號魏稱虜傳末有史臣論則六卷暢傳非約書明矣是當刪去何未之詳考而互存耶）

魏書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懈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馮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彊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起漢北以漢強爲諱故改云代強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舛正指此鄙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卽其例也

梁書

劉孝綽傳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詧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楊氏曰姚思廉諱父名而改之其直書者援班彪之例錢氏曰按思廉修梁陳書皆因其父察所譔而續成之梁書諸論述其父說必稱陳史部尚書姚察曰仿孟堅之梁書稱司徒據班彪之例其但稱史臣者出自思廉新意推列傳二十七論稱史臣陳史部尚書姚察是傳刻之誤察非唐臣不應係以史臣也）

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爲武丘山何點傳則爲獸丘山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溧洁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溧洁當是溧渚之誤（錢氏曰溧渚是用韓信漂母事予山由金陵赴蕪溧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于胥事且

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爲溧也　張勃吳錄曰于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雎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原注）戰國策作菱夫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吳越春秋云于胥奔吳至溧陽逢女子瀨水之上（原注）古溧瀨同字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爲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拔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眞誥言考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爲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爲哀帝或以爲明帝耳（孫氏）曰此自前後二事魏書釋老志則哀帝時受經之博士弟子乃秦景憲也明帝所遣之秦景既單名景又眞誥稱其官爲羽林郎是名與官俱不同

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爲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爲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儁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輒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爲祟拔宋書孔季恭傳爲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原注）南史云琛至著屐登聽事閉室中有此聲琛獨色曰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廳　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遵崇一以

爲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原注南史同）南史蕭欵（原注本作涸）傳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二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值齊荒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遥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荒兒則又以爲獲祐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原注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救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鎔鄭從讜劉鄩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清泰中爲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原注開府元龜爲漏略）

言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修上並賜綵銀器幷及前朝劉昫（原注本作涸）傳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二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值齊荒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遥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荒兒則又以爲獲祐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原注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癸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爲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原注楊氏曰歐公之所以如此者以別有遺志故也）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月（原注是年改光宅）九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于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爲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爲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
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
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
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
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入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爲未當
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
世子名方等（原注）係鯖錄曰方等者郎周編義楊氏曰方者當是傳寫之誤必非歐公原本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
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爲不侔矣如太宗
長孫后傳安業（原注）后異母兄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
知之（原注）舊書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
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

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原注）舊書改曰有詔祭物
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
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
載於本傳及韋綯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
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爲通事
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爲宣
城一以爲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原注）此二事已見於新唐書糾繆今仍錄之
楊瑒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窮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
絕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
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
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月
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爲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
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
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原注）此說又見韋皐傳蓋
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造爲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
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卽事成篇別
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誰道君王行
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

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爲短今以六尺爲長於他書未見（原注）馬燧楊收傳並云長六尺五寸錢氏曰古尺短於今尺趙氏曰蓋宋子京以唐尺紀之故六尺爲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詧
靈岳同謀殺洮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
謂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海賓明禮爲三人耳按文姚
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
何明禮欲圖洮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
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詧

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詧劉全諒傳則云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詧按王維集有送不蒙都護詩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原注）如詩鄘不韡韡不蒙當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爲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見而突厥傳則云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楊氏曰）考異云會要作馬今從實錄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爲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云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云召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劉總也又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字之繁省皆有所不當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鎛傳附柳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楊氏曰）因上文言之

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錢氏曰）此條吳氏糾謬已有之

舊唐書鄭綮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

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譔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在後而倒其文

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爲無識（楊氏曰）自是子京見解之偏其改傳奕辟佛疏及柳玭家訓都不如原文

宋史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幣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幣丹以求援者既而王輔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

之誤拔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綵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邀擊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温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

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沈氏曰此亦史家軍執弗與千年未正之誤）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原注金史張覺傳平州自入契丹別爲一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曰北兵北主昴爲胡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爲敵至以金鹵爲金敵（原注陳康伯胡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原注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楊氏曰韓通今在宋史日周三臣通一也李筠二也李重進三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譔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

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原注六符傳似本其家誌狀與其祖景同爲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原注劉祁字京叔渾

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著王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完顏奴申傳贊錢氏曰貞祐南遷以後事迹多取元劉祁歸潛志以前則實錄具在非出二人筆也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為文繁矣正同此病楊氏曰金史較遼史為勝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原注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為失當

幽蘭之縱承麟謚之曰哀宗原注本紀息州行省謚之曰昭宗原注元史列傳畢完顏奴申傳史從哀宗為定而食貨志末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原注中並稱金議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為善袁氏曰宋史述與交兵事亦止偁大元未嘗內元而外宋不可以是議兩史之優劣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原注撒傳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一人之手楊氏曰三十七卷石抹也先三十九卷石抹阿辛亦是一人兩傳錢氏曰開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溫無傳尚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郭國亦無傳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或有者本紀或一事諸子亦傳其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

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矣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脩元史臣濂臣韓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汪氏曰元太祖平北狄諸國憲宗續平西域諸國則紀傳皆有之劉郁西使記作于中統四年具載諸國山川風土今西北四十八家皆為元裔則元太祖世祖之勳績詢奇偉矣文宗本紀至順二年奎章閣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卜赤顏一書紀太祖以來事蹟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等言脫卜赤顏事關祕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其後撒迪請備錄皇上固讓大凡往來奏荅與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效忠之績續為蒙古脫卜赤顏置之奎章閣從之則太祖之勳績以奎章閣無書而不傳

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壎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陞上都路望雲縣為松州是三年尚未陞州預書為州者誤錢氏曰滑州自唐宋迄金元無異名而志云唐改靈昌郡宋改武成軍元仍為

滑州改唐志雖州郡兼稱而改州爲郡不過天寶至德十載間事耳乾元以後仍爲滑州豈可以此十數年槩唐一代乎宋承後周之舊濟州眞治鉅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說也志於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爲濟州周顯濟水立濟州宋因之濟陽郡仍改濟州又爲濟北郡治單父唐初又改今名子向頗疑之謂湖南舊爲宋土而敦字犯宋廟諱非敦化也頃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寰宇記云晉天福初避廟諱改郴州爲敦化漢初州縣名悉復舊是敦化之名乃石晉所改郴縣未改敦而元史臣乃以爲郴陽眞可笑也

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治盧縣緣鄆州則治盧即是無相涉矣宋名濟寧路唐爲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改太平興國軍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有稱河中府與唐無異護國軍節鎮稱護國軍金皆因之志乃云宋名護國軍節鎮稱護國軍金皆因之志乃云宋名護國軍節鎮稱護國軍金皆因之志乃云宋名

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已爲湣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愍于孟子尙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耶錢氏云寶應王懋竑謂孟子書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湣王初年兵强天下亦必有過人之才故孟子許其足用爲善而好勇好貨天下不能自克所以有喪邦之辱後人校孟子書者疑孟子不當仕湣王時添入宣王證而尙有未及添者故知史記所書得其實趙氏曰孟子手自著書以爲湣王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爲湣王遂致紛紜莫定按國策燕王噲既立章明言子之亂儲子勸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而仆之是伐燕之孟子勸王伐燕之語宣王以係之湣王者則兵因樂毅伐齊而毅之伐齊實因齊湣王無疑史記所謂宣王伐燕取十城湣王之因十五年齊湣公移齊宣王七年事也紀年謂齊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周威烈王二年田悼子立時齊康公之元年周威烈王之十年田侯剡立之十二年田侯剡殺其君自立是爲桓公十二年當梁惠王之十年也惠王立後元年改爲元年惠王三十六年齊威王之四十年也威王立十四年敗魏于馬陵時梁惠王之十六年也明年齊威王之三年更屬武王相武王之三年秦孝公元年周赧王之元年也赧王三十六年秦滅周而東周君與之陽人地入于秦秦莊襄王之三年也莊襄王三年滅東

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改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温公何所據楊氏曰宣紀本云幸甘泉恐是如此幸雍荀氏紀則云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彊尚爲太子亦爲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元]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原注]在今河清縣柏崖倉[原注]在今孟津縣三

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原注]並在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原注]六典東都有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原注]計太原倉雖屬陝州當在河北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開三門巔輪[原注]疑當作綸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炅以滻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尚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錢氏曰温公之作通鑑也參同訂異採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殫眞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繼左氏而興者誰復與京哉然亦問有七病

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中枯骨無所謂矣何足介意而通鑑剛去四世五十年西秦乞伏熾磐待虎臺既而以虎臺妹妻后遂厚待虎臺謀殺熾磐事露虎臺又殺大雪平地數尺二虎通鑑于十月二載之間而通鑑一載之于七月又載之間而通鑑一載之間而通鑑一載之間而通鑑一

自居且通鑑極嚴于閏日日月稱有不合并其所載之事如朔日日食之類亦復不少今悉置之分兵東討然則光卿之請乃子儀初爲節度猶未免死事之責行天下此詞臣之筆誤而温公謂是時唐之號令已除矣遂皆刪去是因秉筆者之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言其過帝問宇文孝伯譯因言持鬚事上逸一譯字持鬚及天元卽位問譯曰我胸脚後嗣躬好老公但恨不爲孔子爲進士官至國子博士進書兩通一請以孟子爲聖道自任成通中成進士以詩美其簡宋書載之甚詳魏夫人與榮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夫人乃云卽與周天元爲太子

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絶
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
所以擢爲中丞原注册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
按成案不載文人是也而屈原不當在此數諫懷王入秦
係與亡大計通鑑屬之昭雎而不及屈原不可謂非脫漏
也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七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漢人注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爲之疏通殆
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
正如周禮職方氏荆州其浸穎湛注云穎水出陽城宜屬
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溠注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溠
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
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唯
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
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經似

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
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
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
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注云尹祭
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
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駭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
公爲之大功注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
功也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弔服之經服其冕非月令篇孟夏
行請總衰而環絰注云弔服之絰服其冕非月令篇孟夏
之月行賞封諸侯注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
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

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隘薄刑決小罪注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竝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

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注云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也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去夫之禫注云妻之一禫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注之中可謂卓然者乎（陽氏曰古人注書之體本就書注書不爲駁難小顏云詆訶言辭掎摭利病乃效云盾之仇讎非復粉澤之光潤顧氏所取正所訶也）

論語子見南子注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

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奪其失也誣穀梁淸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戕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迭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傳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職何以得敗理自

不通也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分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恍身獨鬬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緘子遇于防使緘子來朝傳遇者同謀也解曰緘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緘子不朝遇于防之不然左傳曰緘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緘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襲十一年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弒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

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孫氏曰尚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上明班孟堅忠臣（原注一本作顏師古本傳）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閥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注疏中引書之誤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原注一本作屺）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蘩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褵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

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言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爲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爲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二爻合爲一傳鞏昭國語注公父文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注

引詩鼉鼓逢逢誤作鼉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楳易輯聞鼕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朱子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注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謚也父非謚謚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乃是曲爲之解耳

朱子注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其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爲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爲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與

原注朱自夾漈鄭氏始著氏族畧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博古圖言州吁姓州而敬宗欲倣周人王遜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注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畧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簒國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寤氏有死者沈學博曰言簡有死者又非首惡也言非

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沈學博曰若以孔父爲名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按家語本姓孔氏孔父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原注莆父通）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原注莆父通）是亦以孔父爲字劉原父以爲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原注馮杜氏以仲爲名而足字亦拘於例也）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

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孔融傳曰劉表所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恥愚貝爲宜縣都記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幾內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書之事莫大於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敗不足諱也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爲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

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衎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

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曆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曆不當責

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顧同業曰杜解非傳謂非常者以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知六月當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大月則否者餘月即常月也經於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爲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號氏曰案此杜自以長曆推之而以辛未當爲七月朔傳未有云也此下惟正月之朔云云疑後人襲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語而引傳文耳後人誤爲傳文遂莫能辨若用杜干社之非而引傳文則此閏六月乃宜鼓之月何云非常且傳當日本有此文則亦必正左氏假亦未以六月爲七月之失者當日推其當在七月則亦必其失矣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寔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

所謂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者也太王之側爾史記述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傅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圀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桓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圀曰以長匮推之是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冤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

十八年狄師還解曰那遁衛非也狄強而那弱那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那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那蓋惲狄之漸不敢伐而飼用師子那也解曰那不速退所以

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名大司馬孔父而爲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卽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卽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盧氏曰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卽公孫固是也閻下司馬乃子魚非司馬卽大司馬固文承上省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驅逸趨而諫驅強似卽固之字其義正相合汲成案史記宋世家凡諫詞皆曰爽似大司馬卽子魚盧徇杜解非是）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蓋之推旣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

之親身今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解曰不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辭、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朔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閏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

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是也（原注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部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閏餘爲部首也錢氏曰凡部首之歲無閏餘今有閏餘一不得爲部首故言魯推步不正孟康說誤）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二年陳侯爲衞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卽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雨螽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夫隕石鷁退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解曰畏國人以大

義來偪己非也畏穆嬴之偪也以君夫人之尊故（按成案義亦正釋且字則杜注爲得）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爾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也言其軍囂無復部伍（楊氏曰觀則杜解爲是亦字）

成六年韓厥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沈學傳曰僕大夫如王之大僕掌內朝之事）

十六年郤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非也謂不復從事于楚（沈學博曰）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或說荀瑩爲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衞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

亦兼受楚之敕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

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益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楊氏曰杜解是以一軍供霸國豈兩家獨無與者乎成案如先生說則季氏三分四分公室皆出於爲公不可罪矣舜臣計在肥己而陋以一軍獨供四國之征求使盂叔不與有是理耶鄭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觀此則僖子所謂不能者可知周制言大國三軍次國二軍然晉侯大國也至襄公始作三軍益三軍者備數而不調發穀梁所云諸侯一軍據常所調發者言之未可非也以邱乘之法計之則天子當得十二軍諸侯當得六軍以其半爲談卒唯田與追胥則舉發此王者之制後世三萬戶以上便爲大郡以里七十里而欲備三軍殆有不能）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閻非也閻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沈學博曰通志長城距防在肥城縣北十五里即此塹防門據太山記山西北有長城延袤至渤當是靈公所憑以禦晉者說於戰國加功耳）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爲范宣子非（沈成案守臣當依杜氏謂范宣子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子天子命卿而欒桓子又未嘗得罪於晉侯）

二十三年禮爲隣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隣國責之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隣國之喪且猶微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沈學博曰第舉禮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爲鄰國者而平公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謂也）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嗣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於貨財非也卻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愚

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於三家非也夫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民食於三家而不知有君是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

八年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輿爲衆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嬖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空也未當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詩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合禮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奠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爲叔父乎解以爲福祚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爲安君之災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爲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爲竟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爲劉定公之父獻公非汲古閣本案成案書無先君句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正爲此也解以爲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沈學博曰鄭康成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曰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于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疆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四度廣陵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一度臨淮入斗四度廣陵入斗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使吳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精於匿算有以知之歲學博曰案漢志以後皆以斗爲吳分野牛女爲越分野時歲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牛須女也然後越得歲牛須女也吳與越絶書正合但須女爲吳越南斗也越絶書云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然後越得歲淮南天文訓以須女爲吳者秦匿冬至在牛之六度故耳楊之次而得爲吳防侯字亦作防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卽防字古乃字作扈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

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萊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爲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概王奔楚爲堂谿氏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凡邵陸傳三先生之所已辯者不錄汲古閣本案成案明邵寶讀左編一卷陸粲讀左傳附注五卷後錄一卷傅遜讀左傳注解辨誤二卷俱見四庫全書總目

考工記注

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正義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蒙蒙猗柅從風字作葩音蕭原注宋玉九辯葩慘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瘁愛封域爽壤摎卽此異文而上文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注鄭司農云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原注弓人居幹之道蓄栗不迤則弓不發注同疏其下句忘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

爾雅注

爾雅釋詁篇悟直也古人以覺爲悟禮記緇衣引詩有覺

德行作有楷德行注未引
釋言篇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是以爲郵傳之郵恐非古
人以尤爲郵詩賓之初筵是曰既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
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斁之郵又甚焉家語芾而廱裘
投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妾
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殷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
也谷永傳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倢伃賦猶被覆
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敘傳譏死扞候正諫舉郵皆
是過失之義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爲過甚之
義原注文選盧諶贈劉琨詩眷同尤良用乏讌繫李善引
杜氏左傳注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汲成家郵
傳是正義以爲過失之尤是通義也

國語注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
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墮高不堙卑順其自
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臺
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
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元月王台范蠡而問焉原注云爵狀釋天九月爲元注云魯哀公十
六年九月非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

楚辭注

九章惜往日廿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
父母與親屬者非也盬慷王以不聽屈原而台秦禍今頃
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
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即原所
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爲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爲序儀禮
鄉射禮豫則鈎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
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吕傅璋兮殷周
興忌嫉專兮郢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
武丁舉傅說者也注以丁爲當非

荀子注

荀子案角庳垂隴種東籠而遷耳注云其義未詳盬皆摧
敗披靡之貌原注新序第三卷亦言隴種而遷劉學博曰案角字當爲衍文盬涉上而誤今考
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人蜀車騎驟騎從者
二十人爲公所斬畧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
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
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盬周隋時
人尚有此語

淮南子注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梧注云梧大杖以桃木爲之以
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注
云桃部地名按部即梧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注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爲一條

古人謂倍爲二原注孟子卿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遂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梁氏曰今年祖龍死當依搜神記作明年爲確各處皆誤作今年潛邱記論之云今字必明字之爲證有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其言驗一也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二也前知乎幸其言不驗亦其徒倚僥倖今年若明年之事彼豈能前知乎幸其言不驗亦古風云璧遺滈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時所見史記本尚無譌也余又得一證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及初學記卷五引史記政作明年可補闕氏所未及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原注今大同邊外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轀輬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蟣蝨喻言蝨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蟣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爲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爲大王書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春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古人謂倍爲二原注孟子卿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爲慊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荀子惆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嗛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又曰膳所之嗛於口並是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慊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亦慊字而誤從人梁氏

日釋三七

日嗛即慊漢書作慺志義同索隱以爲不滿之意非也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文帝前后死竇氏妥也諸侯皆同姓謂無勞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原注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道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錢氏曰古法用平朔日食必在朔故曰食有在晦及二日者唐以後改用定朔由是日食必在朔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負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注並非

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一曰元狩云（原注本封禪書）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爲之而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呼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在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日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

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注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楊氏曰斗是突絕之意）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天子病鼎湖甚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揚雄傳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原注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南御宿川則鼎胡當在其中閒也）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內史界索隱以爲湖縣在今之閿鄉絕遠且無行宮（梁氏曰按史漢及作湖乃古通用字如湖陵縣史漢多作胡陵縣胡于吳越春秋作湖可證又漢志京兆湖縣注云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通典曰鼎湖即此）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則謂武帝服虔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領象人之顏額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攽已辯之（錢氏曰顏與崖聲相近）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是頃侯以前之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爲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旄丘責衛伯之文可據（原注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周穆九命作伯）

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謚者（原注

周公名公二伯也其謚則曰文公康公誠則曰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世皆稱伯至頃侯始稱侯故疑衛本作爵也王曰孟侯衛自康叔爲侯矣豈待夷王時哉）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爲一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謚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此說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沈明經曰予襲父名知林邑之將亡孫因祖謚識楚懷之不振然父子同名尤可嗤也）尉佗自立爲南越

武帝此後世事爾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卽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也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別爲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鉤瓜又巡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晳也卽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訳以爲鄭子晳之晳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別封益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玉篇亻部低除饑切

低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低徊省爲低回耳今讀爲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佪夷猶宿北姑今低一作徘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梁氏云此不足君所乎此字下當有非字謂此豈不滿君意乎益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爲義也古人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言荀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爲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爲無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

孫臏傳乘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爲好射非

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搤其吭之吭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衝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闕軒轅當作軒縣局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殊而走說文繫傳曰剛絕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死（原注淮南王傳太子卽自剄不殊）

樓里子傳今伐滿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梁氏曰策作滿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與此同一費解疑有脫誤索隱引策云今滿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秦當是）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荀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爲初者非（錢氏曰按小司馬說非也詳上下文義卽謂衍之說始謂泛濫而要歸于仁義節儉耳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語意正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謚爲靖郭君以號爲謚猶之以氏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謚爲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得謚爲洞簫分亦是作號字用

平原君傳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徙豪舉耳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眞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當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隣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隣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窮臣強者非

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賈生傳幹棄周鼎兮寶康瓠應劭曰幹音筦筦轉也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幹鑫柄也从斗倝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爲

轄車輪幹烏括切按倝字古案切說文既云倝聲則不得爲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爲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卽爲筦故知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錢氏曰幹从倝聲音烏括切猶害有害聲去入不妨相轉也師古之說失之拘泥　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橫傳至尸鄉廄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梁氏曰案索隱本置下有廁字與漢書同今本脫汝成案張釋之傳從行至霸上居北臨廁注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索隱云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錢氏考異云子謂廁卽側字側旁从人

隸變爲厂與廁圂字从广者不同劉伯莊音初吏反小司馬以爲義可兩通蓋廁厠兩字唐以前已相溷據此訓廁爲側則史漢皆通矣

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卽圂圂字

盧綰傳匈奴以爲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

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爲戈之於子亦不欲久慝當時之薄俗可知矣陽氏曰當從注說

袁盎傳調爲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原注張釋之傳如淳訓爲選未盡錢氏曰調字當从如淳訓唐人初任皆云調見於史傳不勝枚舉宋時尚有常調官好做之諺常調猶言常選

也明人始有改調之例里俗相沿不可以解漢書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二十九歲也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

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梁氏曰按上文意家居詔問所治病不必定在十三年觀意對詞有菑川王膠西王濟南王三王皆文帝十六年始封陽虛侯齊王文帝十六年薨則皆在十三年已後可見矣方氏補正又謂是年未盡此因本傳誤書四年而謬解之惟補正載蔣西谷語爲確蔣曰上言受慶方一年言受慶之年盡三年年三十九出治病即有驗如下文所云也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禿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爲共治一老禿翁者非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衍亦字汲黯傳愚民安知爲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秦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入縞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飛去怪矣

游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梁氏曰延陵季子非俠世與四公子相比徐廣引韓子趙延陵生當之戰國策作延陵君又不得稱王者親屬疑延陵二字衍漢傳無以其偏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劒而繫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錢氏曰人語不可輕改先生亦微染俗學

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痟者非梁氏曰殿九能云方言趙肖小也肖有小義亭林似未考方言

漢書注

漢書敘例顏師古譏其所列姓氏鄧展文穎下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注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爲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罷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爲軍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姚氏曰舊說戲水名顏注以戲爲軍之旌麾音許宜反又謂項羽見高祖于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余按顏說非是羽雖過戲而諸侯軍或留戲下抑或受羽約于此解戲爲麾羽麾下耶諸侯麾下耶不辭之甚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爲危未當幾卽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沈氏曰此說固通然訓幾爲危者亦當也左傳宣十二年利人之幾杜氏曰幾危也卽此幾字案本書上下文二說皆可通

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是也劉攽改義爲儀謂若今團貌非楊氏曰漢人義都作誼誼作義者謂儀也貢父是也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卽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以爲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奸人也非踰侈者也

昭帝紀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漢時田租本字叔原注卽是叔粟今并口算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偫之乏也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築戰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厥勝故稱戊己焉按馬融廣成頌曰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獵

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則但置此戊己二官爾（原注王莽傳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其所名或有所本）車師傳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漢書耿恭傳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以爲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王子侯表甗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甗卽甄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甗侯國師古曰甗卽甄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甗讇侯杆者師古曰甗狐同河東郡下作狐讇又未知卽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霸產豐滻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北山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荊溪水是也

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非也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祕禮巂醜以齒皆是瘠字則此瘠乃齒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原注蘇林音漬是）

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爲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顏說當云坐

借霍山祕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衞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河反蒲元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音互見竝未歸一然繁字似有婆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繁音步何反儀禮鄉射禮注今文皮樹爲繁暨皮古音婆史記張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則繁之音婆相傳久矣（原注廣韻八戈部中有繁字注曰音煩此字或作繁玉篇挐字亦音步波步丹二切）

律歷志壽王侯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乃是下獄師古注非

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贊說未盡

國亡捐瘠者瘠古齒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婁敬傳徒見巂齒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齒過禮大戴禮巂醜以齒皆是瘠字則此瘠乃齒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原注蘇林音漬是）

課得穀皆多其菑田畮一斛以上益墝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云無算言多也

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即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鷄夜鳴如淳曰野鷄雉也呂后名雉改曰野鷄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壁原注野同注鷄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野鷄者野中之鷄耳注拘於荀悅云諱雉之字曰野雞夫諱恆曰常諱啟曰開

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爲恆與啟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雊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歌飛禽及白雉諸物原注漢書同此二條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原注偶亦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原注魯相史晨孔廟後碑云飾治桐車馬于瀆上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

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爲偶矣

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羙三國之爲四國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隱按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爲公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之不必曲爲之解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挈偏也說文有挐字注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

不避嫌名荀之爲孫如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之轉也

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衍一不字當云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爲近天子爲大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原注晉靈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戰國策楚王饗張儀中飲再拜而請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原注上云饋之始至下云饋之畢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

中關(原注音彎)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
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原注司馬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淮南厲王傳命從者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訛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
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問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爽其憂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

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爲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爲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別是一人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怙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蒙怙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即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恐非
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俳佪注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之
蘇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令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甚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注謂若示己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

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非無子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
廣陵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千里馬兮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適千里之外張晏注以爲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卽下文所云
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
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
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入家中卽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
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
爲去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爲天
子是也

梅福傳贊殷鑒不遠夏后所聞謂禍引呂霍上官之事以
規切王氏師古注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傳張章等言霍氏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非也此
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原注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慼
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
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
贇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
不讎
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
人皆欲爲之師古注以微字屬上句讀非
辛慶忌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

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按今所傳土肅注舜典納
于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益西京時已有
此解故詔書用之原注章帝卽位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
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此
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
釋此文而以哲爲明哲之哲
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家非也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
被發掘爲動吾家也蓋以朝代
人之意更於家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
遷革一切師終之禮俱不欲用

韋賢傳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
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
也在鄒詩曰旣耇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其載復
送至其家也
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猥被共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倚言庸
違象共滔天
蕭育傳鄧名賊梁子政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
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彊也非
宣元六王傳贊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詩師古注誤以爲

蕩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崇以禹爲親之宣以禹爲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愼勿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郎貴麗以爲可移於相也

揚雄傳不知伯僑尉何別也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冠倫魁能能字當屬上句言爲能臣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參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說如此傳解謝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誤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爲固爲名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原注建信元年有姜仲岳讀刀爲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清河郡守那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割名之解得無類之

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貨殖傳爲平陵石氏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氏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氏訾亦次之

游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上文有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朕惟噬肩之恩未忍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匈奴傳孤僨之君僨如左傳張脈僨興之僨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衞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宛傳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原注後漢書鄧訓傳發湟中秦胡袁紹傳許賞賜秦胡秦者中國人胡者胡人猶後人之言蕃漢也

去胡來王唐蒯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非也西域傳嫏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尚未更名當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錢氏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亦是追改之

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文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張大令曰按文帝紀孝文皇帝高帝之中子也母薄

望

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永字君長與歎曰我受漢厚恩不能立節而鮑永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永字誤當作鮑宣

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也非憲氏曰案公羊春秋曰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曰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爲婦人審矣

郎顗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注祇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憲氏曰案公羊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義曰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正其不知量也正作祇憲氏曰案侯果易注云祇大往敬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故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捐憲氏曰案文選作捐

日釋二七

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原注）司馬均注云祝詛也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耳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原注）侯霸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憲氏曰案意別傳曰光武皇帝得上狀侯霸曰所使掾吏何乃仁恕爲國用心乎如此則范書略其文耳視字仍當爲見也

張禹傳祖父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按前漢志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續漢志無此縣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即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爲臣收汚天下收汚猶左氏傳所謂

日釋二七

國君含垢憲氏曰袁紀作收恥通鑑作受汙案收汙猶受垢垢也老子從經曰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與國君含垢義同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亦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曹騰傳賴川堂谿趙典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此文衍一趙字（原注）趙典本傳是成都人又黨錮傳云唯趙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非賴川靈帝初官衛尉卒

文選注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趙李

日釋二七

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亦爲倢伃敘傳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原注）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爲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注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琅邪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

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田畴可知矣三國志田畴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之所慕乎

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囂書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今人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記名湖都亭長酉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注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注

李太白飛龍引雲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簗章王綜聰雞鳴辭雲悲海思徒掩抑胡無人篇太白入月敵可摧是用北齊書宋景業傳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二事前人未注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王伯厚引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則然矣而又云狂風吹古月窮弄章華臺又曰海動山傾古月摧此所謂古月則明是胡字不得曲爲之解也然太白用此亦有所本晉書符堅載記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體止當著之議文豈可以入詩乎藥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古詩固有之矣原注晉書郭璞傳有姓紫者構璞於敎而史臣論曰竟鬻山宗之謀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翦截爲飛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爲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

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書言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贏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

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原注睿宗爲單于都護原注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舊少樹希朝于他處市柳命軍人踵之范希朝傳單于城中傳獸啜奏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回紇道傳遣使北收單于兵馬倉糧　通鑑注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新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皐詩題曰送部四鎮人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岑參輪臺即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

杜子美詩注

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溪水府送舍弟頴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于鞌齊侯自徐關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注引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爲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弧蹈參伐參爲白虎秦之分星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麾安率土蕩滌撫洪鑪謂元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在人故詩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爲石馬以合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弓劒皆

鳴汗鑄金之風馬此在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爾原注今昭陵六馬見存皆琢石爲屏而刻馬於上其文凸起非金馬也乾陵石雁亦然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動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驌子憐神駿按史言元宗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爾今斥毛仲爲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明帝爲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眞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

手或聚徒衆

大雲寺贊公房詩祈祈國多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蔽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原注戰國策江乙以狗喻昭奚恤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

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錢氏曰陳書姚思廉所修以江總以其一代文宗也子美與姚察同傳唐人之重江總如此以總自比豈有微詞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

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與內史會江陵陷不行總因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三年己巳臺城陷總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還朝總年四十五卽所謂還家尙黑頭也總集有詒孔中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美遭亂崎嶇略與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爾何暇罵人哉傳又云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去禎明三年己酉陳亡之歲又已五年頭安得黑乎其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子美詩有云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有云管寧紗帽淨

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亦已亟稱之矣原注李義山贈杜牧之詩云前身應是梁江總此又何所譏哉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宜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矣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栖蓋欲效古人做車羸馬之意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

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

厚雞栖言車小也余閱之張錦衣紀云原注唐席豫高都公楊府君碑銘曰

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爲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有

白題國遣使繇岷山道入貢此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

野曰漢頼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然

則白題乃是國名原注梁武帝普通三年白題國遣使獻方物　冊府元龜白題國在滑國東而此詩以爲白額儻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楊氏曰雕題黑齒亦謂剌

其額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

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

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雒克復神

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閻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召立本令寫鳥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弔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益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

範小字非奴也（原注又如上幾率寺詩何圖好不忘當是周圖兒葉少蘊避暑錄話）

佐還山後寄詩分張素有期後魏高允徵士須在者數子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後周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戈子則三州離散

哥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入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使問頻繁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閣出總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拔幽華頻繁登二宮陸雲夏府君誄頻繁幃幄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原注唯費禕山濤二傳作煩蓋後人減筆書爾雅氏曰頻煩漢人語詞志晉書及庾亮皆仍用之史通書志篇頻煩互出雅說篇詔策頻煩皆取頻之義亦作頻繁雙聲字繁頻音相同故亦通用非由後人減筆）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驚適小國左傳僖公七年楚文王戒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佞幸傳太子齰癰而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晉山雖自棄是用介之推入緜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纏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鉤陳出帝畿水經注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鬬訟兵陳

耆舊把天衣南齊書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朱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爲之加飾金銀薄時

亦謂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唐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讚姜被承歡曳天衣而下拂

贈王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南齊書張融傳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八哀詩長安米萬錢漢書高帝紀鬬中大饑米斛萬錢食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悶詩何人爲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秘監審劉辰翁曰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金

陵原注別有考在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並無金陵卽
第三十一卷
今祕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爲此君
之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
析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
瓜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嵩奏
以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
張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
以守珪爲都督岑參爲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
瓜州蓋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
夔府書懷詩蒼生可察眉列子晉國苦盜有鄰雍者能視
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鄭城觀公孫氏舞劍
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惲傳中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
晉卿舞渾脫胡三省注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
瓊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中宗神龍二
年三月幷州淸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
率爲渾脫駿馬胡服名爲蘇莫遮非雅樂也
遣懷詩元和辯大鑪揚雄解難陶冶大鑪
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
帝壇
波漂菰米沈雲黑梁剝鵝肪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
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苞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捭闔
篇捭擺古今字通
哭李尙書詩奉使失張騫舊唐書蔣王惲傳惲孫之芳幼
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
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西京授
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遣之芳兼
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尙書尋改
太子賓客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五臣注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
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留歡卜夜閒閒字當從月甫父名閑自不
須諱此閒字說文閒隙也閒暇之閒本從隙生義祇是一
字至日遣興詩朱衣只在殿中閒音異字同

韓文公詩注
韓文公游靑龍寺贈崔大補闕詩側耳酸腸難濯澣是用
詩柏舟如匪澣衣秋懷詩感感抱虛譬是用陸士衡歎逝
賦節循虛而譬立注皆不及
通鑑注
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人二
鷄子者每人令出二鷄子也胡氏未注
幾能令臧三耳矣言幾令人以爲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注延廣史

逸其姓按延即姓也三十九卷南鄭人延岑注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長坂之敗其云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注乃云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呂岱爲愛憎所白原注語出吳書注曰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也言憎而並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

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贏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贏縮人情萬端禍福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庾亮出奔左右射賊誤中牀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注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牀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蓋謂有此善射之手使著賊身亦必應弦而倒耳解嘲之語也

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嵩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

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腳杖狼藉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謂由此二人也下云因言軌將須事亦是譯言之也故軌見殺而孝伯亦賜死注以宇文孝伯屬下讀而云孝伯何爲出此言誤矣汝成案此條亦見前卷談氏說

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注云將使之定揚州非也楊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爲定楊天子郭子和爲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从木

武后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王曰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注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襄及其妻葬咸陽并也后父士襄葬文

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昊陵明義改名顯陵其碑文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尒時仁愿屈厄微臣職在簸揚侍宴既過三爵謹譯寫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蓋迴波詞體也今通鑑作迴波爾時酒屓恐傳寫之誤錢氏曰攷孟浩然詩襄沈佺期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又優人云迴波爾時酒屓當是傳寫之誤顧氏轉引爲據翫疑通鑑有脫覺其然乎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劉嫣檀爲一道注云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按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

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於幽薊之間而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畧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耶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注曰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后乃王后之誤楊氏曰錢氏其國書書曰崩曰世皇云云則不敢稱帝者多人之詞也名室曰宮殿妻曰皇后者其志也錢氏不敢稱帝而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溫注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非拔越有大夫諸稽郢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筆弟扶持同安億兆

今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爲衆所推而即帝位也觀下文稱之爲弟語意相對可知注以漢祖爲彥超之兄改作令兄者非

崑山顧炎武著

拜稽首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

年盟于長棫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拜其贊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贊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爲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

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原注禮書以頓首爲首頓於手而已

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

稽首頓首

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益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

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魏刑部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其儀右手至地左手加諸右手首加諸左手是爲稽首禮曰稽首據掌致諸地以稽留其首於手之上儀禮曰稽首不加于手而加于首其首至地曰稽首而其拜甚速不得稽留其首于手之上若空首未拜故曰稽首振動兩手相擊而後拜所謂拜也禮曰拜以受賜也稽首者降拜以受賜穆天子傳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降拜空首者臣節之也君辭之則升成拜亦曰稽首稽首者通言之耳然後稽留其首於手之上也頓首者固欲稽首以致之耳蓋降階之至尊者及所致之拜則以不連矣振動之至尊者則亦頓首焉平故曰頓首空首振動也已矣介者不拜也手拜自稽拜而以其不足言拜也故曰介者不拜也八曰肅拜肅而已矣婦人非喪事肅拜也夫吉凶拜極矣奇拜喪拜以多

寡爲重七者蓋兼得名之稽顙而後拜爲凶拜者非也禮家記人子弟受賓弔賜饋皆拜稽顙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爲父母長子稽顙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吉拜不稽顙也苟稽顙則凶拜矣論其先後使周公制禮明以稽顙而後拜乃得爲凶拜也則人皆識之矣孔子不必言吾從其至者矣古人必以兩手交爲拜稽顙在地則兩手不得交故徒稽顙曰不成拜成拜者手拜也鳳氏曰男拜尚左手先以右掌據地乃以左掌交其上而俯伏焉故郊特牲曰拜服也加敬焉則俯首至地稽首至手周官太祝曰空首者也頓首則首至地稽首留頓刻乃舉故郊特牲曰稽首至地也遭喪拜則尚右手哭而以頭加敬焉則俯首頓地曰稽顙致哀也拜稽顙致哀其情既如是後人以謝者敬稽顙反元公制禮如是之甚

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趙氏曰如李涪說是唐人郊廟尙禮見親王東宮四拜子於父母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習以爲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也）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斂衣服文史承其箑箠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原注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

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爲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

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僞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沈氏曰香祖筆記云一書載宋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昔人于書問間古道如此）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尊長與卑幼則曰家書敬復

九頓首三拜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

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

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則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十二者皆增爲二十四而笞棰人亦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然未有

新序楚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侯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榻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謖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言

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業（原注）皆得以賓師之位此皆東向之見於史者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東鄉自東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特其方位耳

如廟中之昭故田蚡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再注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爲主人故西鄉

舊唐書盧簡求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爲賓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尚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爲長跪矣

史記范雎傳言秦王跽而請秦王復跽而褚先生補梁孝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跪席舉身曰諾是也禮記坐皆訓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以此

土炕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原注詩瓠葉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熁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　左傳宋寺人柳熾炭于

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錄其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鈔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閻憲副閎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楨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宏治閒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宏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宏治閒婦女衣衫僅掩裹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襖用金彩膝襴髻高寸

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袪袂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鬖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袪袂短褶少鬖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囘尺二三寸餘

內丘縣志曰萬歷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巾大啟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歷初庶民穿膳鞓儒生穿雙脚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廂邊雲頭履近日而門快與皁無非雲履矣

呼朝潮至近日而門快與皁無非雲履矣

士相莫不方巾又有曾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白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歷間遼東與治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衷

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與

袒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疑崔彥昭同舉進士疑先及第嘗袒衣見彥昭袒楚懈反廣雅梢祜祫謂之褶袒衣又曰褺袒芙蓉小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褺袒又曰褺袒芙蓉小

對襟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

今之鼻甲卽對襟衣也戒庵漫筆云鼻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褖趙宧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卽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左衽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陳益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岳珂桯史云至漣水宣聖殿像左衽泗州塔院設五百應眞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蓋金人爲之迄於明初而未盡除其見於實錄者永樂八年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縣訓導杜本之奏正統十三年山西絳縣訓導張幹之奏屢奉明旨而未卽改正

喪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正義曰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沈氏曰此爲第二條）

行滕

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左傳帶裳幅舄注同亦作偪禮記偪屨著綦釋名偪所以自逼束今謂之行滕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蘇秦贏滕負書擔囊炙志呂蒙爲兵作絳衣行滕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滕釘鞾更鞾

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襜大抵以皮爲之春秋左氏傳注曰古者臣見君解韇既解韇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采菽之詩所以爲詠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韇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爲人美容止坐常著襜（原注）始从衣字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襜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繽漢書律

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原注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肆之詩即名之樂府也

寺

閻氏曰馬援傳曉狄道長臨守寺舍注寺舍官舍也先於張湛傳又高陽令楊著碑醉榮投獻步出城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閽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原注崔杼使閽人鴈寺人師而出）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原注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此亦是漢時解耳）漢人以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寺（原注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注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風俗通曰寺司也唐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安帝紀皇太后幸雒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注寺官舍也張湛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注寺門卽平陵縣門也樂恢傳父爲縣吏得罪於令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吳志淩統傳亦云過本縣步入寺門又變而原注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一也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葬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卽雒中白馬寺也俗居稱寺本此

省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也元時爲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陝西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

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隸六部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今當稱十三布政使司不當稱省（汝成案明史職官志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爲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以北平布政使司爲北京後又置雲南布政使司永樂元年置交阯布政使司宣宗三年罷交阯布政使司除兩京外定爲十三布政使司改明制有左右布政使司建文省雲南一人永樂則貴州布政使司亦設一人是仍有二十四然實共治一省故曰十三省者以此惟洪武九年始改行省此云七年年者誤耳我朝爲承宣布政使司者十九曰直隸曰江寧曰蘇曰安徽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甘肅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北曰湖南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貴州曰雲南曰貴州湖南甘肅二布政使司康熙三年六年分置江寧布政使司乾隆十五年置先是安徽布政使司是安慶云）

職官受杖

捶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據屬公事往往加杖（原注魏略韓宣以當受杖脫袴繩裨而納）宋劉道錫爲廣州刺史杖治中荀齊文垂死魏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綿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爲幽州總管元宏嗣除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已上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川高華錢氏曰晉書王坦之傳僕射江得一鞭一粧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唐時自簿尉以上卽不加捶楚優於南北朝多矣

黃氏日鈔讀韓文公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辱公庭原注通鑑注唐謂州曹諸司參軍爲判司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如劉仁軌爲陳倉尉擅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冗庶監當不以辱之視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決之行卽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刺史閻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韋彝韓皋杖殺安吉令孫澥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晏爲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祐二年三月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

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今日公謁擬杖之所自始

世說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忠其事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原注南史孔覬傳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

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幢幹杖不得出十梁書江蒨傳弟葺爲吏部郎坐杖壻中幹免官郎官之杖虛杖也故至於千僮幹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

中之法

沈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役僮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祇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爲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而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原注任城王澄傳）唐邕之以錄尚書而撾撻朝士（原注本傳）者矣

押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

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冢盆杆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元伯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

三國志少帝紀注世說及魏氏春秋竝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御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爲押已見於三國時矣（原注南北朝謂之畫敕）

邸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謄報從之呂溱傳

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郎毋得輒報湊言一方有警使諸道
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
多微行始民問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
幸自是郎報聞四方郎報字見于史書蓋始於此時然唐
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閻氏日
韓翃久家居一日夜半客扣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
知制誥曰誤矣客曰郎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云
亦見于此

酒禁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
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
也周官萍氏幾酒譏而司虣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

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
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
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
王而天不湎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
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
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
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鄧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
陽復失之於後宏羊踵此從而榷酤夫亦開之有其漸乎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
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
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原注通考紀聞謂榷酤
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

患而但以爲大欲所在日用之常也

鄀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
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
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
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
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
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
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饋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罌不
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
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眾整如

此卽治國何難哉原注沈括筆談言大宗朝禁卒
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
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
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
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
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原注黃帝宅說云酒
善溺人故古聖皆以舟爲兄
徐尚書石麒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
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妖於酒而不
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
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
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悟遂終身不

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眞變而爲火矣

賭博

萬歷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閒有相從賭博者
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
無人不爲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
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考之漢書安丘侯
張拾卽原注其已反侯黃遂樊侯蔡辟方並坐博拾免爲城旦
原注貨通傳漏家博拾犯姦成富
王商大論以游博時拾爲事
也拾意錢之屬也原注基格五六博蹏鞠意錢之戲皆
賭取財物宋書王景文傳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
因捕盧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

年再坐樗蒲戲免南史王質傳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
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
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
也既爲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
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
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
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
絡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
蒲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爲晉
名臣唐宋璟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
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
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內
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
矣
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蒲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簿計
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日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元宗
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
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藩
元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發第詔有司
召元之詰問引伏奪其敕賜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
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爲恥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捕浦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近日士大夫多爲之安得不胥天下而爲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原注按應圖十九年爲宋先有此戲不知其所自來而其年二月己巳卽爲小哥等所弒君臣爲太祖之開寶二年是契丹諸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賭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緜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京債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爲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原注河東鳳翔鄜坊邠寧等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關內河東兩道採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餘里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兩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辦京債制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然可知已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元年

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閒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資用旣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遣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

宜依例給之制可（原注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

居官負債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原注免侯爵）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子愬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為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同鶴錢一萬餘貫不償為同鶴所訴文宗怒貶其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同鶴當更貸之以錢而為之營其善缺矣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同鶴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為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為令

納女

漢王商為丞相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王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為大中大夫張匡所奏免相歐血薨諡曰戾侯後魏鄭羲為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為嬪徵為祕書監及卒尚書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濁揚清義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文多見曰靈諡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古之士大夫以納女後宮為恥今人則以為榮矣

古之名士猶不肯與戚畹同列魏夏侯元（原注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恥之不悅形之於色宋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原注元恥）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為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達上（原注免侯爵）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諸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罪

王女棄歸

漢書衡山王傳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以王女之貴為人妻而猶有見棄者近古七出之條猶存而王者亦不得以

非禮制其臣下也

罷官不許到京師

後漢書言漢法罷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師（原注蘇不韋傳）今制內外官員至京師必謁鴻臚寺報名見朝至南京必謁孝陵罷職者不得入國門（原注成化十三年九月壬申詔逐罷閒官吏人等）此漢人之成法所以防貪緣清釐弊竇之意深矣

冊府元龜載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詔旨至京（原注建立先以上章允歸鄉里）道事不敢引對留于閤門久之自至後樓召見帝以故將不之罪則知五代之朝此法亦未嘗弛也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八終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騎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原注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原注程大昌雍錄曰古皆乘車今曰走馬恐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翟之遽不暇駕車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翟之遽不暇駕車此時始於趙武靈王也）惠氏曰詩疏孔謂走馬是騎乘車非單騎）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原注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注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正義曰先鄭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王應麟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又引公羊傳齊侯唁公以鞍爲几公羊亦周末之書也）

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時所乘也下言獨騎則單行之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傳曰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是也

驛

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已有之如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馹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馹至于羅沈子逞敗績于皮氏馹遞諸王楚人謂游吉曰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馹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馹而自迫晏子及之國郊皆謝在杭五雜俎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云以車曰傳以騎曰馹晉侯以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車也）按韓非子言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騎亦可以謂之傳

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原注戴侗曰）以車曰傳以騎曰馹晉侯以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車也）按韓非子言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騎亦可以謂之傳

驢贏

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

原注爾雅無驢而有驨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汝成案）爾雅正義云此即鼠屬所謂驨鼠而郭氏兩釋之則此爲獃而非鼠矣晉書郭璞傳云有物大如牛灰色卑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遲純璞案卦名之是爲驢鼠類也　逸周書伊尹爲獻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車佝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駒駼騊駼爲獻（原注驢父馬母曰贏馬父驢母曰駏驉）古今注以牡馬牝驢所生謂之駏驉（汝成案）說文騊駼馬父贏子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驪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駃騠騾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是以爲貴重難得之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駒駼駼騊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贏王褒僮約調治馬驢兼落三重（汝成案如僮約則驢亦人家所常畜矣）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日者列傳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東方朔七諫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

劉向九歎御騏驥以轉運兮騰驢贏以馳逐揚雄反離騷駑驥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爲不堪用也嘗考驢之爲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原注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相放效至乘輜軿以遊互相侵奪賈與馬亦以爲騎）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贏驢駃騠銜尾入塞驒奚騾馬盡爲我畜杜篤論都賦虜儳侲騵騾駃宛馬鞭駃騠霍去病傳單于遂乘六贏匈奴傳其奇畜則橐駝驢贏駃騠騊駼駃騵奚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橐它烏秅國有驢無牛而龜茲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曰驢非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

人則以爲奇畜耳人亦有以父驢母馬種爲名者魏書鐵弗劉虎傳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

軍行遲速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爲將赴急疾當出敵之不意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

木罌缻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是也古文簡不言縛爾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缶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

喻龍德兵衝謂之甕篾

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甚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吾斯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偉於劒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

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唐太
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
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
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
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
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
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璟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
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
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
寶自江陰率舟師取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
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沈氏曰海防考
江南之要害四

曰金山衛以迎逝海塘北接吳淞曰也曰吳淞江以蘇松
二郡之要害也曰劉家河由大倉入黃浦之徑道也曰新港即三江
港自常熟入黃浦之要害也曰北新港又有鹽徒聚
口以通通揚州也曰北海口以通大海也曰白茆
鎮于此也曰劉海防惟三策出海會哨為上策循塘拒守
言海防使登岸此為中策出水列陣毋使入港此為下策不得
毋使登岸守城則無策矣陳
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陳
天津東向遼海鎮山黃城皮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
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州旅順口鴨綠江而抵高麗右袤東
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蒲臺壽光海倉口登州而至廟島成
山衛登州與旅順口南北隔海對峙東縣皮島西匯兩京
登萊是為遼海登州一郡陸出東海盡於成山衛海舶往
盛京天津者以成山為標準也成山衛轉西南則靖海大
萊陽蘆山寶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
萊州而下朝鮮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沙泥入
海則沈實支條緩結東向紆長潮汐則沒潮汐或淺或沈
名曰五條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
特以行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擱無礙船則底圓加以龍
骨三段柔接高昂擱沙播浪立見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
無藩扞扉山以緩水勢東向澎湃之流比他省為
最急若之南風關盤頭不為壞是以海船往

山東南京必從盡山對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
是以登萊沿海防者職由五條沙為之保障也廟灣南自如皐通州而至洋子江口內狼山外為崇明鎮鑰長江下抵吳淞東有洋山馬蹟花腦其概似而崇明上鎮長江之寧波定海外島而嘉浦相聯一處要衝但外有之釐于餘姚之後海寧波之鎮海雖沿海與之隹浦錢塘江為界山北屬江南之堂奧也惟乍浦錢外在東北俗呼盡山山外則劍山大澳廣可泊百餘艘山長塗加意產水仙海產淡菜海鹽賊舟山外為汪洋大海東達漁山北達溜急為江浙外海以馬蹟山下內有佛頭枝山大鹿小鹿虎蹲者皆寧波台州黃巖沿海而至山門有東南北三面環海壇大島山產而陳錢北達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寧波之海防者當衛接聯內跑外長楗不足以寄牛頭積穀鱉殼石浦東永而至白犬為南北犄角山腳賊舟亦可寄泊何幼洋洲回擺而至普陀直東之外且與普陀之南北

郡治南抱七星身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隙皆西護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門與雞籠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大船不能出入僅平底之膨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堪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衝之諭安潮之黃岡澄海乃閩粵東山澳南連此赤澳此雞潮郡支山入海實爲潮郡小嶼三爲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爲內自黃岡大澳而至澄海所之要隘外有小嶼三爲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爲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雞潮郡支山入海實爲潮郡賊艘出沒之區晨遠揚於外洋以伺掠夜西向於島澳以偷泊而海賊之尤甚者多潮產也赤澳一洋自甲子門南至淺澳田尾遮浪汕尾者名尾鮀門港大星平海雞屬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居中碣石立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香墟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汕淨福建頭大嶼山小嶼山伶仃山旗纛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以樵汲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不但艙艦海船此處處可以伺劫而內河槳船櫓船漁舟皆可出海翠聚剽掠粵海之藏垢納汙者莫此爲甚省左扞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雞外護順德新會實爲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新涎匪殊番舶與虎門爲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舶來往經由之標準下接岸門三竈大金小金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高郡之電白外有大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縣碣州暗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諳自遂溪海康徐聞向南幹地方實藉沙礁之底也雷州一郡諸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幅闊百里對峙瓊州波海百二十里白海安繞西北至海安三面濱海合浦欽州防城而及交阯之江平萬寧州延長一千七百里故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風上宜北風自廉之冠頭嶺而東白龍調埠州江永安山口烏兔處虎沈沙難以名載自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逕逕逕相通逕者島門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島嶼懸雜而水道皆通廉多沙有龍門七逕逕逕相通逕者欽多島地以華夷爲限而又產明珠不入於交阯是以亭建海角于廉天涯于欽瓊州乾立海中地從海安渡脈南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瓊山文昌樂會陵水感恩臨高定安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熟黎而熟黎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指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閩陸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五里萬州東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五里自海口港之東路沿海惟文昌之潭門港樂會之新潭西路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沿海惟澄邁之馬裊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

恩之北黎港可以灣泊船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也是故海上之賊船澳馬鞍山生黎颶瘴殊甚吾人可住熟黎而不可住生黎可住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熟黎夾介其間不廣蔵仰需於高雷雞產楠沈諸香等於廣南甲於田疇不廣蔵仰需於高雷雞產楠沈諸香等於廣南甲於諸番究非毒瘴沃野千里所可比擬程方伯曰粵東山海蓬蒿藜蕀處處爲從古盜賊充斥之地我以次平定百數十年來休養生息民物滋豐逮乾隆五十四五年盜賊復起緣安南黎氏衰微阮光平父子篡立兵革不息國內空虛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資以兵船使其劫掠我商漁以充兵餉名曰採辦實爲粵東海寇之始其時太平日久水師懈弛緝捕不力商漁失業從賊者多地方官亦不能杜漸防微而接濟鬱蔽諸弊無地不然泊乎光緒二總兵保東海八大寨主爭爲雄長遂蔓延不可制若今之烏石二輔等之頭目也嗣是以來添造戰船命將出師已二十年過千餘名而賊首沿海一招從者如蟻船隻不待打造皆得自商漁食貨不待經營皆得自劫掠海洋熟若門庭波濤安如平地我師轉形怯懦矣兵去則分據各港無求不遂方商漁諸弊無地不然泊乎光緒二總兵保東海八大寨主爭爲雄長遂蔓延不可制若今之烏石二輔等之頭目也嗣是以來添造戰船命將出師已二十年過千餘名而賊首沿海一招從者如蟻船隻不待打造皆得自劫掠海洋熟若門庭波濤安如平地我師轉形怯懦矣兵去則分據各港無求不遂方商漁失業從賊者多地方官亦不能杜漸防微而接濟鬱蔽

船堅緻牢實行走快捷賊匪望而生畏詗之爲察廷芳監
造可知監工人得人一船可收數船之用不宜因一二弁不
遂謂人人皆然也應請將船隻交第揀回徹底興修即
如派有該管需索弁兵指名監修參彼其至于身命所關自不
需索之弁兵指名監修參彼其至于身命所關自不
聽匠人偷工減料倘遇賊船大劫我者至殲大忽之用堅完
庶縫隙加釘事事修備務期大木亦須寬爲製備也海中浪起
賊船如升天浪務要平穩工程可固此爲勦賊第一要務
勿令承攬修之員貽累而後已不可以全用爲細故前賊見
我船整飭器械嚴明自不敢輕犯即或不幸遇賊亦可
奮勇擊殺不能致賊而失事故用兵以來獲賊不少
西洋船如墜地干餘一里物不宜加料修備寬爲工程可
固此爲勦賊第一要務足以制勝凡盜船雙次第揀回徹底興修即
西洋船如墜地干餘一里物不宜加料修備寬爲工程可
固此爲勦賊第一要務足以制勝凡盜船雙次第揀回徹底興修即
全賊軍失色雖賊將及易之船一一不問即有製備也海中浪起
賊船如升天浪務要平穩工程可固此爲勦賊第一要務
五日追賊檝壞之檝三四日可得亦必舍而收港又不可棄以
備不于逢纜檝加料修備寬然所以出師兩月已從容遍矣行
請不于逢纜檝加料修備寬然所以出師兩月已從容遍矣行
備不能全用堅完大木亦須寬爲製備也海中浪起賊船如升天浪務要平穩工程可固此爲勦賊第一要務
備不能全用堅完大木亦須寬爲製備也海中浪起賊船如升天浪務要平穩工程可固此爲勦賊第一要務
不可忽之用堅細故前賊見我船整飭器械嚴明自不敢輕犯即或不幸遇賊亦可奮勇擊殺不能致賊而失事故用兵以來獲賊不少
不可忽之用堅細故前賊見我船整飭器械嚴明自不敢輕犯即或不幸遇賊亦可奮勇擊殺不能致賊而失事故用兵以來獲賊不少
劫我者至殲大忽之用堅細故前賊見我船整飭器械嚴明自不敢輕犯即或不幸遇賊亦可奮勇擊殺不能致賊而失事故用兵以來獲賊不少

過船速然後我先燒火攻但我不用火賊亦用火必我之火倍烈
是用小船上風頂貯硝黃柴草而臨賊時發火駛燒我船浙江李提軍別
倍海船頂貯硝黃柴草而臨賊時發火駛燒我船浙江李提軍別
過船速然後我先燒火攻但我不用火賊亦用火必我之火倍烈
過船速然後我先燒火攻但我不用火賊亦用火必我之火倍烈
擁拒退頭爲一濤迅屬火船未必便能近賊船開火敷丈未能及遠
擁拒退頭爲一濤迅屬火船未必便能近賊船開火敷丈未能及遠
擁拒退頭爲一濤迅屬火船未必便能近賊船開火敷丈未能及遠
長長不八九尺我艮一湧各賊船火礮受敵礮不過二三丈何以
長長不八九尺我艮一湧各賊船火礮受敵礮不過二三丈何以
長長不八九尺我艮一湧各賊船火礮受敵礮不過二三丈何以
加辣椒川烏豆查賊船火礮受敵礮不過二三丈何以
加辣椒川烏豆查賊船火礮受敵礮不過二三丈何以
令密勿使泄漏更有偏近火楠等毒煙所到人不能攜上物受藥愈多火焰愈烈須
令密勿使泄漏更有偏近火楠等毒煙所到人不能攜上物受藥愈多火焰愈烈須
火礮多爲預備于方能及賊船未時發火駛燒我船浙江李提軍別
火礮多爲預備于方能及賊船未時發火駛燒我船浙江李提軍別
必習熟亦須上檝先發制人三者之用死生勝敗決于此一不
必習熟亦須上檝先發制人三者之用死生勝敗決于此一不
投水其精練方能近賊船開火敷丈未能及遠
投水其精練方能近賊船開火敷丈未能及遠
船配兵六十名中矣一船五十名小船四十名管駕人三名
船配兵六十名中矣一船五十名小船四十名管駕人三名
米艇長大每船位多者十六七人頭蓬八十人中船十人
米艇長大每船位多者十六七人頭蓬八十人中船十人
人又名數恒不敷其掌舵七人人位少者二三人管大蓬十人
人又名數恒不敷其掌舵七人人位少者二三人管大蓬十人
顧倘遇賊匪窮而相博後噴筒篩籐牌鳥銃等物往往不能兼
顧倘遇賊匪窮而相博後噴筒篩籐牌鳥銃等物往往不能兼
水從前覆轍可鑒其火礮亦多不過九百斤以下一百斤以上
水從前覆轍可鑒其火礮亦多不過九百斤以下一百斤以上
及大船百二三十人小船六七十人每船見我師追賊船必先保護

況其勢亦不能悉禁要在地方官于所屬商漁鹽船一體照例印烙編查十船爲甲互相保結給與印照出入口岸塘汛逐細查驗所有蜑艇漁船夜間不許留宿口外至濱海鄉村小船出入不出塘汛者尤爲接濟銷贓之具盜匪所在趨之若驚應令地方官擇立殷實之人以爲船總責其訪查夜間總繫一處有不遵者破沒其船通同作弊者誅無赦一確磧宜禁私買也接濟之害米糧之外火藥爲最聞盜匪購買確磧自行製配粵東顏海濕熱薰蒸遠年墻土皆可煎熬成確而磧則不能處處告產防維較易昔往惠潮嘉應一帶密查曾于豐順縣雁洋運地方會同揭陽令查得橫坑一區當經稟請封禁又訪英德縣磧廠官磧之外多有私賣亦即稟請移知南韶連道嚴密查禁寓數年來盜匪購買硝黃難誠恐日久疏防爲禍不小應飭地方加意查拏一有私賣立置重典一海上商鹽船隻應請護送禁止散行也盜匪多劫一船即我師多受一船之害其船隻可用數月所不用者勒取米糧而硫磧則不順皆可進港守風諸練者知各島門戶之淺深各門潮溜之順逆轉旋有法行此從容不諳練者船近山邊不知進退水山相激最易疏虞此古生而今熟者二也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廣江南海船多至膠州貿易不過登州再裝海船轉運天津是一米而三增其費勞工諸多未便而頭緒紛繁弊端百出程期愈遠耗散愈多皆不可以爲恒計也苟使畸昔舟師亦能熟識海道則從江南運至膠州已經繞出淺沙經過黑水大洋海程已歷二千餘里至天津不過再達千里且有沿途島岸可以安歇加欲面上天風何以已過險遠之外洋反避平怙之內海可知未開之盤旋未歷登州海島不諳島門之深淺宜其寸步難行也自康熙開海道始有商賈經過登州面直趨天津奉天萬商輻輳之盛亘古未有從此航海舟人互相講究凡夫造舟之法操舟之技器用之備山礁沙水趨避順逆之方莫不漸推漸準愈熟愈精是以數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貿易歲止兩次近則一年行運四回凡北方所產糧豆棗梨之類運來江浙每年不下一千萬石此海道安瀾迅速古今利鈍懸殊又可想而知矣然則元明行之而不久者限於人力至於我朝而代情形引爲比例也二曰行船提要江南海船赴天津路程必由吳淞江出口至崇明南杂山向東北駛過淺沙而至深水大洋無沙礁淺擱之虞可以暢行無須寄椗歇息入山東

可行可泊稍擱無礙常出沙港以至淮安販蟹爲業是以沙脈淺深最爲嫻熟沙港者沙間之深溝也浙江海船名蜑船又名三不像亦能過沙然不敢貼近淺處以船身重故也惟閩廣海船底圓而高下有大木三段貼於船底名曰龍骨一遇淺沙龍骨陷於沙中風潮不順便有疏虞蓋其行走南洋山礁叢雜船有龍骨則轉灣趨避較爲靈便若赴天津須先至江南盡山停泊等候西風向東開行一日避出淺沙北行方保無虞故赴天津奉天歲止一次如運漕糧但僱江南沙船足可敷用蓋各省之海面不同船式器具亦因而有別而操舟之法器用應手之權亦各有所精非局外者所能悉其竅要也三日四時風信爲準繩而風信海船自江南赴天津往來遲速皆以風信則有時令之不同春季西北風多自南至北約二十日自北至南逆風不能駕駛須待秋後北風方可返櫂秋季北風多南風少自南至北約一月自北旋南約二十日冬季西北風司令自南至北則不能行自北旋南半月可到此四時風信之常度也或隨路進島候風即有差遲至多不過一月內河行船必須順風且一遇狂颶逼處兩岸尤易損船外海寬敞但非子午逆風均可掉戧駕駛但僱之虞不能爲患惟外國洋船大較數倍錯過順風寸步難行待次年順風時候方可揚帆至於暴風亦有暴期定日隨路可以守島迴避假如初

十日是暴風真初一日船在江南看天氣晴明而有順風便可揚帆開駛三五日間即可駛至山東石島收停島內以避暴期夫風信自南北東西正方之外兼以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共計八而海中設逢風暴所忌者惟恐軍面東風轉西北岸沙脈極淺之處擱漏損傷者有之或遇西北狂風颶至南洋或闖至東海候風定而回皆可無害則是四時之風信俱有常度可揆四時之參而不知者概謂風波莫測非習練之言也四日趨平避險夏至後南風司令海船自南赴北鮮有疏失立秋後北風初起自北旋南亦鮮疏虞春季四面花風不比冬季朔風緊急設有疏虞約在干中之二三冬季西北風當令自北向南或遇東風緊急飄至淺處將船中貨物拋棄數成船載輕便可無恙者非因戰艦嚴追即被暴風飄至冒險逃命苟延旦夕而已山東洋面均係深水大洋東向渺無涯際無處泊停島內懸海飄颺一遇狂風無從托足天津則有牡蠣嘴以作咽喉奉天則有黃蓋壩以守門戶利津則有駐防關鍵此四省洋面天地勢東抱旅順南對登州堪作海防然之保障也或慮外番市舶潛上北洋遊逸不知外番水火方皆惴懼不遑奚給中華藥物以養命者急於養命者不追奚定裝某縣之鹽分縣稽查尤爲簡便更有經過牙行堪作眾船保領自無虞其散漫無稽也六曰海程捍衛方今廣東三省海面懸山叢雜水不甚深若藏船緝捕易於躲避是以昔年洋匪滋擾皆在南洋江蘇洋面均有沙脈匪船追捕即入沙中寸步不能逃遁故前此洋匪未靖江浙商船不過江南之明証也昔年偶經營船底皆有龍骨一經擱淺即此籍此匪船不敢載回本籍售運貨皆到江蘇能逃是以

日揚帆出海雖有百號之多大率開行影蹤莫指直至朝見登州山島方能進島會齊而後左右四面之遼闊捍衛之森嚴可想而知矣如運漕糧必欲藉及萬全祇須江南戰艦在江浙交界之盡山防護南海懸山至此而盡故名盡山中抱內港或恐匪類潛藏此外直至天津並無懸海山島可以潛匿者即登州緊對之大欽小黑大竹小竹等山指面皆係海面孤山並無環抱內港四面受風不能停泊且與登州近在咫尺登鎮哨船巡查嚴密或謂糧運大事雖北洋無須為護送之計而家體制亦宜有官兵押運為稽查船戶之需似屬須糧以及各省水師壯兵千名分船押運足資彈壓兼可使水師後進新兵習嫻海性經歷波濤寶於海防大有裨益七日水腳隨筭江浙兩省商船通年陸續加增擇其堅固者足有一千餘號大小統計每船可裝倉斛南糧一千餘石至於水腳價目原有貴賤不齊大概情形極貴之時每關石計水腳銀三兩每兩折寶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搪計倉斛二石五斗有零合計每倉斛水腳實錢八百十文蓋水腳非倉斗不可不明辨也每石三兩閒有是價而銀非足色兼可抵隨貨利之厚薄定水腳之多寡倉斛南糧一千餘石至於一千餘號大小統計每船可裝倉斛南糧一千餘石至於水腳價目原有貴賤不齊大概情形極貴之時每關石計水腳銀三兩每兩折寶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搪計倉斛二石五斗有零合計每倉斛水腳實錢八百十文蓋水腳非倉斗不可不明辨也每石三兩閒有是價而銀非足色兼可抵隨貨利之厚薄定水腳之多寡

如沈議二兩六錢者折合蘇石亦止須錢六百餘文況現
家元港十當四年自有十一倉浙江斷無別自起海起運之理且元末方
乃是以嘉興糧運至松江眞州揚泊入海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
江淮浙等處糧盡數起倉候海運則劉家港海道造武宗至大四年以
前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腦七然後從洋子江逆流而上至鎮江水淺
淺糧船易壞又湖廣江西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即由海道如果行
則浙江之糧當從何處起運或疑即由海道如果行則浙江之糧當從
其險也沈延揚有言耕須問奴織不習海之委員其可據乎阮閣
素不知非也案此事元明兩史雖未明言然以事蹟核之似皆運至太
倉劉家港上海船啓行而後抵澉浦乃截于舟海灘淺澀躭腹艱苦則前
此之一舍而後一舍于嘉興之澉浦乃截于舟海灘淺澀躭腹艱苦則前
不由斯道可知雖其後戶部尚書貢師泰以閩鹽易腦之秋其實非本
由此處然皆多事之秋其實非本意也明太祖洪武元年海侯戶部於
蘇州太倉儲糧以備海運供給遼東五年命靖海侯吳禎督海運總舟師
數萬由登州海運最久尋因其路險惡別開新道自淺口至十淺一路爲
宜而由此道至于江浙先由海道至慶元抵杭率以達杭之右墩平江
之粟展轉以達杭之右墩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右墩平江之粟展轉
以達杭之右墩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右墩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
之右墩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右墩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右墩
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右墩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右墩平江之

百有避爲要島嶼水候關歷曰古登萊來山計進十入而順水礁里餘
里有避爲要島嶼水候關歷曰古登萊來山計進十入而順水礁里自
島起至廟島止九百餘里之采島西北一帶
島起至廟島止九百餘里之采島西北一帶
以亦閱自樂徽滄曰歷關候水島要爲避有百
以終以亦閱自樂徽滄曰歷關候水島要爲避有百
久平聖終以亦閱自樂徽滄曰歷關候水島要爲避有百
已習人不萬崖年淮中故登古成外潮在即地大試晴餘
視于在淌計四餘河陳史萊來山計進十入而順水礁里
爲沙位一從萬所口壇不境海西自口四直廟計在船自
坦線海人未三運開始載內運轉吳約五隸島東十行石
途操若不有千二洋建明對如之淞計托天尤省五偏島
揚帆直上無巖崖之當舉無港汊之灣環者
日釋二十九
損初行之七八年猶祇運米數十萬漂失動
額欠試行即裝米一百六十餘萬自始至
初張關東道里無多唐宋偶一餽運其數更
初運三十萬石而已即元代海運最多其實經營已
以百萬爲異事其後沈廷揚永
亦正時詫爲異事其後沈廷揚永
直沽等赤津一抵天津東向大洋至奈山北向鐵崖山東
赫東道里無多唐宋偶一餽運其數更
赫東道里無多唐宋偶一餽運其數更
島粟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又
島粟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又
貢磷石入河秦起黃腫輓遼左乃在瀛
貢磷石入河秦起黃腫輓遼左乃在瀛
朔閏東赫等初運三十萬爲最多至七十萬永
朔閏東赫等初運三十萬爲最多至七十萬永
波關東赫等初運三十萬爲最多至七十萬永
波關東赫等初運三十萬爲最多至七十萬永
登丹初張赫等初運三十萬爲最多至七十萬永
登丹初張赫等初運三十萬爲最多至七十萬永
曰釋二十九
曰釋二十九
曰釋二十九

是貢賦之道未嘗不兼用海也秦人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其制未盡非而用民失其道矣說者請海運作俑於秦而效法於元豈通論哉

燒荒

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獶君之國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禦虜莫善於燒荒蓋鹵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鹵馬來侵半日可至乞敕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鹵彼兇孽廓茲淨土間以欣尙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辭曰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間以欣尙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乖令範是時立功十有三人裴漼少林寺碑所稱志操惠瑒曇宗等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書考武帝西奔以五千騎宿于渥西揚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謀反結勇士數百人伏于東都進奏院乘雒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入嵩岳山棚盡擒之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雒之間固世有異僧矣

公孫犢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爲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汝威案將帥家丁前代多有明史所載如王越馬永馬芳梁震李成梁滿桂張神武趙率教金國鳳侯良柱等傳皆有之竝著成效其始則出于戰國時之陰養死士漢李陵之荊楚劍客亦其類也盛于唐藩鎮之牙兵潘鎮之外宅兒至結爲義子大約在兵間久不得不用選鋒以求制勝然養之不易散之尤難以此名亂亦時時有之任師中者惟當簡擇士伍拔其豪俊優其奬賞勤其訓練則屠沽皆可使成勁旅職官有遷移或有數年之功廢于一旦之歎然所至如此轉移非難衛身衛國所裨多矣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嗟乎能執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五臺僧眞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軍定復爲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哉趙氏日記後周書齊王紹既被擒任城王湝猶固守沙門會堯臣罵醒志盧山聞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救陳皆起兵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傑亦聚衆千餘欲通幸弄疾知其將弄金追救之金宣宗紀貞祐二年夏人犯積石州堯界寺族多陷惟桑

通寺僧看通昭通期設及容那寺僧奔翺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鈐轄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都督募募柴薇山僧惠通剿之通直入賊營與千斤鬥千斤乃降崇顧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七聘少室僧訓練之此皆僧兵故事也

毛葫蘆兵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三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朶爾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大學衍義補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

成化三年國子監學錄黃明議言宋時多剛縣夷爲寇用白艻子兵破之白艻子者卽今之民壯也

方音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嗲夫子病之孺吾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眞長見王丞相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讓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將顯曾習周官而音草楚夏（原注左思魏都賦蓋音也則學徒不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原注梁書儒林傳陸雲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本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虫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原注家訓）是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尚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音

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

國語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原注並隋書經籍志而歷考後魏北齊二書若孟威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孫搴以能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珽以解鮮卑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裔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並見遇時主寵絕羣僚然其官名制度無一不用漢語而魏孝文太和

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原注魏書咸陽王禧傳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貲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兒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富降酋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雒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沖免冠陳謝北齊書高昂傳於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孝文用夏變夷之主齊神武亦英雄有大畧者也幷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爲官名號令而遼史那立國語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錢氏曰元史而北俗之語遂載之史書傳於後代矣 無國語解

後魏平陽公丕傳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雒

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於史冊者已蕩然無餘一時衆材依楚之咻固不能勝三紀遷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訪時事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外國風俗

歷九州之風俗效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飲湩以爲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

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撫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奕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郎氏閒見錄言阮風俗樸厚君臣

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腸遺豐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薦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微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賄溢于靡用驕淫矜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原注又曰皇帝已下於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侯四時巡守宰相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勅文字官縣令錄事已下更不奏聞驟中書銓選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放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邀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繇是與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捄其弊祇益甚焉耳其論金時之弊至爲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臨劇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所分於中外矣

徙戎

武后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等皆因充侍子得徧觀中國形勢其後竟爲邊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邇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辮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距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昔豈可不慮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

於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變晉帝不用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經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蟹門服改毳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襯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今誠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戎人廣其縱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異日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繇於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寇戎乎謹按楚

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共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匈奴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敵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本朝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彫散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割地固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戹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毳罽美於章絺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但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原注謂四民）

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名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內徙正當劫邊人縋綵麵藥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合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磾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臣失圖則狡寇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外蕃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戎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明永樂宣德間韃靼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千百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仕器安插居住名曰降人正統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上書李賢言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蠻貊得黎民如赤子親之也待

蠻貊如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竊見京師降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夫以有限之糧而養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其

運至中塗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沈籍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降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餓之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降人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

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臣竊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羶畿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蕃人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方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劉石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

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降人羣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勑兵部將降人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變達官達軍之編置近畿者一時蠢動肆掠村莊至有驅迫漢人以歸寇者戶科給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講劉定之並言宜設法遷徙俾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壽充左副總兵選領河間東昌達軍往湖廣辰州等處征苗巡撫江西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請賊平之後就分布彼

處各衛所守禦儻然其去者無多（原注）大順元年七月丁丑泰七年調去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兵部奏自正統七年至景處隨征達官達軍共一千八百人而天順初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附權宦盡令取回遂令曹欽得結其驍豪與之同反而河間東昌之間至今響馬不絕亦自達軍倡之也明初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承平日久種類蕃息至成化四年遂有滿四之變

樓煩

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強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爲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

爲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原注）應劭曰樓煩縣按樓煩胡也今不止一縣之人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縣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蠻夷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爲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矣

吐蕃回紇

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回紇卽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卽回兀卽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原注）遼史天祚紀有回回國王回回回回爲二國恐非錢氏曰謂今之回回卽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卽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爾畏吾兒也趙子昂謚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謚高昌偰氏家傳云偰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今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偰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回亦回紇之高昌者今之哈剌和綽也偰兀之和寧路也後徙居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有之回回紇卽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回回與回鶻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世祖紀定凝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回回漢人各一人薛塔剌海傳從征回回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曰回回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剌亦曰回鶻紀骨剌亦曰斯益夷音有緩急卽傳譯語不同大抵回回與回回畏兀兒哈剌厥三種本同回回人而元史（原注）遼史天祚紀以回鶻爲回紇或轉寫之誤

回回

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原注）應劭曰樓煩胡也今不止一縣之人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縣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蠻夷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爲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謀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矣

畏兀兒

畏兀兒部畏卽回兀卽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原注）遼史天祚紀有回回國王回回回回爲二國恐非錢氏曰謂今之回回卽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卽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爾畏吾兒也趙子昂謚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謚高昌偰氏家傳云偰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今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偰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回亦回紇之高昌者今之哈剌和綽也偰兀之和寧路也後徙居高昌國微乃併取高昌有之回回紇卽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回回與回鶻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世祖紀定凝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回回漢人各一人薛塔剌海傳從征回回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曰回回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剌亦曰回鶻紇骨剌亦曰斯益夷音有緩急卽傳譯語不同大抵回回與回回畏兀兒哈剌厥三種本同回回人而元史（原注）遼史天祚紀以回鶻爲回紇或轉寫之誤

回回

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原注）鄭所南心史畏吾兒乃韃靼爲回回爲母者也錢氏曰心史乃僞造不可信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衛公上尊號玉冊文種類磐互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衰於昔日也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於河南府太

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即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袞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戎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涓橋與軍人格鬬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自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京師者矣
實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各衛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爲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原注）正統三年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衛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爲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

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
王忠文禕集有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詰曰天文之學
慕闕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
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此與今之利
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元宗之世者豈非其時在
朝多學識之人哉

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者考之書序成王既伐東夷傳海東
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正義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
此馯馯即韓也音同而字異耳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十年
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
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原注）音梁二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
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

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原注）漢書朝鮮傳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雜閒蒲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史記誤作眞番旁衆國三國魏志齊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毋丘儉破高句驪滅貊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陳留王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晉書張華傳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杜氏通典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此其封域與朝貢之本末也劉熙釋名韓羊韓兎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

也後魏陽固演賦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此其風土也宋史天文志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南主三韓鮮卑烏桓獫狁沃沮之屬此其占象也宋史高麗傳言崇寧後始鑄三韓通寶而遼史外紀有高麗王子三韓國公動三韓國公冠三韓國公侯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原注）北史以辰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原注）此正如漢時上郡有龜茲今縣不可便以爲西域之國今人乃謂遼東爲三韓是以內地而目之爲外國也原其故本於天啟初失遼陽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謂遼人爲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已

北史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此又與前史不同而唐書東夷傳顯慶五年平百濟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馬韓

大秦

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孫氏星衍）得採釋藏佛經皆題姚秦鳩摩羅什譯無有云大秦者不知亭林何據且鳩摩羅什生於天竺距大秦國尚遠不當題云大秦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

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偶同而傳以爲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爲小秦則益爲夸誕矣

干陀利

韓文公廣州記（楊氏守敬曰）昌黎並無廣州記是送鄭權序耳有干陀利注家皆闕按梁書海南諸夷傳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出斑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最（原注）梁王僧孺有謝賜干陀利所獻檳榔啟周宏正傳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干陀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干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

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陀利國遣使獻方物原注南史同以于爲斤疑誤（汝成案梁書無周宻正傳傳見陳書至有罪寫時脫南史二字）

日知錄集釋卷三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成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曆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沈氏曰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年九月戊寅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歷更改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元至元辛巳造授時歷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己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祕歷書及國朝歷志準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諳曉本業善于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俟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并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炁月孛羅睺計都等類視至元辛巳果否有差脩錄上之并延訪知歷理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歷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得旨允其測候訪取秘書報羅神宗實錄萬歷二十三年九月禮部議罷鄒世子載堉所進萬年歷內云近有言歷法差謬當正者然于何正之一日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二日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三日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即知世子言取大統授時二歷相較氣差三日時差九刻在亥子之交則移一日則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

梅氏曰心之神明無有窮者大有遲之數千百年始見端緒而人輒知之輒有新法以追其變故世愈降歷愈密而要其大法則定于唐虞之時今夫歷所步有四日日月日五星治歷之具乃知聖人所憂者深出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歷祥異賦賜羣臣由律書之言觀之制書見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爲民閒設耳卿等安樊深河閒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

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之理離朒盈縮交蝕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曆者七十餘家疏密代殊制作各異其法具在可攷而知然大約三者盡之矣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曆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璇璣玉衡以測驗之器也故曰定于唐虞之世也曆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于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厤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八十年有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爲六十六年有八月回泰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攷下驗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求增減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今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北魏之程測北極爲南北差測月食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講且其爲法既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邏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測驗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

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之世十七年而八食（原注）二年五月乙酉朔　四年十月辛丑朔　七年三月丁亥朔　十年正月辛丑朔　十二月乙未朔　十七年八月丙辰朔　與漢成略同而稠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爲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非也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沈氏曰談遷國榷李天經曰太陽行黃道中線過二分兩黃道與赤道相交是爲同道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是謂相過又曰過赤道二十三度則爲眞

至兩道相交于一線則爲眞分今日節變之差皆由推測不能準此耳）事應於下矣爲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爲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曰食之咎無論分至（陸氏曰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爲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道常度豈可據以爲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雖有常道常度然常其時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行與人有所愼而不言則得之矣）

月食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

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南城萬實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爲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闇虛而致紛紛之說（原注宋史天文志日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者非）

靜樂李鱷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乃日尚未沒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子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爲眞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爲眞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又何疑哉（楊氏曰以火近火而光奪此精不可有二之說也金水內景此闇虛之說也地影之云最

爲明
晢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荷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爲劉裕所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贏縮春秋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當居不居其地必有殃咎（原注）考援時之時但晨退四十六日夕退四十六日各有奇共止得九度七十六分有奇而十二宮大約各三十度以出宮爲疾不出宮不爲疾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原注）沈約宋書天文志云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曆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原注）景德四年六月司天監言五星聚而伏于鶉火淳熙十三年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見於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啓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張（原注）丙寅月之十四日日在張九度木十六度火七度土三度金三度水一度凡聚者四日占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元宗之政荒矣或曰漢從歲宋從歲填唐從熒惑云梁氏曰古今歲謂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爲秦亡之應因歷引唐世五星聚爲証其大者天寶九年五星聚燕謂至聚世通鑑不載漢五星聚東井事良是

四星聚

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奎（原注）至德二載四月壬寅四星聚鶉首後晉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填四星合于張嘉熙元年太白歲辰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

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閒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閒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

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園宗爲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于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荆軻爲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趙氏曰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易所言皆天道尚書洪範備言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詔詭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法非孔子所創也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既往以占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人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霍

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召問勝勝對洪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宣帝將嗣昭帝廟旄頭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筮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匿廟閒欲俟上至爲逆事發伏誅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不屢中冀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爲陰氣太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冀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于星氣爲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髒病則欠伸動于貌也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過失猶父之於子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遏失以安之止其亂也是皆援天道以証人事若有明誡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也君亦多過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秒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於外賜藩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禍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後智競與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即有志圖治者亦無涉挈人亦何事多言

政者覽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思孔子修春秋災異無大小必書如果與人無涉挈人亦何事多言哉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衢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乎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

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即位泰昌河清崇禎帝以信王即位

妖人闌入宮禁

自古國家中葉多有妖人闌入宮禁之事固氣運之衰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消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原注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

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入德陽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鏁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原注五行志干寶曰夫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靡而下人踰之之妖也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杖絳衣詣止車門上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姓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爲天下母奏

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陳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大言曰畢國主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疑靜乘白馬著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牀坐勘問比有何災異太史令姚元辨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閣者及仗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擒得伏誅敬宗原注舊紀作昭位長慶四年三

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闌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開成二年十一月癸亥原注新書作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突入含元殿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蹤擒縛囊拜於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鞫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太上皇孫來赴郡鞫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麗正門樓斗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有旨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乃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竝書之以爲

異先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奉天門有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方甲乙木內使執之命付錦衣衛亟書於英宗實錄然未有若萬曆四十三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五朝流言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禮閽人職云奇服怪民不入宮注曰怪民未有不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爲之防矣（憲按讀曰怪民未有不奇服者觀漢江充可悟詐稱太子

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楑者詐稱信王榛者詐稱越王偲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宏光時王之明一事中

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爲眞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

衛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爲築歸來望思之臺事狀明白十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乘黃犢車詣北闕吏民聚觀至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者況值非常之變事未一年吾君之子天下屬心眾口藉騰卒難猥喻者乎寄之中城獄舍不加刑鞫是爲得理不可以亡國之君臣而加之誣詆也

晉會稽王道子爲桓元所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原注道子世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勻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原注本傳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天象

昔人言朔漢諸國唯占於鼎北亦不盡然原注晉志云是西其疆弱常占於鼎不關太微紫宮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生弒彗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虛危而慕容德有齊地太白犯虛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而姚秦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弒熒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大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歷虛危而齊亡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弒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弒歲星

掩太微上將而宇文護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弒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爲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晉康帝建元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此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徵

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鹵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凶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而自剄國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祆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即上書告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眾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卜者王況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憎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爲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圖嘗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芬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曆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者王尚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

斬於定州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竝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胡氏曰）放受命之符五經皆無是說其起於東漢乎何以徵之箴之亡也華陰神告之劉曜之亡也浮圖相輪告之苻堅之亡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蓋改革之際必大殺戮而後定先事死者皆無罪之人天心所哀也彼鬼神者宜二氣之化爲賊天下有必亂之形是以起而告人俾知趨避非故爲靈爽以自詫也若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皇矣上帝必擇愛人之尤者而後授以天下漢之二祖當天下大亂能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歸之項羽樊崇有天下大半不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去之兵起數年之間天心決于用兵之際非可前定者此其事鬼神何由知之故鬼神能言亡國之徵不能言受命之人也光武爲符命之說以自神故自此以後不軌之徒多假符命或眾

如山賊張滿兵敗被執猶曰識文誤我則光武啓之也且牧野之師勇不鼓於躍魚武關之入鋒不礪乎擊蛇黃星起四紀以前似有乖于助順野雉鳴神祠之側亦何當於與賢況張掖石瑞在晉爲符在魏爲妖青蓋入洛燕馬飲渭不爲時巡而爲降旗赤精之讖祥發濟陽而賀良不知偃柳之書兆成公採而眭孟未識由是觀之彼李守之占西門君惠之語如梟鳴彈丸之側龜語網罟之內適自速其斃爾天之愛人甚矣豈留此影響妄誕疑誤無知之人必不然矣

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勝執縛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原注）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原注）藝文志　蜀漢杜瓊精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屢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

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元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陸氏曰應數難而易占驗微非理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而難歷數所爭常在分秒之驗則占書具在然以二十一史觀之或同一災變而事應各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此矣

圖讖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原注）（表論引黃帝終始傳）

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淅東王彧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豆陵而篡周者楊堅（原注）（見隋書王劭傳）隋煬族李渾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張永德而繼周者藝祖（胡氏曰）（攷古占測之學信而有徵者善然讖有徵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谷永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但地震則后不見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宮之部地震掖庭之中此必適妾爭寵而爲害者欽永同

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讀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于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孔子閉房記

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爲之讖其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

百刻

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爲日今歷家每時有十刻則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二

合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爲百刻

宋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其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御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因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亦同

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原注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神光並見嘉應集禮記樂記百度長樂宮東闕樹上飛下止地留十餘刻又曰鸞鳳集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

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原注氏曰昭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凡數以十計者古皆以甲乙爲次而十時則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旦日中當十位至日昳其序自日之次有十一時若以今十二時計之乃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未爲十位二三四之次古但以晝夜各分五時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原注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爲日梁武以九十六刻爲日錢氏曰今法以九十六刻爲日蓋本於蕭梁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

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王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入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一十五鼓爲時正十分爲雞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爲時正

雨水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曆去此一句嫌於雨水爲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曆志云正月立春節

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驚蟄爲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有此說原注逸周書周月解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也以其合故用之者四分曆耳梁氏曰古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自漢迄今雨水先于驚蟄居雨水之前穀雨居清明之前清明先于穀雨攷唐月令疏謂劉歆更改氣名洪容齋依春秋疏謂太初時改二說皆非也漢志歲術是依劉歆三統所載節氣與古不殊則氣名之改不但非始太初并非始于歆蓋東漢章帝時用四分曆乃改之司馬彪續志可證故康成月令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漢志注云今日雨水今日驚蟄今日清明今日穀雨鄭玄二公處于孝章改曆之後特注以明之

獨蔡邕月令問荅謂四分仍用三統以驚蟄先雨水不解何以岐異記疏誤也今二月閒尚有雨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原注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盡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注啓蟄夏正建寅以雨水爲異之月夏小正正月啓蟄原注王應麟曰改啓爲驚蓋避景帝諱則當依古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爲是原注衛湜禮記集說引先儒雨後清明

五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以保爲寶以困爲伐今閭家承用之

建除

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常背建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淮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中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漢書王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隋經學博曰抱樸子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解縛封事言治閭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書臣料唐虞之閭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艮巽坤乾

曆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艮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淸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蹏通之維卦名當之爾

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太一　錢學博曰紫宮太一即北極大星太一座也又曰曆家謂之太歲原注呂東萊大事記曰古之醫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者即此

因有太一九宮之說　黃氏日鈔注呂氏春秋太一日此時未爲神名也楊氏曰天禮必本於太一此所始也又楚辭有東皇太一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原注周禮注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原注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從橫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惠氏曰案九宮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南三東七西四東南六西北二西南八東北五居中方位與說卦同乾鑿度所謂四正四維皆分十五爲三部大衍之數劉牧謂之河圖宋元小說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之法自有易以來書以此爲河圖者鄭元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原注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宮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原注後漢黃香作九宮賦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爲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爲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爲天衝其應在青四爲天輔其應在徐五爲天禽其應在豫六爲天心七爲天柱八爲天任九爲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兗在揚天衝者本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眚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眚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此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宋史劉徽傳言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原注當作西南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正五九月閻氏曰宋王勉夫野客叢書載正五九月爲忌月其說尤詳當參閱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今人相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原注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麛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播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祗膺靈命撫育無忘鑒寐殷帝去

悅原注南史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以五月爲惡月又考日昔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以五月爲惡月又考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注漢書李廣數奇以爲命隻不耦原注宗傳亦足以復歷門之跨應劭曰跨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歷門又坐法免爲跨隻不耦也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是則以雙月爲良隻月爲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原注後漢書桓譚傳言卜數隻偶之類蓋古已有此術遼史正旦日上於牕閒掷米圜得隻數爲不利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詔自今二月一日重陽二節前放開屠一日原注中和

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原注中和

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閨月白居易有閨九月九日獨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閨九月可以飲酒也

冊府元龜載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科誡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茲今月十四日十五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

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宰令河南尹李適之句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厨日有肉料亦責數奏來

并百姓問是日並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

兼宜禁斷又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敕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準開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此則道家之說乃正七十月而非正五九月又與武德二年之詔不同原注今人所謂三官齋用此

古今神祠

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雌又云雍菅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琅邪王京

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與服導從作倡樂爭修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絶者太祖到（原注）濟南相　皆毀壞祠屋止絶官吏民不得祠祀（原注）應劭風俗通曰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丁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設官屬烹殺譁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讁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蕭審濟南相操一切禁絶然老之於史晉時猶有其嘗然政清隣曹之後稍復如故

祠竈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貟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慕容德載記如齊城登營丘至漢城陽景王廟而今并無其廟宋書元凶劭傳以羣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啟（原注）

即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

蘇侯爲驃騎將軍（原注）胡三省通鑑注曰蘇侯神即蘇峻史垣護之入堯廟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原注）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鍾山王蘇侯至驃騎大將軍南史齊東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祈禱自誄始安王遙光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旱甚詔祈蔣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

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陳書武帝紀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鍾山祀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輒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殿上聽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供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爲祟今南京十廟雖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聞靈響（原注）魏書任城王澄除揚州刺史下車毀蔣子文之廟　梁簡文帝集有吳興楚王神廟碑云楚王既囚茲釋教止獻車牛是神牛白武帝時革之也　江總卞山楚廟詩盛祀流百世英威定爲何而梓潼二郎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爲代謝者乎應劭言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

千七百所今營寫皮泥幸器圖亡盡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經注引吳猛語廬山神之言謂神道之事亦有換轉昔夫子答宰我黃帝之問謂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以帝王神聖且然則其他人鬼之屬又可知矣

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衛侯夢夏相而甯子弗祀晉侯卜桑林而荀罃弗禱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沅湘之間並祀河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祓亦皆起於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

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風俗之所從變矣（原注雲梵漫鈔言白釋氏書入中國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官大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祠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

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罔敢效可謂卓絕千古之見乃永樂七年正月丙子進封漢秣陵尉蔣君之神爲忠烈武順昭靈嘉佑王則何不考之聖祖之成憲也

佛寺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冗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麤濊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維陽伽藍記有比丘惠疑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閻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寫言乃居官佐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淺中已有能爲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趙氏曰天下邪教惑人者佛爲最次之則天主教如前後藏回回諸國皆奉佛教盛行如西洋之古里國暹羅國諸國南洋之呂宋等國皆奉佛教其餘海南洋之日本琉球白蓮教者漢末張魯之遺也魯父子居漢中以妖術惑眾歷代皆有其徒近聞教中亦有祖師名色從教者先送供給米若干入教之後所獲貲物悉以均分而小小邪術足以眩人故愚者多爲所惑然其教以本釋念經持齋戒爲名所聚之徒多脫弱不堪殺民聚徒劫掠陸梁一隅始則或端又以福繼因地方官按制漸端又以橫求無藝忿不思忠借起事以脅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氏曰向讀流寇紀略祖勃朱文公疏有曰邪教之興由此（錢遵禍邪教之蠱動由此事以欺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謂頃讀李心傳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問有負功或畏事者稍蹤跡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于廬舍積聚山林羅大之焚燒殺戮靡有子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每村有一二桀點謂之魔頭盡錄其鄉村姓名相與誓盟爲

黨兒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慕之人皆出力以相賑恤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爲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泊務節儉有古淳樓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其黨使皆歸德于魔于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代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爲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于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乎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者俟加激賞以顯其徒庶幾改革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騷擾生事乃知喫緊教也陸游條對狀白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飢饉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爲朝廷憂唯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爲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豰子兩浙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同大抵依附佛法以禍福惑人教人者率因迫於窮困既入教門點慧延或牽涉三四省煽惑既衆點事古今未嘗不同也

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爲經妖像刻板流布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絕血食以濁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枚舉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窩發可爲寒心汝成案今之所謂教者隨處有之而處處不同其名日至多不可究詰大抵依附佛法以禍福惑人教人者率因迫於窮困既入教門點慧延或牽涉三四省煽惑既衆點即可傳徒斂錢聚衆則張魯法也斂錢故甚易蔓延者錢氏所引溪中情事古今未嘗不同也

泰山治鬼

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

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亢女在右亢女知生梁父主死故云云則泰山爲神當由霍泰山山陽侯天使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閒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

據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在東京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

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

于恐爲貳師立祠室慕容儁斬冉閔於龍城過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爲祟儁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蓋伯有爲厲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則又不可以常情論矣

崑山顧炎武著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謂之河東元之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謂之山西各自其幾甸之所近而言之也（楊氏曰此據河山言之耳如顧氏言當說成東河西山矣）古之所謂山西即今關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謂何塡撫山西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正義以爲華山之西非也（王氏曰後漢鄧禹傳禹率諸軍大破樊參王匡等軍遂定河東光武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斬將破軍平定山西是謂河東爲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郡皆在太行之西即今山西省太原平陽潞安汾州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或謂惟河東一部在山西殊非又鄧與說更始曰昇關郤迎云云注山陛下一朝建號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關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陘也侯夾切大約即謂關中今陝西西安等府是若吳蓋陳臧傳論山西侯切又不但如興傳以關西定破臨天下注謂詠魏囂公孫述則隴蜀皆得名山西又中謂山西矣按成案說文陝（囧農）陝也爽聲陝陘也爽聲王氏引陝陘也侯夾切是讀以陝爲陝蓋二字俗舛久矣）

陝西

拜禹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斬將破軍平定山西是謂河東爲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郡皆在太行之西即今山西省太原平陽潞安汾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或謂惟河東一部在山西殊非又鄧與說更始曰昇關郤迎云云注山陛下一朝建號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關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陘也侯夾切大約即謂關中今陝西西安等府是若吳蓋陳臧傳論山西侯切又不但如興傳以關西定破臨天下注謂詠魏囂公孫述則隴蜀皆得名山西又中謂山西矣按成案說文陝（囧農）陝也爽聲陝陘也爽聲王氏引陝陘也侯夾切是讀以陝爲陝蓋二字俗舛久矣

續漢郡國志陝縣有陝陌（原注即今之陝州）一二伯所分故有陝東陝西之稱水經注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書柳元景傳龐季明率軍向陝西七里澗紀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西河北縣（原注今平陸縣）肅宗紀乾元三年

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乂爲陝州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肅宗諸子傳杞王倓可充陝西節度大使李勃傳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勃充弔祭使路次陝西原注按其疏云已至閿鄉縣回紇傳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回紇兵馬與賊戰於陝西皆謂今陝州之西後人遂以潼關以西通謂之陝西

晉時以關中爲陝西晉書宣帝紀西屯長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張賓傳愍帝末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張華祖道梁王肜應詔詩二跡陝西實在我王是也東晉則以荆州爲陝西南齊書曰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帝詔曰故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毛穆之傳庾翼專威陝西劉毅爲荆州刺史安帝詔曰劉毅推穀陝西南史宋文帝紀命王華知州府留鎮陝西宋書蔡興宗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荆州事袁顗曰舅今出居陝西鄧琬傳晉安王子勛檄曰前將軍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是也

亦有稱陝東者晉書載記劉聰署石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又加崇爲陝東伯原注蔡容暐載記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唐太宗爲秦王時拜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原注謂光武都雒陽蓋自函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原注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爲山東杜牧謂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是也而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爲山東也錢氏曰漢書儒林傳伏生教齊魯之間不涉他書以教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時寧成爲濟南都尉錢氏又曰今山東乃宋之京東東西路金改爲山東王氏曰河北之山莫大于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爲山東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而言與禹傳光武在鄴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別攻樂陽從至廣阿以上所說皆在今河北之彰德大名廣平眞定等府而其下文則言赤眉西入關光武將兵長安必破乘勝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是謂河北爲山東也下至李唐尚有河北爲山東之言鄧與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勸留洛陽弗遷部長安大約亦是指陝山以東而言與禹傳據太行分西東自別汝成案晉之河南今之河南山東之河北今之直隸是也唐之河北所謂山東者太原上黨澤潞之屬而言統謂之山東可矣顧氏注杜牧云云似謂專指今之山西亦未盡通鑑綱目分注晉王曰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是時晉王并有河北所謂山東者太行常山之東也晉王再命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是時知遠在晉陽所謂山東者亦太行之東也五代史義兒傳晉已得澶潞或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先事傳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爲山東亦謂太行山之東即以河北山以東皆歸晉北山東來之謂山東西者隨時異稱不能盡一非若今之有定地矣

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衞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

懷州爲河內也閻氏曰按戰國策蘇秦昭王曰王大衆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注屬河而之北河之東東河之西是河內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注莽曰河內是莽已以懷爲河內

吳會

宋施宿會稽志曰按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云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東安郡是也前輩讀爲都會之會殆未是錢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按今本史記漢書並作上患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原注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原注本傳吳有章郡銅山亦爲後人於章上妄增一豫字正與此同錢氏云范成大吳郡志世多傳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而傳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爲吳會稽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遍傳吳會謂此漢沔西通巴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爲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浙江南形勢豈謂荆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文湖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言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若干者加此類甚多灌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是漢初固有吳郡也又曰巴蜀名也則吳會亦二郡名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至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晉文王與孫皓書曰惠矜吳會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晉文王九錫文曰埽平區宇信威吳會阮籍爲鄭沖勸晉王箋曰朝服濟江埽除吳會陳壽上諸葛亮集曰身使孫權求援吳會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荀勗食舉樂東西廂歌曰既禽庸蜀吳會是賓左思魏都賦曰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武帝問劉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僭逆幾於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晉祚淪夷遠播吳會慕容皝謂高瞻曰前鋒餘豕於二京迎天子于吳會了琪諫張祚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此不得以爲會稽之會也錢氏曰以上所引諸吳會事蓋漢初未見其必非指會稽之會三省通鑑辨誤太史公謂吳爲江南一都會故後人謂吳王濞傳也趙氏曰西漢初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故項梁殺會稽守舉吳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守所駐在吳故殺守即起吳兵又未買臣本吳人出爲會稽守其鄉郡也是西漢時所謂吳會本已讀作會稽之會矣梁氏曰昔人以錢塘爲吳越之界唐釋處默詩有到江吳地盡隋嘶越山多之句宋陳師道亦有句云吳越到江分蓋爲史記楚世家盡取故吳地至浙江也浙江句所誤以春秋內外傳考之吳地止於松江非浙江也浙江乃越地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西至姑蔑

江西廣東廣西

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原注今六合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江原注今廬州府歷陽原注今和州廬江原注今廬州府名原注胡三省通鑑注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東　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郝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原注今壽州斬

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孫瑜傳宜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紀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紀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原注時分北部置陳留郡鄴鎮傳并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今之所謂江北者之所謂江北也（王氏曰項羽本紀曰江西皆反陳涉世家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涉爲屯長徐廣注大澤鄉在沛郡蘄縣然則所云江西乃指江北言項梁收會稽兵得八千人渡江北也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羽軍既破欲渡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臣瓚曰烏江在牛渚以上則所言江東指今之江寧鎮江界俗今內侈自廬江九江歷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東江西遂虛則所云江東江西約畧可見要皆据大勢言之

非有等分定界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錢氏曰南齊書州郡志左僕射周顒上表曰今人以江饒洪吉諸州爲江西豫章記曰南昌東接汝賴西連接汝賴今考晉書地理志揚州部江西諸郡是也）晉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州爲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爾（原注）始見於舊唐書李峴傳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辛亥以嗣曹王皐爲洪州刺史江西節度使　劉禹錫和吳方之詩今歲雒中無雨雪眼前風景是江西亦是史文學祖晉書傳大同中爲江中唐以後始有此稱閻氏曰南臺城晉在城中將兒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敝匿是今揚州亦名江西則江西有三顧氏惟知其二

今之廣東廣西亦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獻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其後又增二路其十七日廣南東路其十八曰廣南西路

四川

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爲益州路（原注後改爲成都府路）梓州路（原注後改爲潼川府路即今潼川州）利州路（原注今保寧廣元縣）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後遂省文名爲四川

史記苗川國薛縣之誤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宏傳齊苗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苗川而薛竝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苗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宏是宏審爲薛人上言齊苗川者誤耳（錢氏曰漢書本傳苗川薛人也元光元年徵賢良文學苗川復推上國則謝不能國人固推國汲黯古爲齊人多詐而無情五推終古爲齊人多詐而無情五推乃薦黯爲右內史治淮陽治苗則四縣薛縣當師所屬四縣之一）續漢郡國志薛本國注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家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隅孟嘗君家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元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爲孟嘗君食邑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曰常邑名蓋田文所封者魏書地形志薛縣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廟孟嘗君家水經注今薛縣故城側猶有文家結石

爲郭作制嚴固堂麗可尋而史記孟嘗君傳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淄川縣志据公孫圂傳之誤文而以爲孟嘗君封邑失之矣（原注）路史云公孫圂生山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今淄川南四十里亦誤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又高五王傳武帝爲悼惠王家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菑川足明菑川在臨菑之東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曾子南武城人

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濳臺滅明武城人同一

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淸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錢氏曰）晉志雖偶南武城而羊祜傳仍作南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朱程大昌濳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淸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淸河特曰東武城者（原注）史記平原君傳封于東武城　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濳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其爲在今費縣之南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孟子所言皆是與費縣之主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別之十八年授

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濳臺子羽家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卽爲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云魯人攻鄣（原注）卽費字　曾子辭于鄣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卅使狗豕入吾舍（原注）仁山金氏言曾子書有此事作魯人攻費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雷氏曰）或以曾子居武城卽是南武城是祖宗邱墓之鄉一旦寇至竟可委而去之此實大誤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帥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原注）今費縣西南七十里關陽鎭　又可以見南城之卽爲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

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鄒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卽南城而在費之證也（原注）晉書南武城縣屬泰山郡費縣屬琅邪郡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原注）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錢氏曰）嘉祥漢任城縣地南武山當因武氏所居得名漁者所見殆卽武氏石室也　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孫質粹於吉安之永豐遷居嘉祥（孫氏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云曾參魯南武城人濳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其爲兩地判然東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費縣南武城自在嘉祥縣東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與費縣之主曲阜爲西南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別之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夫曹縣之冉堌爲秦相穰侯魏冉

之冢（原注）史記穰侯卒于陶因葬焉水經注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而近人之譌志者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漢書二燕王傳

漢書燕王定國傳殺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令之殺於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楊氏曰）肥如即不屬燕定國亦取而殺之燕王旦傳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其上云武帝時旦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昭帝本紀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然則文安縣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萬三千戶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而得之也

徐樂傳

漢書徐樂燕郡無終人也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

左傳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國在馮翊夏陽縣邵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漢書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水經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是誤以少梁爲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原注）續漢志河南尹梁故國伯爵後注引博物記曰梁伯好土功今梁多有城亦謂漢書代郡靈丘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水經注曰史記趙敬侯二年敗齊于靈丘則名不因靈王也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原注）六國表及趙魏韓世家並同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十五年趙與韓魏燕共擊齊潛王敗走燕獨深入取

臨菑而孟子謂蚔轟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此別一靈丘必在齊境後入於趙（原注）明三省以爲即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故地于欽齊乘則云今縣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丘故城未知何據趙岐孟子注但云靈丘齊下邑而孝成王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經注云是誤以趙之靈丘爲齊之靈丘而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原注）孟子正義引地理志代郡有靈丘縣史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故並談

三輔黃圖

漢西京宮殿甚多讀史殊不易曉三輔黃圖敘次頗悉以其中宮室臺殿爲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爲綱而以其中宮及甘泉宮下則目甚得體要但其無所附麗者悉入北宮及甘泉宮下則舛矣（原注）雍錄駁此書思子宮萬歲宮隸甘泉之誤而謂元書已亡此出唐人所作誠然今當以明

光宮太子宮二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內諸宮永信宮中
安宮養德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宮異名長門宮鉤弋宮儲
元宮宣曲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外離宮昭臺宮犬臺宮
扶荔宮蒲萄宮別爲一條爲上林苑內離宮宜春宮五柞
宮集靈宮鼎湖宮原注湖當作胡見漢書揚雄傳思子宮黃山宮池陽宮
北詩宮萬歲宮梁山宮回中宮甘泉山宮別爲一條爲各郡
縣離宮原注程大昌曰思子宮在湖萬歲宮在汾陰今皆以隸甘泉與史不合別有明光宮
不知其地附列於後而梁山宮當并入秦梁山宮下則區
分各當矣

大明一統志

永樂中命儒臣纂天下輿地書至天順五年乃成賜名曰

大明一統志御製序文而前代相傳如括地志太平寰宇
記之書皆廢今考其書外謬特甚畧摘數事以資後人之
改定云

一統志三河本漢臨汾縣地今考兩漢書竝無臨汾縣唐
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下云武德二年置臨汾縣貞
觀元年省臨洵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析潞
縣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爲臨洵後分爲三河皆自唐非
漢也

一統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雲山之可笑者晉書
石季龍載記段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使征
東將軍麻秋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彼貪而無謀
吾今請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皝遣
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兵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什
六七秋步遁而歸是段遼與燕合謀而敗趙之衆也今一
統志云密雲山在密雲縣南一十五里亦名橫山昔燕趙
伏兵於此大獲遼衆是反以爲趙與燕謀而敗遼之衆又
不言段而曰遼似以遼爲國名豈修志諸臣并晉書而未
之見乎

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按宋史楊
業傳業本太原降將太宗以業老於邊事遷代州兼三交
原注今陽曲縣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
騎自西京而出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

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
度使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
使劉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
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
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
等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寰州侁令業趨雁門北川
業以爲必敗不可侁偪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
張步兵强弩爲左右翼以援美即與侁領麾下兵陳於谷
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
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
俄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

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未嘗至燕況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倘不辨何論史傳哉又按遼史聖宗紀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眾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被擒與宋史畧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尚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地豐潤縣志合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

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一統志遼章宗陵在三河縣北五十五里考遼無章宗其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

一統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峯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按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殷戊申山陵禮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又太祖紀太祖葬睿陵太宗紀太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弒葬於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謚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於峪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於大房山鹿門谷後降爲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於大房山號景陵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於大房山章宗卽位號曰裕陵是則金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崩於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弒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謚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弒而降爲庶人者

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自卽位之二年遷於南京三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統志止有四陵而謂列宣宗又躋於章宗之上諸臣不學之甚也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縣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武王封箕子於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山海經曰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注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於營州之境立朝鮮縣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魏又於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餘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地則是箕子封於今之永平矣當日儒臣令稍知今古者

爲之何至於此爲之太息[沈氏曰]京東考古錄有通鑑朝鮮令孫泳非箕子朝鮮十二字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詵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於邦人至今廟祀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於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文公虔州學記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以曠字絕爲一句谷字絕爲一句文理甚笑端矣

交阯

大學衍義補曰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原注]秦地漢武帝平南越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王氏曰水經葉榆水篇注麊冷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阯郡及州本治于此然則交阯都太守及交州刺史與都尉皆同治此縣也此南蠻地新開者不可以一例論五代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動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爲甥求權署國事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徧告於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衞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彼中么麼小醜

明今一統志贛州府形勝條下摘其二語曰地最曠大山長谷荒句讀之不通而欲從事於九丘之書眞可爲千載

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宜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并百粵交阯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眞日南交阯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原注]唐書姜公輔愛州日南人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柰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於蠻夷之域而爲侏儒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同爲衣冠禮樂之區一何不幸哉按交阯自漢至唐爲中國之地在宋爲化外州雖貢賦版籍不上戶部然聲教所及皆邊州帥府領之永樂間平定其地設交阯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

察司各一衞十千戶所二府十三（原注）六年十月自州陞爲府者二州四
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衞
門九十二而升遐之後上尊謚議以復交阯郡縣於數千
載之後驅漠北殘寇於數萬里之外爲言既述武功之成
亦修輿圖之廣後以兵力不及而棄之乃天順中修一統
志竟以安南與占城瀾羅等國同爲一卷（原注）天順八年七月實錄寧遠
州本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宣德初黎利叛朝廷子
之故地乃并寧遠州及廣西太平府之祿州爲所占當時
有司失於檢察遂陷於夷　嗟乎巴漢楚鄧吾南土也狃域中之見而
忘無外之規吾不能無議夫儒臣者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洪武十七年閏十月進其中如上
都大寧遼東諸郡縣並載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內地

如河間府之莫州莫亭會川樂壽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
朝未立不以一時郡縣之有無而去歷代相因之版籍甚
爲有體

薊

漢書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自七
國時燕都於此項羽立臧荼爲燕王都薊高帝因之爲燕
國元鳳元年燕剌王旦自殺國除爲廣陽郡本始元年爲
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谷永平八年（原注）一作永元六年復爲
廣陽郡晉復爲燕國魏爲燕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
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灕水過廣陽薊
縣北又東至潞陽雍奴縣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
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
浮於薊晉書載記魏圍燕中山清河王會自龍城遣兵赴
救建威將軍餘崇爲前鋒至漁陽遇魏千餘騎鼓譟直進
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會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
卽此三事可見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
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
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於此而存於彼今人乃以漁陽
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沈氏曰京
東考古錄下有一統志云城西北隅卽古薊門舊有樓館
並廢但門外存二土阜旁多林木頗爲近之三十三字無
下一句）此卽水經注所言薊丘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原注）史記及水經注並云堯後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孔安
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召
公蓋其後也（原注）毅梁傳曰燕周之分子也皇甫謐因謂召公爲文王之庶子而范甯注又以爲成王
所封然考左傳富辰之言不敘及燕按此以薊燕爲一國而召公卽黃帝之
後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北燕
正義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
薊丘爲名其地足自立國後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其說
爲長（王氏引說文邑部鄒周封黃帝之後于鄒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鄒縣樂記釋文云黃帝姓姬
蓋其後也又云或黃帝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攷成王崩後召公尚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召
公矣又羣書皆作薊而說文獨作鄒雖讀若薊漢志上谷郡皆無鄒縣而既云黃帝之後所封似鄒卽薊矣乃不云
广陽反云上谷亦不可解）

夏謙澤

晉書載記慕容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及之于夏謙澤胡三省通鑑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恐非拔水經注鮑丘水東南流逕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下云鮑丘水又東與洵河合三河志鮑丘河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逕九莊嶺過密雲合道人溪至通州之米莊村合沽水入洵河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舊有驛鮑丘水逕其下而洵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於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其東彌望皆陂澤與水經注正合自薊至龍城此其孔道竇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午及之相距

二日適當其地也

石門

後漢書公孫瓚傳中平中張純與烏桓丘力居等入寇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大敗之注石門山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而水經注云濕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巖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五年公孫瓚討張純戰于石門大破之今薊州東北六十里石門驛即水經注之石門是也按史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與史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跡而靜安社則嘉靖三十一年立爲堡然皆非柳城之舊也按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

無終

玉田漢無終縣漢書地理志故無終子國運水西至雍奴入海史記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後漢書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韋昭國語解無終山戎之國今爲縣在北平水經注藍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無終之爲今玉田無可疑者然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漢書樊噲傳擊陳豨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則去玉田千有餘里豈無終之國先在雲中代郡之境而後遷于

右北平與原注左傳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太原卽太原郡晉陽縣是也計無終在太原東北二千許里遠就太原來與晉戰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諸戎近晉者相率而來也

柳城汲成案下引遼史龍山之南諸本皆誤作龍城今改此云龍山之西攷載記無此文豈史卽遼史歟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曹操滅之歷魏晉爲慕容氏父子所據隋置縣屬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黎爲靜安社其說與史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跡而靜安社則嘉靖三十一年立爲堡然皆非柳城之舊也按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

門山

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七百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後之營州並在其地唐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原注舊唐書奚傳李大輔與契丹首領李失活諸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從之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原注舊唐書奚傳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翽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欲率衆歸附冗宗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郭宏等充使吏於柳城築營州城與役三旬而畢評書見冊府元龜而今之昌黎乃

金之廣寧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

三國志魏武帝用田疇之言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徐無山在今玉田則柳城在玉田之東北數百里也北齊書顯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從西道趨長塹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東北齊主之行急猶五日而後至也隋書漢王諒伐高麗軍出臨渝關至柳城唐書太宗伐高麗還以十月丙午次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謁於臨渝關關在今撫寧之東則柳城又在其東太宗之行遲故十日而後至也

遼史載柳城曰興中府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而遷都之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原注垂都鄴其子寶始遷龍城非垂也後爲馮跋所滅原注高雲初亦姓慕容氏本支不誤又曰雲非跋滅慕容氏也楊氏之墓亦跋之謀謂跋滅慕容無可易魏取之爲遼西郡隋平高寶寧置營州煬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原注舊唐書奚傳李大輔與契丹首領李失活諸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從之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州彰武軍節度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太華山小華山香

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小靈河統州二縣四其一曰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太祖掠漢民居此置霸城縣重熙中置府更名此文述柳城之故頗爲詳備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丑降興中府爲州以地圖案之當在今前屯衛之北但唐書平州下云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時柳城之地屢被陷没移徙無常此其在平州者或即今之靜安社未可知原注通典鑒無閭山在遼東今於柳城郡東置祠遥禮此即是移置之柳城　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爲古之柳城也

一統志采輯諸書不出一人之手如柳城廢縣既云在府城西二十里矣而於土産則云人參麝香豹尾俱廢柳城

縣出今府西二十里乃濼河之西洞山之南沙土之地其能出此三物乎按唐書營州柳城郡貢人蔘麝香豹尾皮骨觔志本引之而不知所指府西二十里廢柳城縣之誤也

昌黎

按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王氏曰按地理志劭注曰今昌黎之名始見于此而西漢實無昌黎縣應劭于後漢雖言昌黎而郡國志亦無此縣唐貞觀八年置此縣隸營州都督地在異域荒昧難知今之昌黎縣非永平府者則金所改移之名又非唐之昌黎也若漢遼東之西部都尉治無慮縣不治交黎縣郡國志注以漢遼西交黎之名被之遼東殊誤水經注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通鑑注昌黎

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敗慕容歸於昌黎成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軍嚴詗敗慕容廆於昌黎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在渝水下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載記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爲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併柳城昌黎棘城於龍城而立昌黎郡（陽氏曰按文面以龍城爲昌黎人而韓實南陽人從之非別置）志云有堯祠榆頓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

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即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三年更崇州爲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復爲崇州置昌黎縣後淪於奚遼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州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相沿以至於今在永平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卿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惑焉

韓文公多自稱昌黎唐書載韓氏世系則云漢弓高侯頹當裔孫世居潁川徙安定武安常山九門而生安定桓王茂爲公之六世祖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別故先儒以爲公

之自稱本其郡望宋元豐七年封公爲昌黎伯亦是取其本望（原注）唐宋封爵必取本望元和中朔方帥天水閻某者封邑太原乃自言非本郡上謂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誤不可再也宜使儒生修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孫職任竝總輯之每加爵邑則令閥視乃命林寶譔次元和姓纂十一卷明初亦如之太平忠臣利追封花雲東丘郡侯許瑗高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是也如韓長鸞韓建封昌黎王韓擇木封昌黎伯韓滉封昌黎男之比若昌黎之韓最著於魏如麒麟顯宗史明言其爲昌黎棘城人又非今之昌黎也然則文公之沒三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縣以金之縣而合宋之封遂謂文公爲此縣之人其亦未之考矣（王氏曰韓文公自稱昌黎舊唐書亦云昌黎人而韓實南陽人）

石城

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曰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所併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記得二事慕容寶宿廣都黃榆谷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帥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間也慕容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注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會於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云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卽漢之石城矣魏太平眞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卽白狼山也又東北入廣

成縣東廣成卽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云北齊廢之而唐書平州石城下云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復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原注舊唐書同紀傳追蹟史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梟其首）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貞觀中於此置臨渝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是遼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衞自永樂三年徙於石城廢縣在灤州西九十里乃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以爲漢舊縣何其謬與

木刀溝

新樂縣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新樂下云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原注子過新樂林君華皖見示所修縣志以木刃爲不典改爲木鐸因取筒中唐志示之林君爽然自失）憲宗紀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及王承宗戰於木刀溝敗之（原注范希朝傳同張茂昭傳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戰大破之沙陀傅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朱邪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麾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而舊書李光進傳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

戰於木刀溝有功此溝在鎮定二節度之界古爲戰地

江乘

古時未有瓜洲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橋相連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采石下則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正義云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皆以沿江爲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縣東北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年李峘閻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劉展軍于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峘

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胡三省通
鑑注云此自白沙濟江也昇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
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幾二十里以外
皆爲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龍潭又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
益狹而隋唐之代復以丹陽郡移治丹徒於是渡者舍江
乘而趨京口原注舊唐書張延賞傳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便
之宋乾道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爾舊唐書齊澣
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紆滙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
風濤漂損澣乃移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
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原注胡三省通鑑注今之揚子橋或是唐之揚子縣

治所隋以此得名也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
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此京口漕路緜瓜洲之始元宗
紀載此事則謂之瓜洲浦而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潤
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永王璘傳李
承式使判官許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於瓜步洲伊婁埭
則此洲本亦謂之瓜步洲也王氏曰瓜步鎮注六合縣東
自開邵溝江淮已通道偪淺狹六朝皆都建業南北往來
以瓜步就近爲便故不取邵溝與京口相對之路庾子山
集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倪璠注隋志江都六合有瓜
步山遠異紀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于江畔
因以名焉鮑昭瓜步山楊文有曰鮑子辭吳客楚指兗歸
揚道出閶津升高問途云即此觀之則南北朝之以瓜
步爲通津明矣隋既大開邵溝加濬深澗至唐皆南北混
一無所事于建業而都在閶中自宜取邵溝自江入淮自
淮入汴以泝河渭乃猶因循瓜步之舊直至齊濬始改濬
雖改道卻于京口遙須張延賞代宗時爲揚州刺史淮南

飯度觀察等使邀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
奏請以江爲界人甚便延賞以瓜洲本在江北而反屬
江南之潤州爲不便故請改屬揚州此與瓜步何涉沒瓜
步洲拒於瓜步洲步字蓋衍文又曰宋書索虜傳劉遵考
與左軍將軍尹宏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
黃門侍郎蕭元邕守禪州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
武將軍秦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軍事何柳守貴洲司
馬到元度守蒜山時魏主在六合瓜步與南岸采石對而
橫江即采石也自橫江以下六地名皆自采石至今京口
幾百里中地名如此以今瓜洲爲瓜步則與蒜山相對其上
安得更容六地名哉

郭璞墓

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去水百步許
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爲桑田王惲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
鴉鵲棲集爲郭璞墓按史文元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

之中且當時即已沙漲爲田而暨陽在今江陰縣界不在
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傳皆誤原注世說載璞
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惟母與昆則璞又有
二兄同葬楊氏曰既云母葬江陰則璞不妨在京口王惲
之言未
何駑

螺磯

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螺磯相傳昭烈孫夫人自沈於
此有廟在焉按水經注武陵孱陵縣故城王莽更名孱陸
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修之則是隨昭烈而至荊州
矣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又裴松之注引
趙雲列傳曰楊氏曰列當是別字之譌先主入益州雲傾留營司馬時
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

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閒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
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孫氏
日據此則孫夫人之還吳與沈江俱未可知不宜竟斷爲
妄且黃山谷又云磯有襄澤夫人廟相傳蜀先主夫人葬
此元林坤誠齋雜記先主入蜀權遣船迎妹妹回至焦磯
溺水而死今俗呼爲焦磯娘娘則自宋元以來相傳久矣
是孫夫人自荆州復歸于權而後不知所終螺磯之傳殆
妄

胥門

史記吳王既殺子胥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水經
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
各有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畴無餘謳陽等伐吳
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於山上號曰丞胥二

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一以爲子胥
一以爲越大夫今蘇州城之西南門曰胥門陸廣微吳地
記云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趙樫生曰按吳越春秋吳王
夫差十三年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則子胥
未死已名爲胥門愚考左傳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胥門
巢將上軍胥門氏巢名蓋居此門而以爲氏者如東門遂
桐門右師之類（原注）周禮大司馬師以門名注古者軍將
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則是門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
句踐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越絕書吳王起姑胥
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山名也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爲姑
蘇國語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史記越伐吳

晉

晉自武公滅翼（原注）今翼城縣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
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原注）今洪洞縣滅霍（原注）
今霍州滅耿（原注）在今河津縣滅魏（原注）在今蒲州滅虞（原注）在今
蒲（原注）在今陝州平陸縣重耳居
今陝州夷吾居屈（原注）在今吉州太子居曲沃（原注）在今聞喜縣而公
都絳（原注）在今太平縣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原注）國語宰孔謂
而汾河涑澮之間（原注）在今陝州滅焦（原注）今陝州滅虞（原注）在今平陸縣
以爲澤是也而滅虢（原注）史記晉世家言獻公時晉疆西有河
原注）今陝州則跨大河之南
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納蓋即今平陸
芮城之地至惠公敗韓之後秦征河東則內及解梁（原注）在今
狄取狐厨（原注）在今鄉寧縣涉汾而晉境稍蹙文公始啟南陽得
今之懷慶襄公敗秦于殽自此惠公賂秦之地復爲晉有
而以河西爲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屬於晉文

潮信

白樂天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北人
未諳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時到每日遲
三刻有餘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爲午午潮降而爲夜子以
後半月復然（原注）西興江岸上有候潮碑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
小月則五十六回無六十回也水月皆陰之屬月之麗天
出東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無三十回也
所以然者陽有餘而陰不足自然之理也

晉國

公作三行以禦狄襄公敗狄于箕而狄患始稀悼公用魏絳和戎之謀以貨易土（原注）在文公平公用荀吳敗狄于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過雒陰之間而鄔祁（原注）今祁縣平陵梗陽（原注）今清源縣涂水（原注）在今榆次縣馬首孟（原注）今孟縣爲祁氏之邑晉陽（原注）今太原縣爲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眞定皆一一可考吾於杜氏之解綍上箕而不能無疑并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爲然也

縣上

左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杜氏曰西河

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水經注石桐水即緜水出介休縣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有緜上聚子推廟今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源世以爲之推所隱而漢魏以來傳有焚山之事大原上黨西河雁門之民至寒食不敢舉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前史載之無異辭也然考之於傳襄公十三年晉悼公薨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讓于荀偃此必在近國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酒于緜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於西河界休乎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翼城縣西亦有緜山俗謂之小緜山近曲沃當必是簡子逆樂祁之地原注襄公二十九年齊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緜或即緜山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原注）今萬泉古汾陰地揚雄傳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亦引此謂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竝言子推隱於是山而辨之以爲非然可見漢時已有二說矣

箕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解曰太原陽邑縣南有

箕城非也陽邑在今之太谷縣襄公時未爲晉有傳言狄伐晉及箕猶之言齊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國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厲公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郜（原注）無解又必其邊河之邑秦狄皆可以爭而文公二十一年有箕遺當亦以邑氏其人者矣

唐

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原注）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

于晉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

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全氏祖望曰）或問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翼侯之亡疑皆在翼而不在晉陽然則變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舉竟安在曰既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然亭林之言亦自有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是太原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于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故也但燮父之改號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明曰穆侯始遷于翼則史記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也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至于晉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卓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則

猶未覈也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書所云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皐陶曰蠻夷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爲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原注）在今臨汾縣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爲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原注）漢書地理志注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師古以瓚說爲是按永安乃今之霍州亦非也

晉都

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聞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原注）漢志聞喜故曲沃　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

氏之封屯留之徙其所由來者漸矣

瑕

晉有二瑕其一左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國名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城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原注）杜以郇瑕爲一地鄘以爲二地江氏永曰解縣西南故瑕城是也酈氏又解梁城瑕正是解梁間一邑也瑕城實爲晉之瑕所謂內及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于河外舉焦內舉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臨文省便之法顧氏謂晉有二瑕以焦瑕爲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內及解梁謂瑕有胡音以訛縣當之謬矣在今之臨晉縣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解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解以河曲爲河東蒲坂縣南

則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漢書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鄒氏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鄒氏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是瑕轉爲胡又改爲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原注晉放牛于桃林之野注云在華山東今爲閿鄉縣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肅公卒于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爲詹嘉之邑誤矣原注左傳有三瑕而郇瑕不與焉桓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注瑕楚地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注瑕杏敬王邑僖公十五年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

華山正義曰自華山之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焦瑕蓋是其一原注水經注陝縣故焦國竹書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滅虢命瑕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即詹嘉以邑爲氏僖公十五年瑕呂飴甥當亦同此原注竹書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滅虢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傳謂之陰飴甥者陰亦虢地或兼食之也而解以瑕呂爲姓恐非

九原

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水經注以爲在京陵縣漢志太原郡京陵師古曰即九京因記文或作九京而傳會之爾原注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方氏曰九京即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曰原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而葬於今之平遙也志以爲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

原山近是

昔陽

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伪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綏皋歸杜氏謂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原注今新樂縣又謂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纍城原注在今蒲城縣西南七十里是也其曰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則非也疏載劉炫之言以爲齊在晉東伪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按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

之都也昔陽既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纍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二十二年傳曰晉荀吳使師伪羅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原注杜解昔陽故肥子所都果爾則其地已入晉何用伪羅以息其門外乎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水經注泜水東逕肥纍縣之故城南又東逕昔陽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其說皆同原注水經注一

卷中昔陽城兩見一在下輔也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六年昔陽一在沾縣亦鄔氏之誤也昔陽在鉅鹿故屬之齊豈得越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夫昔陽在太行而有樂平乎原注正義亦誤

晉之滅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廧咎如而上黨爲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鄋狄於大鹵而大原爲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於是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原注水經注引馬季長曰晉起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而晉境東接於齊蓋先後之勤且八十年而鮮虞猶不服焉原注至魏文侯始克中山平狄之難如此

太原

太原府在唐爲北都唐書地理志曰晉陽宮在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匜在中原注兩雅晉有潛匜注在太原晉陽縣今已不存志曰相傳宋修惠明寺浮屠陶土爲瓦用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原注宋史太宗紀謂之連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宮城東有起義堂倉城中有受瑞壇當日規模之閎壯可見自齊神武拓建別都與鄴城東西竝立隋煬繼修宮室唐高祖因以克關中有天下則天以後名爲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三主皆興於此

都城之一隅耳原注武后名曌初已依舊改爲并州大都督府矣其遺文舊蹟一切不可得而見矣

舊唐書崔神慶傳曰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原注唐張鷟朝野僉載事詩六月胡天冷雙城汾水流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此即志所云兩城之間有中城者也原注僖宗乾符六年河東軍亂焚掠三城以朱玫爲三城斬斫使使汾水滿悍古人何以架橋立城如此之易閻氏曰按水經注汾水云水上舊有梁清汛殞于梁下遠近死於津側赤裹子解衣之所在也此即指晉陽縣又按唐李勣馬燧俱引晉水架則咸陽縣每至冬月乃設一版河陽驛杜預所立浮橋其遺跡亦復泯然原注魏書崔亮傳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

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況濶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象閏道此即以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北史于栗磾傳爲豫州刺史明元帝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賴濟帝深歎美之**蒲津鐵**

牛求一僧懷丙其人不可得原注宋史方技傳**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不但坐而論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

春秋時代尚未通中國趙襄子乃言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蚁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

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此則今之蔚州乃古代國項羽徙趙王歇爲代王歇更立陳餘爲代王漢高帝立兄劉仲爲代王皆此地也原注今蔚州東二十里相傳有代王城十年陳豨反十一年破豨立子恆爲代王都晉陽原注高祖紀則今之太原縣矣孝文紀則云都中都原注陳傳同而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原注如淳以爲先都晉陽後遷中都又立子武爲代王都中都則今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司馬彪云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

闕里

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禮記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是也後人有以居魯論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後人有以居爲氏者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忠注云姓闕門名慶忠原注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注闕宣童子之後識文言代漢者當塗高當塗而高者闕也故闕宣自稱天子

杏壇

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司馬彪云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

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甃石爲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

徐州

史記齊太公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於徐州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原注】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　按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邾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則徐與邾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之向春秋正作舒州【汲成案】邳遷於薛沈校本邳上有下字蓋從史記索隱引紀年增也今刪去從元文

向

春秋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氏解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無解宜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鄆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解曰莒邑按春秋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注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莒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承縣今在嶧杜氏以其遠而疑之況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乎【原注】水經注於蘄縣向城下引向姜不安於莒而歸尤談齊乘以爲今沂州之向城鎮【原注】沂州西南一百里近之矣【汲成案】向地見經傳者凡六隱二年莒人入向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襄十一年傳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十四年會吳于向杜注于向以爲古龍亢東南于與鄰之向云在潁川長社縣東北于會向但云鄭地古今地志書著向地者漢書地理志沛郡向縣古向國又郡國志潁川長社縣有向鄉于欽齊乘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太平寰宇記莒縣西南有向城龍亢之向今鳳陽府懷遠縣地長社之向今開封府尉氏縣地蘄縣之向今懷慶府濟源縣地詩皇甫作都于向卽此杜氏沿漢志之說以莒人入向爲沛國之向恐非是春秋之莒邑今莒州距今懷遠且千里最爾之莒豈能懸師遠入人國竊意莒所入之向乃沂州之向莒入向而兼其地而僭復伐莒而取之後遂爲會盟所耳沛國之向中國會吳皆就之于淮上如鍾離今鳳陽善道今盱眙皆是也

小穀【汲成按】此已詳卷四小穀條可并入

春秋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傳曰爲管仲也蓋見昭公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而又見僖二年經書城楚丘之出於諸侯謂仲父得君之專亦可勤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穀也此所城者小穀也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三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

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范甯曰小穀魯地然則城小穀者內城也故不繫之齊而與管仲無與也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羽于穀城即此魯之小穀而注引皇覽以爲東郡之穀城與留侯所葆之黃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泰山立石　按成武帝封廣漢紀注應劭曰立石三丈一尺下云廣丈二尺高九尺姜氏注殊舛誤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

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姜氏曰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紀注引風俗通曰石廣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云此古制也則武帝已用之矣又後漢書張純傳帝乃東巡岱宗純從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字則不當云刻石文若無文矣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琅邪則

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泰山都尉　錢氏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虛縣都尉治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史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於此光武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紀建

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於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漢代不廢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贏郡則其時之習俗又可知矣

社首　汝成案此條從沈氏校本補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元]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

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卽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于將事初陟高之後不欲更勞民力邪（沈氏曰）右一條見山東考古錄當補此

濟南郡尉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郡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顧注）今龍山驛東有東平陵城後漢書侯覇傳注於陵故城在今滒川長山縣南　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陀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于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陵之意矣

鄒平臺二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爲侯國續漢志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而安帝紀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注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晏子春秋景公爲晏子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水經注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平又以臺平臺爲二縣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元後漢書邳彤傳尹敏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

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父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

縣隕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於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錢氏曰當是史誤脫梁字耳）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入之乎蓋不知而妄作者矣

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預解及服虔注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按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

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日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他國之境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又按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俎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

千里之外也（原注）萊人遷此已久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淡成窓司馬彪續漢志劉昭注文中間誤作後漢今俱改此云劉昭志當脫郡國及注字）

濰水

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原注）今在莒州西北九十里　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原注）馬文煒曰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郡別無淮水蓋亦濰字之異文　按北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于惟水（原注）胡三省曰惟當作濰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竝从鳥隹之隹則一爾後人誤讀爲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爲槐河失之矣（原注）按淮字當从隹人之隹乃得聲亦可讀爲惟顧氏欲分而二之乃謂淮泗之淮當从隹人之隹失矣（梁氏曰）按字書無从隹之字豈可以說文爲誤乎

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孝武紀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安帝紀譙王尚之眾潰逃于涂中竝是滁字南史程文季傳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與濰省作淮正同韻書竝不收此二字

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匡長春又改爲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宋史甄棲眞傳竝作牢乃傳寫之誤（原注）魏書高祖紀釋老志竝仍作勞山

詩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勞勞廣闊則此山或取其廣闊而名之鄭康成齊人勞勞齊語也

山海經西山經亦有勞山與此同名

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即勞山盛即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日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

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其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子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先生勞山圖志序略曰勞山在今即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峰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尚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斗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輦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偫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于是齊人苦之而名之曰勞山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夸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不過欲時君

擁篲辯士詘服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于此也

楚丘

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氏曰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夫濟陰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衛非也蓋爲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誤按衛國之封本在汲郡朝歌原注隱公元年解云衛國在汲郡朝歌縣今衛輝府淇縣懿公爲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于曹杜氏曰曹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漕廬者無城郭之稱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三年城楚丘杜氏曰楚丘衛邑詩所謂作于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今滑縣開州之間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丘在成武西南即衛文公所徙誤矣彼曹國之地齊桓安得取之而封衛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爲一地爾今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頌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原注詩正義引皇甫謐曰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鄘詩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則不在此也

東昏

漢陳留郡有東昏續漢志注云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有陳平祠而山陽郡有東緡續漢志春秋時曰緡注云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前書師古曰緡音旻左傳解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史記終侯周勃世家

攻爰戚東緡以往索隱曰山陽有東緡縣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括地志云東緡故城在兗州金鄉縣界水經注引王誨碑辭曰使河隄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是以緡爲昏誤矣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陰故守東昏長蘇勝則陳留之東昏也原注通鑑注李悝攻金鄉引東緡者故陽武戶牖鄉亦誤

長城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

城續漢志濟北國盧原注今長清縣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原注今華州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此魏之長城也續漢志河南郡卷原注續侯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原注洪氏頤煊曰京東考古錄以續漢志一條亦屬魏而無韓之長城句水經注盛國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雙縣東至潮水達沘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原注又越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北連亘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爲固楚襄王作霸南土爭強北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通華夏號爲方城此楚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原注劉伯莊云從雲中以北至代非也武靈王時始有雲中正義曰此長城疑在漳水之北趙南界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

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陽縣界橫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此魏之長城也何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趙城縣界橫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此魏之長城也何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趙縣北按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頹馬泌溪亘巔東西無極蓋趙武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原注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

厥下至高闕爲塞原注徐廣曰在朔方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俗名爲高闕也而首雲中雁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原注韋昭曰地名在上谷義曰按上谷郡今媯州正至襄平原注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原注索隱曰按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貴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原注索隱曰韋昭云去長安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原注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卽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于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原注）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原注）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腴殖穀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原注）北史作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櫨嶺北至

社干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原注）通鑑注此長城蓋起於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原注）通鑑注幽州夏口卽居庸下口也幽州都縣西北有居庸關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鹵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紹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又後史所載繼築長城之事也

日知錄集釋卷三十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而汝成案錢氏引荀子儒效篇云云當注在皆當作而文下今從元校云

孟子窒道而未之見集注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爲證（原注詩垂帶而厲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依傳七年夜中星隕如雨注如雨也）今考之又得二十餘事易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虞翻解而如也書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爲如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而如也（原注夫然後之中國踐遍堯之子是墓也劉昭曰而當讀作如今按而主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癘疫與侍人病瘕是無義無命也而字亦當讀如左傳隱七年秋如忘服虔曰如而也僖二十六年室如懸罄注如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而何如何史記賈生

傳化變而嬗韋昭曰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韓非子嗣公知之故而駕鹿呂氏春秋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原注近本爲不通者俗作泣泣而曰又曰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荀子雖然而雷擊之如賭厭之（錢氏曰荀子儒效篇卿是如不戚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又曰而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後漢督郵班碑柔遠而邇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絺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使有司曰省如時考之又曰然如曰禮云禮云又曰安如易樂而湛又曰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又曰知一而不可以解也春秋繁

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張後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無爲如治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太尉劉寬碑去鞭扑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易王弼注革而大亨以正非當如何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左傳襄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注云若如人說文需從雨而聲蓋卽讀而爲如也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江西人言如何亦曰而何（原注左傳襄三年齊侯與士匄盟于耏外水經注云卽地理志曰如水矣彰如聲相似古而字卽讀爲如故爽字說文曰从大而聲臧氏曰詩常武如震如怒釋文一本兩如字皆作而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揚其聲而勃怒其色則經本作而其明此又而如之訛也）

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注而讀爲若聲之訛也陸德明音義云而音若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注如讀爲若（錢氏曰孟子而居堯之宮遁堯之子皆書段灼傳引此文而作若）

奈何

奈何二字始於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錢氏曰五子之歌此晚出古文當以召誥曷其奈何不敬爲始）左傳河魚腹疾奈何典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楚辭九歌大司命愁人兮奈何九辯君不知兮可奈何此奈何二字之祖左傳華元之歌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直言之曰那長言之曰奈何一也又書如五器鄭康成讀如爲乃簡反論語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音亦與柰同〔原注〕按古人曰如曰若曰
六朝人多書柰爲那三國志注文欽與郭淮書曰所向全
勝要那後無繼何宋書劉敬宣傳牢之曰平〔元〕之後令我
那驃騎何唐人詩多以無柰爲無那〔楊氏曰〕是韓伯
休那却是語辭

語急

公羊傳隱元年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
不如齊人語也按此不必齊人語左傳僖二十二年宋子
魚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成二年衛
孫良夫曰若知不能則如無出昭十三年蔡朝吳曰二三
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
濟所欲二十一年宋華多僚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定五

年楚子西曰不能如辭八年衛王孫賈曰然則如叛之漢
書翟義傳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左傳正義曰
古人語然猶不敢之言敢也〔原注〕莊二十二年敢辱高位
年敢辱大館注敢不敢以速官謗注敢不敢也昭二
非禮也敢不敢儀禮聘禮辭曰非禮也敢注敢言不敢

古人多以語急而省其文者詩亦不夷懌懌下省一乎字
書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可上省一不字我生不有命在天
不上省一豈字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
非及人下刑下及下各省一乎字孟子雖褐寬博吾不惴
焉不上省一豈字禮記幼壯孝弟者耆好禮不從流俗修
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
不亂者不在此位也幼上好上各省一非字

公羊傳隱公七年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
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言如矣齊人語
也〔臧氏曰〕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毛詩以不寧爲豈
不寧不康爲豈不康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作試不可用
而已論語患得之集解患不能得之楚俗語
皆語急反言之證楚俗語猶言齊人語也

歲

天之行謂之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月東巡狩是
也人之行謂之年書維呂命王享國百年左傳季隗曰我
二十五年矣〔原注〕僖公二十三年絳縣人有與疑年使之年師曠曰
七十三年矣〔原注〕襄公三十年於是昭公十九年矣〔原注〕襄公三十一年史
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是也今人多謂年爲歲
周禮太史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

至歲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
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秦始皇本
紀曰年十三歲〔梁氏曰〕錢廣伯云孟子鄒人長于伯兄一歲趙策太后曰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
則言歲不始于太史公

今人以歲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之史
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月半

今人謂十五爲月半蓋古經已有之儀禮士喪禮月半不
殷奠禮記祭義朔月月半君巡牲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
侑注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晉溫嶠與陶侃書剋
後月半大舉然亦有以上下弦爲月半者劉熙釋名弦月

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遥相望也是則所謂月半者弦也禮經之所謂月半者望也弦曰半以月體而言之也望曰半以日數而言之也原注岑參詩涼州三月半猶未脫春衣韓愈詩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李商隱詩白日當天三月半

已汝成案已古讀若以故經史訓詁此語詞之已皆作已蓋一字二義彭韓諸家同無可別云

吳才老韻補古已午之已亦謂如已矣之已漢律歷志振美於辰已盛於已史記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鄭元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已原注洪容齋三筆亦引歷書爲證愚按古人讀已爲矣之證不止此淮南子斗指已已則生已定也說文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

成文章故已爲蛇象形釋名已已也陽氣畢布已也詩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五經文字起從辰已之已白虎通太陽見於已已者物必起晉書樂志四月之辰謂之已已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詩江有汜亦讀爲矣釋名水決復入爲汜汜已也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以享以祀亦讀爲矣說文祭無已也从示已聲公羊傳何休注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釋名商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今人以辰已之已讀爲士音宋毛晃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已已者終已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已之義今俗以有鉤爲終已之已無鉤爲辰已之已是未知字義也

季春之月辰爲建已爲除故用三月上已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爲已亦此意也原注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已之溱洧二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不祥後漢書周舉傳三月上已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燕於雒水袁紹傳三月上已大合賓從於薄落津周公謹癸辛雜識以爲戊己之己者非禊氏曰其必以三月上巳除亦有所由起不然正月寅爲建卯爲除是上卯亦可

戊己之己篆作己辰巳之巳篆作巳象蛇形隸書則混而相類止以直筆上缺爲己上滿爲巳

里

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穀梁傳鞍去國五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三十里左傳黃人

謂自鄆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鄆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鄆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鄆至齊至梁亦不過五六百里又謂舜卒鳴條文王生岐周相去千有餘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過八百里史記張儀說魏王言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今自鄆州至開封僅一百四十里戒夫人歌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貢禹上書言自痛去家三千里自今瑯邪至長安亦但二千餘里趙則二千里而近是則荀子所謂日中而趨百里者不過六十餘里而千里之馬亦曰馳五六百里耳

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殆未然[楊氏曰]王制周漢人之作不知其尺步縱何反小

仞

說文仞仲𥫱一尋八尺[原注]家語孔子所說舒肱知尋从人刃聲書爲山九仞孔傳八尺曰仞正義曰考工記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洫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溝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原注]左傳昭二十二年王肅聖證論及注溝洫度深曰仞王肅注度深曰仞家語孔義同鄭元云七尺曰仞與孔義異[原注]王逸注楚辭論語夫子之牆數仞注包云七尺孟子大招亦云七尺八尺朱子乃兩從之[原注]堂高數仞趙注亦云八尺當以八尺爲是若小爾雅云四尺漢書應劭注云五尺子掘井九軔仞[原注]與注同六寸則益非矣[楊氏曰]七尺爲仞則尺八寸故仲援云五尺六寸

不淑

人死謂之不淑禮記如何不淑是也生離亦謂之不淑詩中谷有蓷遇人之不淑矣是也失德亦謂之不淑詩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何是也國亡亦謂之不淑逸周書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曰嗚呼不淑是也

不弔

古人言不弔者猶曰不仁左傳成十三年穆爲不弔襄十三年君子以吳爲不弔十四年有君不弔昭七年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二十六年卿鞏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皆是不仁之意襄二十三年敢告不弔及詩之不弔昊天不弔不祥書之弗弔天降喪于殷則以爲哀閔之辭杜氏注皆以爲不相弔恤而於鞏不弔之人則曰弔至也於義不通惟成七年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乃當謂大國無恤鄰之義耳

亡

亡有三義有以死而名之中庸事亡如事存是也有以出奔於外而名之晉公子稱亡人是也有但以不在而名之詩子美亡此論語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是也漢書袁盎傳不以在亡爲辭[原注]謂託故而辭以不在詩在亡則以在亡使未知在亡則以在亡爲存亡非漢書之意也

乾沒

史記酷吏傳張湯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乾沒隨勢沈浮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占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三國志傅嘏傳豈敢寄命洪流以徼乾沒裴松之注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也晉書潘岳傳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張駿傳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盧循傳姊夫徐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魏書宋維傳維見乂[原注]元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北史王劭傳贊爲河溯清流而乾沒榮利梁書止足傳序其進也光寵夾易故愚夫之所乾沒晉鼙舞歌明君篇昧死射乾沒覬露則滅族抱朴子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乾沒大抵是徼幸取利之意史記春申君傳沒利於前而

易患於後也卽此意楊氏曰愚謂乾沒者乾而亦沒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之義

辱

儀禮注以白造緇曰辱故老子謂楊朱曰大白若辱

姦

廣韻姦古顏切私也詐也亦作奸今本誤奸作奸非也奸音干犯也左氏僖公七年傳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曰子父不奸之謂禮一傳之中二字各出而義不同釋名姦奸也言奸正法也以奸釋姦其爲兩字審矣又奸宇亦可訓爲干祿之干漢書荆燕吳傳齊人田生以書奸澤史記作干然則奸但與干通用而不可以爲姦也後人於案牘文移中以姦字畫多省作奸宇此如繁之爲煩

衝之爲沖驛之爲馹臺之爲台皆借用之字

訛

訛字古作譌僞字古亦音訛詩小雅民之訛言箋云僞也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原注正義曰謂以善言爲惡以惡言爲善交而與易其辭爾雅注世以妖言爲訛太平御覽引武王之書鈐曰昏謹守深察訛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嫩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拏訛頭者原注俱如一人作奸則尾隨其後昭人於罪從而嚇詐金錢謂之拏訛頭卽漢律所謂恐猲受賕　請將巡城改爲中差一年

一代

誰何

詩室人交徧摧我韓詩作誰玉篇作謯丁回切譴也六韜令我壘上誰何不絕史記賈誰邊秦論陳利兵而誰何誰同何呵同原注韓非子王出而何之賈誰傳其在大謹大何之城者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誰卒注大誰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何也此解未當焦氏易林當年少寡獨與孤處雞鳴犬吠無敢誰者說苑民知十己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揚雄衞尉箴二世妄宿敢於望夷閽樂嬌搜戟者不誰

信

史記衞綰傳歲餘不譙呵綰漢書作不誚何綰難曉疑譙譙爲誰誰又轉爲孰也楊氏曰孰何與誰何同非譙周禮射人不敬者苛罰之注苛謂詰問之按此苛亦呵字

信

東觀餘論引晉武帝王右軍閣隱居帖及謝宣城傳謂凡言信者皆謂使人楊用修又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爲證良是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云輒付往信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魏杜摯賦母巨儉詩問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以使人爲信始見於此錢氏曰晉陽秋胡威三國志胡質傳注汝成案司馬相如諭巴蜀檄云故遣信使是西漢已然若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墨子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漢書石顯傳通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西域傳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後漢書齊武王傳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周禮掌節注節猶

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謂爲使人也故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原注）以書信而今人遂有書信之名

出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傳中凡言出者皆是外甥左氏莊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僖七年申侯申出也成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原注注言陳侯之甥）又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原注注外甥）襄二十五年我周之自出（原注注言陳侯之甥）又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三十一年莒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昭四年徐子吳出也公羊文十四年傳接菑晉出也穀且齊出也史記秦本紀晉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漢書五行志王子

鼂楚之出也而公羊襄五年傳蓋舅出也則以舅甥爲舅出矣（原注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竇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穆氏曰外甥二字本不典不知何自起大約緣外舅之名而生

鰥寡

鰥者無妻之稱但有妻而子役者則亦可謂之鰥詩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矜讀爲鰥是也寡者無夫之稱但有夫而獨守者則亦可謂之寡越絕書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陳琳詩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是也鮑照行路難來時聞君婦閨中婾居獨宿有貞名亦是此義

婦人以夫亡爲寡夫亦以婦亡爲寡左傳襄二十七年齊

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小白雅曰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焦氏易林久鰥無偶思配織女求其非望自令寡處

丁中

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原注）宗天寶三載十二月癸丑詔曰比者成童之歲即挂輕徭既冠之年便當正役憫其勞苦用軫於懷自今宜以十八已上成丁爲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杜子美新安吏詩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是十八以上皆發之也然史文多有言丁中者舉丁中可以該黃小矣遼史耶律學古傳多張旗幟維丁黃爲疑兵蓋中小皆維用之而史文代以黃字黃者四歲以下何可維之兵間邪

阿

隸釋漢殺阮碑陰云其間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繫以阿字如劉興阿興潘京阿京之類必編戶民未嘗表其德書石者欲其整齊而強加之猶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也成陽靈臺碑陰有主吏仲東阿東又云惟仲阿東年在元冠幼有中質又可見其年少而未有字抱朴子禰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三國志呂蒙傳注魯肅拊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世說注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原注渾子戎）皆是其小時之稱也（原注亦有以阿挈其字者世說桓公謂殷淵源爲阿源謝太傅謂王修齡爲阿齡謂敬爲阿敬婦人以阿挈姓則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

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爲阿武韋后降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娶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是也亦可以自稱其親焦仲卿妻詩堂上啟阿母阿母謂阿女是也亦可爲不定何人之辭古詩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三國志龐統傳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晉書沈充傳敦作色曰小人阿誰是也原注亦有作何誰者晉劉寶崇讓論不知何誰最賢不知何誰最不肖　阿者助語之辭古人以爲慢應聲老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今南人讀爲入聲非原注魏志東夷傳東方人名我爲阿

么

一爲數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稱元年長子之稱元子是也又爲數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謂一爲么是也爾雅么幼注曰豕子最後生者俗呼爲么豚故後人有么麼之稱說文么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幼字從么亦取此義漢書食貨志王莽作錢貨六品小錢么錢幼錢中錢壯錢大錢貝貨五品大貝壯貝么貝小貝及不盈寸二分者布貨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隋書律歷志凡日不全爲餘積以成餘者曰秒度不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篾其有不成秒曰麼不成篾曰么班彪王命論么麼尚不及數子蔡邕短人賦其餘絀么晉陸機文賦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郭璞螢火贊熠耀宵行蟲之微么麼詎蟂蝂賦享神氣之么麼蚊用此字

唐書楊炎傳盧杞貌么陋宋史岳飛傳楊么本名楊太年幼楚人謂小爲么故曰楊么俗作么非

元

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原注爾雅原再也易原筮周禮馬質禮記月令原鑒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原注漢書注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也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或以爲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故改此字汲成案月令無原鑒字古人亦有稱原官者後漢張衡應閒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注爾雅曰原再也原注傳東方人名我爲原注傳曰原之然則原官乃再官之義也

寫

寫說文曰置物也詩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原注傳曰寫輸寫也周禮稻人以澮寫水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酒于房禮記曲禮器之澮者不寫其餘皆寫原注傳之器韓非子衛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國語王命工以艮金寫范鑾之狀而朝禮之史記秦始皇紀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蘇秦傳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新序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周髀經笠以寫天上林賦胹蟹布寫漢書賈捐之傳淮南王盜寫虎符今人

以書爲寫蓋以此本傳於彼本猶之以此器傳於彼器也（原注）說文賸移書也徐氏曰謂移寫之也始自特牲饋食禮卒筮寫卦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漢書藝文志孝武置寫書之官河間獻王傳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路溫舒傳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霍光傳山又坐寫祕書師丹傳吏私寫其草淮南子說山訓竊簡而寫法律孔安國尚書序更以竹簡寫之至後漢而有圖寫（原注）盧植傳李繕寫之稱傳之至今矣

今人謂馬去鞍曰寫貨物去舟車亦曰寫與器之溉者不寫義同後漢書皇甫規傳旋車完封寫之權門晉書潘岳傳發棺寫鞍皆有所憩說文作卸舍車解馬也讀若汝南

人寫書之寫

行李

古者謂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皆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行理咨嗟（戴氏曰李理通用管子法法篇皐陶謨李大匡篇國子爲李房注獄官也李理同漢書蘇建傳黃帝李法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故稱其書曰李法）至唐時謂官府導從之人亦曰行李舊唐書溫造傳左拾遺舒元褒言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敕曰憲官之職在指佞

觸邪不在行李豈其不敢稱鹵簿而別爲是名邪

耗

今人以音問爲耗起自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注引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

量移

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脽上大赦天下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二十七年已前左降官量移近處量移字始見於此李白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詩云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

盡日南珠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題云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原注）量讀平聲及遷忠州刺史又云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故韓愈自湖州刺史量移袁州有遇赦移官罪未除之句而宋史盧多遜貶崖州詔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乃稱遷職爲量移誤矣

梁悤

梁悤字雖从网其實屏也漢書文帝紀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梁悤災師古曰梁悤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梁悤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梁悤屏之遺象也臣朝君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梁悤復思也（原注）釋名梁悤在門外梁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西京梁悤合板爲

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
樹之（原注今人謂之影壁）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
雉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廣雅采思謂之屏越絕書巫
門外采思者春申君相楚使其子爲假君（原注春申君相楚假君所思處也）治吳
魚豢魏畧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采思參考諸書當
從屏說又五行志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采
思在其外諸侯之象也則其爲屏明甚而或在門內或在
門外則制各不同耳鹽鐵論祠堂屏闕垣闕采思甚盛王莽傳遣使壞渭陵
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門闕采思甚盛王莽傳遣使壞渭陵
延陵園門采思曰毋使民復思也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四
年二月己亥南宮內殿采思自壞（原注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詩紫鴿下采思）

酉陽雜俎曰今人多呼殿棖榍護雀網爲采思誤也禮記
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屏謂之樹（原注爾雅今釋宮文）
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原注正義曰漢時謂屏爲
桴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案匠人注云城隅謂闕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楹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亦引廣雅及劉熙釋名爲證作書者段成式蓋唐時有呼護雀網爲采思之目故史言甘露之變宦者扶上升輿決殿後采思疾趨
北出而溫庭筠亦有采思畫捲閶闔夜開之句矣

北有廟堂棖櫨及柱皆彫鏤雲矩上復思已碎有作覆思
者宋玉大言賦大笑至今摧覆思言一笑而垣屏爲之傾
倒也若摧護雀網亦不足大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
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
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
屏也國語曰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詹
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
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晉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
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場屋

場屋者於廣場之中而爲屋不必皆開科試士之地也隋
書音樂志每歲正月萬國來朝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
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
縱觀之至晦而罷故戲場亦謂之場屋唐元微之連昌宮
辭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豆

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
采思字有作桴思者禮記明堂位注有作浮思者考工記
注並見上有作孚思者博雅孚思謂之屏有作復思者水
經注象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又云譙城南有曹嵩家家
名本草不皆神農所著越絕書丙貨之豆今按本草有赤小豆大豆之
抵豆飯藿羹姚宏注曰史記作飯菽而麥下文亦作菽古
語但稱菽漢以後方謂之豆今按本草有赤小豆大豆之
石五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越絕書亦非子

貢所作漢書楊惲傳種一頃豆落而爲萁

陘

今井陘之陘古書有作鉼者穆天子傳至於鉼山之下（原注）注今在常山石邑縣鉼音那是也有作研者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石研關是也有作岍者晉書胡奮傳頓軍掘咄哪于岍北大破之是也有作陘者晉書石勒載記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李尤函谷關賦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徑貫越代朔以臨北庭是也

豕

莊子在宥篇災及草木禍及止蠹止當作豕古止豕通用

左傳宣十七年庶有豕乎豕止也

（原注）史記外戚世家竇少君爲其主入山作炭後漢書竇鍇傳夏馥入林慮山中親突煙炭皆此物也

關汝成案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此衍孫字

關者所以拒門之木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賈誼新書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曾連子譬若門關舉之以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能關非益加重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皆謂拒門之木後人因之遂謂門爲關也

（原注）周禮司關注關界上之門

史記謂拒門之木爲關漢書楊惲傳有棘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趙廣漢傳斬其門關而去宋書少帝紀突走出昌明門迫者以門關踣之王鎮惡傳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唐書李訓傳閽者欲扃鐍之爲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

宙

說文宙舟輿所極覆也此解未明淮南子覽冥訓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高誘注宙棟梁也似合宙字從宀本是宮室之象後人借爲往古來今之號耳（原注）說文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石炭

今人謂石炭爲墨按水經注冰井臺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是知石炭石墨一物也有精麤爾（原注）史記外戚世家竇少君爲其主入山作炭後漢書竇鍇傳夏馥入林慮山中親突煙炭皆此物也　北人凡入聲字皆轉爲平故呼墨爲煤而俗竟作煤字非也玉篇煤炱煤也韻會煤炱灰集屋者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高誘曰煤室煙塵之煤也素問黑如炲者死注炲謂炲煤也唐張祜詩古牆丹朘盡深棟墨煤生李商隱詩敢國軍營漂木柿（原注）方言反拔說文當作柿削木札也後漢書方術楊方傳風吹札柿前朝神廟鎖煙煤溫庭筠詩煙煤朝奠處風雨夜歸時是煤乃梁上

煙煤之名非石炭也崔銑彰德志作煤（原注）志曰安陽縣龍山出石炭入穴取之無窮取深數百丈必先見水水盡然後炭可取也炭有數品其堅者謂之石軟者謂之煤氣愈臭者然之愈難盡水可以煎礬終（原注）按玉篇廣韻並無煤字

終葵

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原注）注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爲終葵馬融廣成頌揮（原注）傳同終葵揚關爾（原注）傳雅作終葵蓋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儺之爲耳今人於戶上畫鍾馗像云唐時人能捕鬼者（元）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未必然也（原注）五代史吳越世家歲除畫鍾馗鬼圖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固以鍾葵爲辟邪之物矣（趙）氏曰終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譌而捉鬼之說起于此也蓋終葵本以逐鬼後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爲人名流傳既久則又忘其辟邪之物而意其爲逐鬼之人乃附會爲眞有是人姓鍾名馗者耳天中記補筆談所載皆不足信而唐時每歲暮日鍾馗與魑日同賜大臣多有謝表則訛謬相傳已非一日也又有淮南王佗子名鍾葵有楊鍾葵上鍾葵李鍾葵慕容鍾葵喬鍾葵（原注）北史熙人諒傳作喬鍾又恩倖傳末有宮鍾馗馗字兩見而楊義臣傳仍作喬鍾葵　段鍾葵于勁字鍾葵張白澤本字鍾葵唐書有王武俊將張鍾葵（原注）通鑑作終葵　則以此爲名者甚多豈以其形似而名之抑取辟邪之義與左傳定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終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

魁

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爲文章之府（錢氏）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朱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婁爲魯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傳會之詞學校祀魁星雖非古禮然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隆爲一邑偉觀其上以奉魁星則是南宋時已有之矣故而名之抑取辟邪之義與左傳定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終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

桑梓

容齋隨筆謂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並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愚考之張衡南都賦云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舊里曹作光武濟陽宮碑而陪其後然則五魁之名豈佳語哉或曰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長帥之意要非雅俊之目（原注）呂氏春秋有魁士名人此用魁字之始

云來在濟陽額見神宮追惟桑梓褒遞之義陳琳爲袁紹檄云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漢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原注胡三省通鑑注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以後魏鍾會與蔣斌書桑梓之敬古今所敦晉左思魏都賦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陸機思親賦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贈弟士龍詩迫彼寵豕載驅東路繼其桑梓肆力上墓贈顧彥先詩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百年歌薤露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詩祁祁大官致祿晶桑梓潘尼贈陸機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陸雲邦惟桑與梓贈榮陽太守吳子仲詩垂覆豈他鄉迴光臨桑梓潘岳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陸雲

答張士然詩感念桑梓城隍方鬋服中人（原注九愍望龍門而嘆顧攀維桑而泣今結髮事於結桑閭式復羅尚書人懷桑梓劉琨上愍帝表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情未克袁宏三國名臣贊于布擯名遒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宋武帝復彭沛下邳三郡租詔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文帝復丹徒租詔丹徒桑梓編繆大業攸始謝靈運孝感賦戀巨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曾吟行東方就旅逕梁鴻去桑梓何承天鐃歌願言桑梓思舊遊鮑照從過舊宮詩嚴恭履桑梓加敬覽枌榆梁武帝幸蘭陵詔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劉峻辨命論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江淹擬陸平原詩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則又從南都賦之文而承用之矣　按古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說苑常樅謂老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樅曰嘻是已此於詩爲興體言桑梓猶當養敬而況父母爲人子之所瞻依

胡噰

說文胡牛頷垂也徐曰牛頷下垂皮也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詩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漢書都紀志有龍垂胡頷下迎黃帝師古曰胡頷下垂肉也金日磾傳捽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張敖傳仰絕亢而死注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後漢書請爲請君鼓噰胡太元經七爲暇喈范望解謂唐胡也古人讀

侯爲胡息夫躬傳師古曰喈喉噰卽今人言胡噰耳

胡

說文胡牛頷垂也从肉古聲（原注說文旛幅胡也臣鉉等曰胡幅之垂者也亦取下垂義）續漢輿服志畢人見鳥獸有冠角頤胡之制是也詩曰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故以爲壽考之稱詩曰胡考之寧傳曰雖及胡耆（原注箋釋名胡耆咽皮如雞胡也）謚法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陳有胡公而蔡仲及周厲王名胡似亦皆取此義（原注箋音王胡之字修齡）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謂戈鋒之曲而旁出者猶牛胡也周禮大行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注前疾謂驅馬車轅前胡下垂杜地者禮記深衣袂圜以應規注謂胡下也下垂曰胡方言凡箭鏃胡

合贏者郭璞解胡鎬在於喉下則亦取象於牛胡也又國名今之胡姓以國爲氏或以謚爲氏者也又與何字義同如胡能有定胡然而天胡斯畏忌之類原注箋云胡之言何也見於經傳如此而已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蓋必時人因此名戎爲胡原注趙世家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注林胡樓煩東胡爲三胡武靈王言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諸胡謂之諸胡者猶左傳之言羣舒而下文遂云築長城以拒胡是以二國之人而槩北方之種一時之號而蒙千載之名胡自此始而考工記亦曰粤無居之後因號胡戎爲翔蓋北狄之呼也原注酒之謁本地名上黨武鄉縣羯室晉時匈奴別部入鎛燕無弓車秦無廬胡無弓車春秋北燕僅再見於經而於越至哀公時始盛以此知考工之篇亦必七國以後之人

所增益矣又虜者俘獲之偁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公羊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仲連所謂虜使其民韓非所謂臣虜之勞原注史記李斯傳嚴家無格虜索隱曰虜奴隸也而戚夫人歌所謂子爲王母爲虜東方朔答客難所謂尊之則爲虜者將卑之則爲虜者也故漢高帝言虜中吾指而罵婁敬爲齊虜戾太子罵江充爲趙虜水經注臨淄外郭世謂之虜城言齊湣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寶居郭因以名之是矣自南北朝以後其名遂以加之北翟亦習而不察也

草馬

爾雅馬屬牡曰騭牝曰騇郭璞注以牡爲驌牝爲草馬

魏志杜畿傳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牧牛草馬晉書涼武昭王傳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魏書蠕蠕傳賜阿那瓌父草馬五百匹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駃駒隋書許善心傳賜草馬二十匹原注廣謂牝馬曰騇顏氏家訓有云騇騭今人則以牡爲兒馬牝爲騇馬而唯牝驢乃言草驢

草驢女猫

今人謂牝驢爲草驢北齊書楊愔傳選人魯漫漢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是北齊時已有此語山東河北人謂牝猫爲女猫隋書外戚獨孤陁傳猫女可來無住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

雌雄牝牡

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雉鳴求其牡詩人以爲不倫之刺然亦有不一者周禮疏引詩雄狐綏綏走亦曰雄書牝雞無晨飛亦曰牝今按經傳之文不止於此如詩爾牧來思以薪以烝以雌以雄左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莊子猨猵狙原注音旦以爲雌焦氏易林雄犬夜鳴雄罷在後晉書五行志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木蘭詩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皆走而稱雌雄者也爾雅鶼鶼其雄鶼牝痺山海經帶山有鳥焉其狀如鳥五采而赤文名曰鶼鶼是自爲牝牡陽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采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則飛而稱牝牡者也龍亦可稱雌雄左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

雄是也蟲亦可稱雌雄列子純雌其名大腎純雄其名穉蜂是也介蟲亦可稱雌雄莊子注司馬云雄者黿類雌者龜類是也人亦可稱雌雄莊子魯哀公之言哀駘他曰丈而雌雄合乎前是也雌雄管子楚人攻宋鄭令其人有喪亦可稱牝雌雄史記索隱歲雄在閼逢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昔日雄在甲雌在子是也金亦可稱雌雄王子年拾遺記禹鑄九鼎擇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是也石亦可稱雌雄漢郡國志皮郎出雄黃雌黃是也符契亦可稱雌雌雄漢書高祖紀頒木爲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唐

六典太府寺置木契九十五隻雄付少府將作監雌留太府寺是也箭亦可稱雌雄遼史儀衛志木箭內箭爲雄外箭爲雌皇帝行幸則用之還宮拗箭官執雌箭東上閤門使執雄箭是也（原注一本有此四字）箭牝謂之閼伏箭本胡法也黑寧中罷之草木亦可稱牡周禮牡樗牡蘞（原注亦可稱牝牡宋沈括筆談大駕鹵簿中有此四字）牡謂之草華者　檀弓牡麻爾雅雅牡蔽牡蕡牡茅儀禮注牡蒲史記封禪書牡荊本草牡桂是也車箱亦可稱牝考工記牝服正義云車較即今人謂之平高皆有孔內軓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是也管鑰亦可稱牝牡漢書五行志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月令注鍵牡開牝也正義凡鑰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是也棺蓋亦可稱牝牡禮記

日知錄刊誤二卷

道光十五年仲春嘉定黃氏刊於西谿草廬東之袖海樓

日知錄一書其義類閎深論辯浩博余嘗疏其學識頗著其大端竊歎書之精微弗能盡也當康熙間潘稼堂檢討爲校刊于閩中自是賢碩輒加考辯既正其脫文譌字或問引伸其言幾無異漢唐時諸經史訓解爲專門學也余所見不下十餘家多簡當而尤善者閻楊沈錢四家本也後又得原寫本以校潘刻本得者大半諸家多未見此本往往增損有與合者亦有舛錯同而別爲糾正者或因糾正轉滋淆失余益統括羣書穿穴援引區其異同覈其是非每以錯綜更達闡奧率表其名斷諸已意不爲繳繞之辭亦絕剽竊之行總全書所攷正者得七百餘條雖與是書義類論辯不恢修景欽少少郵其文字牴牾詮訓隱隩庶幾益治塗轍抑以斷後之舛馳者矣曩爲定本纂成集釋曾就正於武進李申耆吳江吳山子寶山毛生甫三先生此書又乞生甫刪定同邑王君巨川明慎彊識勤佐探索區區不敢妄作實事求是之懷欲冀白諸後賢而直諒多聞之助又不可沒也閻楊沈錢四家其里爵名字已列于集釋敘例今曰朱齋陳氏者名訏字言揚海寧人官教授以子貴贈通議大夫左副都御史南曲張氏名惟赤字小白海鹽人官刑科給事中蘧園楷庵則名皆佚楷庵張氏客也曰楷庵者別于武屏楊大令簡在言也沈校本得諸次歐從叔父原寫錢校本則假諸生甫其餘多陳丈立

齋所手錄者既第分爲二卷并述其傚云道光十五年二月望日嘉定黃汝成潛夫氏書于西谿草廬東之袖海樓

日知錄栞誤卷上　嘉定黃汝成潛夫氏譔

目次

卷之一
成有渝无咎罔孚裕无咎无諸本並誤无裕无諸本並誤无裕並誤裕今改

卷之三
何彼穠矣穠諸本並誤襛　王欲玉女女諸本並作汝今改

卷之四
王子虎卒卒諸本並脫今補

卷之六
用日干支下諸本並脫社日用甲一條今補

卷之十三
禁錮姦臣子孫下諸本並脫家事一條今補

卷之十五
居喪飲酒飲酒諸本並作宴飲今從錄中標題改

卷之十八
朱子晚年定論下原寫本沈校本有李贄鍾惺二條今補

卷之二十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日月諸本並作月日今從錄中標

題改
卷之二十一
書法詩格諸本並列陸機文誤條下今從錄中標題次改
卷之二十三
假名甲乙乙諸本並誤子今改
卷之二十六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三諸本並脫今從錄中標題補
卷之二十七
注疏中引書之誤注疏諸本並作誤疏今改　文選注

下諸本並脫陶淵明詩注李太白詩注杜子美詩注韓文公詩注四條今從錄中標題補
卷之二十八
冠服冠諸本並誤官　衩衣衩並誤衩今改
卷之二十九
驛諸本並作馹汝成案說文驛置騎也馹驛傳也蓋馹驛皆傳也馹爲騎馹又尊者乘也義既微別形聲亦異錄文皆言漢時置騎雖驛馹間弗能別而標題作驛此不容岐作馹今改
卷之三十一
泰山都尉下從沈校本增社首一條

錄文
卷之一
朱子周易本義第一條　近世晁氏始正其失晁原本作鼂沈校改汝成案說文鼂匽也讀若朝揚雄說匽鼂蟲名杜林以爲朝旦非是从旦从旦臣鉉等曰今俗作晁直遙切汝漢書景帝紀作御史大夫晁錯本傳作鼂錯師古並注云古朝字楚詞九章甲之鼂吾以行王逸注鼂旦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晁采琬琰李善注晁古朝字又嚴助傳鼂不及夕揚雄校獵賦天子以陽鼂出於元宮左傳王子朝五行志作王子晁而衛大夫史朝風俗通作史鼂之後爲鼂姓是鼂與朝當爲假借字而

漢紀及上林賦晁字疑本作鼂後人妄以俗字改之不然師古於紀傳及志何以皆注古朝字耶趙宋時凡姓鼂者多作晁沈氏因改鼂爲晁鼂實正字其未改者仍之
既雨既處條　猶高宗之於武后也猶武屏楊氏云當作唐攷原寫本正作唐
以杞包瓜條　劉昭五行志云汝成案五行志乃晉司馬彪譔梁劉昭注錄所引是志文非注劉昭二字當是續漢之譌錄中譌此頗多間有案語
山上有雷小過條　雲雨時在其中間蓮園孫氏曰時義門本改作特沈校同汝成案時有二義一曰常一曰

不時也若作特似詞滯義近且無所本何直以意改耳

今仍原本

游魂爲變第一條　骨肉歸復於土歸復諸本並誤作復歸今改　第四條　味於散者其說也佛味武屏楊氏疑作昧攷原寫本正作味

凡易之情條　其全於是矣其諸本同原寫本作具誤兌爲口舌第二條　故爰之禦臣也禦武屏楊氏曰當作御御禦古通

作於汝成案原寫本作御御禦古通

說卦雜卦互文第二條　古人之文文原本誤爻沈校改蘧園孫氏曰爻義門本改文

序卦雜卦條　姤之九三卽夬之九四也三四諸本並誤辭皆曰磬无膚无諸本並誤其辭皆曰磬无膚无諸本並誤

叔從子之期皆加也葢本此若會祖則齊衰三月非期也曾字似非脫文

三江條　今之揚子江也揚諸本並誤楊　注東迤北會于匯于並誤爲今改　注本郭璞說說諸本並誤記或曰當作注汝成案郭璞水經注久佚今惟散見於酈氏注中攷水經注沔水中篇有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云云是記當爲說字誤文作注亦非原寫本正作說今改

武王伐紂第二條　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諸本同原寫本存下有其字　不利子商子楷庵楊氏改于汝成案諸本皆作于乃左傳原文又注云子商宋也楊

氏誤　第五條　卜年七百七諸本並誤八今改

召誥條　凡二十有五日五諸本同汝成案五當作六錄文云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癸巳算外至戊午止得二十五日第上云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正自乙未起算此亦當合癸巳則五爲六字之譌矣

建官惟百條　而夷微盧烝三毫阪尹之官阪原本誤版沈校改

顧命第五條　賓牟賈言賓牟賈諸本並誤孔子有今改

矯虔條　稱詐爲矯稱詐原本誤詐稱沈校改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標題　信原本誤行沈校改
秦誓第一條　吳淵穎諸本並誤穎今改
古文尚書第一條　注內泰誓非伏生所傳泰諸本並誤泰　求其古文尚書之書也天並誤夫今改
文者或曰其字疑治字之誤汝成案漢書儒林傳同仍從原本　注孔氏正義曰氏原本誤子沈校改
豐熙僞尚書條　如豐熙之古書世本世諸本同原寫本作正　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不諸本並誤一今從新唐書改　注荅曰與中國書不殊書諸本並脫原寫本有攷中堂事記同今補

何彼穠矣第一條　則曰汾王之甥甥原本誤孫沈校改
抑鄙衛第三條　宋陳傅良傳原本誤傳沈校改
楚吳諸國無詩條　筆路藍縷諸本並誤籃今改
幽條　注笙師歙竽笙塤籥簫篪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云云汝成案周禮笙師注鄭司農云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長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組疏畫康成云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賈疏釋三器言春春是向下之稱合兩鄭注及疏

觀之則春非樂器明矣是止有十一器云十二者誤也
諸本皆同因仍之
莠言自口第一條　人安媟慢安諸本同原寫本作懷申伯條　人亦於女何有於諸本並誤與今改
韓城第二條　注邘晉應韓邘諸本並誤邢今改
詩序條　且如褒姒威之威諸本並誤滅今改

謂一爲元第一條　周環五行之道也宋齊陳氏曰周環丑行今本丑字改作五字楊本改作互字汝成案原寫本是五字作丑與互者誤　第二條　多不云一云原本作言沈校改
邾儀父第一條　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蠻諸本並誤變南曲張氏曰初筠先生云當作蠻夷之國汝成案原寫本正作蠻今改
君氏卒第二條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夫諸本並誤失今改
姒氏卒條　注續漢禮儀志禮儀原本誤儀禮沈校改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大夫稱子第二條　注陸淳曰侯伯子男之臣臣原本誤言沈校改誤位沈校改
星隕如雨第二條　不害嘉穀也害原本誤言沈校改城小穀條　劉昭郡國志注注諸本並誤脫今補　叔

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叔諸本並誤公今改
臨于周廟第一條　敢昭告於皇祖文王於衍字諸本
同有案語
五伯條　左傳成公二年傳原本誤氏沈校改
占法之多第二條　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
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得來二字
楷庵楊氏疑之汝成案周易集解本文云或若以甲壬
名乾以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
若德來爲好物刑來爲惡物錄所引以甲上脫若字乙
癸上脫以字德誤得德來下脫爲好物刑來五字諸本
皆同未補入

列國官名條　注昭公二年二原本誤一沈校改
地名第二條　孟丙爲孟大夫孟丙之孟諸本並作孟
汝成案先生左傳杜解補注云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
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
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
之爲邯鄲午也觀此則錄文作孟明矣今改
爭門條　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出上脫以字有案語
卷之五
正月之吉第一條　注因此四時之正因諸本並誤脫
今從周禮注補
木鐸第二條　注始舉磬奏鼓吹　注亦不舉磬鼓吹
磬諸本並誤炮今改
凶禮條　鞮屨素簚乘髦馬屨諸本並誤履今改　注
以賑撫諸州水旱蟲災賑原本誤鎮沈校改　注勞問
諸王疾苦王諸本並誤侯原寫本作王攷週典同今改
奠摯見于君條　注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萊諸本並
誤菜今改
三年之喪第二條　孔子言踰月則其善善下脫也字
有案語　第九條　注詳舊書禮儀志禮儀原本誤儀
禮沈校改
出妻之子爲母條　絕族無施服施諸本並誤移武屏
楊氏曰本作施汝成案喪服傳作施今改

兄弟之妻無服第一條　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是諸本
並誤其今改　第二條　嫂叔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
而爲位者惟嫂叔叔嫂諸本並誤作叔嫂今改
貴臣貴妾條　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意諸
本並誤義今改
外親之服皆緦第一條　昔辛有適伊川川原本誤州
沈校改　注改元唐隆隆諸本並誤龍今據唐書改
教有所從教原本誤敷沈校改汝成案錄所引韋述議
多節改原文無由援正第原寫本亦作教則數字是潘
氏所易矣從沈校　可以採本而尊經可原本誤有沈
校改

唐人增改服制第三條　與始皇之狹小先王之宮廷
王諸本並誤主今改
卷之六
祉日用甲條　周代祝社代諸本並誤伐今從墨子明
鬼下篇原文改
肅肅敬也條　雝雝和也詩本肅雝一字云云雝諸本
並作雍今改
鬼神第三條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諸本並誤推
今改
朊朊其仁條　望望然汲汲然望望原本誤茫茫沈校
改

卷之七
有婦人焉標題　焉字諸本並脫今補
去兵去食第三條　注定公十三年定諸本並誤哀今
改
聂盪舟第二條　晉書載記記諸本並誤紀宋齊陳氏
校改
虞仲第二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其實皆什一也條　注十夫有溝有諸本並誤爲今改
國佐之對晉人曰晉諸本並誤魯今改
士何事條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飭化諸本並誤化飭
今改宋齋陳氏改化爲庀亦非

孟子弟子第一條　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　盆成括
萊陽伯成諸本並誤城今改　子叔乘陽伯乘諸本並
誤承今改　第二條　盆成適嘗爲孔子門人成諸本
並誤城適並作括今從晏子春秋外篇第十一章原文
改
茶第一條　又曰蔎荼注云卽艿艿諸本並誤芳汝
成案說文艸部無从力之字艿下注云葦花也从艸刀
聲攷釋艸葦醜艿郭注其類皆有艿秀而顏注漢書云
蒹雒者是也取其脫穎秀出故曰艿則艿爲秀苗義矣
然前文蔡蔎艿注云皆艿茶之別名又釋文云艿字或
作茬下同毛詩鴟鴞傳荼荏茬也是艿卽荼類又與茬

爲一字也攷茬字大篆从莽故籀文作葬疑小篆則作
茬又省作艿耳原寫本正作艿今改　武都買茶武都
諸本誤陽武原寫本誤武陽汝成案初學記古文苑皆
作武陽攷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載此文作武都買茶
注云武都縣名出茶則作武陽者亦非矣今改　第二
條　武都買荼武都誤同今改
考次經文第一條　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肆直諸
本並誤溫良今改

州縣賦稅標題　賦稅諸本並作稅賦今從原寫本及
目次文改

州縣賦稅第一條　注崔鉉云云鉉諸本同原寫本作銳汝成案崔鉉見明史儒林傳原寫本誤　第二條戶有三萬二千二諸本同原寫本作六攷馬援傳作二千原寫本誤　卿徒知便民便民諸本並誤民便今從北齊書本傳改　府條　注朱泊自稱冀王冀原本誤翼錢校改　鄉亭之職第一條　所由來久久原本誤矣沈校改　第二條　但聞醬夫不知郡縣知諸本並誤聞今從本傳改　里甲條　綱舉目張綱原本誤網沈校改　掾屬第三條　銓綜既多銓諸本並誤銓今從疏本文

改贓私一改啓啓原本誤起沈校改　今使百行九能使諸本並誤能原寫本作使攷疏同今改　都令史第一條　注續漢百官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注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譯諸本並誤驛楷庵楊氏曰驛疑作譯汝成案金史原文作譯今改　吏胥第四條　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算諸本同原寫本作吏　作吏　法制第一條　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呈楷庵楊氏改程汝成案史記本文作呈正義作程呈程古通而呈爲正文當從史記楊氏非　然姦僞前起姦諸本並誤奸今改　第六條　而事功日墮墮原寫本作隳案隳與墮通　選補第三條　注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詩司原本誤同沈校改　銓選之害第二條　長貳無以詰詰原本誤語沈校改　卷之九　保舉第一條　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制原本誤詔錢校改　關防第一條　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庫諸本並誤庫汝成案庫狄是部名後因以爲姓今從北齊書隋書改　部刺史第一條　旁詔牟利詔諸本並誤詔今改　第三條　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

置使二年之二諸本並誤三汝成案舊唐書紀書此事在二十二年今改　隋以後刺史第一條　注南方一偏之地偏原本誤徧沈校改　第二條　降及唐氏原寫本作代潘刻從原疏文改　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下中諸本並誤中下原寫本與疏文同今改　並減其半並原寫本作盡潘刻從疏文改　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軍中諸本並誤中軍原寫本與疏文同今改　知縣第一條　注唐皎傳　注皎請以冬初集皎原本誤从日錢校改　知州第二條　病方鎮彊恣彊諸本並誤疆今改

守令第二條　塗擦歲月據諸本同南曲張氏曰據原
印本作揆楷庵楊氏曰揆本集作擦原印本誤　第五
條　成化四年七月七原寫本作六汝成案明憲宗實
錄久佚攷明史及陳建從信錄皆不載此事無由定其
孰是仍原刻
刺史守相得召見第一條　毋以蘇秦縱橫毋諸本竝
誤毋今改　注仮爲潁川太守潁川諸本竝誤潁州今
改
京官必用守令第一條　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事諸
本竝誤書楷庵楊氏校改
宗室第一條　舉茂才劉辟彊　辟彊守長樂衛尉彊

諸本同原寫本作彊汝成案漢書文帝二年紀遂弟辟
彊下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
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疆闢疆
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衞侯朝于周行人問其名衞侯
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
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說竝通他皆類此若然二字
皆可書第漢書作彊當從原文原寫本非　遷于臺閣
諸本竝誤閤門沈校改　第三條　注諸王不出閤閤
諸本竝誤閣原寫本不誤今改　第四條　惟朱統鈜
起家庶吉士鈜諸本竝誤鈜汝成案題名碑錄崇禎元
年第三甲進士有朱統鈜注宗籍原寫本亦作鈜則鈜

為誤字明矣今改　第六條　不避彊禦彊諸本竝誤
疆今改
藩鎮第二條　由諸侯之彊　彊相均彊諸本竝誤疆
今改　第六條　冀州王德恭王原寫本作劉汝成案
路史原文作王原寫本誤　韓令坤鎮常山諸本同宋
史列傳卷三十二論作常州誤汝成案令坤傳建隆二
年改成德軍節度成德軍治眞定常山眞定郡名也
馬仁瑀守瀛瑀諸本竝誤珪路史原文同汝成案宋史
作瑀今從本傳改　武守琪成晉琪諸本竝誤琦路史
原文同汝成案守琪宋史無傳攷卷三十二傳論作琪
王伯厚小學紺珠同今改　若張美之守滄景汝成案

宋無景州若唐之景州則宋爲永靜軍而宣和四年收
復之景州則契丹置宋初無此州名與州也攷張美傳
亦但知滄州景宇似衍蓋宋制諸府州皆有郡名以爲
封爵之號滄州爲景城郡羅氏誤合爲一諸本遂皆承
其失矣原寫本亦未刪去今仍之　而不能亢一偏方
之元吳偏諸本竝誤偏今改　第八條　豆分瓜剖瓜
諸本竝誤爪今改
輔郡第一條　宜以東中帶滎陽郡滎諸本竝誤滎今
改
宦官第一條　宋賈昌朝爲侍講朝諸本竝誤期汝成
案宋史賈昌朝傳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

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錄文本此則朔爲誤字明矣今改　第十二條　謀黜皇后黜諸本並誤出楷庵楊氏校改汝成案明史王徽傳載此疏自牛玉專權謀黜皇后欺侮陛下諸語節去攷前明陳建從信錄載憲宗立王后下詔言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牛玉徇偏己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再立云云卽王徽所指專權欺侮也則出當作黜明矣　第十三條　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國齊諸本並誤倒今改　禁自宮第一條　必俘獲之奴奴楷庵楊氏改孥原寫本作奴楊氏非

卷之十　治地條　注其在浙閒者閒楷庵楊氏改西汝成案通攷原文作閒楊氏誤　斗斛丈尺條　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較勘斛斗稱尺諸本同以事理揆之三日之期似太繁促日字疑月字誤　地畝大小第二條　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三諸本誤二原寫本作三汝成案明史同今改　本誤二原寫本作三汝成案明史同今改　州縣界域條　或距縣一二百里距諸本並誤拒今改　後魏田制條　周書言任農以耕事云皆是周禮文書字疑禮誤

卷之十一　權量第一條　令諸郡舉力人令諸本並誤今楷庵楊氏校改　爵一升原本誤爵一升沈校刪一字注　斛二升二原本誤三沈校改　君用粱粱諸本並誤粱今改　用糯十八斛糯原本誤糈沈校改　大斗大兩第一條　粟千大斗千諸本並誤　漢祿言石第一條　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注歲几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百諸本並誤石今改　以錢代銖第三條　中毫至梢五銖梢原本誤稍沈校改

十分爲錢第一條　注宋書律志作穜穜諸本並誤標
今從原寫本改
黃金第五條　注百金泊館泊諸本並誤泊今從漢書
改　第六條　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三諸本並
誤二原寫本作三改元史世祖二十七年紀同今改
注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大諸本並誤太今改　注
禁服用金線線諸本並誤絲原寫本作線改金史世宗
紀同今改
銀第一條　注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千諸本並誤十
今改　舊例銀每錠五十兩錠諸本同原寫本作錠改
金史食貨志作鋌原寫本誤　第三條　注課銀額至

八萬七千八百兩課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第四
條　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鈔諸本同原寫本
作紗案上有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詔歲解
今年稅課錢鈔云云此當作鈔字原寫本誤
以錢爲賦第三條　以匹丈多少爲等丈原本誤夫沈
校改
錢法之變第一條　至于鵝眼綖環之類環諸本同原
寫本作繯誤
銅第一條　吳門閭廬冢門諸本同武屏楊氏疑爲王
字誤文汝成案原寫本正作王　第二條　其銅官買
官諸本竝誤官今改

諸本同原寫本作縣或云陝宜是鄰汝成案河南有陝
州鄰縣而無陝縣故或云陝宜是鄰改陳建從信錄亦
載此事正作陝州原寫本及或云竝誤
錢面第二條　兩少一多爲折錢則八也　注故
爲折爻折原本竝誤折沈校改
短陌條　注令書行後百日爲期書諸本同原寫本作
施誤
鈔第一條　注乃以爲文何耶文楷庵楊氏改義誤
第二條　注時鈔既不行不諸本竝誤通楷庵楊氏校
改　注二年正月戊午正諸本竝誤二原寫本作正汝
成案永樂元年十一月乙亥朔有閏月依術推之則二

年二月無戊午今改

卷之十二

財用第二條　用父讐斂父原本誤人沈校改　第四
條　徒單克寧克諸本竝誤充武屏楊氏云本傳是克
楷庵楊氏校改　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原本脫也字
沈校補　似此急公狥上之誠似原本誤以沈校改
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十諸本竝誤一今
從原寫本改
俸祿第一條　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諸本同六
百之百楷庵楊氏改石汝成案漢書注正作百第改汲
黯傳注如淳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蔵凡得一千四

百四十石耳是千石月得六十石則百石當月得六石
也疑漢書注六百字誤　上縣丞三萬上縣上楷庵楊
氏增幾縣二字汝成案以上下文義準之當是誤脫攷
原寫本同未補　昔楊綰爲相楊諸本並誤揚今改
第四條　潔初建議　潔初欲每石減作十貫潔諸本
並誤潔今改　第五條　注令折俸鈔令諸本並誤今
沈校改
街道第二條　而留意於一巷之溝巷原本誤卷沈校
改
官樹條　注俗號爲槐衙衙原寫本作街　注隱映金
張室室作堂並誤

人聚第一條　注贏得兒童語音好語音諸本並誤倒
宋齊陳氏校改
訪惡第三條　此三者足矣原本脫矣字沈校補
禁兵器第一條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己
諸本並誤乙原寫本作己攷元世祖紀同今改
水利第一條　乾時著於齊人時諸本同楷庵楊氏改
封汝成案春秋莊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杜
注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錄文本此
若乾封則是不雨非下文所云古之逼津巨瀆今日多
爲細流又乾時與枯沛爲對文義也原楊氏改爲封者
以史記封禪書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
三年公孫卿又齊人也不知詞似是而義則非矣　第
三條　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注諸本並誤拄楷庵楊氏
校改
河渠第二條　不過補苴罅漏補原本誤輔沈校改
卷之十三
宋世風俗第四條　注時那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
主簿云云安諸本並誤承攷宋時京西北路河南府下
縣有永安無永承今從原寫本改　注與雖歷任而不
滿者任諸本並誤仕今從原寫本改　未期納節久之
得會靈觀使期諸本同原寫本作幾攷安石丹相罷判
江寧府明年始改觀使故曰未期作幾非又會靈觀傳

作集禧觀東軒筆錄似誤
名教第五條　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治原本誤酤
沈校改　第七條　若蘊德丘園若蘊原本作有養沈
校改　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爲翰林院待詔贈諸本
同原寫本作賜汝成案明史文苑歸有光傳子慕既殁
始有是命作賜非　第八條　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
胡濙濙諸本並誤潔沈改濙亦非今改
廉恥第四條　注見韓非子原本脫沈校補
大臣第一條　而亦得富民之道矣富原本誤審沈校
改
除貪第一條　唐時贓吏吏原本誤罪沈校改　第二

條　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飾諸本同宋齋陳氏改飭
汝成案飾飭古通第漢書賈生傳作簠簋不飾此當從
其本字
貴廉第一條　尊賢用士川諸本並誤重攷貢禹傳作
用原寫本同今改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置諸
本同楷庵楊氏改致汝成案貢禹傳作置楊氏誤
家事第三條　霍氏奴入御史府諸本同原寫本入上
有欲字攷霍光傳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非欲
入也原寫本誤
奴僕第二條　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濯原本並誤濁沈
校改　第四條　注鄭司農周禮司厲注司農諸本並
誤康成今改
士大夫家容僧尼第一條　如聞百官家官諸本並誤
姓今從原寫本改
本朝第一條　而蔡洪與刺史周浚書浚諸本並誤俊
楷庵楊氏校改
書前代官第一條　直云有晉徵士徵原本作處沈校
改
卷之十四
除去祖宗廟諡第一條　肅宗曰孝宣皇帝孝諸本並
脫武屏楊氏校補
內禪第一條　晉景公有疾晉諸本並誤齊錢校改

封國第二條　謝任伯封陽夏縣伯陽夏今城父縣陽
夏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作陽夏攷老學庵筆記同今改
乳母條　初非爵邑非諸本並誤無今從原寫本改
封尚食高氏爲蔣國夫人蔣諸本並誤蓉今改
聖節第一條　五品已下下諸本並誤上今從原寫本
改　注遂以荒堙荒原本誤埋沈校改
嘉靖更定從祀第一條　東萊之讀詩記詩原本誤書
沈校改
女巫第二條　曩者邊場多事場諸本並誤塲今改
卷之十五
墓祭第一條　注外戚傳許后上疏上諸本同原寫本
作之誤　注但良人無官名但諸本並誤俱原寫本作
但攷漢書昌邑王傳同今改　第三條　曲沃衛嵩嵩
諸本並誤萬宋齋陳氏曰萬當是嵩字汝成案錄中引
衛氏語都作嵩今改　第六條　至於宗廟寢廟宗諸
本並誤室原寫本作宗攷晉書東海王越傳同今改
第八條　彼耕象與耘鳥與諸本並誤而今從原寫本
改　第九條　薦衣於陵寢陵寢諸本並誤倒今改
厚葬第三條　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儉節諸本同
原寫本作節儉攷呂氏春秋正作儉節原寫本誤
前代陵墓第一條　復亡以與他事諸本同攷漢書無
以字此衍　第五條　眇瞻河雒之路路諸本並作地

原寫本作路攷陳書文帝紀同今改　第六條　漢氏
諸陵陵諸本竝誤侯楷庵楊氏校改　緯武經文原本
誤作緯文經武沈校改
停喪第二條　謂之得葬得諸本同武屏楊氏云是渴
字誤文攷原寫本正作渴　注禮虞而柱楣翦屏楣諸
本竝誤楣今從儀禮改　第四條　魏劉仲武娶母丘
氏　及母丘儉敗　仲武爲母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絶
及母丘氏卒母諸本竝誤母今改　起爲戎昭將軍戎
原本誤戒沈校改　第七條　還葬而無椁椁諸本竝
誤槨攷說文無槨字檀弓本作椁今改
火葬第一條　照對本司久例對諸本同宋齋陳氏改得

汝成案黃氏日鈔原文作對凡申狀多用對字似非誤
文　然殺之者常刑常諸本竝誤當原寫本作常攷黃
氏日鈔同今改　不能徧葬徧原本誤偏　注列子言
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義誤儀　注荀子言氐羌之民
其庸也氐誤氏庸作俘沈校改
期功喪去官第一條　陳寔以期喪去官寔諸本竝誤
庵楊氏改嫺亦非　注不欲收獎收諸本竝誤拔今從
原寫本改
舉人第一條　注謂之特奏名名原本誤者沈校改
制科第二條　注富鄭公初游場屋鄭諸本竝誤韓今
改
十八房第二條　余爲從吏其常熟門人錢夢玉玉原
本誤王沈校改

經義論策第四條　太祖實錄錄原本誤祿沈校改
擬題第六條　晉元帝從孔坦之議孔諸本並誤元攷
坦附孔愉傳此議載傳中原寫本正作孔今改
經文字體條　佽墨水一升水諸本並誤汁原寫本作
水攷通典同今改

日知錄棻誤卷上終

卷之十七　　嘉定黃汝成潛夫氏譔

生員額數第三條　行在禮部尚書胡濙　第四條
注尚書胡濙言濙諸本並誤濼今改後同
中式額數第一條　取士頗濫取士諸本同原寫本作
士額攷王臣傳作取士原寫本誤　不但獲刻薄之名
獲諸本並誤爲楷庵楊氏以意改得亦非今從原寫本
改
進士得人第四條　十百萬八十諸本同原寫本作千
汝成案漢書貨殖傳初裒至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

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也今云十百萬者本此
作千誤
大臣子弟第一條　諫議大夫崔瑄　注諫議大夫崔
瑄諸本同原寫本作宣誤　注及絹罷相作鎮之日
作諸本同原寫本作出誤　注豈可以父在樞衡在諸
本同原寫本作去汝成案舊唐書絹傳絹罷權軸至河
中上言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纔
離中書便令赴舉咋蒙恩制寵以近藩伏緣已逼禮部
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與奪出自主司臣罔不敢撓其衡
柄臣初離機務合具上聞昨延英奉辭本擬而奏伏以
戀恩方切陳誠至難伏冀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云

云是鳥赴舉尚在絢聞命作鎮未離中書時也故瑄劾以父在樞衙若作去則無害應舉矣原寫本誤　此並世家世諸本並作勢文獻通考同原寫本作世與山堂攷索當從原文今改第山堂攷索後集宋朝進士科條雍熙中唱進士名內有李宗譔者宰相昉之子呂蒙亨參政蒙正之子王怏鹽鐵使王明之子許待問度支使仲宣之子上曰斯並世家縱以藝升天下亦謂朕有私並下第攷宋史李昉傳止四子宗訥宗誨宗諤宗諒宗譔第進士王明傳子挺扶並舉進士及第是譔與怏皆諤與扶誤文惟錄引此文前頗參差又多舉進士試皆入等與孤寒競進三句天下亦謂朕有私天下作人並下第又作遂罷之不知何以舛異若是通攷云李昉呂蒙正之子皆入等上以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罷之豈書寫時合二書以意增損耶攷宋史蒙亨爲蒙正從弟攷索通攷皆誤作子錄作弟與史合

子中解元諸本同原寫本子下有湛初二字　第四條　注爲皆準令會試爲皆諸本同楷庵楊氏改得旨攷原寫本亦作爲皆楊氏恐非

糊名第二條　及已停替者替諸本並誤暫今改　第三條　凡三牓共放六人六諸本同或曰六當作七汝成案以登科記考之惟李紳張後餘張[宏]不在三牓列是三牓共得七人自當改七字錄文云皆與撫言合撫

言凡見兩本又皆作六人第兩本皆無沈杞李翊既與昌黎所薦十人不符而並紳後餘三人後始登第則三牓止得五人亦不當云六也又後餘皆誤俊餘一本又誤俊亦見疑所見撫言本皆脫誤或轉以誤本改錄文遂致乖舛耳攷原寫本亦作六未可以意改也仍之

座主門生第三條　夫參佐之於舉主佐諸本並誤伍今從原寫本改　第四條　注魏景元元年傅元舉將僕射陳公薨景諸本同或曰當作正攷魏陳泰爲尚書僕射景元元年也或說誤第五條　在人情雖有厚薄之殊在原本誤若沈校改舉主制服條　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宦諸本並誤官今改

先輩第一條　不通者聽隨後輩試隨原本作從沈校改　注王凝知貢舉凝原本誤疑沈校改

出身授官第一條　注二年正月正諸本並誤五今從原寫本改　注止授秦州司理參軍秦諸本並誤泰原寫本作泰考通考同今改　第二條　注逐出彊寇彊諸本並誤疆今改

恩科第一條　開寶三年三月庚戌三年之三諸本同原寫本作二攷通考宋史皆作三原寫本誤　第二條　此皆前代季朝之政皆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年齒第一條　文吏課牋奏牋諸本並誤牓今改　見

任官聽其自請致仕仕原本誤任沈校改　不得選補之日選補諸本並誤倒今從原寫本改

教官第二條　彊加之諸生之上彊諸本並誤疆今改

卷之十八

秘書國史第一條　注依七畧誤七志四十卷十諸本並誤千原寫本作十攷南齊書王儉傳同今改　注欲徧觀閣內圖籍　注啓太祖借祕閣書　注祕閣書籍披閱皆徧　中爲祕閣閣諸本並誤閤今從原寫本改

監本二十一史第一條　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勘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密疏條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二諸本並誤一原

寫本作二攷舊唐書是奏在十二月今改　居要官啓事諸本同舊唐書事下有者字　自有記注記注諸本同舊唐書作著明　以欺其人者其原寫本無

丙典第一條　從而衍之衍原本作好沈校改

心學第四條　注衛嵩曰嵩諸本並誤蒿今改

棄業第四條　自興化華亭兩執政諸本同楷庵楊氏改華亭興化汝成案華亭徐階也與李春芳同相而稍先楊氏改之是第原寫本亦作興化華亭今仍之

破題用莊子第一條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生原本誤身沈校改　从目从し諸本並誤匕今改

科場禁約第一條　萬歷三十年三月三十下原本衍

卷之十九

直言第三條　如曰赫赫宗周宗周諸本並誤周宗

顓維趣馬楀維師氏維並作惟今改

巧言第二條　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諂諸本並誤諂今改

文章繁簡第五條　似以毋爲滑稽矣毋諸本並誤毋今改

文人求古之病第六條　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末諸本並誤宋今從原寫本改

書不當兩序第四條　則人復序之人原寫本作又
古人不爲人立傳第一條　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
傳生諸本並誤王今改
古文未正之隱第一條　下篇謂之彊寇彊諸本並誤
疆今改　第二條　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
事瑭諸本並誤塘今改後楷庵楊氏改南汝成案通鑑
云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錄云山後十
六州者顧氏約其詞也攷十六州唐隸河北河東道兼
分入都畿及關內道以諸州皆在太行山左右也宋趙
良嗣向金求石晉故地曰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云十
七者誤入劉仁恭所賂契丹平營灤而遺瀛莫也又宣

和四年詔山前收復州縣名燕山府山後九州別名雲
中府路此云山後者當是脫前字若山南道所隸者則
江陵與元二府峽歸夔澧等三十三州與燕雲十六州
眞風馬牛不相及矣楊氏誤

卷之二十

非三公不得稱公第一條　注續漢百官志續諸本並
誤後今改　第七條　注應劭曰劭諸本並誤邵楷庵
楊氏棱改　第十一條　鄭道育嘗戲之才爲師公育
諸本並誤有原寫本作育攷北齊書徐之才傳同今改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第六條　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
一面揚諸本並誤楊今改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第三條　曰晝日晝諸本並誤
盡　曰日昃　曰日中昃　曰日下昃昃並誤昳錢校
改
史書一年兩號第一條　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乙
諸本並誤己原寫本作乙攷唐紀同今改　第四條
且如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八原本誤九沈據光宗
實錄改
史書郡縣同名條　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縣原本誤
國沈校改　多混書之而無別矣多原本脫沈校補
引古必用原文條　洲不百洲諸本並誤州今改

詩有無韻之句第二條　生年不讀一字書年諸本同
原寫本作平攷太白集作年原寫本誤
五經中多有用韻條　三百篇之詩三原本誤二沈校
改
古人不忌重韻第一條　二哉二諸本同原寫本作三
誤　車舝三章舝諸本並誤牽今改　第二條　田疆
古冶子疆諸本同原寫本作彊
七言之始第一條　極服妙采照萬方采諸本並誤綵
原寫本作綵亦非今從文選改
詩用疊字第二條　乘精氣之摶摶兮摶摶諸本並誤
摶摶今從原文改

柏梁臺詩第一條　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諸本同或曰左下疑脫右字汝成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分置左內史下師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內史而此表云景帝二年分置表志不同又據史記知志誤矣攷史記景帝二年紀集解亦云分內史爲左右疑漢書表文本有右字不然下何以云右內史改某左內史改某而師古注又在分置左內史下也第漢書本皆然他無可證仍之

說文第一條　注尹彤說尹原本誤戶沈校改　注傍下引書旁救傍功傍諸本並誤僕　注登下引詩赤舄已已登並誤邆已已並誤巳巳今改　注以粵字當之

粵並誤粵錢校改　臾爲束縛捽扯臾諸本並誤臾今改

說文長箋第五條　竄突字汝成案突是窈訛辭見是條　作窻者訛窗諸本並誤窓今從五經文字石刻改

第六條　注颶下颶諸本並誤颱攷說文無颶字此注約撫掌欣忭掌諸本並誤手原寫本見颶下今改　注颶下今改

作掌攷梁書王筠傳同今改　第十一條　其飛也燮注燮下燮諸本並誤變今改　第十三條　續漢輿服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第十四條　耽字云耽諸本並誤从目下五耽字同今改　魏畧劉備性好結耽曲張氏曰左傳原本如是指范宣子與韓宣子也楊氏改罰汝成案此本蜀志諸葛武侯傳注魏畧文改蜀字亦非今從傳注改

五經古文第一條　注後漢儒林傳漢原本誤傳　是東京古文之傳文誤人沈校改

急就篇條　伺伯姊筆牘之間牘原本誤讀沈校改

千字文第一條　戶曹屬從事中郎中郎諸本同原寫本作郎中誤

卷之二十二

九州第一條　注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州諸本並誤有今改　注正東揚州揚諸本並誤陽今從原寫本改

注正北爲沛州沛諸本並誤濟原寫本作清葢因沛形相近傳寫淆也今從淮南子墜形訓改　注遼史言耶律儼稱遼爲軒轅後儼諸本並誤嚴　第二條　注今順天府密雲縣府並誤有楷庵楊氏校改　第三條　注故王莽據之爲奏奏諸本同楊氏改制汝成案王莽傳莽復奏又曰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曰應正始奏可錄故云據以爲奏也楊氏誤　注陳氏經曰經諸本同楊氏改經汝成案宋陳經誤尚書詳解五十卷非經也楊氏誤　第四條　注其澤曰猱養原本誤作藪曰猱養山錢校改山爲澤亦非汝成案錄引此文節去二字又改二字不盡與周禮合今畧遍其訛未俱改云郡縣第一條　二宣子曰二諸本同楷庵楊氏改韓南曲張氏曰左傳原本如是指范宣子與韓宣子也楊氏

非　注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三諸本並誤二今改

漢侯國第一條　京兆縣諸本同原寫本作都汝成案隸字非

都鄉條　成陽仲氏陽諸本同原寫本作都汝成案隸釋孟郁修堯廟碑序仲氏得姓居成陽甚晰原寫本誤屬都鄉高相里屬諸本並誤居攷碑文作屬下卷仲氏條引此碑亦作屬今改

亭條　酒泉龐娥刺殺讐人於都亭諸本同楷庵楊氏刺上增親字汝成案錄文多約史文攷後漢列女傳無親字原寫本亦然楊氏直以意增耳非是　人謂之旗亭人諸本同原寫本作又誤　注晉書載記諸本並誤紀今改

社第一條　揚州羣不選爲候於閭里揚諸本並誤楊今改　第七條　注从才才諸本並誤才　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　偪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　封爲楊侯　流於末之楊侯楊諸本並誤揚　不知其字何以爲揚揚並誤楊今改　第八條　歷代帝王陵寢第一條　注續漢志鎬在上林苑東續田完世家有段干朋朋諸本並誤明原寫本作朋攷史記同今改

諸本並誤後今改

曰沈校改

堯冢靈臺第三條　狄山帝堯葬於陽注呂氏春秋曰堯葬於濟陰成陽楊氏增引字衍

諸本同注下楷庵楊氏增引字衍

生碑第一條　敞時爲司徒掾掾原本誤椽沈校改

第二條　廣平太守丁紹率衆救模模感紹德勑國人爲紹生立碑紹諸本並作邵汝成案晉書本傳作紹模傳作邵似傳寫訛也本傳亦載此事第文稍異錄引此事既不明指南陽王模傳紹字當從本傳今改

張公素第一條　破降回鵠鵠原本誤鵠沈校改

卷之二十三

姓條　隨巴諸國巴諸本並誤巳　莒已姓已並誤巳注國語又有西滕箴荀僖儇依七姓箴原本誤蔵

楚夔權羊姓　注越爲羊姓　屈氏昭氏景氏皆羊羊諸本並誤羋今改

氏族相傳之訛第一條　注末胄稱王末諸本並誤未今改　第七條　注从才才諸本並誤才　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　偪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　封爲楊侯　流於末之楊侯楊諸本並誤揚　不知其字何以爲揚揚並誤楊今改　第八條　歷代帝王陵寢第一條　注續漢志鎬在上林苑東續田完世家有段干朋朋諸本並誤明原寫本作朋攷史記同今改

孔顏孟三氏第二條　子友別封郰友諸本同原寫本作文汝成案世本宋衷注云世族譜云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郰顏氏家廟碑同原寫本誤第三條　孔末之後方盛末諸本同楷庵楊氏改氏非是　乃列于族于諸本並誤子原寫本作于攷元史同今改

仲氏條　各相土譯居譯諸本並作擇汝成案碑作譯洪文惠云此碑假借字如旋機爲琁機祝圄爲柷敔之類甚多則譯之爲擇義猶彼也攷郝閻頌楊著碑景君碑釋多作醳漢隸凡聲相近者多通用且引書當從原文今改

以國爲氏第一條　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鄧甲之類甲諸本並誤申今改

姓氏書第一條　姚寬西溪叢語語諸本同楷庵楊氏改話非

通譜第一條　詒附王偉詒諸本並誤詔　第六條注引孫愐唐韻曰愐並誤緬今改　注江淮間音音原

本誤因錢校改　注蒼梧秦王晉灼曰秦王卽趙光也光諸本並誤先今改汝成案漢書原注趙上有下字以趙光見下故云然史記索隱同錄引此注無下字當是脫文第蒼梧秦王下亦脫有連二字疑皆先生節去未補

二字姓改一字第一條　注有司徒元菌菌諸本同原寫本作箘箘諸本並誤縛　第六條　注今本呂氏春秋有段字春秋並誤卷秩　第七條　禍夷叔之高懟禍並誤禍今改已祧不諱第四條　言孫于齊者孫字衍有案語

嫌名第四條　不諱內關便有此論奏也便原寫本作使

前代諱第一條　注益歎昔人之厚益諸本並誤葐今改

人主呼人臣字第二條　梁蔡撙爲禮部尚書侍中撙諸本並誤樽下三撙字誤同今從本傳改　注宋褚叔度張茂度名與高祖諱同叔度茂度諸本並誤叔茂今改高祖原本誤太和原寫本誤太祖錢校改宋齊陳氏亦改和爲祖第褚張二人是同高祖諱非太祖也錢氏尤審　注魏書多稱楊遵彥楊諸本並誤揚今改

假名甲乙第一條　湯之客田甲田諸本並誤曰原寫本作田攷史記同今改

以姓取名條　注遼史伶官傳官諸本並誤宦今改

以父名子條　申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傳諸本並誤傳今改

以夫名妻條　此女氏之字氏諸本同原寫本作子攷孔叢子作氏原寫本誤

生而曰諱條　東晳勸農賦晳諸本並誤晢今改

生稱謚條　今秦惠王死今諸本並誤令今改

高祖條　注楚靈王謂右尹子革曰革原本誤辛沈校改

族兄弟條　故爲曾祖昆弟諸本同會上宋齋陳氏增從字汝成案下曾祖昆弟又有子曾上亦應有從字攷原寫本同似非脫文仍之

重言標題　言原本誤名沈校改

王第二條　禴祠烝嘗祠諸本並誤祀烝並誤蒸今改

君第四條　漢時曹掾掾諸本並誤椽今改

主第一條　容或詔於當時詔諸本並誤詔今改

相條　注子產爲鄭國相諸本並誤倒今從原寫本改

司業第一條　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　第二條　蓋梅賾古文之書賾諸本並誤頤今改

翰林第三條　謫懋臨武知縣臨諸本並誤昭原寫本誤明今從陳建從信錄改

主事條　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廬諸本並作庭汝成案續漢志與前志光祿勳下皆無此文而主事之名見前漢張安世後漢張酺范滂諸人傳南北廬主事則見唐六典六典則本之漢官儀也錄所引者是約六典之文六典作廬則庭爲誤字明矣今改　主三署之事諸本同汝成案唐六典引漢官云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署主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才高第者爲之所謂三署者攷漢志則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也是南北廬主事與三署主事職分爲二今曰主三署之事是以

重黎條　注案續漢書天文志案續漢書諸本並誤劉昭後漢今改　注非關少昊之重諸本同原寫本衍有氏字攷楚世家索隱無原寫本衍

巫咸條　注史記殷本紀紀原本誤記沈校改　右手操青蛇右諸本並誤左　左手操赤蛇左並誤右今從原文改

河伯第一條　竹書帝芬十六年芬諸本同原寫本作芒汝成案夏本紀作帝槐世本與竹書同無作芒者原寫本誤　司馬彪注引清泠傳彪諸本並誤喜泠並誤冷汝成案莊子有司馬彪注無司馬喜注釋文止有泠字今改

湘君第一條　此辨甚正宋齋陳氏曰上文不明說誰辨汝成案原寫本同疑中有脫文　第三條　注天神青雹玉女雹諸本並誤雸今從道藏本天文訓原注改今從原文

介子推第二條　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河原本誤湖錢校改　第四條　注知此妄說說諸本並誤記今從原寫本改

傳記不考世代條　孟簡子相梁梁諸本同楷庵楊氏改魯汝成案說苑貴德篇作梁楊氏非是　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餘歲餘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史記第二條　勸百而諷一諸本同原寫本作十誤攷

第五條　後漢胡母班沈改毋非　第六條　乘馬騰空而去空諸本同原寫本作虛攷魏書本傳作空今從原文

傳贊無而字

漢書第一條　減死一等諸本同一上原寫本有罪字攷漢紀無原寫本誤　第三條　注湖王湖當問之王諸本同原寫本作三誤　第四條　及汝南之召陵灊及汝南之召陵灊疆新汲西華長平疆諸本同原寫本作彊汝成案地理志汝南下作灊強與彊同似當作疆而此文則作疆師古亦無注今從原文

漢書二志小字第二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漢書不如史記條　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得原本誤及沈校改

荀悅漢紀第一條　進乃悼皇考之名考諸本並誤攷今改　注說文糲糲糲散之也糲諸本並誤摋原寫本作糲汝成案米部糲糲也手部無摋字此字當从米今改　注上蔡字亦音素葛反上諸本並誤土沈校改

作史不立表志第一條　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三諸本並誤王今從原寫本改

史文重出第二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郡國並誤地理今改

史家誤承舊文第二條　三月丙午原本作十五沈校改　郝處俊傳傳諸本並誤傳今改　第四條　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帝諸本並誤宗楷庵楊

氏校改

晉書第四條　顧榮傳榮諸本並誤策武屏楊氏校改

前云封謝艾爲福祿伯艾諸本同原寫本作父誤

宋書條　永初郡國永諸本並誤宋原寫本作永攷宋

書州郡志同今改

後周書條　注戰國策作菱夫夫諸本並誤水汝成案

秦策范雎至章至於菱夫鮑彪注云地缺吳師道正曰

姚本作菱求索隱云卽溧水是字可作求無作水者今

改

舊唐書第一條　注其賜紳綵銀器其諸本同楷庵楊

氏改竝非

新唐書第十四條　舊唐書皇甫鎛傳鎛諸本並誤鎛

今改

宋史第一條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北諸本同楷

庵楊氏曰北當作東汝成案通鑑二百六十九卷梁均

王貞明三年文是幽州北七百里楊氏說非　太祖天

贊二年春正月丙申春原本脫沈校補

阿圖魯進宋史表第一條　楚滅而諭魯公武屏楊氏

曰公字訛汝成案史記項羽本紀云乃持項王頭示魯

魯父兄乃降似不應作公字第紀又云始楚懷王初封

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

城若然諭魯公云者或是以魯公爲諭也攷表文本作

公仍之

金史第一條　兩傳俱出兩原本誤當錢校改

條　吾子其可得乎其諸本並誤亦今改

通鑑第二條　則於孟子之書於原本誤以沈校改

第六條　則東海王彊尙爲太子彊諸本並誤彊今改

第七條　鑿山開車道十八里開諸本並誤門原寫

本作開攷通鑑同今改

卷之二十七

漢人注經第一條　乃牧誓社諸本同汝成案阮氏禮

記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

利本皆無牧字此本乃下衍牧字閩監毛本同衛氏集

說作乃親誓社阮氏所云此本者卽南宋時十行本也

若然則牧字誤衍久矣錄葢承其失云　第四條　往

往曲爲說以附會之附會諸本並誤倒宋齋陳氏校改

注疏中引書之誤第一條　無草木岐　注疏岐當作

岐岐諸本同原寫本作峻誤　先王疆理天下天下諸

本並誤隋今改

左傳注第八條　愚謂君謂隨侯隨諸本並誤隋今改

第十八條　是秦伯之車三敗車原本誤軍沈校改

第二十條　狄師還狄諸本並誤秋今改　第二十

四條　不告月猶朝於廟月諸本同楷庵楊氏改朔非

是

淮南子注條　桃部地名部諸本並誤棓楷庵楊氏校改

史記注第十一條　蓋當剏參差之失置諸本並誤署今從原寫本改　第二十三條　注衞康叔封爵稱侯諸本同原寫本無稱字汝成案鄭箋云衞康叔之封爵稱侯是諸本並脫之字第錄所引頗約原文而周禮九命作伯又是約疏中語則稱字有無亦非衍脫矣仍之　第五十二條　近代流俗音烏括切括諸本同原寫本作活誤　第五十六條　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城陽諸本並誤陽城楷庵楊氏曰疑是城陽汝成案史記作城陽今改

漢書注第一條　顏師古譔譔諸本同原寫本作注誤　第十四條　然繁字似有婆音婆原本誤蒲錢校改儀禮鄉射禮注鄉原本誤卿沈校改　注此字或作繁繁諸本並誤繁今從原寫本改　第十五條　壽王候課候諸本同原寫本作侯誤　第二十一條　或歲數來也常以夜也諸本並作來原寫本作也汝成案漢書同封禪書則作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漢書本容有脫文此或是班氏刪去今從原文改　第二十二條　賣偶車馬下則偶物者車馬諸本同原寫本作馬車誤　第二十三條　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爲四國也之下諸本並誤衍君字今從原寫本刪　第二十四條　乃隱公爲公子時公子之公諸本並誤太汝成案左傳公之爲公子云云正作公今改　第七十二條　而石氏皆亦次之氏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第七十六條　習故言也故言諸本並誤言故原寫本作故言攷漢書西域傳渠犂城注同今改

後漢書注第三條　遍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諸本同原寫本無雨爲字案義皆遍仍之　第十三條　續漢志無此縣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第十五條　故下言陳項廣田許氏爾田諸本並誤回楷庵楊氏校改

陶淵明詩注第三條　多謝綺與角甪諸本並誤角今改

李太白詩注第四條　卽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汗原本誤汙沈校改　注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傅諸本同原寫本作傳誤

杜子美詩注第十一條　自不得蒙以陳氏氏諸本同原寫本作代　第十七條　而此詩以爲白題題諸本並誤額案杜詩本是蹄字云一作題故先生解謂詞家借用若作額則直文義不貫且乖律體矣今改　第十八條　使問杲之曰諸本同原寫本使上有魏字衍　第二十一條　注見葉少蘊避暑錄話話諸本並誤語　第二十二條　嵩奏以命張守珪爲

瓜州刺史諸本同原寫本無命字　岑參爲宇文判官詩爲諸本同原寫本作贈汝成案岑參集題云武威春暮閒宇文使還已到晉昌則作爲與贈皆非疑有脫誤

第三十七條　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梧諸本同原寫本作蔣攷唐書同今改

傳蔣諸本並誤房原寫本作蔣攷唐書同今改

韓文公詩注條　側耳酸腸難濯澣耳諸本同原寫本作身誤

作身誤

通鑑注第五條　贏縮縮也　一朝贏縮諸本並誤贏今改　晉歐陽建臨終詩諸本同原寫本脫陽字

第六條　此手何可使著賊使諸本同原寫本作令誤

菜誤下

第七條　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嵩嵩諸本並誤嵩今改　又謂之洋洋水諸本同楷庵楊氏去一洋字汝成案水經注膠水下云又謂是水爲洋洋水矣錄本此楊氏誤　第八條　請勅蠕蠕主阿那瓌發兵主諸本並誤王今改　濕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沮諸本並誤溫原寫本作沮攷通鑑梁紀二十二齊發兵築長城下注同今改

卷之二十八

拜稽首第三條　晉季平子頓首于叔孫諸本同汝成案昭二十五年傳是稽顙非頓首錄文誤

九頓首三拜第三條　楚語湫舉遇蔡聲子湫諸本同

酒禁第一條　則搏而戮之搏原本誤摶沈校改
京債第二條　使人喪其所守人諸本同原寫本作賢
者
納女　王女棄歸　罷官不許到京師三條諸本並脫
今從原寫本補

騎第一條　注顧野王作來朝趣馬王原本誤土沈校
改
驛第一條　如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馹而見
范宣子　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馹諸本並誤驛
錢校改

驢羸條　注爾雅無驢而有𩦋𩦋諸本並誤𩦋　注續
漢書五行志續並誤後今改
海師條　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攻諸本同原寫本
作收誤
海運第一條　此罷海運之一證運諸本並脫宋齊陳
氏校補
燒荒第二條　而一冬坐臥可安矣冬諸本同原寫本
作舉誤
少林僧兵第一條　王世充叨竊非據充諸本並誤克
今改　以五千騎宿于灞西揚王別舍揚原本作楊沈
校改　第二條　能執干戈以扞疆場疆場諸本並誤

疆場今改
方音第一條　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楊諸本
同原寫本作陽誤攷北史本亦有作陽者非
外國風俗第一條　戎備整完戎諸本並誤戒原寫本
作戎攷遼史營衛志部族上同今改　第二條　注止
行堂帖權差堂諸本並誤皇原寫本作堂攷營衛志同
今改
徙戎第一條　江統納諫於惠主主諸本並作王今從
原寫本改　則戎人保疆疆諸本並誤彊今改　第二
條　自織而衣織諸本並誤致楷庵楊氏校改
西域天文第二條　王忠文禕集禕諸本並誤褘錢校
改
三韓第一條　幽州刺史毋丘儉毋諸本並誤毋今改

五星聚第二條　注永嘉中歲熒惑太白聚牛女之
閒女諸本並誤斗原寫本作女攷晉紀同今改　唐咸
通十年熒惑填星太白辰星會於畢昴詔王景崇被衮
冕十年諸本同汝成案新舊唐書懿宗十年紀俱不書
此事舊書天文志亦不載新書志云咸通十年熒惑逆
行守心則十年斷無四星守畢昴矣篇末紀咸通中熒
惑填星云云是不定何年錄云十年者誤也攷諸本並
誤披原寫本作被與志同今改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條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彗諸本竝誤慧今改
妖人闌入宮禁第一條　收縛考問　欲收縛　上收
縛攷問縛諸本竝誤縛今改　注干寶曰干原本誤于
沈校改　書於囊紙紙諸本同原寫本作底攷宋史五
行志木下作紙原寫本誤
外國天象第一條　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諸本同楷
庵楊氏去北字汝成案下注晉志云云亦無北字北當
是此字之誤攷原寫本正作北仍之　第二條　歲星
犯天關關諸本同原寫本作闕非下同
星事多凶第一條　卽上書告丞相罪告諸本竝誤言

圖讖第二條　周世宗代張永德代諸本同楷庵楊氏
改伐南曲張氏曰代字改伐字誤
百刻第三條　制器取則器諸本竝誤品原寫本作器
攷隋書天文志同今改
雨水條　孟春月令曰春諸本竝誤夏今改
建除第一條　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常諸本竝誤當原
寫本作常汝成案各本六韜無此句此見通典一百五
十七卷所引正作常今改惟通典向作而疑是誤文
第二條　天德月德之書諸本竝誤云今從原寫本
改

艮巽坤乾條　歷家天盤二十四時時諸本同楷庵楊氏改向汝成案下引淮南子天文訓四維云云義正作時字又錢氏養新錄云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曰初曰正是爲二十四小時而選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今時憲書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又曰後讀舊唐書呂才傳言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則隋唐以前已有此稱又考晉書載魏太史令許光案晉書作芝疑此誤議黃初二年

六月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爲加辛強又二年七月日加
壬月景蝕景卽丙字避唐諱也是以干命時之證也又云三年正
月加時申北日蝕十一月加時西南維日蝕言申北言
西南維而不言坤則知以乾坤艮巽代四維魏晉以前
未有此稱矣觀此則時非誤文益信楊氏改字非是
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申諸本竝誤甲今改
太一第一條　中央者地神作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楷庵楊氏
曰中爲五黃土故曰地神似不必改汝成案乾鑿度注
作北神之所居攷五行大義引曰中央者地神之所居
此卽唐王起等太一議所謂統八卦運五行土飛于中
數轉于極也其爲地神無疑乾鑿度注作北似誤　上

游息于太一之宮而反紫宮太一之宮宮字諸本竝作
星汝成案錄中引乾鑿度注曰太一者至終于離宮也
多刪節原文不可援注增易惟天一太一皆是名以
義求之不當復云游息於太一之星也又原文作太一
天一之宮則是爲誤字明矣今改　二爲天內內諸本
同楷庵楊氏改芮說見下　在兌在揚諸本竝誤倒楊
氏曰八白在東北當是兌州九紫在南當是揚州今改
說見下　惟水無應宮也諸本同楊氏水下增火字汝
成案舊唐書禮儀志四云黃帝九宮及蕭嵩五行大義
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
其神攝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天內正作

天芮攷素問遺篇刺法論云水欲升而天內窒抑之抱
朴子登涉篇引遁甲中經云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
五行大義卷第五論諸神云天內在坤則天內卽天芮
芮聲之轉也又五行大義是隋蕭吉誤唐志作嵩誤會
要同其神論云天一在離宮太一在坎宮皆與唐志同而
下云天蓬在坎一名子經木神在斗居破軍星諸文及
卦名亦多同惟天禽唐志在離而神論則在坤神論以
天禽居五土位寄在坤土則志作離者非也至星應五
行則更岐舛又無其方白其方黑云云黃帝九宮經久
佚豈會昌時王起盧就所獻議是損益二書成耶若九
宮制九分野則惟見此書然其論九宮數曰一爲冀州

二爲荆州三爲青州四爲徐州五爲豫州六爲雍州七
爲梁州八爲兌州九爲揚州下云太一以兌州在正北
坎位云云雖與此異而分野則數二十八宿又以北斗
九星配九州無天蓬天內諸星制九野之文則錄中所
述當是顧氏合唐志言之而九爲揚州則楊氏所易當
矣九宮之占奇者無應以唐志攷之則天衝天輔木天
心天柱金天芮天禽天任土惟天蓬水天英火奇似當
云惟水火無應宮楊氏增火字是也以五行大義攷之
則天蓬天心木天衝天任金天輔天英土天內天柱水
天禽火又惟火無應宮兩書乖違故仍其原文錢氏養
新錄論九宮引素問刺法論注云天柱金正之宮天蓬

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內土神之
應宮也既非屬分野又素問刺法篇本病論篇久亡今
可見者遺篇而此注又遺篇所無似未可推論云
正五九月第四條　都內人應有屠宰宰原本作殺沈
校改　又與武德二年之詔不同詔諸本竝誤語　第
五條　此與三隻月同隻竝誤長楷庵楊氏校改
古今神祠第一條　注南齊書崔祖思傳崔諸本竝誤
蘇今改汝成案錄注所引是南史崔祖思傳中文與南
齊書繁簡迥異又齊書傳云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
珍於堯廟祠神云云此曰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
之入堯廟官與人名亦殊南北史與諸書時有岐舛當

各隨所引書之第不當云南齊書也注似誤　注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垣諸本並誤桓今改偶諸本同原寫本作隅改南史本傳作偶原寫本作隅

本誤

泰山治鬼第一條　亢父在右亢原本誤元　第二條則夜叉羅刹之倫也义誤乂沈校改

卷之三十一

陝西第一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卷內同今改　第三條　晉書載記載記原本誤紀沈校改

江西廣東廣西第一條　但稱江東江西爾東諸本同原寫本作南誤

史記菑川國薛縣之誤第二條　注公孫宏生山諸本同攷路史亦然生山不可解疑有脫誤

曾子南武城人條　杜氏注云杜諸本並誤左今改

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成諸本並誤城今從原寫本改

大明一統志第三條　麻秋統兵三萬兵沈改眾　而敗趙之眾也眾沈改兵汝成案晉書云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毓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眾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此約其辭不盡原文而兵眾義可相通未可援以改也今仍原本　第六條　金太祖陵世宗陵宗原本誤祖沈校改五年十一月庚寅一諸本並誤二原寫本作一攷金史世紀曰十一月甲申靈駕發引庚寅葬于大房山正合今改　而宣宗則自卽位之二年宗原本誤帝沈校改交阯第一條　府十三三諸本同原寫本作五汝成案注云六年十月自州升爲府者二疑原寫本并是數之故云十五

薊第二條　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黃原本誤皇沈校改夏謙澤條　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諸本同原寫本脫澤字　遥九莊嶺遥諸本並誤經今從經汝成案此是三河志引水經注句當從原文今改　鮑丘水遥其下遥諸本並誤經今從經汝成案注計無終在太原東北二千許里楷庵楊氏曰二字疑衍汝成案左傳正義有二字楊氏誤許諸本並誤餘今改

柳城第一條　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諸本同楷庵楊氏曰二百當是六百唐書安東府俱指今遼陽言在遼河東不應遼河遠而安東反近也汝成案唐營州柳城郡新書云本遼西郡故其地在遼河西故曰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也安東府初置於平壤城則在遼東後屢徙天寶二年則移于遼西故柳城去安東近而遼河遠也通典云二百七十里似非誤文　第三條　龍

山之南山諸本並誤城今改有案語南通鑑作西嘉定
徐仲圖南北朝輿地表作南輿遼史合仍之　小靈河
靈原本誤龍沈校改楷庵楊氏亦曰龍遼史作靈
昌黎第一條　其八曰交黎交原本誤昌錢校改
江乘第一條　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土諸本同原寫
本作楚攷謨傳作土原寫本誤　又瓜洲既連揚子橋
第二條　即達揚子縣　注今之揚子橋或是唐之
揚子縣治所揚諸本並誤楊今改
螺磯條　又裴松之注引趙雲列傳列武屏楊氏疑別
字之譌攷原寫本正作別
潮信條　注西興江岸上有候潮碑與諸本並誤江今

從原寫本改
晉國條　注今清源縣源諸本同原寫本作原攷清源
縣乾隆二十八年省入徐溝縣其地有清源水向以是
名作原誤
縣上條　袁崧郡國志案崧晉書作山松　當必是簡
子逆樂祁之地諸本同楷庵楊氏去當字非是
瑕第一條　注放牛于桃林之野于諸本並脫今補
九原條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乎諸本並誤於今
改
太原第一條　大宋太平興國四年大諸本並誤太今
改　第二條　注雙城汾水流流諸本同原寫本作陰

誤　注明元帝南幸盟津南諸本並脫原寫本有攷北
史于栗磾傳同今補
代條　注今蔚州東二十里今原本誤金沈校改
徐州第二條　邳遷于薛邳楷庵楊氏改郯非是
泰山立石第一條　高不過五尺諸本同原寫本五上
有四字
鄒平臺二縣第一條　續漢志濟南郡十城志諸本並
誤書今改
夾谷條　劉昭志諸本同疑脫字有案語
維水條　後人誤讀爲淮沂其义之淮　注按淮字當
从佳人之佳淮諸本並作淮今從錢氏溆氏說改見是

條下
勞山第二條　勞勞齊語也諸本同原寫本齊上有蓋
字
東牟條　在兗州金鄉縣界兗諸本並誤允今改
長城第一條　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經原本誤徑沈
校改　第二條　注楣陽縣楣諸本同原寫本作稠攷
魏世家正義作楣原寫本誤下同　自黃櫨嶺北至社
平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平諸本並誤千原寫本作
干汝成案通鑑梁紀承聖元年書作平注云社平齊紀
作社子觀此則北齊書本間作于者自是子字誤文而
作干者亦非是今改

卷之三十二

而第一條　知一而不可以解也而諸本同原寫本作如汝成案此條自望道而未之見下釋諸書而當作如自戰國策下又釋諸書如當作而此句自當從原寫本改如第改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而似顧氏誤記未可改經徇錄仍之　草而大亨以正大諸本竝誤太今改奈何第一條　曲禮曰諸本同原寫本無曰字語急第一條　宋華多僚曰僚原本誤遼沈校改　第三條　若謂不如言如矣言諸本同原寫本作爲已第一條　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如諸本竝脫今從斯干箋文補

里第一條　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四之一諸本同沈改三之一強旁識云尺數見十一卷第三葉以是葉所謂長二十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推之洵大於古尺三之一強以矛攻盾脫誤顯然第改原寫本亦然似不盡傳寫譌也仍之　今之六十二里諸本同沈校里下增弱字案上既未從沈氏增改此增弱字尺數益不合仍之　自痛去家三千里痛諸本同楷庵楊氏改京誤

丁中條　二十三已上成丁諸本同原寫本成上有爲字改舊唐書是年紀無原寫本衍　是十八以上八諸本同沈改六改原寫本亦作八沈校誤

寫第一條　衞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涓原本誤滑沈校改　第二條　量移條　祀后土于脽上脽諸本同舊唐書作睢汝成案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淳曰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此后土祠立于脽上之始也改舊唐書張說傳云河東有漢武脽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願陛下紹斯墜典況宗紀十一年正月已巳北都巡狩壬子祀后土於汾陰之脽上新書作二月　而況宗自製碑文亦曰脽上地者本魏地鄒丘之舊漢家后土之宮此開元時立祠脽上之證也二十年紀十月辛丑至北都壬申新書作辛未　至京師新書作至自汾

陰則祀后土於脽上明矣張說傳亦作脽十一年紀及二十年紀皆作睢者誤也錄引舊唐書故條其失云

闕第一條　彼所起者非衆勢也彼諸本竝誤被今從原寫本改

終葵條　注博雅作柊檑柊原本誤挍沈校改檑諸本竝誤揆今從博雅改　注逼鑑作終葵葵原本誤蔡沈校改

魁第一條　注白首耆艾魁壘之土艾原本誤白沈校改

桑梓條　蔡邕作光武濟陽宮碑云陽諸本竝誤南今

胡條　注說文旛幅胡也旛諸本並誤旙　續漢輿服
志續並誤後仝改
草馬條　賜阿那瓌父草馬五百匹瓌原本誤壞沈校
改
雌雄牝牡條　注及師曠占有雄雷雌雷之說占原本
誤古沈校改　注大駕鹵簿中有勘箭簿諸本並誤薄
楷庵楊氏校改　注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十原本誤
于錢校改　注雌在背諸本並作背楷庵楊氏校改
汝成案背翥古通史記歷書索隱作娥背爾雅作娥背
是也第錄本索隱常從原文楊氏改之是　注日雄在
甲雌在子甲諸本並誤子雌在子句並脫楊氏從索隱

改補　但畢背翥爲月雌雄不可曉背諸本並作背今改

受業同邑秦汝卓校字

日知錄栞誤卷下終

道光十八季孟秋三
日刊於西谿艸廬

日知錄栞誤二卷續栞

日知錄續棄誤序

余曩譔日知錄集釋以原本文句舛脫又間爲稼堂檢討刪易增譌嘗羅列諸家校本及原寫本辨正其疑似得失成棄誤兩卷附刻是書後昔康成注經多列今古文顏師古注漢書亦舉流俗書本經典釋文賈孔諸疏率具他本所以不憚鉤貫參攷者誠欲使是書文率精確明粹可傳信于天下後世者也夫豈樂爲是繁贖哉是書既刻成余輒取攷正頗恨校讐弗審時有棄寫誤字又有與原寫本違異者王君巨川因益佐余取兩書條疏句別闕衍淆訛復互得一百七十餘條余既綜貫傳記剖析踳駁而前從沈錢二家校改者及余所引諸家論說字或牴牾亦略附

出于各條下復成續棄誤二卷余之治是書殫心力決擇搜訪不厭與阻數年於茲矣而漏舛猶多則以余智慮之所未至篇籍之所未覩及所引諸家論說文繁本別其爲參錯乖殊詳略隱顯雜處莫辨明見千里而失于眉睫必益眾矣是惟望海內博學精思之士爲正其枉繆者也余見是書校本極夥其言微義碎及勦說虛造者多弗錄最後得匏尊陸氏本其言頗有發明亟爲援引以相考證匏尊名筠嘉興人顯晦未詳余妹壻陳偉長與陸氏同郡嘗得其本因以贈余偉長名其幹則宋齋先生六世孫也道光十六年九月朔日嘉定黃汝成潛夫氏書于西谿之袖海樓

日知錄續棄誤卷上

嘉定黃汝成潛夫氏誤

目次

卷之二十五
介子推錄中標題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錄文首云介子推事見於左傳而僖公二十四年傳作介之推似因次及錄中標題子字皆當從傳文改作之攷杜注云之語助則作子尤非然莊子盜跖篇呂氏春秋季冬紀介立篇史記晉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介子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又作介山子然大戴禮衛將軍篇作介山子推楚辭惜往日悲回風淮南子說山訓又作介子淮南注又作介推而史記晉世家亦曰以爲介推田尋繹史記及淮南注作介推則之爲語助杜義益明莊子諸書作介子推者重其忠亮別之曰子楚辭淮南且徒稱曰介子也而文公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故史記大戴禮又稱曰介山子然子推云若然子史諸書既多作子即錄文亦僅一云之推餘皆同諸書字非傳譌言皆有本又錄文雜引諸書以辨劃股燔死禁火寒食之妄書介子推爲標題非辨子之二字誤文則亦無關宏義不必引左傳改也仍之 一
卷之二十九
木罌缻渡軍罌諸本原寫本並誤作罭今改缻與錄中

標題並脫汝成案史記淮陰侯列傳注徐廣曰瓠一作
缶服虔曰以木抑縛罌瓠以渡軍韋昭曰以木爲器如
罌瓠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卽此從夏陽木押
罌瓠渡軍漢書注服韋二說同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瓠
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是罌瓠爲連文不應止稱罌也
今補錄中標題同
錄文

卷之一

朱子周易本義第一條　注書詩禮記並同詩諸本並
誤經今從原寫本鮑尊陸氏校本改
互體第三條　惟大壯六五云六五諸本並誤倒今從
原寫本改
巽在牀下條　上九諸本誤作九二原寫本同鮑尊陸
氏曰九二當作上九今尋繹錄文釋以恭而無禮則是
上九爻詞義矣前作案語時亦疑其舛今改

卷之二

惠迪吉從逆凶條　察其善惡諸本同原寫本其作人
武王伐紂第二條　注武庚未殺猶謂之商殺諸本並
誤亂今從原寫本改
龜從筮逆標題　逆諸本並誤從汝成案錄文引洪範
正作逆今從原寫本改
其稽我古人之德條　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鮑

尊陸氏曰又當作易汝成案此大畜大象詞亦孔子言
故曰又原寫本亦作又今仍之
司空條　注今人謂竊諸本同原寫本謂下有之字
顧命第一條　而史錄其儀文訓告儀諸本並誤遺今
從原寫本改　第五條　並詳其月日月日諸本並誤
倒今從原寫本改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條　蘇公遇暴公之譖譖諸本並
作讒原寫本作譖汝成案譖與下子蘭之讒爲對文今
改
文侯之命第一條　豈爲能得當日之情者哉爲諸本
並誤謂今從原寫本改

卷之三

孔子刪詩條　意仿大東仿諸本並誤昉汝成案說文
仿相似也新附昉明也玉篇仿仿佛相似也昉明也適
也公羊隱公二年傳云始滅昉于此乎注云適也齊人
語古無有作效義者今從原寫本改
日之夕矣第一條　羊牛下來羊牛諸本並誤倒原寫
本不誤今改
夸毗條　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諸本同原寫本順作
愼汝成案白氏長慶集策正作順原寫本誤　且愼默
積于中且諸本原寫本同長慶集原文作蓋汝成案原
文此句上有識者腹非而不言數句先生節去因改蓋

爲且以聯屬其義云

駉條　而有坰牧之盛坰諸本並作駉汝成案駉詩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箋云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是當云坰牧不當云駉牧明矣原寫本正作坰今改

園鳥條　毛氏傳曰園鳥鴞鳥也下鳥字諸本皆衍惟原寫本不誤

卷之四

魯之春秋條　注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無紀載二諸本並作三原寫本同汝成案史記魯世家注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則至孝公末年不滿三百年云三者非今改然亦不止二百五十年五字疑七字誤容文或約舉之也第下錄文有自隱公以下惠公以上之言或疑孝爲惠字譌文而先生錄文以魯之春秋起于伯禽洎于中世當周之盛注云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云云是證魯之春秋不始于平王四十九年則此舉孝公審矣且伯禽至惠公亦止三百二十五年不可云五十也諸本原寫本皆作孝公今仍之又史記注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攷成王在位二十八年則始封至卒止四十四年云六疑誤

春秋時月並書第一條　注亦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史諸本並誤文原寫本作史與朱子集同今改

王入于王城不書第一條　注莊公二十年莊諸本並誤襄原寫本不誤今改

邾子來會公條　故明年正月復來朝復諸本並缺匏尊陸氏校增原寫本復上有而字此刻遺與陸校同

大夫稱子第一條　注詩云叔兮伯兮叔伯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星隕如雨第一條　四方流星流星諸本並倒以下注文攷之當作流星今從原寫本改

子太叔之廟條　過期三日三諸本並誤二今從原寫本改

卷之五

醫師第一條　專則效速諸本同原寫本則下有其字與下其力深爲對文此刻亦遺未補

凶禮條　朝中無采衣采諸本並作綵今從原文原寫本改

八音第一條　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情諸本並作精今從原寫本改

三年之喪第一條　注園宗開元五年年諸本並誤月

今從原寫本改　第二條　而絲履組纓履諸本並誤履今從原寫本改　第六條　注妻喪達志之後志諸本並誤制今從原寫本改　第十四條　注將圖僭纂圖諸本並脫今從原文原寫本補　第十四條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齊諸本並誤衰匏尊陸氏曰疑作齊汝成案原寫本作齊與吳文公集同今改　必不華靡于其躬必不諸本作不必今從原文原寫本改

慈母如母第三條　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諸本同匏尊陸氏曰太字衍按南史作皇子汝成案原寫本亦無太字此刻誤衍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第一條　是以舅歿則姑老則諸本並誤而原寫本不誤今改　兄弟之妻無服第二條　注正義曰兄公於弟妻不爲位者於諸本並誤與原寫本不誤今改　先君餘尊之所厭第一條　後魏廣陵侯衍爲徐州刺史刺諸本同原寫本作制誤

卷之六

鬼神第四條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事天享

卷之七

子一以貫之條　百王之治至殊也治諸本並誤制今從原寫本改　虞仲第一條　周章已君吳吳諸本並誤矣原寫本同匏尊陸氏曰當作吳汝成案史記吳世家正作吳今改　孟子弟子第一條　注淮南子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剟索之捷諸本並誤倢一本作倢原寫本作捷汝成案玉篇人部倢或作捷是倢捷古通倢則說文玉篇彳

部皆無至集韻始見漢時無此字則作倢者非也攷淮南子人間訓作捷不作倢今從其朔改　考文經文第三條　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篇于王風篇諸本並作章汝成案詩疏云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若然則一詩可分數章故曰章若台舉數詩則當曰篇明矣今從原寫本改　第四條　董文清槐槐原寫本旁注今仍原刻本

卷之八

鄉亭之職第一條　注是亭長亦稱官也亦諸本並誤

而沈校改

掾屬第三條　擢敘于終終諸本並誤中汝成案舊唐書魏元同傳作終原寫本不誤今改　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察諸本並作觀原寫本作察與傳同今改

都令史第一條　注張萬公萬諸本同原寫木作禹誤吏胥第二條　弟泳官至刺史泳一本作沐汝成案舊唐書鄭餘慶傳正作泳冊府元龜宰輔部正直類作沐者誤　宰相遇休假假諸本並誤暇汝成案冊府元龜宰輔部正直類作假原寫本同今改

選補第三條　注敕京官五品以上五諸本同原寫本作九汝成案通鑑作五原寫本誤　第七條　司列少常伯列諸本同原寫本作刑汝成案唐龍朔二年改吏部曰司列見新唐書選舉志原寫本誤

停年格第一條　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足諸本並作定原寫本同今從本傳改　貢秀才止求其文貢秀才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北魏書北史崔亮傳及通典皆無秀字攷秀才之舉始于漢元朔元年後漢制同惟避光武諱改曰茂才晉宋後魏北齊州郡皆舉秀才對策是劉景安致亮書舉其國制當云貢秀才不當止云才也且貢秀才與下察孝廉爲對文容北魏等書有脫字先生足之今仍原本惟止求其文之求諸本並誤用原寫本不誤今改

銓選之害第三條　注服問罪多而刑五服問諸本並誤問傳原寫本不誤今改　員缺第三條　載淡谷嗟汝成案載馬載也官吏部侍郎錄文失舉其姓

卷之九

封駁第一條　注宣宗時赦康季榮擅用官錢給事中封還敕書諸本原寫本同或云給事中關姓名攷上文應是韋溫汝成案舊唐書韋溫傳溫官文宗時凡三封還詔書姚勗權知職方員外郎又不奉詔故錄文同袁高崔植諸人舉之而歿于武宗二年不遷事宣宗攷宣宗時赦康季榮給事中封還敕書云云見通鑑通鑑不著姓名非錄注脫也或說非是

六條之外不察第一條　注居無常治治諸本並誤法原寫本不誤今改　第三條　注分命朝臣命諸本並誤四原寫本不誤刺史守相得召見第二條　于宣政門外謝門諸本同原寫本作殿汝成案唐時冊拜策試刺史縣令多在宣政殿似當作殿攷冊府元龜宰輔部徇私類正作門玉海唐臨軒冊刺史條同今從原文

京官必用守令第一條　此道寖泊寖諸本原寫本同舊唐書宣宗紀唐會要皆作稍汝成案寖稍義同今仍之　宰臣不得擬議諸本原寫本同匏尊陸氏曰議疑

作授汝成案宣宗紀正作議陸說非惟會要作並不在進擬之限與紀異疑唐紀已經史臣刪削王氏所引當是相傳唐代詔制遺文今錄文本唐紀不復攷彼異同第宰相不得擬議上紀文有或在任有贓累者錄文刪去此句而會要贓作敗似誤

宗室第六條　所謂王孫公子所諸本原寫本皆脫今從北魏書本傳增　第九條　於其請名請昏其諸本並誤是今從原寫本改

官官第十二條　是皆貽笑於四方諸本同原寫本無於字　乃舉朝廷之所諱諸本同原寫本無廷字　第十四條　注見斜卯愛實傳卯諸本同原寫本作邢誤

第十五條　或司膳服膳諸本並誤繕兌尊陸氏曰疑作膳汝成案原寫本正作膳今改

卷之十

馬政第二條　橋桃致馬千匹桃諸本同原寫本作姚誤

驛傳第一條　續漢輿服志續漢諸本原寫本皆誤作後唐兌尊陸氏曰後唐無輿服志當作後漢汝成案舊唐書名輿服志新唐書改名車服故陸氏云然然相傳亦少異此蓋本通鑑而通鑑亦止云合于汶濟無與南旺罷山湖連瀰漫數百里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薛史云今決河之水瀰漫環梁山而合于汶亦無是句攷薛史五行志王溥五代會要水部皆不載是條且南旺湖名以永樂九年宋禮過汶水南流始與蜀山分為二湖晉時尚無此稱此為衍文明矣又案錄文本辨梁山濼大小此注與下引金史宋史明徐有貞疏皆證明是事

卷之十一

權量第四條　所謂長二寸五分者寸諸本並誤十今從原寫本改

短陌條　大名男子幹魯補者幹諸本並誤幹原寫本不誤今改

鈔第一條　注為沿邊糴買之計糴諸本並誤糶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十二

官樹條　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正諸本同原寫本作八汝成案冊府元龜帝王部都邑類作正原寫本誤

水利第五條　注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事諸本皆脫

今從本傳原寫本補

河渠第四條　注五代史晉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沛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罷山湖連瀰漫數百里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薛史少帝紀止云合于汶濟無與南旺罷山湖連句而文字亦少異此蓋本通鑑而通鑑亦止云合于汶胡身之注云今決河之水瀰漫環梁山而合于汶亦無是句攷薛史五行志王溥五代會要水部皆不載是條且南旺湖名以永樂九年宋禮過汶水南流始與蜀山分為二湖晉時尚無此稱此為衍文明矣又案錄文本辨梁山濼大小此注與下引金史宋史明徐有貞疏皆證明是事

當是引通鑑注瀰漫環梁山句偶誤書也今皆無攷仍之唯合于汶濟歐陽文忠五代史記晉出帝紀與薛史同通鑑注亦止云合于汶似通鑑脫濟字先生注雖標曰五代史而文句則悉同通鑑是水字蓋自足之也又二史皆係河決于六月丙辰上皆書丙午復置樞密使事通鑑隸六月丙午亦誤又此注六月丙辰云六諸本原寫本並誤五與南旺嶧山湖連湖諸本並誤河原寫本不誤今改　第七條　注八野塡淤八諸本並誤入汝成案淳熙古文苑本崔瑗河隄謁者箴原文作八紹定本章樵注禹導河至鉅鹿之北分爲九河以殺水勢又合爲一大河入於渤海至齊威公時急於功利竇之患則箴文作八明矣原寫本正作八今改

塞其八以廣田居於是水勢壅閼高于民居遂多潰決與陸氏同攷舊五代史晉書張從賓傳載此事作丁延徽則北夢瑣言原文亦誤今從傳改　第四條　何以當官當官諸本並作官爲汝成案冊府元龜帝王部明罰類作當官與原寫本同今改　宜奪歷任官杖殺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冊府元龜原文是杖一頓處死此殆先生刪易

禁錮姦臣子孫第一條　梁師成梁諸本並誤王沈校改

奴僕第三條　注而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亦字也殷諸本並誤毀匏尊陸氏曰當作殷汝成案漢書霍光傳注晉灼曰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

貨義同仍之　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諭稅外科配成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北夢瑣言作成舊五代史唐明宗天成二年八月紀作盛　長流綏州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北夢瑣言作配綏州長流百姓唐時云長流者即是除名長流爲某州百姓也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十一月紀任贊配武州劉贊配嵐州劉陟配均州並爲長流百姓是已通鑑凡書是事輒曰長流某州先生改曰長流綏州者從是例也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丁諸本原寫本作于寘作貴匏尊陸氏改于爲丁改貴爲寘汝成案此條見北夢瑣言卷十九末丁延徽之丁作于與錄文同貴作寘與陸氏同攷舊五代史晉書張從賓傳載此事作丁延徽則北夢瑣言原文亦誤今從傳改　第四條　何以當官當官諸本並作官爲汝成案冊府元龜帝王部明罰類作當官與原寫本同今改　宜奪歷任官杖殺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冊府元龜原文是杖一頓處死此殆先生刪易

禁錮姦臣子孫第一條　梁師成梁諸本並誤王沈校改

奴僕第三條　注而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亦字也殷諸本並誤毀匏尊陸氏曰當作殷汝成案漢書霍光傳注晉灼曰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

也師古曰殷者正也都之名也原寫本正作殷與陸校合
今改
田宅條　注及內官劉忠翼之第忠諸本同原寫本作
中汝成案劉忠翼附舊唐書黎幹傳原寫本誤
范文正公條　注王荊公詩豈愛京師傳谷口愛諸本
竝作羨汝成案荊公集作愛與原寫本同今改
分居第一條　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峽諸本竝
誤岐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十四
聖節第二條　村社作壽酒宴樂作諸本竝誤將汝成
案冊府元龜帝王部誕聖類作作原寫本不誤今改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第一條　未斂以前則以牀東爲
位牀諸本原寫本竝作柩匏尊陸氏曰柩當作牀蓋未
斂以前不得云柩也汝成案上文引士喪禮主人入坐于
牀東云云此爲牀字無疑陸說是今改
從祀標題　諸本同原寫本作配享汝成案此當是潘
氏所易然錄文先曰從祀後曰配享潘改是仍之
女巫第二條　禮典陵遲陵諸本竝誤凌今改
卷之十五
墓祭第一條　注蔡邕記曰諸本同原寫本無記字汝
成案續漢書禮儀志注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
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

列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
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惻隱不可易舊或
曰本意云何即錄文所引昔京師在長安時云云又邕
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
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
而記焉此記字所由本原寫本誤脫　第二條　反其
國不哭諸本原寫本國下竝誤衍則字今刪
假葬條　注魏志曹休傳餘歲云云休諸本竝誤共原
寫本誤洪今改
奔喪守制第一條　然而倍死忘哀忘諸本竝作亾原
寫本作忘汝成案說文亾逃也忘不識也以古訓通之
當作忘今改
卷之十六
判第一條　注開寶六年八月下諸本竝誤空一字原
寫本不誤今改正
史學第一條　國朝自高祖以下國朝諸本竝誤明代
原寫本不誤鮑尊陸氏曰明代當作國朝睿宗乃唐睿
宗非興獻王此通典原文也汝成案下云幷貞觀政要
其爲唐代可知此刻前已從通典改正

卷上終

日知錄續采誤卷下　嘉定黃汝成潛夫氏譔

卷之十七

進士得人第四條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　原寫本同汝成案此先生誤記當作楚使與齊言君處　樂諸本原寫本並誤學今改　第五條　考授編檢儉　諸本並誤簡今改

大臣子弟第一條　固合避嫌合諸本並作有原寫本　作合與五代會要同今改

卷之十八

四書五經大全第二條　注夫後宮盛色盛色諸本並　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續采誤下　一

竊書第三條　行於代諸本同原寫本代上有當字汝　成案姚班附璔傳攷傳文亦無當字原寫本誤

卷之二十

重書日條　注邵國賢曰二丙戌二諸本並誤一今從　原寫本改

年號當從實書第一條　而其下文曰十二年二諸本　並誤三原寫本不誤今改

引書用意條　注成二年二諸本原寫本並誤元今改

卷之二十一

書法詩格第一條　呂祖謙之皇朝文鑑匏尊陸氏曰　周龍藻記按東萊文鑑有律詩此句當刪去汝成案是

四海第一條　注至左傳齊桓公言寡人處北海諸本　原寫本同汝成案此先生誤記當作楚使與齊言君處　北海方合以非文句譌脫不可輒改仍之　注唐時以　濰州爲北海郡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今山東青州府　漢爲北海郡後漢爲北海樂安二國又爲青州理所隋　初郡廢復爲青州大業三年復罷州爲北海郡唐初亦　曰青州天寶元年始改爲北海郡至今萊州府之濰縣　本青州地北海縣隋開皇十六年於縣置濰州大業中　廢唐武德三年又於縣置州領北海連水等十七縣六

年惟留北海營邱下密三縣八年廢濰州省營邱下密　二縣入北海以北海屬青州是唐廢濰州以所領之北　海縣屬青州非以濰州爲北海郡即先立北海縣是濰　州所領縣名非立濰州爲郡也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　等書可攷錄注當云唐以青州爲北海郡今諸本原寫　本同是先生偶誤書別無所據以改仍之　注而昌樂　縣遂有伯夷廟昌樂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汝　成案昌樂唐爲營邱縣屬濰州宋乾德三年始名安仁　尋改昌樂尋繹注文上云伯夷居北海之濱唐時以濰　州爲北海郡而昌樂遂有伯夷廟云云或是唐以濰州　爲北海縣之譌蓋今之昌樂爲唐之營邱濰州廢而營

邱省入北海縣而昌樂用是立伯夷廟言其附會有自也傳寫字譌遂微舛云

亭條　注後漢陳寔寔諸本並誤實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二十三

氏族相傳之訛第十條　居越之湖澤澤諸本同原寫本作潭汝成案宋史文苑賀方回本傳正作澤原寫本誤

謂非錢校改

卷之二十五

其和第一條　注武王使召公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而與之盟公諸本同原寫本作伯汝成案孔叔孔張爲二族合孔祁孔達冬紀誠廉篇正作公原寫本誤此篇文作又使保召公古人二名止用一字第四條　若梁王彤彤諸本並誤下

形原寫本不誤今改

稱人或字或爵第一條　注魏其侯定定諸本原寫本並誤止今從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改　注娜成侯緤緤諸本不誤今改

卷之二十四

考條　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之稱曲禮諸本原寫本並誤檀弓今改

翰林第二條　注正用此例也例諸本原寫本皆作則錢校改汝成案漢時列卽例字後世加人傍至唐時則率分爲二矣今注云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是從唐而言也錢因改云

卷之二十五

其和第一條　注武王使召公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而與之盟公諸本同原寫本作伯汝成案呂氏春秋季冬紀誠廉篇正作公原寫本誤此篇文作又使保召公

就微子云云是諸本皆脫一又字一保字第自武王卽位至此上尙有數句先生蓋約彼篇文删去兩字也因不增入

介子推第一條　於是環綿上之山中而封之中諸本並脫原寫本有與史記晉世家同今改

杞梁妻第一條　說苑則曰杞梁菲舟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舟諸本同原寫本作周汝成案此先生約略說苑立節篇文是篇華舟凡七見皆作舟蓋舟周古通說文虫部蜩蟬也从虫周聲詩曰五月鳴蜩又重文蝣云蜩或从舟周禮冬官攻工記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呂氏春秋恃君覽行論篇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高

氏注無畏申周楚大夫也左氏宣十四年傳作申舟是
已今從原文　又十日而城爲之崩下梁氏曰左傳遇
于莒郊案傳作寤于莒郊下云遇杞梁之妻于郊無遇
于莒郊文尋繹上下文義是引遇杞梁之妻于郊句曰
遇于郊誤衍莒字並附識此
李廣射石第一條　滅矣飲羽滅諸本同原寫本作沒
汝成案滅沒義同而新序作滅今從原文
卷之二十六
元史第五條　並無鎔範諸本原寫本並作范錢校
改
卷之二十七

漢人注經第二條　與之祝誓祝諸本原寫本並作呪
非匏尊陸氏曰當作祝今改
左傳注第四十一條　不欲使楚人得之楚諸本並作
眾原寫本作楚汝成案傳文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
將殺之請寘之其義當作楚今改
考工記注條　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爲諸本原寫本
並誤如今從輪人注文改　总其上句总諸本並作凡
原寫本作总汝成案紛溶前蔘猗柅從風爲連文今于
迤讀爲倚移從風之移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而於掣
讀爲紛容掣參之掣曰檢未得故先生譏正義爲总其
上句應作总今改

卷之二十七

爾雅注第二條　谷永傳卦氣悖亂卦諸本並誤封原
寫本不誤今改
荀子注條　注新序第三卷三諸本並誤七原寫本誤
十今改
史記注第二條　無與我也諸本同原寫本與下有于
字汝成案自謂禰祖乃凡者之辭三句先生釋祖龍者
人之先也義此句于字有無其義皆明未補
漢書注第九條　注其所名或有所本諸本同上所字
原寫本作取　第三十七條　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
恬字非也書諸本原寫本並脫蒙諸本並誤義原寫本
脫今從鄒陽傳注補改

李太白詩注第一條　太白入月敵可摧入諸本並誤
入原寫本不誤今改　第四條　於是分置單于瀚海
二都護府諸本原寫本並脫今從舊唐書突厥傳補
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諸本原寫本並
同鮑尊陸氏曰都疑作郡汝成案突厥傳正作都督陸
說非
杜子美詩注第七條　加開府儀同三司府諸本並誤
封原寫本不誤今改　第十七條　而此詩以爲白額
額前改題今尋繹錄文白是解白題爲白額義而誤脫
義字遂致蒙晦改原寫本作額亦無義字無可據補仍
之　第二十九條　時亦謂天衣諸本同原寫本謂下

有爲字　第三十七條　黑米生孤葉生諸本原寫本
並誤出今從原詩改
卷之二十八
職官受杖第五條　注南史孔覬傳覬諸本同原寫本
作顗誤
卷之二十九
木罌缻渡軍條　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夏陽諸本並
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少林僧兵第一條　是時立功諸本同原寫本功下有
者字
徙戎第一條　其論欽陵論諸本原寫本同一本作倫

汝成案大論小論吐蕃相名也欽陵爲相故曰論欽陵
作倫非　阿史德元珍德諸本原寫本並同或云當作
那汝成案阿史那是突厥之氏阿史德則其別部氏也
阿史德樞賓阿史德溫傅阿史德元珍阿史德胡祿是
已或說非又阿史德溫傅通典通攷突厥部皆脫傳字
阿史德元珍通典通考德皆誤那　先是天授三年左
補闕薛謙光上疏三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通鑑新唐
書皆無三年以是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長壽二
書皆從後改元紀歲故三年爲長壽元年舊書則從其
朔故載初元年九月改天授仍書載初而天授無元
年若然則下三年不云如意長壽元年當云載初三年
不可云天授三年且舊書載初三年下即書二年是亦
以三年爲長壽元年此三字或疑爲二字之譌攷通鑑
長壽元年正月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言選舉法而不
載是疏言侍子事謙光開元中以與皇太子同名特敕
賜名登今攷舊唐書登傳云天授中爲左補闕時選舉
頗濫謙光上疏云云亦不載此疏惟新書約略載于天
授中遷左補闕言選舉疏後雖皆不定爲何年而通鑑
則系前上疏于長壽元年正月冊府元龜臺省部奏議
類則云天授三年正月是言侍子疏當亦在此時案此
疏全文見唐會要左右補闕拾遺條其條亦曰三年蓋
是年四月以前猶是天授云三年亦可仍之惟會要所

載全文多脫誤文句亦與此參差難互正云　願受向
化之誠願諸本原寫本並脫汝成案此與下句請納梯
山之禮爲對文不容滅字今從會要補　不在方外方
外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樓煩條　擊項緝軍陳下　以驍騎都尉擊項緝籍諸
本並誤藉原寫本不誤今改
吐蕃回紇第五條　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訓諸本同
原寫本作馴汝成案馴古訓字義通
三韓第一條　亦十有二國十有諸本並誤倒原寫本
不誤今改　主三韓鮮卑烏桓獯狁沃沮之屬沮諸本
並誤沮汝成案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

山之東他見亦作沃沮此引宋史天文志志作沃且蓋
省文也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三十

天文第二條　乃知聖人所憂者深諸本同原寫本聖
人下有之字

妖人闌入宮禁第一條　麗正門樓斗栱內栱諸本並
誤拱今改　先打東方甲乙木方諸本原寫本並作南
汝成案明史五行志作方乙諸本並誤子原寫本作乙
與明史同今改

建除第一條下　陸學博曰則十二字輪直二誤脫今
補附識

正五九月第一條　注祇膺靈命膺諸本並誤應原寫
本不誤今改

卷之三十一

陝西第二條　張華祖道梁王彤應詔詩彤諸本並誤
彤原寫本不誤今改

郭璞墓條注下　楊氏曰既云母葬江陰陰誤刻中今
改附識

晉國條　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
肥滅鼓而得今之眞定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成公卒
于魯宣公之九年滅潞在十五年則滅潞者乃景公非
成公也頃公即位爲晉昭公十六年而滅肥在十二年
克鼓在十五年又在晉昭公時非頃公也惟克鼓後仍
反鼓子又叛于鮮虞而滅之則在魯昭公之二十二年
是在頃公時先生錄文此卷昔陽第三條亦云宣公十
五年滅潞氏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不知此
何以舛錯若是疑成公當爲景公誤頃公當爲昭公誤
然昭公是克鼓非滅鼓則云昭公滅鼓亦非當作昭公
滅肥頃公滅鼓而得今之眞定方合而諸本原寫本皆
然似非傳寫舛漏不可輒改仍之

鄒平臺二縣第二條　後漢書郡形傳形諸本同原寫
本作彤誤

長城第一條　續漢志續諸本並誤後原寫本脫第

二條　因邊山險壍谿谷壍諸本同原寫本作塹諸本
同原寫本作淵案塹壍嶄義同

卷之三十二

而第一條　後漢督郵班碑班諸本同原寫本作班誤
辱條　儀禮注以白造縮同辱縮諸本同原寫本作淵
誤

阿條　注世說桓公謂殷淵源爲阿源淵諸本原寫本
同或云當作淡汝成案殷浩本字淵源世說中屢見政
事篇浩始作揚州條下劉孝標注云浩別傳曰浩字淵
源是已若晉書作淡源乃唐時避國諱改也或說非

終葵條　禮記玉藻終葵椎也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

玉藻無此句攷玉藻天子搢笏下釋文有是語殆先生誤記以非文句脫舛不可輒改仍之

胡條　方言凡箭鏃胡合嬴者鏃諸本竝誤鏃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下終

國朝顧亭林生日知錄之餘四卷

劉福姚謹署

宣統二年庚戌秋八月重栞於吳中

序

亭林先生忠孝大儒不專以著作傳而著作亦爲振古以來所未有所輯日知錄孤懷閎識殫見洽聞國史本傳稱之爲精詣之書然止云三十卷潘稼堂所刊三十二卷已溢出原數之外此四卷又溢出於稼堂所刻之外其故何歟余維自古磊落奇偉之士其緒論足以扶世翼教者雖殘編斷簡至一句一字之微後之人往往摭拾而珍惜之俾流傳至於千百禩之久況乎道德文學經濟氣節蔚然推

昭代儒林之冠而毓毓乎爲經師人師如先生者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宜乎人之甄采遺佚而不忍使其磨滅於

塵壒中也余嘗謂先生之學卓然成大家足與前代之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諸公相頡頏厥故有二一多讀人間有用書一多交海內益友以凡羣經諸史金石圖籙文編說部有關於歷代掌故國家典制天文輿地河漕兵農之屬咸悉心摩擩窮極根柢因原竟委攷正得失生平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出行挾以自隨有疑則發篋對勘此所以洞燭今古本本原原也加以足跡半天下所交皆鉅人長德虛懷若谷廣益集思其學究天人如王錫闡熟精三禮如張爾岐旁參互證如閻若璩博聞彊記如吳任臣讀盡有宇之書如朱彝尊崇精六書之業如張弨能包他人之所有并能拓他人之所無又與傅山李容歸莊王

宏撰諸君子或辨析道義或切劘名理往復商搉取法者精是以所詣愈峻斂華就實經世淑身而不爲虛憍詭異之說是足多已嗟乎時至今日儒術衰微卮言紛紛徧華夏幾不知正學爲何事有心世道者側身環顧愀然有憂思焉以爲當世不見先生亦不復知有先生矣猶賴聖明在上表章潛德詔舉先生從祀文廟兩廡凡薄海內外賢士大夫之聞風者私相慶慰俱憬然於斯道垂絕尚有一綫留貽奉先正之典型挽狂瀾於既倒不可謂非吾黨之幸也已此編余於家藏舊書中檢得原板已亡士林罕見重寫授梓以廣其傳世之辨香日知錄者得此益闕全豹豈不快哉豈不

快哉按先生著述若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雜著十種及詩文集等至今風行宇內家有其書並閎利病書之原稾曾經先生於簡眉冊尾手自細註者尚存崑山祠堂中可得披覽此外未刊之肇域志稾或云藏洪琴西觀察家然未及覩又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昔何義門曾於東海相國所偶見一帙而世無傳本存否難知又皇明修文備史四十帙中閒所輯書七十五種皆有明一代之事蓋先生當時有志於明史而未暇成書者乾隆時武進趙億孫曾得鈔本今亦不知何往嗚呼吾吳不乏勑書者學之君子有注意於鄉邦文獻蒐遺訂墜者乎采訪雕鐫匪異人任能令先生未經傳播之書一一長留於天地

間區區之心不勝大願抑猶有說焉先生乃我蘇之鄉賢也郡城中應有專祠供奉栗主以行春秋之祭祀以爲邦人士之師資余懷之二十年矣而力不足以倡之緝自愧恨桑梓馨香之報其安能無望於後之來者乎

宣統二年庚戌秋七月鄉後學元和鄒福保謹序

日知錄之餘目次
卷一
書法
隸書
卷二
禁燒金
禁銷金銀箔
禁造銅像
禁造銅器
禁錢不過嶺南
禁用銅錢
禁斷新錢
禁金銀
禁金銀塗
禁銅釘
禁銷錢爲佛像
禁毀錢爲銅
禁兵器
禁錫

禁車牛入都
禁牝馬
禁馬
禁大船
禁畜鷹鶻
禁絹扇
禁番香
禁寶寶石
禁瓷器
禁茶
禁酒
禁種糯
賜酒獻酒
禁鑿石
禁發塚
禁毀淫祠
奴告主
卒告將
吏告本官
小校殺本管
妻子告家長
告妖言
吏告前官
禁御牀
應募殺兄弟
禁參謁座主
貸回鶻錢
圍棋免官
禁中表爲婚
汙辱宗女
母喪宴飲
母喪薄游
婦喪宴飲
期功喪不預朝賀
山陵未成宴飲
國喪未期宴樂
國忌禁宴飲
忌日行香
匿忌日
子卯
子孫伐墓栢貶官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
寒食禁火
禁刻書

禁饋送
慈幼局
吏部令史
江南典選
兩都試舉人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
食祿子弟覆試
宰執子弟不預科名
倖第并坐其兄
優給大臣子孫
禁保留官長
禁民往南
生員招猱獞
卷三
廢釋道二教
改佛爲道
禁鑄佛寫經
禁與僧尼往還
僧禁
二十以上不許爲僧

僧地沒官
僧尼之濫
僧寺之多
禁女冠尼姑
造寺寫經並無功德
杖宰相及僧
人主不可接僧
許僧道畜妻
道士隸正宗寺
潤色梵書
城隍神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卷四
徙民
國史律令
風聞言事
御容
廟諱
種樹
栽桑棗
老人
日知錄之餘　卷之目　三
貼書
案牘滅繁式
欽字
巡檢
喪制
北平種田
華夷譯語
校勘斛斗秤尺
斷百官酒肉
禁小說
讖兆

東吳　顧炎武　亭林著

書法

晉衛恒四體書勢序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其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

秦篆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乃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文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徒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

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沽酒家飲因壁書過觀者以酒償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判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

書法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布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猶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異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

伯英之得其法也

隸書

漢書藝文志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書斷六十字以爲一章

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黃門口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庾肩吾書品序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

時正書是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曰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今楷文改變非復一端

隋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字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

梁書蕭子雲傳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于漢時解散隸法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草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

北齊書趙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

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可見鍾王之字即是隸書

後魏書江式傳式表云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附託許氏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

又云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

水經注昔在漢世雒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

愛玩之以爲勝宜官北宮牓題咸是鵠筆南宮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桁榜題皆是式書

劉勰文心雕龍引庾肩吾書品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

北齊書趙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

宜爾是以必須隸書可見不草
晉成公綏隸書體云蟲篆既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尚
于隸是則篆草之中惟有隸也又云若乃八分稟法殊好
異制是八分雖別一體亦謂之隸也又云垂象表式有模
有楷則後人之名爲楷者從此出矣
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云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
隸字中發人意氣
宣和書譜爲八分之說者多矣一曰東漢上谷王次仲以
隸字改爲楷法變八分此蔡希綜之說也莊子丁子有尾世人謂曲波爲尾丁子二字在行曲波亦是尾也楊愼曰觀此則莊子之時已有八分書不始于王次仲矣一曰去隸
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此蔡琰
述父中郎邕語也前世之善書類能言其書矣然而自漢
以來至于唐千百載間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
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則八分書始盛其典型蓋類隸而
變方廣作波勢不古不嚴豈在唐始有之耶杜甫作八分
歌盛稱李潮韓擇木蔡有鄰是皆唐之諸子而今所存者
又皆唐字則希綜蔡邕之論安在哉蓋古之名稱與今或
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今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
分至唐則猶有隸書中別爲八分以名之然則唐之所謂
八分者非古之所謂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
張彥遠曰貝泠該曰于僧翰曰釋靈該是四子俱唐人則
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詔後世云

金石錄右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夫臣韓毅隸
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
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正書自唐以前
皆謂楷字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
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有一士人力主此論余嘗
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蓋自不能分也
因覽此碑毅自題爲隸書故聊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老學菴筆記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
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
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金石錄謂誤以八分爲隸自
歐陽公始千字文云杜蘗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

項氏家說曰程邈可父辨隸書曰周興嗣千字杜蘗鍾隸
蕭子雲啟云論草隸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玠
五體序云篆則科斗玉筯垂露薤葉隸則羲獻鍾庾歐虞
顏柳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者書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隸
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以
諸家參之則今之稱隸者乃二八分書古之稱隸者眞書
行書也唐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
疑程邈帖不當爲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眞書後有
八分書也黃公紹曰按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
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曰
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

則程說信矣

章子厚曰石金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唯銘刻之陰或用隸字也許昌辨臣勸進與受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爲隸書乃今正書耳世俗亦往往謂之隸書且相尚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爲古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爲何等邪墨莊漫錄

水經注古文出于黃帝之世蒼頡本鳥跡爲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王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曰卽程邈于雲陽增損者是知隸者繁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傳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于秦

洪适隸釋云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始不知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之唐張懷瓘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又云張昶八分碑在華陰今華山所存漢碑凡四華亭一碑乃昶分書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時官務稍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漢和帝時賈魴用隸字寫三蒼隸法由茲而廣蓋八分爲小篆之捷其贊八分則曰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其贊隸則曰摧鋒劍折落點星垂詳其說而察其字則孫根及華亭碑爲漢人八分無疑矣唐人自稱八分蓋有自來考古博雅之士更爲辨之

宋史選舉志表書學生習篆隸草三體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爲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眞行爲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爲法

趙古則學范曰隸卽漢八分眞卽漢隸古今傳習異辭始隨常名使人易曉好古者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補筆談曰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如古人之八分書後也乃誤謂古八分書爲隸書以今時書爲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也杜甫李潮小篆歌曰陳蒼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光書評云漢魏牌牓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牓碑文非篆卽八分未嘗用隸書之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元吾邱衍學古編辨字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蒼頡觀三

才之文及意度爲之乃字之祖卽今之偏旁是也盡文象蝦蟆子形加水蟲故曰科斗　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籀取蒼頡形意配合爲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銛利鉤殺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　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謂之八分小篆也旣有小篆故謂籀文爲大篆　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爲便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識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隸也便于佐隸故曰隸書卽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矣或言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　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

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卽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　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爲最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異寫法載前卷十七擧下此不再敷　七曰款識款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古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末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十七擧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法之方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

日嵌金曰裹金

宋史食貨志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

日知錄之餘　卷二

東吳　顧炎武　亭林著

禁燒金

宋開寶四年詔西漢法作僞黃金棄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聞京城之內競習其業轉相誑耀此而不止爲盜之萌自今犯者並宣極典

禁銷金銀箔

魏齊王正始元年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齊書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太祖輔政上表禁民間不

得以金銀爲箔海陵王延興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織成金之禁

陳書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節省繁費奢僭乖衆實宜防斷應鏤金銀薄及物庶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並皆禁絕

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砑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戧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史食貨志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

祐中登萊飢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飾服器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輿服志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竊惟山澤之寶所得互難倘縱消釋實爲虛費今約天下所用歲不下十萬兩俾上樊棄于下民自今金銀箔線貼金銷金泥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並請禁斷非命婦不得以爲首飾冶上所用器悉送官諸州寺觀有以金箔飾尊像者據申三司聽自齎金銀工價就文思院換給從之二年詔申禁鎔金以飾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邈言兩浙僧求丐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爲塔像有高褒大者毀碎珠玉寖以成俗望嚴行禁絶違者重論從之七

年禁民間服銷金及跋遮那繖八年詔內庭自中官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問金戲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縷金背影金盤金織金金線撚絲裝著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斷禁臣民舊有者限以一月許回易爲眞像前供養物應寺觀裝功德用金箔須具殿位眞像顯合增修粧造數經官司陳狀勘會指實開奏方給公憑詣三司收買其明金銀假果花枝樂身之類應金爲裝彩物降詔前已有者更不毀壞自餘悉禁違者犯人及工匠皆坐仁宗本紀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合而觀之古來用金之費可知矣

民間首飾衣袴器用文軸楹題多用塗畫歲糜不貲大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鍊金爲箔鄭仁澤市千秋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徙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羨乃定轉鬻者減造者一等著爲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于今日者也

山堂考索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版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元史葉李傳賈似道怒李嗾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匾鍛鍊成獄竄漳州

陸深河汾燕閒錄曰世間糜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

箔皆一往不可復者東坡見後世金少以爲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此何言歟按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尚有六十萬斤莽籍漢基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萬斤至燕王劉澤一賜田生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金耶

梁孝王死藏府餘黃金尚有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曰金滿百金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傳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

禁造銅像

宋書蠻夷傳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

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寺頹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夸尚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閟神祇有累人事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釋郡守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院悉没入官詔可

禁造銅器

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

代宗紀大歷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境外不得鑄造

憲宗紀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錢少禁用銅器

文宗紀開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謂宰臣曰幣輕錢重如何楊嗣復曰此事已久不可遽變其法法變則擾人但禁銅器斯得其要

禁銅不過嶺南

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禁錢不過嶺南穆宗時韓愈奏狀亦言禁錢不得出五嶺

禁用銅錢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詔禁用銅錢時兩浙之民重錢輕鈔多行折使至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福建兩廣江西諸處大率皆然由是物價湧貴而鈔法益壞不行上乃諭戶部尚書郁新曰國家造鈔令與銅錢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來民心刁詐乃以錢鈔任意虧折行使致令鈔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錢歸官依數換鈔不許更用銅錢行使限半月內凡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棄毀者罪之

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十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爲言請出榜禁約仍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言

禁斷新錢

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三月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

顏峻傳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取一千錢長不盈三尺大小稱此謂之鷂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不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太宗初惟禁鷂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惟用古錢

禁金銀

實錄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間無以金銀交易時杭州諸郡商賈不論貨物貴賤一以金銀定價由是鈔法阻

滯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禁金銀塗
宋書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斷金銀塗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詔曰百姓勞弊徭賦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約信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可省細作并尚方雕文鏤巧金銀塗飾
禁銅釘
宋書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喪事用銅釘
禁銷錢爲佛像
舊唐書敬宗寶歷元年十月庚子朔河南尹王起奏盜銷錢爲佛像者請以盜鑄錢論

禁毀錢爲銅
宋史甯宗紀開禧二年正月辛亥詔坑戶毀錢爲銅者不赦仍籍其家著爲令
禁兵器
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光祿大夫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强侵弱衆暴寡海內抏獘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以愚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矢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曰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問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于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
舊唐書鄭惟忠傳中宗卽位擢拜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爲政不可革其俗習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

元世祖中統三年三月諭諸路禁民間私藏軍器
四年二月詔私造軍器者處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
七月戊戌詔弛河南沿邊軍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邊城軍器之禁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
坐之閭中緣邊不在其例禁河以東無得乘馬
煬帝大業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間鐵叉塔鉤鑽刃之類皆
禁絕之
宋太宗淳化二年閏月丁亥詔內外諸軍除木槍弓弩
矢外不得畜他兵器

五年三月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十一年八月甲寅弛河南軍器之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勅中外凡漢人持鐵尺
手鎚及杖之藏刃者悉輸于官
二十七年五月江西省言吉贛河南廣東福建以禁兵弓
矢賊益發乞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
三十年二月申嚴江南兵器之禁
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申嚴漢人執弓矢兵杖
仁宗皇慶四年十一月庚寅申禁漢人持弓矢兵器田獵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

楊氏據淮南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
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敎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
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
衛鄉里從之
金太宗天會三年十一月辛卯南路軍帥司請禁契丹奚
漢人挾兵器詔勿禁
元順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禁彈弓弩箭神箭
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
凡有馬者俱入官
八月癸未弛高麗人執持軍器之禁仍令乘馬戍子漢人
鎮遏生蕃處亦開軍器之禁

五年四月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
禁
六年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
景泰二年八月辛巳禁廣東福建浙江等處軍民之家不
得私藏兵器匿不首者全家充軍造者本身與匠俱論死
其知情者亦連坐之

禁錫

宋書顏峻傳時歲旱民飢峻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

禁車牛入都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
牛不許于天津橋來往

末帝清泰二年御史中丞盧損請止絕天津橋車牛往來中道兩頭下關駕出卽開兩旁之路士庶往來其車牛並浮橋路往來

清波雜志云舊說沛都細車前列數人持水罐子旋洒路過車以免埃塩逢勃

禁牝馬

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

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爲羣民有卽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不得禁又

禁馬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

禁大船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江南諸州民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禁畜鷹鷂

魏高祖延興五年四月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

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四月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

禁絹扇

晉書安帝義熙元年五月癸未禁絹扇及樗蒲

禁番香

廣東通志建文三年十一月禮部爲禁約事奉聖旨沿海軍民私自下番誘引蠻夷爲盜有傷良民爾禮部出榜去教首人知道不問官員軍民之家但係番貨番香等物不許存留販賣其見有者限三箇月銷盡三箇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販賣者處以重罪欽此除覆奏外今將聖旨事意備榜條陳前去張掛仰各遵守施行須至榜者　一祈神

拜佛所燒之香止用我國松香栢香楓香黃連香蒼术香高桃香水之類或合成爲香或爲末或各用以此爲香以表誠敬蓋上香之說上古本無降神之禮焚蕭艾以展其誠近代凡有禱祈事主昇壇動輒然香在前爲何恐人身垢穢香不過辟穢氣而已何必取外番之香以爲香只我中國諸藥中有馨香之氣者多設使合和成料精緻爲之其名曰某香某香以供降神禱祈用有何不可　一茶園馬牙香雖係兩廣土產其無籍頑民多有假此爲名者夾帶番香貨賣今後止許本處燒用不許將帶過嶺違者一體治罪　一檀香降眞茄藍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羅斛香粗柴香安息香烏香甘麻然香光香生結香并書名不書

番香軍民之家並不許販賣存留見有者許三箇月銷盡

困學紀聞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爲酒醴曰有飴其香古所謂者如此韋雕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故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先是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眞臘暹羅許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有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爲市命禮部申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以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箇月銷盡民間禱祀止用松香梧香楓香桃香諸香違者罪之其兩

廣所產香木聽彼土人自行檢用亦不許越嶺貨賣蓋慮其雜市番香故并及之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禁交趾安息諸香不得出境

禁寶寶石

元史脫歡傳上疏言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復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賫資入賣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施其奸僞而國用有蓄積矣

禁瓷器

實錄正統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場燒造宮樣青花白地瓷器于各處貨賣及餽送官員之家違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戍口外

十二年九月戊戌禁約兩京及江西河南湖廣甘肅大同遼東沿途驛遞鎮店軍民客商人等不許私將白地青花瓷器賣與外夷違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戍口外

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旨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資丁男充軍邊衞知而不以告者連坐

禁茶

金史泰和五年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

恐耗財爾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食者以勑兩定罪賞

光元二年省臣奏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常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因洩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財三十餘萬也奈何以有用之資而資敵國乎乃朝親王公主現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餽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鈔一萬貫

禁酒

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惕弗鬻乃事時同于殺

景帝中元羙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令民得酤酒

宣帝時復禁民酤

漢興有酤酒之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後漢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酤酒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酤酒

桓帝永興三年九月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湧水蝗蟲遺蔓殘我百國大陽虧光飢饉薦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爲飢餓者儲天下一家趣不廢爛則爲國實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定

獻帝建安中年飢兵興曹公表制禁酒孔融傳曰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

蜀先主時以天旱禁酒釀者有刑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十二月庚午以寇難勅平開酒禁

安帝隆安五年以歲飢禁酒

義熙三年二月己丑大赦除酒禁

抱朴子曰曩者既年荒穀貴民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

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徇者相屬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綏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治賣之家廢業則因遂修歸賂遺依憑權右所屬更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鑪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賣公行廢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

前趙劉曜命民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

後趙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于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宋太祖元嘉十二年夏六月斷酒時揚州諸郡大水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爲

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權禁止詔從之

二十二年九月乙未開酒禁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詔曰水旱成災穀稼傷弊京師二縣諸方始熟可權斷酒

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始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酗訟或議國政故一切禁之

獻帝卽位開酒禁吉凶賓親各有程日

正光後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

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糵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麵三
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
蕃客使不在限斷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閏九月禁京師酤酒　元象元年
四月開酒禁
北齊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
後主天統五年十月壬戌詔禁造酒
武平六年閏八月辛巳開酒禁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癸丑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內
禁酒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月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于歡娛芻

豢之滋致肥甘于豐衍然而沈湎之輩絕業亡資憍窳之
民馳嗜奔慾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甯年穀不登市肆騰
貴趨末者衆浮沉尚多肴羞麴蘗重增具贄救弊之術要
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俱斷屠酤
通典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
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于此自
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敝俗可先錄鄉飲酒禮一卷頒行
天下每年令州縣官長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人識廉
耻時知敬讓
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以粟麥貴斷酤酒
玄宗開元二年十一月以歲飢禁京城酤酒

肅宗乾元元年三月辛卯詔曰爲政之本期于節用今農
功在務廩食未優比聞京城之中酒價尤貴但以麴蘗之
費有損國儲遊惰之徒益資廢業其京城內酤酒卽宜禁
斷麥熟之後任依常式
二年十月禁酤酒除光祿供進祭祀及宴蕃客外一切禁
斷
代宗寶應二年三月以泰陵乾陵發引詔禁酤酒
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
除此之外不問官司一切禁止
遼興宗時禁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司給文始
聽

金熙宗天會十三年正月甲戌詔公私禁酒　海陵正隆
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侈燕飲者罪
六年判大宗正徒單貞益都尹京安武軍節度使爽金吾
衛上將軍阿速飲酒以近屬故杖貞七十餘皆杖百
世宗大定十四年詔猛安謀克之民今後不許殺生祈祭
若遇節辰及祭天日許得飲會自二月至八月終並禁絕
飲燕不許赴會他所恐妨農功雖閒月亦不許痛飲犯者
抵罪
十八年三月乙巳命戍邊女眞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許自
造
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禁宮中上直官及承應人毋得飲

酒

金史梁肅傳肅爲大興尹上疏言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民間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報

哀宗天興二年九月禁公私釀酒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以冬無雨雪春澤未降遣使問便民之事于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曰足食之道惟在節用糜穀之多無踰醪醴麴蘗況自周漢以來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

五月癸巳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

十五年四月以時雨露霑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飲藥者官爲醞釀量給之

十一月甲午開酒禁

十八年三月禁甘肅瓜沙等州酒

十九年十月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

二十年四月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没入官犯人配役

九月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二十二年正月詔禁私酒

二十四年九月以西涼平灤路飢禁酒

二十七年七月丙午禁平弛忙安倉釀酒犯者死

九月戊申弛酒禁

二十八年三月嚴酒禁

至元二十二年九月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榷酤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爲五貫

至元十四年五月詔曰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有戒無弊況糜有穀者莫甚于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旱朝議上陳官禁市酤以豐民食朕詳來奏實爲朕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無得醞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

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戌以歲飢禁釀酒

十一月詔諭中書近因禁酒聞年老需酒之人有豫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

七年十二月乙酉弛京師酒課許貧民釀酒

九年正月壬申弛大都酒禁

武宗至大元年中書省言杭州一郡歲以酒糜米麥二十八萬石禁之便河南益都亦宜禁之制可

至大二年二月甲戌弛中都酒禁

十月辛酉弛酒禁立酒課提舉司許有壬宿灤河望白海行宮詩云聖恩疏酒令暫得醉歌同注云時有旨特放灤河酒禁

禁種糯

太祖實錄戊戌年十二月下令禁酒丙午年二月下令禁種糯其略曰于自叛業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効順樂于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出有限而過取之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於民者必力行而申告之曩以民間造酒醴糜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子以爲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過其流不可得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得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賜酒獻酒

金章宗承安元年勅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

日知錄之餘　卷二　三十三

九月癸未都人進酒三千一百瓶詔以賜北邊軍吏

禁鑿石

後漢順帝永建四年二月戊戌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勅有司檢察所當禁絕加建武永平故事

禁發塚

魏高宗太安四年十月甲戌北巡至陰山有故塚毀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葬隴者斬之

禁毀淫祠

漢桓帝紀延熹八年四月丁丑壞郡國諸房祀

後漢書欒巴爲豫章太守土作山川鬼怪小人嘗破皆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謂爲房祀房堂而祀翦

理奸巫于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

晉書載記石勒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于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植嘉樹準嶽瀆以下爲差等

宋書武帝紀永初二年四月己卯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南史王神念傳梁時爲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祀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

日知錄之餘　卷二　三十四

宋書禮志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于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甚至魏武帝爲濟南相皆毀絕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祠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先王制祀所以昭法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左道論著爲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祀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岳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報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薦而無

媿詞是以其人敬愼幽冥而淫祠不作末代信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共幸妖妄相煽惑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釀祠詔曰不在祠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詔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普禁淫祠由是蔣山祠所在山川以下祠並皆毀絕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祠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帝立九州廟于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鍾山王蘇

以上原誤刪去待補王沈魏書

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傚濟南尤甚至五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樂奢侈日甚民坐窮困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太祖曹操爲濟南相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祀祠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祠由此遂絕

抱朴子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賓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咒於是蜀無淫祀之俗

奴告主

魏書任城王澄傳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卒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凡以禁奸奸愈甚

舊唐書張鎰傳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爲奴當千發其陰事縱下御史臺留當千於內侍省鎰上疏論之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

太原志秦偉三原人正德中爲山西參政毀淫祠百餘區凡佛像聖母及大山二郎無子遺者

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主者皆不許受便令決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今縱非叛逆奴實奸兇奴在禁中縱獨下獄攻之於法或恐未正臣叨居股肱職在匡弼緻繫在國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上深納之縱干處左貶循州司馬當干杖殺之大唐新語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其奴所告夜醮勅御史薛季昶推之季昶言其咒詛草狀以聞先於玉階涕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

不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昶給事中龐棄市將就刑龐男希瑊訴寃于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死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按季昶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既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復中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勅減死流於嶺南通鑑唐太宗貞觀二年上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而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東觀奏記大理卿馬曙任代地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畜兵器曙既在朝乃痤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卽告于御史臺稱曙畜兵有異志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卽主在法不赦上命杖殺曙奴于靑泥驛曙再貶嶺外臣僚無不感悅

晉趙王倫簒位孫秀擅權司隸從事游顯與殷渾有隙渾誘顯奴晉興誣告顯有異志秀不詳察卽收顯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巳部曲

晉書石季龍載記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以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

魏鞏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

曙家藏甲兵曙坐貶官而慶無罪鞏引法律論之竟杖殺慶

裴度傳王稹家二奴告稹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乃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實稹之家財度奏曰王鍔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爲家計者憲宗卽日召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冊府元龜肅宗至德二年鳳翔張謙奴附子告謙與逆賊爲細作三司推鞫虛妄詔曰自下訟上敗俗亂常附子宜付鳳翔郡集衆決殺

敬宗寶歷元年五月瓊王府司馬謝少莒奴抄橘告少莒

爲不軌詔委內侍省推鞫不實沙橘杖流鹽州少莒釋放
凡告人不實法當反坐況其家僕則沙橘止于決杖仍流
近處爲失刑矣
五代史史弘肇傳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
爲婢于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厭養之輩往
往脅制其主
李崧傳崧弟嶼僕葛延遇爲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笞責
之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延遇上變言崧與
其甥王凝謀反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遺守貞乃
送李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
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服族誅崧素

與翰林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
延遇道以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
乃奏誅延遇冊府元龜徐台符先與漢故太子太傅李崧
滅廣順中台符爲兵部侍郎白于宰府請誅延遇等誣告族
馮道以延遇等已經赦宥未之誅也時王峻執政聞台符
之言深加歎服因奏于太祖遂誅延遇等時人義之
唐景思傳爲沿淮巡檢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卽馳
見弘肇告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一吏將三
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
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
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一千爲受
外賂有甲一屬爲私蓄兵吏索唯一衣笥軍籍橦簿而已

吏憫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
在京師閽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
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旣械就道頴毫之
人隨之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旣奏斬奴而釋
景思
冊府元龜弘肇專恣刑殺故相李崧爲家僮誣告族戮于
市而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
爲意而舊勳故將之後爲厮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
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錢十四萬市得玉杭
一枚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賫于淮南大得茗回家僮無行
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賫其價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

詣弘肇上變言虜主之入汴也僞燕王趙延壽遺福殷齎
玉杭陰遺淮南主以致誠意弘肇卽日逮捕福殷榜掠備
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竝棄市妻女爲弘肇帳下健卒
分取之其家財並籍沒
宋史李孝壽傳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且牒欲送
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私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
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效尹書判私用刑孝壽
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
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遼史刑法志景帝時吳王稍爲奴所告有司請鞫帝曰朕
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

聖宗統和二十四年詔主非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告罪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

元史速不台傳欽察之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爲民還故

以閻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

寶錄洪武十四年十月甲戌江西按察司書吏言其副使田嘉寫表具名不具朝服爲不敬上曰拜表則具朝服寫表雖常服何害小官摭拾長官細故其風不可長也命法司正其罪

十五年八月壬寅杭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爲吏所告湖廣按察司鞫之以聞上遣使敕曰安貞有犯法司如律按之固其職也然原貞之情非私也房宇器用之

十七年閏十月乙未朔左都御史詹徽言四川成都府有物皆公家所需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吏訴其知府張仁受賄同知蔡良于公署設宴放吏爲民長猶吏告訐之風矣敕安貞復職械其吏送京師

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面誅之以靖眾乃斬卒于軍門

蘇軾傳知定州有卒吏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眾乃定

吏告本官

魏明帝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于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廷尉高柔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拷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平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詞旨深

寶錄正統十年五月太醫院判欽謙奏吏抗已吏亦摭謙不法事以訴刑部請并逮謙鞫之上曰命謙自陳而械示吏於院門謙陳狀伏罪遂宥之

小校殺本管

洪武四年七月僞夏平章丁冊眞爲帳下小校所殺蜀平

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奏請賞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妻子告家長

元史世祖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壬申李思敬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殺妻子爲證帝曰妻子豈爲證者耶詔勿問

告妖言

魏書高柔傳文帝時民閒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開凶狡誣善之端非所以息奸省訟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先王小民怨詈則皇自敬德在漢太宗亦除誹謗妖言之令臣愚以爲能除妖謗賞告之

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罪之於是遂絕

吏告前官

舊唐書陽城傳出爲道州刺史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于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自爲功城立杖殺之

禁御狀

正統四年八月浙江嘉興府知府黃懋言所治人民多係無賴以告訐爲能輒入京妄奏甚至有屬人代草者詞所連及動百八十囑歲無稽善良抱冤乞敕通政司今後嘉興有陳訴者抑之不受上以懋所言天下皆然何獨嘉興

命法司普禁之今後唯謀反重情許訴於京餘皆自下而上達者以憑越訴之

應募殺兄弟

實錄洪武七年三月乙亥蘭州人郭貿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不從遂夜斬其首以歸奏聞請賞上曰貿的罪固當死然爲弟兄者勸之不從執之而已今手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禁參謁座主

全唐詩話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士呼有司爲座主而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眞實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敎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朋固所以士風淺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謁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俊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敕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及第舉人不得

呼知舉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貸回鶻錢

舊唐書李晟子甚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壹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甚爲定州司法參軍

圍棊免官

宋顏延之初仕晉爲鎮東司馬坐圍棊免官

禁中表爲婚

西魏文帝大統九年正月禁中表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

汙辱宗女

舊唐書吳取邁元宗室女爲外婦貶泉州司馬德宗召見

臨問責以汙辱近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

母喪宴飲

舊唐書憲宗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歡宴夜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不能訓子削階

母喪薄遊

舊唐書皇甫鎛傳授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官坐居喪時薄遊除詹事府司直

婦喪宴飲

晉盧江太守周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長史周顗等同會劉隗奏龕暮宴朝祥慢服之慼難追請免龕官

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期功喪不預朝賀

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簪玷王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

山陵未成宴飲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成都侯王況紹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魏書甄楷傳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國喪未期宴樂

晉成帝初鍾雅爲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期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過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宗明皇帝背棄萬國尚未期月聖主編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斥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言繩違百僚憚之

國忌禁晏飲

舊唐書德宗貞元十二年駙馬郭曖王士平曖弟照暄坐

忌日行香

舊唐書崔鑑傳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恪恭唯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皈依釋老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鑑奏論遂遺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於寺觀設齋焚香自今以後並宜停罷

匿忌日

舊唐書祝欽明歷刑部禮部二尚書因中書門下三品以匿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授申州刺史

子卯

玉藻子卯稷食菜羹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襄四始于一言美三千于爲政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于焉久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葢弘表昆吾之稔屠蒯有揚解之文自世道喪亂禮義紊毀此禮茫然已墜于地昔周王受命口閩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未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

子孫伐墓栢貶官

唐書韋述傳爲吏部尚書以子孫伐墓栢坐不能禁貶絳州刺史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

北史李諤傳諤見禮教彫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遽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談臣之內有祖父云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姣妾嫁賣取財有一于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靳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蔑哀經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親老兄弟及其亡沒遂同行路朝聞其死夕窺其妾

方便求搜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朋友之義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始于此也

寒食禁火

琴操介子推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迓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今則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自餘禁斷

晉書載記石勒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鵝子平地三尺洨

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十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呼嗟王道尚爲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怨上帝乎縱不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幷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倘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尙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

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發氣洩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若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所多在山川之側氣洩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閒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幷州復寒食如初　唐李涪刊誤曰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以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卽去其舊今人待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卽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曰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爲據是不知古以鑽燧證之

困學紀聞司爟鄭康成鄰引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後漢禮儀志夏至後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

升菴集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是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尙書定議以聞韋謏曰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閒奉之爲允于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幷州復寒食如初容齋亦未之攷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改

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滅焰帀地盡藏烟之句及元稹連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以鷄羽入灰有禁者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禁刻書

宋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己卯申飭書坊擅刻書籍之禁

禁饋送

宋光宗紹熙二年三月丙辰詔監司郡守互送以贓論

慈幼局

宋史理宗紀淳祐九年正月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

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吏部令史

魏書孝靜帝武定六年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潤等僞假入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

舊唐書楊虞卿傳改吏部員外郎太和二年南曹令史李寘等六人僞出告身鑱符賣鑿空僞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錢者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卿按得僞狀捕寘等移御史臺鞫劾寘稱六十人其李錢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温亮求不發舉僞濫事迹乃詔給事中二休復中書舍人高鉷左丞李景休克三司推按而温亮逃竄寘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見任

江南典選

舊唐書劉滋傳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淇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兩都試舉人

舊唐書賈至傳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以時艱歲歉請舉人赴省者兩都就試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

舊唐書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云云見居重位不得令中選詔令翰林中書承旨戶部侍郎韋琮重考覆敕曰彦卿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攷試祇在至公如涉請託自有朝典今後但依常例放牓不得別有奏聞

食祿子弟覆試

唐宣宗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云云侍郎韋琮考覆敕放及第文俱同上

宋太祖開寶元年三月癸巳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二翌日穀入謝上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非植私恩世祿之家宜崇素業如聞黨與頗口文衡公器豈宜欺濫自今舉人凡聞食祿之家委

禮部具析以聞當覆試

宰執子弟不預科名

舊唐書王鎡苦學善屬文以季父鐸作相避嫌不就科試舊唐書楊嚴傳會昌四年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杜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覆奏武宗敕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

大唐新語大中末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史解及第誅議大夫崔宣上疏論滈弄父權勢以舉人文卷須十日前送納豈可父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門請下御史臺推疏留下不出

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子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竝進但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皆罷之

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于是宰相文彥博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舉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倖第并坐其兄

宋景德二年四月丁酉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道弟

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校等堯咨教幾道于卷中密爲識別幾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詔落籍永不預舉

宋史趙岊傳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于要塗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

韓維傳以進士奏名禮部以父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

唐義尚傳鎮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

優給大臣子孫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十二月敕張茂昭立功河朔舉族歸朝義烈之風史冊攸載如聞身沒之後家無餘財追懷舊勛特越常典宜歲賜絹二千匹春秋二時支給

禁保留官長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八月甲午敕諸州縣吏民繼黃繼來詣闕留舉刺史縣令牧宰之任委寄非輕繫烝庶之慘舒布朝廷之條法若廉勤奉職撫字及民自有政聲達於朝聽何勞民庶遠致舉留既妨農作之時又耗路塗之費所宜釐革免致勞煩今後刺史縣令顯有政能觀察使審解事狀朝廷當議奬昇百姓僧道更不舉請一切止絕

禁民往南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以漢民就食江南者多又從官南方者秋滿多不還遣使盡徙北還仍設脫脫朱孫於黃河江淮諸津渡凡漢民非齎公文適南者止之爲商者聽之

生員招猺獞

實錄正統十年五月乙未廣東高安縣學生伍章等六人偕所猺獞酋貢香燭至京上諭禮部臣曰生員當居學肄業顧舍所學而超幹辦其志陋矣禮部因請罪之上曰不必罪姑戒諭遣之而禁約諸猺獞獠州縣毋得令生員招撫

東吳　顧炎武　亭林著

廢釋道二教

晉書佛圖澄傳澄爲石虎所重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諸寺燒香禮拜以違典禮其百辟卿士逮眾隸例皆禁之其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居諸夏至于饗祀應從本俗

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夸趙百姓有樂事佛者時聽之

魏書世祖紀太平眞君五年正月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知咸聞

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佛象

高宗紀興安元年十二月乙卯初復佛法

宋書蠻夷傳太祖元嘉中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清鴻教而專成浦藪加奸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禁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禁苦並使還俗而諸市尼出入宮掖交關如后此制竟不能行

釋老志世祖卽位富于春秋旣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爲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爲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法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爲世費害帝以其辨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

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爲窟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旣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

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口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正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急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邱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出於此朕承天緒屬窮運之敝欲除危僞定眞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踪跡庶無謝于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

益之皆非眞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之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鎭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破擊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太平眞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預聞知得各爲計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高宗踐極下詔諸州縣各聽建佛圖一區其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寺圖仍還修矣

並厭斷之

齊顯祖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周書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并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宣帝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

二年六月已酉帝崩庚申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誠積自守者簡命入道

唐高祖武德九年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闕乏庸猥粗穢者悉令罷遣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

舊唐書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師寺觀不甚清靜詔曰釋迦闡教清靜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宏宣勝業修植善根開道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行經教檢約學徒調懱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遷謝象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度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閭里出入閽闥周旋驅策田產聚積貨物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義

之訓至乃親行刼掠躬自穿鑿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驟亂眞加傾毀妙法醫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靜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惟趣喧雜之方繕采崎嶇棟宇殊拓錯舛隱匿誘納奸邪或有接延鄰邸隣近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道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无爲遺情物外全眞守一是謂沙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讚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

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不堪供養者並令罷遣各還其業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按舊史之文不過如此其下卽接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齊王同謀害已牽兵誅之云云新史乃云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復浮屠老子法何其謬歟

通典武德九年二月以沙門道士虧違教法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選耆年高行實之餘皆罷廢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還依舊

舊唐書彭偃傳大歷末爲都官員外郎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于時請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爲寺觀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道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餘悉令返初蘭若道場無名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爲天下通制不惟劍南一道下尙書集議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欠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爲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維新之政爲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惟有僧尼頗爲穢雜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但行粗法爰自後漢至于陳隋僧之廢滅其亦數乎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害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靜无爲若以色見卽是邪法開示悟入惟有一門所以三

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日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潔在于王者已無用矣況是苟避征徭于殺盜淫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雖善然臣恐其奸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奸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違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爲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

二正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爲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爲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慾嗜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況戒律檢其性情哉臣以爲此令既行僧道規避還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爲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

新唐書李叔明傳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口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兵儲爲數耗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名上觀道十四名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德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之不變不因爲下今道士有名無實俗鮮歸重于亂政輕僧尼帑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于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烝民必將有職游閒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廢不貲臣謂道士年未滿五十者可令歲輸絹四匹尼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情性哉刑部員外郎裴洎言曰衣者籧篨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舊唐書李德裕傳元和以來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與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于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白閒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算臣今于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惟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入納二縑給牒即迴無別法事若不時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卻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係于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

武宗紀會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

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因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于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觀其上都每街留寺兩所寺僧留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爲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

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教寖與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涓乎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于土木之工奪人利于金寶之飾遺君親于師資之際違配偶于戒律之閒壞法害人無踰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耕而食待織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搆藻飾僭儗宮庭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是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

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衍轉資朕博覽前言旁求興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徵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子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浮游不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臒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靜訓人慕無爲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王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

不知下制明廷宜體子意

通鑑武宗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眞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八月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上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

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入幽州將爲卒必不入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于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閒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六年五月乙巳上京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

舊唐書宣宗大中元年閏三月敕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宏其靈山勝境天下州縣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通鑑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五

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刀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已廢乎平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爲罷役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耶所役之工豈值東門之勞耶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修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息肩之日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樂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才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所度僧亦爲選擇有行業者若容凶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之從之

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市已息而州縣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違于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周世宗顯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叔伯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全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者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宋建隆初詔佛寺已廢于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爲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爲僧朕甚疾焉故立此制

天禧二年三月詔不許刱修寺觀院宮州縣常行覺察如造一間以上許人陳告所犯者依法科罪州縣不切覺察亦行朝典公主戚里節度至刺史已上不得奏請刱造寺觀開置戒壇如違御史彈奏　是歲又詔諸處不係名額

寺院多聚奸盜騷擾村鄉況有條貫不許存留並令毀拆
其舍宇三十間以上並留存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詔諭眞人折志誠等焚毀
道藏僞妄經文及板
十月己酉張易等言參校道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
皆後人僞撰宜悉毀從之
三十年四月敕江南毀諸道觀聖祖天尊祠
成宗元貞元年正月詔道家復行金籙科記
改佛爲道
禁僧
宋徽宗大觀四年停僧牒政和四年置道階三十六等宣
和元年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

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
老學菴筆記政和神霄玉清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宮
觀爲之後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卽改
僧寺俄又不用宮觀止改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豪
華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爲宮據其產二萬一千畝賃舍錢
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
一僧寺爲神霄下院髮髮日張至宣和末方已
禁鑄佛寫經
唐元宗開元二年七月壬子詔曰佛教者在乎淸靜存乎
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相望凡欲歸依足申禮敬下人淺
近不悟精微覩菜希金遂飲思水浸以流蕩頗成蠹弊如

聞坊巷之內開鋪寫經公然鑄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
敬之道旣虧慢狎之心斯起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飢寒
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諸
身道則不遠蹔于積習實藉申明自今以後坊市不得更
以鑄佛寫經爲業須瞻仰尊容者任就寺禮拜須經典誦
讀者勤于寺贖取如經本少僧爲寫供諸州寺觀並准此
禁與僧尼往還
唐元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往還
禁僧
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四月癸酉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
民閒行者仰以公文□□詔曰比邱不在寺舍遊涉村落

交通奸猾經歷年歲令民閒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藉之
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鎮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爲三
寶巡民敎化者在外齋州鎮維那文移在臺者齋都維那
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
舊唐書五行志姚崇秉政以惠範附太平公主乃澄汰僧
尼令拜父母午後不出院其法頗峻
全唐詩話賈島爲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
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
唐元宗開元十九年四月癸未詔曰釋迦設敎出自外方
漢主中年漸于東土說茲因果廣樹筌蹄事涉虛玄尠同
河漢故三皇作乂五帝乘時未開方便之門自有雍熙之

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理盡驅命以求緣竭資財而作福未來之勝因莫效見在之家業已空事等繫風猶無所悔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日僧徒此風尤甚因緣講說眩惑州閭鎔鑿無厭惟財是斂津梁自壞其教安施無益于人有靈于俗或出入州縣假託威權或巡歷鄉村恣行教化因其聚會便有宿宥左道不常異端斯起自今以後僧尼除講律之外一切禁斷六時禮懺須依律儀午後不行宣守俗制如犯者先斷還俗仍依法律罪所在州縣不能捉搦并官吏輒與往還各量事科貶

遼史聖宗開泰九年十二月丁亥禁僧然身煉指

金史王修傳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戚門修惡之乃

禁倒午後不得出寺有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修

曰奉上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

李薦浮屠論浮屠初入中國英睿之君忠義之臣欲除其弊終有不能何哉銷之不以其道也今不必推罪于佛惟治其徒曰吾將使汝不出戶治其佛之說而躬行之禮部著以爲令刑部防以爲法

洪武六年十六月戊戌併僧道寺觀禁女子不得爲尼時上以釋道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眾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莫甚于此乃令府州縣大寺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之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爲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爲令

十七年閏十月癸亥禮部尚書趙瑁言自設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尼已二萬九百五十四人今來者益多其實假此以避有司差役請三年一次出給度牒且嚴加考試庶革其弊從之

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敕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去鬚髮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欲潔身以爲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伽學道者曰

正一曰全眞皆不循本俗污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醮者亦不許拜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須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效瑜伽教稱爲善友假張眞人多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七月丙戌朔詔天下僧道有叛立庵堂子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

二十五年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于天下僧寺時京師百福寺隱四徒逋卒往往易名姓爲僧遊食四方無以驗其

眞僞于是命造周知之冊自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腳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師治之重罪容隱者罪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之餘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强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拋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取于民閒民亦毋得輒自侮慢凡所至僧寺

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全者獲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正統六年實錄云舊例僧有妙五十綻無缺死勿論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民兒童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誘者皆治重罪

二十八年十月己未禮部言今天下僧道數多皆不務本教宜令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之詔從其言年六十以上者免試

永樂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爲僧

赴京師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上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九月庚午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僧會司奏縣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其半請小民之願爲僧者令披剃給度牒不聽上諭禮部臣曰國家之名民服田力穡養父母出租賦以供國用僧坐食于民何補國家度民爲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

六年六月辛巳命禮部移文中外凡民子弟僮奴自削髮冒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喻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十五年閏五月癸酉禁僧尼私建庵院上以洪武年間天下寺院皆以歸併近有不務祖風者仍以僻處私建庵院僧尼混處屢犯憲章乃命禮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規違者必誅

十六年十月癸亥上以天下僧道多不通經典而私簪剃敗辱教門命禮部定通制今後願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保勘無礙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俟五年後諸經習熟然後赴僧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爲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

不許出家有年三十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還俗及亡命
譏刺者亦不許出家若寺觀住持不檢察而容留者罪之
仍命禮部榜諭天下

宣德元年七月辛酉上罷朝御右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
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
潛隱其中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
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則給與度牒
在七月十九日以後及不通經皆不給

二年七月戊子罷僧童四百五十一人爲民時僧童陳達
高等請給度牒考試皆不通梵典行在禮部請懲以法上
曰此愚民欲苟逃差役耳宥之發歸爲民

十二月庚午行在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
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
二十人額外不許亂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
與度牒今天下行童僧道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濫
收且不通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額內之數亦待五
年考試給與從之

七年三月壬戌申嚴僧人化緣之禁上謂都察院右都御
史顧佐曰佛本化人爲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務祖風
往往以創造寺院爲名羣聚佛像歷州郡化緣所得財物
皆以非禮耗費其申明洪武中禁令違者必罪之

十一月丙午天界寺僧達英以寺爲京都大剎又缺住持

請命高僧領其眾上謂禮部曰此僧爲自營計勿聽

八年三月戊寅湖廣荊州府荊門州判陳襄言各處近有
惰民不顧父母之養安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僧司文憑
以游方化緣爲名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
爲所至官司以其爲僧不之盤詰奸人得以恣肆乞敕天
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
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絕奸弊從之

宣德十年八月癸卯廣東按察使僉事趙禮言各處寺觀
多因田糧浩大與民一體當差是致混同世俗如南海縣
光孝寺該糧三千餘石每當春秋耕斂羣僧往來佃家男
女雜坐嬉笑酣飲豈無污染敗壞風俗乞依欽定額數設

僧人府四十名州三十名縣二十名就于本寺量給田畝
聽其自種自食餘田均撥有丁無田之人耕種納糧上命
行在禮部依所言行之

正統元年九月己未都知監太監洪寶保請度家人爲僧
許之凡度僧二十四人

十月甲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奏洪武開天下僧道給
過度牒者令僧錄司道錄司造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
道即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即爲僞冒
迨今年久前令寬處有亡沒遺留度牒未經銷繳爲他人
有者有逃匿軍民及囚犯僞造者有盜賣影射者及私自
簪剃者奸弊百端眞僞莫辨乞自今以後給度牒者仍造

冊須行天下寺觀以防奸詐從之
五年正月辛未給僧童一萬人度牒進士張謙有希求請給數千百眾庵至京師之疏
十一年九月辛巳有僧四人私建佛寺于彰義門外監察御史林廷舉等奏付法司坐當杖充邊衛軍從之
十四年四月甲戌上御奉天門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舊制僧道之數府四十州三十縣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請悉由里老并所司勘實方得申送近聞多不通本教及來歷不明之人妄報貫籍一槩冒請爾禮部即行文請諸司待三年後凡有應給牒者先令僧道衙門勘試申送該管有司審係額內并貫籍明白仍試其精通本教經典如行童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為僧年二十已下來請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為僧

僧地沒官

實錄正統十二年二月庚戌彌陀寺僧湊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輸稅

令背法華等經并諸品經咒道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經并諸品科範番僧審通壇場十箇方許申送禮部覆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敢仍前濫保事發其經緐諸司官吏里老具重罪不宥

景泰十五年十一月辛卯雲南虛仁驛丞尚禮言近年以來釋教盛行聲譽士民誘煽男女廉耻道喪風俗掃地此蓋前之掌邦禮者屈于王振之勢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十萬億日熾月盛今雖云止度裁抑不過示虛文應故事而已臣以為宜盡令長髮敕使歸俗務農庶邪術不興沴氣自息

元史張珪傳言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靜絕俗洗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生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為民

二十以上不許為僧

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詔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落髮為僧年二十已下來請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諸寺試事三年考其廉潔無過者始度為僧

僧地沒官

實錄正統十二年二月庚戌彌陀寺僧湊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輸稅

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上曰僧既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僧尼之濫

洛陽伽藍記瑤光寺永安三年爾朱兆入雒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訶京師語云汝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壻

輟耕錄引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癸辛雜識臨平明因尼寺大剎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于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

元時婦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上戒師于帳中受戒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閽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尊者閱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風流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于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殆與常人無異特無髮耳

僧寺之多

自魏有天下至于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餘萬矣其寺三萬有餘

南唐後主普度諸郡僧建康城中僧徒殆至數千

禁女冠尼姑

宣德四年六月有順天府大興縣眞元觀女冠成志賢等九人詣行在禮部請給度牒禮部言太宗皇帝時命尼姑皆還俗今成志賢等亦宜還父母家上命先朝令仍申明婦女出家之禁

造寺寫經並無功德

洛陽伽藍記崇眞寺比邱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邱同閱一比邱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過升天堂有一比邱是

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邱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必心懷彼我以驕淩物比邱中第一粗行令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曇謨最日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明于誦經閻羅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邱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禮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之財物即得他物貪心即起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邱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刦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閻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等皆實有之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養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惠凝亦入白鹿山居隱修道自此以後京邑比邱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

太祖皇帝御製龍興寺碑

太祖皇帝御製龍興寺碑曰立刹之意留心歲久數欲爲之恐傷民貲若將民貲建寺求佛福從何來

羅整菴欽順因知記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果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羅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經種種糜費之事日新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然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詔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

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果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宜無所不用其心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痴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痴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說乃欲詔事土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戴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今之道家蓋源于古之巫

覡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于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口凡祈禳禁禱經呪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覡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意寖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秦漢閒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意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人心之惑而重爲世之害爾

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以遠乎蓋老氏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通典貞觀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太似信物上封人欲令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侍中魏徵對曰佛法本貴清靜以遏浮競昔釋道安如此名德符永因與之同輿權翼以爲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帝引之升殿顏延之曰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縱欲崇信佛道亦不須道人且別參議也

杖宰相及僧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張通古傳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聞其事召三品以上官上殿責之曰閭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皆坐其側朕甚不取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脩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足乃去爲僧較其貴賤未可與簿尉抗禮閭閻老婦迫于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爲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

召法寶謂曰汝爲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慄不知所爲海陵曰汝爲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于朝堂杖之二百張浩張暉杖二十

人主不可接僧

宋書顏延之傳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嘗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上變色

許僧道畜妻

五臺志二氏之教古今儒者嘗欲去之而卒不能去蓋人心陷溺日久雖賢者不能自免夫民生有欲順其所欲則從之也輕按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佛氏娶妻曰耶輸佗生子摩侯羅出家十二年歸與妻子復完聚今其徒皆鰥居而無妻豈二氏之教哉雖無妻而常犯淫僻之罪則男女之欲豈其性與人殊哉爲今之計簪剃不必禁也聽其娶妻生子而與齊民結婚姻之好寺觀不必毀也因其地之宏敞而借爲社學社倉即以其人皆爲我用久將自嫌其簪剃之醜而亦不便于寺觀之居也豈非君子以人治之道孔子從俗猶較之意乎又習儀多于寺觀邱文莊已嘗非之而祈禱必以僧道厲祭必以僧道何以禁民之作道場佛事哉余謂禱雨當陳詞哀懇令諸生歌雲漢之章厲祭則聖祖御製之文固已仁至而義盡矣又何必假彼不潔之人褻鬼神如百戲矣

道士隸宗正寺

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

潤色梵書

山堂考索太宗崇尚釋教置院于太平興國寺後改爲傳法院車駕亦嘗臨幸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災施護等取所獻梵書翻譯焉息天災等並賜紫袍師號又命文臣潤色其文是歲息天災等獻所譯經文一卷詔入藏刻板流行自是盡取禁中梵夾俾之翻譯每誕節即獻經焉息天災等皆至朝散大夫光祿寺鴻臚卿以卒自是譯經之盛後世無比

天禧三年以宰臣丁謂爲譯經使潤文官一員以學士晁向李維同潤文二員丁謂罷使後亦不常置

城隍神

鳳陽縣志洪武元年各處城隍皆有監察司民之封侯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詞蓋其時皇祖尚未有定見三年乃正祀典詔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神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變惜乎今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妄爲衣冠之像甚者又爲夫

人以配之習俗之難移愚夫之難曉遂使　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哉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之爲工商者雜良以爲楛僞內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憨民銖積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頭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爲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必自知其罪皆捐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日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我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于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爲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可矣爲金爲金枝扶疎攀于萬佛僧爲具味

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奇瓌怪爲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可爲者晉伯主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晉幾千銅鞮人得不固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食其閒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帝皇帝始卽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人凡至十萬人役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惟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按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刈之凡爲梁國者捨身爲僧奴至國滅餓死不悟況下輩固戒

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
良人拔附使令者倍并冠之數良田數十萬頃奴婢口率
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錢取民直歸于有司州縣得以悉
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卽位詔曰佛尙不殺而仁且來中
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用率與二詩用齒衰男女爲其
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狥其習
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尙
書比部郎中出于錢塘錢塘于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
少游其地委曲知其俗蠭人者剔削其根節斷其脈絡不
數月人隨化之三晉于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鋟鋤敗侵
不休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少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

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游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
增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
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
聖人之功使文士歌思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
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足髮句肉均牙滑而無遺
功者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畫疑在
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于月外東閩南越
官遊善地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
念仁聖天子之功神美子烈之旨跡瞻南亭千萬狀吟不
能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詩次之于後不知幾
千百人

東吳　顧炎武　亭林著

徙民

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萬戶琅琊臺下

二十六年徙民于河北榆中三萬戶

漢高帝五年九月徙諸侯于關中

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
關中與利田宅初婁敬使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
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
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屈昭景
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

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從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
乃徙劉敬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景帝元年正月詔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武帝建元二年作茂陵邑三年春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
萬田二頃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又徙郡國豪傑及貲三
百萬已上于茂陵初主父偃說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
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奸猾此所
謂不誅而害除帝從之

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邊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燉煌郡徙民實之
大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此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爲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傑也鉤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卽位始尊爲皇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四年夏徙三輔富人于雲陵賜錢戶十萬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平陵
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杜陵

武帝鴻嘉二年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宗室中二千石家地第宅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二十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兼鴈門上谷代郡八郡民歸于本土遣謁者分將施行補理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
崔寔政論曰古有移人通以贍烝黎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甯就飢餓無適樂土之慮民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石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武帝遂徙關東貧人于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吏于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于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術也
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乘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　獻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初自天子西遷雒陽人民單盡其後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閒民戶稍貴曹公征關中得

魏文帝改長安譙許昌亳洛陽爲五都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
齊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卽位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民
晉宣帝爲驃騎大將軍都督雍州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武帝太康中杜預爲征南將軍初伐吳軍至江陵因兵威

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蕭然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于京師　二十三年遷漢川流民于沔次　二十七年使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于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南流民于南州亦如之　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南流民于姑孰合計萬家

孝武帝大明中孔靈符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于餘姚鄞鄭三縣界墾起湖田

帝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玩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處尋

常王元謨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卽新權種俱缺習之旣難勤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遭廢之疇方翦棘荊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遣眾議徙民並成良業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徙河高嚴雜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千萬口以充京師　二月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　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二年陳留郡河南流民萬餘口內徙遣使者仍勞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徙何民于京師

娥清傳清爲紿事中黃門侍中先是徙何民散居三州頗爲民害詔清徙之平城清善綏撫徙者如歸

延和元年車駕征馮文通徙成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六郡民三萬家于幽州開倉以賑之

太平眞君六年徙青齊之人以實河北又陸俟太武時與高涼王那渡河南略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實河北

七年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于京師

獻文皇帝興三年徙青州齊民于京師

孝文太和十九年詔遷雒之民葬河南不得遷河北于是代人南者悉爲河南雒陽人

北齊神武帝爲魏相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
十餘萬于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
文宣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于幽州
范陽寬鄉之處百姓驚擾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
萬戶于關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戶
宣帝大象元年詔曰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戶
並聽還雒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南幽相預亳
青齊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
隋煬帝大業元年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
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預州郭下居民以實之又詔
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于東京
唐武后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關外雍同泰等七州
戶數十萬以實雒陽
元宗開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戶有情願屬緣邊州者至
彼給良沃田安置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即與所管客
戶州計會召取願者隨其所樂其數奏聞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皐言古者狹鄉之民
遷于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
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
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國賦增而民生遂
矣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眾
宜如其言于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眞
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開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
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二十二年四月
己亥朔命杭湖温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
南滁河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二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
三年　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
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鈔錠送後軍都督僉
事孫禮分田給之仍令回沁召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
月辛未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恪徐禮奏山西民徙居
彰德衛輝懷慶廣平大名東昌開封凡五百九十人戶
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種子五年後徵其
稅　永樂元年八月甲戌簡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
布政司富民實北京　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陽二
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金史許安仁傳章宗時朝議以流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
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經營國邑制爲田宅使至者有所
歸作者有所用于是輕去故鄉而易于遷徙如使被刑之
徙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入塞不同
非所宜行

國史律令

戰國策楚相柏舉之戰蒙穀入大宮負雞次之與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

東觀漢記陳咸哀平間以明律爲侍御史王莽簒位歸鄉至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

唐書韋述居史職元宗幸蜀述抱國史藏于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于賊庭授僞官至德二載收兩京議罪流渝州死廣德二年其甥蕭直爲太尉李光弼判官因入奏事稱旨乃上疏理述于倉皇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明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沾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

通鑑唐莊宗滅梁御史臺奏朱溫簒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僞庭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風聞言事

宋史陳次升傳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

彭汝礪傳爲監察御史裏行論俞充詔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神宗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廣聽明也卒不奉詔

御容

舊唐書唐武宗會昌五年十月乙亥中書奏池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實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二聖塑容在一堂之內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東峯以造一殿名曰昭武廟從之　唐莊宗同光元年涿州朱保謹進本朝十二聖寫眞及元宗幸蜀圖　蜀王衍建上清宮于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眞備法駕之宋邵博聞見錄武功唐高祖宅昔號慶善宮今爲佛祠有唐二帝紀漆像不知何帝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紀紹興元年終南山上清宮太平道士皆言眞等持太宗眞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　金史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

二十一帝像于石在含水縣東

元史石天麟傳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禁也事遂寢　中州集何宏中宋靖康時爲河北河東兩路統制接應使被擒不屈請爲黃冠時神霄宮廢道士舊以徽宗爲東華君將毀其像宏中爲起紫微殿遷像事之

廟諱

李百藥北齊書凡諸帝廟號爲避唐朝諱皆易其文議者非之

宋史紹興二年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

于經傳者義訓或以威武爲義或以回旋爲義又爲植立之象又爲亭郵表名又爲圭名又爲姓氏又爲木名各以其類求之以威武爲義者今欲讀曰威以回旋爲義者今欲讀曰旋以植立爲義者今欲讀曰植若姓氏之類欲去木爲亘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事見于經傳者未常改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則不持則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其經傳本字卽不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証

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于正月九日造遷翼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于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從

曰知錄之餘

紹興元年四月詔今後臣庶命名並不許犯祧廟正諱如名字見有犯祧廟正諱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華序曰凡廟諱未祧止當闕筆

實錄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進賀表箋禮儀其有御名廟諱依古禮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

種樹

南齊書劉善明爲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楸雜果遂獲其利

梁書沈瑀傳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棗女丁半之咸歡悅頃之成林

魏應璩與廙惠公書比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

栽桑棗

實錄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農民田畝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四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詔諭五軍都督府臣曰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五府其徧行程督之

十一月壬寅詔鳳陽滁州廬州等處民戶種桑棗柿各二

曰知錄之餘

株　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棗上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飽卽忘飢煖卽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也爾工部其諭民閒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于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種植桑棗且授之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二十八年十一月壬辰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用足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不

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棗近年砍伐始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勸督每丁種桑棗各百株官常點視三年給田開其所種多寡以驗勤怠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種違者究治　正統元年八月丁丑命提調學校風憲官兼督民間栽種桑棗

平陽府太平縣志國初令各里設柘桑園以重蠶事其後皆廢地多爲民占嘉靖聽民易買官地高腴里耆民王登漢易得柘桑故闔舍爲義塚

郡國志凡桑棗田地丈量時俱被豪民攤洒糧稅占爲己業故處已不可考命桑棗帶稅糧徵收金史食貨志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爲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除枯補新使之不闕

老人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民間高年老人理其鄉之訟詞先是州縣小民多因小忿輒興獄訟越訴于京及遠問多不實上于是嚴越訴之禁命有司擇民間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聽其鄉訴訟若戶婚田宅鬬毆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且給敎民榜使守而行之

貼書

實錄洪武四年正月禁諸司濫設貼書初省府諸司既設

掾令史復設貼書乃前元官不親案牘弊奸吏得以舞法爲害滋甚于是內外諸司定設掾吏令史書吏司吏典吏員之多寡視政之繁簡爲額若濫設貼書者罪之

案牘減繁式

實錄洪武十一年八月定案牘減繁式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牘最繁吏非積歲莫能通曉欲習其業必以故吏爲師凡案牘出入惟故吏之言是聽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出文附之者曰貼書曰小書生體文繁詞多爲奸利國初猶未盡革至是吏有以成案進者上覽而厭之曰繁冗如此吏焉不爲奸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議減其繁文著爲定式鏤板頒之俾諸司遵守

欽字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

巡檢

實錄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敕諭天下巡檢曰古者設官分職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設巡檢于關津把要過察奸僞期在士民樂業商旅無艱然自設置以來未聞其舉職者今特遣使分視各處以檢防有道訊察有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靜一方秩滿來朝朕必嘉焉

喪制

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

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傚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原風化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北平種田

寶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上謂刑部都察院臣自今凡人命十惡死罪强盜傷人者依律處決其餘死罪及流罪令挈家付北平種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爲良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輸役如故自願納米贖罪者聽仍選徒罪以下罷黜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實

以處民之以罪徒者　十月丁丑詔罪人應發屯戍者皆從六科給事中及行人司編次隊伍然後遣行以防奸弊永樂元年六月庚戌戶部致仕尚書王純奏種田囚人若照籍貫分定地方則有多寡不同難于編甲今宜不分籍貫于保定眞州順天等府挨種安置先近後遠庶凡聚落易成屯種有效從之

華夷譯語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言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

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校勘斛斗秤尺

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壬子詔中書省命在京兵馬指揮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會姓名時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

斷百官酒肉

魏書食貨志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升糜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斛其

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遣蕃使客不在斷限爾後盜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禁小說

實錄正統七年二月辛未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近有俗儒假託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翦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于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提調學校僉事御史

井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卽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爲邪妄所惑從之

讖兆

漢孝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及昌邑王廢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爲宣帝帝本名病已　魏受禪碑立于黃初二年而其文有曰改元正始正始齊王芳年號　漢後主改元炎興賈充問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于人也今中權軍名而漢年極于炎興此殆天意矣明年八月武帝嗣晉王位遂以受禪　魏時起安世殿後晉武帝居之

安世武帝字也　桓元于南州起齋悉斂盤龍于上號爲盤龍齋羨劉毅小字盤龍及克玄遂居之　會稽王道子于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未幾孫恩作亂再踐會道子所封靈秀孫恩字也　後周華嶽頌立于天和二年而其文有曰會一區寓納之仁壽及隋文帝立改元仁壽

唐元宗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綜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豫州銘武后自制文有曰上爭降監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　邠國公功德碑立于長慶二年而其文有曰寶歷天齊及敬宗卽位改元寶歷　宣宗製秦邊陲曲其詞曰海岳咸通及帝崩懿宗卽位改元咸通　外史檮杌蜀人擊拂以初人爲

孟入有徐延璠者王衍舅也其作私第華侈衍常幸之于壁上戲題曰孟入蓋中以孟爲不佳故也他日孟知祥到蓋先兆云　蜀王孟昶每歲除日命翰林爲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爲非工自命筆題曰新年納餘慶佳節兆長春昶以其年正月降王師卽命兵部侍郎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癸未雜識云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錄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平康忽一日命妃嬪主游後苑乘小輦向東欲登城樓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卽回輦翌日上賓而英宗登極蓋曙字英宗御名也又寇宗忠愍維說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機學士進名皆不稱旨乃自制

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卽大位又云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窗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宮窗戶刻鏤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卽先兆也　金大定二十二年重修中岳廟黃文納撰碑文有曰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緒及章宗立改元明昌

元文宗天寶五年司徒香山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歷中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平紀號實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翰林諸臣議之以爲陛下紹統于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無待旁引曲說以爲符命從其所言恐起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

遂寢趙世延作蔣山鐘銘有曰大明未東

卷之四終

日知錄之餘　卷四

俛仰蕭閒南窓默坐爐香茗萬念俱捐時檢說部諸書隨意披覽有會於心輒掌錄之日月既多漸成卷帙年來翻閱再過汰其什七僅存三百餘條復以辟疆園習察刺取數十則次區分四卷習察者習而不察之義邑先哲修途顧公宴縱帙未竟之業也緬懷當日縹緗富有著述風行不啻悠然翛往乾隆辛酉仲冬十日虞版工畢爰識簡端

卷一　計七十二條

卷二　計一百二條

卷三　計一百四十四條

卷四　計九十三條

修潔齋閑筆目録　卷一

乾沒　城隍　盬鵠
黎明　厠俳　累遝
六尺　三農　初度
空券　尉斗　菉蔪
玉樹　金錯　劉季
烏焉　車蓋　七襄
丁年　勞田　深黃
萬石　大行　青雲

修潔齋閑筆　上

逋峭　渾脫　起復
緒論　窮袴　金吾
易衣　改火　空桑
郭衣　短褐　蕭寺
阿瞞　童烏　燒尾
花書　慎餘　東道
龍鍾　說項　寒食
端午　登高　了了
六更　五字　九族
王昌　翁仲　饅頭

修潔齋閑筆　下

條達　詰旦　不托
肺石　鹵簿　九拜
側室　行李　跪坐
義帝　蝗堂　乞巧
牛金　經足　丈人
浮動　一　
六蒸　黃冊

明月　琅玕　逍遥　拗鑿　朱提　夏屋　媳好　蜆尸　相風　磨麻　姑蘇　咄嗟　犀渠　蓬路　參商　五丁　今甲　窈窕　西湖　膠鬲　象牀　不庭　義獻　駿騝　主臣　奇字　牛衣　如何　晴食　前漸　三揖　四利　郢正　祖道　把麻　死士　步兵　絳帳　門戶　謝館　蟹馬　棄街　勿拜　絕倒　憯悴　洞簫　刊餘　堪輿　踽步　紫閣　太牢　幽閒　葉拱　容易　委蛇　箜篌　潦倒　伏社

雌黃　田更　野馬　整塡　蔚藍　矛盾　夫子　刮鏘　老氷　樹介　破鏡　貧版　摟羅　太平　寒具　劍器　耕田　椒房　神廣　裒蒸　颶風　百穀　脅蠻　舶艫　呰啫　飲衣　射策　鞮足　面首　略佝　落霞　箙鞬　支吾　蘭若　黑暗　簇酒　露布　縕頭　大高　艇板　最采　苞苴　青肯　軍持　黃嫣　白善　塤篪　下陳　步壛　蔵貔　木難　品藻　天紳　金勝　扶老　黑子　正直　伯樂　先後　運覺　飛閒　綢繆　石溜　貪墨　徯隧　剌閨　青奴

區脫 夷庚
膠葛 焚輪
疆場 輜重
跋扈 左纛
羅織 窟礧
折閱 鄭重
繪宴 雲子
識韓 鄔厨
建領 鐵蹏
沐猴 望羊
重周 神道
改水 送窮
羅敷 許負
文章 款識
足下 布代
阿奢 王八
褚襹 針氈
索郎 烏鯽
詩瓢 繩床
東坡 西弄
陽鱉 神守
馬人 猶豫
卷則 鼓角
精鑒 句讀
委蛇魚雅 鹵莽滅裂
綠蟻白墮 大采小采
辟塵頰宮 歐柳白檜
睢盱睚眦 書舄酒經
朝陽夕陽 眉語眼語
四皓采榮 雞口牛後
白癡白醉 函丈方丈
紫泥封詔 國家縣官
宓馨阿堵 笨伯黠伯
胥靡餘胥 月朝月末
玉卮無當 盛服先生
下走賤累 啟處委質
病力力疾 入月不月
地骨氣核 中儀小儀
判妻入子 玉樓銀海
山郎 不借
文字 花之
卷四
夾輔 合要
隱民 藥石
息壤 偏諸
白席 遮莫
掌 脚腒
追蠡 斯須須臾
丈夫 酒保 簪頭
若干 荒況 佩魚
文樽 山帶
私白 方麴
臨摹 巳吾
東隅桑榆 後席前席
胼胝皺瘃 竹根藍尾
五大夫松 夫人細君
青瑣白閒 入子 玉樓銀海
中儀小儀 騎吹鼓吹
玉卮無當 盛服先生
下走賤累 啟處委質
病力力疾 入月不月
地骨氣核 中儀小儀
判妻入子 玉樓銀海
什器家火

厘毫絲忽　都城百雉　尾大不掉
象魏兩闕　瓜葛親孽　吹綸方空
鬼薪白粲　三楚三吳　步鑽
乙　麈　繙　煬
雅　謁　旌　鐕
腊　膽　湛　脈
蔡　祧　宰　鄂
櫝　酒
拾青紫　賜牛酒　障車文　不落莢
伽南香　青白眼　擯鼻褝　相思子
修潔齋閒筆上　六。
夜半鐘　寢興鬼　黃梅雨　日月食
典屬國　食無魚　玉鈎斜　白紗帽
熱洛河　欵中散　流蘇髻　引光奴
蒸報通　佑祐右

修潔齋閒筆目録

卷五

字數　人物　津逮
文學　菲薄　泥犁
街彈　輦灌　笪曰
陰火　强水　隱囊
松雪　北戶　行禽
冰城　水事　量移
僧官　侍女　白題
流外　併當　影壁
修潔齋閒筆下
沈釀　毀茶　嫁殤
酪奴　刑天　天吳
注張　渴睡　怒流
窮扁　桃笙　皐比
東都　雞林　書卷
說家　刻書　年號
尋常丈尺　禽獸草木
兎環鹿瓊　草鞋夫人
御史本草　長卿簡子
不之　趣　古詩
餉　絮　大經
察

解語盃　移春檻　蓮花漏　訟詩生
叅酌院　百篇科　書下行　十三月
再生禮　浮生喻　五音解　白字訓
卷六
友教　阿誰　緊望　赧鵝
鏡聽　長流　儻來　隔是
述詩　引泉　白簡　率更
半面　的子　硯北　轉注
殺吹　至竟　欹案　白袍
香雨　風色　陰羽　霜信
書話　別頭　別號　譕法
姓僖　雉噫　先生　淨君
校書　録事　野合　眼食
南為　小食　六時　一散
八分　大書　櫝食　傾盖
左擔　雞碑　弄田　東第
服匿　飲章　禪會　拈香
題跋　戲筆　醉吟　清樂
鏊糟　馬糞　赤族　冶容
緑林　緇帷　糠市　貢士
馴倦　方舟
調停　通譜　朝奉　乾兒　潤筆
女客　乾兒　潤筆
卷七
杜撰　欄柄　滯貨　市井
花鳥使　粥飯僧　清人樹　君遷樹
第二我　長十八　紅姑娘
護門草　千石魚　醉漚亭
玉臺　謚筐　謚落　金井
清虛　承漿　樵蘇　減省
菜菔　大菌　偷婆　三
玉臺　謚筐　謚落　金井
清虛　承漿　樵蘇　減省
菜菔　大菌　偷婆　三
護門草　千石魚　醉漚亭
第二我　長十八　紅姑娘　君遷樹
花鳥使　粥飯僧　清人樹
卷七
杜撰　欄柄　滯貨　市井
調停　通譜　朝奉
女客　乾兒　潤筆
方舟
驛褐
木蘭
百刻
姑息
天禄

利市　錢押　都頭　名士
了頭　老物　居士　漢子
帳目　經紀　哄堂　脫靴
妥貼　丁東　相公　奴才
譙樓　巡綽　唐突　子細
不係　心迹　措大　重表
骨董　破體　一頓　八珍
左右　昭穆　墳墓　松栢
拱揖　覆水　掉擔　溫暾
活脫　乖賴　獦奴　雜種

鷸蚌相持　瓜田李下　依樣葫蘆
目不識丁　三姑六婆　五葷三厮
奇貨可居　吹毛求疵　內外兄弟
朝三暮四
龜　阿　阿　賒
夠　等　畔　仰
年　鼻　旬　七
參　貂　正　浣
風　潮　茶　鹽
殺風景　養花天　抱佛脚　石敢當

買東西　上大人　腰歡喜　閒百草
小家子　掉書袋
卷八
浩天　朔望　出沒　晝夜
雨暘　風雨　霜雪　雹霰
水味　潮信　風行　雨徵
水性　人身　骨度　肉界
咽喉　毛髮　聲　息
男女　陰陽　口鼻　輕重
齒齦　手心　使氣　面色

語音　水土　胎卵　變化
異能　不食　物性　稻貴
破愚　登天　孤獨　北闕
稱象　獐鹿　清風　好施
三教　儒戒　大公　垂裳
岩川　相法　單單　牝牡
儒薄　眼熟　良知　無心
入流　俸滿　預借　死隹
貪泉　放生　穢里　赤心
傷風　堂尊

錫山劉　堅青城

乾沒

漢張湯傳昔湯為小吏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交私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沒蘇鶚衍義云乾沒之說如陸沉之義陸地而沉不待水中也乾地而沒不在江湖也三說俱非本旨蓋風日燥水為乾江湖沉物為沒皆暗就消亡不可究詰之意

臧獲

漢司馬傳臧獲奴婢應劭曰方言荊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奴謂之臧婢謂之獲周禮取貨謂之臧箸得謂之獲二字義終未明按通俗文云古制本無奴婢皆犯罪而為之臧者以被臧罪沒入官為奴婢獲者以逃亡獲得為奴婢也

滥觴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滥觴言其始出之微僅盈溢于杯觴也唐明皇孝經序泯絶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滥觴于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用滥觴字甚善今乃指為末流之弊輒云滥觴極矣不亦左乎

倏達

繁欽定情詩綾脣雙倏達按倏達乃端午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孝經援神契曰仲夏蘭盛婦人染練咸有作務王燭寶典云此節俗擬甚多有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繡金縷帖畫獻貢所尊此之謂倏達有作倏達及跳脫者皆傳寫之訛

黎明

史記呂后紀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也此說非按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

曰昧爽昧則暗爽則明亦明暗相雜也遲明未及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厨傳

漢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以稱譽過客按厨傳兩事也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厨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為飾傳今合厨傳為一縣謂豐儉為厨傳非也

罘罳音浮思

罘罳博雅謂之屏顔師古曰連闕曲閣也二說皆非或云宮殿榱栱之閒有銅絲網以避飛鳥亦非按唐制夏

月以黃絲為綱自楹及階張之遇視朝則捲朝罷復設故蘇鶚曰衆罳從罔乃織絲之文輕踈虛浮之貌唐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衆罳而去即此可證罔今文作罘與罔同

肺石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鄭玄註肺石赤石也訓雋謂先王移赤心入人之腹而期以得困民之衷故曰肺石尤為杜撰按續墨客揮犀云安故宮闕前有唐時肺石其制如佛寺所擊鳴石而甘　云可八九尺形如人肺上有款識漫剥不可讀求其義乃申冤者擊之如今之登聞鼓也肺形者便于垂又主聲所以達其冤也

六尺

論孟六尺之孤五尺之童皆未知其歲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七尺者二十也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五尺者十歲也

三農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孔頴達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鄭衆之說非也辨物志三農者三時動動之農也春耕夏芸秋收皆衆所有事以一農偪三時作苦故曰三農若山澤之產掌於虞衡于農何與

初度

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注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少至壯至老但遇生辰即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沿襲之訛一至于此

側室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側室夾室之次燕寢也疏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室之旁妻既居側室妾亦當然漢文帝賜尉佗詔曰朕高皇帝側室子若曰朕高皇帝親子非如少帝比然則側室子非必妾子也

空拳

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李陵張空拳冒白刃拳音圈又音患亦作搴皆訓為弩弓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虛拳猶可畏也則遷已累用此矣今誤為張空拳既曰拳已握指矣可云張乎是時李陵矢盡故但張弩之空弓耳

尉斗

尉斗持火申繒之物隋書李穆奉尉斗于楊堅曰願公
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史照通鑑釋文尉斗火斗也昔王
莽有威斗即尉斗也威與尉音相近後遂轉音為爵又
加火贅矣故軍官曰校尉刑官曰廷尉皆取從上按下
使平之義一名鈷鉧

瞜瞍

鄭玄云無目眹謂之瞜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按眹兆也
無目眹謂目上下相合漫無兆域若鼓皮然故曰瞜說
文瞜目但有眹也非是瞍即今青盲目上下開有眹而
無珠子詩所謂矇瞍是也眹音引

義帝

深衣圖有義襴謂衣外別製襴也樂器圖有義嘴笛ㄑ
上別立嘴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為
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
猶今義男義女之稱其篡弑之心已萌于此

王樹

甘泉賦翠王樹之青葱左思譏以假稱他土珍怪按漢
武故事既得欒大即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王樹王
樹之法葺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花子或青或赤悉珠
王所為故顏師古注云王樹者武帝集衆寶為之用供

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失之

金錯

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杜詩蒙ㄑ金錯刀乃佩刀也漢
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杜對雪詩
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
旌竿滿雪霜謂以黃金而錯縷旌竿也古人之于器物
以黃金錯之皆名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寔也

劉季

荀悅曰漢高祖諱邦字季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呂媼
曰何自妄許與劉季ㄑ非字也乃其行耳如後光武追

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伯名演字伯升高祖又曰始大人
常以臣無賴弗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
與仲多仲即陽侯名喜見漢書是知伯仲非二兄字季
亦非高祖字也

牛金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
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
牛金乃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姓者生元帝牛金既枉一死又負穢名
寃矣哉

烏號

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ㇾ拔墮化為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按淮南子烏棲柘桑將飛枝勁復起摽呼其上伐取其材為弓因曰烏號應劭曰柘桑之林枝長烏集其上將飛枝彈烏ㇾ乃號取以為弓因名烏號風俗通亦同此說則知張說之誕

車蓋

車上覆者曰蓋其形圓以象天風俗通黃帝戰蚩尤于涿鹿嘗有五色雲氣因作華蓋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是也漢景帝紀天下男子二十而始傅晉田唐男女始

為曲蓋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于途傾蓋而語謂並車而小倚其蓋也漢高紀天子車蓋以黃繒為裏即黃屋也續漢志二千石皂蓋皆車上所覆後世乘藍輿乃謂繖為蓋矣

七襄

大東之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舉踵而望也襄說文云織文也漢魏郡有縣能織錦綺因名襄七襄織文之數也詩意謂望彼織女終日織文至七襄之多終不成報我之文章也詩注未及此箋謂自邶至酉更七次者殊非

六燕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ㇾ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乙越人以為鳦常一耳

丁年

丁當也值也萬物盛于丙成于丁其形中正以象心也今人年二十為成丁古者四十歲曰丁蓋人壽以百年為期一千十年故丁在四十強仕之時蘇武丁年奉使是也漢景帝紀天下男子二十而始傅晉田唐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見留青日札

勞田

歐陽通上書云久廢之地其利數倍于勞田本六韜勞地之勞諸刺作營田誤齊民要術曰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淺犁欲廉勞欲再注再勞則地熟草亦保澤也古曰耰今曰勞郤語云耕曰摩勞也今人亦名勞曰摩

流黃

古歌云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蓋正色有五青黃赤白黑是也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是也今俗名火棗

烟即紺銀紅即紅月下白即縹紫不待言四者之外惟缺綠耳綠者黃與青相間之色故曰流黃亦作留黃

浮動

唐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乘七寶步輦金絲為流蘇雕玉為浮動故白樂天詩云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閙裝浮動二字甚新疑即步搖珠綴之屬詳其名義與玲瓏璁珞郎當丁東一揆耳閒裝帶胡氏謂合衆寶雜綴而成則與錢匝匝蔽泥錦障之類歟

萬石

西漢石奮為萬石君嚴延年母為萬石嫗東漢徐

傳奉彭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諸侯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馮勤傳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翼之閒號曰萬石君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大行

天子初崩曰大行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號官也天子崩未有謚故稱大行文選註引周書曰謚者行之跡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二說皆非按史記李斯傳

胡亥言大行未發喪禮未終時秦人已廢謚法不用矣安得稱大行哉韋昭云大行者不返之詞小爾雅云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此解得之

青雲

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蚤有青雲之志梁表冢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晴明青雲遼亮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户皆言隱者高潔之意後世乃以由賤而貴為致身青雲諺矣

黃冊

户籍曰黃冊張萱疑耀謂唐制男女始生為黃所云黃口也始生黃口即登于冊故謂之黃冊考之史齊高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黃籍宋何子樂傳云公家取信黃籍籍年既滿便應扶持黃籍正今黃冊非始于唐也又考晉范寧疏云聖王制作籍無黃白之分是知又有白籍土著為黃籍客户為白籍土色黃故以黃名

逋峭

魏收有逋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為謝云自知伯

起難通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魏齊間以人有儀可喜者則謂之庸峭遂轉為波峭亦是此義

渾脫

草木子云北人殺小羊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搜軟用以盛乳酪酒漿謂之渾脫按宗晉卿舞渾脫舞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通帽皆喻其柔軟若無骨而脫也

起復

禮父母之喪哭無時起復非古也自唐末用兵文臣給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喪者以義斷哀往墨衰從事後判館宋沿唐制當韓同在中書一日語及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今則訛為起服矣

詰旦

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嘲禁仙與詰旦來李巡秀詰旦重門聞警蹕以詰旦為今日然六朝以來如邱遲詰旦閶闔開何遜詰旦鐘聲罷柳顧言詰旦金銑發李义詰旦行春上苑中江總詰曉三春暮皆用作平旦左傳人所習見豈應謬誤至此按韻書平旦曰詰朝然則詰旦止是平旦之義

繡髮

光武紀諸子繡髮註云繡髮半髖也又云字書無髮字當作屈酉陽雜俎盜俠類有單練髮之說練髮與繡髮同一類也髮疑半髖羽衣故字從髟漢書作屈酉陽作髮寫有繁簡也古有此字書偶遺之耳何必改為屈乎又薛女都臨陣着絳衲兩當衫亦半髖也

窮袴

褌即袴也古人褲皆無襠女子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為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蛙宮人使令皆為有襠之袴多其帶緊不得交通名曰窮袴

見外戚傳令男女皆服矣

金吾

崔豹古今注金吾車輻棒也漢執金吾亦棒名以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百官志執金吾緹騎二百二十人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文獻通考武帝增置七校更名中尉為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

鹵簿

羽儀前導謂之鹵簿鹵大楯也所以捍敵部伍之次皆

著之簿故曰鹵簿或曰以大楯領一部之人唐以前郡官及外命婦皆得用之宋時猶然中官麥永言死給鹵簿司馬溫公言繁縟以朝孔子猶不可況給一品鹵簿臣下不敢通稱矣

易象

易者蜴蜴之名蜥蜴是也身色無恒一日十二變易取其變也彖者爻辭神之名茅屋是也犀形獨角知幾知祥彖取其幾也象者大荒之獸人希得見按圖而想其形耳象取其想也卦者掛物之杙也爻者交疏之窓也卦取其示爻取其交互而旁通也

改火

燧人鑽木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柞楢色玄以象水也然四季取火何獨夏季重取之乎朱子語錄曰土旺于未故再取之

空桑

列子天瑞篇伊尹生乎空桑謂其母居伊水之上水浸其邑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而得嬰兒即伊尹也及考楚詞有曰喻空桑今從女註空桑山名此山在冀北或云在陳留伊尹必生于其地也如劉備生樓桑之類

行李

左傳行李之往來杜注云行李使人也故遂以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不知行李即行使也舊文使字作挙傳寫之誤遂作李又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乃用理字古文李理二字通用理料理也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世有不料理而能行者乎

鄂不

詩棠棣之花鄂不韡韡不無風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為柎一曰花下萼通作不即今言花蒂也詩疏云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故韡韡而光明宋人解之乃曰鄂然而外見豈不韡乎詩旨固非字義亦謬湖州有餘不溪不字音缶亦音俯

短褐

短褐當作裋褐以為短者誤也裋音如戍反漢書貢禹傳裋褐不完師古注裋者童豎所著褐毛布衣賈誼貨殖班彪劉平張衡及貢禹傳凡六見無作短字者惟史記孟嘗君傳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音豎謂褐衣而豎

裁之省而便事亦非長短之短唐人襲用始以短字
少陵詩賜浴皆長纓與晏非短褐

蕭寺

國史補曰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
一字猶在李約竭產自江南買之載還洛陽遂建精室
陷列于垣目曰蕭齋按此則蕭寺者乃因蕭字而名也
劉禹錫送如智法師云前日過蕭寺看師上法筵以僧
寺為蕭寺恐不然也今亦多誤用

鮑魚肆

後漢楊震傳伯起客居于湖數十年衆人謂之曰

震子孫為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都講取魚進曰
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
升矣注鱣鱓古字通故學舍講堂稱鱣堂或鮮為腊堂
謬矣又讀如鱣鮪之鱣則二三丈大雀豈能銜乎

阿瞞

曹操小字阿瞞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內一條以
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于西內中路兵戈耀日驚懼賴
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為兵死鬼矣
又羯鼓録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為阿瞞則明皇小字
乃與操同也

童烏

舊說楊子雲之子小名童烏有一先輩讀法言謂吾家
之童為一句烏連乎作鳴呼字讀蓋歎聲也似亦理長
按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楊烏之才七歲而夭蘇順賦童
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南史王
詢亦小字童烏

燒尾

唐時士子初登科及在官昔遷除朋寮慶賀皆盛置酒
饌宴之謂之燒尾如韋嗣立入三品趙彦昭假金紫崔

湜復舊官中宗皆令于興慶尾是也見舊唐書

相觸

嘗問朱子奢燒尾之義對曰新羊入群必燒其尾乃不

纏足

女人纏足或謂始于後唐後主宮人窅娘曾見修竹閣
女訓本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曰吾聞
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
過閨閾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于足者也如
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雎曰裹足
不入焚用女喻也此說甚有理趣

花書

宋初簡牘往来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處即以花書代名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妍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員凡書敕雜列其名濃淡相間故名為六花判事韋陟書名如五朵雲亦其事也王介甫每書石字為口時人嘲之曰表德皆聯甫花書盡帶圈今人花押即其意而省文云爾

慎餘

今書啟左方之末寫慎餘左冲諸語世皆仍之而莫詳其所始偶閱程大昌考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啟必于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勅批答之類故知紙尾慎餘等語乃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東道

秦晉圍鄭；人謂秦曰盍舍鄭以為東道主東漢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于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北道主人又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史傳之中獨未聞西道之說耳

丈人

丈人尊長之稱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疏廣傳宜如丈人所勸非呼婦翁也或曰泰山有丈人峯因呼丈人為泰山又轉為岳父酉陽雜俎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為封禪使及竣事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壻鄭鑑官九品驟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南史宋文帝手勅稱謝思話為丈人亦異

龍鍾

年老者曰龍鍾按洞冥記元封二年大秦國貢花蹄牛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羣鋤石作望仙臺又于陽關外得異石長十丈潤三丈立于望仙宮因名龍鍾言其重大難移也南越志龍鍾竹名張曲江答陳拾遺贈竹詩謂我龍鍾節非無玳瑁簪

說項

唐山堂外紀項斯始未為閭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敬之贈詩云幾度見詩ㄙ盡好及覩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明年遂擢上第

寒食

周舉傳云太原一都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使還煖食然則為子推寒食乃在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特改火時亦寒食故後人混傳耳

乞巧

七夕乞巧其來已久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每遇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下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巧事

端午

容齋隨筆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曰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續世說又云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瓶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登高

古人：日亦登高晉李充正月七日登劍山寺詩命觴升西山寓目眺原野桓溫恭軍張望亦有七日登高詩唐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御清暉閣登高遇雪因賜金彩人勝令學士賦詩又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戲隋書文帝嘗于正月十五與近臣登高賜晏極歡

蜎螺井中小蛣螺赤虫一名子子此郭氏說也淮南子曰子子為蟲徐氏曰子子結藍水上說文子無右臂子無左臂再讀海篇直音子音結無右臂也獨立也絕種也子吉菊決三音無左臂也短也則子子二字當音吉厥由是言之子字左右臂俱備所以為全

跪坐

古者席地而坐即今之跪也禮記稱跪皆曰坐然跪則兩膝用力坐則臀近于股實嬰行酒故人避席餘皆膝席膝席者兩膝跪而臀已起也管寧坐久惟兩膝着處穿則久而着力者先弊非膝席之謂也

六更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開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說命宮中轉六更故楊誠齋詩有天上歸来已六更之句又見蟬精雋云宋內五更絕柳聲遍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方外之攢點即今之發擂耳出七修類稿

五字

郭頌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

英才用此事也鮮者以五字為詩誤矣

九族

九族之說古傳不同獨戴禮歐陽說云九族父族四五屬之內一父之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二已之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三已之女適人者與其子四母族三母之父姓一母之母姓二母之女昆弟適人者三妻族二妻之父姓一妻之母姓二此兼內外親而言也杜預左傳注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則純以外親言

九拜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周禮辨九拜之儀注一稽首頭至地也二頓首頭叩地也三空首頭至手也四振動以兩手相擊也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一拜也八褒拜再拜也九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之謂哉

王昌

唐人詩中多用王昌而其事無可考按舊本襄陽耆舊傳王昌字公伯為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任城王曹子文女意其人身為貴戚出相東平必姿儀儁美風標

鮮令為當時所共賞者可知

翁仲

翁仲姓阮南安人身長二丈三尺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威震匈奴及卒始皇鑄銅為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使者至見之以為生皆下拜或曰始皇銷兵器作金人十二曰翁仲

饅頭

蠻地多邪術嘗以人頭祭神諸葛武侯之征孟獲命雜用羊豕肉以麵包之象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訛為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為青白團子乃此義耳

不托

五代史唐昭宗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按不托即餛飩麵餅也方言餅謂之飩北方人呼餅為餛飩北夢瑣言王文公食餛飩麵不過十八片范忠宣謫永州寄人書云此中羊麵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飧餺飩不知身之在遠亦與餛飩意同

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注此年冬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此年二月子産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

朞日

梁徐勉疏云喪三日後斂俟其生也頃送終之禮殯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朞朞日謂周一日也朞年朞月經傳多有之朞日亦僅見此

麋麻

博雅麋麻菴也通俗文屋平曰麋麻廣韻酴酥酒名是屠蘇為屋酥酥為酒本不相混唐人詩多用屠蘇為酒至謂元旦飲酒少者先老者為屠蘇飲云屠絶鬼氣蘇醒人魂妄說也

窈窕

說文窈深也窕極深也詩稱窈窕淑女鄭玄箋為幽閒深宮之善女是也楊子方言以窈為美心窕為美容故朱子訓以為德歷考漢魏詩賦所用窈窕字皆屬居處朱註亦有可議者耶

菑畬

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鄭玄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鄭與爾雅小異鄭說為是菑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畬漸和柔也新謂已成田尚新也四歲則田矣

鍾釜

晏子曰齊其歸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于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注四豆為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釜十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姑蘇

吳王璧羽訓其子齊玄云爾維保太王之統緒無底失墜予于地下懷爾勳從茲以往爾姑蘇我民乎于是起姑蘇之臺以志之非始築于夫差也

西湖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潁及羅浮是也

逍遥

莊子逍遥篇古作消搖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氷

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于世者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尋常

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倍尋謂之常ミ一丈六尺也今但訓作平常者誤杜詩云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原以丈尺對數目

咄嗟

晉書石崇嘗為客作豉粥咄嗟而辦按咄嗟皆聲也咄殷浩所謂咄ミ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間也

膿齶音卻愕

說文膿口上阿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膿口下曰齶校爾雅廣韻口中斷齶是上為膿下為齶而俗通指齒根之內外言之

枘鑿

考工記調其枘鑿而合之宋王九辯圓枘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是枘鑿本相入之物惟圓其枘而方其鑿故不相入今去方圓二字單用枘鑿不相入于義謬矣

健羨

說文健伉也羨貪欲也司馬遷傳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今多誤為嘆美之詞

犀渠

鮑照白紵歌象床瑤席鎮犀渠犀渠乃壓席之物即碮也古者坐必席地恐捲動不安往ミ以車渠鎮壓其四角梁昭明將進酒篇宜城溢渠盌亦車渠也

象揥

詩疏以象骨搔首因而為飾名之曰揥所以摘髮王填考云象揥若今之筯子然觀魏風佩其象揥蓋男女通用乃佩于身以備剔髮之垢也

朱提音殊匙

漢犍為郡有朱提山出銀銅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然今之銀直與古大異而朱提山不聞有銅矣往ミ即以銀為朱提譬若以玉為崑岡珠為合浦也

鬱鬯

古者釀酒黑黍為上其色必黑祭祀用鬱草和之者以鬱草黃色故酒色黃而且香詩所謂黃流在中以酒色黃而且流動也若不和以鬱者則名鬯是黑黍之酒即

也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為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繞屋如淳註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即輦路非道路也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以官署墀內之道為甬道者非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史記作不享ㄙ直必正諸侯之不直者也享與庭古通用享與享字畫相似而訛耳今稱日午為亭午即直午之義

夏屋

詩夏屋渠ㄙ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ㄙ猶勤ㄙ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ㄙ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為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為房屋遂通稱大屋為夏屋矣

式閭

古者乘車皆立不坐車前橫木曰軾在車遇所敬則俯身以手案式武王式箕子閭謂過箕子之閭而式也惟安車乃坐乘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顏師古曰安車坐乘車也以英蕩輔之注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土國用人節澤國用

車也

參商

兄弟不睦曰參商昔高辛氏有二子長閼伯次實沈不相能也帝遷閼伯子商邱以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以主參參星也商ㄙ邱也曰參商者錯舉以見

義獻

禮含文嘉云伏者別也義者獻也王莽傳立斗獻ㄙ亦音為義又禮器之義尊即周禮之獻尊則義獻蓋同義也右軍父子乃以一義命名

婕妤

修潔齋閒筆　卷三

婕妤女官名詩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言后妃能供荇菜以事宗廟也接者接見之義余指君王言婕妤之名言接見君王也

駘蕩

漢最善取宮名駘蕩蕩蕩皆宮名也駘蕩狀其緩行以狗景物之華蕩蕩狀其促轡以週道里之廣悉借馬命名奇甚

英蕩

周禮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

節也于寶曰英刻書湯竹器也剡而書其所使之事也

霰靆

霰靆雲起貌靆隸不明也方州雜録云霰靆如大錢色如雲母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頓爽筆畫倍明出西域滿剌國俗謂之眼鏡

輿尸

周易師或輿尸本義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今人遂以死事諸將為輿尸矣不知輿衆也尸主也謂師當專任不可以衆主也若如本義則弟子輿尸當作何解

朕兆

朕斋引目眶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徵皆先事而知之故廣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為朕又倒讀為朕兆于古無稽

五百

漢官者傳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曰五百本為伍陌伍當也陌道也言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唐謂行杖人亦曰五百是五百即今之皂隸以除路又以行杖

主臣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文帝問平一歲決獄錢穀幾何平謝曰主臣漢書陳湯傳文帝曰吾獨不得慕顧李牧唐曰主臣謂主在臣前不容不惶恐不屈服也主臣是一于惶恐屈服之意

相鼠

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毛氏以相為視按地志相地名相州與河東相鄰即陸機所云河東有大鼠能為拱立是也若毛氏曰視則凡視物之有體與茂者皆可喻禮何獨取于鼠

釜魚

釜魚世多解為危急言如魚在釜不久立斃也其義未確蓋范丹所居窮陋有時絶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釜魚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則釜魚乃喻貧也

令甲

漢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令甲乃最先之令也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簫長有數可以互證

奇字

漢書劉棻從楊雄學作奇字乃大篆也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則奇字非奇僻之字也

牛衣

王章卧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按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簑衣之類也

猾夏

猾夏人皆訓為狡猾之義按猾小獸名有質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其義本此以其薦入內地為腹心患也

門户

門是兩户宇蓋雙門也户其門之半體蓋單門也卿大夫以上皆有門制士庶則皆户耳論語曰入公門又曰誰能出不由户原有分別

跬音窺步

玉篇跬舉一足行也白虎通步人再舉足備陰陽也司馬法六尺曰步跬得三尺俗謂之小步人行左步為彳右步為亍合則為行

如何

顧凱之啟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寔其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

本領

貞元中有康崑崙琵琶第一後遇莊嚴寺僧段善本遂拜為師段使崑崙彈一曲曰本領何雜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則本領二字乃學者之宿疾也

前縤音塊勾

史馮驩往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又前縤按廣韻刀劍頭纏絲為縤爾雅前草索也前縤謂劍縤無絲以草為之也

紫檷

晉職官志褠襹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檷以繒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檷外官絳檷蓋戰裙之絡繫也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韤帶

蟦食

晉書盛彦之母失明年久嘗嗜其婢以炙蟦啖之母食之美以示彦乃抱母痛哭然母目從此復明因閱本草云蟦蟦汁滴目中可去瘴翳則陳仲子食蟦餘之李而目有見亦為此欤

搏黍

禮侑食搏黍授祝以薦之尸也禰衡在黃祖座上黍臞

至衙先自飽食毉博以戲弄祖怒其設此即搏黍也或以為搏黍黃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說文春鋤白鷺也不知何出

繫馬

齊威公城楚邱以封衛其畜散而無育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氏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則知繫馬良馬也繫馬千駟弗視言雖甚良而不取也

太牢

牢俎也太牢謂牛羊豕皆具少牢謂去牛惟用羊豕也觀禮記可見今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與唐人稱牛僧

孺曰太牢楊廣卿曰少牢同一俗謬也

廁牏

漢萬石君傳取親中帬廁牏身澣洒注蘇林云牏音投顏師古云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則廁牏為衣服明矣今多謬作糞溷

飲器

飲器韋昭以為椑榼晉灼以為虎子之屬榼即今之匾榼虎子便溺之器二說皆非二字原出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師古曰匈奴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也

街

漢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槀街按三輔黃圖槀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懸首于此欲使外國知畏耳

幽閉

碣石剩談婦人幽閉即梡窴是也其法用木槌擊婦人胸腹即有一物墜而掩閉其牝户止能溺便而人道永不能矣是幽閉之說也梡字出呂刑

三揖

禮有九拜又有三揖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天揖推手小舉之

四刑

管子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此謂四刑邱康節大寒不出大暑不出大風不出大雨不出其以避四刑耶

勿拜

許叔重曰拜首至地也詩勿剪勿拜剪者斷也勿拜則不惟不剪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孟子為長者折枝之謂也

葉拱

禮記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注云兩手薄其心

郢正

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慢其鼻端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觀此則堊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匠石豈可作郢人而今動曰郢正郢削何耶

景仰

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也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是矣今用景仰景慕俱非

絕倒

絕倒二字古者通用今獨用為咲自韻府注衛玠誤之也按魏書李苗每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又北史崔贍讀父碑未畢哀感而絕倒觀此安得獨為咲

容易

漢東方朔傳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今稱事之不難為者必曰容易是誤讀也

祖道

周禮大馭掌王路以祀及犯軷註行山曰軷封土為山於國門之外祭之以牲也蓋祖徂也徂往也祭因名祖即所謂犯軷之祭也詩云取羝以軷又云仲山甫出祖又云韓侯出祖皆即此義

抔土

駱賓王檄一抔之土未乾前漢書張釋之云長陵一抔土注步侯切音裒合手掬之謂抔非杯盂之杯也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抔土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抔土藝文類聚以一抔入杯門非也

憔悴

楚詞形容顦顇左傳雖有姬姜不棄蕉萃班固賓戲朝為榮華夕而焦瘁杜詩江山憔悴人楚詞言困杜律言愁左傳言色謝班固言勢衰四者字體固不同而字義亦有別

委蛇

詩曰委蛇離騷曰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逶移西京賦曰聲清揚而蝯蛇天台賦曰路威夷而脩通樂郊詩有水出逶夷蓋聲同而字屢易不妨通用惟韓退之石鼓歌蛇字叶陀

把麻

唐六典通事舍人多不知書至宣麻多失句讀拾遺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ㄙ黃白麻即紙也詔令寫于麻上把持之使無失讀也

匪頒

匪作篚謂貯于篚而賜之非也按周禮廩人以待國之匪頒註云匪音分謂待國之分賜也太宰八曰匪頒之式亦讀為分

洞簫

東坡游赤壁舟中吹洞簫者乃綿竹道士楊世昌洞簫即今短簫獨管所裁若簫史弄玉吹以引鳳者乃古編簫形如鳳翼世人作鳳凰圖畫洞簫者非

篪笙

秦箏琵琶咸阮皆絲木相去不及寸篪篌絲木相去甚遠每彈則聲自空出故曰空侯至云師延為空國之侯所作者曲說也

死士

死士賈逵曰死罪人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為是越絕書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張巡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步兵

春秋步兵曰徒兵漢鄒陽傳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甌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白捕白役皆此意

刑餘

刑餘謂閹宦也宋文帝引沙門釋慧琳升榻顏延之曰同子參乘袞絲正色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則沙門亦稱刑餘

潦倒

南史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非醞藉潦倒士耶又北史崔贍列傳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為潦倒而贍終不改焉則潦倒非言行煩瑣及傴蹇不偶之謂也

絳帳

漢馬融講授前列生徒後蓄女伎因施絳紗帳苻秦韋逞之母文宣君年八十奉命傳周官學亦施絳紗帳皆所以限隔男女也今輒以絳帳歸之師道殊謬

萱堂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釋文諼作萱說文又作藼皆草名令人忘憂北堂謂之背言其背陰也初于母無涉俗

稱母為萱堂不知何據

堪輿

楊雄甘泉賦曰屬堪輿以壁壘兮注堪輿天地之神也韻會曰堪天道輿地道今獨以加地理稱堪輿家非也

伏社

杜詩尚想東方朔諛詼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以為誤史記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也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

婕妤

婕蔕中郎亦云叟字之誤

老氷

劉貢父嘆次與三衛相隣諸帥玩一水晶盂問何物而誤字以雌黃滅之為其與紙色相類耳故可否文章謂之雌黃

刮鏽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蘗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宋有博學宏詞科懷挾之書名曰刮鏽皆蠅頭小楷梓行于世

寒具

桓玄喜陳法書名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涴之後遂不設寒具即俗製油饊餅一名饆饠餅以備寒食不火之具故名

裹蒸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常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用竹籜裹而蒸之即今之角黍也

田更

列子垌外田更田更野老也研北雜志程義父云三老五更丶字當作叟今婕字或作婕可以驗知按二王書婕多作婕蔡中郎亦云叟字之誤

劍器

劍器乃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而雄粧之寔空手舞也見文獻通考舞部杜詩公孫大娘歌無一字涉劍可知列子蕉鹿悞為芭蕉與劍器認為刀劍並相沿千古矣

颶風

韻會颶風海中大風也韓文公詩颶起最可畏房千里

投荒雜錄云南方颶風以其四面風皆至蘇東坡颶風賦颶風者具四方之風永嘉人謂之風癡今書作颶因讀為貝初無此字

野馬

莊子野馬也野馬曰光一曰遊絲水氣也龍樹大士曰日光着微塵風吹之野中轉名為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

樹介

春秋書雨木冰一名樹介又作稼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合璧事類則云霧淞重窮漢備飯甕霧

淞木冰也豐年之物

耤瘠田

天子親耕耤田按玉篇鋤耤也天子親耕有事于鋤故曰耤田無草頭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孟子助者藉也藉之為言借也此借民力之意則當从草作藉

百穀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為四十共名百穀詩曰播厥百穀非漫無所指也

擊壤

周處風土記云擊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先側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古兒童所戲之器非土壤也

破鏡

破鏡獸而飛者然飛不能上但能下故登木以窺物飛而下食之破鏡飛上天是比夫出無還期猶馬生角烏白頭之類

椒房

漢世呼后妃之家為椒房之親解者曰以椒塗壁取其芳香也按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茱萸皆有房象子

孫之蕃衍衆多也椒塗之說非

胹蠏

胹蠏諸書俱曰蝑虫當是跳躍之踊無翅而棲于窶中作響若有翅然俗呼為蠏于胹與胉同盛布也布其聲于外也

蔚藍

老學庵筆記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子美詩上有蔚藍天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則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矣恐因杜詩而失之

負版持邦國圖籍鄂青螺偶記以為誤也負版即凶服也家禮喪服補注衰緦在左衿上負版緦于衣後式負版者式凶服之負版者也重喪服也

神糞

列子壺嶺山頂有口狀若圜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糞臭過椒蘭味過醪醴水經注汾陰縣南西去河平地開源潰泉湧呼之曰滭魁

歸墟

湯問篇渤海東有大壑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一名歸塘即莊子所謂尾閭是也

矛盾

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盾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令云自相矛盾語意本此

跨竈

海客日談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跨竈謂後步趨過前步也今鮮為竈上有釜ㄟ字上有父字跨竈者越其父也不典甚矣

摟羅

五代史劉銖惡史弘肇楊邠于是李業譖二人于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摟羅兒矣摟羅幹事之稱演義云人能摟攬網羅謂之摟羅

唱喏音惹

左傳使訓群騶知禮注騶唱喏聲喏玉篇喝詞也貴者將出唱使避已故曰唱喏亦曰鳴騶即孟子行辟人也俗謂揖為唱喏不可曉

夫子

孔子號夫子以嘗為魯大夫弟子連官稱之尊以別餘人也故後之尊師者例曰夫子公羊傳子沈子ㄟ公羊子何休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朱子稱子周子ㄟ程子亦尊師之意

太平

漢食貨志耕餘三年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故曰泰平孟康曰泰階三台星泰階平而天下治然泰後書多作太蓋西至日所入為太蒙東至日所出為太平曰太平者如日之方升而極明也

修潔齋閒筆

王步

錫山劉　堅青城

書王朝步自周大夫不徒行王何以步蓋步ㇾ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何國

泗州大聖僧伽傳和尚何國人也或曰世莫知其所從来云不知何國人近請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

吳會

吳會乃吳郡與會稽郡宴開治于吳故稱吳會

蘇禹珪詔吳會二郡以禮迎褚伯玉可証會讀為檜

正直

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ㇾ曲為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

習水

月令舫人習水者列子習于水而勇于泅史記吳兒善泅ㇾ浮行水上也越世家習流二千人

拜火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二具食過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佛印

東坡所交佛印禪師姓覃寔進士而退之所交賈島亦進士為僧號無本一號佛印見群談採餘

伯樂

石氏星經云伯樂上天掌馬之星孫陽能識馬故稱伯樂若王良造父之類非原名伯樂也

斂衣

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見搔首集

簇酒

幸洞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為簇酒出叙聞録

白善

圖經始興縣山中多白善用以浣衣本草注土以黄為正色白為惡色後人諱之呼為白善

黑子

子與誌同趙普彈九黑誌之地蓋言如黑子之在面占地無多也

射策

科場對策為射策感謂如射覆之射唐摭言載漢射策

乃列策于案令士子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也

露布

奏捷之書謂之露布蓋欲速于上聞不密封也文心雕龍所云露板不封布諸觀聽是矣

塤篪

書云八音克諧七音各自為五聲獨塤篪則二器共為一音故伯吹塤仲吹篪喻同氣也

先後

韓退之南山詩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前漢志見神于先後宛若註關中呼兄弟妻曰先後

鞮足

太平廣記李仁榘鞮足見董璋鞮足當是穿鞋二字雅甚

纏頭

唐時賓客晏集為人起舞即以彩物相贈謂之纏頭娼妓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故杜詩云舞罷錦纏頭

下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即今稱妻曰房下也

運甓

陶侃運甓之勤也說文紙謂之簿韻會謂之牘即古詩中書有簿諸屋中路甓也今訛為塼

面首

宋孝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容貌即面首即俗所謂有頭面人也

大高

淮南子饗大高者而亟為上牲陵世祖詔昭事上高天禮大高上高頗新疑為上牲才聞所出

步壛

步壛長砌也楚詞出房步壛杜詩步檐倚杖看牛斗川

飛閣

方言船首謂之閣閻郭璞云江東呼船頭屋為飛閣稱名船上重屋曰飛廬

略彷

略彷橫木橋也蘇子瞻詩略彷橫秋水浮屠插暮烟錢牧齋每喜用此二字

艇板

古樂府暫泊千渚磯歡不下艇板艇板即今上岸透板俗所云跳板也

蔵雚

唐詩春樓不閉蔵雚鎖又望見蔵雚舉翠華蔵雚旗名鹵簿中有之今俱解為草木之狀

綢繆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襳褷結而可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締

落霞

落霞乃鳥也形如鸜哥稍大遍體皆緋羽螢雪叢說以為飛蛾誤矣

龍采

龍采美玉也顏師古云龍古朝字每旦有白虹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夜光之璧也

木難

廣志曰木難五色珠也一曰色黃生東夷南越志謂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古今注太平御覽俱作莫難

石溜

戰國策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石溜猶言石田非膏壤也

箙鞬

董卓傳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註引方言曰

藏箭者謂箙藏弓者謂鞬革左氏傳云右屬櫜鞬

苞苴

苞者以茅裹苴者以蓑藉詩箋云以異物裹鮮魚之屬亦用苞苴

品藻

品藻者名一名品落以落形如品也出南粵志又人有鑑別者曰品藻蓋言能品第文藻也

貪墨

晉平公謂師曠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也墨乃不明之謂若曰貪則何解

支吾

支吾當作枝梧項籍傳曰莫敢枝梧是也小柱為枝大柱為梧

膏肓

左傳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按說文肓心之上鬲之下也膏即鬲也

天紳

天紳瀑布之下垂也韓退之詩懸瀑垂天紳孟東野詩簷溜擲天紳

傒隧

賈殖傳應募隼未擊矰弋不施于徯隧徯隧徑道也又熏
隧門外道名見左傳
蘭若
楚言阿蘭若或解曰空靜處也未得真
義按蘭香草也若乾草也乃香潔草菴之意
軍持
楚語軍持一云軍遲瓶也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缶
陽江裏汲寒流
金勝
金勝實也不斷自然若明月晉孝武時陽穀氏得金

勝一枚長五寸家遂大富今人曰遺勝肇此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有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刺閨者
謂夜有急報投刺于宮門也
黑暗
詩人多用方言南方謂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故老
杜詩云黑暗通蠻貨
黃嬌
段子新貧而好酒人有以錢遺之者必盡送酒家名酒
曰黃嬌
扶老
歸去来詞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有鳥亦
名扶老古今注云禿鶖也
青奴
青奴竹夫人也黃山谷曰甜瓠臂休息非夫人之職名曰
青奴
區脫
李陵語蘇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名
胡兒所以候漢者
夷庚
夷庚平路一曰往来要迿也左傳以塞夷庚陸機辨亡
旋皇輿于夷庚

奔畢
爾雅奔畢體柔也按奔畢本作䠶躃正是體柔之義朱
子釋詩毋為奔畢曰奔大也畢附也疑是臆說
炙輠
淳于髡之言如炙輠考古者車行當載膏以塗軸輠盛
膏之器炙之雖盡猶有餘流喻其言之不窮也
膠葛
楚詞遠遊云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曼衍而方行楊雄傳

注膠葛上清之氣也

棳輪

詩云維風及頹爾雅棳輪謂之頹暴氣從上下也毛傳頹風之棳輪者也

綿蕞音隊

叔孫通與弟子共起朝儀為綿蕞野外習之如淳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師古曰蕞與蒧同

合要

合要辭即今合同契也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見左傳

疆場音易

左傳疆場之地一彼一此言疆土至此而變易也凡屢見皆疆場今俱誤為疆場矣場音嘗

輜重

釋名輜厠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

稗官

漢藝文志小說出于稗官街細米曰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

隱民

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民貧民也詩如有隱憂古字隱與殷同

跋扈

漢質帝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胡三省註云爾雅山卑而大曰扈跋者不由蹊徑而行直欲跋而踰之

左纛

左纛者以氂牛尾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驂馬髻上繫纓在馬膺前如索縈即馬纓也

旁午

旁午霍光傳注分布也韻書交出也按午居正陽位縱也旁則橫矣旁午猶縱橫之意

藥石

古醫用針以石為之名曰砭後世易以金耳故藥石者謂藥與砭非金石之石也

羅織

羅織將囚倒懸石縋以酷灌鼻鉄圈束首火熏鉄籠逼迫服罪此等之刑名曰羅織謂非本罪所應得也

窟礧

窟礧子亦曰魁礧子作偶人以戲本喪樂漢末用之于嘉會見海錄碎事

赤壁

魏志赤壁初戰操軍不利此嘉魚西岸與烏林相對之赤壁蘇子瞻賦錯認為黃州赤鼻山

息壤

羅泌路史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生之土長而不窮如鼻之出入息也

折閱

尚書閱石注彼此通同而無折閱謂之關荀子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注閱賣也折閱猶俗謂折本也

鄭重

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曰鄭重猶言頻煩也今則以尊重為鄭重

鐵鹿

古詞長樞鐵鹿子鐵鹿以鐵為轆轤而拘帆者故接云布帆阿那起阿那二字又狀布帆因轆軸而動之意

偏諸

偏諸若今之織成急就注云承塵于床上織縷為之所以懸係承塵

繪寢

繪寢仙草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花成寢磨入

紫龍涎中以畫金石色透金玉一寸

雲子

漢武內傳武帝煉丹以赤者為風寢白者為雲子又太上之藥有雲寢杜詩飯抄雲子白

典斟

陳無咎晏客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而後使滿以盡誠敬之道

白席

老學庵筆記北方民家凡吉凶事皆有相禮者謂之白席

識韓

韓荊州名朝宗思復之子也在荊州有惠愛至今有韓公井李白所云但願一識韓荊州者也

鄙厨

韋陟厨中飲食之香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曰人欲不飯筋骨舒肴緣須入鄙公厨

濫竽

韓子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于三百人之中以食祿言非分也

遮莫

鵴林王露曰遮莫猶俗云儘教也杜詩遮莫鄰雞下五更言儘教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

建
寒氛

史記高屋之上建瓴水注氛盛水瓶建瓴水也韻會覆也覆瓶水于高屋之上其下注之勢順也

鐵
蹄

撫言鐵蹄燈臺之別名也胡証與裴晉公會事犯令者擊以鐵蹄

鷄
尾

宮殿鷄尾非鷄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栢梁殿恐有火災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

執
掌

執馬頸革一曰纓言纓絡之也執在掌中不得輒放故詩人借以喻靡監賢勞其即羈縻牽絆之義乎

沐
猴

漢書沐猴而冠注沐猴出罽賓國即獮猴也獮沐音同非沐浴之謂

望
羊

史記孔子世家稱文王眼如望羊按漢書註羊畜之能遠視者也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視也

鵴
鶹

疑耀云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鵴鶹至則主疫不祥鳥也

胸
胊

胊胊蒙州地名是蚯蚓也上音屈下音忍蓋狀其物也

堕
周

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堕周殷人棺槨周人墻置翣註火熱曰堕燒土冶以周于棺也

神
道

李廣傳李廣復賜塚地益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又霍光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者言神行之道也

僧
尼

漢明帝聰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寺
觀

明帝時西域僧至雒陽處之鴻臚寺後世僧居皆曰寺元帝求方士處于昆明觀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

改
水

續禮儀志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古人水

火皆改所謂陰鑑陽燧是也

送窮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詩云萬户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斂衽

婦人拜稱斂衽留侯世家鄜生謂沛公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則斂衽原不為婦人言也

泣血

宋人過宋之時臣蔡私札稱泣血言至于互相慰吊自漢以來未之廢也今亡矣夫

英雄

人物志草之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一人而文武兼之方稱英雄曰能曰豪皆獸名亦此義

丈夫

學圃萱蘇云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足下

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為屐着之每視屐輒悲曰足下足下之名始此

布代

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贊于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謂女壻為布代

趙希鵠云追琢也彫剝蝕也畫家滴粉凸起謂之追粉詩追琢其章追亦訓雕言鐘之款文追起處剥蝕也

文章

考工青赤謂之文赤白謂之章白黑謂之黼黑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款識

古器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居外識居内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

英雄

人物志草之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一人而文武兼之方稱英雄曰能曰豪皆獸名亦此義

丈夫

學圃萱蘇云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足下

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為屐着之每視屐輒悲曰足下足下之名始此

布代

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贊于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謂女壻為布代

餓莩

蕖草木零落也一作莩荒年細民以草根木皮為食今草木零落則無可為食矣故曰野有餓莩

追蠶

酒保

鶡冠子伊尹酒保立為世師其名始見于此亦猶韓非目伊尹為庖宰也

蒼頭

漢書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盧兒又彭寵為蒼頭所殺注秦呼人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于良人

阿奢

奢集韻作爹唐世稱乳媪之夫曰阿奢實懷貞娶韋后乳媪王氏每有奏自稱皇后阿奢

玉八

罵人曰王八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盜驢販私鹽人呼王八賊也今人譌以為男私狵

返璧

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飧寘璧焉重耳受飧返璧故事本此

若干

若干見禮記一稱如干ㇾ者數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合一十而成干言其數之未定也累至百千萬亦如之

隴畝

程曉詩今世隴畝子觸熱到人家炙轂子云隴畝涼笠

子也集韻隴音柰畝音戴二字不曉事之稱

針氈

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于錫坐氈中刺之流血故今人云如坐針氈

鄉里

沈休文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荒況

釋名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白虎通兄況也況父法也廣雅兄況于父

索郎

詆訾家多美釀而不善飲時為宋遷索取訾恒曰此豈為某設耶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

烏劒

宋遷寄試訾詩誓成烏劒墨人似楚山雲南越志烏劒懷墨江東取墨書契以紿人物逾年墨消止空紙耳

需頭

蔡邕獨斷凡群臣上書于天子者四章奏需頭表駁議不需頭需頭者謂空其前幅以候批發也

佩魚

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二年改佩龜以龜為玄武也

詩黜

唐球喜吟詠撚稿為丸貯以大甕浮于江中曰苟不沉沒得者方知吾苦心耳流至新渠識者取得其詩遂傳

繩床

胡床胡人倚坐而睡故名隋以識有胡字改名交床唐穆宗長慶中又改為繩床

味諫

山谷謝惠棬欖詩方懷味諫軒中忽見金盤棬欖來

注戎州蔡次律家軒外有餘甘名曰味諫

文樽

東坡在蜀以銀竹尺許裁為雙筒謂之文樽孫太初詩云眼中愛竹只數根他時留取雙文樽

東坡

南寶志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樂天遺跡蘇長公因慕樂天故以東坡為號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遇弑于西弄註弄巷也楚詞五子用失乎家衖註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南方曰弄即北之衖衕

河厲

段國沙洲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飾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遥知雨

陽鱎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入境有冠蓋來迎者曰車驅之所謂陽鱎者至矣陽鱎魚名不釣而來喻不招而至者也

神守

北户録鯉魚能變化飛越小湖養魚者置簸數頭池中鯉不能去謂之神守

山郎

漢楊惲傳惲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註山財用所出故取名焉

私白

唐宦者傳宣宗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閹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

馬人

韓詩衕時龍户集上日馬人来注云出後漢馬援傳又

繁昌山名馬人在銅官鄉山多奇石形肖人馬故名

猶豫

尸子曰犬五尺為猶說文隴西謂犬為猶或以爾雅所云猶如麂善登木聞人聲則豫緣木上下也

不借

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放翁詩遊山雙不借

方麴

晉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又曰方麴如羊孚雪贊右軍蒲葵是其事也麴說文作笛蓋竹織方扇也

卷則

道書以一卷為一局音問與軸通陶南村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為一則容齋隨筆學齋佔畢用之

鼓角

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出衛公兵法

文字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為文合體為文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滋相滋故曰字

臨摹

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曰臨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

精鑿

儒家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得五斗為粺四斗為糳三斗為精鑿作鑿見丹鉛錄

句讀

示兒編云句讀字自漢有之韓文公師說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

花之

沂水縣有花之寺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為名周雪客有花之詞一卷

已吾

水經注陳王削地以大棘鄉自隱隸之命以嘉名曰已吾猶有陳楚之俗焉大士取以名集殆以陳姓邪

委蛇魚雅

錫山劉　堅青城

說文委從禾取禾穀垂穗委曲之貌蛇行紆曲以喻大夫行動有法若禾之垂若蛇之行也魚丶也雅鴉也魚與鴉其飛行必成隊喻人動容中禮無錯亂也故曰委委蛇丶魚丶雅丶四字義各分

鹵莽滅裂

長梧封人曰予昔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按鹵鹹地也莽草淹地也滅赤地也裂龜坼地也四者皆地之不可耕芸者也

東隅桑榆

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言晚也東隅之隅當作崵即書所云崵夷東方日出之地謂蚤也異與赤眉戰先敗績回谿後獲勝遯池言失之于蚤收之于晚也回谿遯池皆河南地名

綠蟻白墮

釋名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丶然酒之美者其上有華其色綠斑則汎丶然浮于杯間洛陽伽籃記晉河東人

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謂酒曰白墮猶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意也

大采小采

禮天子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典瑞篇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云大采者五采也織絲為繅五色俱備以藉玉也五就五匝也一匝為一就小采三采也朱白蒼三色是也

後席前席

孔子閒居注負墻却就後席商鞅見秦孝公不自知膝之前席漢文帝前席賈生古者坐于地以莞蒲為席天子諸侯則有緇布純飾坐則居中遜避不敢當則却就後席喜悅不自覺則促近前席直一席有前後耳

辟廱類宮

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註辟明也雍和也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詩註云王廱水之外圓如璧類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解不同疏以為禮註解其義詩註解其形

歐柳白檜

蜀岡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是也白樂天為

蘇州牧嘗植檜數本于郡圃後百姓愛而思之名曰白公檜以比甘棠云

胼胝皸瘃音橘之均捉

胼胝皸瘃音橘之均捉

胼胝皮厚也人勤苦則手足皮厚李斯傳禹手足胼胝墨子重繭而不休息繭本作趼亦胼胝意皸凍裂也瘃寒瘍也寒甚之病李甘傳凍屑皸瘃莊子不龜手之藥龜與皸同

睢音隋又音位盱音吁睢音隋又音雖盱音吁

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睢盱小人喜悅貌恣睢暴戾也漢五行志恣睢者衆荀或傳負功恣睢盱衡眉上曰衡王

莽傳盱衡厲色又莊子睢盱、盱、則元氣也睢眦舉目炯炯貌范睢睢眦之怨必報眦亦作眥孔光傳睢眥莫不諒傷左雄疏髡鉗之戮生于睢眥

書瓶酒經

瓶酒器亦以盛書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語借書一瓶還書一瓶後人訛瓶為癡遂以借書與人為一癡還書為一癡經亦酒器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晉安人餉从酒一經二經至五經他境人聞之不達其義聞五經至遂束帶迎于門乃是酒五瓶出聞見佚鯖二録

竹根藍尾

竹根藍尾

杜甫詩共醉終同盼竹根白居易詩三杯藍尾酒按竹根杯名以竹根為杯也庾信山杯捧竹根可証藍又作婪宋景文詩且盡燈前婪尾杯葉石林訓為貪婪非也藍當作闌即酒闌人散之時淳于髡所謂主留髡而送客當時能飲一石者也

朝暾陽夕陽

朝暾陽夕陽

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蓋山東迎日故曰朝山西送日故曰夕非旦暮之謂也亦猶諸侯見天子旦見曰朝暮見曰夕云耳春朝朝日秋夜夕月亦讀作潮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曰度其夕陽正謂山東西也今

以朝陽為曉日夕陽為落照誤

眉語眼語

婦人之眉最善蠱人故从女从眉曰媚眉不能語而李白詩眉語兩自笑溫庭筠詩眉語柳毯、柳渾詩窓疎眉語度又太白閒將手語彈鳴箏即以奕為手談也唐書道路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即目相視而感動之俗所謂眼語也

五大夫松

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漢書郊祀亦云爵九級為五大夫顏師古注曰大夫之尊也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

避于松下遂封為五大夫今訛為五株故陸贄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詩序云登封泰山五松受職至今沿襲不改

四皓采榮

楊子雲解嘲曰四皓采榮于南山文選漢書諸註皆以榮為榮名殊可鄙笑說文但云榮桐木也一曰草華謂之榮與不詳所自出山海經鼓鐙之山有草名榮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是也即伯夷采薇鮑焦采疏之意

雞口牛後

（修潔齋閒筆卷四　五）

蘇秦說韓宣為雞口毋為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獸篇宣為雞尸毋為牛從尸主也一群之主所以將衆者從、物者也隨群而往制不在我矣此于縱橫事頗相合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夫人細君

徐夫人男子姓名荊軻傳得趙人徐夫人匕首漢武帝時丁夫人越人也以詛軍為功右師細君亦唐博士姓名見包咸傳漢樊崇字細君師古曰東方朔妻名細君又烏孫公主劉細君今人稱妻概曰細君誤矣若云細

小也則小君乃諸侯嬖妻之名朔又安得稱此

白癡白醉

左氏晉樂書中行偃弒厲公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可立注無慧蓋世所謂白癡又前漢書昌邑王傳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慧注不狂似狂故曰清狂如今白癡也唐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遥館各置一銘內有銘句云映簷白醉白醉以對黑酣甚佳

函丈方丈

（修潔齋閒筆卷四　六）

曲禮席間函丈函容也十尺為丈謂席間之地可容十尺也蓋席制三尺三寸三分遠近間三席是一丈或謂丈作杖容杖以指揮非是孟子食前方丈謂食物前列者方一丈也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毘耶離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故後人謂僧舍皆曰方丈

青瑣白閒

漢書給事黃門之職日暮入對青瑣門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刺為連瑣文而青塗也魏都賦皎、白閒離、列錢張說注白閒窓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綺疏青瑣之類青瑣即今門之有亮簏者

弁鐶為連環文本注是白閒即今茶花密繫文如川錢自生虛白非以白塗為錢文也

紫泥封詔

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為雲雲堂加綠緹其上蓋以紫泥裹其匣而泥匣之外更加綠緹也趙皇后傳曰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緹方底封御史中丞印其曰方底即詔函也紫泥所封即方底之函；外又有綠緹封裹之也御史中丞印即謂中約書者是也約書云者約結也以繩或帶結封而書字其上即封緘也

國家縣官

漢官儀封禪記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明日太醫問國家起居國家曰不勞東平王傳今暑熱縣官年少霍光子禹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國家縣官皆謂天子也又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稱天家廣記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稱官家猶言帝王也資暇集云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又曰宅家

斯須須臾

孟子斯須之敬禮記不可斯須去身中庸不可須臾離斯須；臾皆不久之意然未有明注考韻會方氏曰斯者辨于此須者待于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頃也惟須臾無明注又考說文束縛捽扯為臾从申从乙徐氏曰申束縛也乙屈也一屈一縛頃刻而就故曰須臾斯與須異須與臾異不可不辨

寧

音甯馨音亭阿堵

王衍神情明秀總角時見山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宋廢帝性凶暴母疾篤名之不往母恚罵曰持刀來破我腹那得此寧馨兒寧馨猶言恁地也又王衍婇妻貪鄙口不言錢妻以錢遶床晨起謂婢曰舉此阿堵物去顧凱之每畫人物或數年不點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李耕之女奴美容止長于欲蒸之詒曰可于這裏宿阿堵猶言這箇也

笨蒲本反伯黠昌荅反伯

晉書羊曼任達頹縱好飲酒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為宏伯郗鑒為方伯胡母輔之為達伯卞壼為裁伯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其後更有四伯江泉以能食為穀伯史疇以大肥為笨伯張嶷以狡妄為滑伯曼弟晞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黠不自拘簡之意猶云譎遏也作事不敏捷曰笨譏其肥也唐書常袞傳

世謂之黠伯以其鑿：無賢不肖之辨云黠疑與黠同

首鼠竄首

漢夫傳首鼠兩端吳越春秋章首倬儻也俗云鼠頭蓋鼠性多疑出穴常不果一前一却鼠胆怯飲水見影輒往弃道書屢言無魂

胥靡餘胥

傅說胥靡莊子註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周公曰憎人者憎其餘胥廣韻須者賤妾之稱古人以婢僕為餘須亦作餘胥

月朝月末

修潔齋閒筆　卷四　九

曹操遺令云吾婕妤伎人皆着銅雀臺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月朝謂朔也庾黔婁傳云汝誠禱既至得申至月末月末謂晦也

金井銀床

古人鑿井有置鉛錫其下者曰金井唐人謂井欄為銀床非也銀床乃轆轤架也廣韻轆轤圓轉木也用以汲水東坡詩露帳銀床初破睡直以銀床為卧具

玉卮無當

左思賦當引王卮無當以譏楊雄而卮當之為何物則不解也按演繁露當者底也以玉為卮信美矣而其下無底則水漿迸散不若瓦器有當為適于用也

盛服先生

禮記齊明盛服左傳盛服將朝漢路温舒傳盛服先生謂儒不用于世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註盛服先生謂儒紳也

長年三老

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蔡夢弼曰峽中以舟師為長年柁工為三老余氏辨林舟人謂之篤長俗呼為家長非也攤錢博也

下走賤累

修潔齋閒筆　卷四　十

下走者在下趨走之人蕭望之曰下走將歸延陵之皐是也稱妻曰賤累漢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者註累妻子家屬

敬處委質

敬處左傳策名委質敬處長跪也兩膝着地而委身于地

鼠藻魚水

杜詩傳士卒鼠藻蜀志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鼠戲于藻光武之士卒以之魚忘于水先主之君臣似之

病力力疾

淚黙傳今病力謂病甚也杜詩方疾坐清曉謂雖病而勉強之意

入月不月

女子天癸謂之月事以時下曰入月王建宮詞寒秦君王知入月過時不下曰不月內經女子不月

甌窶偏側之地汙邪下地也淳于髡傳甌窶滿篝汙邪滿車謂偏側汙下之地皆生五穀篝笭與車皆滿也

地骨氣梗

博物志地以石為骨物理論土精為石氣之梗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地骨氣梗皆石名

中儀小儀

唐禮部員外謂之中儀鄭谷寄同年趙禮部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淡轉中儀

騎吹鼓吹

樂府騎吹鼓吹曲有分別列殿庭者名鼓吹從行者曰騎吹

判妻入子

周禮媒氏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判妻出妻再嫁者入子媵妾不聘者

王樓銀海

王樓肩也銀海目也見道書衆坡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什器家火

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共其器物故稱什器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爨調度故稱家火

厘毫絲忽

毫者獸之毛絲者蠶之所出比毫尤輕忽蜘蛛網也較絲尤微而細故取以為數

都城百雉

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以雉飛不過三丈也故曰都城百雉

尾大不掉

西域有獸曰羯尾大于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故曰尾大不掉非喻言也

象魏兩觀闕

古者宮庭為二臺于門外作樓觀其上圓下方兩觀雙植中不為門在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以其縣法謂之象魏象法象也魏然高大也以其記列教令謂之闕闕記也闕中央闕然也以其使民觀之謂之

觀雙植謂之兩觀名雖殊其實一也猶今午門然

瓜葛葭延相及屬之綿遠者曰瓜葛王導嘗與其子奕爭道導笑曰相與瓜葛葭蘆也莘蘆中白也雖薄而不相離親之薄者曰葭莩中山王傳非有葭莩之親肺附言肺肝相附着通屬籍託心膂者曰肺附劉向傳臣幸得託肺附

吹綸方空輕容

漢書注齊三服宮有吹綸方空之目楊用修引梁簡文詩金輝起遥步紅彩發吹綸以為婦人所執如煖扇之類似屬牽強按漢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絜註紈素也冰言鮮潔如冰也釋名曰穀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絜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據此則吹綸乃三

腳官所供之紗耳周公謹曰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嫌羅不着愛輕容元徽之寄白樂天輕容樂天製為衣而詩中容字被人妄改為庸又作榕蓋不知其所出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想即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

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即今之方目紗也王安石詩春衫猶未着方空者是也輕容方空吹綸三紗名俱美

鬼薪白粲城旦舂

漢律男子有罪使取薪給宗廟曰鬼薪謂供鬼薪也旦起行治城曰城旦婦人不與外徭使擇米正白曰白粲但舂作米曰舂鬼薪白粲三歲刑也城旦舂四歲刑也

三楚三吳三晉三秦

淮北沛陳汝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貨殖傳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魏斯趙

籍韓屢共滅范中行氏分其地今為山西北直河南三處三晉也見資治通鑑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三秦也見史項羽本紀今謂蘇州為三吳湖廣為三楚山西為三晉則太大至謂陝西為三秦則縱橫不三百里又太小皆未深考之故

乙

韓文公讀鶺冠子乙者三滅者二十二注十有二字歐文忠詩譜後序云增減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按史記東方朔上公車三千牘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

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塵

鄭司農周禮註曰塵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即今之廛也說文市物舍曰廛即今人浮鋪也陳相願受一廛正不敢奪人居以處他國之意日月星辰所經之道曰躔度亦從廛作躔宿之義

步

述異記上虞有石駘步吳中有瓜步吳江中又有魚步鮑步湘中有靈妃步吳楚間謂浦為步語之訛耳又水際謂之步柳子厚鐵爐步誌云江之濱凡舟可縻而上

下曰步故韓文步有新船而不知者妄改為涉

鑽

班孟堅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註鑽者取必入之義如以鐵鑽之也宋呂申公喜釋氏學及為相務簡靜寧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雅

魏文帝典論荊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仲雅小者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仲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今稱雅量本此

謁

名刺謂之謁古者請見必有辭書之方策使將命者通之史記婁敬欲見漢王將命者驚而失謁謂失其通名之刺也今造請概謂之謁未辨此義

緡

緡錢二十而一筭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筭二十也陌即百字唐以八十錢為陌宋以百錢為陌一緡是一千也

煬音向

煬即向火之向非音揚也莊子煬者避竈司馬彪曰對火曰煬淮南子曰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口唐詩老人秋煬火其音可証

腊

市肆有雞腊當隻白煮為之初不曉腊字之義按易噬嗑六三噬腊肉謂獸全體骨而為之者周禮腊人注小物全乾為腊

膽

酉陽雜俎象膽隨四時生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後左足冬後右足熊膽春首夏腹秋左足冬右足蚺蛇

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魚春夏近下秋冬近上

堪音辰

小雅印烘于燎爾雅燎炬也說文行竈也孔氏曰炊者無釜之竈止以然火今之火爐也

脤

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古人多以蜃為器服度曰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故謂之脤

蔡

鄭春蔡山出大龜尚書云九江納大龜即此山之龜也故龜名蔡

祧

祧始祖廟也杜註云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ㇾ尊而廟親非祧毀之義

宰

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方言冢也秦晉之間謂之采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也

鄂

鄂顎也有垠鄂也幽州人謂之鄂兒釋名亦同契云經營養鄂鄂凝神以成軀

櫝

爾雅櫝苦荼郭璞註云早采為茶晚采為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于書想所謂櫝者即是

酒

茅亭客話虎以狗為酒貓以薄荷為酒蛇以茄為酒鴆以桑椹為酒彼皆食之而醉故知其為酒也

拾青紫

拾青紫如拾地芥夏侯勝語也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極崇者顏師古注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詳考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不審何據

賜牛酒

漢制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災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御史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即自殺誄有云此孟難飲

障車文

古有催粧詩又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于湯篔之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惜其文不傳想即催粧之類也

不落莢

前朝每年四月初八日賜文武百官午門外吃不落莢曹方湖云不落莢麪食也是日為佛節故有此賜正江醫官張天民在湖廣榮王府端午賜食不落莢即今之粽子

伽南香

香品雜出海上諸山蓋香木枝柯竅露木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温故為大蠹所穴蟻食石窦歸而遺于香中歲久漸漬木受窦氣結而堅潤則香成矣諸香惟此種不堪入藥故本草不錄

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母死稽喜來弔籍作白眼弟康聞酒及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故後人有青眄垂青之語人平視睛圓則青上視睛藏則白上視怒目而視也

犢鼻褌

犢鼻褌注謂形似犢鼻非是按明堂圖人身兩膝以下有穴名犢鼻褌至犢鼻言其短也即今戚南山歌短布單衣適至骭杜甫同谷歌短衣數挽不掩脛之意

相思子

筆叢謂唐人骰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嵌相思子于其中温庭筠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也

夜半鐘

唐六典更點皆擊鐘太史門有典鐘二十八人掌鐘漏唐詩促漏遥鐘動靜聞則夜半鐘不獨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也

寢與鬼

邠陵公曹芳廢遷金墉太宰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徉狂不言寢所來卑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八十一終于所寢之車故號寢與鬼

黃梅雨

風土記夏至前雨為黃梅雨沾衣服皆敗浥埤雅云江湘兩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濕礎壁皆汗蟻蒸成雨謂之梅雨說文物中久雨青黑曰黴音楚詞顏徽黎以沮敗則梅當作黴因雨當梅熟謂為梅耳

日月食

春秋月食不書後人謂月抗日則月食日掩日則日食而星家又謂為羅計所掩其說甚無據即抗日之說亦非也蓋月無光故掩日則日缺其處是矣月本借日為光對日則光滿焉得謂之抗而反見食耶考太史局官

劉孝榮云非抗也乃與日對時不全合耳蓋對全則月光滿忽失其道一分不對則食一分數分不對則食數分頃之復其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矣此說甚有理但其言日食云月在日上尚未精月蓋在日下

典屬國

不改本國之號而屬于漢謂之屬國典主也子卿為典屬國謂主此所屬之國也

食無魚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馮驩歌彈鋏歸来今食無魚蓋中客也

王鈎斜

春明退朝録云唐内人墓名宫人斜按斜唐以前已有之隋煬帝葬宫人有王鈎斜在江都治西

白紗帽

六朝士庶帽皆烏紗惟人主晏居着白紗帽皇太子在上前則烏紗在東宫則白紗隋文帝始改易黄袍烏紗

熱洛河

唐玄宗命射生官射鮮鹿血烹其腸賜食之謂之熱洛河嘗賜安禄山及哥舒翰

欵中散

姚月華得楊達書有密語伏讀數遍燒灰入酒飲之名欵中散

流蘇髻

輕雲髮甚長每梳頭立榻上猶拂地已挽髻左右餘髮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

引光奴

清異録云夜有急苦于作燈之緩將硫黄染杉條或用麻秆焠之即歘名引光奴

蒸報通

左傳註上淫下曰蒸下淫上曰報　曰通小爾雅云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

佑祐右

佑祐右三字書為佑易為祐詩為右惟唯維三字書為惟易為唯詩為維其義一也

修潔齋閒筆

九經字數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毛詩三萬九千二百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通計九經字數不滿五十萬玉山史謂每日讀一千不及二年可週或人事之擾即三年為期亦不甚遠而從事者鮮何也偶一思及不勝警愧

五經人物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蘇子由古史鄭漁仲通志劉介夫春秋列傳及四書考此數部有傳者近千餘人而無傳尚千五百人閩中林天崇世陞著詩書二經人物考張子靜事心著春秋人物考皆足鼓吹五經惜未行世

津逮

河北層山靈秀峰上立石數百丈亭亭粲豎競勢爭高遠望篆篆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中多石室室中若有積卷世士罕克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嵎內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崇練精餌食輩耳見水經注廣山津逮軒毛氏津逮秘書本此近見新鐫墨池編虛舟一序津逮作精嫁名耶筆誤耶閱者審諸

叩腹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矣樊下老人於翁文中用此或疑坦腹之誤殆忘玠事也

文學

漢郡國初皆有文學掾則文學漢官也唐會要云大曆某年月日諸州府學博士改為文學品秩同恭軍唐志云文學授於吏部然無職事衣冠恥之故為散官

筆受

宋朝會要太平興國某年月譯經院成詔梵學沙門一人為筆受義學沙門十人為證義其唐世翻譯有筆受官以朝臣為之佛陀多羅之譯圓覺經也房融為筆受

是矣宋太宗始用梵學僧

泥犁

捫虱新話黃山谷初好作豔歌小詞道人法秀謂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山谷自是不作佛書泥犁耶無喜樂也泥犁迦無去處也二者皆地獄名或省耶迦字但作泥犁一作犁又阿鼻無間也亦地獄名法華經無間地獄有頂天堂

苦海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用一巨皮廂凡人呈獻詞句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為苦海以資諧戲遇有宴集即命二

僕射苦海於前共閱

街彈

趙明誠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為何語考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鄉鄭元注曰鄉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鄉漢名街彈之室即今之申明亭也

輯濯

政和間某仕關中於同官蒲氏家見漢印文云輯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文中最佳輯濯乃水衡屬官輯讀如翟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有船

官而輯濯有令丞此即丞印無疑

笪日

盧文進言向陷契丹常獵于郊遇晝晦如夜星繖粲然驗問土人土人曰此謂笪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如其言日方午也見陸放翁南唐書櫟下云此即日食也彼中不知故呼為笪目肖笪是竹箔耿覆蔽之義或曰海上大魚過遂能蔽日名笪目

冬烘

唐以事不了了為冬烘故傅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句令蜀人多稱之崇寧末諫官詹丕上章

擊即官于安國其詞畧云某官人才闕英臨事冬烘蓋以其成都人故云然也時為笑談

陰火

木華海賦有陰火潛然句初不解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煜然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意木賦指此耳然不特海也江湖皆然東坡金山寺西湖諸詩可證又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野火如人秉燭色青點人火異

強水

滄洲山下出澄綠水其水流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水金

石終不沉沒見杜陽編有羽毛必沉之弱水即有金石不沉之緑水書影云此水當以强名

隱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侠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亦罕知顏氏家訓云梁全盛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侠兒隱囊紗帽坐談棊

麈尾

陳張博士幾議論詳雅後主於東宮造玉柄麈尾初成曰當今雖多士如林堪捉此者獨張幾耳便以授之令

講老莊又於鍾山開善寺命講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代之

松雪

括柏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納香趙文敏號松雪乃是一琴名若艾納者亦可稱松雪見陸儼山春風堂隨筆

北戶

史記秦始皇南至北嚮戶註引吳都賦開北戶以嚮日劉達曰日南之北戶猶曰北之南戶也後琅邪刻石又有南盡北戶之文始知北戶録名取諸此

行禽

管子注道途無行禽指人而言謂其為能行之禽即所云衣冠禽獸也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非行禽而何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猶詩所謂平林也陸機詩安轡遵平莽謝語本此唐詩燕掠平蕪去又遊絲蕩平緑皆因謝句而衍之

冰城

明初故元太尉納哈出寇遼東守臣葉旺策其遁處預緣河叠氷為墻以水沃之經宿凝沍如城臧釘板於沙中設陷穽於平地伏兵以俟虜過氷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獨納哈出僅以身免

水事

淮南子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二字新甚鄒昂蚌鷸相持賦水濱父老以漁為事正同南史所云沿潮居民以鵝鴨為業也晁無咎跋右丞捕魚圖晚道吳江如此漁者業廉而事佚事字用得妙皮日休詩序各補茶事十製林和靖詩亦用茶事二字尤精絶

量移

唐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開元中祀后土加尊號大赦皆令左降官量移近處是也宋盧多遜貶崖州詔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自謙還職為量移者誤

都知

明皇時倡優各恃寵顧為都知者咸先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諠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為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列職既等不能相下乃命李可及為都知都知此伶人之號也何蜀寇未殄命王鐸節鎮而亦以都都統為號耶

僧官

古今事物考隋文帝以沙門彦崇為翻經館學士後始命僧為官唐以不空為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宋太祖加鬻朝散大夫階太宗加法賢試光禄卿階

侍女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秦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白題

梁天監中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顓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屐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方馬

孫子方馬埋輪未足恃也二字諸家註解皆欠明白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方舟並兩船特舟單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蓋並縛其馬使不得動耳又方比並也止也出餘冬

序録

添外

通典凡府史胥吏守局既久積月累勞故得齒於下品文中子曰吏而廢位非古也推此疑周隋之制唐有流外勲品自諸録事及五省令史始焉

併當

併當去聲俗訓收拾晉人已有此言世説王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葬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葬登車哭至葬門曹夫人作箴封而不甚開

影壁

楊惠之塑佛壁為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逐令圬者不泥掌止以手搶泥或凹或凸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峰巒林谷樓閣人物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擊琴

梁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援筋和之惲驚其哀韻更為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始彈棊擊琴正是的對今作索句圖若以筆擊琴更多意態

沈釀

沈釀者漢鄭弘為靈文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埭名沈釀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絶遠酤酒無處情抱不開乃以錢投水中依次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為沈釀川明旦分首而去

毀茶

李季卿宣尉江南至臨淮或言常伯熊善茶者李請之伯熊着黃初烏紗帽手執茶器口誦茶名區別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歡而盃至江外又名陸鴻漸深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狀如伯熊故事李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久遊江外通俠勝流至此羞愧復著毀茶論

嫁殤

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遷葬以死而求夫未成夫婦之道是以禁之魏武帝愛子葛舒明帝愛女淑慤取他姓子女合葬史議其背典唐家人禮又有冥婚之剏亦君子所不道見錢黃未嫌合葬說

妾魚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禮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楚詞魚鱗鱗分媵予江海間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號婢妾魚唐詩江魚群從稱妻妾塞雁聯行號弟兄

酪奴

齊王肅初入中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後魏高祖與肅殿中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問之中國之味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對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為奴皆遜詞也高祖大笑因號茗為酪奴

刑天

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悞也周益公辨其不然閱酉陽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為目臍為口

操干戚而舞則知洪說為是

天吳

王中行學問文章皆有家法在廣西李公帥幙調老杜天吳紫鳳之句顧坐客曰天吳水神也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審再見何書客皆莫對中行獨曰後漢載就被收獄吏燒鋘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張楫字詁鋘音華詩不吳不揚亦華音李公稱善衆服其該洽

阿錫

漢禮樂志曳阿錫如淳解阿為細繒錫為細布考水經注東阿縣出佳繒故史記云秦王服太阿之劍阿縞之

衣也是知繒出於阿即目繒為阿猶龜出於蔡即目龜為蔡驢出於衛紙出於剡即目驢與紙為衛及剡也物固有以地為氏者歟

注張

天文星注張一作注張武廟顧問欽天監亦不知何星也下問翰林同館相視愕然楊慎曰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咮也鳥喙也音呪南方朱鳥七宿柳為鳥之咮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為鳥喙耿史漢二條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博不幾涉私習天文之禁乎

渴睡

歐陽詩話渴睡漢小註俗語傳渴為溘世亦有渴睡之言求其義不可得頃觀楊惲傳一亟貉睡註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乃知渴字當書以貉始得其義貉善睡故繫人之睡於貉猶係羿於狐係豫於猶係突於鶻也若渴與溘於義何居

怒淹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謂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淹善用古人好字面

食酒

酒云飲亦可云食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師古謂能多飲猶左氏云食言也桥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貂扇

慎常冬日宮詞障風貂尾扇煴火象牙籠貂扇冬日用之歐陽元詩十月都人供暖箑天禄識餘云曾於冬日入直見朝鮮貢使手持貂扇以障面蓋古製也

桃笙

桥子厚詩感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識桃

筆為何物偶閱方言宋魏之間簞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簞也

臬兀

張橫渠在京坐虎皮說易二程至橫渠撤去虎皮朱子贊之曰勇撤臬兀一變至道兀頻脂切平聲讀作上聲誤矣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臬兀而先犯注臬兀虎皮也禮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白駒

魏豹傳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注白駒日景也劉孝標荅劉紹書隙駒不留李善注人之生乎地上譬猶駒之過隙也總也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天子之

東都

京都二字訓大也居曰京曰都但東西南北各因其時而稱之天下以洛陽為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以為東都宋都汴洛陽在西故為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真宗時建以其在汴之南故名南京即歸德府也北京大名府宋仁宗時建以其在汴之北故名北京

雞林

雞林高麗地名車僚四程至海州長汴縣東北百餘里船亟祭小青山神亟具餅餌先作擊擊之聲復撒米一把彼俗云雞林之地祭先以米或云本雞種也高麗不烹雞如烹即家有禍與犬同今以書賈為雞林亦言其書無處不到耳

書卷

書籍每册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亦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鄭侯揷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後以卷書之難困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簿帙以便檢閱蓋遠而非其真矣

大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爾

說家

群玉樓藏書目說家分為四種一曰錄事如臨川世說雲溪友議何氏語林之屬一曰業談如東坡志林鶴林玉露眉公讀書鏡長者言之屬一曰考證如王勉夫叢書王伯厚紀聞楊用修丹鉛焦弱侯筆乘之屬一曰合纂則紀畧談宗物原義肆雜奏阿堵上如沈夢溪筆談

葉石林燕語何燕泉餘冬王弇州委宛之屬見談薈序

列書

元時郡縣俱有學田所入學租以供師生廩饍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糾數處為之互易成帙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太祖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尚存可識也金薤紀聞

年號

史記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文帝以十七年改後元年景帝因之至八年改中元又六年改元光曰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凡六年一改自征和後復改後元此紀號之始

古詩

古詩二言至十一言今但作四五六七言餘罕效之昔黃帝彈歌斷竹厎木飛土逐肉此二言也詩頌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此三言也長吉詩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八言也杜詩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十言黃帝鑄劍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東坡十一言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尋常丈尺

禽經鵻上無尋鶵上無常雉止有丈鶵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鵻之上不能尋鶵之上不能常鶵雉子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鶵上能赤赤古與尺通莊子斥鶵斥即尺也

禽獸草木

考工記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羽者鱗者則禽可謂之獸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木洪範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草

長卿簡子

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簡子秋紅之句長卿草中徐長卿藥名也簡子藤生緣樹木寔如梨赤如雞冠梗如魚鱗食之淡泊甘苦見齊民要術

兎環廔瓊

兎孕環則懷於左腋至百五十年轉環於腦能隱形人不復見故遁跡山林者謂之兎轉環廔善奔性常自樂至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斑痕紫色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矣故艱於步者謂之廔懷瓊

草鞋夫人

草鞋橋者豫章胡文昇早喪其婦守節身織布以給食恒不梳洗足着草鞋隣里從其夫姓呼為胡草鞋每令人持布至橋人爭買之曰此胡草鞋夫人布不二價者也因以名橋出三餘帖

御史本草

侍御史稱雜端最為雄劇堂中會聚於座南設橫榻號南床初入臺陪直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裡行為舍口栊微毒殿中為蘿蔔侍御為脆梨言漸入佳味遷南省號甘草言可以久安也見御史記畧

不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羹華不注史之不周不羹不耐山海經之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即丕也詩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亦一訓也

之

古文用之字莊子屬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趣

趣不獨詩文亦宜然六籍之外得六人焉老莊有理趣為庖犧翼至西晉而絕左史有意趣為春秋翼至前漢而絕屈馬有情趣為風雅翼至六朝而絕

察

左傳同官為察文選註察小窓也宋王聖求號初察高似孫號睽察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皆指窓也古人同官為察指齋署同窓為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窓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察猶士之同窓也

餉

太宗將致櫻桃於鄭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於虞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出國史

絮

富韓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而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矣富變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嘗用為如夢令云休絮我自明朝歸去

解語盃

至正中陶九成飲松江夏氏清樾堂酒半折一正開荷花置小金巵於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聚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風致又過碧筒遠甚因名解語盃

移春檻

唐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校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便即歡賞自為移春檻

蓮花漏

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憲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為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簷蔔三千灌頂香是也

訟詩生

南唐孟歸唐能詩肆業廬山國學常得瀑布詩綠色有

窮處寒聲無盡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文爭之助教不能辨訟於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入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群吏往京師者猶指曰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

恭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恭酌出入之號曰恭酌院見國史補恭酌院好對詳穩司遙史詳穩司諸官府監治長官

百篇科

宋太平興國中趙昌國頴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桥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俾成數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以是題為式

書下行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顏氏註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案蒼頡中國之字祖乃以為少此西方夸誕之詞

十三月

敦牧銘惟王十年十有三月庶言云或是閏月考史記

曆書註歲十有二月遇閏則云十三其說亦通若古器銘又有十四月十九月呂與弭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理或然耶

再生禮

再生禮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裔離董得行之又名覆誕見遼史裔離董統軍馬大官也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垂之淺照或作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

電光見秋林伐山

五音解

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含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巇巇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白字訓

日光之白曰皜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晢女子之白曰玼詩玼兮玼兮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皓雪霜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皙草華

友教

滄葦滅明墓在江西南昌府東湖上總持院後滅明魯人史記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宋漕使程大昌築祠堂曰友教

阿誰

唐于祐題紅葉詩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阿誰二字出三國志龐統傳鄒臣虎剡作圖童每於書画中用之

緊望

淳熙中梁克家守福州著三山志中有稱縣曰望曰緊者人多不解其義蓋唐制三千戶為望二千戶為緊宋志因之耳唐縣有赤畿緊望上中下六等之差

報鵝

鄞江東包氏望族也有老母畜一鵝躬親餵養已而母死鵝遶棺哀鳴三币亦死包氏子頗其堂曰報鵝文徵明太史為之記

鏡聽

鏡悬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為吉凶也唐人詩門前

地黑人来希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是其証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為長流帝王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

儻来

物之無心而得者俗謂之儻来物莊子剡意篇物之儻来寄也語意本此

隔是

詩家多用隔是二字田汝成委巷叢談猶言已經如是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来不為名一作格是

述詩

錢湘靈贈其族孫木菴詩云往往述詩如海勢時時夢筆有江花述詩二字甚新蓋本杜老江上值水勢聊短述也

引泉

山家清事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杜詩剖竹走源泉又竹竿裊裊細泉分閭中不特引供茗事千百相連置之田間以當溝洫

白簡

古彈文白簡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御史白簡即其事今章奏用白紙各官俱鈐印惟御史不然故曰白簡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率更太子之官屬主掫夜行以備非常檢說文作衛省從率音與帥同率將衛也更番直也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表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

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令云半面之識本此

的子

釋名以丹注面為的子本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難於口陳故注於面灼然而識也王粲神女賦施玄的結羽釵傅玄鏡賦珥明璫之雙照點隻的以發姿漢律婢變亦謂月事也

硯北

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長跋硯北天機素少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轉注

唐王叡炙轂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巵之類以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古者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殺吹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猶輕照東風莫殺吹自注去聲音厦俗語太甚曰殺容齋隨筆序殺有好雰元人傳奇咸風流咸殺思今京師語猶猶然

至竟

唐人多言至竟即俗言到底也杜牧之詩至竟息亡緣

應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欹案

三國志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最便於欹案

白袍

唐士子入試皆著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宋時亦然冉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

香雨

拾遺記爛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烟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氳

風色

楚詞光風轉蕙泛崇蘭王逸注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陰羽

鶴爰陰而惡陽雁爰陽而惡陰易曰鳴鶴在陰傳曰鴻雁隨陽故汲冢書目鶴為陰羽禹貢名雁為陽鳥

霜信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杜詩舊國霜前白雁來

書話

唐詩僧九人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王謇光比珠高閑比金賈休比玻瓈亞棲比水晶牟子才云惜涇未見文楚故未有定

別頭

唐選舉志開元中以禮部侍郎主選其親故移考功謂之別頭貞元中高郢奏罷元和又復宋改別試試有別頭自開元始

別號

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霧士之號史記索隱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

秦鴂夷子此別號所昉乎

謚法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妻妻之莎車始然黔婁即匹夫又不始於東漢

姓偉

漢食貨志臨菑人姓偉注云姓其姓也偉其名也昔人嘗有以星令屬對者或對曰字字稱為奇絶若姓姓氏氏子子皆可對也毘陵許約齋翉入館纂修曾以姓姓對家家亦覺天然

雉噫

揚子言孔子去魯不聽陂諫而不用雉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家語去魯歌即雉噫歌也唐文玲鳳哀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先生

唐尚宮宋若昭姊妹五人皆入禁中穆宗以若昭拜尚宮歷憲穆敬三朝咸稱先生后與諸王公主率以師禮見本傳

淨君

商山館中窓額上有詩八句其一聯云淨君掃浮塵涼

主拍清風是帚與扇也

枝書

蜀人呼營妓為枝書韋南康鎮成都罷之胡曾詩贈薛濤云萬里橋邊薛枝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摠不知

録事

蘇叔黨至東都見妓稱録事太息謂庶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惟此猶存唐舊前輩呼妓曰酒糾蓋指録事也相監之東有録事茶傳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野合

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絶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絶過此為婚稱野合時叔梁紇年過六十四娶顔氏少女故曰野合

狠食

佛經有眼以瞋為食語何元朗見蘇端明手書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適適作食後人以為出此然否

南為

史記索隱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强讀為訛字而訓作化似於紆回

小食

鄭俠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罕知所出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其名始此

六時

僧規六時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庶苑時未也亞中則旦過而退劉長卿詩六時行徑空秋艸

一散

禮經載酒器如曰觶尊爵觶角觚觚至後世有伯雅叔雅季雅大白斝尾觴等號詩簡兮錫爵注惠下不過一散散酒爵也受五升二字頗奇

八分

蔡文姬云臣父言劉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杜詩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悉由大小篆而出其說本諸蔡也

大書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求書博士未能詔徵善大書者有僧請為方丈字以沙布地為圖字張圖於上束氈為筆濡墨倚肩循沙而行或脫架裘投墨毳中擲以為點遂賜紫衣

績食

杜鎬廣博眞宗問績食原於何代對曰漢景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料必差殊乃命大官每具兩膳績以一賜之此其始也見談苑

傾葢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頃謂子路曰取束帛贈先生傾蓋駐車也

左擔

杜詩葭萌氐種殉左擔犬羊屯葭萌左擔注云皆地名太平御覽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来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

雞碑

晉史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灰屑作鄭立碑撰文自鐫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芝田錄序學慚鼠獄智乏雞碑用此

弄田

弄田燕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在未央宮漢昭帝紀始元元年上畤於鈞盾弄田

東第

漢有東第所云爵為通侯列居東第也有西第馬融作

大將軍西第頌又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一獨無南第或避南面之故欤

服匿

竟陵王浮一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陸常侍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卿詳視器底有字仿佛可識如陸所言

飲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逼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令匿名文書也章懷太子注不解飲字改作報非也

禪會

李遵勗楊億劉洎嘗聚高僧談論宗旨遵勗命画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拈香

穆宗每遇宮中花開以重頂帳蒙蔽闌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為拈香見玉塵集

題跋

題跋漢晉諸集未載惟唐韓柳有讀某書某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總名題跋其義不可墮人窠臼其辭貴乎簡健峭拔跋尤甚於題

戲筆

畫鑒石恪画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画法衣文粗筆成之今稱戲語戲事咸曰戲筆筆字不可以他字代想沿於此

醉吟

白樂天稱醉吟先生自為墓表郭詳正譏之自為立傳醉之一字表何德耶彼醉鄉記醉翁亭記固有所寄而然又有稱醉士醉叟醉髡醉仙醉隱醉聖以自名者甚可笑也餘冬序録

清樂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坐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欲士曰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備逍遥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空中笑曰此上界清樂天所靳惜若求富貴則易致矣

麈糟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祀赦畢東坡率同輩以往伊川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坡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伊又諭曰司馬諸孫不得受吊坡戲曰可謂麈糟鄙俚叔孫通也

馬糞

蘇舟黨讀南史東坡卧聽之語舟黨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寔謙和時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胡廣趙戒如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以比胡趙糞亦有時而不幸乎

赤族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為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華秉

冶容

楊氏曰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艷媚令人銷神流志美色亦曰冶

綠林

世謂盜為綠林客後漢新市人王匡王鳳等共攻離鄉聚蔵於綠林中綠林山在荆州見楊公筆談

緇帷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者言樹色紺黑相雜若帷幕然也司馬彪訓作黑林名殊不典

糠市

洛陽振德坊居雾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為糠市

貢土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見錢希白南部新書

駔儈

貨殖傳駔儈注會二家交易者如今之市師古曰駔者其首率即今所謂牙行牙本作互以交互為義互與牙字相近因訛牙行廣韻儈會合市人

衙推

老學菴筆記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之舅為醫者也今北方市醫皆稱衙推想

沿此意

阡陌

顏師古云阡陌商鞅所開是疑井田之外別墾荒田以富國也案阡洫上之路陌遂上之塗有井田便有阡陌開除也正謂商鞅廢井田開除阡陌去其經界也

方冊

通版為方聯簡為冊今以冊為書冊不知今之書冊乃唐世葉子古未有是也

瑚璉

論語註夏曰瑚商曰璉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

之六瑚章章可考不知何故倒置

檮杌

爾雅翼史者示注知来者也檮杌之為物能逆知来事故以此目之見郭青螺偶記

祭酒

古禮主人晏客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釋名云會同饗燕尊長先用酒以祭先故曰祭酒漢吳王年老為劉氏祭酒是也荀卿遊學於齊三為祭酒漢以蘇武為祭酒甚優寵之

韡褐

宋太宗賜諸科進士及第呂蒙正以下綠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自此始前明拜謁先師即文廟中釋褐

逐鹿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以天下喻鹿此語出於漢世然六韜太公謂文王曰取天下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又前乎此矣

宗祏

摯虞云宗廟之主藏於户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曰宗祏說文宗廟之木主曰祏周禮祭祀則共匰音丹主經史直音匰宗廟藏主之器也

青蛉

搜神記南方有虫其形如蝉而大子著草葉如蠶種浮子以歸則母飛来就之殺其母以塗子以子塗錢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蛉類函作青皃

木蘭

草冬生不死者謂之宿莽即拔心艸也屈原以木蘭去皮不死宿莽去心不死故取以自喻云朝搴渚之木蘭夕攬洲之宿莽

宣髮

洪景盧云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易巽為宣髮釋文黑白雜為宣髮宣字本又作寡

暖耳

隋雲定興附會宇文述述好奇服時遇天寒定興曰入内宿衛必遭耳冷乃製袜頭巾令深袖耳即暖耳之始然晉高光以面衣進惠帝亦其類也不知其制何似

滇滇

天始惟一氣耳莊子所謂滇滇是也天一生水水中滇濁積久成土遂成山川其初惟滇滇而已

百刻

每日百刻每時初凡四刻正凡四刻浔八刻十二時浔九十六刻尚餘四刻均分十二時之中為初初為正初也或以子丑寅卯獨多一刻非

蕢桴

蕢桴者摶土塊為擊鼓之椎蓋樂以中聲為本土位中央以土為蕢為桴所以達中氣也

琛版

緯畧云笏以書君教令紀善刺過今之版以象為劉義恭啓事曰珍寇餘首琛版宜躬

資斧

宋元嘉中有詔虐使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資斧出旅卦相傳為道里之費疑其義取於師行粮從非漫然也

姑息

尸子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息小兒也又荆公字說姑且也息止也天下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

三昧

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中反覆存之而已佛說雜記

四大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靜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圓覺經

工市

楚王作三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一曰工市龍泉太阿人所共知工市僅見

天禄

天禄獸名漢時有貢此獸者因以名閣以藏秘書

麈尾

鹿之大者為麈群鹿隨之皆視麈尾所向清賞録

拗攏

韻藻拗攏三蒼云籌也酒律也酒律即今酒籤

衩衣

唐史王凝及第衩衣見崔彦昭衩衣便服也

串眉

美女顰眉額痕成串梁簡文詩長嚬串翠眉

券堂

研北雜志今人呼墓地為明堂唐詔改為券堂

長境
洪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文引也
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可足
數米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筯青陽記
闌干
闌干眼眺也白樂天歌王容寂寞淚闌干
天闕
天闕口也黃庭經口為天闕精神機
水庸
水庸帶也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禮記
瀉土
論衡地無毛則為瀉土瀉土無五穀
鹽鑽
塩鑽梁也粒如蟻子魏文帝常以為御粥
腊毒
五行志厚味腊毒腊久也味厚則為毒久
寒林
寒林夷狄棄屍之地今借為鬼魂依棲之所

偷婆
偷婆塚名也四種人浮樹偷婆是輪王羅漢辟支如来
玉舉
梁元帝文玉舉不汲而銀瓮滿玉舉井上桔槔也
懿筐
禮書有頃筐有懿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
豁落
李白詩身佩豁落圖腰垂虎盤囊韜蒻云豁落北斗名
金井
金井梧飄以梧葉上有金井非井也王昌齡詩金井梧
桐秋葉黃
清盧
甘泉賦玉女所眺其清盧兮清盧目童子也
承漿
釋名口下曰承漿鍼灸經承漿一名懸漿
樵蘇
采薪曰樵采艸曰蘇莊子蘇者取而爨之
減省
元帝紀減謂損其數省謂全去之也
藁砧

砧是趺石以諱夫槀禾稭也古時穩砧以槀故連稱之

大茴

酒熟曰茴故名酒官為大茴禮月令

第二我

西儒利瑪竇以寫照為第二我與世說友為我之半一語其義正同較之喜容玉照等稱新而且雅

長十八

元葛邏禄廼賢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毡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来簪在帽簷邊註曰長十八州花名今塞外有是花

紅姑娘

徐一夔元故宮記金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艸同芳六自可愛俗云紅燈籠

君遷樹

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司馬温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奶俗稱牛奶柿也今之造扇用此柿油可補文選注

護門草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艸物類志護門艸出常山取置户下或過其門艸必叱之一名百靈艸

千石魚

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陂言養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蜀酏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

醉漚亭

王震為天福國子博士好觀雨中漚疎稠出沒每雨就四偕擁挾霧窻目而心醉為張麟瑞戲之曰公宜以此亭為醉漚

清人樹

僞閩甘露堂前兩株茶樹麟芟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大設傾筐會

花鳥使

唐明皇歲遣使擇天下姝好納之後宮號花鳥使吕向因奏美人賦以諷本傳

粥飯僧

五代李愚當目宰相曰此粥飯僧耳以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本傳

修潔齋閒筆

杜撰

文無考據耿譏杜撰未知所出一說杜默賦詩多不合律目為杜撰又道藏經五千餘卷惟道德二卷係老子所著外多冩道士杜光庭撰故曰杜撰

欄柄

張無垢云欄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講理學者悉用此語亦知所本乎

滯貨

閱耕餘錄俗謂不合時宜為滯貨出世說註謝安鄉人罷中宿縣安問歸資曰嶺南凋弊惟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士庶競慕價增數倍滯俗作遲

市井

後漢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今人常談蓋出於此

調停

周官有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讐言而調和之今此職官不復舉行而親友於兩造關切者調處解釋猶存古意

通譜

同姓通譜見於史者晉以前無有晉石苞傳曾孫樸沒於寇石勒以樸同姓俱出河北引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序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勢拜為兄叔凡此皆書以志其非

朝奉

徽俗稱朝奉亦有所出漢有奉朝請本無定員不為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音靜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告而已韓蘇詩並作本音如俗云郎中醫生員外舘司務人亞待詔輩之類

親家

男女締姻例呼親家避暑漫抄云蕭瑀自稱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親作去聲盧綸送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是亦有所祖

女客

吳俗男子稱婦人為女客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

又稱堂客婦人稱男人曰官客

乾兒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稱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楊復光有假子數十人可見明季士夫拜宦官為門生為乾兒自唐已然矣

潤筆

容齋隨筆謂文字潤筆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帛玉帶價踰六七十萬劉禹錫祭韓昌黎文公與侯銘志誄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宋後此風衰息戒著漫筆唐字畏記所作文字簿

面題利市二字馬懷祖為人求文字於祝枝山祝曰是現精神否俗以銀錢為精神也

悗悼

文士作文迫促謂之悗悼見陸機文賦悗悼爛熳以觸失傳今訛潦草

利市

利市二字六經中已有之易說卦傳為近利市三倍左傳成公十六年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又宴賓錄不利市秀才唐夏侯孜也後登相位

箴押

梁書馬仙琕箴求應赴李延壽南史故事府州部論事皆箴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箴其曰下又云某官箴此即近日無押之貪古今字異爾

都頭

薛能登城詩無端將吏後巡至又作都頭一隊行當是作盤屋尉河陽從事時語東坡送劉景文詩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凜凜雄千夫自註君率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意君為都頭也宋時稱謂多不可解

名士

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漢樊英傳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深可知矣又司馬懿稱諸葛公全副名士張輔有名士優劣論龔谷肥詩夕陽名士傳月旦黨人碑

了頭

留青日札今呼侍婢曰了頭言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漢所云偏髻也劉賓客詩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花面者未開臉也

老物

斥年紀大者為老物寔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已見於六經周禮國祭蜡則歙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居士

禮玉藻居士錦帶注道藝處士也能改齋漫録謂居士之號起於商周時按韓非子太公封齊東海居士任商華仕昆弟二人立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則處士之類是已

漢子

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審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韓昌黎詩安置安貼平不頗又安貼力排奡出此

丁東

蜀嘉定州學宮有丁東洞因水聲而名黄山谷改為方丈系以詩曰古人題作丁東水自古丁東直至今我為更名方響洞信知山水有清音此自方千得来方千聽方響詩葛溪鐵片黎園調耳底丁東十六聲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自洪武中華亞相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初年制度亦不全沿唐宋胡惟庸相而不公常遇春之倫公而不相拜相封公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来僅二人耳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似始見此

奴才

笑曰哄堂今則指百姓不服鼓掌公堂與罷市相等

脫靴

唐史崔戎為華州刺史遷觀察使民擁留不得行抱取其靴戎夜逸去脫靴之習沿此

妥貼

諺語妥貼猶愜當也王逸楚詞序事不妥貼陸機文賦或妥貼而易施張遜上隋文帝表幅員暫寧千里妥貼韓昌黎詩妥置妥貼平不頗又妥貼力排奡出此

丁東

蜀嘉定州學宮有丁東洞因水聲而名黄山谷改為方丈系以詩曰古人題作丁東水自古丁東直至今我為更名方響洞信知山水有清音此自方千得来方千聽方響詩葛溪鐵片黎園調耳底丁東十六聲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自洪武中華亞相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初年制度亦不全沿唐宋胡惟庸相而不公常遇春之倫公而不相拜相封公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来僅二人耳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似始見此

奴才

水經註李持至劍閣歎曰劉氏有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晉書成都王既敗劉元海曰顙不用吾言以至奔潰真奴才也又郭汾陽諸子皆奴才後遂沿為臣下之自稱

譙樓

莊子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魏城門名譙亦作嶕壯麗而嶕嶢也前漢陳勝傳戰譙門中注門上為高樓以望故曰譙即觀視意

巡綽

塲屋有巡綽官綽說文緩也詩宵〻綽兮相如賦便嬛綽約皆寬緩之意則綽當作逴樂府伏知道五更轉一更刁斗鳴校尉逴連城正是巡警義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晉周顗傳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劉禹錫磨鏡篇却思未磨時冤礫来唐突其語有所自来

子細

北魏書源思禮嘗曰為貴人理世務但當提挈綱領何必太子細也似為拘謹瑣屑者言杜陵醉把茱萸子細看白傳世路風波仔細諳自有意在

不係

不敘不係俚諺也不係亦有出處北齊書後王穆后名即令女愷后以陸為母提婆為家更不係輕霄蓋南北朝已有此語

心迹

謝靈運詩顧己雖自許心迹猶未并又知乃歸山川心迹雙寐寞心迹之說前無所祖文中子心迹之判久矣亦衍靈運之言而理趣更深長

措大

一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萬品人指其醋馱而名之又鄭有醋溝士人多居溝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李濟翁所為皆謬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重表

南北朝最重表親盧懷仁撰中表宴録二十卷高宗撰表親譜録四十卷老杜送重表姪王砅音厲詩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姜西滇云評事乃姪行何以曰重見柳亭詩話

骨董

賣雜玩寶貨肆曰胥董鋪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投醪胥董羹羅浮顏老耶飲食雜烹之名胥董羹俗訛古董朱子語類又作汩董

破體

李頎贈張諲詩小王破體咸戈策人不解為何語徐浩云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王破體皆一時之妙破體謂行書小縱繩墨破右軍之體也

一頓

飯曰一頓其来有自隋煬帝紀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唐高宗幸并州以慶戈郎中狄仁傑為知頓使是行宮

尚食處亦皆稱頓文字解詁續食曰頓

八珍

八珍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糁也肝膏也又逸北八珍醍酪也麃沆也野駝蹄也麃脣也駝乳糜天鵝炙也紫玉漿元玉漿也

左右

古者爵秩右為尊左次之如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為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為左丞相是也乃自魏晉以還則尚左

左昭右穆此堂事然也若在室事則北昭南穆矣群昭向南取其光明故曰昭群穆向北取其深遠故曰穆左為陽有明顯之義故曰昭右為陰有幽晦之義故在西曰穆

墳墓

平者曰墓畢者曰冢高者曰墳度尚書姚碑亞墓起墳謂加亞於墓令高起成墳也今時稱謂未免混淆

松柏

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梓今則

士庶概樹松栢欒即木蘭

拱揖

宋記外藩雜事云凡揖不作聲名曰啞揖契丹舉手於胸亦不作聲是謂相揖今拱揖皆默然當是金源入中國遂染其習耳

覆水

太公先娶馬氏家貧馬氏求去聽之後封營亞馬氏復来太公覆水於地令氏收之曰覆水已難收矣今說為

掉搶

吳楚之俗謂帆上風曰搶借左右勢使向前也揚都賦艇子搶風榜人逶浪或作艙亦作槍

温暾

輟耕録南人方言温暾皆若得懷暖也俗多以温煖為温暾本此王建宫詞新晴草色緑温暾亦此意

活脱

事不堅確曰活脱釋草云倚商活脱注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瓤正白活脱者靡然不定意

乖剌

勢不便順謂之乖剌賴東方朔吾强乖剌而無當杜欽陛下無乖剌之心俗罵歪賴沿此

獦奴

南史王琨獦婢所生獦音騷今罵獦奴本此

雜種

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前燕載記賛蠢茲雜種奕世彌昌又邱遲與某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鷄蛚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為燕説趙王曰今者自来過小水見小蛚方暴而鷸啄其肉蛚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蛚脯蛚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蛚脯蛚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蛚脯

瓜田李下

瓜李之句左克明載之古樂府亦云古詞不注誰作七修類稿録其辭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云是陳思王作

依樣葫蘆

陶穀文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上言穀宣力寔多藝術有未盡請令就職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後翰林胡衛[illegible]堂赦文有江淮盡掃於邊塵之句太學生嘲[illegible]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傳語胡盧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葫蘆

目不識丁

天水姜平子仕符堅時堅晏群臣賦詩平子詩中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其故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

足以獻堅悅擢之矣丁上作上堅固粗人正所謂目不識丁者莊子丁子有尾是也

三姑六婆

輟耕錄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虔婆未知何指見沈留侯稱號篇云方言謂賊為虔虔婆猶言賊婆也人家有此必為奸盜之招故比三刑六害不許入門

五葷三厭

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蔥茖蔥為五葷厭字不解其義讀孫真人

以韭蒜芸薹胡荽薤為五葷厭字不解其義讀孫真人歌謂天厭雁地厭狗水厭烏魚雁有夫婦之倫狗有扈主之誼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奇貨可居

史記呂不韋傳子楚為質於趙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矽雜志劉禹錫嘗云緡討書傳景為樂事見一異書如得奇貨

吹毛求疵

漢武帝紀摧抑諸侯王奏其過惡吹毛求疵杜林傳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更立疎網海內歡悅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內外兄弟

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註內兄弟也賈公彥疏內兄弟者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齊陸厥有答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明李獻吉集稱妻弟左國璣為內弟錢宗伯議之令以妻兄弟為內見於詩文者往往而是殆沿李之誤

朝三暮四

莊子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

而暮三衆狙皆喜蓋凡物之情朝動而暮息一調劑而得其術遂易怒為喜通其變使民不倦故程子曰聖人不使民知是朝四暮三之術也

龜

古者立國必有守龜藏之太廟遇大事則啟而占與玉並峙太史公作史立龜策傳誠重之也目老成人為國之蓍蔡詞家上壽與鶴同引陸龜蒙王龜齡彭龜年楊龜山命名及字未嘗鄙惡不知何時以龜子叱妓之夫詩文遂爾絕響委巷恣為罵詈太卜之官亦廢國事絕不用矣

阿

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欹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曹操稱阿瞞王戎稱阿戎謝惠連稱阿連韓昌黎詩阿買不識字知為發語通稱其来舊矣

阿猶何切

老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皆應聲唯速而阿長今諸司在上前荅應皆曰阿而不曳聲即此是也

賒

劉盆子傳吕母釀醇酒少年来酤者輒賒與之此史中初有字惟高祖紀貰酒注賒酒也今俗凡物未付其直而先皆取者皆謂之賒

豬

廣雅豬多也音遮今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靨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等

土語以候為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用等字頗新

畔

吳俗避人為畔陳後主與齊雲觀誣曰齊雲觀寇来無

處畔

仰

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仰資也

年

唐虞稱某年曰某載夏改載曰歲商改歲曰祀周改祀曰年歷秦漢至唐玄宗天寶三年改年為載唐肅宗乾元元年復改載為年至今仍之

臭

俗諱奴為臭解者曰莊門面耳或曰象臭能觸人豬臭善掘地義取生事皆臆說也案契丹罵漢兒作十里臭猶言奴僕也目奴為臭當始於此

旬

十日為旬徐鉉曰周帀十日也書三百有六旬孟子五旬而舉皆以十日為旬漢翟方進傳旬歲免兩司隸師古注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又以一歲為旬俗稱五旬六旬是十歲之說積習相沿殊難改正

七

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一臘而一魄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初死以七日為忌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

西十九日而七魂泯易曰精氣為神游魂為變作佛事稱做七其謂是歟

參

參說文作𩇦鶉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梢黑莖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形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為人參廣雅參地精人參也廣五行記地下有呼聲掘之得參類人形四體具其聲遂絕

貊

竹書紀年云慎靚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

史皆貊服趙武靈令國人胡服蓋即此事貊胡地所產當時無有服者後世極貴重寔始周末見三墳補逸

正

觚不觚錄故事投刺通書東面皆作一正字及萬曆丙子間用紙籤代之初以為雅既而悟為江陵諱也此字一諱於秦始再諱於江陵矣

粹

紀月上旬稱上粹中下旬亦然起於漢唐侍從官每十日假一日休沐完衣三旬之中三浣故名粹同浣

風

即仁寶云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風漬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驗之良是

潮

寰宇記潮有定候惟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何也抱朴子天河激湧洞真記地機翕張捻是臆度海嶠志云隨月盈虧差可驗知

茶

茶即古荼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茶陵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

茶經玉川茶歌趙贊茶禁後遂以茶易茶

鹽

鹽之所產不同惟兩浙福建廣南山東河北凡六路別煮海為鹽蓋封泥淋鹵煮成之也山西解州安邑縣則有鹽池經地為畦引水沃之水耗鹽成也四川雲南則有鹽井汲水煮成也河東弁州鹽亦出於池是為占地煮鍊而成也至於口外鹽有五色出水出石各異

敍風景

李義山雜纂有敍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衣山起樓棲琴教鶴對花題茶松下喝道近有人廣數條

曰雅集誇勢交清歌談俗事坎席裝宮樣文會撒酒風
看法書名画瞎賛食方物請益賞名花焚香又會稽天
依寺半月泉泉隠巖下雖月圓滿望池中只見其半最
為佳處俗僧鑿開叢名滿月殊可惜也識者賦一絶云
磨墨濃填鞏絹帖開半月巖為滿月富翁漆却斷紋琴
老僧削圓方竹節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疎親名為看花局
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短蕪
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因小會養花

天氣為輕陰

抱佛脚

士子遇文宗按臨始用功讀書為抱佛脚見孟東野讀
經詩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黄経又王荊公論沙門道曰
被老欲依僧容曰急則抱佛脚豈非的對則此説相傳已久特
是俗諺上去投下去脚豈非的對則此説相傳已久特
未知所本檢宦遊紀聞雲南有番國俗尚釋教人犯罪
應誅者捕之急趋往寺中抱佛脚悔過頓髪髪滿僧以
贖前罪即貰之諺云閑時不燒香急則抱佛脚本此

石敢當

人家門戸當巷陌橋梁之衝立小石將軍或植石碑鐫
字石敢當以厭禳之見於急就章師古註曰衛鄭周齊
皆有石氏後因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其名始於西漢
劉元卿賢弈編陳眉公群碎録俱謂五代時人楊子庖
言則云虚擬人名本無其人也

買東西

見國册崇禎中思陵設遊藝堂命洋覽文史地遇有所
疑輒使中官問之詞臣一日忽問市肆交易但言買東
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詞臣猝無以對輔臣周延儒曰南
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門戸求水火無勿與者此不待

文義故但言買東西中官入奏思陵善之　又玉東西吉酒杯名

上大人

小兒童習字書此數言天下同然未審何人所起祝枝山
發笑云此夫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為一句亟句乙已
孝經云此夫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為一句亟句乙已
孔子七十二弟子尔句乙一通小生八九子佳句言三千
字七十二人更佳作仁可知礼也句作猶為也仁禮相
為用善於為仁於禮可知也

腰歡喜

婦人裙腰繫處忽爾解散俗謂腰歡喜輒相賀為必有
喜事唐時已有此語王建宮詞忽地下階裙帶解非時

應得見君王即此意也

鬪百草

鬪百草見隋煬帝曲名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因有此戲唐鄭谷詩何如鬪百草賭取鳳凰釵宋王安石詩春深庭院閑蒼苔花影無人自上堦共向園中尋百草歸来花下賭金釵

小家子

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

掉書袋

南唐彭利用傳言必擾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謂之掉書袋

浩天

水土之氣上升於天地有體而天無體譬如火焉烟在上灰在下夫天天元氣也浩然而已無他物焉見楊泉物理論列子亦云人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自地以上皆天也明白可信彼渾天紀地天相去九萬八千里三五曆紀相去九萬里亦推筭之說然尒

朔望

日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全數恒星天過一度月一日行百五十三度遲周天十二度恒星天過十三度月二十九日六時三刻合於日而同度為朔日照月側為弦十四日九時餘日月對望而見全圓曰望日光在月上其魂不見為晦日與天會一年而多五日三時曰氣盈月與日會一年而少五日七時三刻曰朔虛其月行疾日行遲者以曆筭自東行西紀度也月九行者四方出入黃道者八與同黃道者為九也

出沒

每日遠地一周天下國土非同時出入也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東西相去七千五百里則差一時相去四萬五

千里東方為午時西方為子時普天下時時晓時時晡時時黃昏時時夜半可知

晝夜

晝夜長短由於日之出入日行虛縮由於南北極之出地高下中國冬至近北則晝長夜短冬至近南者反是北極之下半年晝半年夜周髀已言之矣

雨暘

南方近日之度火土之氣時為太陽暴照如人身熱則汗液也北方遠日又春夏多風致火土之氣疏越故雨

恒少閩中春月恒雨夏月日出則酷暑旋復有雨如潮剌伽國夏赤道下四時皆祼賴日日有雨以解其蒸陰可見暘為雨之根也

風雨

三際者近地為温際近日為熱際空中為冷際也日光蒸地火收地中火必出附天而止天火同體水地相止也一氣升降自為陰陽氣出而冷際還之和則成雨如飯蒸之餾遇蓋而水滴烏陽亢則為風陽欲入而周旋亦為風初起之雲則飯甑之氣也飄散不收或騰或驟夜半陰氣清肅而上則為霧結則為霜雨上冷凝為霰霰墜猛風拍開成六出片則為雪陽氣伏陰氣之內不得出爆開則為雷火氣發越適映雲際其光疾甚閃燦曰電夏月火氣蓊蒸沖濕氣而銳起升高至冷際之深霧驟沍為雹浮山曰黃帝五運萬風寒在下燊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此至語乎日所到則煖日去則冷一氣為陰陽而自相盤旋者也三際其概耳

霜雪

霜前冷者陰氣在先露遇陰逼而為霜故先冷也雪後寒者陽氣在先水遇陽死而成雪故後寒也雪花六出者圓一圓六同體相依直輳即離平輳即合此六空中

旋氣使然也

雹霰

董仲舒苍龜敞曰雹陰脅陽也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電其光也二氣初蒸攢聚相合風多合速雨大而踈風多合遲雨細而密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因風相襲成雪寒有高下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為霰之流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不孤立耶董曰所資一氣也猶一昌水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無陰急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等慈死於夏欵冬

華於寒水有温泉火有凉飲陰非無陽陽非無陰也曰冬雨煖夏雨凉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多上蹔故人得其煖而上蒸成雨矣夏氣多煖陰氣自下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

水味

細目曰水體純陰用則純陽上為雨露霜雪下為海河泉井氣有流止寒温味有甘淡鹹苦是以昔人分別九州水土以辨人善惡壽夭河圖括地象云青州音角羽氣舒遲人聲緩其泉鹹酸荆揚角徵氣慓輕人聲急泉酸苦梁州商徵氣剛勇人聲塞泉苦辛兖豫宫徵氣平

靜人聲端泉甘苦雍冀商羽氣駃烈人聲遠泉辛鹹徐州角宫氣悍勁人聲雄其泉酸以苦此就方域概分耳

潮汛

山海經以潮汝為海鰌之出入蔵經以為神龍之變化葛洪以為天河激蕩金婁子以為鯨鯢夢矣博物志云潮繫日月若吳之沸元耿伯宣謂方儀之遵大水冲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汝生焉皆臆説也吳彦夔蒼起崖書謂月與水陰類相應張封演曰月周天而潮應亡洲曰朔後三日明出而潮壯望後三日晦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伸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即潮汛也

風行

大塊噫氣為風然孰為之噫王柏曰陽迫陰而出耳春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橫行冬風著上而吼穴此以四時論行法也夫春期何嘗不靡卉秋月何嘗不飛箨乎風之高者其來遠風之下者其來近此以高下論遠近也夫豈無一時而高下並至者乎鳴蓐者十里鳴條者百里搖大枝者五百里折大木者五千里此又以大小論遠近也夫搖枝折木亦視陽夾陰之

甚不甚發之暴不暴耳狂颸乍起曰風頭豈無近者急而遠者緩乎惟以時之久暫計遠近者為僅得之

雨徵

熊良驥曰竈突發煙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蜿蜒而起如歊上而不得者雨徵也蓋雲將成雨空中氣行皆成濕性煙為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將雨礎潤將雨燈爆理可同觀朝日出光黯淡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宻雲四布牛羊乾灿如常者不雨若啖食忽遠似求速飽雨徵也蜎蚰蚓盖皇飛鴈雨徵也穴

雰之蟲群出於外雨徵也玥日至上弦視月兩角近日一角稍稍豐滿雨徵也日暈白主晴赤主風色如鉛者雨徵也

水性

天下之水用以滅火濡槁則同而性從地變質與物遷自有別也蜀江濯錦則鮮濟源烹楮則黳南陽之潭漸於菊其人多壽遼東之澗通於葍其人多髮晉產礬石泉可愈疽戎羸伏硫湯可浴厲楊于宜葬淮萊宜酺滄鹵能鹽阿井能膠澡垢以活茂田以苦癭消於蒲蔣之波痰破於半夏之茹冰水噤而霍亂忌流水飲而瘧閒

湍雪水洗目而赤退藏水濯肌而瘡乾萊之為蓋鐵之為漿麴之為酒蘗之為醋千派萬種言不可盡井水反酌而傾曰倒流出麓未放曰無根無時初出曰新汲將旦首汲曰井華夫一水而其別如此飲者慎之

人身

人身全體象太極負陽抱陰象兩儀頭身足象三才心肝脾肺腎象五行肺心居上脾居中肝腎居下其序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次象八卦八卦土居後五臟土居中居中以統四猶居後以統前也居上為陽分則尊尊者逸居下為陰分則卑卑者

勞居中則亦尊亦卑亦逸亦勞是以肺居上而不用心為君主無時不用而寔不自用脾司意想肝司謀慮腎司技巧三者無時而不用有君臣之義焉心肺陽陽主施肝腎陰陰主受脾統陰統陽不施不受故肝受肺夫之氣以有膻膻代肺金以司斷是以決斷則用膽腎受心君之氣以有命門命門代心火以司動是以攄吸呼名則用命門有夫妻父子之情焉又肝為陰之陽故肝膽分而其體猶合腎為陰之陰故左水右火判而體為二心肺脾則一而不分是又陰陽奇偶之別欤

骨度

銅人骨度以各人中指一節為寸兩乳間九寸半可驗然此泉人之骨度出格者亦有矣主制群徵曰首骨自額連於腦其數八上額之骨十有二下則顱骨一為蓋三十有二齒三十有四胸之上有刀骨為分為三肋之骨二十有四起於脅上十四環至胸前直接刀骨所以護存心肺也下十較短不合其前所以寬脾胃之居也指之骨大指二餘各三手與足各二十有奇諸骨各有本向或縱入如釘或斜迎如鋸或合箭如匱或玾扼如攢種種不一總期體之固動之順而已

肉芥

肉之數六百界有奇其形長短寬狹厚薄圓匾圭角渾
異其勢各上下相併或順或斜或橫或異此皆各有本
用而順本身各異之動是其總向也凡各骨之向約有
四十各肉約有十悉數之則數萬也以身之高言之六
倍者廣十倍者厚比於肘四倍比於二足六倍比以手
大指七十二倍連餘四指比之其倍也二十有四而舒
兩肘比之縱與橫適等矣面之長連四指三量之下頦
至鼻孔一鼻與額各一額至頂連四指三量之盡矣其
廣也連四指四量之鼻左右至眼之角各一又至兩耳
亦各一耳弓上於眉下於唇其相去也適相等身以內

若骨腸筋脉及肉界其長短厚薄踈密堅柔無弗稱者

咽喉

上下通止二路前則通於胰而蔵精液則通於腑而輸
泄口二竅前曰喉肺管也會厭司開以言司閉以食肺
下連心心系腎肝肺此五胰繞而不寔者也後曰咽食
管也胃脘為貢門入胃從幽門循小腸闌門接大腸及
直腸出魄門此六腑寔而不滿者也小腸泌別清濁闌
門旁為膀胱達前陰上管其下管即腎系也浮山曰口
二竅上有鼻孔下二竅前後溲而前復有二竅也精屬

毛髮

鄭厚曰髮屬心火也故上生髮鬚屬腎水也故下生眉屬
肝木也故側生貴人勞心故少髮癩者風感落木故先
禿眉張仲景知王粲眉落是也蠡海集曰三魂七魄者
洛書三居東七居西東為木主蔵魂肝也西為金主蔵
魄肺也目居上上者動天氣運於上也口居下下者動
地氣運於下也人之毛乃血之餘三陽之毛皆顯於首
太陽之毛髮也少陽之毛眉也陽明之毛鬚也太陽居
上少氣多血少陽居中少血故眉自幼即有而不能長
陽明居下多氣多血故既壯始有而亦能長以是知緣
血然也婦人無鬚者蓋衝脉並陽明行月事以時去使

陽明之血不能充所以鬚不生也宦者傷其厥陰之絡耗其陽明之血元不足也三陰之毛皆潛於體太陰指毛也少陰腋毛也皆少氣多血故不能盛厥陰陰毛也厥陰少氣多血而獨能盛然三陰之毛纫皆無有既壯而後生葉世傑艸木子云精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

聲

目以水照故物攝其中而見耳有三門故氣貫而留之乃聞目與鼻口皆當面直受耳乃旁貫中通者也氣自有聲空自生聲惟耳攝而通之惟心靜而知之天以雷

風為聲地以竅穴為聲皆陰陽之氣相摩盪而不已而人可知矣又鼓中空而外無竅者天聲也銅罌無竅而有啓窩者地聲也簫管開孔其聲流利轉變相續者人聲也琴瑟然寔木虛聲可斷續乃天地人之合故均木用以度始直木無竅而相擊亦鼓空中之清氣故用以按節

息

人寐則目不用次耳不用鼻息則晝夜寤寐不息者也其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道家所云玉洞雙開者是浮山曰始生鼻與命門為小環漸長而成任督之環故鼻獨直而有二孔自為代錯也十二經絡三隧八奇總應呼吸如艸木之根葉時時上下蠕蝀崑頂貫輸環輪而無一息或間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一晝夜人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知天行九十餘萬里朱子以其說為本於丹書

男女同異

人身男女同者五藏六腑九竅三百六十五節十二經脉十五絡脉六百六十五穴男女異者男骨白女骨黑男頂骨八女頂骨六男肋左右骨各六女各七男縱舒

兩傍稜骨九竅女平布六竅男督脉行背女任脉行腹男氣種外腎女氣種乳男八歲而更齒二八天癸至七七天癸竭而地道閉

人身陰陽

人形首為陽圓而奇足為陰方而偶腰以上陽剛者在後柔者在前腰以下陰劉者在前柔者在後手陽而肘腕之折向前足陰而膝踝之折向後天道下濟故足健行健行者乾之陽地道上行故首豎髮豎髮者坤之陰子至巳腎生氣午至亥心生血陽生子而地道升至巳

而亢陰生午而天道降至亥而極

口鼻

天食人以五氣五氣由鼻入鼻通天氣也地食人以五味五味由口入口通地氣也天陽有餘故鼻竅未嘗閉地陰不足故口嘗閉必因言語飲食而後開友此者病也又人居天地之中故以鼻之下口之上為人中

輕重

褚氏曰男面重女背重於溺死伏仰驗之走獸溺死伏仰亦然

齒齦

目具五臟寔則肝竅而以腎為主耳則腎竅也心竅本在舌以舌無孔竅因寄於耳齒則腎主骨也上下齦屬陽明上齲喜寒惡熱取胃下痛喜熱惡寒取大腸袒動皆腎也喉嚨舌本則足少陰之絡標皆治火本則補水以配火

手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故抓之應心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水性動故抓之心畏懼而怕痒

使氣

凡人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則無是矣

面色

血勇者怒而面赤脉勇者怒而面青骨勇者怒而面白神勇者怒而色不變玄覽

語音

天下語言之音以五音準之中原簡一字為一字故音之啓齒分四方繁連綴多浮音故音之啓齒混以四聲準之燕趙人無入入聲皆平閩越人無平平聲皆入他方則平入辨此由風氣有高下水土有淺深人固不能自知也

水土

家語云堅土之人剉弱土之人柔墝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謂輕水宂癭重水墝壟甘水好美辛水疽痤苦水尪傴任子曰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人未有不鍾於水土者

胎卵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

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能走

變化

春夏之氣飛揚故青虫化蜻蝶水虫化蜻蜓秋冬之氣潛蟄故雀入大水為蛤雉入大水為蜃舉此則凡物何

異能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尾跲鳥以其足猵以鬚飛鳴者以口而蝉以翼鳴行者以足而蠐螬以背砂梭子以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角牛以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鼻耳視者以目而水母鮪又借蝦視走者以股而駏驉又借蛩蛩狽借狼走餘冬序録又魚無耳而能

聽蝉無口而詠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蒺藜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不食

食葉者有終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蚕飲而不食者蝉不飲不食者蜉蝣百日陽雖姐

物性

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涼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底者性多温州木如蓮宜性涼炭宜性熱藕在池中性温魚虫如海蛰鳥賊之属性涼赤鯉河魨之属性熱鯽魚鱔魚蔵在土中性温

稻貴

五穀以稻為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雞配為黍野人之食也啜菽配飲水貧者之食也稷食對菜羹謂賤降之食麥飯對葱葉謂卑卑之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梁祀以稻為嘉蔬公享大夫以稻為嘉膳

破愚

倪文正言梁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輒請即日就學父詔之曰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有何不佳父大驚異每以語人乃知項橐黃童何代無之

登天

童子入家塾講誦之餘令其屬對凡以調聲律覘器識不為無補程篁墩舉神童以此得名沈澄川幼時塾師偶加夏楚負痛投地師曰一滾滾下地能對則貰汝應聲曰兩登登上天師甚奇之後果以嘉靖乙丑登第入翰林官國子司業

孤獨

吳錦雯子威卿才七歲嘗侍客坐客論詩無孤獨連文者威卿即曰孤雲獨去閑非佳句耶一坐驚嘆

北閧

何遵幼時其祖折葵一枝付公命向日拜竟北面拜祖

怪問公曰翁獨不開關在北耶

稱象

孫權獻大象於魏祖祖欲知其斤數問用何術稱之群臣以下莫有對者時魏祖少子矤舒年九歲曰置象舟中刻至水處科他物以較即知輕重祖異之

獐鹿

王元澤數歲時容有一獐一鹿以問元澤何者為獐何者為鹿元澤寃未識少頃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擊節稱賞

清風

陸士衡在座潘安仁来陸便起去潘曰清風至塵穢初陸乃應聲荅曰衆鳥集鳳皇翔

好施

蒋西源性好施嘗脫綿襖施貧者或曰安得人人而濟之薛曰吾為見者贈耳

三赦

李术魯翀子羣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三赦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黄金道如白玉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者賤耶對曰金玉無亦不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缺哉上大悦

儒戒

元世祖命平章政事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太公

辛郁原名太公太宗問曰辛太公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年逾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命直史館見御史臺記

晏嵩

明武宗宴駕世宗繼大統方在沖年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天下治聖情甚喜

若川

宋孝宗初臨御萬幾之餘留心經術無所不涉百寮奏對時有頃問多致失措有王遇者蜀人著儁聲在遐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遇即對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一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悦詔改入樞密院

相法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鑒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

對曰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石如何曰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重虎視足以威遠又問卿如何曰臣卅木之質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單單

單單今為一字古分兩姓郝京山髦記云唐進士有姓單者主司誤書單乞為改正主司曰方口尖口何足辨荅曰台州吳縣作呂州矣縣可乎主司無以應

牝牡

周丞相與客閑步園中玩群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曰獸稱牝牡禽為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之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從牛旁雌雄從隹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外經史中罕見

儒薄

王荊公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何也文定云繼起絕無反有過而上者公問何人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初聞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翩然欽服

眼熱

王陽明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冕服有帛蔽耳或戲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熱

良知

一士人從王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猝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即白耶群弟子啞然失笑士慚而赧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無心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伊川見坐中妓即拂衣去獨明道與飲盡歡翌日明道過伊川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上却有

入流

唐玄宗登苑北樓瞰望渭水見一醉人傍水而卧問是何人左右對不知將遣使問之黃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曰一轉即入流矣上笑而止

傢滿

王丹麓年踰四十益淒困頓婦戲語曰同學少年皆不賤奈何夫子獨長貧王曰少詹昊廬有言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金陵吳介慈亦云天以貧德人令爨僮類之中天幸德我特須清俸義難獨享頗以共鄉婦哂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滿耳

預借

某邑宰回預借違法遣按而歸某郡將乃宰公故舊留連燕飲一妓慧黠浔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謳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綻宰曰何太早耶妓曰乃預借也宰有愧色

死佳

葉丞相衡罷歸金華日與布衣友往還忽染疾不懌謂客曰某今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一客荅曰佳甚問何以知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當回矣

貪泉

范桓年初見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卿州有此水否荅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對

放生

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荅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穢里

劉士章機悟多能為南康相郡人有姓穢者居穢里投刺謁士章士章朝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聞孔子有閑而居閑里

赤心

蕭亮瑜少明悟有才辨嘗與御宴酔伏蓐中武帝以棗投之彦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悅

傷風

王弇州謁相嵩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能出也王曰爹居相位怎說傷風

堂尊

龍大渠官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祝曰尔平日好謔居官不浔浪尔德化應曰堂尊承教

閒筆之刻候踰十載近復增益四卷隨見隨
録類例不分標目用補鮮新詮解撿從別致
然認爲新別通俾陳腐之由未脫塵氛烏睹
諸天忙利々刀悟詮莫能强也有將續稿與舊
刪除前此俗紛并去其雜悰静爲一集或可越
名賢一睹不然直是覆
乾隆癸酉秋季之望雨窓再誌